洪荒孤女第二部《野马河谷（The Valley of Horses）》

By 琼·M·奥尔（Jean M. Auel）

她已经"死了",哪里还会在意凄风苦雨中那些寒冷刺骨的冰碴。年轻的女人,在风中眯着眼睛,裹紧了狼獾毛皮兜帽,强风把她身上的熊皮吹得缠在腿上。

那些树是在前面吗?她记得她在远方的地平线上看到过一排参差不齐的木本植物,她后悔以前没有多加注意,她希望能同部落里其他人一样具有良好的记忆力。她仍把自己看作是洞熊家族的人,尽管她从来都不是,何况现在她已经"死了"。

她在风中低着头,屈下身子。突然风暴从北方汹涌而至,向她猛扑过来,为此她急需一个避风的处所。但她已离山洞很远,而且对周围的环境也不熟悉。自打离山洞后,月亮已完成了整整一个周期的圆缺变化,可她还是拿不定主意去往何方。

她只知道应去往半岛之北的大陆。伊扎死前的那个晚上告诉她离开,一旦勃劳德成为首领就会想方设法伤害她。伊扎说得对,勃劳德确实伤害了她,其恶劣程度超出了她的想象之外。

他绝没有理由从我的身边夺走杜尔克,艾拉想,杜尔克是我的儿子。他也没有理由"咒死"我。他是令神明愤怒的人,他是招来地震之灾的人。她知道她在部落的命运,可是这一切来得太快了,以至于部落里的人也是过了好一阵子才反应过来,但是他们不能夺走杜尔克,尽管对于部落里的其他人来说,她已经"死了"。

勃劳德"咒死"她,是由来已久的积怨的爆发。而第一次布仑"咒死"她时,则是有原因的。其他人都知道他必须如此,何况他还给了她生还的机会。

又一股寒风迎面吹来,她抬起头,发现已暮色苍茫,而且很快就会进入夜晚。她的双脚已经冻麻了,尽管她在皮革脚盖里塞了好些隔热的蓑衣草,可冰冷的雪水还是浸了进来。可令她感到欣慰的是看到了一棵矮小而弯曲的松树。

草原上树木稀少,并且只能生长在能供给它们水份的地方,所以前面那两排被风刮得不成形的低矮松树、桦树和柳树的下面一定会有水道。在干旱季节,在这缺少地面水的平原上,当然是受欢迎的景色了。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当风暴咆哮着从北方的大冰川扑向这片空旷的平原时,它们也能提供一点保护,尽管小得可怜。

又走了几步,年轻的女人来到了一条小溪旁,所谓的小溪其实只是冰冻的两岸间一条狭窄的小水流而已。她顺着小溪下游转向西行,想找一个比眼前的灌木丛更理想的避风所。

她迈着沉重的步子,头巾随风飘动。当风突然地停下来时,她抬起头来看了看。溪流的对岸耸立着一堵不高的峭壁。她庆幸总算能避一避风了。在岸边的土坡上有一处凹进去的地方,上面悬着一个由草根和古藤缠绕而成的盖,留出了一块较干的地方。

背筐是用一根皮条捆在背上的,她解开被水浸透了的皮条,一耸肩把背筐放了下来,从中取出一张厚厚的野牛皮,将它拴在一个,长满嫩枝的结实的树叉上,支起了一个低斜的帐篷,并用石头和漂流木段把它固定好,最后用树枝在前部支起一个开口。

她用牙松开了"手套"上的带子,所谓的"手套"只不过是两块近乎圆形的带有毛边的皮子,缚在腕部而成,在掌心处有一个割开的口子,拿东西时,手指可从口子处伸出去。她的脚盖也是这样制作的,只不过没有口子而已。她又使劲解开系在她脚踝上的被水泡胀的皮带。当她脱下时,小心翼翼地把浸湿的蓑衣草收拢在一起。

她把熊皮披身铺在帐篷的地面上,湿的一面朝下,然后铺上一层蓑衣草,最后把毛皮手套和脚盖也放在上面。这时她爬到上面把毛皮围在身上。她又拖过背篮挡在帐篷的开口处,她搓着冰凉的脚掌。这个潮湿的毛皮小窝慢慢地暖和起来了。她蜷缩着,慢慢地合上了眼睛。

冬天残喘着它最后一口冰凉的气息,极不情愿地为春天让了路。充满着青春活力的春天就像一个会调情的情人。在冰冷彻骨的寒意中,有着一丝诱人的温暖预示出夏季的炎热。然而天气突然地变了,暴风雨在夜晚时骤然而至。

在河岸片片冰雪反射的耀眼阳光照射下,艾拉醒来了。醒在一片深远、晴朗的蓝天下，朵朵白云向遥远的南方飘去。她爬出帐篷,拿着水袋光脚跑到溪边。她把皮囊灌满了水,毫不理会溪水的冰冷,猛地喝了一口,然后跑了回来,在帐篷边解个手,又爬回到毛皮里,让自己再暖和起来。

她并没在帐篷里多呆,她渴望着到外面去。现在危险的暴风雨已经过去,温暖的阳光正召唤着她。她把用体温烘干的毛皮脚裙重新裹在脚上,把熊皮绑在她围着的毛皮外面,从背筐里拿出了块干肉,然后把帐篷和裹手套用的毛皮捆起来就上路了,一边走一边嚼着那块干肉。

溪水笔直地顺着山坡慢慢地向下流淌着, 路走起来很容易。艾拉低声地哼着一个没有调的单音。她看见了河岸附近的灌木丛上有点点绿色, 一朵小花孤单而勇敢地从正在溶化着的积雪中钻了出来。这使她不由自主地绽出了笑容。此时一块松动的冰在离她一步远的地方"呼"的一声落入水中, 被流水带走了。

在她离开山洞的时候春天悄然地到来了, 半岛南端的天气更暖和些, 季节也早得多。连绵的山脉就像一道屏障挡住了刺骨的寒风。海风向内陆吹来, 大海使狭长的沿海地带和面南的山坡变得温暖和湿润, 也使这一带的气候变暖。

大平原上则比较冷。她一直沿着山脉的东端而行, 当她穿过开阔的平原继续往北走时, 季节也以同样的步伐前进着。天气看起来决不比早春暖和多少。

燕鸥粗嘎的叫声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她向上瞧了一眼, 看见几只鸥类的小鸟正在空中盘旋, 张开着翅膀轻快地滑翔着。她想离海不远了。鸟儿现在肯定在筑巢, 这就意味着有鸟蛋了。她加快了步伐。也许在岩石上会有贻贝, 海蛤和藻类, 积满潮水的水洼里还可能会有海葵。

她来到了一个由大陆的南海岸和半岛的西北侧围成的海湾, 终于走到了这个宽阔的咽喉地带, 这时太阳已接近于天顶。正是这个咽喉地带把那个像舌头一样的半岛和大陆联接在一起。

艾拉把背筐从肩上卸下来, 爬到一块陡峭的岩石上, 这块岩石, 高高地耸立在地面上。咆哮的海浪用力地拍打着这块巨石, 并将海水嵌入岩石的凹缝里。当艾拉捡拾鸟蛋时, 一群海鸽和燕鸥愤怒地尖叫着, 仿佛在斥责她。她敲开几个鸟蛋吞了下去。蛋是刚从巢里拿出来的, 还带着鸟的温热, 在爬下来之前, 她把剩下的几个都放在披身的褶裥里。

她脱下裹脚的皮子, 扔到水里, 洗掉了贻贝上的沙子。这些生长在贴近水面的岩石上的贻贝已被海水冲击松动了。当她伸出手把花状的海葵从浅浅的水洼中捡起来时, 海葵那花似的触足就立即缩到了花瓣里。海水退潮时就将这些海葵留在了沙滩上, 她对它们的颜色和形状都不熟悉。她又从沙滩上挖出了几个海蛤, 只需轻轻地一按就能将海蛤从沙子下面赶出来。这样, 她就有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她并没有生火, 而只想尽情地享受大海送给她的鲜美礼物。

吃饱了蛋和海货的年轻女人在高高的岩石脚下休憩了一会儿, 然后她又重新爬到岩石上, 想要好好地看一看海岸和大陆。她双手抱膝, 坐在孤岩的顶端, 眺望着海湾遥远的彼岸。海风拂过她的面颊, 带来了海洋中那充满活力的气息。

大陆的南海岸顺着和缓的弧线蜿蜒向西。走过一片狭长的树林,她便看到了开阔的大平原,它和半岛上寒冷的平原地带别无两致,只是没有一丝人迹。

我现在该去哪儿呢?伊扎,你说外族人就在这,可我一个人也没看到。"面对着空旷的大地,艾拉的思绪又回到了三年前伊扎死的那个可怕的晚上。

你不是家族的人,艾拉,你出生在外族。你是他们中的一员,你必须离开这,找到你自己的同族人。

"离开,我该去哪儿?伊扎,我不知道我的同族,也不知道该去哪儿找他们。""北方,艾拉,向北走。这儿的北面有他们的人,在半岛北方的大陆上。你不能呆在这儿,勃劳德会想方设法害你的,走吧,去找他们,我的孩子。找到你的同族人,找到你自己的配偶。

那时她没有离开、也不能离开。可现在她已别无选择,不得不去找了。她再也不能回去了,再也看不到她的儿子了。

眼泪顺着艾拉的脸颊滚落下来。在这之前她从未哭过。她离开部落后生命一直处于危险之中,甚至悲伤也成了一种不敢奢望的情感。可一旦情感的闸门敞开了,则宣泄出来的情感就越加不可收拾了。

杜尔克……我的宝贝,"她把脸埋在手心里,轻轻地吸泣着,"勃劳德为什么要把你从我的身边带走呢

她为儿子哭泣;为留在她身后的部落哭泣;她为伊扎哭泣;她为唯一怀念的母亲哭泣;她为她的孤独和对等待着她的未来世界使她所产生的恐惧哭泣。但不为克莱伯,虽然他爱她,就像爱自己的女儿一样。她不愿正视那种淋漓的创伤。

眼泪滚落下来,艾拉发现自己正出神地望着远处的惊涛骇浪,注视着汹涌的波涛撞击岩石时溅起的层层泡沫。

绝不能让他这么容易就得逞。"她想。

绝不!她晃晃脑袋,挺直了背。我要告诉他,他可以夺去我的儿子,他可以把我赶走,他可以"咒死"我,但他永远也弄不死我。

她尝到了泪水的滋味,咸咸的。一丝苦笑从她的脸上掠过。她的眼泪总使伊扎和克莱伯感到忧虑,部落里的人从不流泪,除非是眼睛发炎,就连杜尔克也不例外。他的身上可看到太多她的影子,他甚至还能模仿她发出的声音。不过杜尔克有着部落里其他人一样的棕色眼睛。

艾拉很快地爬了起来,她一边将背筐背到背上一边想,是否她的眼睛真的很娇弱,还是自己同族都长有这样一双爱流泪的眼睛?接着另一个念头又出现在她的脑海里:找到自己的同族人,找到自己的配偶。

年轻的女人沿着海岸继续向西走去，蹚过几条汇入内海的溪流，接着就碰到了一条很大的河。她便转向北沿着滔滔的河水朝内陆走去，希望能找到一个可以越过大河的地方。她穿过了长满松树和落叶松的海岸线。在这片树林中，有一棵罕见的参天大树矗立在那些矮树之中。她来到了内陆的大平原上。柳树、桦树和白杨夹杂在针叶林中，长在河的两岸。

她沿着河道弯弯曲曲地行进。随着日子的流逝，她的焦虑越来越深了。大河朝东北方向流去，顺河将把她引向东方。她不愿去东方，洞熊家族的有些部落就在那边狩猎。她已打定主意朝西走以继续她的北行之旅。她再也不想遇到洞熊家族的任何人了，让"咒死"她的那些咒语见鬼去吧！她一定得想个办法渡过大河。

大河开始变宽，随后分成两股，绕过一座积满沙石的小岛。小岛边上的树丛牢牢地抓着岸边的岩石。她决定冒险蹚过去。小岛另一面的水流中有几块大石，这使她觉得那儿的水一定不太深，她肯定能蹚过去。她水性很好，可她不想把衣服和背筐打湿，因为那要花好多时间才能把它们弄干，而且晚上还会很冷。

她沿着河岸来回地走，眼睛盯着湍急的河水，当她觉得已找到了一个最浅的地方时，就将衣服脱掉，把所有的衣物堆放在背筐里，高高地举着走进水里。脚下的岩石很滑，急流几乎使她失去了平衡。在第一股水流中央，河水已经齐腰深了，可她还是平安地蹚到了小岛上。第二股水流要宽些，她不知自己能否蹚得过去，但她已走了将近一半，不甘心就此作罢。

当她走到第二股水流的中央时，河水突然变深了，她不得不用脚尖走，河水漫到了她的脖际，她把背筐高高地举过头顶，河底突然降了下去，她的头沉到了水下，她不由地咽了口河水，紧接着她便开始踩水，并把背筐放到了头顶上。她用一只手扶住背筐，努力朝对岸游去。急流把她托了起来，但只把她向下游带了一小段，接着她的脚碰到了岩石。又过了好一会，她终于爬上了对岸。

艾拉将大河抛在身后，继续在大平原上赶路。随着阳光明媚的日子越来越多，阴雨连绵的日子变得越来越少，温暖的季节终于赶上并超过了艾拉北行的步伐。树枝上和灌木丛中的嫩芽变成了叶子。针叶树淡绿色柔软的松针悄悄地从枝丫的末梢上伸了出来。她摘了一些并一路上嚼着它们，沉浸在淡淡的松香之中。

她整天不停地走着，直到近黄昏时才发现一条可以露宿的小溪。

到处都可以找到水。春雨和从遥远的北方流来的冬季冰雪融水涨满了小溪,填满了池塘和洼地。这些地方水份充足的时间是短暂的,不久以后就会变成干涸的溪谷,或者最多不过变成烂泥塘。但在水份完全被吸收掉之前,花儿早已开遍了大草原。

几乎就在一夜之间,白的、黄的和紫的,甚至还有那些罕见的鲜艳的蓝色或红色的草本花就开满了大地,与远处大片大片鲜嫩的绿草交织在一起。这美丽的季节,使艾拉高兴极了,春季一直是一年中她最喜爱的季节。

在开阔的草原上,生机盎然,大地上充满了食物,她越来越不依赖她背筐里那所剩无几的干粮了。但这并未减缓她的行走速度。部落里的每一位妇女都能做到几乎不停歇地边走边摘叶子、花儿、嫩芽和浆果。她把一根粗枝条的幼枝扯下来,用一把锋利的刀子把一头削尖,拿着这根掘棒可以迅速地从地里挖出树根或块根。由于只需供她一人吃,采果子就成了一件易事。

艾拉有比其他妇女胜过一筹的地方,她会打猎,而且只用一根弹石带。如果部落里的男人能容忍的话,她一定会成为部落里最出色的猎手。这本领是她自学的,为此她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当发了芽的草本植物和青草引诱着冬天藏匿于巢穴中的地鼠、大跳鼠、兔子和野物纷纷离窝时,艾拉又\背上了她的弹石带。这个弹石带一直都别在她的皮条上。她把那根挖食物的棍也别在了上面。但是她的药袋仍同从前一样系在腰部绑里层兽皮的皮条上。

食物很充足,只是木头和火比较困难。她会生火,而且随着季节的变化总能找到一些顽强的灌术和小树，通常在旁边会有一堆倒下的树木。无论何时,每当她碰到干树枝或野兽粪时,就把这些收集起来。然而她并不是每晚都生火的,有时是因为没有合适的材料,即树枝太湿了或太绿,有时则是因为她太累了,不想再找麻烦了。

但她在空旷的野外睡觉时,总喜欢身边有一堆火,这使她感到安全。广阔的草原上生活着大量以草为生的动物,可也受到了食肉动物的严重威胁,而火通常能驱走这些食肉动物。在部落里当一位地位较高的男子远行时,随身都会带上一块以备下次点火时用的炭。当初艾拉出走时，并没有想到要带一块生火用的东西。现在她一想起来就后悔不及。即使有了一个取火用的钻木和一块平板,也没能使生火变得容易,毕竟引火物或木头太湿了。可当她发现了一具野牛的骷髅时,她觉得她的难题可以解决了。

月亮又经过了一个周期的圆缺变化。潮湿的春天即将变成一个温暖的初夏，她仍在宽广的沿海平原上走着。整个平原和缓地向内海倾斜延伸而去。季节性的洪水冲刷下来的淤泥经常会形成一个长长的港湾，尤其当沙堤将其围住或封死时，就会出现一个咸水湖或水潭。

在上午间歇时，艾拉停在一条小水潭边，支起一个干爽的帐篷，潭里的水看起来很污浊，难以食用。可她的水袋已经瘪了。她用手指沾了点水尝一尝，立即就唉地一下吐了出来，水又咸又涩。她从水袋里喝了一小口水，漱了漱口。

不知道野牛会不会喝这水。"她寻思着并盯着那发白的骨架和带尖角的头骨。她掉转了头，不再去看那污浊的潭水，好像水潭里有鬼魂出没一样。可那堆骨头仍映在她的脑海里，她便继续看着那头骨和长长的角，一个弯曲的空角。

近中午时她又在一条小溪旁停了下来，决定在那生一堆火，烤一只她打的野兔。她坐在暖暖的阳光下，一只手拿着钻木不断地在另一只手中拿着的平木上钻着，心中渴望着格洛德能带着一块炭出现在她的眼前。

突然，她跳了起来，把钻木和木板都扔到了背筐里，将野兔放在它们上面，急忙顺着原路往回走。她又回到了水潭旁寻找那块头骨。格洛德常把一个长而空的野牛角带在身边，里面塞着一块包在干苔藓或干地衣里的带着余火的炭。只需有一块这样的炭，她就能生火了。

她伸手去拽那个野牛角，她感受到一丝良心的谴责。家族的妇女是不能生火的，这是不允许的，可如果我不生火谁还会为我生火呢?她想着想着，猛地将牛角再次丢掉，快步地走开，就好像这种越轨行为正招来了一双双非难的眼睛的注视。

现在这个时候意味着要将她所习惯的生活方式纳入到另一种陌生的轨道中。而这一切都取决于她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克服童年时留下的心理作用，仅为她本人的生存着想。野牛角就是一个开端，这次对她来说也是个好兆头。

然而她所意识到的只不过是要生堆火。早上，她找了块干苔藓来包炭块。尽管苔藓在洞附近的树林里遍地可见，但在这干燥开阔的平原上却不太容易找到。最后她决定用草来代替。当她再次准备宿营时，发现余火已经灭了。她沮丧极了。但她知道这办法能行。她总是将火封上整整一夜，她已有了一些必要的经验，可还无法找到能将火种保存到下次宿营时的有效方法，一些错误的办法总是将余火弄熄，可她还是把野牛角系在腰间的皮条上。

艾拉总能在穿越溪流时找到一种能让她涉水而过的路径。可当她碰到一条特别宽的河时，她知道得另想个办法了。她先顺着河朝下游走了几天，这时河已转而向东流去，但仍然还很宽。

尽管她认为自己再也不必害怕撞见部落里的成员，但她还是不愿朝东走。向东就意味着又回到部落。她不能回去，甚至不愿朝那个方向走，但她又不能在河边宿营地驻留，她必须穿过去，别无选择。

她认为她一定能行，她的水性一直很好，可她无法带着她头上那装满物品的背筐游，这些物品便成了她的难题。

她在一小堆火旁坐下，旁边一棵倒下的树帮她挡住了刮来的风。这棵树的枝条都被水冲走了。下午的阳光在湍急的河水中不断地跳跃着，不时还有冰块漂流而过，这使她想起了洞旁边的那条小溪和在小溪流入内海处钓大马哈鱼和鲟鱼的情景。那时她非常喜欢游泳，尽管伊扎常为此担忧。艾拉不记得是如何学会游泳的，好像这是生来就有的本领。

不知道为什么别的人不喜欢游泳，"她陷入了沉思之中，"他们以为我很奇怪，就因为我喜欢向远游……直至欧娜差点被淹死。

她记起了别人在她救下那个孩子时所流露出的感激之情。布仑甚至帮她从水中走出来。那时她感受到被接纳的温情，就好像她真的成了他们中的一员。她的腿又直又长，身材纤细高挑，一头金发配上一双碧蓝的眼睛，高高的额头并未影响她的容貌。部落里的一些人打那以后也开始学游泳，可他们漂不起来，而且害怕深水。

不知道杜尔克能不能学会游泳？他可不像其他孩子那么沉，但也不会像大多数男人那样强壮，我想他肯定能……

可谁来教他呢？我又不在他身边，而且尤芭也不会，她会照顾好他的，她就像我一样深深地爱着他。但她也不会游泳，布仑也不行，可布仑会教他打猎，他还会保护他，他答应我不让勃劳德伤害我的儿子，布仑可是个好首领，决不像勃劳德。

是勃劳德使我怀上了杜尔克吗？艾拉耸了耸肩并想起了勃劳德是如何强迫她的。伊扎说男人对女人干那事是因为他们喜欢那样，而勃劳德那么做只是因为他知道我恨透了那种事。人们都说是图腾的灵魂孕育了婴儿，但任何一个男人不管他的图腾多么强有力也不会打败我的洞狮之神，直到勃劳德强迫了我，我才怀上了孩子的，人们都感到惊讶，没想到我也会怀孕。

希望杜尔克长大后，我还能看到他，他像我一样比同龄人高，他将会成为部落里最高的人，这个我有把握……

不，不会了，我再也不会有他的消息了，再也看不到他了。"一想到这她便强迫自己停止对他的思念，擦掉泪珠，站起身来走到河边。对他的思念实在毫无意义，这不能帮我过河。

由于过多地沉浸在回忆中，她没注意到一个带叉枝的圆木正漂浮在河岸的附近。她神情恍惚地看着倒下的圆木正被一团树叉缠住了无法脱身，她瞪着眼睛却什么也没有看到，这种情景持续了好一阵子。可一当她注意到的时候，也就看到了渡河的希望。

她涉到浅水处，把圆木拉上河滩。这是一棵大树树干的上部，是被上游汹涌的洪水刚刚冲断的，浸得不算太湿。在她披身的褶裥里揣着一把坚厉的手斧，用这可以砍去两个大枝叉，削去那些碍眼的小枝，剩下的只有两个相当长的树桩。

她朝四下里扫了一眼，便向白桦林走去，白桦树上缀满了铁线莲藤，她用力将一缕新生的术藤从一大粗藤上拽下来，然后拖着它们回到原处。她将藏身的帐篷铺在地上，再把背筐里东西都倒在上面，现在她需要重新打个包。

她把护腿用的毛皮，手套连同缠身用的毛皮一起放在筐底。现在她已裹上了夏天的披身，在下一个冬天来临之前，她不会再需要它们了。她稍微停了一下，寻思着下一个冬天来临之前她会在何方?但她并没有多想，可当她拿起那个柔软的皮斗篷时，她又停了下来，过去她背着杜尔克时就是用这个斗篷将他兜在她的腰后。

她并不需要它，她的生存并不依靠它，她带着它只是因为这是一件与杜尔克密切相关的东西。她把它贴在脸上，然后小心地叠起来放到背筐里，在它上面又放上了她行经时用的吸收力很强的柔软的皮条，然后把她的脚盖也放了进去。她现在光着脚，那双在阴冷的日子里穿着的"脚盖"已经磨漏了。她很高兴多带了一双。

她检查了一下食物。有一袋用桦木皮包着的槭糖。艾拉打开它，拿下一小块放到嘴里，心想等这些吃光后，她还会不会再尝到槭糖的滋味。

她还有几块旅行用的干粮，通常是男人们外出狩猎时带的，用磨碎的干肉，晒干的果子与熬好的油混合而成的。一想起那肥油，她就直流口水。她用弹石带射死的小动物大部分都很瘦。若不是她采摘的那些野菜，她可能早就因为只吃单一的食物，因缺乏其他多种营养物而慢慢地死去了。

她没有过多地品尝这些旅行用的干粮就把它们放入筐里，为的是以备不时之需。她还加上一些已经硬如草，但仍很有营养的干肉条、几个

干苹果、一些橡子及几袋从洞附近草原上采摘来的谷子。她把一个腐烂的块根扔掉了,又在食物上面放上她的杯子和碗,以及那个狼獾皮的兜帽和穿破的"脚套"。

她从腰间的皮条上解下药袋,用手抚摸着光滑的水獭防水毛,触到了它足部和尾部的硬骨。绑袋子的皮条就系在水獭脖子的开口处,一个奇怪的平平的脑袋仍还附着在脖子的后部,用作为一个可以打开的盖子。这是伊扎给她做的。当她成为部落的女巫医时,这个传代物就从母亲的手中传给了女儿。

多年来,她还是第一次想起伊扎为她做的第一个药袋,在她第一次被"咒死"时那个药袋被克莱伯烧掉了。布仑是出于无奈才那么做的。女人被禁止使用武器,可她却用了好几年。不过他还是给了她返回的机会,要是她能够活下来的话。

也许他给了我不只一次的机会,只是他不知道而已。"她想,"连我也不能确信:如果我没有体会到死亡咒语是如何使人产生轻生念头的话,我还能否活到现在。"除了离开杜尔克之外,还没有什么使我如此痛苦。当克莱伯烧了我的全部家当时,我真的想死了。

我不能去想克莱伯,那种悲伤是她从未经受过的,而那种痛苦也是她从未体验过的。她一直爱着这位老巫师,犹如她对伊扎的爱一样。他是伊扎和布仑的兄长。由于瞎了一只眼睛和缺了半只胳膊,克莱伯从不打猎,但他却是部落里最神圣的人。倍受人们的敬畏和爱戴,就连最勇敢的猎手对他那独眼的伤残面孔也会望而生畏,可艾拉却了解他温柔的一面。

他曾经保护过她,关怀过她,把她当作他从未有过的配偶所生的孩子来对待。三年前她过了好一阵子才适应了伊扎的死亡,对于杜尔克虽说离别而使她感到悲伤,但她知道他还活着。可她从没有为克莱伯而感到伤心。突然地,自从地震使他丧生后一直压抑在她内心的悲痛涌上了心头,她哭喊着他的名字。

克莱伯,噢,克莱伯……你为什么要回到洞里?你为什么要去死呢

她将脸埋在水獭皮袋的防水毛里大声地抽泣着。然后从她内心深处发出一声尖嚎,一直涌到嗓子眼。她来回猛烈地摇晃着身子,因为愤怒,因为悲伤,因为绝望而放声大哭。但此时没有亲爱的部落里人用他们的恸哭加入到她的哭声中来分担她的哀愁,她只有独自悲伤,为她的孤独而悲伤。

当她的恸哭渐渐地平息下来时，她感到精疲力竭，但她却从可怕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了。又过了一会，她走到河边，洗了洗脸，把药袋放进了背筐。她不必再看一遍里面的物品，她对那里的一切了如指掌。

她抓起挖食物的掘棒，把它撇向一边，这时涌上来的愤恨代替了悲伤。怒火点燃了她的决心，勃劳德你弄不死我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努力使自己继续整理背筐。她把点火用的材料和野牛角也放了进去，然后从她的一叠皮子中掏出几样打火的工具。她又从另一皮条子中拿出一块圆形的卵石，抛向空中，再接在手中。任何一块大小合宜的石头都可以用作弹石带的子弹，但光滑的圆石可以打得更准。她留下了几颗。

接着她找出了她的弹石带，这是由鹿皮条制成的，″中间的突起部分用来放石头。长而细的两端由于长期使用有点扭曲了。但毫无疑问必须留下它。她解下绑她身上麋皮围身的皮条，用它捆住她所携带的东西。皮围身滑落了下来，她全身赤裸地站在那里，只剩下脖子上的一条皮绳，上面系着一个小皮袋。里面装着她的护身符。她把它从头上拿下来，全身颤抖着，感到自己没有这个护身符更加赤裸了，但皮袋中那个坚硬的东西使她放下心来。

这就是她的全部财产，她用以生存的全部财富也就是皮袋中的硬东西和她的知识、技巧、经验、智慧、决心和勇气。

她很快地把她的护身符、工具和弹石带用皮包了起来并将它们放入背筐中。用熊皮将背筐包好，外面用那根长长的皮条系上。然后将这个大包裹放进包有野牛骨的帐篷里，用藤条把这一切紧紧地系在圆木上。

她盯着宽广的河水和远处的河岸看了一会。又想了想她的图腾，然后用沙子将火熄灭。把那个带着她全部宝贵财产的圆术推到了河的下游处。艾拉坐在枝叉的一端，紧紧抓住圆木的一端，用力将她的木筏向前推去。

冰冷的河水淹没了她赤裸的身体，彻骨的寒意袭遍了她的全身，她几乎喘不过气来，当她适应了这种寒冷时，她已经麻术了。强劲的水流推着圆木想要把她带到海里去。在滔滔的河水中，圆术上下颠簸，幸亏那两个枝叉她才没被掀翻。她奋力蹬着水，穿过汹涌的波涛，斜着向对岸游去。

可进展之缓慢令她感到非常痛苦，每当她抬头看时，河岸总比她所期望的要远。她向下游移动的速度却比她向对岸游的速度快。当河水带着她流去时，她想到了土地。她太累了，寒冷的河水使她不断地颤抖

着，浑身肌肉酸痛，觉得她蹬水的脚上好像系了一块石头似的。但她强迫自己一定要坚持下去。

由于精疲力竭，她最终还是向无情凶猛的河水屈服了。占了上风的河水，掉转了木筏的方向带着她朝水流的方向漂去。而绝望的艾拉只能死死地抱住圆木，任凭水流摆布。

但就在前方，当大河绕过一片突出的陆地时改变了方向。本来向南流的河水突然转而向西。就在艾拉力不能支之时，她已穿越了急流的四分之三还多一点。当看见岩石遍布的河岸时，她以最后的努力重新控制了命运。

她强迫自己的腿不停地蹬水，争取在河水将她冲过那片浅滩之前游到陆地上去。她闭上眼睛，集中全部注意力保持双腿不断地蹬水。突然，艾拉感到了一次猛烈的震动，她发现圆木已触到了水底并停了下来。

艾拉却一点也不能动了。躺在河滩上，一半身子露出水面，双手仍抓住枝叉。一股汹涌的波涛将圆木冲向坚砺的岩石。这可把她这个年轻的女人吓坏了。她迫使自己跪在地上，把被打烂的树干用力向前推去，使它搁浅在河滩上，而自己又摔倒在河水中。

可她不能在水中多呆，冰冷的河水使她不住地打着哆嗦。她竭尽全力爬上一块岩石，同时又摸索到藤结，把它解开，将包裹拉上了河滩，由于手指抖个不停，要想解开皮条那就更费劲了。

总算老天保佑，皮条在一个磨损了的地方断开了。她抓起长皮条扔到一边，把背筐也推到一旁，爬到熊皮上并将自己裹了起来。这时她才停止颤抖，就这样匆忙地睡着了。

艾拉在冒险渡河之后，便朝北走去。但实际上略偏西。夏日变得暖和起来。她继续在开阔的大草原上寻找着人类的踪迹。盛开的鲜花更显示出春天已经流逝。草也长到了快齐腰高了。

天气越来越暖和了，随着一天天的过去，艾拉对赶路完全厌烦了，对单调的大草原也失去了兴趣，对无情的日光和永不停息的风更是讨厌至极。她的皮肤变得粗糙，干裂甚至暴皮，嘴唇出现了裂口，眼睛也发炎了，而且总是满嗓子的沙子。这时她到达了一个难得的河谷，此处要比草原更加翠绿，树木也更繁茂，但一点也不能吸引她停下来，没有人类的地方一切都变得空洞乏味。

尽管天空总是很晴朗，可她这种毫无结果的跋涉使她一直笼罩在忧愁的阴影里。冬天总是主宰着大地，即使在夏季最暖和的日子里，你也能感到一丝刺骨的寒意。必须开始贮藏食物了，还得再找个避身之所来

度过那漫长而艰辛的季节。她是在早春出发的,她开始觉得也许会注定在这片平原上永久地漫游下去,或最终死在这里。

就像过去的日子一样,在这一天的晚上她支起了一个干爽的帐篷。她打到了一点猎物,但她的炭却熄灭了,木头越来越难找。所以她宁愿生食,也不愿费事来生火,而且她也没有胃口。她把土拨鼠扔到一边,尽管猎物是越来越少了,而她也不愿瞪大眼睛寻找猎物。采集也更困难了。坚实的大地上缠满了死去的植物。风老是不停。

她睡得并不安稳,总被恶梦所困扰。醒来后便有一种不安的情绪袭来。她没有什么可吃的了,甚至连被她丢弃过的土拨鼠也没有了。她喝了一口水,现在连水也走了味,背上背筐开始向北走去。

大约在晌午时分,她发现了一条小溪。旁边有几个小水洼。那里的水尝起来很威,但她还是将水灌满了水袋。她挖了一些香蒲属的植物的根,粘粘的,没有任何味道。当她四下探寻时,就咀嚼着它们。她不想再走下去了,可也不知道除此之外还能干什么。由于精神恍惚,甚至麻术,使她对走到哪里去也不在乎了。她都没有注意到几只骄傲的穴狮正在享受着午后的阳光,直到听见了狮子发出的吼声。

恐惧袭遍了全身,她猛地清醒了过来。她慢慢地朝后退去,转向西避开了狮子的领地,她向北走得够远了。也许是穴狮之神保佑了她。没有任何野兽能有它那样强健的体魄。尽管它是她的图腾,可也不意味着她能免受任何攻击。

事实上也是如此,克莱伯也知道穴狮是她的图腾。她的左腿上仍留有四道平行的长长的伤疤。当她在恶梦中回到她五岁时藏在一个山洞里的情景时,总会见到一只伸入洞中的硕大瓜子。她记得昨天晚上她又梦见了那只爪子。克莱伯曾告诉过她,她是受过考验,被证明有价值才得以生存下来的。恍惚间她不由自主地顺着腿摸到了那些伤疤。"不知为什么穴狮会选择我。"她想着。

当太阳西沉时,阳光异常地刺眼。艾拉已顺坡跋涉了好一段路,寻找着搭帐篷的合适处所。她再次想到了干爽的帐篷,她很高兴能及时把水袋灌满。但她很快就不得不再找些水以备使用。疲惫,饥饿和沮丧使她不得不让自己在离狮子洞不远的地方停下来。

远处的地平线被照得太亮了,她几乎看不清高原上那陡峭的悬崖。她手搭凉棚,站在深谷的边缘往下看。下面有一条波光粼粼的小溪。岸的两侧长满了树和灌木。悬崖上裂开的一条缝隙直通到阴晾的满是绿色的山谷;在半山腰上,一群小马正在一块空地中间静谧地吃着青草。黄昏的最后一抹斜阳洒落在它们的背上。

那么,你为什么决定和我一起走呢,乔达拉?"棕发的青年人一边说,一边解着一个由几张兽皮结成的帐篷。"玛罗娜说你只要去看达拉那,并告诉我怎么去。你还说只想在定居前去作一次小小的旅行。你应该同泽兰达尼一起去参加夏季大会并赶上参加婚礼。否则她会大发雷霆的,而她却是个我不想得罪的女人,你能确信你不是在与她作对吗?"索诺兰话音不高,但他目光所显示的严肃之意却表明问题的严重性。

小弟弟,什么使你认为你是这个家庭中唯一想去旅行的人呢?你总不会认为我会让你一个人去旅游吧!会等你来夸耀你沿途的经历吧!应该有个人陪着你,看你到底会发生些什么并随时保护你。

金发的高个男子一边回答,一边蹲下来钻进了帐篷。

这帐篷里可以很舒服地坐着或跪着,但想站起来可就不够高了。帐篷有足够的空间放置他们的铺盖和物品。帐篷是支撑在中间成一排的三根柱子上,中间较高的柱子上方有一个装有活动板的天窗,关闭起来可以防雨,而当在帐篷中生火时打开把烟放出去。乔达拉拔起三根柱子并带着它们从开口处爬了出来。

别给我找麻烦了!"索诺兰说,"我都需要在脑后长一只眼睛来看着你了。等到玛罗娜发现你没和泽兰达尼一起去参加夏季大会,她会找你算帐的,乔达拉。"他们开始将放在他们之间的帐篷卷起来。

她看中你已有好长时间了,可当她刚相信她要得到你时,你却要去旅行了。我想我的哥哥是一个羞于和'异性交朋友的人。"他们将帐篷放在后架子上。"大部分像你这样年龄的人都会有一个或两个小孩子了。"索诺兰又加了一句。躲开他哥哥假装的一击,他灰色的眼睛里露出了笑意。

胡说什么同龄人,我才比你大三岁呢!"乔达拉假装生气地说。然后他又大笑了起来,这种出人意料的大笑令人惊讶。

两兄弟就像白天和黑夜那样完全不同。长着较短深色头发的索诺兰比较开朗,他友善的表情,富有感染力的微笑和不时的欢声笑语使他在所到之处如鱼得水。乔达拉比较严肃,他的眉毛总是因焦虑和聚精会神而皱着,尽管他也常常笑,特别是在他的兄弟面前,但他很少开怀大笑。当他那样做时,反倒令人惊讶。

你怎么知道玛罗娜就没怀上孩子呢?说不定在我们回来时她已经为我生下一个了。"乔达拉说。他们开始将铺地的皮革卷起来,这种皮革可以只用一根柱子,支撑而成为一个小帐篷。

你怎么知道她会认为只有我的难以捉摸的兄弟,才是她唯一值得享受她独特魅力的男人呢?只要她愿意,她是知道如何讨得男人的欢心

的。但她的脾气……你是唯一对付得了她的人,乔达拉,尽管有很多男人准备接受她的一切,包括她的脾气。″他们面对面地站在那卷皮革的两侧。″为什么你不与她成亲呢?大家都期待了很多年了。

索诺兰的问题是严肃的。以至于乔达拉那充满活力的蓝眼睛失去了光彩,他的眉毛也皱了起来。″也许正因为大家都盼望着的关系吧!″他说:″我也搞不清,索诺兰,说实在话,我也希望与她成亲,除她之外还有谁呢

管她是谁,反正你愿意就行,乔达拉?洞中再也没有未婚配的女人了。要是有的话,谁会愿意失去与泽兰达尼的乔达拉结为连理的机会呢?何况你还是乔哈兰——第九洞的首领的兄弟,且不说你还是勇往直前的冒险者索诺兰的哥哥。”

照你那么说,还必须加上泽兰达尼第九洞前首领玛索娜的儿子,玛索娜漂亮的女儿弗拉拉的兄弟,在她长大后一定会很漂亮的。″乔达拉微笑着说。

谁会忘了他们?″索诺兰说,并转向他们的铺盖卷,每一个都是由二块毛皮制成,先切成适合于个人的大小,然后将两边和底部缝在一起,在开口处有一个拉绳。″我们在谈论什么呢?我甚至认为琼普拉雅也会嫁给你的,乔达拉。

他们俩开始收拾像硬盒子似的背架,其形状上小下大。背架是由带木条的生牛皮制成的,附有皮制的肩带,这些肩带可用一排刻制的象牙钮扣调节成合适的长度背在背上。一根皮条穿过钮扣中间的孔后打个结,然后重新从孔中穿过来,连接到下一个钮扣而使它们固定起来。

你知道我们不能婚配。琼普拉雅是我的堂妹。而且你也千万不能把她的所作所为当真,她是很会捉弄人的。当我去和达拉那住在一起并开始学手艺时,我们成了好朋友。他同时教我们俩。她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用燧石取火者。不过你可千万别告诉她这是我说的,否则她决不会放过我的,。我俩总是互相争强好胜。

乔达拉把一个装制造工具用的物品和一些备用打火石的袋口系紧,想着达拉那和他所创立的家族。他想,兰扎达尼家族正在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人们在他离开后加了进来,整个家族正在扩大。很.快就会有第二洞的兰扎达尼了。他把口袋放入背架,然后依次放入器皿,食物和其它装备。铺盖卷和帐篷放在最上面。并把两根帐篷支杆放在包裹左侧的托架上。索诺兰拿着地毯和第三根杆子。在他们背架的右侧设置了一个放置梭标的特制托架。

索诺兰将一个水袋装满雪。水袋是用动物的胃囊包上毛皮制成的。当天气特别寒冷时,就像他们刚刚穿越的高原冰川那样,他们将水袋放在大衣里面的贴身处,让身体的热量来融化冰雪。在冰原上无法找到生火的燃料。他们已经离开冰原了,但还未到达能找到流水的低处。

我想要告诉你,乔达拉,"索诺兰眼看着天空说,"我很高兴琼普拉雅不是我的堂妹。我想我会放弃我的旅途回去与她结婚的。你从未告诉我她是如此的漂亮。我从未遇到过像她那样漂亮的女人,令每个男人的眼睛都无法离开的女人。

我猜想她一定是非常漂亮的。三年来我没有见到她了。我想她现在该出嫁了,我很高兴达拉那已决定让兰扎达尼去参加泽兰达尼大会。只有一个家族的话,那选择的机会太少了,应该让琼普拉雅多结识一些男人。

是的,这也给玛罗娜带来一点竞争。我真想看到她俩的会见情景。玛罗娜已习惯于别人羡慕她的美貌。她肯定会恨琼普拉雅的。再加上你又不去,我有预感在今年的夏季大会上玛罗娜不会太如意的。

你说得对,索诺兰。她会受到伤害并感到生气的,我不会责怪她的。她的脾气不好,可她是一个好女人。她只是想找一个与她般配的男人。而且她也的确知道如何去取悦一个男人。当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随时都想与她结为连理,可当她不在身边的时候……我也搞不清楚了,索诺兰。"乔达拉把水袋放入大衣,并用一根皮带围着大衣,皱了皱眉头。

请告诉我,"索诺兰表情严肃地要求,"如果她在我们离开时决定嫁给别人,你会怎么想?""这是很可能的,这你也知道。

乔达拉边思索边系紧带子,"我会受到伤害,也许是我的自尊心受到伤害——这我也无法确定。但我不会抱怨她的。我想她应该有一个比我更好的男人,一个不会在最后关头离开她去旅行的人。要是她能幸福的话,我也为她高兴。

我正是这样想的,"弟弟说。然后就咧嘴笑了起来。"唔,我的哥哥,好运会伴随着你的,我们最好还是上路吧!"索诺兰背上背架,穿上毛皮大衣,然后从大衣袖口处伸手将水袋拿进大衣并拴在肩上。

皮大衣的裁剪很简单。前后是两块大小不一的长方形的皮料,两侧肩部缝合在一起。两块较小的长方形皮料折叠起来缝成筒状,并缝合到前后身皮料上作为袖子。大衣的兜帽上缝了一圈狼獾毛皮的边,以免呼出的水气在上面结冰。大衣上缀满兽骨、象牙、贝壳、动物的牙齿和一条有黑色尖端的白色貂尾。它们就像紧身外衣似地杂乱无章地从头

部一直挂到大腿中部，并用一条带子束在腰间。在大衣里面穿着柔软的鹿皮制成的衬衣，它的缝制方式和大衣如出一辙。毛皮制作的裤子前部有一个下垂的边并用一根皮条束在腰部。毛皮衬里的手套用一根长线穿过大衣背部的一个环连在一起，这样使手套能很容易地脱下而不能掉下或丢失了。他们的靴子底很厚，就像鹿皮鞋一样，从脚部开始向上，用软皮革包裹直至小腿，并用皮条扎起来。里面是比较松软的衬里，是用浸透、捣碎并压合在一起的摩弗伦羊的羊毛制成。如果特别潮湿的话，就在靴子外面套上防水的动物大肠皮，然而它们很薄，很容易磨穿，非到万不得已时是不用的。

索诺兰，你到底想走多远?你刚才说要走到大母亲河的尽头该不是真的吧?″乔达拉问道。他拿起一把装有一个短小而坚固的手把的燧石斧子，并把它插入到紧挨着骨柄石刀的皮带环上。

索诺兰正在穿防雪靴，他停了下来并立起来。″我是认真的，乔达拉。″' 他说，一点也不像往常开玩笑时的那种神态。

“我们可能连明年的夏季大会也赶不上

你有其它的打算吗?你不该和我一起走。我是认真的。要是你现在就转身回去，我是不会生气的。不管怎么说，你现在就该做出决定了。你和我一样清楚，也许我们再也回不了家了。不过要是你想回去的话，最好现在就走，否则，你只能等到下个冬季到来时才能穿过冰川返回了。

不，这还不是最终时刻的决定，索诺兰。我很久以来就想旅行一次，而现在正是时候。″乔达拉用一种不容反驳的语气说，而索诺兰则认为他的声音中带有一种无可奈何的苦味。接着仿佛是为了摆脱这种气氛，乔达拉换了一种轻松的语调：″我从没有正经地走一走.过，而如果我现在不走，我就永远不会了。这次我是下了决心的，我的小兄弟，我跟定你了。

积雪的白色旷野上反射的太阳光使他们睁不开眼睛。已经是春天了，但在他们所处的海拔高度还没有任何春天的迹象。乔达拉从挂在腰上的一个口袋里掏出一个雪镜。是木制的，其形状正好能完全遮住眼睛，只留出一个水平的缝隙，用绳绑在脑袋上。然后很快地用脚将皮圈套到裹住脚趾和踝部的雪靴套子上，他穿好靴子并背上背架。

索诺兰已做好了靴子。他的手艺是善于制作梭标，他带着他最喜爱的标杆校直器，这是一个由去掉分叉并在一端钻有一个孔的鹿角制成的。上面密密麻麻地刻满了春天的动物和植物，用以表示对大地母亲的崇敬，祈求她能接受梭标所猎取的动物的灵魂，当然索诺兰本人也喜欢

雕塑。他们在狩猎的过程中难免会丢失一些梭标，在旅途中必须不断地进行补充。标杆校正器对制作标杆的末端时特别有用，这时候单用手是无法控制的。索诺兰知道如何加力于被热石头或蒸气加热后的木头来校直梭标或将它弯成圆筒来制作雪靴。它们只是同一种手艺的不同方式罢了。

乔达拉转过身去看他的兄弟是否已准备就绪。他们互相点了点头，就一起出发了，并沿着缓坡朝植被带走去。在他们的右边，越过森林低地，他们看到了远处冰雪覆盖的山峰，那些巨大山脉最北端的参差不齐的冰峰。在东南方向，一座闪闪发光的山峰在群峰中显得格外耀眼。

他们刚越过的高地相比之下也只能称作小坡，长期浸蚀后的山脉形成的山岳要比南边高耸入云的山峰古老得多。但是高地对于巨大冰川的崎岖地域来说还是比较高，而且与冰川也很接近。一旦大陆冰川消退到极顶时，高地将被森林覆盖。现在，它是一个高地冰川，是北极处巨大的球形冰盖的缩影。

当两兄弟到达森林地带时，他们除下了用以保护眼睛但碍手碍脚的雪镜。再向下，他们发现了一条因冰川融化而从岩层中渗出的水形成的小溪，大部在地下流动，然后从缝隙中冒出来变为清澈的溪流，跟其它冰川小溪一样流淌在积雪的两岸间。

你觉得怎么样?"索诺兰指着小溪问道，"这好像是达拉那所说的地方。”

要真是的话，我们很快就会弄清楚的。当我们到达三条东流小河的交汇处时，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确是沿着大母亲河了。这是他说的。

我猜想几乎所有的这些溪流都会把我们引向她的去处。

好吧!让我们现在就过左岸去，过一会就一定能容易地过河了。”

没错，可洛沙杜奈住在右岸，我们可以在他们的任何一个家族中逗留。而左岸据说是蛮荒之地。

乔达拉，我们还是不要在洛萨沙杜奈逗留吧!"索诺兰诚恳地笑着说。你知道他们会希望我们待下来的，我们已经在兰扎达尼待的太久了。如果我们再这样待下去，我们就决不可能再越过那片冰川了。那我们只好绕过冰川了，它的北边可是真正的荒原。我想还是动身吧!在这遥远的南方不会有太多的野人的。就算有又能咋样?你总不会怕那么几个野人吧!你知道人们是怎样说的，杀死一个野人就像杀死一个熊一样。

我不知道，"高个男人皱紧眉头说。"我不知道我是否愿意与一头熊遇在一起。我听说野人是聪明的。有些人说野人几乎与人一样。

聪明，那也许，但他们不会说话。他们只是动物而已。

我所担心的并非野人，索诺兰。洛沙杜奈了解这片土地。他们可以帮助我们上路。我们不必待太多时间，只要使我们弄清方向就可以了。他们能告诉我们一些明显的标志和一些有用的主意。我们能与他们交谈。达拉那说过他们中的一些人，说泽兰达尼语。如果你现在同意停一下的话，我可向你保证，直到我们返回为止，我同意不在我们经过的任何家族处停留下来。

那好吧！如果你真的那么想要停下来的话。"两个男人寻找着越过小溪的合适地方，显然小溪已变得太宽而跳不过去了。他们看到了一棵倒下的树横过小溪，形成了一座天然的木桥。他们直奔木桥而去。乔达拉抢先抓住了一处突出的地方，脚踏在露出水面的树校上。索诺兰环顾了一下四周，等他先过去。

乔达拉，小心！"他突然喊起来。

一块石头呼啸着飞过他的头顶。而当他听到喊声跳落到地面上时，他随手拿出一支梭镖。索诺兰手里已经拿着一支梭镖，猫下身子，望着石头飞来的方向。他发现光秃秃的灌木丛中有动静，就把他的梭镖扔过去。当六个"人"从附近的灌木丛中走出来时，他又抽出一支。但他们被包围了。

野人！"索诺兰喊道，举起梭镖瞄准着。

等一等，索诺兰！"乔达拉喊了一声，"他们人比我们多。

那个大个子看起来像个领头的，要是我干掉他，其他的会逃掉了。"索诺兰再次举起他的梭镖。

不！等我们抽出第二支梭镖前他们就会冲过来的。我想现在我们已经镇住他们了，他们已不向前移动了。"乔达拉慢慢地站了起来，拿好武器。"别动，索诺兰。让他们再走近一步。你的眼睛盯紧那个大个。他能发现你正瞄准着他。

乔达拉打量着那个大个野人，并困扰地感觉到一双大而棕色的眼睛也在目不转睛地盯视着他。他从没有和野人如此近地对峙过，他觉得好奇。这些野人和他原先的想像似乎不太一样。那个高大的野人，他的眉脊突出而下垂，几乎盖住了眼睛，而且眉毛很浓。他的鼻子高而窄，像鸟嘴似的，这更使他的眼睛显得深陷。他的脸上长满了浓密而卷曲的络腮胡子。另一个年轻点的刚开始长胡子。他们的下巴很短，下腭突出。他们的棕色头发就像胡子一样地浓密，他们的身体上有较多的体毛，特别是上背部。

他能发觉野人有较多的体毛是因为他们的毛皮披身只遮盖了他们的躯干,而让肩膀和手臂裸露着,尽管气温已接近冰点。但是他们的褴褛衣服并不比他们穿衣物这一点更使他感到惊讶。他从未见过动物穿着东西,还携带着武器。而且他们中的每一个手中都拿着一个木制的梭镖,显然是用于刺杀而不是投掷的,尽管它的尖端看起来并不锐利。其中几个还拿着沉重的骨头棒,是用大型食草动物的前腿骨制成的。

他们的下巴一点也不像动物,乔达拉想。他们的鼻子也只是大一些而已。他们的脑袋倒是的确与我们的不同。

他们的前额不像他和索诺兰那样高而丰满,比较低且从他们的浓重眉脊上部向后倾斜直至头的后部。这看起来好像是他们的头顶被展开且向后推移了。当乔达拉将他的六英尺六英寸的个子站直时,可看出他比那个高个还要高出一英尺左右。

乔达拉和他的弟弟都是很结实的男人,但在这些肌肉发达的野人面前就显得单薄了;他们个个虎背熊腰,手臂和腿上的肌肉极为发达,可都有点向外弯曲,但当他们走动时就和任何人一样地直立,一点也不别扭。他越看越觉得他们就像人,只是与以前他所见过的人有点不同罢了。

双方长时间的对峙着,谁也不动。索诺兰蹲下身子,随时准备扔掷梭镖;乔达拉站着,手里紧紧地握着梭镖,一旦他兄弟掷出梭镖,他也立刻照办。围着他们的六个野人一动不动就像石雕一样,但乔达拉决不怀疑一旦他们冲过来时一定会快如闪电。这是一种困境,是一种暂时的平衡,乔达拉迅速的转动着脑子试图找到一条出路。

突然,大个子野人咕噜了一声,挥动他的胳膊。索诺兰差点就要将他的梭镖扔出去了,但正好看见了乔达拉在向他打手势。只见那个年轻野人掉头跑回他们才刚钻出来的灌木丛,然后拿着索诺兰刚刚掷过去的梭镖跑了回来,并令人吃惊地将梭镖还给了索诺兰,接着那个年轻的野人跑到离独木桥不远的河中捞起一块石头。他拿着石头又回到大个子身边,好像又点了点头,看上去有点后悔。紧接着,他们六个人无声无息地又消失在灌木丛中。

索诺兰松了一口气,他意识到他们已经走了。″我根本没想到我们能这样轻易地摆脱困境。但我肯定可以干倒一个。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也搞不清楚,″乔达拉回答道,″他也许是那个年轻人做了一件大个子不愿做的事情,我不认为这是因为他害怕了。站在那面对你的梭镖是需要勇气的,然后他才离去。

或许他根本不知道梭镖是什么东西。

他知道。他看见过你掷那第一个梭镖。否则他为什么让那个年轻人取回来还给你呢

你真以为是他让年轻人去拿的吗?你真确信吗?他们可不会说话呢

我也不知道,但那个大个子的确是招呼那个年轻人还给你梭镖和拿他的石头。好像那样就能使一切正常。没有人受伤,所以我猜想他会说话。你知道,我不认为野人仅是动物而乌。那是不对的。我也不知道他们还穿衣服,携带武器,走起路就像我们一样。

好!我可知道他们为什么被称为野人。他们不过是一些呆头呆脑的木桩。我一点也不想与他们中的任何人搅在一起。

我知道,他们看上去能像折断一根木棒一样地折断你的胳膊。我总觉得他们比较小。

矮,也许,但并不小。一点也不小。哥哥,我同意了,你是对的。让我们先去洛沙杜奈吧!他们的住处离野人那么近,他们总能知道的多一些。另外,大母亲河好像是一道边界,野人不愿意咱们到他们那边去。

两人连续跋涉了几天,寻找着达拉那给与的路标,他们顺着一条小溪走着。只不过传统上认为这是大母亲河的源头。其实大量的这些溪流汇聚在一起才形成了大母亲河的主流,她穿过峡谷,流过平原,奔腾了将近一千八百多英里直至注入遥远的东南内海。使大河得以形成的地表断层块的结晶岩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岩石之一,它的宽阔的河床是由于巨大的压力造成的,同时也形成了闪闪生辉的峰峦。三百多条支流,其中有不少还是大河,顺着山脊的斜坡汇入大母亲河宽广的怀抱。终有一天她的大名将远播全球,她的夹带着泥沙的湍急河水将被汇入海洋。

由于层层叠叠的山峦的作用,西部海洋性和东部大陆性气候的影响同时可感受到。动植物的生长既有西部荒原一一针叶的特点,又有东部草原的特点。在山坡的上半部生长着草原羊、小羚羊和绵羊;在森林地带常见的为鹿群;驯服的野马一一塔潘马一一生长在低地和河谷的草坡上;狼、猞猁和雪豹悄无声息地在阴暗处逡巡;杂食的棕熊从冬眠中醒来,挪动着笨重的脚步;巨大的草食洞熊则要更晚些才能出现。而许多小型的哺乳动物也都从冬天的巢穴中探出了鼻子。

山坡上主要生长着松树,偶尔也能见到云杉、银杏和桦树。河边则长满桤木、柳树和杨树,夹杂着矮小的灌木,树叶稀疏的橡树和山毛榉。

河的左岸坡度较缓,乔达拉和索诺兰一直爬上了山顶。向下眺望,两个男人看到了一个荒凉而美丽的景象，洼地里光滑岩石的白色岩层使一切变得柔和一些。可也使旅行变得更困难了。

他们没有见到任何人的群落,被认为是家族的群落,尽管他们可能仅住在一个岩洞中或分散在许多岩洞中。乔达拉开始怀疑是否走错了方向。

看!"索诺兰用手指点着。

乔达拉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只见一缕轻烟从矮树丛中升起。他们匆忙赶去,很快就见到了集聚在火堆旁的一群人。两兄弟走进他们中间,举起双手,手掌向上作出了习惯上表示敬意和友好的手势。

我是泽兰达尼的索诺兰。这是我的兄弟,乔达拉。我们正在赶路,你们这儿谁能懂我们的语言呢

一个中年男人走上前来,作着同样的手势。"我是洛沙杜奈的拉杜尼。以伟大的大地母亲的名义对你们表示欢迎。"他握住了索诺兰的双手致意,然后以同样的方式向乔达拉致意。"来,坐在火堆旁。我们马上就要吃饭了。你们也吃点吗

你太客气了。"乔达拉答谢道。

我向西旅行时曾在泽兰达尼人的崖洞中住过。虽说已有好多年了,可泽兰达尼人总是受欢迎的。"他把他们引到火堆旁的一根大圆木旁。他们在火堆上搭了个篷屋以防刮风和下雨。"这儿,坐在这儿,放下包裹。你们大概刚刚离开冰川吧

只是几天之前,"索诺兰卸下背架说。

你们穿越冰川已有点晚了。弗罕随时都会来的。""弗罕?"索诺兰问道。

春天的大风。西南方刮来的干而暖和的气流。它能将树木连根拔起,折断树干。可它会使雪很快融化。几天之内,所有的一切都会改变,花草开始发芽。"拉杜尼一边解释一边挥舞着他的手臂指着那些积雪。"如果你们在冰川上遇上它那就完蛋了。冰融化的非常快,冰隙顿时裂开。雪桥和雪檐在你面前消失,甚至河流也会流经冰川。

而且这总是带来恶运。"一个年轻妇女捡起拉杜尼的话题,加上了一句。

恶运?"索诺兰不解地问。

丑恶的精灵在风中飞翔,它使所有的人都变得疯狂。从不惹事生非的人开始寻衅,快乐的人们整日哭泣。精灵能使你生病,若你已经病倒,

它们会让你想去死。要是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也许会好一些,可所有的人都处于烦恼之中。

你在哪儿学的这一口流利的泽兰达尼语呢?″索诺兰对这位挺有魅力的年轻妇女微笑着说。

年轻的女人友善地回望了索诺兰一眼,然后将眼光转向拉杜尼,似乎希望他来回答。

泽兰达尼的索诺兰,这位是洛沙杜奈的弗罗尼亚,是我的女儿。″拉杜尼很快地就明白了她希望能得到正式介绍的无声要求并回答道。这也让索诺兰明白她自视甚高,是不会在经过正式介绍前与外人交谈的,甚至连旅途中遇到的英俊潇洒的陌生人也不例外。

索诺兰伸出双手正式致意,他的眼睛流露出赞许的目光。她犹豫了一会,好像在考虑什么,然后将手放在他的手中,他把她拉近了一点。″洛沙杜奈的弗罗尼亚,泽兰达尼的索诺兰为大母亲河让他遇到你而感到荣幸。″他带着熟知的笑容说。

弗罗尼亚没有作声,微红了脸,她明白这种和大母亲河相关的话语所包含的暗示。尽管他的话和他的手势一样是无可挑剔的。她感到与他接触有些令人兴奋,她眼里闪现出鼓励的神色。

现在告诉我,″索诺兰接着说,″你是从哪学的泽兰达尼语的?″″我的堂姐曾和我一起走过冰川,并在泽兰达尼家族中住过。拉杜尼原先就教了我们一些,他为了不忘记这种语言,经常用此语和我们交谈。

索诺兰仍旧拉着她的手,向她微笑着,″女人很少经历长而危险的旅行。多尼为何对你如此偏爱呢

其实并不像想像的那么长,″她说,很高兴看到他这种明显的仰慕。″我也知道很快就会回来的。

它是与许多男人有过的旅途一样长的。″他坚持自己的看法。

看着他俩的乔达拉此时转头对拉杜尼说,″他又来了,我兄弟从未在追求年轻貌美的妇女中失败过,而且往往在头三个回合就让对方也迷上了他。

拉杜尼也笑了。″弗罗尼亚还年轻呢。她上个夏天才行过成年仪式,可从那时候起就有好多追求者跟着她屁股转了。嗬!要能再次变年轻,重新体验一下大地母亲给予的快乐那该有多好呀!并不是我不想,只是由于我的配偶挺不错的,还用不着经常去追求新的刺激。″他转向高个金发男人。″我们只是个狩猎组,女人不多,可你总是能找到一个连神圣都耐不住的女子与你分享大地母亲的恩赐良缘。如果在这你认为没有

合适的,我们可是个大家族,来访者总是有理由得到大地母亲的恩赐的。

我想我们不会跟你到你的家族那去的。我们的旅程刚开始。索诺兰想作一次长途跋涉并着急要走。如果你能给我们指点迷津的话,也许回来时能再拜访你们。

你们不能去我感到很遗憾,最近我们客人不多。你们打算走多远呢

索诺兰说要沿着大母亲河走到底。不过在旅途开始时人人都高谈阔论。谁也不知道会走多远

我想泽兰达尼离大湖不远,至少我去那儿时是这样。我向西走了很远,然后又转南,你怎么说才出发呢

我想我该解释一下。你说得对,大湖离我们的岩洞只有几天的路程。可兰扎达尼的达拉那在我出生时与我的母亲结为配偶,他的家族对我来说也是我的家。我在那儿住了三年跟他学手艺。我的兄弟也住在那儿,所以我们只不过是穿过冰川就到这里了,仅花了几天时间。

达拉那!那当然喽!怪不得你是那么面熟。你一定继承了他的气质,你看起来与他太像了。你一定也是个采石者。他是我见过的最棒的人了。我本来打算明年去看他并弄一些兰扎达尼出产的燧石。这里没有好的燧石。

人们手执木碗围坐在火堆旁,阵阵香味勾起了乔达拉的食欲。他把背架拿开,突然想起个想法:″拉杜尼,我身上带着一些兰扎达尼的燧石,我是想用它来替换一路上损坏的工具,可这太沉了,少掉一两块我是不会在意的。如果你喜欢的话,我很乐意送给你。

拉杜尼的眼睛亮了:″我很高兴能收到它,不过我想送给你一些东西作为回报。我并不在乎交易时是否占便宜,但我决不会欺骗达拉那家族的孩子。

乔达拉笑了:″你已经答应为我卸去一些重负,还给了我一顿美餐。

那决不够补偿兰扎达尼的珍贵石头。你说得太容易了,乔达拉,你伤了我的自尊。

一群友善的人围了上来,看到乔达拉笑,他们也一起笑。

那好,拉杜尼,我不这么随便了。现在我什么也不要,只不过想减轻重量。我想要求你一个将来的承诺,你同意吗

现在他要骗我了。″男人转过去对人们说,″至少我总该知道是什么事吧

叫我怎么说呢?我只不过想在我回去时将燧石带回就可以了,接受吗

我怎么知道你还能回去呢

我不会要求你做办不到的事。

你的要求很棘手，乔达拉，可只要我能办到，我一定满足你的要求，我同意了。

乔达拉打开他的背架，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最后拿出他的口袋，把两块预备好的燧石递给拉杜尼。"达拉那选定它们的，并打磨了它们。"他说。

拉杜尼的话表明他甚至愿意用他的儿子来交换由达拉那选中和打磨的燧石，但他又自言自语着，声音大得谁都能听清，"我好像在用我的生命来交换两片石头。"没有人对乔达拉能否回来取回石头发表意见。

乔达拉，你还想站着说话说多久呢?"索诺兰说，"他们已邀请我们一道吃饭，而食品也闻起来很香呢!"他咧着嘴，弗罗尼亚就站在他的身边。

是的，食物已准备好了。"她说，"猎获真不错，你们并没有消耗多少带出来的干肉。现在你已经减轻了你的负担，可以带上一些肉了，是不是?"她微笑着看了看拉杜尼。

这太好了。拉杜尼，你应该向我介绍你那可爱的女儿了。"乔达拉说。

当你的女儿要给你的买卖挖墙脚时，那是多么可怕的事啊!"拉杜尼又嘟哝了一句，可他的笑容充满了骄傲。"兰扎达尼的乔达拉，洛沙杜奈的弗罗尼亚。

她转过来盯视着乔达拉，突然发现自己被那双微笑着的动人的蓝眼睛迷住了。她为自己又喜欢上了另一个而感到脸红，她赶忙低下头来掩饰自己的不安。

乔达拉!别以为我看不出你眼中的亮光，记住，是我先遇到她的。"索诺兰开玩笑地说:"来，弗罗尼亚，我带你离开这儿，让我来提醒你，离我的兄长远一点，相信我，你从他那什么也得不到，我清楚这一点。"他转向拉杜尼，假装受到了伤害地说 z"他随时都能成功。只要看一眼就什么都解决了。除非我一生下来就具有他那样的天赋。

你的天赋已比其他男人所需的多得多了，小弟。"乔达拉一边说一边善意地大笑了起来。

弗罗尼亚又转向索诺兰，再次觉得他就像第一眼所见的那样吸引人。他用胳膊搂住她的肩膀，带着她走向火堆的另一边。可她还是转过头来看着另一个男人，自信地微笑着说，"每当有客人来到岩洞时，我们总是以庆典向都那表示敬意。

他们不会去岩洞的,弗罗尼亚。″拉杜尼说。年轻的女人为此感到有点失望,但接着马上又微笑着转向索诺兰。

嘀,再年轻一次吧!″拉杜尼笑着说,″不过膜拜都那〈该部落崇拜的神——编者〉的女人们好像更能得到年轻人的欢心。大地母亲总是向能欣赏她的恩赐的人微笑的。

乔达拉将他的背架挪到圆木后面,走向火堆。在一个由绑在一起的骨头架子支起来的皮革锅中炖着一锅大杂烩。锅直接悬挂在火上,锅中的汤热到炖熟杂烩的温度,但还是远低于皮制烧锅的着火温度。皮革的燃点远比食物的沸点高。

一个女人递给他一木碗香气四溢的肉汤,并挨着他坐在圆木上。

他用石刀割着肉块和蔬菜,一种风干的块根,是他们从家中带来的,同时喝着碗里的汤。他吃完后,那女人又递给他一小碗香草茶。他感激地冲她笑了笑。她比他大几岁,已是一个成熟的俏丽妇女了。她微笑着走回来并再次坐在他的边上。

你能说泽兰达尼语吗?″他问

能说一点点,听还可以。″她说。

是否我应该让拉杜尼给我们介绍,或是我能直接问你的名字吗

她再次笑了笑,带着某种年长妇女的自持。″只有年轻的姑娘需要别人介绍。我叫拉那利亚。你呢?叫乔达拉吗

是的,″他回答。他可以感觉到她大腿的温暖,她以热烈的目光回报了他。他把手移到她的大腿上,她倾过身去向他靠拢,这给了他许诺。他点了点头表示赞同,尽管这完全是多余的。她向他的身后望着。乔达拉顺着她的目光看见拉杜尼正向他们走来。她舒服地待在他的身旁。看来只能等一会他们才能如愿以偿了。

拉杜尼与他们一起待了一会后,索诺兰与弗罗尼亚一起回到了火堆旁他兄弟的一侧。立即所有的人都围向二位客人。他们一起开玩笑,逗乐,不懂泽兰达尼语的人也通过翻译加了进来。最后,乔达拉决定将话头引向较严肃的话题。″你是否了解河流下游居住者的情况呢,拉杜尼

我们偶尔会有几个阿木奈来的客人。他们居住在河游下流的北方,不过那是几年前的事情了。有时,所有的年轻人在旅行时都涌向一个地方。于是那儿就出了名而变得不那么激动人心了,他们又转向别的地方。整整过了一代人之后,就只有老一辈还能记得了,这时年轻人又将和第一次一样进行冒险了。所有的年轻人都以为他们的发现是最新的。尽管他们的老一辈早就做了同样的事情。

对他们来说这是新奇的,″乔达拉说,但他并没有陷入这哲理性的争辩。或许这很有意思但并不实用,他还是想知道一些有用的信息。″你能告诉我们一些有关他们习俗的事情吗?你是否知道他们语言中的任何词汇呢?问候方式呢?我们应注意些什么呢?什么会被认为是冒犯呢

我知道的并不多,而且都是旧闻了。几年前有一个男人向东去过,可他没有回来。谁知道,也许他决定住在另一个部落了。″拉杜尼说,″都说他们用泥土来做他们的都那,但那只是传说而已。我不懂为什么有人用泥土来创造伟大母亲的光辉形象,那玩意干后是很容易碎的。

或许仅仅是因为泥土来自于大地,有些人为此还用石头呢

当他说话时,乔达拉无意识地伸手到挂在皮带上的口袋内,摸了一下那个小小的石制女性形象。他感觉到了那个熟悉的大乳房,突出的庞大腹部,丰满的髋部和大腿。胳膊和小腿就不重要了,主要地要突出母性的特征,雕像的四肢只是象征性的,连头部也只是个圆点而已,象征性地让头发遮住脸部,毫无特色。

没有人见到过敬畏的多尼的脸,她是大地的母亲,是古老的生殖神,万物之母,一切生灵的创造者和庇护者。是她赐给妇女以生育的能力。没有任何形象会体现她的伟大,也无人敢于展示她的面容。甚至当她出现在人们的梦中时,她的脸也不是清晰的,尽管男人们经常见到她年轻丰满的躯体。一些女人声称她们能依存于她的圣灵,乘风而飞,给人们带去好运或进行报复,她的报复也是伟大的。

要是她被激怒或遭到不敬,她会做出许多可怕的事,但最可怕的是剥夺一个女人对她想要委身的男人的神奇快感。据说,大地母亲和侍奉她的人能给予一个男人以足够的力量分享他所需要的任何数量的女人和随时随地,也可使男人既不能给女人带来快感,也不能为自己带来快感。

乔达拉心不在焉地抚摸着他口袋中石制多尼的下垂的乳房,心中企盼着他们旅途平安。这是事实,有些人再也没有回来,可这也是探险的一部分。这时索诺兰向拉杜尼提了一个问题,这使他又回到了现实之中。

你了解周围的野人吗?几天前我们遇到了几个,我还以为当时我们要完蛋了呢!″索诺兰一下子吸引了大伙的注意。

发生什么事了?″拉杜尼问,话音有些紧张。索诺兰描述了他们与野人相遇的情景。

查洛利!″拉杜尼骂了一声。

谁是查洛利?″乔达拉问。

一个从托马西岩洞来的年轻人，一群暴徒的教唆者，他们干一些扮演野人的勾当。我们从未招惹他们。他们待在河的另一边，而我们待在自己的一边。如果我们渡过河去，他们会避开的，除非你待在那太久了。他们会警告你让你知道他们一直在监视着你。这就足够了。当你发现你正被一群野人观察时总会感到紧张的。

那当然喽！"索诺兰说。"但你说的野人游戏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可没有招惹过他们。

这都是因为某些人精力过剩，他们互相激对方跑到野人面前去摸一下。要知道那些野人发怒时是很凶猛的。于是那些年轻人结成一伙去玩弄他们遇到的单个野人。围成一圈嘲笑他们，试着让他来追逐他们。虽然野人们力气大，可他们的腿比较短。一个男人总比他们跑的快，不过他总得跑就是了。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开始的，可接着查洛利就开始揍他们。我估计是野人抓住了他们中的一个，而其它的就冲上去保护他们的朋友。不管怎么说，他们就这样起了头，不过尽管他们几个对付一个野人，也得挂些彩才能脱身。

这我相信，"索诺兰说。

他们接着又干了更糟糕的事。"弗罗尼亚加了一句。

弗罗尼亚！这事令人厌恶！我不准你说！"拉杜尼说，他可是真的生气了。

他们干什么了？"乔达拉问。"由于我们要经过野人居住的地方，我们必须知道。

我想你是对的，乔达拉。我只是不想在弗罗尼亚面前谈论这事罢了。

我已经是大人了，"弗罗尼亚声称，可她的语音中显示缺乏自信。

他看了她一眼，考虑了一下，好像是下定了决心。雄性的野人开始成对或成帮地外出，于是查洛利那帮人就无法得逞了。他们开始去戏弄雌性野人。可她们无法自卫。她们无法对付这种针对她们的挑逗，她们只会躲避和逃跑。于是那帮暴徒就开始一种戏弄她们的新游戏。我不知道是谁敢于开这个头，也许是查洛利刺激了他们。只有他才会做这种事。

到底他们干了什么事？"乔达拉追问道。

他们开始强迫雌性野人……"拉杜尼说不下去了。他跳了起来，狂怒不已。他真的发怒了。"这实在令人恶心！这是对大地母亲的不敬，亵渎了她的恩赐，真是畜生

你是说他们以雌性野人为作乐的对象吗?强迫她们吗?是对雌性野人吗?"索诺兰说。

他们还炫耀自己的行为呢!"弗罗尼亚说。"我决不会让我身边的男人在野人身上寻欢作乐的。

弗罗尼亚!不许你讨论这种事情!我不会准许你说这种肮脏、下流的词语!"拉杜尼说。他的怒劲过去了,眼神还很严肃。

好吧,拉杜尼。"她害羞地低下了头。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乔达拉开始评论了。

这也许就是那个年轻人冲我来的原因。我想他们一定发怒了。我听别人说他们也是人,如果那是真的话…

我也听说过。"拉杜尼说,仍在试图使自己平静下来。"别信它!""我们遇到的那帮野人的首领挺机智的,而且他们也像我们一样行走。

狗熊有时也会用后腿走路呢!野人是动物!聪明的动物,但还是动物。"拉杜尼竭力控制自己,注意到整个人群有些反应。"除非你侵扰他们,否则他们是无害的。"他继续说,"我不认为它们是女人,我怀疑他们这帮害群之马是否明白这是对大地母亲的大不敬。这根本是一种折磨和耻辱。连动物也会感到厌恶,起来反抗的。

我想查洛利这帮人也给我们惹了麻烦了,"索诺兰说,"我想现在就到河的右岸去,以免真正到达大母亲河时,无法渡过去了。

拉杜尼笑了。现在他们终于换了话题,他的愤怒就像刚才爆发时那样快地消失了。"大母亲河的支流都是挺大的河,索诺兰。要是你想沿着她走到底的话,你就得习惯于渡河。我建议你们就在这边走,直至看见一个大游涡。大母亲河在流经平原时将分为若干支流,一些小支流要比大河容易渡过些。而到那时天气也会暖和些了。如果你想看一看阿木奈的话,过河以后向北走。

到大游涡到底有多远呢?"乔达拉问。

我会给你画一张草图的,"拉杜尼说,并拿出他的石刀,"拉那利亚,递给我那张树皮。也许其他人也能加上一些路标的。沿途可以渡河和打猎的地方应该是在夏季时河流转向南流的所在。

夏季,"乔达拉乐了,"我对冰和雪可是烦透了,我都等不及了,一直盼着夏天。我喜欢温暖的天气。"此时他注意到拉那利亚的腿又伸到了他的旁边,于是他再次把手放在她的大腿上。

当傍晚时刻天空中出现第一批星星时,艾拉正小心翼翼地顺着陡坡向谷地走去。正当她走到崖石边上时,风突然停了,艾拉站了一会儿适

应一下。但悬崖也挡住了傍晚的夕阳。当她到达谷底时,沿着小河岸边的密密灌木丛在晚霞的万道余辉中显现了一个杂乱的轮廓。

她狠狠地喝了一口河水,然后才看清她沿着绝壁走进这黑暗深谷时的路。她没有搭帐篷,只是抖开了毛皮将自己紧紧地裹在里边,背对着悬崖她感到要比躲在一览无遗的大平原上的帐篷中安全得多 了。在她入睡之前,她望了一会峡谷上空的满月。

她忽然尖叫着醒了过来

她一下子跳了起来,恐惧感传遍了她的全身,在她的脑海里和心中翻腾着。她瞪视着面前漆黑一片的夜空。一声脆响和一道闪电使她惊跳起来。她颤抖地看着一棵被雷电劈中的松树,树干缓缓地裂开,分成两半倒在地上。这简直是一幅超现实的图画,燃烧着的大树照亮了它自己死亡的场景,并将奇异的影子投在悬崖上。

在大雨的浇注下,火发出了一阵阵毕剥声和咝咝声后熄灭了。艾拉紧贴着崖壁站着,雨水夹杂着她的泪水在她的脸上流淌着。第一声远处的惊雷,使艾拉的记忆又死灰复燃,这是一个她每次醒来都不能清晰回忆的恶梦,而这个恶梦每次都给她带来不安和难以抑制的痛苦。紧接着一阵隆隆声,又是一道闪电,刹那间黑暗的夜空亮如白昼,使她看清了陡峭的崖壁和被雷电折断的参差不齐的树干。

艾拉浑身湿透,又冷又怕地颤抖着,她握紧她的护身符,想寻求一点保护。这部分地是由于雷鸣和电闪所产生的反应。艾拉不喜欢雷雨,可她已经习惯了,而且经常是雷雨所带来的好处比坏处更多。对地震还心存余悸,是地震这个恶魔给她的一生带来灾难性的损失和扭曲性的变化,世上再没有比地震更可怕的东西了。

终于她发现自己早已淋透了,她从背筐里拿出帐篷。她把帐篷盖在她睡觉用的毛皮上,然后将脑袋深深地埋进去。在她暖过身之后仍旧在发抖。但随着夜色转深,雷雨渐渐地小了下来,她终于睡着了。

早晨的晴空中充满了鸟儿叽叽喳喳的歌唱声,艾拉掀开帐篷愉快地打量着四周。一片绿色的世界,雨露在初阳的照耀下闪闪发光。她发现自己正坐在一条向南流淌的小河转向东流时形成的一片宽阔的河滩上。

在河的对岸,一排深绿色的松树几乎长得与崖顶一般高。但任何树想超过河谷上沿的努力都被坡顶的高原大风所挫败。这使最高的树变得躯干庞大,被迫变得枝繁叶茂。所有的树都长在河岸和峭壁之间的狭窄地带中,有一些甚至连根都裸露在水中。

而在她所处的一边, 布满岩石的河滩上游, 弯弯的柳树将淡绿色的枝条垂进水中。高大的白杨上倒挂的树叉使树叶在微风中摆动。白桦树总是与高大的灌木生长在一起, 藤本植物蔓生在树干上, 河岸边长满了繁茂的各类灌木。

艾拉已在干旱荒芜的草原上走了很长时间, 甚至已经记不清美丽的绿苗是什么样的了。小河流水闪闪发光, 好像是在邀请她, 她终于忘掉了风暴, 跳跃着跑过河滩。她首先想到的是喝个痛快, 喝够后她解开了包裹的长带子, 取下她的护身符, 跳进了水中, 游离河岸, 她深深地潜下去, 游向陡峭的对岸。

清凉的河水洗掉了草原带给她的灰尘和污垢, 使她觉得很舒服。逆流而上, 渐渐地感受到不断增强的阻力, 当接近使水流变窄的断壁时水越来越冷了。她在水中翻了个身, 借着河水的力量, 顺流向下游飘去。她仰视着两岸崖壁之间的深蓝色天空, 忽然注意到河滩上游的崖壁上有一处黑暗的洞口。那是否是个住人的岩洞呢?她兴奋地猜想, 可马上觉得那不会是事实。

年轻的女人涉水返回河滩, 坐在暖和的石头上晒干身上的水。在附近灌木林中快乐地飞翔着的鸟儿吸引了她的目光, 它们从地上叼起被夜雨淋出来的虫子, 飞掠过长满浆果的树丛。

看那些野草莓, 长得多大呀!她想。鸟翅的扑动声将她引向灌木丛, 她坐了下来, 把一只甜而多汁的草莓放进嘴里。在她吃够了后, 她洗了洗手, 戴上护身符, 对着她那污迹斑斑的包裹皱了皱鼻子。她除此之外一无所有。

现在她又在考虑如何活下来了。她在干旱的草原上所生的那种绝望无助的情绪被这青翠的山谷驱散了。野草莓与其说喂饱了她, 还不如说刺激了她的食欲。她想吃一些更丰富的食物。她回到睡觉的地方取出她的弹石带, 把被雨水淋湿的帐篷和毛皮衣物铺在被太阳晒热的石头上, 然后背上她那肮脏的包裹, 开始寻找光滑的卵石。

她走近河滩时才发现在河滩上不光有石头, 还到处有暗灰色的浮木和被漂白的骨头。在一处突出的岩壁上无数的白骨堆成了一个小丘。狂野的春季山洪将许多大树连根拔起, 并冲走一些不小心的动物, 把它们卷入狭窄多石的上游河道。咆哮的河水夹带着这些牺牲品在崖壁上碰撞, 撕扯。艾拉见到了许多巨大的鹿角, 长长的骏犁角, 以及大量弯弯的象牙堆积在一起, 甚至连硕大无朋的猛犸也不能幸免。还有一些冰砾也混杂着堆在一起, 可当艾拉看见了几块中等大小的灰白色石头时, 她眯起了眼睛。

这可是燧石呀！她看清了以后对自己说。我敢肯定。我需要一把石斧把它们敲开看一看，但我肯定没错。艾拉满心兴奋地在河滩上寻找着一块光滑的鹅卵石，一块可以舒服地拿在手中的鹅卵石。她终于发现了一块，并用它将那块灰白色石头外层敲开，露出了里面光泽暗淡的深灰色石头。

这是燧石！我知道它是的！她飞快地思索着如何制造她所需的工具。我甚至可以做一些梭镖了。以后我再也不用担心无法破碎的一些东西了。她又掰下几块沉重的石头，这些是被奔腾的河水从上游石灰沉积层中冲刷下来的。这个发现给了她勇气去寻找更多新奇的东西。

峭壁突出在河弯之中，使奔腾的流水减缓了速度。而在河流的其它地方，河水不深，可以涉水而过。当艾拉仰头看的时候，她停了下来，她在山上曾经俯视过的河谷如今在她的面前展了开来。

在河湾处，河流变宽了，河水浅得可看见下面的石头，冒出许多气泡。在对岸的陡壁下河水转向东流。沿着两岸，树和灌木拼命地向上生长着，崖壁使狂风对它们无能为力。在她的左边，右屏峰的后面，河谷改变了方向，它的坡度逐渐变缓直至与北方及东方的大草原融为一体。前方是一片长满成熟了的牧草的大平原，在北风的吹拂下牧草像波浪似的起伏着。一群草原马在山腰上悠闲地享受着芬香的青草。

艾拉，在这美丽而宁静的大自然美景中陶醉了，她简直不敢相信在这干旱荒芜的大草原中能有这样的世外桃源。

年轻的女人远远地打量着马群，被它们深深地吸引住了。它们结实而健壮，长着短短的腿，粗脖子。下垂的鼻子嵌在大大的脑袋上，令她想起了部落里的一些男人的模样。’它们有着粗厚的毛皮和短而硬的鬃毛，其中一些毛色发灰，但多数是浅黄色，间于棕色和草黄色之间。一只草黄色的雄马站在一边，艾拉注意到旁边有几匹同色的马驹，雄马昂起头，摇晃着它的短鬃毛，嘶吼了一声。

为你的家族感到自豪吗?对不?″她向它作着手势，微笑着。她走向那片灌木丛生的溪边空地上，她发现了几种药物，不觉想起了它们的药用和营养价值。可此时只有食物才是她的目标。

她注意到了一些叶子和干枯的花茎，标明在地下几英寸深处会有一些野萝卜，但她就像没有看到似地走了过去。她敏锐的眼睛发现了一只野兔，此时她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到如何获取猎物上了。

她以一个熟练的猎人所特有的轻巧脚步，顺着动物所留下的新鲜粪便，被压倒的杂乱枯草，和留在土中的些小痕迹，她终于发现了藏在伪装下的猎物，她将弹石带从腰间的皮带上解了下来，从包裹中取出两块石

头。当野兔逃出的时候，她已作好了准备。凭着多年训练出来的弹无虚发的技巧，飞快地射出一块石头，紧接着第二块，随即听到了令她满意的"扑扑"声，两颗石弹都击中了猎物。

艾拉拾起了她的猎物，想起了当年她刻苦练习双石技巧时的情景。过份的自信令她尝试去猎取一只猞猁，可结果使她明白了自己能力的局限性。她花了很长时间才练就了瞬间连续射出二块石头的本领。

在她回来的路上，她从树上砍下一根树枝，将一端削尖后用来挖出地下的野萝卜。在她返回河滩前又砍下一根叉形的树枝。她放下野兔和野萝卜，从背筐拿出钻火木和板，将埋在骨头堆里的大块干木柴收拾在一起，并在大树的树干下采集了一些落叶。然后她削下一些灌木老茎上的舒松多纤维的表皮和芦苇果实上的绒毛。

她找到一处可以很舒服地坐下来的所在，把木头按大小分成类，分别用于引火和点燃，并把大的木头堆在自己的身旁。她检查了一下藤蔓制成的钻火板，用石刀在一端挖了一个小槽，并将风干的隔年猪尾草茎伸入孔中试了一下大小。她将干透的野草卷在多纤维的树皮中，放到钻木板的小槽下面，并用脚踩住，接着将猪尾草的一端塞进小槽，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钻木取火需全力以赴。

艾拉用双手的掌心夹住木棍的顶端，开始来回搓动木棍，开始尽力向下压。在她转动木棍时，由于还要施压，她的双手慢慢地下滑，差一点就要碰到钻火板了。如果有人帮忙的话，此时那人就得在顶部接着转动木棍。可她只有一个人，只好当实在无奈时，尽量快地将手移到顶部继续转动木棍，决不能使转动节奏慢下来，也不能减弱压力，否则摩擦所产生的热量将会散失，而无法集聚足够的热量来点燃木片。这实在是一件累人的活，而且中途还不能停顿。

艾拉全身心地投入了取火的劳作中，不停地转动，全然不觉眉心间渗出的汗水已淌进了她的眼睛。在持续不断地转动下，洞加深了，从软木中钻出来的木屑越积越多。她开始闯到了烟味，但在她看到冒烟之前，发现木槽处变黑了，这激励着她继续努力地工作，尽管手臂已酸痛难忍了。终于一小块灼热的木炭烧穿了取火板，掉落在取火板下方的干木屑上。下一步更为关键，要是不小心让这点火星熄灭了的话，她就得从头开始。

她弯下了腰，脸离燃烧的木炭近得能感觉到它的热度，小心翼翼地吹着火炭。她眼看着木炭随着她的一呼一吸变得一明一暗。她将一小卷树皮放到烧红的木炭上，看着树皮点着后又灭掉了。终于一小点火星

冒了出来。她更加使劲地吹着,同时加入了更多的木屑,在她有了一小堆火之后,开始投入木柴。

在粗大的浮木也烧着后,她才算放下了心,这时艾拉歇了一会。她又捡了一些木头堆放在一边。接着她用一根带槽的稍大一些的工具,将她才刚用来挖野萝卜的绿枝的树皮剥下来,把叉状的树枝倒插在火堆的两侧,把它们的上端紧紧地靠在一起,接着开始剥野兔的皮。

当火苗熄灭后变成一堆灼热的木炭时,野兔也收拾干净可以烤吃了。她开始将野兔的内脏用皮包起来准备埋掉,就像她一路上做的那样,但她突然改变了主意。

我可以利用这张野兔皮,她想,这只需要一二天时间来……

她把野萝卜在河水中洗干净,顺便也洗去了她双手上的血迹,并用车前草的叶子将野萝卜裹起来,这种多纤维的叶子是可以食用的,但她又不禁想起也可用它们来包扎伤口。她把包好的野萝卜放在炭火旁。

她坐下来歇了一会,接着决定把野兔的毛皮收拾出来。在她的食物烧好后,她已把毛皮上的血管、毛囊和粘膜用刮刀清理干净了,思索着如何缝制一件新皮衣。

她边干边哼着一首无调的歌,并漫无边际地遐想了起来。也许我应该在这待几天,以便做完这件皮衣。也该制作一些新用具了。也许还能到达上游崖壁上的那个岩洞。烤熟的野兔香气四溢,但她仍漫游在胡思乱想之中。一个崖洞可以让我避雨,尽管它没有什么其它用处。

她站起身来吐了一口唾沫,继续在毛皮的另一侧干了起来。我不能在此久留,,我必须在冬天到来之前找到人群才行。她停下了手中的活,她的注意又回到了时常闪现在她脑海中的内心的骚动之中。伊扎说过在大陆上还有许多其他种类的人,但他们到底在哪里呢?伊扎,我到底该怎么办呢?不知不觉地眼泪流出来。喔,伊扎,我真想你啊!还有克莱伯,尤芭,当然还有杜尔克,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多想见到你啊,我的杜尔克,可这太难了。你不是个畸形儿,只是有点与众不同罢了,就像我一样。

不,不像我。你是部落的一员,你只不过会稍高一点,你的头部与别人有点不同而已。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猎手的。一个出色的赛跑手,比任何人都跑得快。你会在家族大会上赢得所有比赛的。也许摔跤你不一定行,你不会那么粗壮,可你会很结实的。

可谁会和你玩循声找人的游戏呢?谁会和你一起尽情地欢笑呢?我不能再这么胡思乱想下去了,艾拉责备着自己,用手背擦干了眼泪。我应该为你有爱护你的人们而高兴,杜尔克。当你长大后,尤拉会成为你

的配偶的。奥达已答应要为你把她训练成一个好女人。尤拉也不是个畸形儿，只是她也有点特别罢了，像你一样。可我真怀疑自己是否能找到配偶了。

艾拉跳了起来去查看她的食物，她只是想做点什么事去分散注意力。食物比她最喜欢吃的还是差点火候，但她觉得也对付了。

小而灰黄色的野萝卜已经变软并散发出甜甜的香味。她禁不住思念起内陆海边随处可见的盐来。不过她已饥不择食了。她让剩下的野兔肉在火上继续烤着。当她处理完野兔皮后，尝了尝兔肉，觉得香多了。

正午的时候，她决定去看一看那个洞。她脱下衣服，游过了河，攀着树根爬出了深深的河水。几乎是垂直的绝壁可不容易攀登，使她对自己的动机是否有价值产生了怀疑。当她到达洞前的狭窄突出部时，她彻底地失望了，这只不过是崖壁上的一个较深的凹陷而已。在一处阴暗的角落里她发现了一堆鬣狗的粪便，这使她想到一定还会有一条比较容易到达草原的通道，不过再也不会有更大的洞了。

她转身开始往下走，越走越远。在河流的下游和另一较低的悬崖处，她能看到突出在河弯里的那块岩石。这是一个宽阔的突缘，而在它后边悬崖的一侧好像有另一个洞，要深得多的洞。在她立足处，可以看见一条陡峭但还可攀登的小道。由于兴奋，她的心跳加快了。只要那是个洞，不管会有多深，她总算有了一个干燥的地方来消磨夜晚了。她下到一半就跳了下去，迫不及待地想去看个究竟。

昨晚我下来时肯定是错过了它，在她开始往上爬时她就想了起来。大概那时太黑了看不清它。此时她突然想起一定要小心点才能接近陌生的洞穴，她返了回去拿自己的弹石带和石块。

虽然她小心翼翼地向下走去，但由于光线很好，她不必借助于手。几千年来河水冲刷着对岸，而她所在的一边就没有那么陡。在她接近突出的岩石时，艾拉拿好了弹石带，更小心地向前挪动。

她全神贯注地警戒着。倾听着是否有呼吸声或脚步声；寻找着近期动物冬眠留下的痕迹；闻着空气中可能有的食肉动物的独特气味、新鲜粪便的臭味和腐肉的刺鼻味；张大着嘴让舌头上的味蕾也参与这种搜索；让她裸露的皮肤也去感受可能来自于洞口的微小的身体发出的热气；在她悄无声息地靠近洞口时连她的直觉也动员了起来。她紧贴着崖壁，爬到黑暗的洞口，向里张望。

洞内一无所有。

向西南方的洞口很小,洞顶比她的人稍高,她伸手即能够到。在进口处洞口下斜,然后平伸出去。被风卷入洞内的黄土和在洞中住过的动物带进来的碎石形成了一层表土。尽管高低不平和充斥岩石,洞内的地面还是覆盖了一层干而硬的表层。

在她巡视了一周后,艾拉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能表明近期内山洞被占有过。她轻轻地走进洞中,洞内与外面阳光照耀的岩山相比要冷得多了,她的眼睛一时也无法适应洞内昏暗的光线。洞中比她想像的要亮的多,而当她继续深入后,她才明白个中原因,她看到了入口上方有一个小洞,阳光从那里射了进来。这个小洞还有另一个明显的用处,即生火的烟可以冒出去而不会闷在洞顶处。

一当她的眼睛适应了洞内的光线后,她惊奇地发现她能清楚地看见一切。透进来的光线真是太妙了。洞内不大也不算小。洞的两侧从洞口向里逐渐变宽,直达一面笔直的内壁。基本上像一个顶点在洞口的三角形东岩壁比西岩壁长一些。洞中最暗处为东岩壁的底角处,所以艾拉决定先探索该处。

她慢慢地顺着东侧的洞壁探索着,试图寻找可能存在的裂缝或通向可能带来威胁的通道。在黑暗的角落附近,岩壁上脱落的石块在地面形成杂乱的一堆。她爬上了石堆,发现像一堵墙,而在另一边是一处空地。

她想弄一个火把,但接着就改变了主意。她既没有听到,闻到,也没有感觉到任何生命的信息,她还能看得更远一些,但同时一无所获。她把弹石带和石头拿在手中,后悔着没有把包裹带在身上,不然就可以放下手中的弹弓和石头了。她继续爬上了石墙。

黑暗的空地不高,她必须蹲下来才能进去。其实这只是个倾斜的洞顶和地面形成的壁龛。在壁龛的深处,有一堆骨头。她拿了一根骨头,然后顺着底壁爬下来,转向西岩壁爬回洞口。除了小壁龛之外,这是一个封闭的洞,没有其它的隐密之处和通道了。它给艾拉的感觉是既舒造又安全。

当她走向洞口平地的另一端时,艾拉用手挡住眼睛环顾着四周。她正站在突出的岩石顶端。在她下方的中侧是那堆浮木、骨头和多岩的河岸。而在左边,是深深的河谷。远方,河水再次转向南去,绕过对岸陡岩的根部,而左岸岩壁则变平缓向大草原延伸。

她观察着手中的骨头。这是巨鹿的长长的腿骨,早已干枯了,一排牙印清晰地留在骨头上,说明已被咬开吸食骨髓。从牙印的形状和啃咬的方式看似曾见过但又想不起来。但她很快就确信这是一头猫科动物

干的。她比部落中的任何人都更了解食肉动物。她的狩猎本领就是在这些动物身上练出来的,不过只是指中小型的食肉动物而言。这些牙印只可能是一只大山猫,一头非常非常大的猫科动物留下来的。她转过身来,再次审视了一遍山洞。

一只穴狮!这山洞一度曾是穴狮的巢穴。壁龛是雌狮生小狮的理想处所,她想。也许我不该在山洞中过夜吧?这并不安全。她再次将骨头观察了一遍。可这已经是一个很旧的痕迹了,这个洞肯定已多年没有被占用过了。不管怎样,在山洞生一堆火是能吓走任何动物的。

这真是个理想的洞穴。很难找到这么好的。里面的空间很大,又有良好的土层。我想无论如何洞内也不会变湿,春季的山洪无法到达山洞的高度。而且还有一个当烟囱用的小洞。我想我要马上去拿我的毛皮和背筐,并捡一些木头来生一堆火。艾拉急急忙忙地下到河滩。回来后她把帐篷和毛皮铺在洞口的突缘上,把背筐拿进洞中,又捎上来几根木头。也许我还要拿几块砌炉子的石头上来,她一边想一边又开始向河滩走去。

然而她停了下来,干啥我需要砌火塘的石头呢?我也就在此待几天而已。我还要去寻找人群。我必须在冬天前找到他们……

如果我找不到人群怎么办?这种想法已折磨她很长时间了。不过她从前总是避免仔细地考虑这一问题;其结果太可怕了。在冬天到来前我要是仍找不到人群我该怎么办呢?我没有足够的食物贮备。我没有一个干爽温暖的地方藏身,躲避雨雪。也没有山洞来

她又看了一眼山洞,环顾了一下美丽的河谷和远处草原上的一群野马,她的眼光最终又回到了山洞。这是一个专为我准备的完美山洞,她自言自语道。我肯定很难再找到这么理想的山洞了。河谷也是如此。我能够收集,狩猎和贮存食物。这儿有水,有足以过冬的木头,甚至够用好几个冬天,同时还有燧石。又没有风。除了人之外,这里什么都有了。

我不知道是否能单独应付整个冬天。但季节已经够晚了。我必须马上开始贮存足以过冬的食品了。如果我仍无法找到人群,天知道我是否能找到?就算我找到了人们,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收留我?我一点也不了解他们。他们中的一些一定会像勃劳德那么坏。看看他们是如何对待奥达的就知道了。她说过那些人强迫她就像勃劳德强迫我一样,他们也是我要寻找的人群中的人。她说过他们看上去像我。是否他们全都那样呢?艾拉再次看了一下山洞和河谷。她环绕着崖壁的突缘走动,将一块松动的岩石踢下崖壁,盯视了一会马群,做出了最后的抉择。

马群,"她说,"我会与你们在一起待上一段时间。等到下个春天我再开始寻找其他人。对,如果我不做好准备过冬,我就无法活到下一个春天。"艾拉对马群含糊不清地嘟哝着。她发出的音符只不过是几个名词或是用来加强丰富复杂的,她用于代替语言的优美流畅的手势。这是她仅能记得的语言了。

在她下定决心后,才感到了一种放松的舒畅。她曾对离开山谷继续在干旱的大草原上漫游感到畏惧。对一切继续向前走的想法感到恐惧。她跑向多石的河滩,蹲下身来捡起她的包裹和护身符。在她拿起小皮革袋的时候,她注意到了一小块冰块的闪光。

仲夏时哪来的冰呢?她感到迷惑不解,捡起了这个冰块。它一点也不凉,有着清晰的轮廓和光滑的平表面。她把它在手中翻过来倒过去,欣赏着在阳光下闪亮的多面体。忽然一下当她把它转到一个合适的角度时,太阳光被分解成七彩散射了出来,她屏住呼吸看着被她手中的"冰块"投射到地上的彩虹。艾拉从未见到过一块纯净的石英晶体。

水晶和燧石及河滩上的许多岩石一样,是飘流过来的,而不是就地生成的。这种闪光的石头是由于某种强大的力量从它的产地冲下来的,就像与它类似的冰块解冻时被顺流冲下来一样,直到它在冰川的溪流中沉积下来为止。

突然,艾拉感到了一股比冰冻还冷的寒意渗入了她的脊髓,她坐了下来,一想到石头的含义她发抖得更厉害了。她想起了克莱伯很久前告诉她的一些事情,那时她还是个小姑娘…

那是一个冬天,老多夫讲了许多故事。她在为多夫刚讲完的一个传说感到惊奇,就向克莱伯请教,这使她了解到了图腾的意义。

图腾需要一个固定的居所。它们也许会离开长期无家可归的人们。你不想你的图腾离开你吧!是不是

艾拉伸手抓住了她的护身符。"我的图腾是不会在我单独一人无家可归时离我而去的。

那只是他想考验你罢了。图腾为你找了一个家,对吗?洞狮是一个强大的图腾,艾拉。他选择了你,他已决定永远保护你,因为他选择了你,但所有的保护神都希望有个家。如果你请求他的话,他会帮助你的。他会告诉你怎么办才是最合适的。

我怎么能知道呢,克莱伯?"艾拉问道。"我从未见过洞狮的灵魂。你怎么能知道他在告诉你什么呢

你根本无法见到你图腾的灵魂,因为他是你自身的一部分,在你的心里。然而,他会告诉你的。只是你必须学会去理解。如果你需要做出

一个决定,他会帮助你的。在你作出一个正确的选择时,他会显示迹象让你知道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迹象呢

这很难讲?通常是一些特殊和不寻常的事物。可能是你从未见过的石头,也可能是一种对你来说具有某种意义的特殊形状的树根。你必须学会全身心地去理解,而不是用你的眼睛和耳朵去感受;那样你就会清楚了。但是,当那个时刻来临也即你发现了你的图腾留给你的迹象时,把它放进你的护身符,它会给你带来好运的。

洞狮,请告诉我你是否仍在保护我?这是不是个迹象?我的决定是否正确?是你要我留在这个河谷里的吗

艾拉把闪亮的水晶捧在双手中贴近眼睛,想试着像克莱伯似的进入冥想之中;试着用她的身心去倾听;试着去找到一种方法来证明她伟大的图腾并未舍她而去。她回顾起了自己是怎样地被强迫离开,是怎样地历尽艰险越过草原去寻找她自己的部落,照伊扎所言一直向北走去。向北,直到……

我的洞狮啊!是我的图腾让他们来告诉我转向西去,将我引导到这个河谷来的。他想让我来发现这儿。他厌倦了漂泊,他也想让这块成为他的家。而且这个将要成为家的洞穴以前也是洞狮的家。这里使他感到舒畅。他仍旧跟我同在!他没有抛弃我

内心的理解使她从她本人也没有感觉到的紧张情绪中解脱了出来。她微笑着擦去了泪水,继续去解开扎住小袋的绳结。她把小袋中的东西全都倒出来,然后再一个个地捡起来。

首先是一条红色的赭石。部落中的所有人都有一块神圣的红石头;这是每个人的护身符中的首要物品,在大莫格乌为他们指明图腾的那一天就给了他们。各人的图腾当他刚出生时就已经被指定了,但艾拉在她五岁时才知道了她的图腾。克莱伯在伊扎发现她不久并被部落的人接受后就当众宣布的。艾拉一边擦着她小腿上的四个疤痕,一边看着另一样东西,一块软体动物的化石。

这好像是一个海生动物的贝壳,但这可是块石头,是她的图腾给与她的第一个信息,用以制裁她用弹弓打猎的决定。她的猎物只是凶猛的食肉动物,不是可用作食物的动物,因为部落不允许她将猎物带回,那样只能白白地浪费掉了。可食肉动物更狡猾,更危险。在与它们的周旋中,艾拉的狩猎技能得到了提高。艾拉捡起的第二样东西是她的狩猎避邪物,一块小小的,椭圆形的,带有赭红色标志的猛犸象牙。是在那次可怕而激动人心的宣布她为狩猎女人的庆典上布仑亲自给她的。她下意识

地摸了摸脖子上的伤疤,那是克莱伯扎的,是为了向古老的狩猎神献祭取血而扎的。

下一件物品对她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几乎又使她落泪了。她用紧握的拳头牢牢地捏着三块黄铁矿的结核,这是她的图腾在预示她的儿子将活下来时给她的。最后一件是一块黑色的二氧化锰。在她成为女巫医时,神灵送给她的，一块具有全部落人部分灵魂的珍贵物品。忽然,一个想法纠缠在她的脑海中。那是否意味着勃劳德咒死我时,也咒死了部落中所有的人呢?在伊扎临死时,克莱伯拿回了灵魂,这样她就不能带着他们去往冥界了。可没有人从我这儿要回灵魂。

一种可怕的感觉笼罩着她。自从在家族大会上克莱伯以某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得知了她与众不同后,有时她就有这种奇怪的困惑之感,好像他将她改变了似的。她有着一种刺痛全身的恶心和虚弱感。对她的死可能给部落带来的灾难感到恐惧。

她试着摆脱这种想法。她拿起了皮袋,把她的收藏物一件件地放了回去,又加进了那块水晶。她重新系好护身符,并查看了一下皮带是否被磨损了。克莱伯曾告诉过她要是她丢掉了这个护身符她就会死去。在她将它放回去时她感到它稍稍地变重了。

孤独地坐在多石的河滩上,思索着在她被发现之前的事情。她无法记得她过去的任何事情,只知道她是如此地与众不同,又高又白,她的脸一点也不像部落中的其他人。她曾经见到过无风时池塘中她自己的倒影,看上去太丑了。勃劳德总是这么告诉她,而部落中的其他人也是这么想的。她是一个又高又丑的女人;没有人会要她的。

可我也从来不需要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她想。伊扎说过我需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男人,会不会外族的男人比这个部落的男人会对我好些呢?绝没有人想要一个又高又丑的女人的。也许最好还是待在这儿。甚至在我找到了外族人后,如何会知道我能找到一个配偶呢

草原上金黄色和绿色间杂的高大野草被还未成熟的种子压弯了身子。乔达拉蹲得很低,透过弯弯的野草所形成的缝隙了望着马群。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马的气息,这并不是从马群处刮来的风带过来的气味,而来自于擦在他身上和夹在腋窝里的新鲜马粪发出来的,这可以使他在刮风时掩盖自身的气味。

灼热的阳光照射着他青铜色背上的汗珠而闪闪发亮,一排细细的汗珠流淌在他的脸颊上,这使沾在他额上被太阳漂白的头发变黑了。一根长长的带子从他脖子上的皮绳处挂了下来,被风吹着不住地打在他的脸

上。苍蝇绕着他嗡嗡地飞舞，偶尔停在他的身上，他的左腿由于长久地蹲伏而感到酸痛。

这些都没有打扰乔达拉，他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匹紧张地打着响鼻来回走动的雄马上了，它好像已意识到了正在逼近的危险。雌马们仍在吃草，不过在它们看似无意的漫步中，母马们把自己隔在小马和两个男人之间。

咫尺之外，索诺兰也同样紧张地蹲着，他的右肩上扛着一支梭镖，左手里握着另一支，他看了一眼他的兄弟，乔达拉正抬头望着一匹褐色的母马。索诺兰点了点头，迅速调整了一下梭镖的平衡，准备投掷。

好像有一个信号似的，两个男人同时跳了起来，向马群冲去。那匹雄马转过身去，嘶叫着向马群报警，然后又转回来朝着他俩。乔达拉径直朝雄马跑去，大声地叫喊着，想将它吓跑。在此同时索诺兰向母马投出了梭镖。乔达拉的目的达到了，雄马以为是遇到了咆哮的食肉兽而感到害怕，而猎手们总是潜行而至的。它光是冲乔达拉嘶叫着，然后躲开并随着马群疾驰而去。

兄弟俩在后面猛追，雄马看见雌马在身后倒了下去，就去踢它想让它继续跑，两个男人冲着它又喊又摇手，可这次雄马站在他俩和雌马之间不动地方，挡住了他俩，同时又在推雌马起来。雌马蹒跚着又跑了几步，终于一头摔倒，垂下了头。索诺兰的梭镖刺穿了它，红色的血流弄脏了它灰色的皮毛，从它缠结的毛发中滴了下来。

乔达拉靠近前来，瞄准并投出了他的梭镖。雌马抽搐着，跌跌撞撞地又跑了几步再次跌倒了。第二根梭镖刺中了它的厚脖子，在硬鬃毛下颤动着。雄马慢慢地向它跑去，用鼻子温柔地嗅着，然后，转过身来发出一声挑战的长鸣，飞快地跑去保护活着的马群。

我去把包裹拿来。″索诺兰一边和乔达拉走向倒在地上的母马，一边说，″把水弄到这儿比把马挪到河边要容易的多了。

我们用不着什么都要，只拿上我们需要的就行了，这样就不必将水提到这儿来啦。

索诺兰耸了耸肩，″为什么不呢?我去弄一把斧子将骨头劈开。

他向河边走去。

乔达拉从套中抽出他的骨柄刀深深地切入马的喉咙，他拔出梭镖，看着马头下的血泊。

当你回到大地母亲的怀抱时，可得谢谢她。″乔达拉对死马说。他把手伸进袋子，不自觉地抚摸着那个大地母亲的雕像。泽兰达尼说得对，他想，要是大地的孩子们忘记了是谁提供给他们的一切，总有一天当他

们醒来时会发现自己无家可归。他握紧了小刀准备分享大地母亲的馈赠。

我在回去的路上看见了一只海鸟,"索诺兰回来时说,"看起来我们不光是喂饱了自己。

大地母亲不喜欢浪费,"乔达拉说,血一直浸到了他的肘部,"一切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回到她的怀抱。来,帮我一把。

你知道,这是在冒险,"乔达拉说着将另一根木棍扔到小火堆上。几点火星随着烟尘飞溅了出来,又消失在暗夜中。"冬天来临时,我们怎么办呢

到冬天还有挺长的一段时间呢!我们肯定能在那之前碰上人群的。

如果我们现在转回去,那肯定是会遇上人群的。我们至少可以在冬季来临之前到达洛沙杜奈。"他转过身来面对着他的弟弟,"我们甚至一点也不知道大山的这一边的冬天会是怎样的。这里比较开阔,没有屏障,能生火的树木也不多。或许我们应该回去找一下拉杜尼,他们也许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忠告,告诉我们如何在这种环境中生存。

要是你想回去就转回去吧,乔达拉。我将单独继续这次旅行……不过这并不是说我不喜欢有你作伴。

我也不知道...... 也许我应该回去,"他转过身去盯着火堆。"我不知道这条河会有多长。看哪,"他指着闪烁着月光的河水。"她是所有河流的伟大母亲,是不可预知的。当我们出发时,她流向东方,可现在向南了,而且分成这么多的支流。有时我真怀疑我们是否是沿着正确的河道。我寻思我并不相信你会走到头,而不理会到底有多远,索诺兰。此外我们就算遇到人群,你又如何确信他们会是友好的呢

这就是旅行的意义所在,去发现新的地方,新的人们。你要抓住机遇。喔,我的兄长,要是愿意你就先回去吧,我是认真的。

乔达拉盯视着火堆,将一根木棍有节奏地在手掌上轻轻地敲打着。突然他跳了起来,将木棍扔进了火堆,引爆出一片火花。他走过去察看二根木桩之间悬挂着的用于晾干肉片的麻绳。"我干吗非要回去呢?换句话说,我到底在期待着什么呢

为了下一个河流,为了下一次日出,为了下一个女人。"索诺兰说。

就这么多吗?在你的生命中就只有这些要求吗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你来到了人世,在你的一生中应尽量生活得好一些,总有一天你会回归大地母亲的。以后的事就谁也说不清了。

总应该还有一些其它的活着的理由吧。

要是你想到了，请告诉我，″索诺兰打着哈欠说，″现在我只盼望着天快亮，可我们得有一个人醒着，或者再多生几堆火以防食腐动物明早来临之前叼走那几片肉。“

睡去吧，索诺兰。我守在这儿，无论如何我会睁眼躺着的。

乔达拉，你操心的太多了。如果你累了务必喊醒我。

当索诺兰钻出帐篷时天已经大亮了，他擦了擦眼睛，伸了个懒腰。” 你整宿都没有睡吧?我告诉你喊醒我的。

我一直在思考，毫无睡意。要是你想喝的话，那里还有一些鼠尾草茶。

多谢了。″索诺兰说，他舀了一碗沸水到木碗中。他蹲在火堆前，双手捧着茶碗。早晨的空气还是充满着凉意，草上沾着露水，而他只裹着一块腰布。他看着河边芬芳的灌木和树丛中翻飞并叽叽喳喳乱叫的小鸟群。一群在河道中间长满柳树的小岛上筑巢的鹤正在抓鱼当早餐。″嗬，你做出决定了吗?″索诺兰终于开了口。

决定什么呀

找到生命的真正意义。当我睡觉时，你不是在思索吗?虽然我无论如何也不明白为啥你会整夜地睡不着觉。现在要是周围有个女人的话……你大概会在柳树丛中享受多尼的恩赐吧

你觉得要是我干了的话会告诉你吗?″乔达拉笑着说。接着他的微笑僵住了，″小弟弟，你用不着用蹩脚的笑话来逗我，只要你愿意我会与你一起走到河流的尽头的。不过，到那时你又怎么办呢

那取决于在那儿我们会面临的情景。我想最好的事就是睡大觉。你这个人要是陷入某种情绪之中则是最不好相与的伴侣了。我很高兴你决定与我一起走。我已经习惯了你的坏脾气和你的一切了。

我告诉你，得有人帮助你脱离困境。

我吗?说实在的我真希望现在能遇到点小麻烦。那总比在此坐等这些肉被晒干要好一些。

要是天气不变的话，那也就只要几天工夫罢了。不过现在我还难以确信是否应该告诉你我看到的东西。″乔达拉眨着眼睛说。

快点，大哥。你知道你肯定会……

索诺兰，河里有一条大的不得了的鲟鱼……不过没有必要去抓它，因为你不会在这儿等鱼晒干的，是吗

到底有多大呀?″索诺兰说着，站起来急不可待地看着河面。

太大了，我都不敢肯定咱俩一起能不能拖得动它。

绝没有那么大的鲟鱼。

我确信它有那么大。

你指给我看吧。

你以为我是谁呢?是大地母亲吗?你以为我能让一条鱼出现并显示给你看吗?"索诺兰看上去有点委屈。"不过我会告诉你我在哪儿见到了它的。"乔达拉说。

两个男人走到河边,站在一棵倒入水中的大树旁。好像是在引诱他们,一个巨大的黑影悄悄地从下游而来,停留在树下的河底处,水流在微微地起伏着。

那一定是所有鱼类的祖宗。"索诺兰低语道。

可我们能把它弄上岸吗

我们可以试一试

这足以全部落的人享受一顿了,可能还要多。我们拿它怎么办呢

你不是说过大地母亲是不会让任何东西浪费掉的吗?鬣狗和狼獾会吃掉剩余的一切的。让我们准备好梭镖吧,"索诺兰说,并急着想试一试。

梭镖不好使,我们得用鱼叉。

要是我们停下来做鱼叉,鱼会跑掉的。

要不用鱼叉的话,我们休想抓到它。它能摆脱梭镖,我们需要一个带倒钩的东西。很快就能做一个。瞧那棵树。我们只要砍掉坚实的树叉下面的枝条,不必考虑将它加固即可,因为我们只用一次,"乔达拉在空中比划着以加强他的说明,"然后把树枝切短削尖,我们就有了一个倒钩……

不过要是在我们做好鱼叉前它跑掉了该怎么办呢?"索诺兰打断了他的话。

我已经两次见到它在那儿了,看起来那儿好像是它喜欢待的地方。它也许还会回来的。

你能知道那要等多久吗。

你现在有更要紧的事情吗

索诺兰笑着耍了个鬼脸,"那好吧,你赢了,我们去做鱼叉吧!"他俩转过身来往回走,可马上就惊奇地停了下来。几个男人包围了他俩,而且明显地带有敌意。

他们是哪儿冒出来的呢?"索诺兰哑着嗓子说。

他们肯定是看到我们生的火了。天知道他们在此有多久了。我整夜都在防备着食腐动物。他们可能一直在等待机会,直到我们做了傻事为止,比如说把梭镖留在了身后。

看起来他们不太友好,没有一个人做出表示友好的手势。现在我们怎么办呢

尽量表示出你的最友好的笑容,小兄弟,你向他们打手势招呼一下。

索诺兰竭力地思索并露出自以为是充满自信的微笑。他伸出他的双手并向他们走去。"我叫索诺兰,从泽兰……

他前进的步伐被一支扎在他脚旁的梭镖制止住了。

还有更好的办法吗,乔达拉

我想该他们主动了。

一个男人用他俩不熟悉的语言说了些什么,另外两个朝他们跑了过来。用矛尖指着他俩,并赶着他俩向前走。

朋友,你们不必发火,"索诺兰说,同时感觉到了矛尖的压力

在你们拦住我俩时,我们正向那边走呢。

他们被带到营火旁,被粗暴地推倒在火堆的前面。那个讲过话的男人又下了一道命令。　　几个人立刻爬进帐篷,把一切东西都翻了出来。背架中的梭镖被拿走,其它的东西被倒在地上。

你们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吗?"索诺兰叫了起来,并想站起身来。然而又被迫坐了下来,他感觉到一股血液的细流正从他的胳膊上淌了下来。

放松点,索诺兰。"乔达拉告诫他,"他们看起来很生气。我想他们现在可能失去了理智。

这是待客之道吗?难道他们不懂得旅途中行李是不可侵犯的吗

你忘了你说过的话了吗?索诺兰

什么话

听天由命,这就是旅行。

多谢了,"索诺兰说,并用手摸摸胳膊上的伤口,看着食指上的鲜血,"这正是我期望着听到的话。

看上去像头领的那个男人又说了几句,二兄弟被拽到这班人的脚底下。他们只是打量了一下裹着腰布的索诺兰,却搜了乔达拉的身,他的骨柄燧石刀被拿走了。一个男人去拿那紧系在他皮带上的口袋,乔达拉则紧握着不放。随即他感到脑后一阵剧痛,倒在了地上。

他只昏迷了片刻,当他清醒过来时,他发现自己正躺在地上,双手被绑在背后,而索诺兰正用焦虑的眼光看着他。

那可是你说过的,乔达拉。

说什么了

他们已失去了理智。

多谢了,″乔达拉做了个鬼脸,突然再次感到了脑后的剧痛,″这正是我想听到的。”

你觉得他们会怎样对待咱俩呢

我们不是还活着吗?要是他们想杀我们的话,他们早就干了,不是吗？“

也许他们在想方设法折腾咱俩呢

两个男人躺在地上,听着那些陌生人说话和看着他们搬走他俩的帐篷。他俩闻到了煮食物的香气,胃开始蠕动。当太阳高高升起时,灼热的阳光使他们更感到口渴的折磨。到了午后,乔达拉打起了瞌睡。他昨夜一点也没有睡,终于挺不住了。他被一阵喧哗和骚动吵醒了。有人来了。

他们再次被拽了起来,惊讶地看到一个壮实的男人背负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衰老妇人朝他俩走来。他趴在地上,老妇在其他人的扶持下离开了背她的人,显然她是极为尊贵的。

不管她是谁,可肯定她是个重要人物。″乔达拉说。他腰间受到的一下重击使他再不敢开口了。

她拄着一根装有顶饰的带节拐杖向他俩走来。乔达拉盯视着她,确信这一辈子他从未见过比她更老的人了。由于年龄的关系,她已抽缩成像一个小孩的身材,透过她稀疏的白发可以看见她那粉色的头皮。她脸上的皱纹之多使她看上去不像是个人,可她的眼睛却显得很特别。乔达拉本以为定会见到一双暗灰色的粘稠而衰老的眼睛,就像所有垂暮之人一样,可她的眼睛却是显得富有智慧而明亮,同时闪烁着权威。乔达拉被这个小妇人震慑住了。并对自己和索诺兰的处境感到担忧。除非是事关重大,通常她是不会出面的。

她用一种老年人的嘶哑声音开口说话了,可话音意外地有力。领头的男人指点着乔达拉,她就直接向乔达拉说话了。

对不起,我一点也不懂,″他说。

她又说话了,并且一边说一边用像她的拐杖一样多节的手臂轻拍着胸脯。她说了一个词,听起来好像是″哈都玛”，然后用她多节的手指着乔达拉。

我是泽兰达尼的乔达拉,″他说,并盼望着猜对了她的意思。

她好像听到了他的话,抬起头来缓慢地重复着,″泽——兰——达——尼。

乔达拉点了点头,紧张地舔了舔他那焦干的嘴唇。

她疑虑地看着他,然后对领头的说了几句。他的回答是粗鲁的。

接着她下了一道命令,转身向火堆走去。一个看守他俩的男人取出一把刀。乔达拉看了看他的兄弟,从他的脸上看出了两人的心情此刻是相同的。他暗暗地鼓励自己,并向大地母亲祈祷,最终他闭上了眼睛。

在他感到缚在手腕上的皮条被割断时，他轻松地睁开了双眼。一个男人拿着一小袋水向他走来。乔达拉猛猛地喝了个够,并将水袋递给了同样地获得了自由的索诺兰。他张嘴想表示感谢,但马上就记起了疼痛的腰,就住口了。

他们被手执梭镖的守卫押回到火堆旁。那个驮老妇人的壮汉取来一根圆木,在上面放了一件皮袍,然后手握刀柄,侍立一旁。她坐在木头上,乔达拉和索诺兰被允许坐在她的面前。他们小心翼翼地保持不动,以免被误认为对老妇人构成威胁。他俩很清楚地知道只要有人认为他俩有伤害她的企图,他俩立即就要遭殃。

她再次注视着乔达拉,一句话也不说。他迎着她的目光,可随着沉寂的持续,他开始感到不安。突然,她将手伸进长袍,眼露怒火,发出了一连串尽管他们听不懂,却能明白的恶毒诅咒。她拿出一样东西朝着乔达拉,他的眼睛惊奇地瞪大了。是那个母亲的雕像,他的多尼,她把它拿在手中。

从眼角中乔达拉看到站在他一边的看守在往后退缩。肯定有一些关于多尼的东西使他讨厌。

老妇人结束了她的演说,戏剧性地举起了雕像掷在地上。乔达拉情不自禁地跳起来去捡它。他对她亵渎神灵的举动怒形于色。他全然不顾梭镖的威胁,捡起了雕像,虔诚地捧在手中。

老妇人的一声尖叫制止了刺向乔达拉的梭镖。乔达拉惊奇地发现她脸上有了笑容,眼中流露出笑意,虽然他无法确定是善意还是恶意的笑。

她从圆木上站了起来,走近了他。她站起来并不比坐着高多少,只有他眼睛处那么高,她凝视着他那双惊奇有神的蓝眼睛。接着她又踱到他的身后,把他的头转来转去,抚摸着他胳膊上的肌肉,察看着他双肩的宽度。她示意他站起来。而当他还未明白时,守卫给了他一些提示。她仰起头来细看他那六英尺又六英寸高的个子,然后绕着他转了一圈,捅了捅他腿上结实的肌肉。乔达拉觉得自己成了贸易活动中的有价货物,他甚至为自己担心是否能合格而感到脸红。

她接着又察看了索诺兰,示意他也站起来,然后她又把注意力回到乔达拉的身上。他那浅红色的脸一下子变为深红色了,因为他明白了她下一个手势是要观察他的生殖器官。

他摇了摇头，并瞪了一眼正在窃笑的索诺兰一眼。老妇人一声令下，一个男人从后面抓住了乔达拉，同时另一个带着明显的窘迫感，走到他面前解开了他的裤子。

我不认为她现在还有理智，"索诺兰怪笑着。乔达拉恼火地挣脱了抓住他的男人，站到了老妇人的面前，他狠狠地瞪着索诺兰，后者正被紧抓着站在一边，并一边咳嗽，一边拼命想忍住自己的笑声。老妇人看着他，把脸转了过去并用多皱的手指摸着他。

乔达拉的脸色由红变紫了，因为他感到他的生殖器莫名其妙地勃了起来。老妇人咯咯地笑了，周围的男人也窃笑着，只不过仍带有明显的敬畏之意。索诺兰则爆发出一阵狂笑，用力跺着脚，弯着腰，眼泪都笑了出来。乔达拉迅速地穿好了遮羞物，感到受了愚弄而愤怒。

大哥，连这个老丑八怪都能使你兴奋，看来你真得有个女人了。"索诺兰嘲弄地说，并竭力使自己保持常态，同时擦掉了眼泪。可他很快地又爆发出一阵狂笑。

我真希望下一个会轮到你，"乔达拉一边说一边在脑海中搜寻着可以反唇相讥的妙语。

老妇人朝那个头领做了个手势，他制止了其他人，接着两人交谈了起来。一场热烈的交谈开始了。乔达拉听到老妇人说"泽兰达尼"就看到那个年轻人指了吊在绳子上晾干的肉。交谈被老妇人的一个专横命令打断了。那个男人看了乔达拉一眼，并向一个卷发年轻男人示意。在交谈了几句话后，年轻人飞速地跑走了。

两兄弟被带回帐篷，他们送还了兄弟俩的背架，除他俩的梭镖和刀子之外的一切东西。一个男人总是呆在不远处，分明是在监视着他俩。他们提供食物给他俩，而当夜晚来临时，他俩爬进了他们的帐篷。索诺兰的兴致很高，但乔达拉却无心与一个随时都想嘲笑他的兄弟谈话。

他们醒来时，气氛变得好多了。上午过半，来了一大群人，问候声不断。许多帐篷支了起来，男人、女人和孩子们纷纷钻了进来。兄弟俩的简陋帐篷中好像要召开一次夏季大会。乔达拉和索诺兰兴致勃勃地审视着他俩的四周，大型的建筑物，覆盖着兽皮的直立的墙围着一个圆形的茅草屋顶。整个建筑的各部分都是预先制成的，它们被以惊人的速度组合在一起。他俩的包裹和盖好的背筐也拿了进来。

在准备食物时一切都有条不紊。下午大群人聚集到圆形建筑的周围。老妇人坐的圆木被搬到门口，上面仍披着皮袍子。她刚一出现，人群就安静了下来，在她的四周围成一圈，只留下中间部分。乔达拉和索诺兰看到她指点着他俩对一个男人说了几句话。

也许她又要你对她显示你那强烈的性欲了,"索诺兰在那个男人招手时嘲弄地说。

那他们得先杀了我

你是说你不愿和那个美人上床吗?". 索诺兰假装睁大着一双无邪的眼睛说。"昨天你是那样的。"他又开始窃笑。乔达拉转过身来,慢慢地走向人群。

他们被带到中间,她再次示意他俩坐在她的面前。

泽一兰一达一尼?"老妇人对乔达拉说。

是的。"他点了点头。"我是泽兰达尼的乔达拉。

她拍着一个站在身旁的年老男子的胳膊。

我. . . . . . 塔门,"他说,接着的一些词乔达拉无法听清,"……哈度玛的事。很久以前……塔门……"另一个不知道的词,"西……泽兰达尼。

乔达拉有点紧张,然后突然意识到他听懂的几个词的含意。他激动地问,"你的名字是塔门,有些关于哈度玛。很久以前你……西去……旅行了一次,是吗?到过泽兰达尼,对吗?你能说泽兰达尼语吗

旅行,是的,"那个男人说。"没有交谈过……好长时间了。"老妇人抓住那个男人的手又说了几句,他转身对着兄弟俩。

哈度玛,"他指着老妇人说。"……母亲……"塔门犹豫了一会,然后挥手朝众人划了一圈。

你是说你们像泽兰达尼一样侍奉伟大母亲

他摇了摇头。"哈度玛……母亲……"他思索了一会,然后招呼过来几个人,让他们在他的身旁站成一排。"哈度玛……母亲……母亲……母亲……母亲,"首先他指着老妇人,然后他本人又逐个地指着排队的人说道。

乔达拉打量着那几个人，试图理解他的意思。塔门是比较老,可不像老妇人那么老。而刚好站在他身旁的男人才步入中年。紧挨着中年男人的是一个手牵小孩的妇人。忽然之间,乔达拉找到了这一些人之间的联系。"你是不是说哈度玛是五代人的祖宗?"他敬畏地说,伸出了五个指头。

塔门使劲地点了点头说。"是的,母亲的母亲,五……五代人的祖宗,"又指了指所有的人说道。

伟大的母亲!你知道她该有多大的岁数吗?"乔达拉对他的兄弟说。

真是个伟大的母亲,"塔门说"哈度玛……母亲。"他拍了拍腹部。

孩子们

孩子们。"他点着头。"哈度玛母亲的孩子们……"他开始在地面尘土中画着线条。

一,二,三……"乔达拉随着他画的线条数着。"……十六个!哈度玛生了十六个孩子吗

塔门点丁点头,又指着地面上的线条。……好多儿子……好多……姑娘吗?"他疑惑地摇着头。

女儿吗?"乔达拉猜道。

塔门高兴了起来。"许多女儿……"他想了片刻。"活着……全都活着。全部……许多许多孩子。"他举起一只手及另一只手的一个手指。"六个家族……哈度玛的家族。

要是我们老盯着看她就非得被杀了不可,"索诺兰说。"她是所有这些人的母亲,一个活着的万物之母。

乔达拉对此也有深刻的印象,可更多的是疑惑不解,"我很荣幸?能认识哈度玛,但我不明白。为何他们扣住我俩,她又为什么来到这里

老年男子指着他俩挂在绳子上晒干的肉,又指着首先扣住他俩的年轻男人。"杰兰……打猎,杰兰使得……"塔门在地上画了个圈及二条发散开的直线形成了一个中心有一个小形开口的 V 形。"泽兰达尼的男人使……使逃走。" 他想了很长一阵子,然后微笑着说,"使马逃走。

原来是这么回事!"索诺兰说,"他们已经围住了一群马,并等待着马群来得更近。我们把它们赶跑了。

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发怒了,"乔达拉对塔门说。"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进入了你们的围猎圈。我们会留下来打猎来赔偿损失。不过也不能以这种方式来对待来客的。难道他不懂对待旅行者的习俗吗?"乔达拉发泄着怨气。

老年男人虽然没有听懂全部意思,可也足以理解所表达的意思了。"来访者不多……向西……很久了。习俗……忘了。

好,你应该提醒他。你在旅行,而总有一天他也要旅行的。"乔达拉依然对他们的无理不满,不过他不想对此事说得太多。他还拿不准事情会如何发展,因此也不想冒犯他们。"哈度玛来干什么呢?你怎么能在她这种年岁让她走这么远呢

塔门微笑着说,"不是……让哈度玛。哈度玛说的。杰兰……发现了度美。坏……坏运气?" 乔达拉点点头表示他说对了单词,可他并不懂塔门试图表达的意思。"杰兰让……男人……跑步者。说哈度玛能驱走坏运气。哈度玛就来了。

度美?度美?你是指我的多尼吗?″乔达拉说着从口袋里拿出他的小石雕。围绕着他的人群倒吸了口凉气,向后退去。当他们看见他把雕像捏在手里时,一阵愤怒的低语声从人群中爆发了出来。可哈度玛的训斥使他们又安静了下来。

可多尼总是带来好运的呀!″乔达拉抗议地说。

好运……女人,是的。男人……″塔门在他的脑海中寻找着合适的单词,″……亵渎。″他说。

乔达拉又坐下了,感到不知所措。″要是这会给一个女人带来好运,为什么她要把这扔了呢?″他做了一个夸张的扔多尼的动作,引发了一片惊叫。哈度玛对老男人说了几句话。

哈度玛……长命百岁……大好运。大……魔术。哈度玛对我说泽兰达尼……习俗。说泽兰达尼男人不像哈度玛的男人……哈度玛说泽兰达尼男人不好吗

乔达拉摇了摇头。

索诺兰插话了,″我想她是在试探你。她知道习俗是不同的,她想要看你对她的渎神行为的反应……

渎神,是的,″塔门打断了他的话,因为他听懂了这个词。

哈度玛……不了解所有的男人,好男人。想知道泽兰达尼的男人是否尊重母亲。

听着,这是个非常特殊的多尼,″乔达拉有点恼怒地说,″它已经很老了。我的母亲把它给了我,它是被代代相传的。

是的,是的。″塔门使劲地点着头,″哈度玛知道。聪明……非常聪明。长命百岁。巨大的法力,能驱走恶运。哈度玛了解泽兰达尼的男人,好男人。想念泽兰达尼的男人。想要…向母亲表示敬意。

乔达拉看到索诺兰的脸又浮现出笑容而感到不安。

哈度玛想要,″塔门指着乔达拉的眼睛,″蓝眼睛。向母亲致敬。泽兰达尼……精灵制造孩子,蓝眼睛的孩子。

你又走运了,哥哥!″索诺兰脱口而出,有点故意地笑着,″她爱上你那又大又蓝的眼睛了!″他摇晃着身子,试图忍住笑,担心会得罪人,可又实在忍不住。” 喔,母亲啊!我真是迫不及待地想回家告诉人们,乔达拉,所有女人都喜欢的男子!你还在想回去吗?仅为此,我也愿意放弃到河流源头的努力。″他实在说不下去了,捧住肚子躺倒在地上,竭力想忍住。不让大声地笑出来。

乔达拉吞吞吐吐地说,″哦……我…我…是否哈度玛认为伟大母亲……哦…仍能…赐给她一个孩子吗

塔门疑惑地看着乔达拉, 又看着笑成一团的索诺兰。然后脸上绽出了笑容。他讲给老妇人听, 于是整个人群沉浸在欢快的笑声中, 老妇人的笑声尤其刺耳。索诺兰如释重负。一阵大笑, 眼泪都流了出来。

乔达拉一点也没有好笑的感觉。

老年男人摇着头, 试着说点什么。"不, 不, 泽兰达尼男人。"他冲人群招了招手, "诺利亚, 诺利亚……

一个年轻姑娘走向前来, 羞涩地对着乔达拉微笑着。她还只是个女孩, 可充满着妇人的风采。笑声终于停息了下来。

哈度玛, 大魔术师, "塔门说。"哈度玛赐福。诺利亚第五…代人。"他竖起了五个指头。"诺利亚生的孩子……第六代的孩子。"他又竖起了一根手指来。"哈度玛想让泽兰达尼的男人…向母亲致敬…"当他终于想起了该表达的词时笑了起来, "初夜。

乔达拉额上的皱纹消失了, 微笑浮现在他的嘴角上。

哈度玛赐福。让精灵帮助诺利亚。诺利亚生……小孩, 有泽兰达尼的眼睛。

乔达拉大笑了起来, 又高兴又轻松。他看着他的兄弟。索诺兰可一点也不想笑。"你是否仍想回去告诉所有的人, 我与一个丑八怪老太婆睡过觉了呢?"他问索诺兰。他转向塔门说, "请告诉哈度玛, 我将乐意向母亲致意, 并享受诺利亚的初夜权。

他热切地对着年轻女人微笑着。她也朝着他笑, 开始显得有点紧张, 渐渐地就沉浸在他那自然而富有魅力的蓝眼睛的光芒中, 她开心地笑了起来。

塔门对哈度玛说了几句。她点点头, 然后示意乔达拉和索诺兰站起来, 又仔细地从头到脚打量着高个的金发青年。他仍然和气地微笑着, 当哈度玛看着他的眼睛时再次地笑了，然后走进了圆形的大帐篷。人们仍在谈论和笑着刚才的误会, 直至散开。

两兄弟仍留下来与塔门交谈, 尽管他所知甚少, 可也比一无所知好多了。

你是在何时去过泽兰达尼的呢?"索诺兰问道。"你还能记得是哪个家族吗

好久以前, "他说。"塔门——年轻男子?就像泽兰达尼男子一样。“

塔门, 这是我的兄弟, 索诺兰, 而我的名字叫乔达拉, 泽兰达尼的乔达拉。”

你……欢迎,索诺兰,乔达拉。″老年男人也在微笑。″我,塔门,哈度玛的第三代孙。不讲泽兰达尼语好久了,忘了。说的不好。你说,塔门……

记得吗?″乔达拉提示他。那男人点点头。″第三代孙吗?我还以为你是哈度玛的儿子呢,″乔达拉加上一句。

不。″他摇摇头。″只想让泽兰达尼的男人了解哈度玛,母亲。

我的名字是乔达拉,塔门。

乔达拉,塔门不是哈度玛的儿子。哈度玛生女孩。″他纠正着乔达拉的话。他竖起一根手指疑问地说。

一个女儿吗?″乔达拉说。塔门摇着他的脑袋。

第一个女儿吗

是的,哈度玛生了第一个女儿。女儿生了第一个儿子。″他指着自身说,″塔门。塔门……配偶吗?″乔达拉点点头说。″塔门与……诺利亚的祖母结婚。“

我想我已经明白了。你是哈度玛第一个女儿的第一个儿子,而你的配偶是诺利亚的祖母。

祖母,是的。诺利亚怀孕生孩……塔门的荣耀…第六代。

我也深感荣耀,能被选得到她的初夜。

诺利亚生下…一个婴儿,有泽兰达尼的眼睛,使哈度玛…高兴。″他微笑着回忆着单词。″哈度玛说过高大的泽兰达尼男人能生下…高大的…强壮的英豪,生下强壮的哈度玛人。

塔门,″乔达拉皱着眉头说。″你清楚,也许诺利亚不能生下像我这样的孩子的。

塔门笑了。″哈度玛大魔法师。哈度玛赐福,诺利亚会生的。大法师,没孩子的妇女。哈度玛…″他用一个指头指向乔达拉的膀部。″触摸吗?″乔达拉提示道,一面感到自己的耳朵在发热。

哈度玛的触摸,妇女生小孩。妇女没有……奶水。哈……玛的触摸,妇女就有奶水。哈度玛使乔达拉……巨大的尊荣。许多男人都期盼着哈度玛的触摸。可使男人长寿。使男人……快乐,这词对不对?″大家都笑了。″使女人快乐…长时间的。好多生人,好多时间。哈度玛大魔法师。″他停住了,不再微笑,″不要使哈度玛…生气。哈度玛法力变坏,生气。

我可笑了,″索诺兰说。″你认为我能得到她的触摸吗?你和你的大蓝眼睛,乔达拉。

小兄弟，对你来说唯一的魔法触摸就是一个漂亮女人。所以，我从没发现你也需要帮助。看谁在享受这初夜，并非你这长着淡灰色眼睛的弟弟。

可怜的哥哥，整整一营地的妇女，而你却要单独过夜。可不要是一辈子才好。"他俩笑了，塔门听懂了他俩善意的玩笑，也加入了他们的笑声。

塔门，你应该告诉我你们初夜的习俗。"乔达拉正色道。

在此之前，"索诺兰说，"是否先将我们的梭镖和刀子还回来呢?我有个主意，当我的哥哥用他的蓝眼睛来迷惑那个美丽的姑娘时，我可以让你们那些愤怒的猎手们高兴高兴。

你想怎么办呢?"乔达拉间。

当然，是和一位祖母一起啊

塔门看上去有些疑虑，不过他把这作为语言障碍而放过去了。

乔达拉在那天晚上和第二天都没见到过索诺兰。他始终在忙于扫清那个仪式的障碍。语言真是个大麻烦，哪怕是在塔门的帮助下也没用。当他独自面对着愁眉苦脸的老妇人时，情况就更糟了。

哈度玛并不专制，但很显然人们无法拒绝她的任何要求。她得到真诚的尊敬，甚至还带一点畏惧。她已经活了这么久且仍思维敏捷，真可谓是奇迹。她总能及时地察觉到乔达拉的艰难时刻。在另一种场合，当他相信自己触犯了某种禁忌时，她就出面了，眼中充满着怒气，用她的手杖拍打那些逃避着的妇女的背脊。她不许任何人反对他。她的第六代子孙将拥有乔达拉的蓝眼睛。

当他在晚上终于被引向那圆形的建筑物时，他仍无法肯定是时候了，直到进入后才确信。在他走进入口后，他停下来环顾了一下四周。有两盏石头灯，碗形的坑中盛满了动物脂肪，中间燃烧着干枯的苔藓束，照亮着一个角落;地上铺着毛皮，墙上悬挂着绘有复杂图案的树皮织物。在一张支起的平板上覆盖着毛皮，挂着一张饰有大斑点未成年啄木鸟的红脑袋的白色马皮。诺利亚坐在平板的边缘上，紧张地盯视着放在自己膝上的双手。

在另一边，悬挂着的皮革隔出了一小块地方，皮革上饰着神秘的象征符号，还有一个由切割成条的皮子形成的屏幕。有人隐藏在屏幕的后面。他看见一只小手分开了皮条，继而他盯着哈度玛那满是皱纹的脸看了一会，发出一声松弛的叹息。至少会有一个人目睹

这一将姑娘变为妇女的整个过程，来确定这个男人是胜任的。作为一个陌生人，他感到可能会有一群持反对意见的看守者。可有哈度玛在，

他觉得释然。他搞不清该问候她还是不理会她的存在,当屏幕关闭后,最终他决定不理睬她。

当诺利亚见到他时,她站了起来。他微笑着朝她走去。她是有点娇小,柔软的淡褐色头发从脸旁披散了下来。她光着脚,一条纤维编织的裙子系在腰间,裙子上的彩带悬至膝下。一件缝有彩色羽毛的软鹿皮衬衫紧紧地系在胸前。这充分地展示出那已发育完全的女人体征,尽管她并未完全失去她那姑娘的柔美。

在他走近时,她的目光看上去有点胆怯,虽然他竭力地微笑。可当她看到他并无鲁莽的举动,只是坐在平台的边上微笑时,她就显得放松多了,并挨着他坐了下来,但仍保持一定的距离。

他想,要是我能说她的语言那定会好多了。她像只受惊的小鹿。毫无疑问,我对她来说纯是个陌生人。像这样的胆怯更有吸引力。他感到安慰和一阵激动。他注意到旁边的木桩上放着一个雕花的木碗和一些喝水的杯子,他伸手去拿,但诺利亚觉察到了他的动作,跳了起来将杯子倒满了水。

当她将盛满了琥珀色液体的杯子递给他时,他抚摸着她的手。这吓着了她。她将手缩了一点回去,接着又停了下来。他轻轻握了一下她的手,然后接过杯子喝了起来。杯中的液体甜甜的,还有一股浓烈的发酵味。味道还可以,可他无法知道这到底有多大劲,就决定还是少喝点好。

谢谢你,诺利亚,″他放下杯子说。

乔达拉?″她仰望着他问。借着灯光他能看见她的眼睛长得很漂亮,但他无法肯定它们是灰色的还是蓝色的。

是的,乔达拉。泽兰达尼的。

乔达拉…泽兰达尼的男子。

诺利亚,哈度玛的女人。

女一人吗

女人,″他抚摸着她说。她跳了回去。

乔达拉解开了围在他颈部的外衣的带子,将衣服拉到背上,露出了他那微微起伏的胸部。他轻快地笑着,抚摸着自己的胸膛。″不是女人。″他晃着脑袋。″男人。

她轻轻地笑了起来。

诺利亚女人,″他再次慢慢地抚摸着她说。这一次她没有缩回去而是任他抚摸,她笑得更轻松了。

诺利亚女人,″她也这样说,而她的眼里闪烁着玩笑的神色,并用手指指着他的胯部说,但并没有摸到他。″乔达拉男人。″突然她认为自己太过火了,又害怕了起来,再次站起来给杯子倒水。她紧张地舀着液体,撒出了一些,看上去有些害羞,她颤抖着将杯子递给了他。

他抚住了她的手,拿过杯子,啜了一口,然后让她也喝一点,。她点头表示同意,不过由于他拿着杯子送到她的嘴边,使她只得双手握着他的手去喝水。在他放下杯子后,他再次握着她的双手,翻开她的手掌,轻轻地吻着她的双手;她的眼睛惊奇地张大了,但她仍没抽回双手。他的手顺着她的胳膊上移,然后弯下身靠近她并吻着她的脖子。她有些紧张,既害怕又期待,等待着他的下一个行动。

她睁开眼睛,从毛皮上望着他。她的眼睛大而明亮。而他的眼睛是如此的深沉而吸引人,她无法移开视线,″乔达拉男人,诺利亚女人,″她说。

乔达拉男人,诺利亚女人″他欢快地重复。

我已经很久没和女人在一起了,″他想,思念着得到她的那一刻。″慢慢来,别吓着她。″他再次提醒自己。这对她来说是第一次。″你有整整一晚上,乔达拉。慢慢地等待,直到她做好充分的准备。

诺利亚曾迷醉地听其他妇人讲述她们的初夜之欢。可某些女人并不认为那是一种快乐。她们说快乐是给予男人的,女人们只是被赋予给男人带来快乐的能力,以拴住男人的心,使男人们在女人怀孕和哺育孩子时,甘心情愿地为她们去打猎觅食和制作皮衣。诺利亚曾被告知在初次性交时将会伴随着疼痛。乔达拉的生殖器是如此坚实,如此的大,不知他如何能进入她的体内而不使她疼痛呢

她那恐惧的眼神对他来说已经熟悉了。这是关键的一刻,她还会习惯他的举动的。他很高兴能首次唤起一个女人对母性天赋的快感,不过这需要耐心且要细致。他想总有一天他能做到给一个女人第一次的欢乐而不伤害她。但他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女人的初夜总是伴随着一丝疼痛感。

他再次坐在她的身旁等待着,给她以足够的时间来适应。她的眼睛被乔达拉所吸引。他握着她的手,让她抚摸自己,他感到了一阵冲动。他柔软的皮肤,他的体温和那坚实的肌肉,使诺利亚经受一种发自内心的快感。她想要笑,可眼中仍有惧意。

他在她身边躺了下来并温柔地亲吻她。她睁开双眼看着他的眼睛。她感受到他那充满关怀、渴望和某种难以名状的却是不可抗拒的力量。她被那双蓝色的深不可测的眼睛所吸引、淹没和迷恋,再次感受

到那深深的快感。她想要他,又害怕疼痛,但她仍想要他。她向他靠近,闭上了双眼,张开双唇,将自己紧紧地靠在他身上。

当她把双腿缠在他的腰上时,乔达拉终于听见了她发出一声痛苦和快乐掺半的叫声……一切都过去了。他的头枕在她的胸部躺了一会,沉重地呼吸着,然后支起身来。她浑身软绵绵的,侧着头,闭着眼睛躺着。他抽出身来,看见了她身下白色毛皮上的血痕。他把她的腿搬起来放在平板上,然后爬到她的身旁躺了下来,让身体深陷在毛皮毯子里。

当他的呼吸渐趋平稳时,他感到有人将手放在他的头上。他睁开眼望见了哈度玛那衰老的面孔和明亮的眼睛。诺利亚挪到他的身旁。哈度玛笑了,点头表示赞许,开始唱一首赞歌。诺利亚睁开她的眼睛,很高兴能见到老妇人。而当她将手从乔达拉的头上移到她的腹部时,她更加高兴了。哈度玛让他俩挪地方,称赞他们,然后从他俩身下抽出带血迹的毛皮。一个妇女的初夜之血被认为具有某种魔力。

接着老妇人又看着乔达拉,微笑着,伸出一根瘦削的手指去触摸他。他又感到了一阵瞬间的冲动,好像它的活力又要恢复了。哈度玛微微地笑了,然后蹒跚着走出了帐篷,把他俩留在那里。

在诺利亚的身旁乔达拉松弛了下来。过了一会儿,她坐了起来,用闪亮的充满柔情的目光俯视着他。

乔达拉男人,诺利亚女人,"她说,仿佛她真的感受到她现在是个妇女了,俯身去吻他。他惊奇地发现自己又兴奋了起来,认为也许是哈度玛触摸的魔力。

在乔达拉起床时那条巨大的鲟鱼已被捕获。索诺兰早就将头伸进帐篷,向乔达拉炫耀他那几根鱼叉,可乔达拉挥手让他离去,用他的胳膊搂着诺利亚再次睡着了。当他后来醒来时,诺利亚已经走了。他穿上裤子,向河边走去。他看到索诺兰、杰林和另外几个人情投意合地谈笑着,不由得后悔没跟他们一道捕鱼。

嗬,看他终于决定起床了,"当见到乔达拉时索诺兰说。"当大伙都在奋战拖捕那条老哈度玛时,让那双蓝眼睛继续躺着吧

杰林听清楚了索诺兰说的一个词。"哈度玛!哈度玛!"他大叫着,笑嘻嘻地指着鱼喊叫着。他围绕着鱼又蹦又跳,然后站到了它那像鲨鱼似的脑袋前面。那从下鄂前伸的触须证实了它那下部进食的习性,说明它是无害的鱼类,但它那庞大的身躯就是一种挑战。足足有十五英尺长。

年轻的猎手面带淘气的笑容在大鱼的鼻子前以奇异的姿势扭动着屁股,喊着,"哈度玛!哈度玛!"仿佛在乞求着被触摸。其余的人爆发出一阵暧昧的笑声,连乔达拉也笑了。大伙围着大鱼开始跳了起来,摇晃

着屁股,喊着,″哈度玛!哈度玛!″个个十分兴奋,开始互相推搡,争着去摸那大鱼头上的斑点。一个男人被挤到了河里。他涉水出来后,抓住离他最近的一个将他拖到了水里。马上他们都互相推搡着掉进了水中,索诺兰也被卷入其中。

他浑身湿透地爬上岸来,瞅见了他的兄长,开始又拉又拽地将他也推到河里。″别梦想你能干燥着离开!″当乔达拉挣扎着时他说:″来,杰林,让我们的蓝眼睛喝个够

杰林听到有人喊他,看到了兄弟俩的争斗,跑了过来。其余人都跟了过来。又推又拉地将乔达拉弄到河边,大伙全部跳进了河水里,大笑着。他们不停地笑着,湿漉漉地爬上岸来,直到有人注意到老妇人正站在大鱼的旁边。

哈度玛,呃?″严肃地盯着他们说。大伙面面相觑,显出驯服的样子。忽而,她又愉快地笑了,站在鱼头前,也摇晃着她的屁股。他们笑着向她跑去,每个男人都趴在地上请她骑到背上。

乔达拉微笑着观看这种他们以前显然也做过的事情。她的权威显示这个部落不仅尊重他们的老祖先,而且爱护她。而她看起来也很高兴和大伙一起玩。哈度玛四下看了看,发现了乔达拉,用手指着他。男人们招手让他过去,他注意到了他们扶着她骑到他背上时那种毕恭毕敬的模样。他小心翼翼地站了起来。背起她来简直太轻了,可他却对她的握力感到吃惊,看来这虚弱的老妇人还挺结实。

他开始往前走去,其余的人赶紧跑到前面去,哈度玛用手捶着他的肩,催促他加快速度。他们在河滩上使劲地跑,直到累得喘不过气来,然后乔达拉趴到河滩上让她从背上下来。她直起身来,找到了拐杖,仪表威严地领头向帐篷走去。

你能相信这个老妇人吗?″乔达拉怀着敬意对索诺兰说。″十六个孩子,五代人,可她仍旧挺结实,我一点也不怀疑她能见到她的第六代。“

她只想活着看到第六代,然后才去死。

乔达拉循声看去,才发现塔门已不知不觉地走近了。″你究竟是什么意思,她去死

哈度玛说,诺利亚生一个蓝眼睛的儿子,有泽兰达尼的气魄,然后哈度玛就死。她说,呆在这儿很久了,时间过去了。见过孩子后就死。小婴儿的名字叫乔达尔,第六代的哈度玛。哈度玛喜欢泽兰达尼男人。说是好男子。使女人的初夜感到高兴并不容易,泽兰达尼男人,好男人。

乔达拉百感交集。″要是她想死,她会的,可这使我伤心。″他说。

是的,所有哈度玛人都很伤心。″塔门说。

我能再见到诺利亚吗?初夜后这么短的时间内行吗?就一会儿,我不清楚你们的习俗是否允许。

习俗,不行。可哈度玛说可以。你马上就要走吗

要是杰林认为鲟鱼能抵偿我们赶走马群的损失,我想我们应该离去了。你怎么知道的呢

哈度玛说的。

鲟鱼成了营地中的晚餐食物,大家七手八脚地使将鱼切片晾干的工作在下午就很快地完成了。乔达拉远远地看到诺利亚被几个女人送往上游某处。在他被允许见她之前天已经黑了。他俩一起向河边走去,后面跟着二个女人。让她在初夜后这么快就见到他是不合礼仪的,而单独在一起那是太过分了。

他俩一言不发地靠树站着,她低着头。他掠开她的一缕头发抬起她的下巴,让她看着自己。她的眼中含着眼泪。乔达拉用手抹去她的泪水,并把它们放在嘴唇上。

喔…乔达拉,"她喊了一声,扑在了他的怀里。

他扶着她,轻轻地吻着她,然后渐渐地激动了起来。

诺利亚,"他说:"诺利亚——女人,漂亮的女人。

乔达拉使诺利亚变成女人,"她说。"使…诺利亚…使…"她吸泣了一声,真想自己能找到一个会说的词来告诉他想要说的话。

我懂,诺利亚。我懂,"他说,抱紧了她。然后他离开了一点,搂着她的双肩,微笑着拍了拍她的腹部。她破涕为笑了。

诺利亚生一个泽兰达尼小孩…"她碰了下他的眼睑,"诺利亚生乔达尔…哈度玛…

是的。"他点点头。"塔门已告诉我了。乔达尔,第六代的哈度玛人。"他将手伸入口袋。"我想给你点东西,诺利亚。"他掏出石制的多尼放到她的手中。他真想能找到某种方式来告诉她这个小石雕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告诉她是他的母亲送给他的,告诉她这石雕源远流长,已经世代相传不知多少代了。接着他笑了。"这个多尼是我的哈度玛,"他说。"乔达拉的哈度玛。现在,它是诺利亚的哈度玛了。

乔达拉的哈度玛?"她迟疑地问道,审视着雕像的女性形象。"乔达拉的哈度玛,诺利亚的

他点点头,她的泪水滚滚而下,用双手捧住石雕,送到了唇边。"乔达拉的哈度玛,"她说,她的肩膀因哭泣而抽动。突然她用双臂搂住他吻了一下,然后跑回到了帐篷,她哭得如此厉害,几乎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全营地的人都出来送兄弟俩离去。当乔达拉停在诺利亚面前时,哈度玛也站在诺利亚的身旁。哈度玛微笑着,点头赞许,可诺利亚则泪流满面。他用手沾了一点泪水送到嘴上,她笑了,尽管脸上流着泪。他要转身上路了,却发现一头卷发的年轻人杰林正用爱慕的目光注视着诺利亚。

她现在是妇人了,而且得到哈度玛的祈祷一定会带一个幸运之子给男子群落。大家都知道她在第一夜得到了快乐,而众所周知这样的女人才是个好配偶。诺利亚现在已成为人人追求的对象,极具吸引力。

你觉得诺利亚真能怀上有你的气质的孩子吗?"当他俩远离帐篷时索诺兰问。

我怎么能知道呢,哈度玛可是个聪明的老妇人。她懂得的东西比别人所能猜想的还多。我想她真的有大法力。要是真有人能做到的话,那一定会是她。

他俩沿着河流静静地走了一会后,索诺兰说,"哥哥,我有些事想问你。"

随便问。

你究竟有什么力量呢?我的意思说所有的男人都希望被选中享有初夜,但大部分都有点害怕。我知道有一时根本不知道怎么办,说老实话,我也够不行的了。尽管我不至于拒绝。可你呢,几乎次次被选中。我从未见你失败过。她们全都爱你。你到底有什么绝招呢?我看见过你在庆典上的性交行为,可我看不出有什么特别处。

我也不知道,索诺兰,"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只是想小心从事。

哪个男人不是这样呢?肯定还有别的原因。塔门是怎么说的呢?要使女人的初夜幸福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那你到底是如何使女人快乐的呢?我要是不将女人伤害太甚就知足了。这总不是说你比别人小或是有什么办法使这件事变得容易些。来吧,给你的小兄弟一些忠告,我不会在乎一大群年轻的美人围着我转的。

他放慢了步子,瞧着索诺兰。"不,你会的,我想这就是我和玛罗娜订约的原因之一,这样我就有个借口了。"乔达拉皱着眉头。

初夜对女人来说很特别。对我来说也是如此。可许多年轻的妇人在很多方面仍像姑娘。她们还没有懂得跟在男孩的屁股后面跑和邀请一个男人之间的差别。你无法明确地告诉一个将和你共度初夜的女人你更乐意和一位有经验的女人在一起,特别是当她只有你可依赖的时

候。伟大的多尼, 索诺兰! 我不想伤害她们, 可我不能与每一个共度良宵的女人坠入爱河。

你根本就不会恋爱的, 乔达拉。

乔达拉开始走得快了起来。"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可是爱过许多女人的。

爱过她们, 没错, 可那不是一回事。

你怎么知道的呢?你与人相爱过吗

有几次。可能不太长, 但我知道区别何在。喔, 兄长, 我不想多打听, 可我有点担心你, 尤其是当你有点脾气的时候。你先别走, 要是你不高兴我可以闭上嘴。

乔达拉又慢了下来。"看来你也许是对的。也许我从未相爱过。也许我根本不懂得爱。

那到底缺些什么呢?你所认识的女人们缺些什么呢

要是我知道, 你认为…?"他开始发怒了。可他又克制住了。

我不知道, 索诺兰。我想我希望拥有一切。我梦想一个女人总像初夜那样——我想那时我爱相处的每一个女人, 至少在那个可爱的晚上。但我想要一个妇人, 而不是姑娘。我期望她有着真诚的渴望, 而无半点做作, 可我又不必对她那么小心。我希望她有激情, 有主见。我希望她既年轻又成熟, 既天真又聪明, 同时拥有一切美德。

兄长, 你要求得太多了吧

那可是你要问的。"他们静静地走了好一会儿。

你说泽兰娜到底有多大年纪了呢?"索诺兰问。"大概只比母亲年轻一点吧

乔达拉站了下来, "为什么这么认为呢

他们说她年轻时的确很漂亮, 甚至几年前还是这样。许多老年男人说无人能与她媲美, 连差不多的都没有。这我也说不清, 可他们说她这样年轻是因为她是侍奉大地母亲的人中的第一人。哥哥, 告诉我点什么吧。他们关于你和泽兰娜的一些传说, 那是真的吗

乔达拉停了下来, 慢慢地转过身来面向他的弟弟。"告诉我, 到底他们说了些什么关于我和泽兰娜的事呢?"他咬着牙问。

对不起。我问得太多了, 忘掉我说的话吧。

艾拉走出崖洞来到前面的空地上, 揉着眼睛, 伸了伸懒腰。太阳还在东方地平线上不高的地方, 她手搭凉棚观察马群的活动。每天早晨醒来后就审视马群已成了她的习惯, 虽然她在此才几天。当她想到她正与其它生物共同生活在河谷中时, 她的孤独感才减轻一些。

她开始熟悉它们的活动方式了,就像早晨它们会到哪儿饮水,午后喜欢待在树荫处等。她也注意到了几匹不同的马。有一匹一岁左右的小马驹长着几乎是白色的灰色毛皮,除了那些背部的深色斑纹,深灰色的腿和直立的鬃毛之外。还有一匹带着草色小驹的母马,它的毛色和雄马配合得天衣无缝。还有那昂首阔步的领头马,可总有一天它的地位会被那些它现在不屑一顾的小马驹中的一匹所取代,甚至还可能是明年或后年刚出生的小驹。浑身上下长满深棕色条纹的浅黄色雄马正值壮年,它的举止也证明了这一点。

早晨好,马家族。"艾拉招了招手,这是最普通的问候手势,只是方式略有不同以表示这仅是早晨时的问候。"今天早上我起来的晚了。你们已经喝完早晨的饮料了,我想该轮到我了。

她轻快地跑向溪流,以准确的步伐熟练地越过陡坡。她喝了个够,然后卸下裹身布游了个早泳,这还是那个旧裹身布,不过她已将它洗干净了,并且用她的刮刀将它变得柔软了一些。她那爱好秩序和清洁的天性是在伊扎的严格教导下形成的,伊扎的大量药物需要严格的管理才能避免误用,她清楚地了解尘土、污物和感染的危险性。当然在旅途中有些尘土和污物是难以避免的,可在一条闪烁的小溪旁时情况就不同了。

她用双手掠起她那波浪似的金色披肩长发。"今早我该洗头了,"她自言自语地说。就在河湾处,她发现生长着皂角,就去抓了一把。当她回来俯视着小溪时,她注意到对岸那块突出的岩石上有一处盆状的凹坑。于是她捡起一块卵石,涉水到那块岩石处。她浸湿皂角,往凹坑里舀了些水,开始敲打皂角使之产生出丰富的泡沫。在她有了皂泡后,她弄湿了头发,揉搓着长发,然后又洗了全身,并跃入水中冲洗干净。

崖壁突缘的一部分不知何时掉了下来。艾拉从崖壁的浅水处爬上岸,顺着它露出水面的部分走到有阳光照射的地方。岸边齐腰深的水沟使这块她所呆的岩石像个小岛,一棵在水中裸根的柳树上悬挂下来的枝条,遮住了部分岩石。她从扎根在石缝中的一棵小灌木上折了一根枝条,用它来梳理渐趋干燥的头发。

她神情恍惚地望着水面,轻轻地哼着,直至水面的扰动惊醒了她。她发现树根下的水中栖息着一条银灰色的鳟鱼。她想起自从离开家族后还从没吃过鱼,也提醒了她今天还没吃早餐呢。

从岩石的另一侧不声不响地滑下水中后,她游向下游,然后向水下阴影处走去。她将手伸进水中,指头变成钩状,极其耐心地慢慢向上游移动。在她临近树时,发现那条鱼把头伸向激流,轻轻地晃动着身子使自己停留在树根下原处。

艾拉的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不过她更加小心了,她慢慢地挪动脚步靠近那条鱼。她从背后小心地将双手伸至鱼身下方,然后轻轻地摸了一下鱼那张开的鳃帮。突然,她抓住了鱼身,一下子就把它拎出了水面扔到了岸上。鳟鱼蹦跳着挣扎了一会就不动了。

她开心地笑了,很满意自己的身手。她从小就开始学习怎样把鱼抓上岸,这是很难学会的一种本领。此时此刻她就像第一次将鱼抓上来时似的为自己的成功而自豪;她还得看着点,她知道通常会有一群后来者的。光这条鱼早餐就吃不完,她想,而在她重新上岸去捡回鳟鱼时,盼望着能早点尝到在炙热的石头上烤熟的新鲜鳟鱼的味道。

在做早饭的同时,艾拉还忙着用她早先捡拾的熊草编织一个草筐。这是一个简便实用的筐子,她在编法中增加了一些微小的变化, 她设计了一个模糊的图案。她编得很快,但还是能使筐子不漏水。加上一些灼热的石头,就会成为一个煮食物的器皿,可这并不是她编筐子的目的。她是要做一个贮藏器,她现在所做的一切只是考虑如何能安全地度过将要来临的寒冷季节。

她估算着,昨天捡的小葡萄只要几天就能晒干,眼盯着那些在她前面草坪上的那些红色浆果。那时将有更多的成熟浆果。还有很多乌饭树的紫色浆果,但我可不能指望从那棵瘦小的苹果树上得到多少果子了。樱桃树倒是果实累累,可惜都熟过火了。我要是想弄一些樱桃,最好今天就摘。向日葵籽可是好东西,可得抢在鸟儿的前面。我想苹果树边上的那些一定是榛子树吧,可它们怎么比小山洞附近的小那么多呢?真是难以确定。我看这些松树大概总会结着大松球果吧。过一会我得仔细看一看。鱼总该烤好了吧!

我该开始晾些蔬菜了。还有苔藓、蘑菇和植物块根。我不必晾晒所有的块根,有些直接放在洞的背面就可维持很长时间。我是否该多弄些猪笼草的籽呢?它们实在太小了,无论如何也不会感到太多。不管怎么说谷子是值得收拾的,对了,谷地里还有许多成熟的谷穗。我今天得收集樱桃和谷子,可我需要更多的贮藏器皿。也许我可以用白桦树皮来做几个。真想能有几张生皮去做几个大箱子。

和部落住在一起时,周围好像总是有多余的生皮。可现在我要是能再有一张保暖的毛皮过冬就好了。野兔和仓鼠的皮不够大,而且太瘦。我要是能打到一头猛犸,将有充足的脂肪,连点灯都够了。况且再也不会有比猛犸肉更好更肥的了。那条鱼到底烤好没有呢?她将柔软的叶子挪开,用木棍捅了捅鱼,还得煮一会才能熟。

要有点盐就好了,可周围没有海。款冬类有点咸味,一些其它的草也可以调点味。伊扎总能将食物煮得很香。也许我该到草原上去弄些雷鸟来,用克莱伯最喜欢的做法来煮它们。

一想到伊扎和克莱伯,她的喉咙就有点哽咽了,摇着头似乎想试着停止这种思念,或起码能忍住眼泪。

我需要一个晾干青草茶叶和药物的架子。我也许会病倒的。我可以砍倒一些树作立柱,但我还需要一些新皮带来将它们绑在一起。在它们晒干和收缩后就牢固了。有这么多的落叶和浮木,我不必考虑砍树来作为木柴,这里还有那么多马粪。晒干后是很好的燃料。今天我就开始往山洞里搬木头,我还得赶快制作一些工具。真走运我找到了燧石。鱼该烤好了吧

艾拉开始大嚼刚从灼热石头上拿下来的鳟鱼,她想从骨头和木头堆中找到一些较平的骨头和木头,用它们来作盘子;骨盆和肩胛骨更合适些。她将小水袋中的水全都倒入食碗中来清洗她得到的大型动物的胃,并用它制作了一个山洞中使用的大水袋。她加了几块自火中取来的热石头来加热食碗中的水,并从她的药袋中倒出一些晒干的玫瑰花瓣加到开水中。她通常用玫瑰花瓣来防治感冒,它们还可用来泡令人愉快的茶。

采集、处理和储存产自谷地中的丰富物产真是没完没了,不过她乐此不疲。这使她处于繁忙之中,使她没暇去思考她的孤独处境。她只需准备一个人的食物就可以了,但没有人能帮她干得更快一些,她担心是否还能有足够的时间来贮藏足够的给养,何况总有些什么事情来打扰她。

做好篮子之后,艾拉一边喝茶一边计划着度过漫漫长冬所需的物品。她首先想到的是应该再弄一张皮毛铺在床上以便过冬。当然还有肉。冬天我还需要一些脂肪。只要我能得到一些马蹄、骨头和一些从毛皮上刮下来的一些杂物那就可以熬些胶水,那么用桦树皮来制作容器就比编筐子快得多了。我上哪能弄到一个大水袋呢?又如何弄到一些皮条来捆紧立柱制作晾物架呢?我可以用肌腱和肠衣来贮存脂肪和

她那迅速编织筐子的手停了下来。仰头呆望着天空就好像发现了什么天外之物。所有这一些东西从一只巨型动物身上都可搞到。只要杀掉一只就可以了,可如何来实现呢

她编完了小筐并将它放入绑在背上的篮子里。她将工具用毛皮包起来,捡起挖块根的木棍和弹石带,走向草坪。她发现了一些野樱桃树,拼命地捡拾野樱桃,还爬上树去采集。她边采边吃,不管是否已熟过头

了，真是甜极了。从树上下来后，她决定采一些樱桃树皮用来治疗咳嗽。她用手斧砍了一些坚硬的树皮，然后用小刀刮去内层。她又想起了当她还是个小孩时出外为伊扎采集樱桃树皮的情景。她偷看过男人们在操练场用武器进行的操练。她知道那样做不对，可她更担心人们会发现她离去的身影，在佐格教男孩们如何使用弹石带时，她被迷住了。

她知道没人会支持女人接触武器，但当他们留下弹石带离去时，她无法自持了。她又想试一试。幸亏那时拿起了弹石带，不然现在真是无法活下去了。要是我不会使用弹石带，也许勃劳德就不会这么恨我吧？要是他不这么恨我，也许他不会让我离开。不过要是他不讨厌我，他也不会强奸我，那么杜尔克就不会来到人间了。

也许！也许！也许！她越想越生气。总想一些也许会发生的事情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要面对现实，弹石带无法让我猎获大型动物，因此我需要一支梭镖。

她走过一棵挺拔的白杨去喝水和洗掉粘在手上的樱桃汁。那棵高而挺拔的小白杨吸引了她，使她停了下来。她摸着树干，突然明白了，这就是她所需要的，用它可以做一支梭镖。

她一时之间有些畏惧。这要让布仑知道会大怒的，她想。在他同意我狩猎时，他告诫我只能用弹石带而决不能用其它武器。他会

他会干什么呢？他能干什么呢？就算他们知道了，还能对我怎么样呢？我死了。我对他们来说已经死了。这除我之外再无别人了。

接着，就像绳子绷得太紧一下子断了一样，她心中一些东西突然垮了。她跪了下来。喔，我多么想有一个人陪伴着我啊！随便谁都行。我甚至都乐于见到勃劳德。要是他让我回去，让我再见到杜尔克，我发誓再也不摸弹石带。跪在细长的杨树旁，艾拉把脸埋进手里，全身颤抖着，哭泣着。

她的哭声毫无回应。草地和树林中的小生物对她这个陌生人和不解的声音唯恐避之不及。既没人听也没人会理解。当她在旅途中时，她总是抱着能找到人群，与她一样的人群的希望。现在，她已决定停下来了，她必须将那个希望搁过一旁，接受孤独，学会与孤独为伴。独自生活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度过一个生死未卜的冬季。这种揪心的焦虑增加了压力，只有大哭一阵才能缓解一点。

她站起来时还有点摇晃，可她还是取出手斧满怀愤怒地将小白杨连根砍断，又砍倒了一棵幼树。我经常看着男人们制作梭镖，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她一边折树枝一边自言自语。这不像看起来那么难。她将树干

拖到空地上并留在那儿,然后采集了一下午的麦穗,最后才把树干拖回洞中。

一早晨她都在削树皮和使矛身光滑,仅在她煮一些谷物和着剩下的鱼吃时及将樱桃晾开时停了片刻。在天黑时,她已进入下一步骤了。她把梭镖拿进洞来,回顾着男人们是如何处理的,她将梭镖和自己比量了一下,在比她身高略高些的地方做了个标记。然后把标记以外的部分伸入火堆中,旋转着梭镖以使它能均匀地烧焦。她用带槽的刮刀削去烧焦的部分,这样反复地烧焦后刮去烧焦部分,直至将标记外全部削去为止。接着又继续烧和刮剩下的一端,使其成为一个烧焦变硬的矛尖。然后她又开始制作另一根。

她干完活天已大黑了。她感到很累,但心中很高兴。这使她能睡个好觉。夜晚是最可怕的时候。艾拉点起一堆火,走到洞口,望着繁星点缀的夜空,想找些晚点上床的理由。她早就挖好了一条小槽,铺上了干草并盖上毛皮。她慢步走向小槽边,蹲了下来,眼望着闪烁的火光,聆听着寂静的夜晚。

周围没有人们铺床的刷刷声,没有邻近家庭中夫妻结合的悄悄细语声,没有打鼾声,没有一点人类发出的声音,除她本人外甚至连呼吸声也没有。她拿起她那用来将儿子背在背上的斗篷,把它褶起来按在胸口上,屏住气来回摇着,眼泪顺颊而下。最终她躺了下来,用空斗篷裹着身子,哭着慢慢地入睡了。

第二天早晨艾拉出去呼吸新鲜空气时,发现腿上有血。她从一小堆物品中翻出吸收带和特殊用途的腰带。尽管洗过多次可它们仍旧又硬又油亮,上一次用过后她就该将它们埋掉了。她盼望着能有一些绵羊毛来充填它们。此刻她看了一眼野兔皮。我得用它来过冬,不过我还是可以多打几只野兔的,她想。

在早上游泳前她将兔皮割成皮条。我应该知道月经会来的,我应该早做准备的,现在我只能

突然她笑了起来。女人的麻烦在此地算不了什么。这里我不必躲避男人的窥视,我不必为男人煮食和采集食品,我只需为自己操心就够了。

当然,我应该预计到这件麻烦事,可日子也过得太快了。我一点也没想到又到时候了。到底我在这个河谷里多久了呢?她试图回忆一下,可日子就像流星似的逝去。她皱起了眉头。我应该记得我在这儿有多少天了,也许季节比我认为的要晚一些。她感到一阵恐慌。也许没那么

糟,她自我安慰地想。在水果成熟和落叶之前是不会下雪的,可我还是应该知道的。我该记住到底过了多少天。

她记起了好久之前,克莱伯给她示范如何在木棍上刻槽来记住时间的流逝。在她很快地掌握后他还感到惊奇,他只能不断地解释才能使她停止连珠炮似的提问。他本不应该将这种神圣的知识,只有圣人和他们的助手们掌握的知识教给一个女人,他警告过她不得声张。她也清楚地记得当他发现她刻了一根木棍来计算二次满月间的天数时,他是如何的震怒。

克莱伯,要是你在冥界看到我时请别生气,"她用手语说。"你应该知道我不得不这样做。

她找到了一根光滑的木棍,用燧石刀在上面划了一条槽。然后她想了一会又加上了二道。她将三根手指放到三条槽上并竖了起来。. 我想在此的天数一定更多,肯定不会少就是了。今天晚上我还要刻一道,而且以后每晚都刻一道。她再次审视了一会木棍。我想我应该在这一根中弄一个特殊记号,以表示我的月经今天开始。

在她做好梭镖后,月亮又从盈到亏了,可她还是不知如何去猎她所需要的大动物。她坐在洞口望着对岸的崖壁和夜空。夏天越来越热,此刻她正享受着凉爽的晚风。她刚刚完成了新的夏季装备。她那外衣穿着经常感到太热,尽管她在洞边时可以裸体,但当她远离山洞时就需要口袋和折叠的裥筒来放东西。在她成为一个妇女后,总喜欢在打猎时用皮带紧紧地裹住她那丰满的胸部。这样跑跳起来就舒服多了。而在这片河谷里她用不着担心人们对她这种穿着投以暧昧的目光。

她没有大毛皮用来切条,可她最终还是找到了穿着野兔皮的方法,将其围于腰部以下作为夏装,而用其它的皮来制作胸带。她打算一早就去草原一趟,带着新制的梭镖,抱着能猎到大型动物的期盼。

河谷北岸的缓坡使她很容易地沿河东去到达草原,可往西去有一陡崖使她难以逾越。她看到了几群鹿、野牛、马,甚至还见到了一小群塞格羚羊,可她只带回来一对松鸡和一只大跳鼠。她无法靠近大型动物以使用梭镖。

日子飞快地过去,猎取大型动物成了她的当务之急。她常见到部落中的男人谈论狩猎——他们除此之外几乎无话可说——不过他们总是协同狩猎。他们的惯用伎俩就是从狼那儿学来的,先从猎物群中赶散一头,拚命地追赶它直至它筋疲力尽为止,此时他们就能靠近它,给它以致命的一击。可艾拉却无有帮手。

他们有时也谈论过山猫是如何地潜伏不动伺机出击的，以飞快的速度猛冲，用尖齿和利爪来击倒动物的过程。但艾拉既没有尖齿和利爪，也没有山猫那样敏捷的身手。她甚至无法自如地握住梭镖，它们有点粗也太长，可她总得想个办法。

直到新月的夜晚，她才想出了一个可用的方法，在月亮转动到对着地球，将光辉洒向广漠的太空时，她总是想起部落人的聚会及在新月时举行的洞熊节。

她又想起了各部落与打猎有关的活动。勃劳德总是领头为部落跳起兴奋的打猎舞。一整天都在惟妙惟肖地模仿用火把将一只猛犸逼入一个黑暗的岩洞的全过程。而其他的部落则表演在长毛犀牛去喝水的路上挖上陷坑，在它喝水时包围它，将它赶入坑中的全过程，使大家又回到了那紧张的时刻，长毛犀往往令人出其不意，十分危险。

第二天早晨，艾拉还是去看马群是否仍在，可这次她没有问候它们。她能认出这群马中的任何一只。它们是她的伙伴，几乎成了朋友，可现在她别无选择，只有不顾一切她才能活下来。

她接连几天的大部分时间均在观察着马群，研究着它们的动向。通常它们在何处喝水，在何处吃草和过夜。她在观察的过程中脑海里构成了一个捕猎计划。她担心的是细节，试着考虑到所有的环节，最终加以实施。

她花费了一整天的时间来砍倒小树和灌木，将它们拖到空地中央，并把它们堆在河边无树的地方。她将冷杉和松树的多树脂树皮和树枝聚集在一起，挖走烂掉的老树桩寻找易于着火的硬木，将草束堆起来。到了晚上，她把木头、多脂的树枝和干草绑在一起做成火把，能够很快地点燃和冒出大量的烟雾。

在她计划行动的当天早晨，她取出皮制帐篷和野牛角。然后她在骨头堆里找出一根平直的骨头，将一端削尖。为了以备万一，她找出了她可能找到的全部绳子和皮条，并把藤本植物从树上弄下来堆在河边石滩上。她又把一堆浮木和落叶搬到河边，这样她就有足够的燃料来生火了。

在夜晚来临时，一切都准备就绪了，艾拉在河滩和突出的崖壁间来回走动，观察着马群的动向。她焦急地望着东方天边的几朵乌云，盼望着它们不要飘过来挡住她所依赖的月光。

她煮了些谷物并捡拾了一些樱桃，可她不能吃得太多。她一直在练习拿起梭镖进行投掷和将它们拔下来。

最后的时刻，她在浮木和骨头堆中挖出了一根长长的有骨结的鹿前腿肱骨，将它对着一大堆猛犸象牙磕去，感到胳膊被震疼而住了手，骨头没磕坏，这可是一根好棍子。

在日落前月亮就升了起来。艾拉渴望着她能多知道一些关于狩猎仪式的情况，但女人总是被排除在外的。女人会带来厄运的。

我可从没有给自己带来过厄运，她想，可在此之前我也从未试过狩猎一头大型动物。我真想知道一些能带来好运的办法。她将手伸向她的护身符，想着她的图腾。这是她的穴狮，会引导她去往最佳的狩猎地点的。那是克莱伯说的。还有什么理由能使一个女人在使用选定的武器方面比男人更熟练呢?对女人来说她的图腾是太强了——这给了她男子的性格，这是布仑的说法。艾拉盼望着她的图腾会再次给她带来好运。

在艾拉走向河湾时，黄昏已被黑暗代替。她发现马群终于安稳下来准备过夜了。她把平直的骨头和皮帐篷收拾起来，跑过高高的草丛到达无树的空地，马群通常早晨在那儿喝水。在逝去的白昼中绿叶变成了灰色，远处的树则只是星光闪耀的夜空中的暗影了。她期望着月亮光能让她看清四周，将帐篷放到地上并开始挖起来。

地表很硬，可在她挖去表土后，用削尖的骨头制作的锹就很好用了。每当挖起一小堆土时，她就将土拖到树林中倒掉，挖到一定深度时，她把皮子铺在坑底，把土放到上面然后再拖上去。她在黑暗中艰难地工作着。以前她从未自己单独挖过坑。以前那种石头底的大型烤肉深坑是女人们的集体杰作，何况现在这个更大更深。

在坑有齐腰深时，她发现有渗水才意识到不该在离溪流这么近的地方挖坑。底部很快就湿了。在她放弃努力之前烂泥已达她的踝部，她爬了出来，在她抽出皮子时，坑的一边就已经塌下去了。

我想这已经够深了。只能这样子了，挖得越深则水进来的越多。

她瞅了一眼月亮，奇怪时间怎么过得如此之快，她必须加倍努力来结束这项工作，按计划她还该去休息一会。也许不可能了。

她朝着堆树干和灌木的地方跑，不小心被一根树根拌倒了，重重地摔了一跤。现在可不能粗心大意啊！她想，揉着自己的胫部。她的膝盖和手掌都摔痛了，她知道腿上湿漉漉的渗出物一定是血，尽管她无法看到。

瞬间她理解到自己是多么的脆弱，感到一阵害怕袭来。我要是跌断了腿可怎么办呢?这儿可没人能帮助我，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如此。晚上我在这怎么办呢?没有火又如何呢?要是动物侵犯又怎么办呢?她清楚

地记得一只山猫向她袭来的一刻，不由地伸手去拿弹石带，想象着夜色中那闪亮的双眼。

她发现武器仍旧牢牢地别在腰带上。有点安心了。我肯定会死的，或假定已经死了。要是有些事将要发生，那就一定会发生的。我用不着现在就为此操心。我得快点了，要不天亮之前就不能准备好了。

她找到了灌木堆，开始将小树拖向挖好的土坑。她不可能自个儿包围马群，河谷里也没有死胡同，可灵机一动，她有了一个主意。这是她头脑中的瞬间灵感——也就是这个大脑使她和部落中人有所不同，甚至比外貌的差异更明显——这是一种特殊的本领。虽然河谷中没有死胡同，但她可以制造一个。

以前是否有人想出过这个主意无关紧要。这对她来说是个新主意。她并不认为这是什么伟大的发现。这只不过是对部落中男人的狩猎方法作一点改良罢了。这一改良让一个独身女人也能猎杀一只部落的男人们从没想象过的单人猎获一只大型动物的情景。这是一个因需要而产生的大发明。

艾拉一边铺设着树枝，一边焦急地望着天空，构筑一道从坑的两边向外伸张的屏障。当东方的天空闪烁着星光时，她已用灌木将屏障上树枝间的间隙填满和加高。在艾拉站起来欣赏她亲手构筑的工程时，鸟已开始鸣叫，天空也已经泛白了。

陷坑近乎一个长方形，稍微有点长，最终运出的湿土弄脏了周边。用皮子拖出来的土形成松软的土堆，分布在以陷坑为顶点，灌木墙为两边的三角形区域内。从分开两堵墙的陷坑处望出去可看到渐渐放亮的东方天空。在波光粼粼的河面另一侧，呈现出河谷南岸崖壁的暗影，仅能清晰地分辨顶端的轮廓。

艾拉转过身来衡量了一下马群的位置。河谷另一侧的坡度较缓，向西逐步变陡，直伸至她所居住的岩洞下方突出的峭壁处。向东则沿着河谷缓缓地延伸至草原。天还有点黑，但她能看到马群已开始活动了。

她抓起骨制的锹跑回河滩，火有点弱了，她往火堆中加了一些木头，然后用木棍挑出一块热炭放在野牛角里，她举着火把，拿着梭镖和棍子，然后跑回陷坑。她在陷坑的两边各放了一根梭镖，并将木棍放在旁边，而抢在马群开始移动之前，她绕了一个大圈到了马群的后面。

接着，她开始等待时机。等待比一整夜的工作更难熬。她全身戒备，担心和怀疑着计划是否能实现。她查看了木炭，继续等待；又看了看火把，还得等待。她思考着无数她以前从未思考过的事情，哪些是她应该做的，哪些是她应改变做法的和应该等待的。她估摸着马群去河边吃草

的时间, 考虑着是否该刺激它们一下, 或其它更好的办法, 还是继续等待。

马群开始四下走动。艾拉感到它们比往常好像更警觉一些, 但她从未如此靠近它们, 所以她无法确定。终于那领头的雄马开始走向河流, 其它的都跟在后面, 时而停下吃沿途的青草。当它们走近河边闻到艾拉的异味和泥土新翻过的气息后, 真的开始紧张了起来。正当雄马准备调头时, 艾拉也决定行动了。

她用木炭点燃了一支火把, 又点燃了另一支。烧旺以后, 她留下野牛角, 跟在马群后面, 边跑边叫喊, 同时还挥舞着火把, 但她还是离马群太远了。火炬的气味使马群误以为是草原起了大火, 它们加快速度将她甩在后面, 朝着饮水处和灌木墙驰去, 但它们似乎感到了危险, 有些马停了下来并转向东去。艾拉也转向马群奔跑的方向, 尽可能地加快速度, 希望能截住它们。在她靠近时, 她发现多数马匹都躲过了陷坑, 她跑到马群中大喊大叫。它们四下奔跑。耳朵后竖, 鼻子上翘, 它们从她身旁跑过, 在惊慌和迷惑中嘶叫着。艾拉也着了慌, 生怕它们会全部跑光。

当她看到暗褐色的母马朝她跑来时, 正好她跑近灌木屏障的东端。她向它尖叫着, 挥舞着火把, 径直面对面地冲了过去。在最后时刻母马躲开了, 朝着它不愿意的方向避去。它发现逃路被堵死了, 于是就沿着屏障的内侧奔去, 试图找到一条出路。艾拉在其后紧迫不舍, 呼吸急促, 觉得心都快要蹦出来了。

母马看到缺口处河水微微的亮光, 直奔而去。接着它又看到了陷坑, 可已经太晚了。它收紧四蹄想要跳过去, 但它的前腿在坑边的烂泥中滑了一下, 就一头栽进陷坑并摔断了一条腿。

艾拉气喘吁吁地跑了上去, 她拾起一根梭镖, 站在那看着瞪大眼睛哀鸣的母马, 那马的头一直在晃动, 在泥水中挣扎着。艾拉双手握住梭镖, 站稳脚跟, 狠命将梭镖扎向坑中。接着她意识到虽然她已经将梭镖扎入马的肋部, 扎伤了母马, 但并不致命。她又跑向另一侧, 但她在泥地上滑了一跤, 差点自己也掉入坑中。

艾拉捡起另一支梭镖, 这次她小心地瞄准要害。母马痛苦而困惑地嘶叫着, 而当第二支矛尖刺入它的颈中时, 它以最后的惊人之力向前一跃。然后哭泣般地哀鸣了一声倒了下来, 身受二处刺伤和断了一条腿。骨棒的最后一击结束了它的痛苦。

艾拉慢慢地恢复到常态。她还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收获。她拄着仍握在手中的骨棒站在坑边, 也有点喘不过气来, 她紧盯着躺在坑底的母马。带碎点的灰色马身沾满了血和泥水, 但已经死去了。

然后慢慢地，一种欲望控制了她。一种她从未体验过的发自内心深处的渴望，通过喉咙，以一声原始的呼喊从她的嘴里迸发了出来。她成功了

此刻，在一个广漠大陆深处的河谷中，在一个界于北方荒芜的草原和南方湿润的草地间的某地，一个年轻的女人在骨棒支撑下挺立着，体会到自身的力量。她能活下来，她会活下来的。

不过她的欢呼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当她俯身看着马时，她忽然意识到根本不可能把它从陷坑里拖出来；她必须在泥泞的坑底肢解马匹。而且她必须赶快将马弄回河边，以便完好地得到完整的马皮，不然让许多食肉动物闯到血腥味后就不好办了。她必须将肉切成薄条，捡出其它可用的部分，注意不要让火灭掉，在晾肉期间提高警惕，小心看管。

经过一夜的苦干和焦急的追逐她已经筋疲力尽了。可她不能像部落中的男人那样就此休息，他们的任务完成了，把分割和处理猎物的工作留给妇女们。艾拉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呢。她长叹一声，跳入坑中割断马的喉咙。

她跑回河滩去取帐篷皮子和燧石工具，在回来的路上，她注意到峡谷远处的马群仍在奔驰着。当她在狭窄的坑中，满身是血和泥，紧张地干着活时，就将它们忘得一干二净了，她把肉切成条取出来，小心翼翼地剥马皮，不让造成任何损害。当她在帐篷皮子上尽可能地堆砌她认为能拖走的马皮时，食腐鸟已经在边上捡食着被扔掉的剩余骨头。她将肉条拖到河滩，往火堆里加了一些燃料，将肉条倒在一起。她拖着倒空的皮子跑了回来，但她在回到坑边前拿出她的弹石带发射石头。她听到了一头狐狸嚎叫着跑了。要是还有石头的话她本能打死一只狐狸的。她又从河滩上捡了许多石头，在她回去工作前喝了一点水。

石头准确而致命地击中了一只不怕火，试图从那一堆肉里拖走一块肉的狼獾，这发生在她拖回第二批肉的时候。她将肉放在火堆旁，然后走过去取那条狼獾，盼望着能有时间将它的皮剥下来。狼獾的毛皮特别适合冬天穿用。她往火堆上加了一些木头，顺势看了一下浮木堆。

在她返回时遇到一只鬣狗。那家伙弄走了一整条腿肉。她到达河谷至今从未见过这么多食肉动物。狐狸、鬣狗和狼獾都闻到了她的猎获物。狼和它们那凶猛的类狗近亲——野狗们在离她弹弓射程不远处徘徊。鹰和鹊鹞比较勇敢些，只当她走近时才拍拍翅膀，飞远一点。她盼望着能随时见到一只山猫或豹子，甚至一头穴狮。

在她将血污的马皮拖出陷坑时，太阳已过了天顶，开始下落，可对她来说只有把最后一堆东西拖到河滩上后，才能松弛一下，躺下来歇一

会。她已经整夜没睡了;已经整天未吃过东西了;而且她已一点也不想动了。可那些享用过她的猎获物的小生物们使她不得不再次爬了起来。苍蝇的嗡嗡声使她认识到自己到底有多脏,它们一直在咬她。她只好强打精神起身走到河中,连衣服也懒得脱,舒服地让水冲刷着身上的污物。

河流冲走了一切脏物。然后她回到洞中把夏装脱下来晾干,搞不清下水时是否已经把弹石带从她的腰带上拿下来。她担心让水泡后再晾干弹石带会变硬。她可没有时间使它重新变软和富有弹性。她背上全部家当和睡垫出了洞。在她下去到河滩之前,站在洞口石廊的边缘环视了一下草原,发现陷坑边有动静,可马群已经跑离河边了。

她一下子想起来自己把梭镖拔出来后就留在坑边了。她本想不去管它们了,可后来觉得保留两支完好的梭镖还是比重新做一支新的容易。她拿起那湿的弹石带,在她停下来捡一堆石头时将毛皮扔在河滩上。

走近陷坑时,她仿佛第一次见到那屠场似的。灌木墙倒塌了。陷坑看上去就像是大地的伤口,草丛都被踩翻了。血、碎肉和骨头随处可见。两只狼正在啃马头上的剩肉。小狐狸们正围着一只残缺的,还有蹄子的前腿嗥叫着,一只鬣狗正警觉地盯着她。而在她靠近时一群鸢振翅飞走了,可一只狼獾仍站在坑边上不动。只有野猫还未露面了。

我还是快点吧,当扔石头想赶走食肉动物时她想。我得在肉的周围燃起火来。鬣狗低嗥一声走开了,可仍逗留在不远处。快滚开,你这讨厌的东西!她想。艾拉讨厌鬣狗。只要她一遇到它,就要记起一只鬣狗抓走奥格的小孩时的情景。她根本就没有停下来考虑一下后果,她杀了它。她只是不能让孩子就那样白白地死去。

当她俯身拾取梭镖时,她的注意力被灌木墙缝隙中的动静吸引了。几只鬣狗正在跟踪一只腿细长的草色小马驹。

真抱歉,艾拉想,我并不想杀死你的母亲,它只是偶尔落入陷坑的马。艾拉并无负罪感。有猎人,就得有猎物,有时猎人也会成为被猎物的。她顾不上武器和火堆,跪下祷告起来。打猎是生存的一种方法。

可她知道那小马驹没有母亲就非死不可了,她为这弱小无助的动物感到难过。自从她第一次将一只受伤的野兔带回来让伊扎治疗后,她就经常带一些受伤的小动物回去,尽管布仑不愿意,但还是同意除食肉动物之外的规定。

她看着鬣狗追逐着小马驹,那小生命正惊骇地试图躲避着,眼睛睁得大大的,充满惊恐之色。要是没人照顾你的话,你还是这样结束你的

生命吧,艾拉似乎想要安慰它。可当一只鬣狗扑向小马驹,撕咬它的肋部时,艾拉想都没想就拨开灌木,石弹从弹弓中飞出去。一只鬣狗倒下了,另几只则跑开了。她并不想杀死它们,她对鬣狗那难看的,带斑点的皮毛不感兴趣。她只是想把它们吓跑,留下小马驹。小马驹也跑开了,可并不远。它有点怕艾拉,可更怕鬣狗。

艾拉缓缓地靠近小家伙,抬起双手,嘴里轻轻地呼喊着,她以前想让受惊的动物平静下来时就这么干过。她和动物有一种天然的默契,对一切生物也是如此,这大概得益于她的医疗技术。是伊扎赋予她这种本领的,多年前正是这种爱,让伊扎挽救了她这个受了伤、饥饿难忍的古怪女婴。

小马驹开始用鼻子闻艾拉伸出的手指。年轻的女人又靠近了一点,然后轻轻地拍着,摸着,挠着小马驹。当小马驹有点习惯于艾拉的抚摸时,开始出声地吮吸起来,这使艾拉感到一阵心酸。

可怜的孩子,她想,你饿急了,却没有母亲给你喂奶吃。我可没有奶喂你,我甚至连杜尔克都无法喂饱。她感到眼泪欲出,就使劲摇摇头。还好,它不管怎么说还是长得挺壮的。或许我会想出些喂你的东西的。你也只得这么小就断奶了。过来,小马驹。她用手指导引着它走向河滩。

就在她走近河滩时,看到了一只山猫正想拖走一块她辛辛苦苦弄到的肉。猫类动物终于露面了。她往弹石带里装了两块石头,此时小马驹正惊慌地向后退,正当山猫抬头看时,她用全力射出石头。

你能用弹石带打死一只山猫的,"佐格很久前曾坚持过这一点,"不要试图再打到更大的动物了,不过你能打死一只山猫的。

这可不是艾拉头一次证明他是正确的了。她重新夺回了肉,并把这长着毛茸茸长耳的山猫拖了回来。随后她瞧着肉垛,沾满泥土的马皮,死狼獾和死山猫。忽然她大声地笑了起来。我曾需要肉和毛皮,这下我只需要多长几只手了,她想。

小马驹被她的大笑和火的气味吓得不敢靠近了。艾拉找出了一根皮带,小心翼翼地再次接近马驹,然后将皮带套到它的脖子上,将马驹带到河滩。她将绳子的另一端系到灌木上,记起了她又把梭镖忘掉了,跑去取了回来,然后安慰着想跟着她的小马驹。我用什么来喂你呢?在小马试图要再次舔她的手指时她正在想。现在我可有事情干了。

她试着给它一些草,可小马驹似乎不知道拿它们怎么办。此时她注意到了煮食钵底部已经煮好的谷物。她记起了小孩可以与母亲吃相同的食物,只要煮得更烂些就可以了。她往钵中加了些水,把谷物调成了

糊状，然后拿给小马驹，可当她往它的嘴里喂的时候，它只是打了个响鼻并往后退去。可接着小马驹又舔着自己的脸好像还喜欢这种味道。它太饿了，又一次去寻找艾拉的手指。

艾拉想了一会，然后乘着小马还在吮她的手指时，把手伸到钵里。小马驹舔进了一点谷糊，晃了晃头，可经过多次反复后，饥饿的小马有点明白了。在它吃完后，艾拉走回山洞，拿回来更多的谷物，煮好了备用。

我想该贮存更多的谷物。只要我能晾干的话还是来得及的。她停了一会，想像着部落里的人知道后一定会感到奇怪的，去杀死一匹马作为食物，又去收集食物来喂它的小马。我要多怪就有多怪…她一边自言自语，一边用棍尖挑起一块马肉放在火上烤。然后她估摸了一下她所面临的任务，坐下干了起来。

直到明月当空，满天繁星闪烁时，她仍在把马肉切成条。一圈火堆环绕着河滩，她不禁感激起附近的一大堆浮木来。在火堆圈内，一行行晾晒的肉铺在地上。在卷起的黄色山猫皮的一边放着一卷小一点的棕色粗糙狼獾皮，都需要刮干净和加工处理。洗干净的母马皮铺在石头上和马胃一起在晾干，马胃也已给洗干净并装满了水，使它能柔软一点。一条条正在风干的肌腱，一段大肠，一堆蹄子和骨头以及一大块正准备熬油后灌入小肠中，便于贮存的肥肉。她甚至还从山猫和狼獾身上割下少量脂肪，用来点灯和防水，尽管她把它们的肉都扔了。她对食肉动物的肉不感兴趣。

艾拉看着最后两块已在河水中洗净的肉，拿起了一块。可马上她就改变了主意。可以把这些先放一放，她可从来没有这么累过。她挨个查看了火堆，并加了一些木头，然后铺开她的熊皮把自己裹起来。

小马驹已不再被拴在灌木上了。又吃了一次谷糊后，它似乎再也不想走了。在它舔着艾拉并在她身旁躺下时，她差一点就睡着了。她想就算小马驹在其它食肉动物来偷肉时会发出警告，她也不会起来的，她太累了。艾拉半睡半醒地用胳膊搂住了浑身热气的小动物，感受到它的心跳，能听到它的呼吸，把它紧紧地抱住。

乔达拉摸着脸上的胡茬，把手伸进挂在一棵矮小松树上的包裹。他从中取出一个软皮制的小口袋，解开绳子，打开它并仔细地查看着袋内的一把薄薄的燧石刀。刀身有点弯曲____所有从燧石上顺裂缝剥离的刀片都有点弯曲，这是石头本身的特性____可刀锋是又直又锋利的。这石刀是他的收藏中几件特别好的工具之一。

一阵狂风将缠满苔藓的老松树干枝吹得乱颤。大风也把帐篷的帘子吹开了,呼啸而入,拉杆被风绷得紧紧的,猛拉支柱,又猛地将帘子再次关上。乔达拉看着刀片,然后晃着头,再次将它包了起来。

该是留起络腮胡子的时候了吧?"索诺兰说。

乔达拉一点也没有注意到他的弟弟已经来到身旁。"络腮胡子这玩意儿,"他说,"在夏天可是个累赘。在你出汗时就痒痒,最好还是刮掉它。不过在冬天还是能使你的脸暖和些的,冬天就要来了。

索诺兰往手上呵气,互相摩擦,然后蹲在帐篷前的小火堆旁,把手放在上面烤。"我怀念颜色。"他说。

什么?颜色

红色。这儿没有红色。到处是灌木,而其它一切的一切都变为黄色再转为棕色的了。草,树叶都是如此。"他朝着身后的大草原点了点头。然后看着站在树旁的乔达拉。"就连松树都是黄褐色的。水坑和溪流边上已经有冰茬了。可我却还在等待秋天的来临。

不会等太久了,"乔达拉走过来蹲在火堆的另一边说道。"今早我见到过一条犀牛,正往北走去。

我觉得有下雪的可能。

暂时还不会太多,因为犀牛和猛犸还在附近。它们虽说喜欢寒冷,可它们并不太喜欢下雪。它们似乎能预知大风暴的来临并急急忙忙地向冰川进发。有人说过,‘在猛犸往北时千万别前进了。’这话对犀牛也是适用的,不过现在见到的那只还不怎么着急。

我见过整队的猎手连一根梭镖也没有扔就掉头返回了,仅仅是由于风暴在北移。我担心的是到底这里的风雪能有多大

夏天是干燥的。要是冬天也如此,猛犸和犀牛会一直逗留在这儿的。不过我们现在已太往南了,一般来说雪会多些。要是东边的那些山里有人居住的话,他们应该知道。也许我们还是应该和那些送我们渡河的人待在一起好些。我们马上就需要一个过冬的地方了。

要是现在能有一个住着许多漂亮女人的部落那该多好啊。"索诺兰笑着说。

要是有个既好又友善的部落我会住下来的。

哥哥,你决不想度过一个没有女人的冬天,我也是这样。

大个男人笑了,"是的,没有女人____不管是漂亮的或丑的____冬天会变得冷得多。

索诺兰深沉地望着他的兄弟,"我常考虑这事。"他说。

什么

有时一个真正的美人使几乎半数的男人来追求她，可她却偏偏只看着你。我知道你并不笨，你心中明白____可你却目不斜视，找一个并不漂亮的女人坐到角落去。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有时一个女人认识到自己并不漂亮，因为她颊上有瘢，鼻子又太高。可当你与她交谈时，你能带给她比带给人人追求的女人更多的乐趣。有时并不完美的女人更有趣，她们做过许多事或学了更多的东西。

或许你是对的。在你盯视着那些害羞的女人时，她们会像绽放的鲜花。

乔达拉耸耸肩站了起来。"我们不去找女人或家族，这边来。让我们把帐篷拆掉。

太好了！"索诺兰渴望地说，然后背向火堆，一下子就呆住了

乔达拉！"他喘着气喊了一声。"别动以免惊动它，不过要是看一眼帐篷后面的话，你会看到你今天早晨的那位朋友，或一只像它的东西。

乔达拉瞥了一眼帐篷的顶端。正好在帐篷的后面，一只巨大的双角犀牛正将它那成吨重的身躯重心从一只脚移到另一只脚上而来回摆动。脑袋转过来瞅着索诺兰。它根本无法看清正前方的东西，它的小眼睛长得靠后，而主要的是它的视力较弱。它那敏锐的听力和嗅觉弥补了视力的不足。

犀牛显然是寒冷地带的生物。它长着双层毛皮，里层是厚厚的软毛，还有一层粗糙的长着红棕色毛发的外皮，而在它那硬皮下有一层三英寸厚的脂肪。它的头比肩膀还低，前倾的长长前角在它晃动时几乎触到地面。它利用前角来拨开雪寻草吃____当然雪不能太深。它只在南方的草场呆很短的时间____去吃那有丰富营养的草料和贮存更多的脂肪____也即晚秋和早冬季节，在天气变得对它来说足够冷，但仍未下大雪之前。它无法习惯炎热，它的毛皮太厚了，对它来说它比冰雪还要难忍。它的家在寒冷、干燥的苔藓带和靠近冰川的草原。

除了用作扫雪外，长长的前伸尖角可有一个要危险得多的用途，不管怎么说，在犀牛和索诺兰之间除了一小段距离之外什么也没有。

别动！"乔达拉小声说。他躲在帐篷的后面潜行到包裹处取梭镖。

那些小梭镖起不了什么作用。"索诺兰背对着他说。乔达拉犹豫了一下，他不明白索诺兰怎么知道他的动向。"你得击中它的薄弱部位，像眼睛之类的地方，可那些目标太小了点。你得用一根重梭镖来对付犀牛。"索诺兰继续说，他的兄弟此时才明白索诺兰所说的仅是猜测。

别多说话,你会引起它注意的。"乔达拉小声地说,"我是没有一支重梭镖,可你什么武器也没有。我将绕过帐篷从后面对付它。

等一等,乔达拉!别这么干!你用那支梭镖只能惹怒它,而根本伤不了它的。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是如何诱猎犀牛的吗?先用一个人在前面引路,引得犀牛去追他,然后让另一个人去吸引它的注意力后让第一个人躲开去。一直让它来回跑动直至它累得不能动为止。你准备好去吸引它的注意。我开始先跑了,看它会不会追来。

不!索诺兰!"乔达拉喊起来,可已经太晚了,索诺兰跑了出去。

食肉动物的行为往往是难以琢磨的。犀牛没有去追索诺兰,却向着被风吹得发出震响的帐篷猛冲过去。它一头撞了上去,在上面穿了个洞,绷断了皮绳并与它们缠在了一起。当它终于解脱出来时,它对面前的两个男人和营地失去了兴趣,于是掉头走了,毫不伤害谁就走开了。索诺兰回头瞧见犀牛已经走了,就慢慢地跑了回来。

这太愚蠢了!"乔达拉喊道,一边将他手中的梭镖狠狠地扎在地上,以至于将紧靠骨尖处的木头部分弄断了。"你不要命了吗?伟大的多尼啊!索诺兰!两个人是无法诱杀犀牛的,你得包围它才行。要是它追起你来怎么办呢?要是你受了伤,我能为你在这伟大母亲的地下世界做点什么呢

索诺兰的脸上闪过了一丝惊讶和愤怒的神情。然后他又笑了。"你可真是很关心我呀!尽情地喊吧!你吓不了我。也许我不该那么做,不过我不能让你做出愚蠢的举动,就像用这么轻的一支梭镖去对付一头犀牛。要是你受了伤,那我又该为你在伟大母亲的地下世界做点什么呢?"此时他就像一个小孩成功地逗弄了别人后那样忽闪着眼睛并笑了起来。"还有就是它可没有来追我。

乔达拉看着他兄弟的笑脸感到不知所措。不过一阵大笑总比愤怒好,过了一阵他才醒悟过来,索诺兰已经安全了。

你真幸运,我想我俩都很幸运,"他长吁了一口气说。"可我们还是多做几支长矛好,哪怕是临阵磨枪也好。

我还从未见过什么紫杉类的树木,不过我们可以在路上找到白杨树或是桦木。"索诺兰一边拆帐篷一边说。"我想它们能派上用场的。

其实哪一种都可以,包括柳树。我们得在出发前准备就绪。""乔达拉,我们还是离开这儿吧。我们得去山区,不是吗?""我不喜欢不带长矛的旅行,这并非完全因为周围有犀牛。

我们可以早点歇息,不管怎么说,我们得支好帐篷。要是我们出发,可以找点好木头,找一个更好的宿营地。这头犀牛也许会回来的。

它也许还会跟踪我们。"索诺兰总想一大早就出发, 一刻也不想拖延。乔达拉了解他的这一习性。"也许我们该去山区。好吧, 索诺兰, 不过可要早点歇息, 行吗

好的, 兄长。

两兄弟沿着河滩长时间地稳步快速前进, 都习惯了对方的沉默。他俩互道衷肠后变得更亲近了。他们各自按习惯承担起义务, 而当危险来临时, 又互相依赖。他们都还年轻，既强壮又健康, 都自信能应付任何可能面临的麻烦。

他们与环境是这般地融合, 以至于当危险来临前都能敏感地警觉起来。不过他们几乎难以感觉到远处太阳的热度, 经常要面对寒冷北风。他们的前方是黑云压顶的皑皑雪峰, 还有深而冰凉的河水。

大陆起伏的山峦形成了大母亲河的河道。她发源于冰川覆盖的高原北面, 向东流去。过了第一道山脊后是一片平原____早期曾是一个内海, 再往东去是一道形似大圆弧的山脊。第一道山脊最东端的山峰和第二道山脊东北面的低矮山丘相连在一起, 河流冲开了岩石屏障, 突然转向南流。

河水在喀斯特高原处下落后, 又蜿蜒着流过草原, 汇入大川, 又分成了几条分叉的河道, 再向南流了一段后再次汇合成大河。缓慢而蜿蜒的河流所流经的平原给人一种缺少变化的错觉。不过这仅仅是错觉而已, 当大母亲河流经平原南端的高地后又向东折, 并汇聚到一起时, 它已经吸收了第一道冰雪覆盖的巨大山脊东部和北部的地表水。在大母亲河向东画一个大弧线流向第二道山脊南端时形成了一个冲积盆地。两兄弟一直沿河道左岸走去, 越过一道道汇入大河的支流。河流南岸陡峭而参差不齐的高地上升得很快, 在他们这一侧从河滩起, 地势只是缓慢地上升。

我恐怕冬季来临之前是无法到达母亲河的尽头了,"乔达拉说。"我开始怀疑它是否有个尽头了。

一定会有尽头的, 我认为我们很快就能找到它的。看看它有多大吧!"索诺兰向右岸画了一个大圈。"谁能想到它会变得这么宽呢?我们肯定离河口不远了。

可我们还没到姐妹河呢!至少我认为没到, 塔门说过那河与母亲河差不多大小。

那也许只是个传来传去变得越来越离奇的故事而已。你难道真的相信在这平原上还有一条类似的大河也向南流吗

是的，塔门从没说过他本人见到过，不过他说的母亲河会再次转向东流可是对的，关于送我们渡河的人们的话也是对的。他关于姐妹河的话也会是正确的。要是我们能懂那些用木筏摆渡我们的那个部落人的语言就好了。他们应该能知道母亲河有条同样大小的伴流的。

你知道夸耀一件遥远地方的奇观可是件最容易不过的事了。我认为塔门所谓的姐妹河只不过是母亲河东边的一条河道而已。

我希望你是对的，弟弟。因为要是真有条姐妹河的话，我们只有先穿过它才能到达山区了。而我又实在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能让我们获得过冬的场所。

我得看到才能相信。

一种显然有别于平常情况的动静引起了乔达拉的注意。循着声音，他发现远方有一朵黑云正逆风向这边飘来，他停下来仔细观察才分辨出是一群排成V字形的两行大雁在飞来。它们形成一个整体铺天盖地向下飞来，接近地面时，散了开来，用脚着地，拍打着翅膀休息一会儿。河流在此绕过了前方的陡坡。

兄长，"索诺兰激动地笑着说，"要是前面没有沼泽地的话，这群大雁是不会停下来的。也许那会有一个湖或者海，我敢打赌母亲河肯定是注入了它，我想我们到达河尽头了。

要是我们爬上那座小山的话，会看得更清楚些。"乔达拉尽量使语气显得不偏不倚，可索诺兰还是听得出他有点不高兴了。

他们很快就爬了上去，到顶时累得喘个不停，然后吃惊得屏住了呼吸。他们站得高看得远。大母亲河拐弯后变宽了而且波浪滔滔，在它得到了大量水后，它翻腾起泡沫来。大片的水面由于翻起的泥土而变得浑浊，碎石，残枝和动物尸体与翻腾的整棵树木都在激流中飘浮着。

他们还没有到达母亲河的尽头。他们遇到的是姐妹河。

姐妹河开始以小溪和山泉发源于他俩面前的高山。小溪形成了湍急的河流，冲过险滩，直泻而下形成瀑布，从第二道山脊的正面直流向下。由于没有湖泊和水洼来调节流量，奔腾的河水聚集了大量的能量冲入平原。唯一能减缓姐妹河咆哮河水的是汇纳百川的母亲河。

几乎是同样规模的支流注入大母亲河，与湍急的主流河水搏击着。水流卷了回去又重新冲了过来，不断地形成逆流和底流，不时出现的游涡将浮石卷入河底，稍后在下游处又将其浮到水面。滔滔的合流形成了一个一眼望不到边的危险四伏的大河。

秋季的洪水已经爆发过了，两岸被水漫过的地段变成了一片泥沼，留下一带荒芜的沼泽地；连根拔起的大树和折断的残枝伸向天空；在干

枯的泥潭中充斥着动物的死尸和濒死的鱼。水鸟吃着遍地可得的食物,岸边四处都是它们的身影。一只鬣狗正在不远处对付一只死鹿,毫不理会拍动翅膀的黑鹤。

伟大的母亲河啊!"索诺兰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肯定是姐妹河。"乔达拉不屑于追问他的兄弟现在是否相信了。

我们怎么过河呢

我不知道。我们得往上游去。

有多远呢?她和大母亲河几乎一样大。

乔达拉只能摇头了,他皱着眉头思考着。"我们早就该听从塔门的劝告了。随时都可能下雪的;我们没时间往前走太远了。我可不想让大风雪将我们困在一片空地上。

一阵强风吹起了索诺兰的头巾,把它向后吹去,使他的头露了出来。他再次拽好了它,紧紧地裹住脸,他哆嗦了一下。自他出发以来首次担心如何来度过那即将到来的漫漫长冬。"现在我们做什么呢,乔达拉

找个地方宿营。"他环视了一下四周。"那边,正好在上游,那棵杨树所在的高地。那儿有条小溪流入姐妹河____水一定不错。"要是我们将背架绑在一根圆木上,再用一根绳系在我俩的腰上,我们就可以一起过河,不至于失散了。

我知道你很勇敢,小兄弟,可那是匹夫之勇。我可不敢确定我们能否游过去,甚至在什么也不带的情况下。"这条河的水很冷,只是因为流水很急才没有结冰。今早河岸处就有冰茬。而且要是我们被一些树枝缠住了那怎么办呢?我们会被冲向下游,甚至沉下去

还记住那些住在大瀑布附近的部落吗?他们把大树干的中心挖空,用来渡河,也许我们也能……

替我找一棵足够大的树吧,"乔达拉说,冲着仅有几棵细而矮的树木的大草原扬了扬手。

唔……有人告诉过我用桦树皮做船壳的方法……不过那些树看起来好像太细了。

我见过那些船,不过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弄的,也不知道他们用来防止漏水的胶水。而在他们所在的地区桦树长得比这儿的要粗大得多。

索诺兰扫了一眼四周,想找到一些其它的办法,一些他那兄弟无法用难以辩驳的逻辑加以否定的办法。他注意到了南边高地上挺拔的白

桦木,笑了。做一只筏子怎么样?我们只要将一堆圆木绑在一起即可,在那个小山上白桦木多得是。

能有一根长而结实的木杆用来做撑篙吗?即使在小而浅的河里树木也是不好控制的。

索诺兰自信的笑容消失了,乔达拉不得不挤出一丝笑容来。索诺兰从不掩饰他的感情;乔达拉怀疑他是否真的要试一试。然而正是这种直率坦诚的性格才使他这么讨人喜欢。

不过,也许这主意还不算坏,"乔达拉换了一种语气说,并注意到索诺兰的脸上又浮现出了笑容,"一旦我们到上游远处,就没有被卷入汹涌流水的危险。而且能找到一处较浅和较宽的河面,此时水流速度不会太快,还会有一些树。我希望这样的天气能维持一段时间。

一提到天气,索诺兰就变得和他的兄弟一样认真了。"那末让我们快走吧。帐篷已收好了。

我先去看看那些白桦树。我们还需要一些坚固的梭镖。我们本应昨晚就做好的。

你还在担心那只犀牛吗?现在它离我们够远的了。我们还是赶快去找一个可以过河的地方吧。

至少让我去砍一支吧。

那你就为我也砍一支吧。我马上就开始整理包裹。

乔达拉拾起斧子,查看了一下刀口,然后满意地点点头,开始向长着白桦树的小山爬去。他仔细地查看了每一棵树,然后挑选了一棵高大挺拔的幼树。他砍倒了它,去掉树枝,而当正为索诺兰找另一棵时听到了一片混乱声。有急促的呼吸和咕噜声。他听到了兄弟的喊叫声,接着是一声他从未听到过的可怕喊声:他兄弟的喊声中充满了痛苦。当痛苦的喊声嘎然而止后,一片寂静更令人心焦。

索诺兰!索诺兰

乔达拉飞速跑下小山,手中仍握着白桦树制的梭镖,因恐惧而浑身冰凉。当他看见一只巨大的长毛犀牛时,他听到了自己心脏的狂跳声。这只犀牛几乎与他站着时一样高。它正用角在地上顶一个像人一样的东西。那畜生似乎不知道如何来对付那倒在地上的牺牲品。又怕又愤怒的乔达拉几乎连想都没想就作出了本能的反应。

乔达拉毫不顾自己的危险,将白桦木梭镖当作棍棒挥舞着冲向犀牛。一声低吼从犀牛角下方的嘴里传出来,接着又是一声。犀牛在往后退,不知道该怎么对付这个攻击它并给它带来疼痛的男人。乔达拉收回

梭镖，准备再次挥舞起来____可犀牛转身躲开了。它背上所受的沉重一击并未把它怎么样，却使它退却了，高个的男人随后追赶着它。

乔达拉将梭镖挥舞得呼呼作响，砸向在前面跑的动物，然后停下来看着犀牛逃走，平息了一下自己的呼吸。接着他扔下梭镖跑向索诺兰。他的弟弟脸朝下躺在犀牛逃跑时将他丢下的地方。

索诺兰！索诺兰！"乔达拉将他翻了过来。索诺兰的皮裤子在腹股沟处撕破了，血越流越厉害。

索诺兰！哦，我的多尼！"他把耳朵贴到他兄弟的胸脯上，听到了一声心跳，开始还以为只是错觉，直到看到索诺兰吸了一口气才信以为真。

哦，多尼！他还活着！可我该怎么办呢？"他使劲地哼哼着，把不省人事的弟弟抱起来站了一会，让他在自己的双臂中轻轻晃动。

多尼！伟大的大地母亲！请不要现在就带走他吧！让他活着吧！求求你了......"他的声音沙哑了，满腔悲愤地抽泣了起来。"母亲…请……让他活下去吧……

乔达拉垂下头来，对着他弟弟那软弱无力的双肩哭泣了一会，然后把他抱进帐篷。乔达拉将他轻轻地放在睡铺上，用骨柄刀割开了他的衣服。唯一可见的伤口是左腿上部一处皮肤和肌肉的撕裂，但他的胸部有一处变为可怕的红色，左胸肿胀，完全失去了血色。乔达拉仔细查看后发现有几根肋骨已经断了，也许还有内伤。

血从索诺兰腿上的伤口处涌出，染红了睡垫。乔达拉搜遍了包裹，想找出个能止血的东西。他拿出了他的无袖夏装，敷住伤口，他又设法去擦干净毛皮上的血，没想到反而把血迹弄得更大了。最后他把柔软的皮子裹在弟弟的伤口上。

多尼！多尼！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我不是一个医者啊。"乔达拉跪下来往后坐在脚后跟上，使劲地用手抓头发，任凭血顺着脸往下淌，"柳树皮！我可以做点柳树皮茶给他喝。

他出外烧了点热水。他不必成为一个医者也知道柳树皮的止痛作用。每当人们患头痛或其它小病痛时都用柳树皮止痛。他并不知道对于严重的创伤柳树皮是否有效，但此时他根本不知道该做点啥。他烦躁地绕着火堆踱步，不时焦急地向帐篷里看一眼，等待着水烧开。他往火堆里不断地添柴，以致将支撑盛水器皿的木架都烤焦了。

怎么这么慢呢！等一等，我还没有柳树皮呢。最好在水烧开前能弄到一些。他将脑袋伸进帐篷，凝视了一会他的兄弟，然后跑到河边，从一棵枝条垂入水中、叶子全落光了的柳树上刮了些树皮，马上就跑了回来。

他先去观察索诺兰是否醒过来了,可发现他的夏装全被血浸透了。然后他才注意到水已经烧开,溢了出来把火堆浇灭了。他无法确定该先干什么____先沏茶还是先看护他的弟弟____他不停地来回看看帐篷又看看火堆,最后他抓起一个喝水的杯子舀了点水,手被烫了一下,他把柳树皮扔进了杯子,又往火堆上加了一些木条,盼望着它们能够被引燃。他找遍了索诺兰的背架,最后只好沮丧地把里面的东西全都倒出来,拣出他兄弟的夏装以便把他身上那件血污的衣服换下来。

当他进入帐篷时,他的兄弟发出了一声呻吟,这是自从他兄弟受伤后乔达拉听的第一声呻吟。他赶忙出来倒了一碗茶,他注意到茶几乎熬干了,担心着也许会太浓了。他飞快地拿着滚烫的液体回到帐篷里,急急忙忙地想找个地方把杯子放下来,此时他发现更多的血正从索诺兰身下渗出来,流了一大滩,浸透了睡垫。

他失血太多了!哦,母亲啊!他需要一个医者。我该去做什么呢?他更加为他的兄弟焦虑和恐惧。他感到自己孤立无援。我得找个人来帮忙,上哪找呢?上哪去找个医者呢?我甚至无法渡过姐妹河,而且我也无法离开他呀。狼或鬣狗会闻到血腥味跟踪而来的。

伟大的母亲啊!看看外衣上的那些血吧!一些动物会闻到的。乔达拉抓起浸血的外衣,把它掷出帐篷。不,这不好!他又冲出帐篷,捡起外衣,狂乱地寻找一个可以扔的地方,离帐篷和他的兄弟很远的地方。

他被惊呆了,在他内心深处,开始感到绝望了。他的兄弟需要帮助,可他无法做到,也不能离开去寻找帮助。就算他知道上哪去求救也不能离开。很显然,有着血肉绽开的伤口,索诺兰本人比血污的衣物更能招来食肉动物。可他内心深处不愿面对这种现实。他丧失了理智,陷入恐慌之中。

他扫了一眼白桦树林,接着在一阵荒谬想法的驱动下,跑上山去把血衣高高地挂在树枝上。然后又跑了回来,盯着索诺兰,向他微笑,仿佛仅凭意愿他就可以使他的兄弟开口并且复原。

索诺兰似乎真的感觉到了乔达拉的乞求,又叫唤了一声,侧了一下脑袋,睁开了眼睛,乔达拉跪下来靠近他,发现他的眼神中充满了痛苦,可还想用虚弱的微笑来掩饰。

你是对的,哥哥。通常你总是对的。我们并未摆脱那条犀牛。""我宁愿错了,索诺兰。你觉得怎么样呢

你想说实话吗?我受伤了,可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他问道,并试着想坐起来,痛苦扭曲了脸上勉强装出来的笑容。

别动。我给你熬了点柳树皮茶。″乔达拉扶着他兄弟的脑袋把杯子凑近他的嘴边,索诺兰吸了几口,接着颓然地躺了下来,他痛苦的眼神中闪现出一丝恐惧。

告诉我实话,乔达拉,很糟糕吗?″高个的乔达拉闭上了眼睛,吸了一口长气说,″不太妙。

我可不这么想,你说到底有多坏呢?″索诺兰的视线落在乔达拉的手上,然后惊奇地睁大了眼睛。″你的手上全是鲜血呀!那是我的血吗?你最好还是告诉我实话吧

我也不是很清楚。你的腹股沟处被撕裂了,流了很多血。那犀牛一定用角顶着你晃了一下,还踩了你一下,你的肋骨好像断了好几根。其它的我就不知道了,我不是个医者。

可我需要一位,而唯一能找到帮助的办法是渡过那条我们无法渡过的河流。

问题的确如此。

扶我起来,乔达拉。我想看看究竟有多坏。″乔达拉起初想反对,可还是服从了,但他马上就后悔了。索诺

兰刚一使劲想坐起来,立刻就因为剧痛而再次昏死过去。

索诺兰!″乔达拉大喊了一声。血流本来已经慢了下来,可这一用力便又加快了。乔达拉把他兄弟的夏装折起来,放在伤口上,然后离开了帐篷。火堆几乎就要灭了。乔达拉更加小心翼翼地往火堆上添燃料,使火又着了起来,又加了一些水来烧热,劈了不少木柴备用。

他又回去查看兄弟的情况。索诺兰的夏装全被血浸透了。他将衣服挪开来查看伤口,他懊悔地记起他是如何跑上小山扔掉那件夏装的。他最初的恐慌已经没有了,而且回想起来是那样地愚蠢。血流已经停止了。他找出了另一块衣料,一件冬季穿的袍子,把它放在伤口上并盖住索诺兰,然后捡起第二件血衣走向河边。他把它扔进河里,然后弯下身将手洗干净,仍旧为自己的恐慌感到有点荒唐。

他并不了解那种恐慌是一种在极端环境中求生的本能。当所有一切努力都失败了,所有理智的解决方式都无效时,恐慌就会占上风。有时一种非理智的行为反而能得到理智无法得到的效果。

他走了回来,在火堆中加了几根木柴,然后去找桦木杆,虽然现在做梭镖好像已没有必要。他只是觉得自己实在无用,得找点事干。他找到了一根,然后坐在帐篷外面,狠狠地削着梭镖的一端。

第二天对乔达拉来说简直是一场恶梦。索诺兰的整个左半身体只要轻轻触及就痛得要命,伤口在加深。乔达拉几乎一直未合眼。这对索

诺兰真是困难的一夜,而每当他一呻吟,乔达拉就坐起来。但他所能做的只是给柳树皮茶,可那似乎不起多大作用。到了早上,他做了些食品和汤,可两个人都吃不了多少。到了晚上,伤口开始发烫了,索诺兰发烧了。

乔达拉睡眼朦胧地发现索诺兰终于从昏睡中苏醒过来。太阳刚刚落下地平线,尽管天还有点亮,可帐篷内几乎什么也看不清了。但这并不妨碍乔达拉注意到索诺兰的呆滞眼光,他一直在昏睡,不停地呻吟和低语。

乔达拉竭力装出表示鼓励的微笑,"你感觉好点了吗?"索诺兰的伤势使他连笑的力气都没了,而乔达拉那焦虑的表情也让索诺兰无法消除疑虑。"我觉得我并不太喜欢猎取犀牛。"他回答说。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谁也不知道说什么好。索诺兰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想克服疼痛,可他每呼吸一下胸口就感到疼,而且左腿腹股沟处的剧痛似已扩展到全身。只要他认为还有希望的话,他是能忍受的。可他们要是停留得越长,乔达拉就越没有机会在暴风雪到来之前渡过河。他的死可不能连累他兄弟也要在此等死。他再次睁开了眼睛。

乔达拉,我们都知道要是得不到帮助我就没希望了,但你可没有理由…

你这是什么意思,没有希望吗?你还年轻,也很强壮,你会没事的。

时间不够了。我们不能在这片空旷地多耽搁了,乔达拉,继续走吧,找一个可以住下的地方,你…

你疯了呀

不,我…

你要是不疯就不该那么说。你只用操心如何恢复你的体力,让我来为我俩的事操心。我们一起努力,我已经有了一个计划。

什么计划呢

我在一切就绪后会告诉你的。你想吃点东西吗?你可吃得太少了。

索诺兰明白只要他还活着,乔达拉是不会走的。他太累了，他想要放弃希望，让一切都了结,把希望留给乔达拉。"我不饿,"他说,然后就从他兄弟的眼神中知道伤害了他。"不过我想喝点水。

乔达拉倒了最后一点水,用手托着索诺兰的头帮他喝水。他晃了晃水袋,"空了,我再去弄点。

他想找个借口走出帐篷,索诺兰正在放弃希望。乔达拉说有计划并不是真的。他也曾放弃了希望——毫无疑问与他兄弟的想法是一致的。我必须设法渡过这条河去寻求帮助。

他爬上一处高地以便观察一下上游的地形,穿过树林,站在那儿看一棵被突出的岩石阻拦着生长的残枝。他感到落入了陷坑,就和那残枝一样孤立无援。他下意识地走到水边,将残枝从纠缠的石头中拔出来扔到水中。眼望着激流将其冲向下游。猜测着在它搁浅前到底能漂多远。他又注意到了那一棵柳树,他用刀又刮了些内层树皮。索诺兰也许还要痛苦一晚上,那茶也没什么作用。

终于他转身离开了姐妹河,又回到了注入咆哮大河的那条小溪边。他灌满了水袋,开始往回走。他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驱使他向上游望去____除了水流声外什么也听不到____可当他望过去后,立时张大了嘴,变得目瞪口呆。

有东西正从上游径直向他站立的岸边逼近。一只巨大的怪水鸟,那细长而扭曲的脖子支撑着一个带冠的有点凶猛的脑袋,长着一双一眨不眨的眼睛,正向他飞来。当它靠近时,他看见水鸟的背上有动静,是其它生物的脑袋。其中一个小生物在活动。

噢一啦!"传来一声喊叫。乔达拉从未听到过比这更动听的声音了。

艾拉用手背擦去额角上的汗,对正推搡着她的草色小马驹微微一笑,它正在设法把嘴伸到艾拉的手里。小马驹绝不让艾拉走出它的视线,不管她上哪都跟着她。艾拉也不在意,她很高兴能有个伙伴。

小家伙,我得为你采集多少谷物呢?"艾拉比比划划地说。黄色的小马驹走近前来看她的手势。这使艾拉回想起当她还是个小女孩时,初次学习部落手语时的情景。"你想试试学习交谈吗?好的,不管如何,试着理解。你没有手想要交谈是有困难的,不过看起来你想试着理解我。

艾拉的手势伴随着几个声音;她的部落的日常用语并非都是哑语,只有古老的正式语言才不发音。在听到她大声发一个音时,小马驹的耳朵就竖了起来。

你在听,是吧,小马驹?"艾拉摇着脑袋,"我一直都叫你小马驹或小马,这不太合适。我想你得有个名字。你是想听听你到底叫什么吗?不知道你的母亲如何呼唤你的?就算我知道,也可能发不了这种音

小马布正聚精会神地望着她,知道艾拉在做手势时是在和它交流什么东西。在艾拉停下来时,它嘶鸣了一声。

你在回答我吗?威尼!″艾拉试着模仿它并学着马的声音叫了一下。小马驹摇着头作为回报,又嘶鸣了一声。

那就是你的名字吗?″艾拉笑着做手势。小马驹又摇了摇头,跳开了几步,然后又跑了回来。艾拉笑了。″所有的小马可能名字都相同,也许我无法说出有什么不同。″艾拉又学了一声马叫,而小马也以嘶鸣来回应,她们把这当作游戏玩了一会。这使她想起以前和她的儿子玩的发声游戏,只不过杜尔克可以学会她的任何声音。克莱伯曾告诉过她,当他们发现她时她发出了各种各样的声音,而她也知道自己能发出一些别人无法发出的声音。在她发现儿子也有这种天赋时,感到特别高兴。

艾拉转身去拾高高的埃默尔麦穗上的麦粒。河谷也生长着埃默尔麦子,而黑麦草与生长在部落洞穴附近的差不多。她一直在想给马起个名字。我以前可从未给别人起过名字。她笑了。人们一定认为我有点古怪,给一匹马起名字。不过这不会比和一匹马一起生活更怪。她欣赏着欢蹦乱跳的小马驹。我真高兴有它与我作伴,艾拉想,她感到喉咙又开始哽咽了。有它在一起我就不会再那么寂寞了。要是现在失去了它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得为它起个名。

在艾拉停下来凝视着天空时,太阳正在下落。天空广垠无边,万里无云,只有西边远处的太阳,还在余辉闪耀,衬托着这无边无际的蓝天。抬头看了一下太阳和悬崖顶端间的天空后她决定结束当天的工作。

小马一发现她的注意力已不在活上后,就鸣叫着跑了过来。″我们该回洞了吗?让我们先喝点水吧。″她用胳膊搂着小马驹向溪流走去。靠近南岸陡崖下流水处的树木叶子缓慢地改换着颜色,显示着季节的更迭;现在暗绿色的松叶和冷杉都染上了金黄色、淡黄色或棕色和火红色。在隐蔽处的峡谷仿佛是米色大草原中的一颗明珠,在挡风的崖壁环抱中阳光是暖洋洋的。尽管秋色已至,可仍像一个暖和的夏天。

我应该多积聚些草料。在我用新鲜的草为你铺床时,你竟吃了起来。″艾拉一边和小马相依而行,一边继续自言自语。然而她的手语不知不觉地停止了,她思绪万千。伊扎总是在秋天收集草料用于冬天铺床。在她换草时气味可好了,特别是下着大雪,刮着大风时。我真愿意听着风声,闻着夏天新鲜的青草进入梦乡。

在她看着她俩要去的方向时,小马蹦跳着向前跑去。她纵情地笑了。″你肯定和我一样感到渴了,小威尼,″她说,大声地学着马鸣来响应小马驹。那听起来好像是马的名字,可命名应该更郑重些。

威尼!威一尼!″她在喊起来。小家伙昂起头,看着艾拉并向她跑来。

艾拉抚摸着它的头,给它挠痒。它正在换去那幼嫩的毛皮,长出更长的冬季毛皮,它总是很愿意被人挠痒。″我想你是喜欢那个名字的,它也适合于你,我的小宝贝。我想我们应该举行一个命名仪式。尽管我不能把你抱起来,克莱伯也不能亲自给你起名,不过我可得做一次莫格乌来履行仪式。″她笑了起来。想象着做一个女莫格乌。

艾拉又折向河边,当她注意到正在接近挖陷坑的空地时转向上游。她已经把坑填平了,可小马驹还是在陷坑四周转悠着,打着响鼻并用蹄刨着地,似乎被某种气味和记忆所困扰。马群自从离开河谷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它们远远地逃离了她的火堆和喧闹。

她把小马牵到山洞旁喝水,由于秋天的溪水已从高水位回落,在两岸留下一片棕色的泥浆。艾拉的脚一踩就吱吱作响,脚上溅满了红棕色的泥点。这使她想起了莫格乌在诸如命名那样的仪式上使用的红色赭石浆。她用手指沾了点泥浆抹在腿上,然后开心地笑了,又用手捧起一些泥浆。

我正想找些红赭石,看来这倒可以作为替换物。艾拉闭上眼睛,回忆着克莱伯在给她的儿子命名时所作的一切。她能回忆起他那满是皱纹的老脸,眼皮搭拉下来盖住了眼睛,他的大鼻子和下垂的眉毛,以及低低的倾斜前额。他的胡子变得稀疏而杂乱,头发也脱落了,不过她仍记得他在命名那天的情景。并不算年轻,可处于他权力的顶峰。她曾经爱过那张神奇的多皱的老脸。

一下子她深藏的感情又复苏了。她对失去儿子的恐惧和看到碗中那红赭石浆时的喜悦情景。她艰难地尝试忘掉这一切,可喉咙中的哽咽仍无法消失,她擦掉了眼泪,忘记了身上的棕色泥浆。小马驹朝她探过身去,紧挨着她躺下要求爱抚,就像她懂得艾拉的需要似的。艾拉跪了下来搂着马头,把前额贴在肌肉坚实的马脖子上。

这就算是你的命名仪式了,她想,又一次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泥浆从她的指缝间挤了出来。她用一只手捧起一些,然后用另一只手伸向天空,就像克莱伯总是使用的简化单手手语一样,呼唤着亡灵的出席。接着她又犹豫了,不敢肯定自己是否应该在马的命名仪式上引来部族的古老亡魂——他们可能不会同意的。她用指头蘸了一点手中的泥浆,在马脸上划了一道,从额头直到鼻尖,就像克莱伯当初用红赭石浆在杜尔克的眉毛和鼻尖上划的那样。

威尼,″她大声地说,用了正式的语言。″这个女孩的...…这头雌马的名字是威尼。

小马摇着头,想甩掉脸上那些潮湿的泥浆,这把艾拉逗乐了。

这些很快就会干掉和脱落的，威尼。

她洗了手，背上一篮子谷物，慢慢地走向山洞。命名仪式让她太多地联想到了她的孤立处境。威尼是个温暖的小生命，缓解了她的一部分孤独感，可当艾拉走到河滩时，眼泪还是禁不住地流了出来。

她牵着马驹走向通往岩洞的陡坡，这部分地减轻了她的悲伤。"来吧，威尼，你能走上去的。我知道你不是塞格羚羊，只是你还不习惯而已。

她们走到洞口平台的顶端，然后进入洞中。艾拉拨开封着的火堆并开始煮食物。此时小马驹正在吃草和谷物，看来它并不需要特制的食物，可艾拉还是为它煮了谷糊，因为它喜欢吃。

她拿出那天早上打的一对野兔，走到洞外，趁着天还亮将它们剥了皮，然后带回来煮食，把兔子皮卷起来以待将来处理。她已经积聚了大量的兽皮：各种野兔的和仓鼠的，及她猎到的各种动物的皮。她也不知道怎么用它们，可她还是小心地处理和保管好它们。冬季这些毛皮也许会派上用场的，要是天气太冷时，她会把这些都堆在身旁的。

白天变短和气温越来越低了，她一直在筹划着过冬。她一点也不清楚冬天到底会有多长多艰难，这一直让她担心。突然袭来的焦虑驱使她马上就去查看积蓄，尽管她对自己的储备了如指掌。她查看了篮子和树皮容器里的干肉、水果和蔬菜、种子、干果和谷物。她又查看了堆在离洞口最远的黑暗角落的新鲜水果和植物块根，以确信它们没有腐烂。

在靠洞后墙处堆着木头和野地里捡来的干马粪，还有一大堆干草。另一边的角落里则堆放着专为小马驹准备的一筐筐谷物。

艾拉又回到火堆边查看在一个编得很紧密的篮子中煮着的谷物，将在火上烤的兔子翻了个身，然后走过靠墙摆放的床和个人用具，去审视堆放着的药草，根须，以及挂在搁物架上的树皮。她在离火堆不远处的坚实地面上埋入一根木柱，这样在晾干调味品、茶叶和药物时能使它们多接受些热量，可也不会离火太近了。

她用不着再照顾部族中的其他人，因此也用不着太多的药草，可她在伊扎变得太虚弱以后一直保管着她的药库，而且她也习惯了在采集食物时也一并采些药草。在药草架的另一边是分门别类的各种材料：木块、树棍、草和树皮、兽皮、骨头、几块石头，甚至还有一筐子从河滩上弄来的沙子。

她不想过多地操心那漫长、孤独和死气沉沉的冬天琐事。可她知道冬天将没有那种既有盛宴又有故事听的庆典，没有新婴儿将诞生时的期待，没有闲聊，没有交谈，不能再和伊扎或尤芭讨论药物知识，也不能

再看到男人们谈论打猎技巧的场景了。她只能计划着把时间消磨在制作特殊物品上——越难做越耗费时间就越好——使自己尽可能地忙碌。

她查看着那些结实的木头。它们大小不一,她可以用它们来做各种尺寸的碗具。把中心掏空,把手斧当作劈斧和小刀把木块砍成形,然后用圆石和沙子花几天工夫来打磨抛光,她准备多做几个。她准备用一些小兽皮来制作手套、护腿和脚套。其它的则除去毛,加工得和婴儿的皮肤一样柔软,且具有很强的吸收能力。

她所采集的熊草、猫尾草叶和茎、种子,柳树枝和树根等将被用来做篮子,编织出疏密相间的精细花纹,用于做煮、吃或贮存的容器,簸箕,坐垫;她还制作绳子,其粗细不等,从线头到麻绳,制造绳子的材料是植物纤维、树皮、马的肌腱和长长的马尾巴;在石头上磨出浅浅的凹坑盛上烧起来没有烟的脂肪和干苔藓灯芯用来照明。她曾把动物脂肪分离保存起来,这倒不是因为不能食用,而是因为她不爱吃。

还有那些平直的骨盆和肩胛骨将被用来做盘子和托盘,其它的将用来制作勺子或搅拌器。各种从树上刮下来的绒毛和羽毛、毛发混在一起可用作引火物或填充物,还有那些燧石结核和用具需要修磨。她在制作这些物品和用具中慢慢地打发这漫长的冬季时光,毕竟这些都是必要的生存用具。她手头还有一些其它材料可用来制作她难以完成的物品,尽管她以前看过男人们如何制作打猎武器。

她想做一些梭镖,合用的棍棒,新弹石带等。她甚至还想做一对流星石,尽管要想能熟练地运用这种武器就和弹弓一样需要长期的实践。布仑是使用流星石的专家,而制作那种武器本身就是一种技巧。需要将三块石头凿成球形,然后用绳穿起来并挨个捆紧,使整个武器有个合适的长度连起来。

他能教会杜尔克吗?艾拉一点也吃不准。

白昼渐逝,火堆也快熄灭了。谷物吸收了全部的水份开始变软了。她给自己舀了一满碗,然后又往锅里加了点水,煮好后留给威尼。她把剩余的食物倒进一个防水的篮子,把它放在对着洞口的墙边上威尼睡觉的地方。

开头几天艾拉和小马驹一起到河滩去睡在一起,但她还是决定在山洞中应该有小马睡觉的地方。虽说她使用干马粪作燃料,不过她发现睡垫上的新鲜马粪一点用处也没有,而小马驹自己也有点讨厌那玩意儿。终有一天小马会长大而无法再和她睡在一块儿的,何况她的床也不够大,尽管她总是蜷缩着身子躺着,可小马驹也只能呆在为它预备的地方。

应该够了,″艾拉向着小马打手势。她已养成了与它交谈的习惯,而年轻的小马也开始用某种方式来回答。″我希望为你准备的食物是足够了,我多想知道这儿的冬天究竟有多长。″她有点紧张不安和沮丧,要不是天已黑了,她准会去散步一会,或更好的是去长跑。

当小马驹在篮子里找东西时,艾拉又给它抱了一捆新鲜的草料。

来,威尼,吃这个,你可别把盘子吃了!″艾拉喜欢用轻轻地拍打和抓挠来表示对她那小伙伴的特殊关系。一旦她停了下来,小家伙就用它的嘴来拱她的手,侧过身来像是在请求更多的关怀。

你一定觉得很痒,″艾拉一边挠着一边微笑,″等一等,我有主意啦。″她回到堆放杂物的地方,找到了一束起绒草。这种草的花枯萎后,会留下一根细长的蛋形多头的茎,像一把刷子。她从茎上拿下一个头来,用它轻轻地挠小马驹胁部,她为小家伙梳理了全身的毛发,这显然使它很高兴。

然后她用胳膊搂着马脖子,在这温暖的小动物的身边躺了下来。

艾拉醒来后又躺了一会儿。她瞪大了眼睛一动不动地躺着,满脸的惊恐之色。出事了。她感到了一阵冷风, 不由得呼吸急促起来。那呼哧呼哧的声音是什么呢?她无法确定是否在小马的呼吸声和自己的心跳声之外又听到了什么动静。那是从洞的背后传来的吗?天可是太黑,什么也看不见。

真是太黑了……是有动静!炉膛里封住的火堆连温暖的红色火苗都没有了。而她的方位也错了。墙不在原来的地方,而风……又有动静了!沉重的呼吸声和咳嗽声!在威尼的位置上该干点啥呢?我肯定是睡着了,又忘了封好火堆。现在火熄掉了。自从我到这个河谷以来,火堆从未熄过。

艾拉打了个冷颤,觉得脖子后的毛发都竖了起来。这种突然袭来的预感无法用语言、手势或一种概念来表达,可她感觉到了。她背部的肌肉紧张了起来。要出事了。一定要先把火生起来。她就像知道她在呼吸一样清楚地知道要先干什么。

她过去偶而也有这种感觉,自从那一晚她悄悄地跟在克莱伯和莫格乌们的后面,进入部族岩洞深处的聚会小室时,开始有了这种感觉。克莱伯发现了她,不过并非通过视觉,而是感觉到了她的存在。而她也在大脑深处以某种奇怪的方式感觉到了他的存在,然后她又见到了一些她无法解释的事情。往后,有时候她也能感觉到一些事情。尽管她背对着勃劳德,可当他盯着她看时,她还是能感觉得到。她感觉到了他内心深

处对她恶毒的憎恨。在地震之前,她还预感到死亡和毁灭将降临到部族的洞穴中来。

不过在此以前,她还从未有过如此强烈的预感。一种极度的焦虑和恐惧,她明白并非源自于火堆,也并非为自己担忧。是为她所爱的人担忧。

她站起身来,不出声地摸索着走到火堆旁,盼望着能有一丝火星可以重燃。天很冷。突然间她有了一种想放松一下的愿望,她摸索到了墙,扶着它走到洞口。一阵寒风吹起了她的头发,吹拂着火炉中已经冷却的炭粒,扬起了一片灰烬。她颤抖了起来。

她刚一出洞,一阵强风扑面而来。她向前倾着身,扶着墙一直走到小路对面那崖石凸台的尽头,她倾倒垃圾的地方。

天空没有一颗星星,云层将月光稀疏地洒遍各处,使外面的黑夜比洞中的黑暗稍为多一点光明。不过她的耳朵,并非眼睛警告了她。在她发现那诡秘的行径前就听到了急而有声的呼吸。

她伸手取弹石带,可它没挂在腰上。她没有带弹石带。在洞的附近她变得不那么小心了,只指望用火来吓走不速之客。可现在火灭了,而一只小马驹对食肉动物来说是最好不过的了。

突然她听到从洞口传来一声低嚎,威尼嘶叫了一声,听起来有点害怕之意。小马驹在石室里面,可唯一的出口则被鬣狗堵住了。

鬣狗!艾拉想。它们那疯狂的咯咯声中含有笑意,它们那邋遢的带斑点的毛皮,以及那由发达的前肢和肩膀及短小的后腿所构成的向后倾斜的身躯,使它们看起来显得胆怯,这使她有点恼怒,她永远也忘不了奥茄的儿子被鬣狗拖走时,奥茄那绝望的尖叫声。这次它们在对付威尼。

她没有带弹石带,不过这不能阻止她。这也不是第一次,每当她看到别人受威胁时,总会奋不顾身地冲上去。她跑向山洞,挥舞着她的拳头,大声地喊着。

滚开!滚远点!"这些话即使在部族的语言中也是逐字发音的。

野兽们后退了。部分是由于她的自信使它们退却,另外也因为尽管火灭了,可空气中仍有火焰的气味。但是还有一个因素,是由于野兽们对她的气味还不熟悉,不过慢慢地是会熟悉的,上一次就伴随着喊声,飞掷过来一块石头。

艾拉在漆黑的洞中摸索着寻找她的弹石带,对自己生气,因为她无法记起到底把弹石带放到哪去了。决不能让这样的事再发生了。我要弄一个东西专门放弹石带,永远放在那里。

作为替代, 她收拾起煮饭的石头——她知道它们在那里。当一只大胆的鬣狗在离洞口不远处探身时, 马上就发现艾拉即使没有弹石带, 也能用石头击中目标。又试了几次后, 鬣狗们发现小马驹并非是轻而易举就可得到的猎物。

艾拉在黑暗中又摸索到了几块石头, 找到了一根她用来记录日子的木棍。她在那个晚上的剩余时间里一直呆在威尼的身旁, 准备着一旦有必要, 就算用一根木棍也要保护它。

实际上睡意成了她最难应付的对手。她在天快亮时才打了个盹, 但天刚一亮她就出现在悬崖的顶端凸出处，手中拿着弹石带。鬣狗没有在视野中出现。她回到洞里去取毛皮衣和脚套。温度已明显地下降了。风在夜半时改变了方向。来自东北方的大风, 顺着河谷吹来, 在受到凸出的崖壁阻挡后, 顺着河湾强劲地灌入她的洞中。

她拿着水袋跑下陡坡, 在河边踩碎了一些刚结成的薄冰。空气中弥漫着雪的气息。她敲开薄冰, 舀出冰水, 奇怪, 昨天还那么暖和的天气, 怎么突然就变得这么冷了?它变化得太快了。在以往的日子里她有点太疏忽了。现在仅仅是天气的变化就提醒了她可不能自鸣得意了。

伊扎要是知道我没把火弄好就去睡觉, 定会生气的。现在我得重新燃起一堆火来。我不认为风还会刮入我的洞中来, 风总是来自于北面。这使火堆容易熄灭。我该封好它, 不过浮木干燥后烧起来很热, 但不能长久维持。或许我该砍点绿树, 它们虽说烧起来难一些, 可烧得较慢。我还该砍些树干立起一道屏风来, 同时还得多弄些木料。一旦下起雪来, 就不好弄了。我将带着手斧在生火前去砍些树。我不想在立起屏风前火就被吹灭。

在她回洞的路上又捡了几根浮木。威尼站在凸台上嘶鸣着向她致意, 轻轻地挨着她, 想要她的爱抚。艾拉笑了笑, 但只管走进洞去, 威尼紧跟着她, 试图将它的鼻子伸到艾拉的手中。

在她放下手中的水和木头后, 她将小马又拍又挠了一会儿, 然后在篮子里加了一些谷物。她吃了一些剩下的兔肉, 渴望着能喝到一杯热茶, 可她仍只能喝点冷水而已。洞中有点冷。她往手上呵气, 把手放在胳膊下取暖, 然后从床边取出一篮子工具来。

她到这儿不久就做了几件新工具, 并且有意再多做几件。她拿出始终伴随着她的手斧, 送到光亮处查看了一下。如果处理得当, 手斧是可能自动变锐的。因为在使用过程中斧刃附近的石头会破碎脱落, 留下锋利的刃口。不过要是处理不当, 会使大片石头脱落, 甚至会使整块石斧破碎掉。

艾拉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威尼到来时的嗒嗒马蹄声，她对此实在太习惯了。小马驹仍在试图将鼻子伸到她的手中。

哦，威尼！″易碎的燧石手斧落到坚硬的平台地面上，碎成几片，她喊了起来。那可是我唯一的手斧啊。我要用它砍木头的。″她想，真搞不懂到底是什么出了错。我的火堆正好在天气变冷时灭掉了。鬣狗们好像知道火已灭掉似的前来攻击。而现在我仅有的石斧也碎了。她变得忧心忡忡，坏运气可不是好兆头，我现在就得做一把新手斧，不能干任何别的事。

她捡起手斧的碎片——或许可以把它们改制一下，派上别的用场，她把它们都放在了火炉旁。从她睡觉处后面的一个小孔里她拿出一捆用仓鼠皮包着并用绳捆好的东西，把它拿到下面的河滩上。

威尼跟在她的后面，可当它又拱又碰，只引来艾拉将它推开而不是爱抚时，它就撇下她，独自绕着崖壁在河谷里漫游起来。

艾拉以一种恭敬态度小心地解开包裹，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工具。她拿起一块卵石。首先她要做一块燧石，于是又找到了一块拿起来较适用的石锤。所有的制石工具都很重要，不过没有一样东西能比石锤更有意义。这是打制燧石的工具。

她的石锤只有少数几个缺口，不像佐格用的那把，在重复敲打后已经磨损了。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服他放弃那把石锤。任何人都可以打出一把燧石工具，可要想打出一把精致的工具，则非要专门的工具匠不可，他们懂得如何爱惜石锤和使石锤之神满意。艾拉对自己的石锤之神有点担心，尽管她以前从未有过。既然她将要成为所用工具的制造者，那这一点就变得格外重要了。她知道一旦石锤损坏了，就要举行一个仪式来祈求保佑，安慰一下工具之神，并诱使它转到另一块石头上，可她根本不知道如何举行仪式。

她从佐格处学会了打磨燧石，并经过多次实践。他愿意教她打磨石头的技巧。她学得很用心，佐格常常赞许她的这种努力，不过她并非是他的学徒。因为女人是不受重视的，她们只被允许制作有限的几种工具。她们不能去制作狩猎和打制武器的工具。她已经发现女人们用的工具和男人的没有太多区别。刀不管啥样的，万变不离其宗，只是一把刀，带孔的刀片既能用于削尖一根挖地的木棍，也能用来制作梭镖。

她查看着所有的工具，拿起了一块燧石结核，又放了下来。要是她真想打制燧石的话，首先得有一个石础，用作为打制时的支承。

佐格在打手斧时可以不用石础，而只在打制较高级工具时才用得着，不过艾拉已发现要是能有个支承物的话，她能把沉重的燧石控制得更好

一些，尽管没有石础也能对付。她想找一个坚实平整的表面，但又不太硬，否则燧石在重击下会碎裂的。佐格往往用一根猛犸的腿骨作支承物，她打算到骨头堆里找一根。

她在杂乱的骨头、木头和石堆边转悠着。这里有长牙，那肯定会有腿骨。她找了根长树枝并用它来作为杠杆撬走重物。而在她撬起一块圆石时，树枝折断了。然后她又找到了一根幼猛犸的象牙来代替树枝，那可就好多了。最终在靠崖壁边缘的骨头堆里，她找到了想找的东西，并设法从乱糟糟的一堆里弄了出来。

在她把腿骨拖向工作地点的途中，发现了一块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黄灰色石头，看起来挺熟悉，可直至她捡起那二氧化铁块时才明白了过来。

这是我的护身符，她想，摸了一下挂在脖子上的小皮袋。我的穴狮给我一块这样的石头来表示我的儿子会活下来的，忽然之间她注意到整个的河滩上到处都有这种灰色的闪光石头。尽管她原来视而不见，可记忆使她意识到这些石头的存在。这也使她清醒了过来，只有我自己的那一块才真正地属于我，其它的石头毫无特殊之处，和我没有一点联系。

她扔下石头，把猛犸腿骨拖至河滩，然后坐下来把它放到两腿之间。她用仓鼠皮盖住膝盖，再次拿起燧石。她把石头翻来翻去，以找到下手的地方，不过她无法平静下来，集中精力干活。总有些东西干扰她。她认为一定是她坐着的那块又冷又硬，凹凸不平的石头。要能燃起火来就好了?她跑回岩洞去拿垫子，同时将火钻和平板带了来，还拿了些引火物。

她坐到垫子上，把工具放在近旁，把腿骨放在双腿之间，再次把毛皮盖在膝盖上。然后取出暗灰色的石头放在硝子上。拿起石锤，掂量了几下寻找易于握住的位置，然后又放了下来。我怎么了?为什么这样坐立不安呢?佐格在开始工作前总是祈求图腾的保佑，也许我也得那么做。

她用手抓住护身符，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几口气使自己镇静下来。她并无特殊要求——只是想用她的身心去与穴狮的灵魂接触。那个保护她的灵魂是她自身的一部分，在她的内心，老魔术师已解释过了，而她也相信他。

试着去与选择了她的巨兽灵魂接触，的确起到了抚慰的作用。她感到自己放松了，而当她睁开眼睛时，她伸开五指再次握住了石锤。

在第一下就敲开粉核后，她停下来认真地打量了一遍燧石。颜色不错，有暗灰色的光泽，不过纹理不太细密。然而，那里没有杂物，做一把手斧还可以。在打制手斧时脱落的许多较厚的石片也会有用的。在石

锤敲打的石片末端有一个球状的凸起,但它们有一个斜度形成一个锋利的刀口。许多石片中间有一个深陷的锯齿状裂缝,形成一个半圆形的锯子,这样的刀片能用来作为首选的切割工具,就像用作为切割厚皮和肉的劈刀或割草的镰刀。

在艾拉打制得差不多时,开始使用骨锤。骨头更为柔软,更有弹性。石片有一个坚固的薄断面,从尖端到倾斜的两边形成直的锋口。那圆形的底部可以握在手中,用来作为砍木头的斧子,也能用它将猛犸象牙砍成小块,或屠宰时砍骨头。这是一把有多种用途的硬而锋利,薄而不会打碎、又有点起伏的刀面,而用石锤就可能打碎这些刀面。她仔细瞄准后,小心地锤打着锯齿形的刀面。每一次锤打都能得到一个更长、更薄、更便于握住的凸起的刀片,而刀刃也越来越光滑。她干得比预想要快得多。

石片大约五英寸长,像一个带把的梨,可是平的,并非球形。

艾拉的感觉好多了,松弛下来了,准备尝试一下更高更难的技巧。她又拿起另一块浅灰色的燧石结核和石锤,敲开外壳。石头也被敲裂了。浅灰色的表面一直延伸到暗灰色的内部,直达核心。杂质使燧石失去了用途，也减退了她对工作的兴趣,又使她开始胡思乱想。她把石锤放到了河滩上。

坏运气和坏兆头一个接一个,她不愿相信,也不愿屈服。她再次打量着燧石,思考着能否用它来做几件有用的刀片,她再次拿起石锤。她敲下了一片,可需要修磨,所以她放下石锤,拿过石头修整器。不过她只是朝其它那些物品看了一眼。当她随手在河滩上捡起一块石头时视线一直盯在燧石上,这引发了一件可能改变她一生的事件。

并非所有的发明都是应运而生的。有时是命运使然。其窍门就是认识。全部的因素都是客观存在的,可机遇是如何将它们以正确的方式联系起来。机遇是最基本的要素。

没有人,至少一个坐在寂寞河滩上的年轻女人,会有目的地尝试这样一个试验。

当艾拉的手碰到石头修整器时,碰巧却摸到了近旁一块同样大小的二氧化铁块。心不在焉地随意敲击有缺陷的石头,露出理想的燧石时,刚好她从洞中带来的引火物就在身旁,而两块石头相撞时迸发出来的火星正好落在球状的粗纤维中。而最重要的是,艾拉刚好看着火花落在引火物上,烧了一会儿,然后冒出一股轻烟,火熄灭了。

这就是机遇。她明白了点火的过程,她也需要火,她一点也不怕进行新的尝试。即使那样,她还是过一会才认识到,并感谢起她所看到的

一切。起先,那股烟使她迷惑。在她想了好久时间以后,才把烟和溅出来的火花联系了起来,然而那火花更让她不解。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她不由地又看了一眼手中的石头。

这块石头可不对啊!这不是她的修整器,这是河滩上到处可见的闪亮石头中的一块。不过无论怎么说,总是一块石块啊,这是不会燃烧的。可肯定有东西发出火花,使引火物烧了起来。引火物明明是烧着了的啊。

她拿起那一团碎的树皮纤维,想承认是自己看花了眼,可烟灰从那黑色的小洞中落在她的手指上。她又拾起那二氧化铁块,仔细查看着。石头中怎么会迸发出火花呢?她自己到底做了什么呢?一块燧石刀片,她的确敲了燧石。觉得真有点莫名其妙,她又把二块石头撞在一起,可什么也没有发生。

我在期待什么呢?她想。她再次撞击两块石头,劲越使越大,速度也在加快,终于又看见了一丝火花迸了出来。忽然之间,她懂得了一个道理,一个古怪而令人兴奋的念头,带点儿可怕的念头。

她小心地把两块石头放到盖在膝上的皮革上,搁在猛犸腿骨的顶端,然后把引火的材料收拾在一起。一切就绪后,她又拿起石头,靠近引火物把它们撞在一起。一片火花溅了出来,然后消失在冰凉的石头上。她换了个角度,又试了一次,可劲使得不够大。她又狠劲地撞了一下,一片火花溅落在引火物的中间。烧焦了几根纤维后再次熄灭了,可那股轻烟却是令人鼓舞的。在她再次撞击两块石头时,刮起了一阵微风,引火物终于冒出了火苗。

当然喽!我必须吹旺它。她换了一个位置,这样易于吹旺刚出现的火苗,她用石头又撞出了一片火花。这次的火花又亮又旺,着了挺长时间,而且落的正是地方。她靠近冒烟的引火物使劲地吹,火焰出现了,她也感觉到了火焰的热度。她往上加了一些木屑和棉条,在她还没弄明白前,火焰就升了起来。

这真是太容易了,她几乎无法相信。还得再验证一次。她采集了更多的引火物,木屑和木片,又引燃了一堆火,然后是第三堆,第四堆。她为自己的发明激动不已,但伴随着害怕、敬畏和高兴,而更多的是惊奇。她站在一旁望着四个火堆,每一堆都是打火石引燃的。

威尼沿着崖壁跑回来了,闻到了烟火味。火,曾经是很可怕的事,可现在反倒感到安全了。

威尼!"艾拉喊着它,并向小马驹跑了过去。她想将发明告诉别人,甚至是一匹马。"看!"她挥舞着手。"瞧瞧这些火堆吧!它们是用火点燃

的，威尼。光用石头！″太阳光穿透云层，忽然间整个河滩仿佛都在闪光。原来我觉得这些石头很普通，显然是错了。我原先应该知道的，我的图腾早就给了我一颗。请看看这些。现在我都明白了，我能看到火是在石头的内部。她再次陷入沉思。可为什么让我来发现呢?为什么要显灵于我呢?我的穴狮曾给过我一颗，它预示杜尔克的出生。

现在它想告诉我什么呢

她回忆起了当火堆熄灭时她所产生的那种奇怪的预感。站在四座火堆中间，她有些发抖，再次有了奇怪的感觉。可接着，突然地她觉得全身心都松弛了下来，尽管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到底在担忧什么东西。

喂、喂！″乔达拉边喊边奋力地挥舞着手臂跑向河边。

他有一种强大的解脱感。另一个人类的声音将他从绝望的边缘拉了回来并赋之以新的希望。他一点都没担心过他们或许会给他带来危险，没有什么比他所经历的那种深深的绝望感更糟糕了，而且他们看上去也确实毫无敌意。

向他喊话的人拎起了一卷绳子，把绳子的一端系在一个奇特的水鸟上面。这时乔达拉可以看出那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水鸟，而是一种木筏。那人将绳子的另一端抛向乔达拉，乔达拉伸手接住并站在水中拼命地向后拉。又有两个人拉着另一根绳子从船上爬下来蹚着水走向岸边，旋转的水流刹时没过了他们的大腿。一种希望、解脱、迷惑之情溢于言表，不知所措地提着湿绳子的乔达拉，自个儿笑着，接过绳子继续将木筏拖向河边并把它拴在树干上，随后他又去看了看被丢在一边的另一根绳子，那绳子被系在半卧水面的大树断枝的上端。

另一个人站起来跳到半卧在水中的树干上，试了试它的牢度。他用乔达拉不熟悉的语言说了几句话，随后一个梯子状的跳板被立起来架在船和树干上。他慢慢地挪回木筏协助一干女人去扶着一个人，踏上跳板走向河岸，尽管看上去这种协助并不需要。

这个显然受到大家尊重的人泰然自若、神色镇定，有一种近乎于王者之风的派头。乔达拉觉得这个人身上有一种令他为之目眩的、难以捉摸的东西，具体是什么，他也说不出来。风吹拂着颈后的缕缕白发，饱经风霜的脸刮得干干净净，或者从未长过髯须，脸上布满岁月留下的皱纹，但却洋溢着柔和的光彩。突出的下巴和下颌的曲线都体现着力量，这或许就是个性的体现吗

直到那个人向他颔首示意，乔达拉才意识到自己正站在冰冷的水里，但靠近后的审视并没有使他心中的迷团自动解开，他觉得他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地方。然后他停下脚步望着那张充满同情的、带着疑惑笑容的

面孔和那游移不定的灰褐色的锐利眼睛。一阵迷茫过后,乔达拉突然意识到这个神秘的人物正站在自己的面前耐心地等待着,乔达拉想弄清这个人的身份。

从身高上一点也看不出来,比女人高一点儿,可比男人矮一点儿,而宽大的衣服掩盖了身体的各个部位,即使走路姿式也不给乔达拉提供一丝线索。他越看不出来,就觉得越放心。他知道那些人,先天生就一种性别,但后天却向另一种性别发展。他们可以被认作是没有性别或同时具有双重性别,这要根据他们做为圣母仆人的头衔而定。集男性和女性的特征为一身,他们具有非凡的能力,被称作是医术高超的医者。

乔达拉远离家园,不了解这些人的习俗,但是他一点儿也不怀疑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是一个医者。也许这是一个大地之母的仆人,也许不是,但这无关紧要。索诺兰需要一位医者,而一个医者已经来了。

但是他们是怎么知道我需要一位医者的?他们究竟是怎样闻讯而来的

乔达拉又向火堆里扔了一截树枝,一阵火花闪过之后,一缕黑烟袅袅升上夜空。他将赤裸的后背紧紧地缩在睡袋里,倚着一块大鹅卵石盯着那些未燃尽的余灰一闪一闪地在空中滑过。突然什么东西飘进了他的视野,挡住了他眼前的一块星光闪烁的天空。迟疑了一下,他将他那愣着神的眼睛转移到一位端着一杯热茶向他走来的姑娘身上。

他赶紧坐了起来,没留神露出了一截光溜溜的大腿,他慌忙抓住睡袋拉了上来,并迅速瞥了一眼挂在火边烘干的裤子和长靴。姑娘笑了,她那灿烂的笑容将那个严肃的、腼腆的、娇柔的小姑娘变成了一个神采飞扬的美人。乔达拉从未见过如此奇妙的变化,他冲她笑了笑。为了不使这个陌生人感到尴尬,姑娘低下头强忍住自己想要大笑的冲动。等她再次抬起头来的时候,只是在她眼中还流露着一丝笑意。

当她把茶递给他的时候,乔达拉说:"你笑得真美。"姑娘摇了摇头说了几句话,乔达拉猜想她是在说她听不懂。

我知道你听不懂,可我还是想告诉你,有你在这儿我有多高兴。

她专注地望着他,乔达拉知道她也想尽可能地与他交流,就像他本人一样。他继续不断地说着,生怕一停下来她就会离开。

能和你说话,知道你在这儿,真太棒了。"他吸了一口茶。"味道好极了,它是什么茶?"他问道,随后他又把杯子高高地举起来赞许地点着头。"我猜是甘菊。

姑娘点了点头，好像听懂了的样子，然后她坐在火堆边，用他听不懂多少的语言和他交谈着。不过她的嗓音很甜美，而且她也好像知道他需要她的陪伴。

我真不知怎么感谢你。如果你不来我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他忧虑不安地皱了皱眉头，姑娘体谅地冲他笑了笑。"我想请你告诉我，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的？你们的泽兰达尼，哦我不知道你们是怎样称呼你们的医者的，他是怎样闻讯而来的。

她一手指着支在近处的、里面透出火光的帐篷，算作回答了他的问题。他迷惑不解地摇了摇头。现在似乎她能明白他的意思而他却不理解她。

他对姑娘说："我想这不会影响你们的，我只是希望你们的医者能够让我和索诺兰呆在一起。我们可以不说话，很显然如果我不在他身边，我弟弟的病是不会有起色的。我并不是怀疑医者的能力。我只是想和他呆在一起。

他用急切的目光望着她，姑娘伸出一只手放在他的手臂上安慰他。他想给她一个笑脸，但是失败了。这时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从帐篷里走了出来，拍打着双手引起了他的注意。

她大声喊:"杰塔米!"随后又说了一些什么话。

姑娘迅速地站了起来，但是乔达拉抓住了她的手臂拦住了她。

杰塔米?"他指着姑娘问道。姑娘点了点头。随后他又拍了拍自己的胸脯说："乔达拉。

乔达拉，"她慢慢地跟着重复。然后她看了看帐篷，拍拍自己，又拍拍乔达拉，指了指帐篷。

索诺兰，"他说："我弟弟的名字叫索诺兰。

索诺兰"，她边重复边匆忙向帐篷走去。乔达拉注意到她有点跛，但看上去并没有给她带来任何不便。

他的裤子仍旧是湿的，但他还是把它穿在了身上，既没有系裤带，也没有穿靴子就迅速地冲向一块朽木。自从他醒来后他就一直在控制着自己想见弟弟的冲动，但是他的换洗衣服都放在给索诺兰治病的帐篷里的包裹中。昨夜杰搭米的微笑使他再次想只穿内衣慢慢走进那片被隔离着的树丛。但是他不想冒险打破这些为他提供帮助的人们的风俗或禁忌，因为在这片营地中有两个女人。

他试着站起来裹着睡袋走，急切的心情，使他几乎忘记了自己的窘境。当他准备试着走的时候，杰塔米的笑声在他身后立即传了过来。

杰塔米,不要笑他,这样做不好。″年长的女人说。但是当她看见乔达拉时,她自己也忘了训诫,忍不住大笑起来。

哦,罗莎里奥,我没有嘲笑他的意思,我只是情不自禁。你看见他裹着睡袋走的样子了吗?″随后她又忍不住咯咯地笑了起来。″他为什么不站起来大大方方地走呢

杰塔米,也许他们的风俗和我们不同。他们一定来自很远的地方。我从来没见过他们那样的衣服,他们的语言也和我们一点儿也不一样。大部分过路人的语言多多少少都和我们有一点儿相似,但是他们说的话我学也学不上来。

我也是这样想。他非常不愿暴露自己的身体。尽管我从未见过有人像他那样高兴;但是昨晚就因为我看到了他的大腿,他的脸都红了。

你是在责怪他吗

那另一个怎么样啦,罗莎里奥?沙穆德说过什么吗?″小姑娘严肃了起来,问道。

我想他的肿消了,烧也退了。至少他现在睡得很好。沙穆德说他的伤是犀牛角撞的,我都奇怪他是怎么活过来的。如果那大个子不想出用那个法子向我们求救,他早就完蛋了。话虽如此,碰上我们是他们的造化。穆多一定在暗中保佑着他们。大地母亲总是偏爱那些年轻英俊的男人。

但她却没有使……索诺兰幸免于难。他伤成那种样子——你想他还能走吗

罗莎里奥慈爱地看着姑娘微笑着说:″杰塔米,如果他有你一半的毅力,他就能走。

杰塔米的脸红了,说道:″我想我该去看看是否能帮助沙穆德做些什么。″随后她匆忙躲向帐篷,并尽力使自己显得不跛。

罗莎里奥在她后面叫道:″为什么你不把大个子的包裹给他送去,这样他就不用再穿湿衣服了。

我不知道哪个包是他的。

把两个都给他,这样还会多空出些地方来。顺便问一下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起身……他叫什么名字?索诺兰

杰塔米点了点头。

如果我们要在这儿呆一会的话,多兰多就该准备去打猎了。我们没有带很多食物。我不认为拉穆多人能够在那样的河中打鱼,尽管我坚信他们在水中比在陆地上更快乐,可我喜欢这种脚踏实地的感觉。

哦,罗莎里奥,如果你嫁给了一个拉穆多人,而不是多兰多,你的说法就会不一样了。

年长的妇人目光锐利地瞟了小姑娘一眼说:"那些船夫可没有一个像样的,杰塔米,我也许不是你的生身母亲,但是这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你就像我女儿一样。如果一个男人连最基本的礼貌都没有,他不是你想要的那种男人。那些船夫都信不过

别着急,罗莎里奥。我现在还不想和哪个船夫私奔呢......"杰塔米淘气地笑着说。

杰塔米,有许多优秀的拉穆多人要移居到咱们那儿去……你在笑什么啊

杰塔米用双手捂着嘴拼命忍住不笑出声来。罗莎里奥顺着小姑娘望着的方向一看,也不禁用手捂着嘴使自己不致大笑出来。

我最好把那些包裹拿来,"杰塔米上气不接下气的说,"我们的大个子朋友需要一些干衣服。"她扑哧一声又笑了起来。"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套在连裤服里的婴儿!"随后她飞快地向帐篷冲去,在她进帐之前乔达拉又听见了她爆发出来的笑声。

是亲爱的杰塔米吗?"医者问着,带着困惑的表情扬起了一侧眉毛。

对不起,我并不想那样笑着进来。只是因为……

是我离开了人世,还是你是一位多尼把我带到那里。凡间没有你这样的美人。但是你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

杰塔米和沙穆德顺着声音一齐转头朝那个受伤的男人望去。那人的脸上带着一丝虚弱的笑容注视着杰塔米。杰塔米收起脸上的笑容跪在他身边。

我惊扰了他!我怎么这么大意呢

不要收起你的笑容,我美丽的多尼。"索诺兰一边说一边握住了姑娘的手。

是的,亲爱的杰米塔,你是惊扰了他。但不要难过。我猜想在你陪他渡过这段困难的日子里,你还要不断地惊扰他呢。

杰塔米摇了摇头疑惑不解地望着沙穆德:"我是来问问你需要我做些什么,或者我是否能帮帮你的忙。

你已经帮了忙了。

她看上去更摸不着头脑了。有时她都怀疑她是否听明白医者说的话。

他锐利的目光变得柔和了一些,沙穆德意味深长的说:"我已经竭尽全力了,余下的要由他自己来做。但是外界所能给予他生存下来的手段

只能这么多了。刚刚你也尽了自己的力量，用你那可爱的微笑……我亲爱的孩子。

杰塔米红着脸低下头，这时她才意识到索诺兰还牵着自己的手。她抬起头注视着他带着笑意的灰眼睛。随后她报之以热烈的微笑。

医者清了清嗓子，杰塔米收回了目光，意识到自己这样长时间地盯着这个陌生人而稍微感到有些不安。"有些事情是你能够做的。既然他已经醒过来了，神志也清醒了，我们应该给他加强一些营养。我相信要是有你给做的汤，他是会乐意喝下去的。

哦，当然可以。我去拿一些来，"她边说边匆忙地出去以掩盖她的窘态。她看到罗莎里奥正试着和乔达拉说话，乔达拉正尴尬地站在那里尽力使自己看上去顺眼一些。她端了一碗汤迅速地返回到帐篷来完成自己的工作。

我该去给他们送包裹，罗莎里奥还想打听一下索诺兰什么时候可以被移动。

你说他的名字叫什么啊

索诺兰，是那个人告诉我的。

告诉罗莎里奥还要一两天。他现在还不能在不平静的水面上航行。

美丽的多尼，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你的名字是什么呢

姑娘冲索诺兰笑了笑，拿起两个包裹匆匆走出了帐篷。索诺兰带着满足的微笑重新躺了下来，但是当他第一次注意到满头白发的医者时，他吃了一惊，充满着神秘色彩的脸上带着一丝猫一样的笑容，英明，博学，还有些威严。

美丽的姑娘真是惹人喜爱，"沙穆德感叹道。索诺兰听不懂医者的话，但他明白医者略带讽刺的意思。这使他更加仔细地审视了一下这个老者。

医者的声音既不尖利，也不浑厚，索诺兰想从这个人的穿着和行动来判定它是女人的低音，还是男人的高音，结果他失败了。

尽管他不能确切地知道为什么，可他有一种莫名的轻松感，为自己落在最出色的医者手里而信心十足。

看到杰塔米拿着包裹进来，乔达拉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杰塔米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她应该把它们早点儿拿来。她明白他的困境，但是他是那样的滑稽。乔达拉用姑娘听不懂的语言向她表达了深深的谢意，然后向那片高大茂盛的树丛走去。穿上干爽衣服的感觉真好，他甚至忘掉了杰塔米对他的嘲笑。

他想,"我看上去一定傻透了,但是那些裤子又冷、又湿。行了,一些嘲笑算是他们为我提供帮助的报偿吧。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也许医者能未卜先知?只有这才能解释。不过现在我只对医术感兴趣。"他停了下来。至少我相信泽兰达尼的医者具有这种力量。我还没有见到索诺兰,我也不知道他好些没有。我想现在我该去看看他了,毕竟他是我弟弟。如果我想见他,他们没有理由把我挡在外边。

乔达拉大踏步地折回营地,把他的包裹放在火堆边。又把他的湿衣服展开挂起来烤干,然后向帐篷走去。

匆忙进入帐中的乔达拉差点和向外走的医者撞在一起。沙穆德迅速地打量了一下这个年轻人,在乔达拉准备说话前,沙穆德闪过一边,微笑颔首向他示意,同时向他做了一个夸张的但很优雅的手势,默默地接受了这个高大、健壮的年轻人的到来。

乔达拉赞赏地看了医者一眼。但是医者那双锐利而又威严的眼睛并没有以同样的赞许来回视他,他目光中所表达的意思和他眼睛的颜色一样模糊不清。刚刚还挂在脸上的那种表示欢迎的微笑,现在看上去增加了更多嘲讽的意味。乔达拉感觉到,这位医者,就像其他许多医者一样,不是一个力量强大的朋友,就是一个可怕的敌人。

他点了点头似乎在肯定自己的观点,然后略微向医者笑了一下表示感谢,走了进去。看到杰塔米已经在他之前到那里了,他觉得有些意外。她正扶着索诺兰的头,把一个骨制的杯子送到他嘴边。

看到弟弟醒过来而且伤势有了明显的好转,乔达拉由衷地笑了。

我早就该想道,你又犯‘病’了。

他们两人一起抬头看着乔达拉。"大哥,我犯什么毛病了

睁开眼睛后心脏刚刚跳了三下你就搞到了这里最漂亮的姐儿。

索诺兰的笑容是他哥哥所能想像出的最好的欢迎场面。"你说对了,她确实是这里最漂亮的妞儿,"索诺兰宠爱地望着杰塔米。"但是这不关你的事儿,记住,她是我的多尼。管好你自己的大蓝眼睛。

你放心吧,老弟。每次她见到我,所能做的事就是笑个不停。

她可以在任何时候冲我笑,"索诺兰边说边微笑地看着姑娘,姑娘也微笑着回视他。"你能想象吗,从死神身边逃出来就面对那张笑脸?"望着姑娘的眼睛,他的目光变得更加柔和了。

乔达拉把目光从他弟弟身上转向杰塔米然后又移了回来。怎么回事?索诺兰刚醒过来,他们不可能说过二句话,但我发誓他一定爱上她了。他又看了看姑娘,更加确信了这一点。

她的头发是一种很难描述出的浅棕色，和索诺兰通常喜欢的那类女人相比，她又瘦又小，很可能被错认作是一个小姑娘。她有一张心形的脸，五官平平，是一个相貌相当普通的小姑娘，一点儿也不出众。

然而在某种难以捉摸的魔法的作用下；在光和阴影的神秘的混合作用下；在局部安排被做了巧妙的调整后，她变得美丽了，异常的美丽。这种变化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乔达拉自己都认为她是美丽的了，他感觉到她并不经常微笑，她只冲他微笑过一次，然而却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他回想起最初她看上去那么严肃、腼腆，现在真令人难以相信。她现在精神焕发，神采奕奕，索诺兰正充满深情地，痴痴地望着她。

还好，索诺兰以前恋爱过，我只是希望在我们离开时她不要太难过，乔达拉想道。

帐顶通气口附近的带子已经被磨破了。乔达拉注视着它，但实际上他什么也没看到。他一点睡意都没有，躺在自己的睡袋里疑惑着是什么这么快把他从梦乡里带出来。他没有动，但是他一直在侧耳听，用鼻子闻，尽力去察看任何不寻常的迹象，以免陷入某种危险之中。过了一会儿，他又从睡袋里爬出来仔细观察帐外的空地，但是没有任何异常现象。

一些人聚集在营火边。他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仍旧觉得烦躁不安。有些东西困扰着他，但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是索诺兰吗?不是。在沙穆德的精湛医术和杰塔米的细心照料下，他弟弟的伤势大有好转。不，令他困扰不安的决不是索诺兰。

看到杰塔米正抬头冲着自己微笑，乔达拉对她说了一声：″你好。

她不再觉得他那么可笑了。他们共同对索诺兰的关怀使他们达成了友谊，尽管他们之间的交流只限于基本的手势和乔达拉所学的几句话。

她给了他一杯热汤。他用刚刚学会的表达感激的词向她致谢，同时希望自己能想些法子回报他们的帮助。他喝了一口汤，皱了皱眉，随后又喝了一口。这是二种草药茶，味道还算可以，但有点奇怪。他们习惯于在早上喝一种飘着肉香的热汤。他的鼻子告诉自己火边用木头制成的炊具里炖着菜根和谷物，但没有肉。他迅速地瞥了一眼去寻找今早伙食改变的原因。肉吃光了，而且没人去打猎。

他把碗里的茶一饮而尽，放下了骨制的茶杯，匆忙回到帐中。当在帐外等候时，他就用杨树枝制成了一些梭镖，安上了燧石镖尖。他操起立在帐后的那两根重一些的标枪，然后到帐里找到他的包裹，随手又拿了几根轻一些的标枪，回到火边。尽管他们有些语言上的障碍，但是没

过多久他就让他们明白他想去打猎。在太阳还没有升得很高的时候, 一队情绪高昂的捕猎者就被组织起来了。

杰塔米感到左右为难, 她想陪在那个眼睛会笑的受了伤的陌生人身边, 每次看到他望着自己, 她都忍不住要微笑。但是她也想去捕猎。自从她能够去打猎以来, 她尽可能不错过每一次捕猎的机会。

罗莎里奥极力劝她去, "他没事的, 你不在的时候, 沙穆德会照料他的, 而且我还留在这儿呢。

当杰塔米气喘吁吁边喊边跑过来的时候, 整个捕猎队伍已经出发了。她还戴着她的帽子, 乔达拉开始还想她会不会和他们一起去打猎。年轻的泽兰达尼妇女经常出去打猎。但是一旦她有了孩子, 除了部落迁移之外, 她们通常要呆在家里。在部落围猎的时候, 每一个身体健壮的人都被调动起来去驱赶猎物, 将它们赶入陷阱或赶至悬崖边。

和他部落里的大多数男人们一样, 乔达拉喜欢参加打猎的女人, 尽管他知道这种想法并不普遍。据说亲身参与打猎的女人们对困难有一种偏爱而且婚后会更体贴。他的母亲曾以捕猎勇猛着称, 甚至在她生育孩子后还经常参加捕猎。

等杰塔米赶上来, 他们就迅速地出发了。乔达拉感到气温在下降, 但是他们走得太快了, 直到他们停驻在一条小河边时他才确信了这一点。这条小河蜿蜒流过一片平坦的草地, 最后注入母亲河。当他往水袋里灌水的时候, 他注意到河岸两边的冰层加厚了。他把帽子向后推了推, 帽子两边的绒毛阻碍了他的视线, 但是不久他又把它重新戴好, 现在当真是寒风刺骨。

有人发现有猎物的足迹沿上游走去, 在乔达拉察看它们的时候, 所有的猎手都围了过来。在不久以前有一队犀牛在这里停过。乔达拉用树枝在潮湿的沙地上画了一个围猎图, 同时注意到地面也开始结冻了。多兰多用他自己手中的木棍向他问了一个问题, 乔达拉又详尽地解释了这个图;他们达成理解后就再次迫不及待地出发了。他们尾随着猎物的足迹行进。身体也因大步奔走而暖和了起来, 许多人又摘掉了帽子。乔达拉头上的金发和帽子上的绒毛纠结在一起。追上猎物花费的时间比预计的要长, 当看到前面毛色微红的棕色犀牛时, 乔达拉明白了, 这些犀牛比平时跑得要快, 一直向北跑去。

乔达拉不安地朝天上看了看：藏青色的天空中零星地点缀着几朵云彩, 没有暴风雨将至的迹象。但他还是决定回去, 带着索诺兰离开这儿。然而既然已经看见了犀牛, 就没有人想要离去了。他不清楚他们是

否知道犀牛向北迁移预示着暴风雪即将来临,而且对于这一点他也表示怀疑。

出来打猎是他的主意,而且毫不费力地就集聚了一群人。现在即使他想回到索诺兰身边把他带到安全地带,他也无法在几乎万里无云的情况下向他们解释有一场大风雪即将来临,而且他们语言又不通。他摇了摇头,只好先杀死一头犀牛再说了。

在慢慢接近猎物后,乔达拉冲到前面,想要超过最后一个掉队者——一个未长成的有点跟不上的小犀牛。这个高大的男人冲到前面,挥舞着双臂大声喊叫,想要吸引这个猎物的注意,使它改变方向或放慢速度。但是这个最小的犀牛和其它犀牛一样抱着一个心眼一直向北冲去,根本不理睬这个人。看来吸引任何一个犀牛的注意都将是很困难的,这使乔达拉焦虑不安,暴风雪的到来可能比他预想得要早。

用眼角的余光,他看到杰塔米赶了上来,这使他吃惊不小。她跛得更厉害了,但是速度很快。乔达拉不禁赞许地点了点头。其他人也跟了上来,企图包围一头动物,驱散其它的动物。但是犀牛不是听从指挥的群居动物,它们不容易被驱散,不像其它群居动物那样为了生存而大批聚居在一起。卷毛犀牛是不合群的、脾气暴躁的动物,它们只是以家庭为单位出现,而且很危险,常常难以预料。在它们周围的猎手们必须很小心,时刻保持警惕。

猎手们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集中在那只掉了队的小犀牛身上,但无论是猎手们的大呼小叫,还是他们迅速的接近,都没有改变小犀牛的速度。最后杰塔米摘下帽子拿在手里挥舞着才引起了它的注意。它慢了下来,把头转向挥动着的帽子,看上去有些犹豫不决。

猎手们趁机赶了上来。他们在猎物的周围分散开,拿着重标枪的猎手们慢慢移近,手持轻便长矛的猎手们则在外面围成了一个圆圈,准备在必要的时候进行全付武装的防御。小犀牛停下了脚步,它似乎没有意识到其它的犀牛正在急速前进。然后它迈着碎步向在空中舞动的帽子跑去。乔达拉慢慢地靠近杰塔米,同时他发现多兰多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

随后一个年轻人冲到猎物面前挥动着自己的帽子,乔达拉在木筏上见过他。被弄得晕头转向的犀牛停下向小姑娘奔去的脚步,转头向那个男人跑去。尽管犀牛的视力很差,但是跟踪这个比较大的晃动着的目标还是很容易的;众多的围猎者扰乱了它敏锐的嗅觉。就在它逐渐接近的时候,另一个移动着的物体从它和目标之间一闪而过。卷毛犀牛又停了下来,衡量着该去追踪哪一个晃动着的目标。

它改变了方向，向第二个近在咫尺的目标冲去。但是就在这时，又有一个猎手插了进来，挥舞着一个大的毛皮斗篷，当小犀牛向他接近的时候，又有另一个人和它擦身而过，还用略带微红的毛皮斗篷在它脸上打了一下。小犀牛更摸不着头脑了，它已经生气了，而且怒气冲天。它喷着响鼻，用蹄子刨着地面，当它再次看到一个令它心神不安的目标时，它全力向它冲去。

那个年轻人不敢逗留，转身向另一个地方奔去，小犀牛随后紧追不放。但是它已经有些体力不支了。它一直在来回追踪那些讨厌的家伙们，但哪个也没追上。当又一个挥舞着帽子的猎手冲到它面前时，它停住不动了，低下头用巨大的角抵着地面，盯着那些跳跃着的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

乔达拉高擎着标枪冲去。他必须在这头精疲力尽的犀牛喘息过来以前击杀它。多兰多抱着同样的想法从另一个方向接近，还有几个人也正渐渐靠过来。杰塔米晃动着帽子，小心地走近，继续吸引猎物的注意。乔达拉希望它像它表面看起来那样疲惫不堪。

每个人都把注意力放在杰塔米和犀牛身上。也许是第六感官吧，乔达拉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促使他向北边望去。″小心!″他大叫着向前冲去。″北边来了一头犀牛

但是大家既不明白他在干什么，也听不懂他在喊什么。他们都没有看到一头愤怒的母犀牛正奋力向他们冲过来。

杰塔米，杰塔米，往北瞧!″他又大叫起来，同时用他的长矛指向北边。

她顺着他指的方向向北望去，向正被母犀牛袭击的年轻男人尖叫着发出警告。其他人也都冲上去帮忙，暂时把小犀牛忘在了脑后。不知是它歇过来了，还是母犀牛冲锋的场面使它振作了起来，这头小公牛突然向近处挥舞帽子的人发动了攻击。

很走运，杰塔米离它很近，这头小犀牛没时间加快速度或加大冲击力，而且它沉重的鼻息再次吸引了杰塔米和乔达拉的注意。她轻轻闪过身躲开了犀牛角，跑到它的身后。

小犀牛放慢了速度，寻找着逃走的猎物，而忽略了正迈着大步向它接近的大个子男人。而且已经太晚了，它的眼睛再也不可能看到任何东西了。乔达拉把他手中沉重的长矛从它的一只眼睛刺入了它的脑袋，与此同时，杰塔米把她手中的长矛刺入了它的另一只眼睛，它彻底地失去了视觉。小犀牛好像感到有些意外，摇晃了一下，跪了下去，当生命离开它的躯体时，它扑倒在了地上。

这时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了一声大喊。两个猎手抬起头随后拼命向不同的方向奔去。成年母犀牛向他们发动了进攻。但是当它接近小犀牛的时候，它的速度慢了下来，向前多跑了几步然后停下来，转身回到双目各插着一根长矛的小犀牛的尸体旁，它用角推了推小犀牛想让它站起来。然后她晃着脑袋踱着步，似乎在下着决心。

一些猎手试图吸引它的注意，不断向它挥舞帽子和斗篷，但是它没有看到或者根本不想理睬他们。它又推了推小犀牛，然后在某种强烈的本能作用下，再次向北边跑去。

听我说，索诺兰，那头母犀牛离得很近，但是她还是决定向北奔去，根本不想停留。

你认为暴风雪要来了，是吗?"索诺兰一边问一边低头看着腿上的药膏，继而抬头望向忧虑不安的哥哥。

乔达拉点了点头。"但是我不知道怎样在天空几乎万里无云的情况下，告诉多兰多在暴风雪来临前，我们最好离开……就算我会说他们的话。

这些天在途中我一直感到要下雪，也许会是一场大风雪。

乔达拉感觉气温在持续下降，第二天早上他昨天放在火堆边的杯子里的茶，结成了冰，得敲碎后才能喝到茶时，他才更加确信了这一点。他试着把他的忧虑告诉别人，但没有成功，只好又惴惴不安地抬头望天，寻找更多变天的迹象。看到成堆的云彩从山那边飘过来布满蔚蓝的天空，他稍微感到轻松了一点儿，但随即想到这恐怕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呢。

一看到这种迹象，人们立刻撤营。乔达拉把帐篷撤下，收拾好自己和索诺兰的背架。看到他如此镇定，多兰多微笑着点了点头，随即打手势，让他去河边。在这个人的笑容和眼睛深处，乔达拉感到一丝忧虑不安。然而当他看到打着漩涡的河水和被拴在水中摇摆不定的木筏时，他就更理解多兰多的感受了。

船上的人接过乔达拉的包裹把它们放在被卸开后、冻实了的犀牛边上，这些人神色更加镇静，乔达拉想从他们的表情中寻求一丝鼓励，但失败了。为了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他现在也不讲究交通工具是否舒适了。不知道他们将怎样把索诺兰送上船，他又折回去看看是否他能帮上些忙。

乔达拉看着人们迅速而熟练地拆下了帐篷，知道有时一个人所能提供的最大帮助就是别在一边碍手碍脚。并且他开始注意到在岸上搭帐

篷的沙穆多人和呆在船上的拉穆多人在服饰上有一些细微的差别。然而他们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像两个部落的人。

他们安居乐业,和睦相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之间存在着紧张不安,他们似乎说一种话,吃一锅饭,在一起配合着劳作。但是,同时他也注意到,在陆地上多兰多是头儿;然而在船上,另一个人掌管大权。

医者从帐篷里走出来,后面跟着的两个人用一副做工精巧的担架抬着索诺兰。担架由两根杨树枝做成的长矛柄和船上多余的绳子制成,伤员被牢牢地缚在担架上。与此同时,罗莎里奥把高大的圆形帐篷往下撤。乔达拉慌忙迎了上去,看到她不无忧虑地望着天空和河水,乔达拉确信她和他一样不放心这次旅行。

当看到哥哥来到担架边一起往前走时,索诺兰说:"那些云层里饱含着雪,连群山峰顶也给挡住了,北面一定已经开始下雪了。

乔达拉抬头看着翻腾的云团,山峦上的冰峰消失在云团之中,它们互相推搡着争先恐后地去填补那蔚蓝的天空。乔达拉的脸此时就像天空一样阴沉可怕,他的眉头不安地扭结在一起,但是他尽力隐藏自己的恐惧。"那就是你想呆在这儿的借口吗?"他试着脸带笑容地说。

他们走到伸入河面的树干边,乔达拉让开路,看着两个水手抬着担架尽力保持平衡,小心地跨上不稳的树干,随后又蹬上了更不稳定的梯状跳板。现在乔达拉才明白他们为什么把索诺兰紧紧地绑在担架上。他跟了上去,艰难地保持着平衡,满怀钦佩地看着这些人。

当罗莎里奥和沙穆德把大帐篷的支架和毛皮紧紧地捆好,递给船上,他们自己也踏上树干时,灰云覆盖的天空开始下雪了。河水配合着阴沉的天空,翻滚着打着漩涡,山区的空气变得更加潮湿了,这也预示大风雪来临的趋势。

树干和船以不同的方式摇晃着,乔达拉倚在船帮,伸出一只手给罗莎里奥。罗莎里奥抓住他的手,蹬上最后一个梯级跳到船里,并且感激地看了他一眼。沙穆德也友善地接受了他的帮助,感激的表情和罗莎里奥一样真诚。

还有一个人在岸上。他解开了一条系船的绳子然后蹬上跳板跳进船舱。跳板被迅速地撤了回来。现在只有一根绳子将木缆系在河岸边,水手们操起了长桨。绳突然被挣断了,解脱了束缚的木筏,随着汹涌的河水疾驰而下。当木筏跌跌撞撞地驶进姐妹河的主流时,乔达拉死死地抓住船舷。

大风暴很快就到来了,旋转的雪花使天地一片模糊。各种物体在水面漂浮着,阻碍了船行的速度,其中有浸泡在水中的沉甸甸的树干,缠结

在一起的树枝,漂浮在水面的动物尸体,有时还撞到小冰山,乔达拉真害怕被撞翻，他看着河岸在眼前疾驰而过,小丘上的杨树阻挡了他的视线。一棵树枝上挂着件什么东西,在随风飘荡。突然一阵大风把它刮到了河里。就在它掉下来时,乔达拉猛地意识到这个黑糊糊硬梆梆的皮东西是他夏天穿的上衣。它一直那么挂在树上吗?在水面上漂了一阵子后这块皮浸饱了水沉了下去。

索诺兰被人们从担架上放了下来,支撑着靠在船边,看上去很苍白、很痛苦而且惊恐不安,但是他仍旧顽皮地冲着一边的杰塔米微笑。乔达拉坐在他们身边,由于刚经历过恐惧和惊慌而眉头紧皱。

这时他回想起当初乍一看到这条小船时的兴奋,他还在思索着他们究竟是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的呢?突然他感觉眼前一亮:难道是那件挂在树上的带血的衬衫为他们提供了目标?但是他们是怎么知道我们急需帮助呢?而且为何还带了沙穆德呢

船在湍急的水面上来回摇荡着,仔细打量一下它的构造,乔达拉开始被这只坚固的小木筏吸引住了。船底是由实心的木块制成的,一整段树干被掏空,成为中间宽两边窄的船形。船舷两侧钉着几排薄木板使它变得宽敞,这些木板都搭接和钉在一起,从两侧伸出去,在船头汇合在一起。二侧就隔一段距离钉上支承,上面搭上木板当作水手们的座位。在第一排座位上有三个水手。

乔达拉的目光在船身上下来回逡巡着,突然他停在了挡在船头的一根树干上。然后他向后看了看感到心直往下沉。在船头附近那根缠在船底的树枝上挂着他那件被血浸黑的皮上衣。

别太贪了,威尼,″看着这匹草色的马舔着木碗底上的最后一滴水,艾拉告诫道。如果你真要把它喝光了,我就还得再化些冰,小母马哼了一声,摇了摇头,又把头伸进了碗里,艾拉笑道,″如果你真那么渴,我就再化些冰,你跟我一起来吗

艾拉用一套固定的思维方式来引导她的马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有时它仅仅是一种想象,而经常的是一种她最熟悉的富有意义的手语、姿势和面部表情,但由于这个幼小的动物比较容易对艾拉的声音做出反应,这便促使她发出更多的音来。艾拉与部落里其他的人不同,对她来说,各种各样的发音和音调的转换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而且也只有她的儿子能和她在这方面交流,互相模仿对方那些毫无意义的声音,一直是他俩玩的一种游戏,可有些声音已经开始具有意义了。在她与这匹马之间的一系列交谈中,这种趋势已经扩展为一种更为复杂的词语了。她模仿动物的声音,通过组合她所知道的语音发明一些新词,甚至把她与儿子游

戏中所用的一些毫无意义的音节也组合在一起。由于没有人对她发出这些不必要的声音投以反对的目光，她的口头词汇便越来越丰富了，但这种语言只有她自己明白——当然，在某种特殊的意义上说，还包括她的马。

艾拉裹上毛皮绑腿，其实不过是一张带有马毛的皮子，戴上狼獾皮帽兜，然后系上护手套，她把手从手掌的开口处伸出来，把她的弹弓塞到腰带里，又把她的背篓系好。最后捡起一个冰锥——这是马前腿的一根长骨，里面的骨髓已经从上面的一个螺旋形裂口处取出来了，而且还用一块石头将其磨削的很尖——就出发了。

喂，快点，威尼，″她招招手，撩起那块厚厚的野牛皮，它本来是她的帐篷，如今却被系到插在洞穴地面的柱子上，作为洞口的防风屏，小马迈着小步跑了出来，跟着她沿着陡峭的小径朝下走去，当她走在冰冻的河道上时，风顺着河湾猛烈地冲击着她。她发现有一处被冰冻结的河面看上去有些裂痕，易于打碎，便从那劈下一些碎冰和冰块，返回山洞。

化一碗雪可要比砍几块冰化水要容易得多了，威尼，″她边说边将冰块放到她的篮子里。她还从墙角那堆浮木中拿了几块放入火堆，她内心对这些木头，对正在融化的冰，以及随之而来的温暖充满了感激之情，这儿的冬天又干又冷。我是多么地怀念雪呀，威尼。在这周围飘着的点点雪花根本不像是下雪，只是平添了一丝寒意。

她把木块垛在火堆旁，然后把冰倒进碗里。她把碗放在火旁，让热量将这些冰融化，然后再将水倒入她的皮锅里，这玩意必需装些水放到火堆上才不致于烧起来，接着她环视了一下这个温暖而舒适的洞穴，看了看那几个不同程度地接近完工的物品，想决定今天该做哪一件。但是她太累了，什么兴趣也没有，直到她注意到那几根刚刚完工的新梭镖。

或许我应该去打猎了，她想。我已经好久没去草原了。但我不能拿这些去。她皱起了眉头。它们不管用，我从未和野兽接近到使用梭镖的程度。我只需带上我的弹石带，去散散心。她从那堆为了防止鬣狗返回来而预备的石头堆中捡了几块卵石，将它们裹在皮子里。然后在火里添了几块木头便离开了洞穴。

当艾拉沿着陡坡朝上面的草原走去时，威尼拼命地跟在她的后面，在她的身后发出不安的嘶鸣声。″别害怕，威尼。我不会去太久的，你不会有事的。

当她走到坡顶时，风差点把她的帽兜吹走。她把它拽了回来，紧了紧绳结，然后退到边上，驻足向四周望了望，夏季那个遍地花开处处充满生机的大草原已经变成了一个了无生气的、满目荒芜的寒冷土地。刺

骨的寒风吹奏出一曲不协调的哀歌，一丝透入耳膜的哀鸣逐渐壮大成尖声的嚎叫，而最终以一声抑压的呻吟消失了。风猛烈地抽打着赤裸裸的褐色土地，将白色洼地里的干雪粒吹旋到空中，然后又把冰冻的雪片——风之哀歌的俘虏——也抛入空中。

寒风夹杂着雪片就像沙粒一样啄伤了她的面颊。艾拉把帽兜拉得更紧了，低下头，穿过那些弯倒在地上的干燥易碎的荒草。由于水分已经被寒冷的空气冻结了，她的鼻子收缩在一起，嗓子也很痛。如此猛烈的大风使她感到震惊。她喘不上气来，便大口地吸气，结果是不断地咳嗽和喘气，甚至咳出痰来。她把它吐了出去，结果在它未碰到岩石般坚实的土地前就冻成了固体，弹了一下。

我在这能做什么呢?她寻思着。我不知道天气竟这么冷。我得回去。

她转过身来，站着没动，一时间竟忘记了严寒。在深谷的对面，一小群长毛猛犸象正拖着沉重的步子缓缓地走过，一个个就像可移动的、长有弯曲的长牙和深红棕色长毛的冰丘。这片贫瘠的，表面上光秃秃的土地就是它们的家;那些在寒冬中易碎的蓬乱干草便是它们用来维系生命的营养。但为了适应这种环境，它们已经丧失了在任何其它环境下生活的能力。它们的寿命屈指可数。仅仅和冰川持续的时间一样长。

艾拉出神地注视着，直到那些模糊的身影消失在飞旋的雪中，才匆忙地赶路，并为自己已越过边缘，走出暴风而高兴。她又有了在这同一条路上，她第一次摸索着找到避难所时的感受。如果我没发现这个山谷，我又会怎么办呢?当她走到洞穴的壁架处时，拥抱了一下那匹小母马，然后走到边缘，向谷外望去。那边的雪深广些，尤其是在雪吹成堆的地方。

不过这个山谷确实提供了一个避风所，还有一个洞穴，没有它，没有毛皮和火，她就不会生存下来，她可不是长有长毛的生物。站在凸缘上，阵阵北风吹来，夹杂着野狼的嚎叫声和印度狗的犬吠声;在下面，在冰冻的河面上行走着一只北极狐，它那雪白毛皮使它从视野中消失了。她注视着下面山谷中的动静，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一只洞狮;它那厚厚实实的茶色毛皮，被映照得几乎成了白色。四腿的食肉动物实在适合于它们所处的环境，而艾拉和她的同类，却使环境适应他们自己。

在艾拉准备动身回去时，听到了一阵嘴里啪啦声由远而近，抬头一看是一只鬣狗正站在她上方山谷的边沿。她不由得打了个冷战，伸手去摸她的弹石带，可这只食腐动物却跳着脚，迈着它那特有的大步沿着河谷走去，回到那个空旷的大草原上去了。威尼来到她身旁，轻轻地嘶鸣

了一声,然后又轻轻地推了推她。艾拉紧了紧裹在身上的暗褐色马毛皮围,用胳膊搂着威尼的脖子,回到洞里去了。

艾拉躺在毛皮褥垫上,盯着头顶上她所熟悉的岩层,心里为自己的突然惊醒感到困惑不解。她抬起头朝威尼所在的方向看了看。它也睁大着眼睛,看着艾拉,只不过它没有流露出任何不安的神情。是的,艾拉确信一定有什么东西发生了变化。

她又蜷缩进舒适的被窝里,不想离开这个温暖的小窝,她环视着这个自己营造的家,洞口上方的光亮能使她看清一切。她的物品四处散放着,只有在靠墙另一边的干草架上的袋子,由于里面装着越来越多制作的器皿和工具而变得越来越鼓胀了。她感到一阵饥饿,所以便不再看那个袋子了。她曾将从马身上提取的脂肪灌入几个干净的肠里,然后在肠上每隔一段便拧个结,如今这些白色的香肠,就悬挂在各种各样的药草和调味品的旁边。

眼前的一切却使她想起了早餐。若把干肉放入清汤里,加少许脂肪,味道就更浓了,还有调味品,或许还可以加些谷粒和晒干的无核小葡萄干。她现在太清醒了,以至于不能再躺在床上了,她掀开被起身了。她迅速地系好皮围和皮靴,然后伸手拿起床上的山猫皮,上面还带有她的体温呢。她匆忙走到洞外,在壁架远处的一角解了手。她撩开防风屏,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岩石壁架那棱角分明的轮廓被夜色中一片浓重的白色渲染得柔和了许多。它处处闪耀着光芒,反射着澄蓝的天空,就在它上面悬着一堆毛茸茸的东西。艾拉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对这一惊人的变化适应过来。空气凝固了,风也不刮了。

这个山谷所处的地区正是湿润的大陆草原与焦干的黄土平原交汇点,它兼容了两者的气候,现在南方的气候占了上风。这场雪很像冬季里通常降在部落洞穴周围的那些雪,颇有家乡的味道。

威尼!"她喊道,"快出来!下雪了

她突然想起她从山洞出来的原因,向远处的边缘狂奔而去,在白茫茫的旷野上留下了第一道印迹。当她回来时,看到小马正战战兢兢地走在松软的雪上,低着头不断地闻着,然后朝那冰冷的地面发出哼声。它看到了艾拉,便嘶鸣起来。

过来,威尼,它不会伤着你的。"这匹马以前从未在如此厚的雪地上走过,它只习惯于被风刮起的,或被吹成一堆的雪景。它准备再尝试一小步,可它的蹄子陷到了雪里,它就又向女人嘶叫了一声,好像在寻求她的援助,艾拉把这匹幼小的动物牵出雪坑,直到它感到舒服了一些。小

母马天生的好奇心和爱玩的心理占了上风时,艾拉便嘲笑起它那些滑稽逗人的动作来。没过多久艾拉就意识到她穿的衣服太少了,绝不能在洞外逗留太久,天气实在太冷了。

我得去烧些茶再弄点吃的,不过我的水不够了,我还得弄些冰来——"她笑了。"我不必到河面去敲冰了。我只需化一碗雪就行了!你今早儿来一碗煮热的谷糠怎么样,威尼

她们吃过饭后,艾拉穿得暖暖呼呼的,又来到了外面。没有风,天气十分温和,但最使她高兴的是地上那些她最熟悉的普普通通的雪,她把雪整碗整碗地带到洞里,放在火旁化成水,这可比敲冰取水容易多了,她多想用水洗个澡。在冬天,她一直习惯于定期用雪化的水洗澡,但这一阵子敲冰化水,连饮用和做饭的水都不够,洗澡也就成了一种过分的奢侈了。

她从洞附近的木头堆里拿了几块木头生起了火,然后清理掉落在外面生火用的木堆上的积雪,又往洞里拿了些木头。

我真希望我能把水像木头那样地贮存起来,她眼盯着容器里正在溶化的雪想道,真不知道这种无风的天气能持续多长。她到洞外又拿了一捆木头,同时把碗也带了出来。当她舀了一满碗雪,把它倒在木堆边时,她注意到在她把碗拿开时,倒出的雪就有了碗的形状了。为什么不把雪也堆成那个样子呢?就像?堆木头那样

这种想法搞得她心急火燎的,她立即来来回回地从崖石凸缘各处把雪运过来,堆在了靠近洞口的墙边。然后她便顺着小路朝河滩走去,威尼则通过那条被清理过的小径走到了旷野里。当艾拉停下脚步时,她的双颊泛着红晕,眼睛闪烁着快乐的光芒,脸上带着满意的微笑,注视着堆在洞外的那堆雪。她看到在崖壁架脚下还有一小部分雪没被清理干净,便又朝那儿走去,决心把它也弄净,她往谷外看了看,此时威尼正高抬着腿,迈着它那优美的步伐,绕过那些它不熟悉的雪,小心翼翼地择路而行,这一切不禁使艾拉哑然失笑。

当她回过头来看着那堆雪时,随着一个奇特的想法闪现在她的脑海,一丝诡秘的微笑也浮现在她的嘴角,这一大堆雪是由许多碗雪堆集而成的,从她所在的角度来看恰似一个人的面部轮廓。她又舀回了一点儿雪,然后走了回来,把它按到她认为合适的位置,再向后退了几步,审视了一下效果。

要是鼻子再大点儿,就很像布伦啦,她边想边舀了一些雪,又把它按在那儿,挖出一个洞把一个凸起处抹平,然后退几步再次审视自己的杰作。

她眨了眨眼睛，嘴角流露出一丝恶作剧般的笑容。"你好，布伦

她打了个手势，过后竟有一丝悔意，布伦本人是不会赞同用他的名字来为一堆雪命名的。名字是太重要了，决不能被乱用。不过，它确实很像他。一想到这个她便咯咯地笑了起来。但我或许应该更礼貌些。对一个女人来说，把一个头领当作自己的兄弟一样来问候是不合适的。我应该先得到允许才行，她想，同时精心设计起这个游戏来，她坐在雪堆前，眼睛瞧着地面——这正是部落中的女人在寻求一位男人做听众时摆出的姿势。

艾拉心里为自己扮演的角色而窃笑，表面上则静静地坐在那儿，低着头，就好像她真的期待着有人在她的肩上拍一下似的，那是她被允许讲话的信号，气氛变得越来越宁静，那石壁架冰冷而坚硬。她开始觉得坐在这里是多么的可笑，正如与布伦相仿的雪人一样。布伦在她最后一次坐在她面前时也没有拍打她的肩膀。她只是在被诅咒着，尽管那是多么地不公平，而她是多么地希望并且恳求那位年长的领袖能够保护她的儿子，使他免遭勃劳德的报复，但布伦却转过身去；一切都太晚了——她已"死"了。突然她觉得没有心思再开玩笑了。她站起身来，盯着她雕的这个雪人。

你不是布伦！"她愤怒地挥舞着手臂，一下子打翻了她精心制作的雪人。愤怒在她胸中膨胀。"你不是布伦！你不是布伦！"她用拳头、用脚不断地捶打着，踢着那堆雪。"我再也看不到布伦了?我再也看不到杜尔克了，我谁都看不到了，永远！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她不由得尖嚎起来，继而陷入了绝望的抽泣之中，"噢，为什么就我一个人

她双膝一软，一下子躺倒在雪里，感到原本温暖的眼泪在脸上变得冰凉。此时她已陷入一片冰冷的潮湿之中，她索性让自己被这一切环拥着，尽情地享受它们带来的那种麻木的感觉，就让这一切把她掩盖住吧，将所有的伤痛、愤怒和孤独都封冻在外面。当她开始不住地颤抖时，她闭上了眼睛，试图忘却那正浸入到她骨髓的寒冷。

不一会她感到有一种暖暖的东西，弄湿了她的脸庞，而且她还听到了轻轻的马的嘶鸣声，她也尽力不去理会威尼，可这匹幼小的动物又推了推她。她睁开眼睛看到了一双黑黑的大眼睛和草原马特有的那种长嘴巴。她伸出胳膊环绕在小母马的脖颈上，将她的面颊紧紧地贴在它那并不光滑的毛皮上。当她松开胳膊时，马又轻轻地叫了几声。

你想让我起来，是吗，威尼?"马儿上上下下地摆动着它的头，就好像它能听懂似的，而艾拉也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她的生存意识一直都很强烈，是它帮她战胜了孤独，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她在布伦的部落里长大，

尽管也被人喜爱过,但在她生命的大多数情况下,她是孤独的,她总是与众不同。她对别人的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他们需要她——当伊扎有病时,克莱伯变老时,还有她的小儿子——这些给了她活下去的理由和目的。

你是对的，我还是起来的好。我不能把你自个留下,威尼,我要先脱去又湿又冷的衣服,穿上点干东西,然后我就给你做一顿香喷喷的谷糠饭,你会喜欢的,不是吗

艾拉看到两只北极雄狐在为争夺一只雌狐相互嚎叫着,撕咬着，而且还能闻到从壁架上方飘来的那种雄狐发情期间那刺鼻的狐臭味。在冬季它们的皮毛分外的美丽,而在夏季,它们的皮毛则是那种干巴巴的棕色。如果我想要白皮子,我应该现在就把它逮住,她寻思着,但却没有动手拿她的弹石带。一只雄狐已经占了主风,正在索取它的战利品。当它骑到那只雌狐的身上时,雌狐发出了粗哑的叫声,算是对它的行为表示了认可。

它只在交配时才发出那种声音,我不知道它是喜欢呢,还是不喜欢?反正我从来都不喜欢,但其她的女人却喜欢。为什么我是如此的不同呢?难道仅仅是因为我不喜欢勃劳德吗?为什么性交的感觉会不同呢?难道那只雌狐就喜欢那只雄狐吗?那只雌狐喜欢雄狐正在干的事吗?反正它是没有逃掉。

为了观察狐狸和其它的食肉动物,艾拉已经不止一次的抑制住打猎的欲望。她经常花整整几天来观察那些猎物,去了解它们的习性和它们的栖息地,而且她发现这些生灵是一群有趣的伙伴。部落里的男人通过猎杀食草动物来练习狩猎,而当他们需要一张保暖的皮子时,也会追踪、捕杀食肉动物。但他们却不喜欢猎杀这种动物,他们没有像艾拉那样同它们有着特殊的关系。

它们仍然令她感兴趣,尽管她对它们非常了解,但雄狐的喘息声和雌狐不断的呻吟声使她好奇到不想猎杀它们。每年的冬季,它们都像这样来到一起,而到了春天,当雌狐的毛变成褐色时,它就将产下一窝小狐崽。我不晓得它是否还会继续待在那些骨头和木堆的下面,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另挖一个洞。我希望它能留下来。它将哺育它们,并将自己嘴里嚼烂的食物分出一部分来给它们吃。然后,它还会带些动物的死尸来,耗子、鼬鼠和鸟之类的东西。有时还会有只兔子。当它的小崽们长得大些时,它会给它们带回些活物来,还教它们猎食。到了来年的秋天,它们也就基本上长成了,而

来年冬天,雌狐们还会在雄狐爬到它们身上时,发出同样的尖叫声。

它们为什么要干那种事呢?为什么要凑到一起?我想应该是雄狐使雌狐受孕的，如果它的怀孕像克莱伯所说的那样是因为吞下了一个精灵,他们为什么要那样交配呢?没人会想到我能生孩子,他们说我那图腾的神灵太强大了。但我确实生了,如果怀上杜尔克是因为勃劳德对我干了那事,那么这就与我的图腾是否强大毫不相关。

然而,人和狐狸不一样。女人们不仅仅在春天生孩子,她们在任何时间都行。而且女人和男人也不只是在冬天性交,任何时候都会发生。可是女人并不是每次都能怀上孩子的。或许克莱伯是对的。或许男人图腾的神灵必须进入到女人的体内才行,可她却没有把它吞下去。我想当男女在一起时,男人用他的器官将它送到女人的体内。有时她的图腾不许它进来,可有时却孕育出一个新的生命。

我觉得我并不想要张白狐狸皮。如果我杀了一只,其余的就会跑掉,可我还想看看它究竟能下多少崽子呢。我在河下游看到过一只貂,我可以在它的毛变黄前,弄张皮来。它的毛雪白,而且更柔软,我更喜欢它尾巴上的小黑尖。

但是那只鼬鼠太小了,它的皮还不足以做只手套,它在春天也能下崽的。到了明年冬天,或许就会有更多的鼬鼠哩。我今天也许不去打猎了,这样我正好可以把那只碗做完。

春天一到,她就要设法离开了,真没有必要考虑那些明年冬天留在山峡里的生命。她越来越习惯于独自一人了,仅当晚上她在光滑的木棍上划上一道再把它放入那堆与它一样的、并且越来越多的木堆中时才感到不安。

艾拉试图用手背把脸上那绺油腻腻的头发拨拉走。她正在削一个给树输送养料的块茎,想要做一个大的筐,所以腾不出手来。她一直在尝试着一种新的编织方法,把不同的材料组合在一起,这样编出的东西其质地和网眼的大小就会不一样。她已经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那些编织、系绳、打结和编织网的过程中,还有那一绺绺的线和绳子中。尽管有时那些成品不能用,有时还有点可笑,但她已经做出了一些令她自己都感到震惊的新器皿,而且是这个鼓励她继续干下去。她发觉自己几乎把所有落入她手里的东西都编成了辫子或编织成什么东西。

她打一大早就投入到那个极为精细的编织中去了,直到威尼走进来,用鼻子将防风皮子顶到一边,艾拉才注意到已经入夜了。

怎么这么晚了呢,威尼?你的碗里都没有水啦,"她说道,站起身来伸了伸腰,由于长时间地坐着身体已经僵硬了。"我得给咱俩弄些吃的,而且我还得换换我的被褥。

年轻的女人又忙碌起来了,她拿了些新鲜的草给马吃,还拿了些铺到了她床下的浅坑里,把原来的草扔了出去。她把堆在洞口的雪堆表面的冻冰凿了个洞,好从里面掏出些雪来,心中暗自庆幸自己留了这么一手。她注意到那已经所剩不多了,不知道在她必须去下面取水之前,这些还能用多久。为此她在心里为自己是否该多拿些水进去洗澡而斗争了半天。转而又想,也许在春天来临之前,自己甚至再也没有机会拿这么多水洗头了。

就在她准备晚饭时,放在火边碗里的冰已经化了。当她干活时,她脑子里还转悠着编织的过程,这一切对她来说真是太有趣了,她吃过饭洗完头后,便用小嫩枝和手指梳理那些绞在一起的头发,这时她看到了那个起绒草,那东西是用来梳理编织用的树皮,定期给威尼梳理鬃毛,使她想到将起绒草用在编织上,而这又使她自然地想到把它也用在梳理自己的头发上。

对于这种发现她感到很高兴。她那浓密的金发摸上去既柔软又光滑。以前她从未特殊照料过自己的头发,除了偶尔地洗洗以外,而她通常是把中间零乱的那部分头发理在耳后。她记得,有一次她把头发梳到了前面,并借着火光审度自己时,伊扎说那是她最好看的时候,那颜色简直漂亮极了,她想着,不过更吸引人的是发质,那长而光滑的发丝。就在她意识到这一切前,她正在将头发分成好多股,分别编成一根根大辫子。

她先是弄一条皮腱系在一个辫梢上，再开始编另一根。一个念头突然在她脑子里闪过，如果什么人看到她自己给头发打结,那将多么奇怪呀,但是这并没有阻止她,不久她的头上就全是那些长长的大辫子了。她来回摇了摇脑袋,不禁为这种新玩意感到好笑。

她喜欢这些辫子,但她不能把它们放到耳后,这样它们就总在她脸前打晃。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她找到一个办法可以把它们盘起来系在头上。可是她喜欢让它们摆来摆去，便把两边和后头的放了下来。

一开始她只是觉得这样做很新鲜，但逐渐地她发现把头发编起来对她很方便。头发也就一直这样编着。对于那些松下来的卷发,她也不想把它们塞进去。即使别人觉得她古怪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如果她愿意,她就把头发编起来——只要自己高兴就行了。

壁架处的雪不久就被她用光了，不过她也不必敲冰取水了。已有足够的雪堆成堆了。她第一次下去取雪时，就注意到了洞口下方的雪面上就蒙了一层她烧火的灰烬。她在冰面上向上游走去，寻找干净的冰面，一当她走进狭长的深谷时，好奇心就促使她继续走下去。

她从未尽其所能地游向上游过，水流太急了，而且也没那个必要。可步行一点也不费劲，除了脚有点累外，就没有别的了。靠近深谷的一侧，，由于温度的下降，水花都被冻结了，而且还形成了高压带，富于变幻的冰则创造出了一个充满魅力的梦之园。看着这奇异的景象，她高兴得笑了起来，不过她将要看到的一切使她大吃一惊。

她已经走了一段时间了，而且觉得应该回去了。被覆盖的谷底非常寒冷，而冰的存在又使温度变得更冷了。她决定最远就走到河道的下一个转弯处，当她到那时，她站住了，脸上的表情惊恐万状。河道拐弯的后面：山谷的两壁合拢在一起，形成了一面石墙，直耸入到上面的平原上，曾经飞流而下的瀑布结成了冰，宛如一座晶光闪闪的钟乳石冰柱。它如岩石般坚硬，但却冰清玉洁，恰似一个壮观的幻景。

这块巨大的冰雕就其体积来讲就足以使人透不过气来。水中所蕴藏的全部力量都处在冬天的控制之下，铺天盖地向她袭来。这一切令人眼花缭乱，她就像脚下生了根般地站在原处，被这种壮观深深地慑服了。面对着这股巨大的威慑力，她不禁颤抖起来。

艾拉被一阵冷风吹醒了，抬头看了一眼山洞的入口，那块防风皮子被刮到支柱上打得嘟嘟啪啪作响，把它修整了一下后，她迎风站了一会儿。

天气开始变暖了，威尼。我确实觉得风不那么冷了。

马抽动了一下耳朵，面带期望之色地瞧着这个女人。然而这就算是一次对话。艾拉并不期待着从这匹母马那得到任何信号或听到任何声音，不需要用手势招呼它过来或离去，也不需要用食物诱使它走近，需要的只是梳理一下它的毛皮或轻轻地拍拍它或其它一些充满爱的形式。艾拉并不是有意识地训练这匹马，她只是将威尼看作是她的伙伴和朋友，但这匹聪明的小马已经开始洞察到某种信号和声音的含义，还能把它们同某些动作联系到一起，并对它们中的大多数做出正确的反应。

艾拉已经开始和威尼交流信息了。并不是用讲话，而是通过体会它的表情或动作上的细微差别来逐步弄明白它的意思的。在部落中，声音只是次一级的交流方式。漫长的冬天促使女人和马有了更进一步的交流，在她们之间已经形成了一条充满温馨和爱意的纽带。并使她们之间的交流和理解上升到一种更高的层次。在通常情况下，艾拉能够了解到

威尼的喜怒哀乐，还能在它需要照料——如食物、水、关怀时，对它所发出的信号作出反应。但女人是自觉地站在主导的地位上，她已经开始有目的地发出一些指示和信号。

艾拉站在洞口边上，仔细审视着她的修复工作和毛皮的质量，她得在皮子的上边再开些洞，就在那些被撕开的洞的下面，然后再把一根新皮条从它们中穿过去系在水平的横杆上。突然她发觉脖子后面有一种湿漉漉的感觉。

威尼，别……″她转过头，看到马没有动。这时另一滴水又滴在了她的脸上，她四下里看了看，就在洞顶的通风口处，有一根长长的冰柱在半空中吊着。这是由于做饭、呼吸和烧火时散发出的热气与吹入洞内的冷气相遇而凝结成的，但由于干燥的风把它所含的湿气都吸走了，它才没有变得更长。在冬季大部分的时间里，只有冰装点着这个洞顶。如今看到这根长长的、满是烟灰、显得脏兮兮的冰柱也着实令她惊讶了一番。

她还没有从惊诧中清醒过来，离开那个地方，就又有一滴从冰尖上滴落的水溅在她的额头上，她把水抹去，然后高声喊了起来。

威尼！威尼！春天来了！冰开始化了！″她跑到那只小母马跟前，用胳膊搂着它那毛茸茸的脖子，安抚着略有些受惊的马儿。″噢，威尼，不久树就会发芽了，第一片绿叶就会长出来了，没有什么能胜过春天的第一片绿叶！等着吧，你将品尝到春天的嫩草，你会喜欢它的

艾拉跑到宽阔的壁架上，期待着能看到一个绿色的世界，而不是白茫茫的一片。冷风很快又把她吹回到了洞里。在以后的几天里，随着春天迹象的消失，河谷里刮起了这个季节中最狂烈的暴风雪，那第一滴融水给她带来的兴奋也就随之消失了。但是尽管到处都是铺天盖地的冰川，不屈不挠的春天还是紧跟着冬天的脚步翩翩而至了，太阳散发出的热气融化了覆盖在地球表面的冰层。而正是那几滴水预示着山谷里的冰终将都化成水——这一切大大超出了艾拉的想象。

那最初的几滴融水很快就带来了春雨，加速消融那些日积月累的冰和雪，为干燥的大平原带来了湿润。不仅如此，大冰川的融化，沿途支流的冰水等，使本已干涸的河床里涨满了洪水，这使那些对这一切始料不及的动物惊慌失措，被卷到了河的下游。动物的尸体被整个撕开，被洪水猛烈地捶打着，撞击着，直到骨肉分离为止。此时洪流并不理会那些以前的河道，它们会开辟一些新的河流，将那些多年来生长在这种严酷气候中的灌木和树木连根拔起，卷走。就连石头，岩石和巨砾也在洪水裹挟下随波逐流。在河谷的上游，艾拉所在洞穴两旁的狭长石壁阻碍了

倾泻于瀑布之上的融水。这种阻力使得水流更加湍急，水量也不断增加，由于河水持续上涨，狐狸们很久以前，在洞穴下面挖的地道如今也被大水淹没了。

艾拉在洞里再也呆不住了。她从壁架处观望着那条打着旋儿、泡沫四溢、翻滚的河流，每日都在不断地上涨。河水从狭长的山谷奔流而过——她能看到水在半空中自由下落——河水拍击着嶙峋的谷壁，把所有的夹带物都抛向谷底。她这时才明白为什么那些对她非常有用的一堆堆骨头、浮木和那些飘忽不定的石头会堆在那里，同时心里也为自己能找到高处的洞穴而暗自庆幸。

当一块巨砾或是一颗树撞击到壁架时，她能感觉到整个壁架都在颤动。这可把她吓坏了，不过她早就认命了。如果她注定要死的话，她会死的；反正她已经被诅咒，被假定是死了的人。在这世间一定存在着一种比掌握她命运的力量更加强大的力量，如果当她还在石壁上时，它被水冲垮了，她也无法阻止这一切。大自然无法抗拒的威力使她感到惊奇。

每一天都有新的内容。石壁对面生长着的一颗参天大树被河水冲走了，它碰到了石壁上，随后便被河水吞没了。她看到它被湍急的水流冲过河道的转弯处，然后便被冲入那个狭长的湖泊，流过低洼的草地，那些曾经生长在静谧的河水旁的青草如今已经被淹没在泛滥的洪水之中。树上的枝条和那些纠缠在一起的灌木钻到汹涌的河流底部，试图拽住这个翻倒的巨物。可这种抵抗是徒劳的。它们或者是被树带走，或者连根被拉断。

随着春天的到来，冰冻的瀑布摆脱了冬天的控制，在山谷中到处都回荡着倒塌声，奔腾的洪水中夹带着大块大块的浮冰，它们在急流中上下漂动，打着转。碰到石壁处，歪歪咧咧地转几圈，失去原形，最终溶于水中。

河水终于消退了，艾拉又能够沿着陡峭的山径重新来到她所熟悉的河滩，但那儿已经是另一番模样了，在岩壁的脚下，是大片大片的烂泥堆，到处是动物的尸体和树枝。河滩的形状已经改变了，那些她所熟悉的树也被冲走了。但不是所有的一切。特别是那些深深扎根于干土之中距溪边有一段距离的野草、灌木和树已经习惯于这每年一度的河水泛滥，那些仍能生存下来的植物依旧稳稳地盘踞于泥土之中。当木莓丛吐出第一颗嫩芽时，艾拉就开始盼望着熟透了的红木莓，而这又带来了一个问题。

去考虑那些直到夏季才能熟透的木莓是毫无意义的。如果她还要继续去找寻其他人的话，那时她已不在山谷里了。春天里的第一次骚动就迫使她马上做出决定：什么时候离开山谷。这比她想象的要困难。

她此时正坐在斜坡的尽头，坐在一个她喜欢的位置上。这个位置正对着草坪的一侧，十分平坦，下方合适的距离处有一块正好能歇脚的石头。此处虽然无法看到流过河湾的河水和河床，但是她能把山谷看得一清二楚，如果她回过头去，还能看到河上游的深谷。她一直注视着草地上的威尼，看到它回过头来，可当它绕过突起的石壁时，她便看不到它了，但她还能听到它走上小径的蹄声。

当她看到那匹草原马的大脑袋、深色耳朵和那竖起的棕色马鬃时，女人不由得笑了。她继续朝前走去，注意到这匹草色马的毛参差不齐，沿着它的脊背是一条粗犷的棕色条纹，在条纹的末端便是那浓密的黑色马尾。它前腿的下半部分是棕色的，上半部分则隐约可见一些条纹。小马注视着女人，轻轻地打了一声响鼻，等着看看艾拉是否有什么要求，然后便走到洞里去了。尽管这匹周岁的小马还没完全长成，但它已接近成年马的大小了。

艾拉掉转目光，继续想着几天来一直困扰着她，并使她彻夜不得安宁的事情。我不能现在就走——首先我得打点猎物，或许还要等到有些果子成熟的时候。可我怎么处置威尼呢?这是她问题的症结所在。她不想一个人生活下去，但她对其他部落人一无所知，除了知道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外。要是我找到了他们，而他们又不让我留下这匹马怎么办?布伦就从不让我养一匹已成年的马，尤其是极其幼小和瘦弱的。他们要把它杀了怎么办?它可能都不会逃跑，站在原地，任凭他们宰割，如果我告诉他们别那么干，他们会理睬吗?不管我说什么，反正布伦会杀了它的。如果那些其他部落人像布伦一样怎么办?或者还会更糟糕呢

有朝一日，我一定得找个什么人，但我可以在这多待些时日。至少我得打些猎物，或许得等到有些块茎成熟的时候。那就是我要做的。我将待到块茎成熟，能够挖掘的时候。

当她做出决定，推迟她的动身日期之后，心中感到一种解脱，并且打算做点事。她站起身来，走到石壁的另一侧，在墙脚下新的肉堆已经腐烂了，散发出一股臭味。她注意到下面有东西在动，一看是一只鬣狗，它那强有力的下巴及像鹿似的前腿被挤住了。没有哪一种动物，无论是食肉的还是食腐的，能长有一个这样充满力量的下巴和前腿，但它却长了一个丑陋不堪，而且极不相称的躯体。

当她头一回看到那只长着两条低矮，并略有些弯曲的后腿的鬣狗时，不禁用鼻子闻了闻那堆腐肉。可当她看到它将一个动物的尸体拖出来时，也就不再理会它了，而且还对它们所干的事生出了感激之情，当她观察其它的食肉动物时，也曾仔细地研究过它们。同猫科动物和狼不一样，它们不需要强有力的富有弹性的后腿肌肉去进行攻击。当它们捕食时，只吃动物的肝脏，柔软的下腹和乳腺。但在任何情况下，它们通常的菜单是腐肉。

它们吃起腐烂的东西来津津有味。她看到过它们吃那些人已无法吃的东西，还吃那么仔细掩埋的墓穴中的尸体；它们甚至还吃粪便，所以它们跟它们吃的东西一样地臭，如果被它们咬了，即使不是立即就死，也经常会在不久后死去的，那是因为感染的缘故；而且它们还追逐年幼的同类。

艾拉扮了个鬼脸，而且由于感到恶心而不由得发抖。她憎恨它们，不得不强压怒火迫使自己不用弹石带把下面的那些都结果了。她的态度颇不合逻辑，但她无法控制自己，看到这些长满黄斑的食腐动物真令人恶心。对她来说，它们的长相实在是太令人无法接受了。可并不是所有的食腐动物都令她如此地深恶痛绝的。尽管它们闻起来都是一样的臭。

从壁架的高处，她可以看见一只狼獾为争一份属于自己的动物内脏追逐着。这只贪食的家伙很像一只长着长尾巴的小熊崽，可她知道它们更像黄鼠狼，而它们的麝腺跟臭鼬的一样有毒。狼獾是一种十分凶残的食腐动物，它们会毫无缘由地破坏掉别人的洞穴或一片旷野。它们还是一种自由散漫却很聪明的动物，它们也是一种极其勇敢的食肉动物，它们敢袭击任何动物，甚至一只巨鹿，尽管那些老鼠、鸟、青蛙或草莓就能满足它们的需要。艾拉曾看到过它们追杀一头比它们大得多的动物。它们是不值得尊敬的，可它们那独一无二的霜白色的卷毛皮却是珍贵的。

她此时看到一对红鸢展翅飞离树上的巢穴，越过小溪，在天空中急迅地飞翔。它们舒展开红红的翅膀，还有那开叉的尾巴，呼啸着俯冲向河滩。鸢吃腐肉，但同其它的猛禽一样，它们也捕食小个的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年轻的女人并不太了解食肉鸟，但是她知道雌鸟通常比雄鸟个大，而且看起来非常漂亮。

艾拉能够忍受秃鹫，尽管它长着丑陋不堪的秃头，而且气味就同它的长相一样令人讨厌。它那弯曲的尖嘴锋利而且强壮，因为那是用来撕扯肢解动物的尸体的，可秃鹫的动作却是极其威严的。它在空中毫不费

力的滑翔,穿过气流,窥视着食物,再垂直地降落在土堆上,最后伸长了脖子,半张着翅膀冲向尸体,这一切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下面的食腐动物正在饱餐,就连食腐肉的乌鸦也分得了一份,这使艾拉很高兴。由于洞附近到处充斥着恶臭的腐肉味,艾拉就连鬣狗也恨不起来了。这些东西越快被清除掉,她就越高兴。这些臭气令她感到窒息。她想要吸一口没被四散的臭气污染过的空气。

威尼,"她喊了一声。马一听到叫它的名字就把头探出洞外。"我要去散散步。你跟我一起去吗?"母马看到了招手的动作,便朝女人走去,摇晃着它的脑袋。

她们沿着羊肠小路朝下走去,绕过了河滩,以免打扰上面那些噪杂的居民,紧贴着石壁向前走。当她们漫步在灌木丛边时看上去十分放松,那些灌木丛就在小河旁,如今河流又恢复到正常的水位上了。(死尸的气味令她感到神经紧张,而对于鬣狗的那种无缘由的恐惧也是由于她童年的经历而致。)经过漫长冬天的禁锢,她们都在尽情地享受这个阳光明媚的春天带给她们的自由,尽管空气中依然散发着寒冷的湿气。在空旷的田野里,空气更加清新,不仅飞翔的食腐鸟在忙着会餐,其它鸟类也是如此,尽管好像应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艾拉放慢了脚步,注视着一对背部带有大圆斑的啄木鸟。雄的长有一个火红的冠子,而雌的却是白的。它们在空中尽情地舒展着身体,啄打着一棵死树的残干,还绕着树互相追逐嬉戏。艾拉认识啄木鸟。它们能把一棵老树的心掏空,用树木碎片垒起它们的窠穴。

可是一旦雌鸟下了六个左右的蛋,孵化成小鸟,等到小鸟长大后,这对夫妻就成了分飞燕,各自在自由的领域里重新寻找树干,捉虫子,那时整个树林就又响起了它们欢快的笑声。

云雀却与此不同。在繁殖期,本来喜欢群居的云雀们却分成一对对的,而那些雄鸟对待它们的同类就像好斗的公鸡。艾拉听过一对云雀高昂动听的歌声,它们的音量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当它们在她头上盘旋时,她能听得一清二楚。突然它们像一对石头一样坠落下来,紧接着又飞旋而上放声歌唱。

艾拉又走到了她曾挖坑猎获一匹暗褐色母马的地方，至少她认为是这个地方。没留下任何踪迹。春天的洪水冲走了她曾砍倒的灌木,也把凹地冲平了。又往前走了一段,她停下来喝了口水,朝着一只正在水边奔跑的鹡鸰笑了笑。它很像一只云雀,但是它黄色的下腹瘦一些，它的身子保持水平,以防尾巴被水沾湿。

一阵水声又将她的注意力引向一对根本不必担心会被弄湿的鸟儿。两只水鸭正在互向对方行着屈膝礼,尽展求爱时的风姿,艾拉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它们在水下行走,而它们的羽衣却没有浸上水。当她回到开阔地时,看到威尼正盯着它那双新绿鞋子看呢。她又微笑着看了看那对棕色的鹪鹩,它们在瞅瞅地叫着,责怪她离它们的灌木太近了。而当她一走过那个地方,它们就转而唱一支嘹亮高亢而流畅的歌,这首歌先由一只鸟唱，然后另一只接着唱,两只鸟就这样交替轮流地唱下去。

她停下脚步坐在一根圆木上,聆听各种鸟儿的婉转甜美的歌声,奇怪的是在这优美的旋律中混入了一只灌木鸟的嗓音,它正在模仿这整曲和音,她不禁为此而感到震惊。她完全沉浸在欣赏这些小生灵歌唱的艺术之中,嘴里不由得吹起一支自己创作的口哨。一只绿鸥以它特有的嗓音跟着她一起唱了起来,那声音宛如诱人的哨声,而另一只极善模仿的灌木鸟又把它复唱了一遍。

艾拉高兴极了。仿佛她已成了这次鸟类大合唱中的一员,为此她又试了试。她噘起嘴唇,深吸了一口气,试图发出-声微弱的风声。紧接着,她吸进更多的气，把肺涨得满满的,直至她不得不把它呼出去,这次则打了一个极响的口哨。十分接近鸟的声音。她又做了一次新的尝试,这回只用她的嘴唇吹气,经过几次之后,她发出的声音就和云雀差不多了。她回到了那只诱人的曲子上,这次只用了不多的气，却吹出了口哨声。

她不断地试着,吸入,呼出,不时地发一声尖利的口哨。她已完全投入到这些尝试之中,并没有注意到威尼每当听到一声刺耳的口哨声便竖竖耳朵。这匹马不知该如何作答,可由于好奇,就朝女人走了几步。

艾拉看到小母马朝她走来,不时地向前竖它的耳朵,真是滑稽极了。″你对我能发出鸟的声音很惊讶吧,威尼?可这就是我,我也不知道我也能像鸟一样叫?好了,或许不太像鸟,不过如果我不断地练习,我想我能学得更像些。让我看看我是否能再来一次

她吸了一口气,噘起她的嘴,全神贯注,发出一声长而饱满的口哨。威尼晃了晃脑袋,呜呜地叫了一声,腾地跃到她的跟前。艾拉站了起来,搂住了马的脖子,突然意识到它已长得好大了。″威尼,你长这么大了。你长得可真快,你几乎快长成一匹母马了。你现在能跑多快?″艾拉在马屁股上狠狠地拍了一巴掌″来吧,威尼,跟我 比试一下,″她说道,然后使出浑身解数,冲向原野。

马开始落后了几步,然后就冲到了前面,放开大步向前奔跑。艾拉紧跟在后面,继续跑着,觉得非常有意思。她使劲向前跑,直到再也跑不动了为止,她不断地大口大口喘气。她看着马冲下狭长的小谷,兜了一个大圈,又奔回来了。我真希望能跑得跟你一样快,她想,要是那样的话，只要我们想跑就能一起跑了。不知道做一匹马,是否会比做一个人更幸福呢?那样我就再也不会孤单了。

我不孤单,威尼是我的好伙伴,即使它不是人。它是我的一切,而我也是它的一切。但是我不能跑得和它一样快,这不怎么好。

小母马跑回来时,浑身都是汗珠,它在地上打起了滚,把腿踢向空中,发出一些轻微的快乐之声,这把艾拉逗得哈哈直笑。它站起来后,抖了抖身体,又开始吃草了。艾拉盯着它看,心里想要能跑得像匹马那该多么令人兴奋啊,接着又开始练习起口哨来。她再次发出一声尖利的口哨时,威尼抬起头,又朝她跑来,艾拉紧紧拥抱着小马,非常高兴,它听到口哨就跑来了,但脑子里仍在转悠着和马一起跑的事。

紧接着她机灵一动。要不是她和这匹马生活了一冬天,并把自己看作是它的朋友和伙伴,她是不会想到的。而且要是她还生活在部落里,她也不会把这个想法付诸实践。但是艾拉已经习惯于凭着冲动来办事了。

它会在意吗?艾拉想。它能让我那么干吗?她把马领到了圆木处,爬上了木头,然后用胳膊搂着马的脖子,并且举起一条腿。带着我一起跑,威尼。跑吧,带着我,她想着,然后跨到马背上。

小母马不太习惯背上的重量,它把耳朵向后耸了耸,神情紧张地腾跃着。但是虽然对这种重量不熟悉,可对这个女人却是再熟悉不过了,艾拉用胳膊搂着它的脖子,对它是一种安慰。威尼几乎是用后腿着地,想要把那份重量抛下,然而竟试着奋力跑了起来。带着紧贴在它背上的艾拉,它迈开大步向原野奔去。

小马已经跑得很好了,山洞的生活同它惯常的相比是较为静止的。尽管它仍在吃山谷里的草,却没有一群可以跟随的马和需要追逐的猎物。而且它还年幼。不久它就慢了下来,然后停住,它的两肋发沉,头也低了下来。

艾拉滑下马背。"威尼,这真太刺激了!"她兴奋地眨巴着眼睛喊起来。她用手托起马头脸颊贴着马的鼻子,然后把马头抱在胳膊下,这可是马长大以来她从未用过的姿势。这是一种特殊的待遇,只在特殊的场合才能给予。

骑马是一种她从未经历过的快事。和马一起跑的主意一开始就使艾拉激动。那是她连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从没有人经历过。

艾拉费了好大劲才使自己不从马背上掉下来。骑在这头雌马身上飞速驰骋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兴奋。骑马比她以往做过的任何事都更刺激，威尼似乎也很喜欢这样，它很快就习惯了把这个女人驮在背上。山谷立刻就变小了，它已经容不下这个女人和她狂奔的速度。她们还经常穿过大草原跑到河的东岸，那是件容易事。

艾拉很快就意识到她应该狩猎和采集食物了，她得加工和储存大自然为她提供的食物，准备下一个季节的轮回。早春季节里，大地刚从冗长的冬季里复苏，能提供的食物实在是太少了。冬天的干货中只增添了几株新绿的植物，可块茎、苞芽还未长成。艾拉利用一切可能的空闲时间来骑马，经常是从早到晚地骑。

最初她只是随随便便地坐在马背上，由着马儿跑去，从没想过要驾驭它。威尼能懂的全部语言是手势，艾拉从未打算用单词来与小马进行沟通，可现在这个女人骑在它的背上，它无法看到这些手势。但对艾拉来说，身体接触的语言是一种特殊表达方式的语言，骑在马背上可以使接触语言发挥得淋漓尽致。

初期的疼痛过后，艾拉开始注意到马驹肌肉在运动时的规律，在她对自己进行调整适应规律后，威尼能感觉到艾拉的紧张和松弛。她们之间已发展了一种感知对方的需要和情感的能力，并力争对这些有所反应。当艾拉想去某个方向时，她就自然地向那个方向倾斜身子，通过肌肉的紧张力度，这个要改变方向的意图就传达给小马。小马驹也能对骑在背上的女人的紧张和松弛作出反应，相应地改变方向和速度。在马驹能完全理解，并对她的动作有所反应后，艾拉明白了要想让它再次作出相同的反应，只要以同样的方式动作或绷紧肌肉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相互适应的过程，她们彼此从对方那里学习，不断地加深她们之间的关系。虽然艾拉丝毫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她已学会如何控制马驹，她和威尼间的交流过程非常微妙，从被动的接受，开始向主动的改变，自然地过渡，艾拉起初并未注意到这一点，也许潜意识地认识到了。不间断地骑马已变成为一种强化训练的过程。随着她们之间彼此的感受越来越敏感，威尼的反应变得迅速而准确，经常是艾拉刚有一种改变速度的念头，这匹马就已经做出了反应，就好像它已是艾拉身体的一部分似的。但艾拉还是没意识到她的要求已能通过神经和肌肉传递给高度敏感的坐骑皮肤。

艾拉并非有意训练威尼。这只是艾拉给予这头动物的爱和关怀的结果。这就是人类和马匹之间的天生差别。威尼既聪明又有很强的好奇心,它能够学会并长期记住一些信息,虽然它的头脑还未进化到人类的水平,而且组织方式也不尽相同。马是群居动物,通常是一大群共同生活,它们也需要其它伙伴的亲近。在建立和谐关系时,相互的接触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马的本能引导它服从指挥,向着它被驱使的方向发展。可当受惊时,即使是马群的头领也会跟着马群狂奔起来。

艾拉的行为是有目的的,是受大脑指挥的,分析和预见不断地与知识和经验相结合,相互作用。她仍处于一种易受攻击的境地,为更好地生存下去,她必须反应灵敏,这也促使她不断地了解周围的环境,也正是周围环境的变化促使并加速了她们的适应过程。当它见到了野兔和大腮鼠时,甚至有时只是为了跑着玩,都期待着艾拉带着弹石带,打中猎物后紧跟其后追逐猎物。威尼能很快地领会她的需要,它迈出的第一步就是服从于艾拉的安排的,尽管她并未意识到,事实上她已控制了威尼。随着季节的更替,艾拉的狩猎次数越来越多了。开始当需要用弹石带时,总是先停下来,跳下马,然后发射石头,但不久以后她就试着骑在马背上使用弹石带,什么也没有击中,可这给了她一次新的挑战机会,促使她更多的练习。

她很早前就练习使用弹石带了,因为这种练习很有趣,她只是作为一种游戏来玩而已。不久以后她还是熟练地掌握了这种技巧。现在她在马背上使用弹石带就和她站在地上时一样熟练。可即使当她骑在马背上迫近一只飞跑的兔子时,她也无法真正地理解,无法想象骑马狩猎所能带来的便利程度到底有多大。

艾拉通常总是将猎物放在篮子里背在背上带回家来。可现在只要将猎获物搭在她面前的马背上就可以了,这显然方便得多了。后来她又做了一个驮筐,放到坐骑的背上,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想法。经过一段时间的思索,又制作了一对驮筐,一边一个用绳子连起来挂在马背上,同时绑在马肚子上。就在给马安第二个筐时,她明白了若能充分地利用她的这个四腿朋友的体力所能带来的好处,这比她单独一人带回来的东西要多得多。

一旦艾拉明白了在马的帮助下所能获得的好处后,她的办法就变了。她整个的生活方式都变了。她在外面越待越长,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大,而每一次她带回来的物品,植物和小动物也越来越多。而接下来的几天她就处理出猎的成果。

一当艾拉注意到野生草莓已开始成熟时, 立即就在大范围内尽可能多地采集草莓。季节还太早, 成熟的并不多, 而且相隔较远。天黑时她才开始往回走。由于她的眼睛能适应黑暗, 看清周围的情况, 才避免了迷失方向, 然而在到达河谷前天就完全黑了, 什么也看不清了。但她终于发现离洞已经不远了, 她舒适地坐在马背上, 任凭威尼的直觉来领路, 她们外去时经常是以这种方式回来的。

可往后只要外出她就带着一块睡觉用的毛皮。有一天已经太晚了, 她也不想再次在星光下赶路, 就决定在外面开阔的草原上露宿。她生起了一堆火, 睡在威尼的身旁, 蜷缩在毛皮里并不需要烤火取暖, 可一堆火能驱赶走可怕的野兽。所有草原上的动物都很害怕烟火的气味, 蔓延的草原大火有时能烧上好几天, 一往直前, 摧毁一切阻挡它的东西。

有了第一次之后, 艾拉就经常地在外面过上一两夜, 并开始在更大的范围探索河谷。

虽说她不承认, 可她心底里确实想着寻找自己部落的人, 她希望能找到他们, 又害怕找到他们。她知道要是她打算继续搜寻的话, 她就得准备离开河谷, 离开这个温馨的家。她不想离开, 而且她更为威尼担心, 她不知道那些不认识的其他人会如何对待它。在威尼所能达到的范围内, 要是还有人住在河谷里, 也许她能在会面前先对他们进行观察, 了解与他们有关的东西。

另一个部落里的人是她的同种, 可她怎么也无法回想起他们的情景。她仅知道自己是在一条河边被发现的, 当时处于昏迷状态, 快要饿死了, 身上有一处被穴狮抓伤后感染了。在伊扎把她捡起来时她已快死了, 伊扎带着她一起去寻找新的可居住的洞穴。每当艾拉试图回忆她那早期的生活时, 总有一种令人恶心的恐惧感席卷她的全身, 还伴随着令她感到极度不安的大地在她脚下颤抖的感觉。

地震将这个五岁大的小女孩孤零零地扔到了荒郊野外, 让残酷的命运折磨她__这是一种与别人截然不同的命运__这对她那幼小的心灵是一次致命的打击。她丧失了对地震的全部记忆, 并忘掉了生育过她的人。他们对她来说就和对部落里的其他人一样, 只是陌生人。

就像这个毫无规律的春天, 从刺骨的暴风雨转眼就成了温暖的艳阳天, 未等适应就又变成暴雨连绵一样, 艾拉的想法总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天气不算坏。在她成长的过程中, 艾拉总是在离洞穴不远的野外游荡度日, 帮伊扎采摘药草, 稍后长大了一点, 就去狩猎。从那时起她已习惯于独处。所以当她很忙, 有事情可做

时, 白天她就只想和威尼呆在这个挡风遮雨的河谷里。但每当夜晚, 守着一堆火和一匹马时, 她就特别渴望能再有个人来抚慰她的孤寂。在温暖的春天里, 一人独处要比单独捱过一个漫长寒冷的冬天还要难。她的思绪又回到了部落和她所爱着的人身旁, 回到她怀中抱着的儿子身旁。每个夜晚, 她都决定第二天就做好离去的准备, 可一到清晨, 她就又把这份念头扔了下来, 骑着威尼跑向东方的大平原。

她小心翼翼地探寻的范围越来越大, 也很有成效, 这不仅使她了解了附近的地形, 还让她了解了这个大平原上与之为伴的生灵。大群的食草动物已开始迁徙, 这提醒她该再打一只大野兽了。这个念头在她的头脑中越来越明朗, 她已无暇顾及一直萦绕于脑海中的孤独感了。

她见到过马群, 没有一只马回到河谷之中, 这没关系, 她并不想猎杀一匹马。这次该是另一种动物了。虽然她并不清楚如何使用梭镖, 她还是开始骑马时就把它们带在身边，长长的梭镖杆使用起来很不方便, 后来她设计了一种安全的手柄就好多了, 她在马驮着的背筐里各放了一杆梭镖。

在她发现了一群牝驯鹿后, 她要猎杀动物的主意开始成熟了。在她还是个小姑娘时, 就喜欢暗中练习狩猎。她经常找一些借口到正在谈论狩猎的男人们附近干活, 狩猎是男人们最喜爱的话题, 那时她最感兴趣的话题是如何使用弹石带, 她的武器就是弹石带。但她对人们谈论的任何有关狩猎的话题都有兴趣。刚见到那群鹿时, 她以为那小群长着角的都是公鹿。后来在她见到小鹿时, 才让她想起在所有的鹿种中, 只有驯鹿长角的是母鹿, 这一回忆又让她浮想连翩, 也包括鹿肉的香美。

而更重要的是, 她记起了男人们曾说过驯鹿春天时向北迁移, 永远沿着相同的路线前进, 好像是沿着一条只有它们才能辨认的路线行进。它们总是分批迁徙, 第一批是母鹿和幼鹿, 由它们打头阵, 接着是一群年轻的公鹿, 在季节的晚些时候, 老公鹿才开始断断续续地一小群, 一小群地走过。

艾拉骑在马上悠闲地跟在一群长角的牝鹿和幼鹿后面。夏季特有的蚊蚋和苍蝇正在增多, 它们喜欢在驯鹿的皮毛里生成长大, 特别是喜欢眼角和耳朵。这就驱使驯鹿去寻求一个凉爽的去处, 没有那么多小昆虫的地方。艾拉偶尔挥手赶走在她耳旁嗡嗡叫的小虫。在她准备出发时, 晨雾仍笼罩着河谷和山坡。初升的太阳使河谷显得雾气蒸腾, 将一股令人不快的潮气留给大草原。驯鹿习惯于与其它食草动物相处, 它们根本不理会威尼和艾拉, 这使她们可以靠得很近。

艾拉看着它们,计划着如何行动。要是大公鹿真的跟在雌鹿后面的话,它们很快就会出现在这条道上了。也许我能猎到一头年轻的大驯鹿。我会知道它们走哪条路的,可就算知道了也没什么用,除非我能靠近到长矛够得着的地方。也许我得挖个坑,不过没准它们会从旁边绕过去,避开陷坑。而且这儿也没有那么多灌木丛,根本无法建一个它们无法跳过去的围栏。或许我能使它们狂奔起来,说不定会有一只驯鹿会掉进去。可我怎么能把它弄出来呢?我可不想在一个粘乎乎的坑底宰一头牲畜,何况我还得就地将肉晾干。要是能将肉直接弄回洞中那该多好啊

艾拉骑着马整整一天跟随在鹿群的后面,偶尔停下来吃点东西休息一下,直到湛蓝的天空呈现出粉色。她这次往北走得比任何一次都远,走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段。从远处可看到一排树。这时天空已是朱红色了,在暗淡的微光中,她看到一抹从厚厚的灌木丛中反射出来的夕阳。驯鹿开始自动地站成一队钻过狭窄的开口处,来到一条大河的岸边,在它们涉水过河前沿着窄窄的河岸一字排开,低下头来饮水。

灰色的薄暮把鲜艳的绿色从大地上一扫而光,晚霞映红了天边,就像被夜晚偷走的色彩以一种更明快的色调又送了回来。艾拉搞不清这条大河是否是那条她穿越了好几次的那条河流。有时人们穿越的溪流和山涧并非是不同的溪流和山涧,而往往是同一条河流。在她蜿蜒地穿过平坦的草原时横渡了好几次。河流迂回曲折地延伸开来,分成数条河岔。如果她判断正确的话,从河对岸的那条路就可回到她所在的河谷,而无需穿越更多的河道。

驯鹿群不慌不忙地啃着干燥的地衣,似乎准备在河的对岸扎营过夜了。艾拉也准备在此过夜。回去的路实在太远了,而且还得过河。她可不想弄得浑身湿透,在晚夜中冻得瑟瑟发抖。她从马背上滑了下来,把装物品的筐从马背上卸到地上,在她搭帐篷时好让威尼溜溜腿。干燥的灌木和浮木在火石和火镰撞击时的火星作用下烧了起来。艾拉把富含淀粉的坚果裹在树叶里用火烧烤,又把各种能吃的植物塞到一只大腮鼠的肚子里烤熟,她美美地饱餐了一顿,然后支起低矮的帐篷,用口哨把威尼召了回来,呆在附近,接着她爬进睡袋,只将头露在帐篷的外面。

地平线上满是云彩。而在上空繁星密布,好像群星想联合起来冲破这犬牙交错的黑色屏障。克莱伯说过那是天空中的火，她感到困惑,怀疑那是灵魂的世界和图腾的世界。她的眼睛一直在天空中寻找着,直到发现了她想要找的图形。那是尤尔苏斯神的家,而在另一处是我的图腾__洞狮的家。奇怪的是它们怎么会绕着天空旋转,不知道它们是否也出去打猎,然后又回到洞里。

我需要猎杀一只驯鹿。我得快点完成这件事，公鹿们马上就要来了。这意味着它们也该经过这里。突然威尼嗅到了一只四腿食肉动物的气息，打着响鼻，朝火堆和艾拉靠了过来。

威尼，你怎么啦?″艾拉问，并发出了一些声音和信号，用一种和部落里任何人都不同的词汇。她能发出一种轻轻的马嘶声，这和威尼的声音没什么不同。她还能像狐狸似地尖叫，像狼一样地嗥叫。她还能很快地学会像鸟叫的啾啾声。许多声音已经和她自己的语言融为一体。现在她已完全忘掉了部落里的人对这些无用的声音的非议。这种独特的发声能力很快就被证明是十分必要的。

马儿朝火堆和艾拉之间的空隙移动，想寻求二者的保护。

过去点，威尼。你把热气都挡住了。

艾拉爬了起来，往火堆里添了些木棍。她用一只胳膊搂着威尼的脖子，感觉到了威尼的紧张情绪。她想我就呆在这儿，一直让火烧着。我的朋友，只要你在火堆旁老实呆着，不管那边是什么动物，，它对那些驯鹿的兴趣肯定比对你的兴趣要大。不过生起一堆大火来可是个好主意。

她蹲了下来，眼盯着火焰。每当她往火堆里加木头时，火星就四处飞溅，然后消失在黑暗之中。从河对岸传来的声音告诉了她已有一两只驯鹿成了某种野兽的牺牲品，可能是一种像山猫似的动物。

她的思绪又回到了猎杀驯鹿上来。她把马儿推开一点，又取了些柴。她突然想出了个办法。过了一会，等威尼平静下来后，她又躺回到睡袋里去。她的思路朝着正确的路径延续着，又考虑到了一些其它的可能性。到她睡着的时候，一个计划的主要轮廓已基本形成了。这个想法太离奇了，她不觉地笑了起来。

清晨，她穿过大河，变小了的驯鹿群已经开拔了，可她不想跟在后头了。她骑着威尼飞速地回到河谷。她得及时做好准备，还有好多事要办呢

就这些，威尼，你看，″不算太重。艾拉鼓励着威尼。这匹马正在用力拉一根圆木，这根圆木被一些皮条，皮索交织者套在它的胸和背上。艾拉原先把一条皮带缠到威尼的前额上，就像她有时搬重物时的样子。可她很快意识到马的头动起来不太方便，而把皮条套到它的胸背上，这样会好些。显然这匹草原上的野马还不习惯于拉东西，身上拖的重物妨碍了它的行动。但艾拉决心已定，这是她实现计划的唯一办法。

就在她往火里添柴来赶走食肉动物时，这个主意突然出现在她的脑海里。当时她正想把威尼推开一点去取木柴，心想这个浑身都是劲的年

轻母马竟然跑到她的身旁寻求保护, 要是她能有威尼那样强壮就好了。这个念头一闪即逝， 在下一瞬间, 一个解决困难的可能办法出现在她的脑海里, 也许母马能把鹿从陷坑里拖出来的。

进而她又考虑起如何加工鹿肉的问题来, 并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构思。要是她在草原上屠宰猎获的驯鹿, 那么血腥味就会把一些嗜杀的食肉动物引过来。昨晚袭击驯鹿的动物也许不是穴狮, 而是某种豹类。虽然老虎、山豹和猎豹这些动物还不及穴狮的一半大, 可她的梭镖已无能为力了。她也许能杀死一只穴狮, 可大山猫就不同了, 特别是在外面开阔处。不过要是在洞穴附近就不一样了, 可以背靠岩壁, 那是有可能赶走它们的。一块狠狠地砸来的石头也许不会致命, 但打在身上也是很疼的。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威尼有能力将一头驯鹿从陷坑中拖出来, 就不必怀疑它能将驯鹿拖回洞中。

她想, 首先我得把威尼训练成一匹能拉东西的马。她得设计一种用皮带和绳索将死鹿套到威尼身上的办法。她从不认为年轻的母马会畏缩不前的。学习骑马只是一种无意识的过程, 她根本无法预知她竟然还会去训练威尼拉东西。但在安装好马具后, 她真正地明白了必须如此。在试了几次, 对新的构思进行全新的改革和调整后, 威尼终于开始接受这个新主意, 而艾拉也觉得满意了。

年轻的女人看着马驹拉圆木, 想起了部落里的人并摇了摇脑袋。他们一定会认为我很奇怪, 和一匹马生活在一起, 要是那些男人陷入我现在的境地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干。他们有很多人, 还有妇女, 只要把肉晾干, 带回去就没有困难。可他们中任何人也没有经历过单独面对现在的这种处境。

她又不自觉地抱住了威尼, 把头靠在它的脖子上。"你真是个好帮手, 我做梦也没想到你会成为这么好的帮手, 威尼, 没有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所属的部落中那些人要是像勃劳德那可怎么办呢?我不允许任何人来伤害你, 我真希望有人能告诉我怎么办。

她搂着威尼, 泪水盈眶, 她终于抹去了眼泪, 解开缰绳。"现在我知道该干什么了。我必须盯着那群年轻的公鹿。

幼鹿们过去几天后公鹿就到来了。它们以缓慢的步伐迁徙着。艾拉一看到它们, 立即就明白观察它们不是件难事, 她很快就断定它们是沿着相同的路线行进的。艾拉收拾她的那些东西后就飞速地赶到它们的前面。她在河的下游驯鹿渡河的地方不远处搭起了帐篷。接着就带着松土用的木棍, 铲土用的野兽盆骨和运土用的毛皮, 跑到母鹿群的渡河点。

两条主道和两条辅道将灌木分隔开来。她选择了其中的一条主道来挖掘陷坑,此处离溪水不太远,驯鹿群会在这里排成一行,但也不算太近,她可以掘出一个深坑而河水不会倒灌进来。等她挖完了陷坑,傍晚的太阳已贴近地平线了。她用口哨把威尼召了回来,骑着马回去了解鹿群到底走到哪了,以便估算一下明天它们到达河边的时间。

她回到河边,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可那个张着大口的陷坑却出奇地明显可见。看来不会有任何驯鹿会掉进坑里;它们都会发现陷坑并绕过去,她这么想着，感到很灰心。算了,天已经很晚了,今晚已干不了什么了,也许明早我会想出个什么主意来的。

可清晨依旧没给她带来灵感和什么特别的办法。整个夜晚天空中都乌云密布。半夜她被一阵瓢泼大雨惊醒了,雨直打在她的脸上。接下来她就只能昏昏沉沉地躺着,直到天朦朦亮也无法入睡。由于昨晚她没像往常那样支起个帐篷,快睡觉时的夜空还很晴朗,而且那块搭帐篷的皮子也弄湿了,脏乎乎的。她把皮子平铺在身旁,以便晾干,现在可是更湿了。打在她脸上的雨点只不过是一场大雨的开始。她把睡袋紧裹着身子,翻了一阵驮筐后才发现防水的皮带也没有带出来。她把睡袋的一头扯出来盖在头上,蜷缩着躺在火堆留下来的湿漉漉的余尘上。

一道亮光划过东方的平原,把大地映得通明直至地平线。紧接着,一片雷鸣滚滚而来发出了警告。就好像一个信号,暴雨倾泻而下。艾拉拾起淋湿的皮帐篷,把它也裹在身上。

渐渐地黎明将最后一抹黑暗挤出了天际,万物的轮廓越来越清晰地显现了出来。灰白的天空使正在萌芽的草原失去了色彩,就好像正滴着雨水的云层把所有的色彩都冲刷掉了似的，甚至连天空也成了一片难以描述的虚无世界,失去了全部的色彩。

在地底冻土层上面那层薄薄的土壤吸足了水份后,雨水开始在地面汇聚成水洼。土壤下面的冻土仍然很坚硬,就像北方那些冻结实了的土墙一样。温暖的天气使地表的融化层向深处延伸,冻土层在向下退缩,但永远无法穿透。水无法排出去,在某种情况下,这层饱含水份的表土会成为危险的沼泽,可以很轻易地吞噬一头成年的猛犸象。要是这种事刚好发生在一座冰川的前沿,则冰川毫无预兆的滑动,瞬间就可将猛犸象冰封起来,直至几千年之久。

铅灰色的天空把大滴大滴的雨点洒进原来火堆处的黑色水洼里。艾拉盯着雨水滴落时形成的水花,和向四周荡去的涟漪,真希望现在能呆在那个温暖干燥的山洞里。一丝刺骨的寒冷透过裹在脚踝上的毛皮,

虽然那上面曾经抹了油脂,里面还塞满了芦苇。潮湿的沼泽减弱了她狩猎的热情。

她挪到了一座小丘的高处,四溢的雨水冲刷而过形成一条泥水沟,夹带着树枝、木棍、草和上个季节掉下来的腐叶一道涌进河里。我干吗不回去呢!她想着手扶驮筐站了起来。她抬头望了一眼天空,雨水顺着编织筐的叶子淌了下来,里面的东西还是干的，不过毫无用处。我应该把这些都放在威尼的背上带回去。我可猎不到一头驯鹿了。它们不会因为我想要就自愿地跳入大坑的。也许最终我会弄到几只老掉牙的驯鹿,可它们的肉太硬了,而且皮也总是千疮百孔的。

艾拉长长地叹了口气,把毛皮和旧帐篷扯过来裹住全身。我已计划和实施了这么久,可不能因为一场雨水而前功尽弃。也许这一次我会空手而返,可头一次狩猎经常是这样的。我只确信一件事__要是不试一下的话,那就永远也不会逮到一头鹿。

雨水很快就要漫上小土丘了，她不得不爬到一块大岩石上。艾拉眯起眼睛,想要透过雨雾看清雨势是否已经减弱。开阔平坦的大草原上没有一处能避雨的地方,既没有大树,也没有突兀的岩壁。威尼就在她的身边,长长的毛发滴着水。艾拉和它一样只能静静地站在倾盆大雨中等待雨停歇下来。她希望驯鹿也无法行动。她还没准备好对付它们呢!她猎驯鹿的决心再次发生了动摇,此时她一点也不想动了。

正如春天常有的那样,正午时云层开始消散了,一阵疾风立刻就把它们刮得无影无踪,到了下午,天空中已没有一丝云彩了。春季那明亮新鲜的色彩伴随着雨后的清新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生光。大地焕发着全部的热情,又将湿气散发到空气中。驱走云朵的干燥的风,贪婪地吸吮着空气中的潮气,仿佛风也知道要从冰川那分得一份似的。

也许那并非自信,只是她又决定要照计划干一次。她晃了晃头上那沉甸甸的,浸满了水的皮子,把它拽下来扔到高处的灌木丛上,希望能干得快点。她的双脚还是湿的,可并不太冷,所以她也没有在意,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湿的。她走向驯鹿必经之路,可她无论如何也见不到那挖好的坑。她的心直往下沉。她再往前走了几步,才发现在原来陷坑处,现在只是一个盖满了树叶、树枝和其它乱七八糟东西的泥水洼了。

艾拉惊奇得张大了嘴巴。她马上回去取了一个盛水的篮子,准备把坑中的水淘出去。在她取了篮子往回走时,她从远处仔细地看了看陷坑,突然间大笑了起来。这个坑连我都得找一会才能找到,这上面盖满了树枝、叶子,奔跑中的驯鹿肯定辨认不出来的。可我得想个法子把里面的水弄出去,看来除此之外别无它法了

柳枝横放在坑口应该够长了。我干吗不编个柳条盖，盖住坑口，上面再铺些叶子呢！这当然经不住一个驯鹿的重量，可堆上些树枝和叶子肯定没有问题。她突然大笑了起来，马儿也长长地嘶叫一声表示回应，然后就走到了她的身旁。

噢，威尼！总的说来也许这场雨并不算坏。"她从陷坑里往外淘水，一点也不在乎这是一件又脏又累的活。陷

坑没有原来那么深了，可当她又接着往下挖一点时，却发现地下水位已升高了，坑里的水在增多。她看到泥水翻腾的溪流也变宽了。虽然她并不懂，可事实却是温暖的雨水把地表下面的那一层坚硬的冻土层给冲化了一些。

把这个洞遮蔽起来并不像她认为的那么简单。她得到下游较远处矮柳树丛中弄一大把长树枝，还要在上面铺上干草。她把这个编织稀疏的大陷坑盖放到陷坑上，可中间却凹了下去。她不得不用木棍从边上支撑着它。在她把树叶和枝条撒在那上面时，这个陷坑还是很容易看出来。她对结果并不满意，可她还是希望能起点作用。

艾拉浑身上下都是烂泥，淌着水走回下游，她渴望地盯着河水，打了一声口哨，来召唤威尼。鹿群比她想象的要远一些。要是草原干些的活，它们就会着急渡河，可现在到处都是泥水洼子和小溪流，它们只得降低速度。艾拉确信那群公鹿早晨前无法到达它们习惯渡河的处所。

她回到帐篷，浑身感到一阵轻松。她把裹在身上的皮子和缠脚统统都卸了下来，然后走向河里。河水有些凉，可她早就习惯了。她洗掉身上的泥巴，把衣物都堆在岩石裸露的部分。她的脚踝一直裹在湿毛皮里已被泡得又白又皱，连那长满硬茧的脚后跟都被泡软了。她对这块被太阳晒暖和了的岩石深感满意。这也为生火提供了一处干燥的地方。

虽然与灌木相比松树有点矮小，但松树上靠近地面的枯树枝通常在大雨后还是干的。河岸边上的松树也不例外。她带着干树绒，用火石打出火花后，很快就引燃了一根木棍。然后又在上面放了些树枝，短木棒等易燃的东西。最后再把大一些的难以燃烧的木头支在上面烤干备用。这样即使在雨中她也能点燃一堆火，并让它燃烧起来，除非是来了一场倾盆大雨。整个过程只是先点燃一小堆火，把它维持下去，不断地添加木柴，直到火堆熊熊燃起足以克服任何潮气的侵袭就可以了。

在她吃了一张出门时带的饼，喝了第一口茶后满意地叹了口气。这饼富含营养，里面加了各色各样的物品，是出门在外时的佳品，可一杯热饮更令人陶醉。虽然到处都很潮湿，在她想睡觉时，还是在火堆的旁边支起了毛皮帐篷，这里总是要干一些的。她眼看着西边乌云满天，盼望

着可别再下雨了。充满爱意地轻拍了威尼一下,然后钻进皮子将自己紧紧地裹了起来。

天还很黑,艾拉一动不动地躺着,聚精会神地倾听着周围的动静。威尼动了一下并轻轻地喘着气。艾拉爬了起来,四处张望了一下,一丝微光已出现在东方的天空。她听到一声怪叫使她后颈处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她知道是什么把她惊醒了的。她并不经常听到这种声音,可她知道从河对岸传来的吼叫是穴狮的声音。马紧张地打着响鼻,艾拉也站了起来。

别怕,威尼。那个狮子离我们远着呢。"她往火堆里加了些柴。"上一次我们在这儿时就听到过，这一定是一头穴狮。它们大概住在河对岸的什么地方。它们也想抓一头驯鹿。我很高兴我们只需在白天进入它们的领地。我希望在咱们到达之前它们已经饱餐了一顿鹿肉。我也许最好再喝杯茶,然后就准备动身。

东边天空的微光已变成玫瑰色的晨曦,艾拉把各种有用的东西包好放进驮筐里,系好威尼的肚带。她把长梭镖插到驮筐内的孔中牢牢地绑起来,然后骑上马,坐在马背的前部,两支直指云霄的梭镖之间的地方。

她迎着鹿群骑去，然后绕了个大圈,骑到了走近的鹿群背后。在她看到了那群年轻的驯鹿后,就放慢了速度,悠闲地跟在它们后面。

威尼很快就适应了这个步伐。从马背上观察鹿群真方便,在它们接近河边时,领头的驯鹿放慢了速度,然后用力地嗅着有陷坑的路上被踩得乱七八糟的树叶和烂泥。甚至连艾拉都感觉到那头驯鹿的紧张情绪了。

在艾拉认为行动的最佳时机来临时,第一头鹿已沿着另一条路穿过灌木丛生的河岸进入水中。她深深地吸了口气,身体前倾,以便能很快地加速,这是她要行动的信号,接着她嘴里大喊了一声,策马向鹿群奔去。

后面的鹿直冲上前，超过了前面的鹿,把它们挤向一边。马儿驮着一个大喊大叫的女人用力冲撞着它们,所有的驯鹿都惊惧地朝前挤去。但是它们好像都能避开陷坑的地方,看着鹿群迂固,跳跃或者设法从边上绕过陷坑时,艾拉的心沉了下去。

接着她发现快速移动的鹿群中起了骚乱,她好像看见一双鹿角沉了下去,而别的鹿前后左右地绕开了那个地方。艾拉把梭镖从驮筐里一下就拽了出来,翻身跳下马,她的脚掌刚着地就飞奔起来。

一只长着大眼睛的驯鹿陷在了坑底的淤泥里,正在拼命地向上跳着。艾拉急忙把沉甸甸的梭镖用力往鹿脖子上戳去,梭镖扎破了鹿的一条动脉,这头大驯鹿重重地倒在了坑底,再也无力挣扎了。

一切都过去了,真顺利,这么快,比她想象的容易得多了,她剧烈地喘息着,但不是因为用力而喘息。她在计划过程中想得那么多,又是担心,又是紧张,这些用去了她太多的精力。可打猎的过程竟这么容易就结束了,她还处在兴奋状态呢,可却没办法消耗剩余的精力——并且没有人与她共享成功的喜悦。

威尼,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她的喊叫和手舞足蹈把这头小马吓了一跳。然后她跳上马背向大草原狂奔而去。她眼睛激动得发烧,脸上带着胜利者的笑容,发梢在脑后飞扬,她像一头疯狂的野兽在马背上颠簸。

她们跑了很长的一段,往回跑,她跳下马背,用自己的双腿冲刺留下的路程。这一次,在她向下看着泥坑里的死鹿时,她沉重的呼吸中恢复了理性。

她的呼吸平缓之后,把梭镖从鹿脖子上拔出来,打一声口哨叫来威尼。它的惊惧还未消除。艾拉试图在套上马具之前使它平静下来,她抚爱并鼓励着它。她带着马儿慢慢走到坑边。威尼终于平静下来卧在地上。艾拉把马具的缰绳拴在鹿角上。

现在使劲拉,威尼!"她鼓励着它,就像拉圆木那样。马儿拼命地向前使劲。它感到了后面的阻力。然后它又向前使出更大的劲,以此回答艾拉的鼓励。绳子越绷越紧,威尼的身体前倾,腿用劲后蹬,在艾拉竭尽全力的帮助下,慢慢地把驯鹿拉出了陷阱。

艾拉很满意。至少她不用在脏兮兮的泥坑底下收拾鹿肉了。她不知道威尼还愿不愿意继续干。但她很希望马儿再出点力把鹿驮回山谷去。艾拉把这匹牝马牵到河边,接着把缠在灌木丛中的鹿角拔出来。她把两个驮筐一个套一个绑好系在自己的背上。筐里面插着两杆直立的梭镖,行动起来很不方便,可艾拉还是踩着一块大石头一跳就跨上了马背。她赤着双足,没用毛皮裹脚,为的是不让皮子被水弄湿了,然后她驱马趟进河里。

这里的河水很浅,很宽,完全可以趟过去——这也是驯鹿群选择此处过河的原因之一。大雨使河水上涨了。威尼在湍急的河水里力图保持平稳。那头鹿一进到水里就被漂浮起来了。把死鹿拖过河还有一个艾拉意想不到的好处,那就是河水可以冲去死鹿身上的污泥和血渍。当她们到了河的对岸,驯鹿已经被冲洗得干干净净了。

威尼再次感受到吃力，它停了一下，这时艾拉跳下马来，帮着它把驯鹿拖了一小段路到达河滩上。她把绳索解下来。鹿离河谷又近了一点。在她们采取下一步之前，艾拉还有许多事要做。她用锋利的燧石刀割开鹿的喉管，然后从它的肛门向上，顺着腹部、胸部、颈部，一刀切开直至咽喉。她手里拿着小刀，食指放在刀背上，刀刃向上将刀插到鹿皮下面，要是第一刀割得干净利索，没有割到肉的话，那么接下来剥皮就会很容易了。

随后的一刀割得很深，以便取出内脏。她把有用的部分清理干净——包括胃、肠子和膀胱——然后又把这些东西塞回到腹腔里边，和可吃的部分放在一起。

她的一只篮子里面卷着一张大草席，她把草席铺在地上，把鹿放在上面。然后她用席子把死鹿裹起来，用绳子绑紧由威尼拖着。艾拉又重新整理了一下驮筐，每个筐子里竖了一根梭镖，把标杆紧紧地固定住。随后她爬上马背，觉得很满意。

艾拉已几次下马挪开挡着前进道路的障碍物，这些障碍物什么都有，岩石、草蕨、灌木都可以挡住她们的路，她已经高兴不起来了。最后她不得不下来走在马的旁边，哄劝着威尼往前走。紧裹着的鹿肉又碰上了什么东西，她只得返回来帮助它越过去。直到她停下来绑裹脚布时，突然发现后面跟着一群鬣狗。她的弹石带发射出

去的第一块石头就教训了这群狡猾的食腐动物，迫使它们只能远远地跟在后面了。

真是些发臭的可恶东西，她想着厌恶地皱了皱鼻子，颤抖了一下。她知道它们也在狩猎，而且是很好的猎手。艾拉曾经用弹石带杀死过一头这种食腐动物——可她的秘密也因此让人知道了。她为此受到了惩罚，布仑没有别的选择，这是部族特有的方式。

鬣狗也骚扰威尼。它对食腐动物总有着无比的恐惧。它永远也无法忘记在艾拉杀死它的母亲后那群攻击它的鬣狗；威尼开始变得烦躁不安。把这头鹿运回洞去，可能会遇到比艾拉预料的多得多的问题，她希望在天黑之前，能将鹿运回洞中。

她在河流要折回去的地方休息了一会。所有的开始与停止都是困难的。她把水袋和一个大防水篮里都装满水，然后把水篮拿去喂威尼，它身上还套着那堆满是灰尘的鹿肉呢，艾拉掏出一块干粮坐在石头上啃起来，她盯着地面沉思，正在试图找出一个把这头猎物带回河谷的好办法。过了一会儿，地面泥土上纷乱的印迹打断了她

的思路，激起了她的好奇心。泥土被践踏过了，草丛被踩倒了，蹄爪的印迹还都挺新鲜。刚才这儿一定发生过什么骚乱。她站了起来以便更近地观察这些爪印，渐渐地她拼凑起一个故事。

从河边干泥里的足迹来判断，她能确定这是穴狮很久以前为划领地而弄出来的。所以她想这附近一定有个小山谷，四面都是岩石，有一个温暖舒适的山洞，母狮子早些时候一定在那里生出了一对健康的小狮子。这种地方一定是一个很好的栖息之所。幼狮们戏耍着争抢一块带血的肉，担心小乳牙会漏掉小块肉，公狮们懒洋洋地沐浴在上午的阳光下，油亮的母狮子溺爱地看着小狮子们戏耍。

大的食肉动物是它们领地里的君主。它们无所畏惧，没有理由担心会遭到它们猎物的袭击。正常情况下，驯鹿绝不会靠它们的天敌这么近的，可马背上那个女人尖厉的叫声使它们受惊而忘掉了一切，湍急的河水也没有挡住这群四处奔逃的鹿，它们一跃而蹴跨过大河，却不知道自己已经闯入了自负的狮子们的腹地。两者都未觉察到这种境地。这群奔逃的驯鹿，当它们认识到自己才从一处险境逃出来却又闯入了另一处更糟的险境时，一切都已经太晚了，它们立即向四面八方窜去。

艾拉沿着爪印向前，最后找到了故事的结尾。一个小狮子来不及躲避飞奔的鹿蹄，被受惊的驯鹿重重地踏伤了。

艾拉跪在这个小穴狮旁边，以她医药妇女所特有的经验感受到了生命的迹象，小狮子身上还热着呢，可能是肋骨断了。它快死了，可是它还有呼吸。从土里的痕迹她判断出，母狮子曾经找到了它的孩子，并试图把它扶起来，一直到最后才放弃了希望。然后，就像所有的动物都遵循的原则那样——它们只尽力拯救那些能自己活动的幼崽——它们为了让其余的都活下去而必须让弱的死掉，它只能把注意力回到其他子女身上，继续前进。

在所有的动物中，只有人类才不只靠健康和精力活着。人类与食肉类的竞争者相比是那么的弱小，可他们却靠着热心和互相帮助生存了下去。

可怜的小家伙，你妈妈帮不了你，是吗?她的心被一个受伤的，无助的生灵所震动，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有一会儿，她想把这个小家伙抱回洞去，可很快她就打消了念头。布仑和克莱伯允许她把小动物带回部族的山洞治疗，是因为她正学习怎样治病救人呢。不过布仑不让把狼崽子带回去。这小狮子已经有狼一般大了，它迟早有一天会长到威尼那么大的。

她站起来看了一眼这头快死的小狮子,摇了摇头,然后又走过去牵威尼,她希望这回威尼拉的东西不要再那么快就卡在哪儿了。她们开始往前走,艾拉觉得那群鬣狗还跟在后面。她取出一块石头,但接着她发现这群家伙很快被驱散了。什么原因?啊,它们发现了那头小狮子!艾拉对它们的贪婪感到很恼火。

滚开,你们这群臭狗!别碰那小家伙

艾拉跑了回去,使劲掷石头,一声尖叫使她知道有一只已经挨了一下。这个女人往前走了几步,鬣狗害怕地向后退去,退到石头无法击中的范围,它们满是义愤填膺的样子。

好!这会让它们滚得远远的,她想,双腿叉开在幼狮身旁站着保护着它,一丝困惑的苦笑突然从她的脸上闪过。我在干什么?我干吗要千方百计保护一头无法救活的小狮子呢?如果我让鬣狗得到它,它们就不会再烦我了。

我不能带着它,我甚至都弄不走它。根本不行。我还得考虑怎么把驯鹿弄回去。真是荒唐得很呢。

是吗?如果当初伊扎把我扔在那儿不管,会怎么样呢?克莱伯说我是被尤尔苏斯神放在她要路过的地方的,也可能是洞熊的精灵,因为再也没有别人会停下来拣起我的,只有伊扎不忍心看着别人病了或者伤了而不去帮助。正是这才让我成了一个好的医药妇女。

我懂医务。伊扎训练过我,也许这头小狮子也是被放在这儿等着让我来发现的。第一次当我把那只受伤的小兔子抱回洞去时,伊扎就说我这样做是意味着会成为医药妇女。好吧,既然这儿又有一个受伤的小家伙,我决不能把它留给那些丑陋的鬣狗。

可我怎么把它弄回洞去呢?如果我不小心它那折断了的肋骨可能会刺穿肺叶,在移动它之前最好给它包扎一下,威尼拖东西的那条宽带子可能行,我身边还带着些呢。

艾拉惚哨着招呼威尼过来,可它很暴躁,它不想呆在穴狮的领地,马也是它们捕食的对象。

艾拉的心思全放在那头小洞狮身上了,根本没注意到威尼的情绪。她把这头小食肉动物的肋部缠好,她能把它带回洞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它放在威尼的背上。但当艾拉抱起大个头的幼狮准备放在它背上时,威尼后腿直立站了起来。它处于极度恐慌之中,四处乱撞,想要摆脱背上驮的和后面拉的重物,然后飞奔跑入大草原里去。绑在草席里的驯鹿,在马后面颠簸着,一下子撞到了岩石上,这使威尼更加惊恐了,它更加疯狂地乱蹦起来。

突然威尼后面系着的皮带啦的一声断了，它后面驮着的筐子因为有两只沉重的长梭镖而倾斜了。艾拉看着前面暴跳如雷的马儿，惊得目瞪口呆，筐子里装的东西都颠到了地上，只有梭镖还紧紧地绑在上面。两只尖头直指向地面，在马屁股后面拖着，丝毫也不影响它的速度。

艾拉马上就看出了可能性——她一直在绞尽脑汁想搞出一个办法把鹿肉和小狮子都带回洞去。她等了好久威尼才镇静下来。艾拉这时又担心威尼也许会伤到它自己，她又打了个口哨召唤威尼。她想要跟在它的后面，但又不敢把驯鹿和幼狮留给可恶的鬣狗。口哨声可起了作用。这是能把友爱、庇护和关怀连在一起的声音，它绕了大大的一圈，朝艾拉走了回来。

当这匹母马终于精疲力竭，大汗淋漓地走回来时，艾拉情不自禁地抱住它，她把马具和拉东西的绳子都解了下来，仔细地检查威尼有没有受伤。威尼靠着艾拉，痛苦地轻轻打着响鼻，它的前腿受伤了。它困难地喘息着，浑身颤抖。

你休息一会，威尼。"艾拉在马儿停止颤栗，平静下来时说，"不管怎么样我得把这些都弄回去。

马儿刚才的横冲乱撞，把东西颠了下来，并未使艾拉生气。她可没有把这匹马当作自己的所有物，或者该受自己支配的东西，威尼该算作她的朋友，一个伙伴。如果马儿受惊了，那么它一定有自己的原因。它被强求得太多了。艾拉觉得自己该掌握马的承受极限，而不是教它学会驯顺的服从。对艾拉来说，威尼帮助她是出于它自己的意愿，而她照顾威尼则是出于爱。

艾拉把掉出来的东西都拣了回来。然后又重新安排驮筐和马具，她把两根梭镖倒过来尖向下绑在筐的两边。她又把原来包着鹿的那张大草席系在梭镖杆上，这样在马尾巴后面， 梭镖杆间形成了一个离地的兜子，她把鹿绑在那上面，然后小心地把昏迷的小穴狮也捆在上面。一切停当之后，她跨上马背朝着山谷前进。艾拉惊异于这种新运输方式的效率之高。这种方式只有两只梭镖尖拖在地上，而重物却再也不会被各种障碍物挡住了，这样马儿就能把东西轻松地拉走。一直回到了山洞，艾拉才长长地松了口气。

她让威尼休息一会，给它喝了点水；接着她又检查了一遍那头小穴狮。它还有呼吸，但她不知道它能不能活下来，它为什么被放在我途经之处呢?她有点困惑。当她看到幼狮那一刻，她就想起了她的图腾——难道是穴狮的精灵想让我来照顾它吗

接着她脑中又出现了另一个念头,如果她没有决定把幼狮带走,那么她就永远也不会有马拉撬的想法,这是图腾显露给她的吗?这是一件礼物吗?不管它是什么,艾拉肯定这头小狮子被放在路中间是有原因的,她要尽一切所能来挽救它的生命。

乔达拉,你不要因为我而留在这儿。

你怎么会认为我留在这儿是因为你呢?″哥哥明显地表现出怒意,他没想要这么暴躁,可索诺兰肯定话中有话。

他正盼我走呢,乔达拉想。他只是不想让自己相信,他的兄弟实际上想留下来,并与杰塔米结为夫妻。他也很惊奇自己会马上做出决定,留在沙拉穆多人这儿,他不想自己单独回去。没有索诺兰回去路就会显得太长,并且还有些别的原因。这促使他马上做出反应,他决定只有和他弟弟一起才去旅行。

你不该跟着我。

乔达拉很纳闷,他弟弟怎么知道他的想法的。

我有一种感觉,我永远也不会回家了。这并不是因为我渴望找到一个终身相爱的女人,而是因为我有种感觉只能一直这么走下去,直到我找到某种理由停下来为止。沙拉穆多人都是好人——至少你所认识的大部分人都是的。我不介意留在这儿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可你不行,你是泽兰达尼人,乔达拉不管你走到哪儿,你永远都是泽兰达尼人。你在哪儿都不会有在家的感觉。回去吧,哥哥。让追求你的那些女人中的一个获得幸福吧。好好地安顿下来养个大家庭,给你的子女和家人讲讲你这次漫长的旅行,再讲讲你留在这儿的兄弟。天知道,也许有一天我的孩子或者你的孩子会决定长途跋涉去找他的亲人的。

为什么我就比你更有泽兰达尼气质呢?你凭什么认为我留在这儿就不能像你一样幸福呢

你没有恋爱,这是一个原因。即使你恋爱了,你也会计划把她带回去的,而不是和她留在这儿。

你干嘛不把杰塔米带回去呢?她很行,意志很坚强,她知道怎么照顾好自己。她会做一个泽兰达尼的好女人的。她甚至可以和他们中最棒的人一起打猎——她会和他们相处得很好的。

我不想浪费时间,花一年时间走回去。我已经找到了我要与之生活的女人。我要定居下来,建立一个家庭,给她一次休养生息的机会。

要是你走完全程,直到大母亲河的尽头,那又会怎么样呢

有一天我会到那儿的。不用着忙。你知道那并不太远。没准下次多兰多贩盐的时候我就会和他一起去的。我可能带着杰塔米一起去,我

想她会愿意去的,可她又不愿离家时间太长的,家对她意味着很多东西。她从来没见过生身母亲,她的母亲死于偏瘫。她的族人对她来说非常重要,我理解她,乔达拉

你怎么这么肯定呢?"乔达拉看着地面,避开兄弟直视的目光。"也许因为我没有恋爱的缘故吧?塞伦尼奥是个漂亮的女人,还有达沃。"这高个金发男人笑了一下,额头上愁纹舒展开来,"我总想着有个人在身边。你知道,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好的燧石匠的。

哥哥,我已了解你多年了。和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不一定就意味着你爱她,我知道你喜欢那孩子,但这不足以成为留下来、对他母亲做出承诺的理由。想要娶妻成亲可不错,但是留下来,这个理由可就不充分了。回家去吧,要是愿意就找一个有几个孩子的成熟点的女人,这样你一定就会有一群燧石匠的接班人了。还是回去吧。

还没等乔达拉回答,一个不到 12 岁的男孩就气喘吁吁地跑到他们面前。他有着高挑的身材,眉清目秀,对一个男孩来说有些太娇嫩了。他那深棕色的头发又直又软,红褐色的眼睛里闪出聪慧的光芒。

乔达拉!"他喘了口气,"我到处找你!多兰多早准备好了。

跟他们说我们马上就来,达沃。"这个高个子金发男人用沙拉穆多语说。小伙子撒开腿跑走了。两个男人转过身跟了过去。一会乔达拉就停了下来。"我视贺你,老弟,"他说,脸上带着真诚的微笑,"我也企盼过你能认真起来,你可能忘了你曾试图甩掉我。作为兄弟的你并非每天都能找到一个梦想中的女人的。我不会嫉妒你因为爱上一个天使般的女人而成家的。

索诺兰的微笑使整个脸部的肌肉都动起来。"乔达拉,但愿你能知道我在第一次看见她就想过她定是一个美丽的母亲河的精灵,她的出现使我寻找未知世界的旅程变成了一种乐趣。我会毫不犹豫地跟她走的,现在更是这么想了。

乔达拉在后面慢慢地跟着索诺兰,眉头紧锁。这番话使他觉得他的兄弟可能会跟从某个女人一直到死的。

小路蜿蜒穿过一片繁茂的森林,从一个陡峭的斜坡上迂回而下,这样的迂同使斜坡显得平缓了不少。他们走到一处岩壁附近,这个岩壁通向一座陡峭的山屋。被艰难地开凿出来的小路,仅能容两个人并肩而行,但还不很舒服。乔达拉在索诺兰的身后走过岩壁,看着下面那深邃、开阔的大母亲河,乔达拉的胯部又有了一种很深的疼痛感,尽管他们已经和多兰多的沙穆多族人共同度过一整个冬季了。的确,走开阔的路要比走其它路好多了。

穴居人类并非都住在山洞里，在开阔地建造房舍也很普遍。但是天然的岩洞还是很受人们青睐的，特别是在严冬里。有时候为了找到这样一个永久的栖息所，必须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乔达拉从前也住在一个陡峭的岩洞里，但和沙穆多人的一点都不一样。

在遥远的年代里，地壳里沉积的沙岩、页岩、石灰岩被抬升至冰峰的顶端。火山喷发把坚硬的结晶岩也同样抬起来，与这些软岩层混杂在一起。上一个夏季，兄弟俩穿越的那个大平原本来是一个巨大的内陆海的海底，现在四面群山环绕。经过亿万年的侵蚀，这个内陆海的一座山脊被冲开成了一条水道，这座山脊原来从南至北连成一片，绵延起伏，现在却成了内陆海的一个出口。

连绵的山脉只在岩层较软的地方吝啬地让开一条狭窄的山隘，两侧却是坚硬的山岩。许多支流、溪水和姐妹河都与大母亲河汇合在一起，浩浩荡荡地流出这个山隘。在大约 100 多英哩远的地方，一排四条山谷成了低低的河道的屏障，使它们流入最终的目的地。沿途的一些地方宽度超过了一英哩，而其它地方将裸岩组成的岩壁分隔开大约二百码的距离。

河水慢慢侵蚀产生了长达数百英哩的山谷，逐渐缩小的海水变成了无数的溪流、瀑布、池塘和湖泊，它们中的一部分还存留至今。在靠近头一个狭窄河道的起始点，残留岩壁的水面上形成了一个宽阔的海湾：一个底部出奇平整的宽而深的陆架。它本来是个小小的河湾，后来由于长时间水的侵蚀，形成了现在这样大的一个海湾。那个湖早就消失了，只留下了表示曾经存在过的湖面高处那倾斜的台地。

边缘明显向下倾斜的陆架是一个郁郁葱葱的大草原，上面有两个浅浅的做饭时挖的小坑，由于土层不深，已直达岩石。再往回走点，开始有了一些小树和灌木，盘结和爬上起伏的岩壁。山崖后面的树长得又高又大，灌木丛也密了许多，还爬到了陡峭的后斜坡上。

在悬崖的尽头，是一块令人意外的高地。那是一个悬起来的大石块，上面有很深的坑。在石块下面，是一些木头搭起来的棚子，表示这里面曾经是住人的地方。棚子里面有一块大致成圆形的场地，中间有一个大炉子，旁边另外有几个小的。那场地既是棚子的入口，又是众人聚集的地方。

棚子的斜对角是又一个重要的地方。一条长而细小的瀑布从高处流下，经过一大段起伏不平的山岩，溅落在悬于水潭上面的一块砂岩上。它流经远处的岩壁直达台地，多兰多与几个人正在台地那等着索诺兰和乔达拉。

当他们出现在凸出的岩壁时,多兰多走过去迎接他们,然后他们一起走下高地。乔达拉慢慢地走在他兄弟的后面,当他走到远处的那个岩石旁时,索诺兰开始向下走向溪水旁那条危险的小路,溪水顺着一排突出的岩石流到下面的河流里,使这条石头路非常难走,人们只能脚踩着斧刻锛凿出来的踏脚,手里扶着结实的粗绳栏杆小步前行。即使在夏季,瀑布和溪水也常使岩石上很滑。在冬季里,岩石上结满了大块大块的冰溜。

春天里,这条石路被无法驻足的急流和冰凌掩盖着。可沙拉穆多人——无论是善于猎杀小羚羊的陆居沙穆多人，还是另一半生活在水面的拉穆多人——都能像住在陡峭台地上的敏捷的羚羊那样上下飞跑，乔达拉看着他兄弟连眉头都不皱就勇敢地走下去，他想索诺兰真是好样的。要是自己一生都住在这里，永远也不会习惯这条通往高地的道路。他瞥了一眼下方远处大河的汹涌河水，又感到了胯部那熟悉的疼痛，接着深深地吸了口气，咬紧牙关跨到台地的边缘。

他的脚在难以觉察的冰面上滑了一下时，他庆幸有那条绳子可以扶持，他到达河岸后长长地叹了口气。原木被捆扎到了一起而形成的浮坞在水中摇摆，可与山路相比这已是稳得多了。建在浮坞上的平台占去了浮坞的一半面积,看上去与那砂岩下方的木质建筑有点相似。

乔达拉踏到捆着的圆木后朝着浮坞的尽头走去,同时和浮坞上的住户互相问候,他的兄弟正跳到一条系紧的船上。他刚一上船,他们就把它从岸边推开，开始用长柄桨向上游划去。人们几乎不吱一声。春天的融雪使湍急的河水急剧上涨，当船夫们划船时，多兰多带来的人关注着河面上的浮冰。乔达拉背靠后面坐下来，思索着沙拉穆多人的特殊人际关系。他遇到过的部落都有不同的分工方式,他经常琢磨到底是什么让人们采取不同的方式。在有些部落中，所有的男人只习惯于做一种工作，而女人们则从事另一种，全部形成一个特定的按性别划分的有机组合，绝没有女人会去做她认为是男人的工作，也不会有男人去干女人们的活。而在另外一些部落中，分工是按照年龄进行的，年轻人一般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老年人从事轻松些的家务。有些部落，女人们只照顾她们的孩子，而另一些部落，教育和照顾孩子的责任则落在老年人的身上，而且不分男女。

沙拉穆多人的分工方式显然不同，两种截然不同却互相关联的工作群体建立了起来。沙穆多人负责在悬崖峭壁上猎羚羊和其他动物，而拉穆多人从事猎大鲟鱼的工作，整个捕杀大鲟鱼的方式更接近狩猎,那些大鲸鱼有时长达 30 英尺。他们同时也捕鲈鱼、鲤鱼和梭子鱼。劳

动分工的不同导致他们分裂成两个不同的部落,只有相互间的需要才将他们保持在一起。

沙穆多人能将羚羊皮加工成既漂亮又如天鹅绒般柔软的皮子。这种毛皮实在独一无二,连住得很远的部落都来买他们的皮子。其加工过程是一个近亲相传的秘密,可乔达拉知道有一种鱼的油是加工过程中的关键。这就是沙穆多人和拉穆多人保持密切关系的主要原因。而拉穆多人使用的船是用橡木制成的,船内的一些部件是用橡木和松木造就的,船舷的厚板则取自于紫杉和柳木。船居的拉穆多人需要山民们的丰富木料知识来找到合乎要求的木板。

在沙拉穆多部落中,每一个沙穆多家庭都有一个与它紧密相关的拉穆多家庭,它们之间有着复杂的亲属关系,乔达拉仍然无法把他们的关系全分辨清楚,但在他的兄弟与杰塔米结婚后,他就会有来自于拉穆多和沙穆多方面的难以计数的表兄弟姐妹了,他们是通过索诺兰的配偶关系而冒出来的,甚至连她也与他们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虽然对他来说,在与那些新的亲戚相识时,除了加上一个尊称外没有更多的改变,但以后也许得负起一点相互间的责任来。

作为一个未婚男子,他是自由的,如果他想走就可以走,虽然他还是希望人们欢迎他留下来。这两个群体间的联系实在是太紧密了,要是居住地人口过剩,而有一两个沙穆多家庭想要搬走另组一个部落时,与他们相关的拉穆多家庭必须与他们一起走。

如果相关的拉穆多家庭不愿搬走,而另一家同意的话,则有一个特殊的仪式来交换关联关系。然而,原则上沙穆多人可以坚持自己的意见,而拉穆多人有责任服从,因为这牵涉到土地,沙穆多人有权力作出决定。当然拉穆多人也有相对平等的权利,甚至他们有权拒绝运载他们的沙穆多亲戚,或不帮助他们寻找合适的地点,何况他们对水还有一部分决定权力。实际上,像搬家这样的重大决定总是由两个相关家庭一起作出的。

此外还有很多实际仅是礼节性的关系存在于两个相关的家庭之间,使联系更加紧密了,而这些关系大部分集中在船身上。尽管与水中船只有关的决定首先取决于拉穆多人,但是船也属于沙穆多人,拉穆多人使用船只时,沙穆多人就间接受益,能从拉穆多人处分得部分收入。解决争端的原则通常比执行它要复杂得多。存在于他们间的对权力、领土、专业的互相尊重和不言而喻的默契,减少了发生争端的可能性。

最为实际的原因是造船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它不仅需要陆地上的原材料,也还需要有关的水的知识。礼仪和习惯又进一步加强了他们间的

关系,因为任何一方的女人都不愿与没有发言权的男人结合。在娶所爱的女子前,男方须协助造一只船或重修一只船来得到发言权。

乔达拉也热衷于造船。他对那些颇不寻常的东西都感兴趣,他总想知道它们是怎么制成的,是怎样驾驶的。他只想找到一个借口好留下来找出造船的秘密。这些人一开始就引起了他的兴趣。和他们一起在河上航行一段时间,又抓了条大鲟鱼后,他就觉得与他们在一起很自在,觉得他们比他听到过的任何部落都更有本领。

他们对河流了如指掌。乔达拉直至见到了众水汇集的情景时,才真正了解到河水的巨大能量,可那还不是洪峰时期。冬天,当瀑布都冻成冰时,一切河道都无法利用了。在拉穆多搬去与沙穆多人一起生活之前,他们间的贸易是在沙穆多人的台地和拉穆多人的码头间用绳子捆成的大平台上完成的。

在兄弟俩刚到此地时，瀑布还未冻冰。但索诺兰当时的身体根本就爬不上那危险的高地,他俩都是坐在篮子里吊上去的。

乔达拉第一次在空中远眺大河时才体会到大母亲河的壮观。在他低下头,环顾周围的山峰和宽广的水面时,他的脸都变白了,他的心剧烈地跳个不停,他深深地被大母亲河折服，涓涓细流是在她那异常的创造性作用下才汇成浩荡江水的。

要是不急于登上海湾高处时,乔达拉可知道一条长一些但容易走的路。那是穿过山隘,从西向东延伸的山道的一部分,向下直通东端出海口处那宽阔的冲击平原。往西去的道路比较崎岖，从高地和丘陵通向一排山谷，但它在许多地方与河岸连在一起。他们正向其中一处划去。

在一阵狂喊声吸引乔达拉四面张望时，船正从河中央向一排站在灰色沙滩上拼命挥手的人群驶去。

“乔达拉，你看！”索诺兰指着上游说。

顺着深深的中间河道，一块耀眼的巨大冰山正以不祥的速度向他们冲来。冰晶表面的反射光给冰山罩上了一层光晕，而它内部的坚硬部则呈现出一种晶莹的蓝绿色调。技术高超的划船人不断变换着速度和方向，然后，让桨漂在水面，漫不经心地停下来等着那座闪着寒光的冰山浮过去。

“绝不能对母亲河掉以轻心。”乔达拉听到坐在他前面的人说。

“我说冰山定来自姐妹河，马肯诺。”他旁边的人说。

“怎么……大冰块……会来到这里，卡洛诺？”乔达拉询问他。

“是冰山！”卡洛诺说，先告诉他如何称呼那块东西。“它可能从一座山上滑动的冰川上掉下来的，”他接着说，一边划着船，一边将下巴转向后面的白色冰峰。“也可能来自遥远的北方，大概是沿姐妹河流下来的。姐妹河较深，又没有那么多支流，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那个冰山比你所见到的部分大得多。大部分都在水下。”

“真是难以置信......冰山......如此之大，来自于这么远的地方。”乔达拉说。

“每个春天我们都能见到浮冰。不总有这么大。它漂不了多久，冰是要化的。猛撞一下，它就会碎掉的，下游河道中间有一块大岩石，正好在水面下一点的地方。我觉得冰山过不了这一关。”卡洛努加了进来说。

“撞上那块岩石，我们都得粉身碎骨，”马肯诺说。“这就是为什么你绝不能对母亲河掉以轻心的原因。”

“马肯诺说得对，”卡洛努说，“绝不要把母亲河不当回事。这条河总能找到一些令人不快的事来让你牢牢记住她。”

“我认得一些女人就像她，不是吗，乔达拉？”

乔达拉突然就想到了玛罗娜。他弟弟脸上那熟悉的笑容告诉了他索诺兰的想法与他一致。他已经好久不想那个期待着在夏季大会婚礼上能嫁给他的女人了。他由于渴望而痛苦，不知道是否还能见到她。她是一个漂亮的女人。但塞伦尼奥也不错，他想，或许该问问她。在某些方面她还比玛罗娜强呢。塞伦尼奥比他大，他发现自己总是爱上一些较他大的女人。“干嘛不在索诺兰结婚时我也结婚呢？”

我们到底离家多久了呢？一年多了吧，我们是去年春天离开达拉那部落的。索诺兰是不会回去了。大家对他能和杰塔米结婚都很高兴。也许你该等一等乔达拉，他对自己说，你总不该在他俩结婚那天分散大家的注意力吧……也许塞伦尼奥会觉得这只是个马后炮罢了……以后可……

“什么使你们迟到了呢？”岸上有人大声喊，“我们等好久了，而且我们在陆上也走很远路了。”

“我们得去找他们俩。我以为他们想躲起来呢。”马肯诺笑嘻嘻地说。

“现在想躲起来可是太晚了，索诺兰。她已经钩上你了。”岸上有一个人说，他正从杰塔米的身后挤出来帮着小船靠岸。说话的时候他还做了一个扔鱼叉又收了回来的动作。

羞红了脸的杰塔米笑了起来。“好，你得承认，巴罗努，他是个不错的钓鱼人。”

“你才真是个钓鱼好手呢。”乔达拉回敬了一嘴。“他以前总也不上钩的。”

大家都笑了。尽管语言还不太熟练，但他还是能参加他们的调侃，这使大家都很开心。而他呢，虽说得不好，但听力可不错。

“要钓到像你这么大的鱼要用什么呢，乔达拉？”巴罗努问。

“大鱼饵在这儿呢！”索诺兰微笑地对着杰塔米，开玩笑地说。

船被拉到含砾石的沙滩上，然后抬到了茂密的橡树林中的一块空地上。显然，那块地方已经使用多年了，地上到处是圆木、木板和木条。一个大斜坡的前面有一个炉子，好多木头堆在那儿的时间太长了，已开始腐烂。干活的人集中在几个区域，这些区域中都有一只建造到不同阶段的船。

他们乘来的那条船被放到了地上，新来的人赶快到炉前取暖。其他的一些人放下了手中的工作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一个由掏空的圆木制成的炊具里，茶正冒着腾腾的热气。炉边堆着从河边捡来的加热用的石头。

烧水的炊具利用率很高，不停地往里加水。喝几遍后就将圆木翻转过来清楚残留的茶叶渣子，再煮新茶。炊具里总是有茶，无论什么时候想喝，都会如愿以偿，火中也总有石块，水凉时，可以用来加热。又开了会儿对准新郎新娘的玩笑，人们才放下手中用木头或植物纤维编织的杯子，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索诺兰被领去干造船时最基本的工作——伐木，这是一项体力活，技术要求不高。

乔达拉一直在跟拉穆多的首领卡洛诺谈论着他最喜欢的话题——船。此刻，他正问什么样的木头可以造好船这个问题。

卡洛诺很喜欢这个话题，也很喜欢这个聪明的年轻人对造船的兴趣。他兴致勃勃地解释说：

“绿橡树最好，木质坚韧，易弯曲，而且还不沉。可它干透后会失去柔韧性，不过可以冬天砍下来，然后在池塘里放上那么一两年，也不要紧。树浸饱了水，干起活来会很难，造出来的船也不一定能在水中保持平衡。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选对木头。”卡洛诺一边说着，一边往树林里走去。

“找一棵大树吗？”乔达拉问。

“不只是尺寸。做船底和船帮得有直干的高树。”卡洛诺把乔达拉领到一处密林中。“在密林中，为了获取阳光，树长得很高。”

“乔达拉！”听到索诺兰的声音，乔达拉吃惊地抬起头来。他和几个人正围着一根大橡树站着。那棵大橡树周围围满了许多又高又直的杂树，它们的树干上部才长了一些树枝。“见到你真高兴！哥哥，我想得到你的帮助。你知道吗，我要是造不出一条新船就结不了婚，而这棵树″，他一努嘴指着那棵大树，″造船很合适，我想把它砍下来做外板，可你看看它也太高了！我想不到树能长那么高——砍倒这棵树得花我一辈子的时间哥哥，等我可以结婚时我就已成老头了。

乔达拉笑了一下摇了摇头。“外板是做大船船体的厚板，你要想成为沙穆多人，你必须得认识这些木头。

我是要做沙穆多人。我会给拉穆多人留下一些船的。打羚羊我拿手，以前我在高原上还打过野山羊。你肯帮忙吗？我们需要一切找得到的帮手。”

要是我不想让可怜的杰塔米等成个老太婆，那就只好帮忙了。而且看看到底怎么干也挺有意思，″乔达拉说，然后他转向卡洛诺，用沙拉穆多语又说了一遍，″先来帮我砍树，以后再慢慢地谈吧。

卡洛诺笑着点了一下头。接着他就向后退了几步；好看清第一斧砍下来的树皮碎片。放倒这棵巨树得花好长时间，而在它快要倒下来时，所有的人都会围过来的。

他们从上面斜着向下砍，接下来在较低处水平向里砍，直至二者会合在一起，小木头碎片四处飞溅。石斧砍得不深，斧背得有一定的厚度才能结实，但无法深深地砍入木头。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慢慢地朝大树中心砍去，这看上去更像是在啃树，一点一点地，但是每一斧子都确确实实地越来越深地向这棵古树的中心砍去。

最后当索诺兰接过一把斧头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干活的人都围到了树旁，他最后又砍了几斧子，在听到了一阵断裂声，而粗大的树摇晃起来后，他跳了开去。参天大树开始慢慢地，然后骤然加速往下倒了下来。这棵大树把周围大树的枝条撕扯下来，把小树一并带倒，最后如雷鸣一般轰然倒地，把阻挡它的一切都砸得粉碎。它先在地上反弹了一下，然后就躺在地上寂然不动了。

森林里一片死寂，鸟儿也停止了歌唱，好像在表示对它的深深敬意。这棵参天古树被砍倒了，与根部离了开来，把它附近的泥土地拖出了一道深深的沟，多兰多怀着深深的敬意，静静地跪在树桩的旁边，接着他用双手在地上挖了一个小坑，把一颗橡树子放在了里面。

神圣的穆多请接受我们的祈祷，在此处将生命赐给另一棵树吧。″他说完，用土把种子埋上，然后在上面浇了一杯水。

太阳终于落到雾蒙蒙的地平线下了，可却仍映得满天红霞。人们开始沿着羊肠小道往回返。在他们到达港湾前，天空中的颜色已由金色变成了古铜色，然后又从红色变成淡紫色。他们走到突出的岩石旁时，乔达拉突然发现四周艳丽的景色，他停下了脚步。他又向峭壁处走了几步，全副身心地观望着，立即就注意到那巨大的落差。大母亲河河水充盈，安静从容地流淌着。河面上映出瞬息万变的天空和围抱着它的群山的暗影，它那像油般光滑的河面在河水流动时显得无比生动。

“这很美，是吗？”乔达拉听见声音，转过头来对走过来的女人微笑着。“是的，很美，塞伦尼奥。”

“今晚有个庆祝宴会，是为杰塔米和索诺兰举行的。他们正等着呢，你可得去呀。”

她转过身准备往回走，可他拉住了她的手，他就那么握着她，看着她眼睛里映出最后一抹落日的余晖。

她的身上有一种迷人的温柔，一种与年龄无关的永恒的魅力，她只比他大几岁。他俩都没有吱声，更确切地说是他没有对她提出要求，也没有什么期待。她的第一个男人死了，第二个男人在未和她成家之前也死了，作为配偶恩赐的第二个孩子也流产了，她可以说是历尽艰苦了。生活的磨难使她现在具备了一种观察了解别人痛苦的能力。人们无论什么时候感到悲伤或失望总是向她寻求安慰，回来时总能感到如释重负，因为她给别人的安慰不会给人以任何压力之感。

由于她对于失恋的人或恐惧的病人有一种安定作用，她经常帮沙穆德做事，并因而学到了一些医术。乔达拉来时最早认识的就是她。那时，她正帮着沙穆德照料受伤的索诺兰。有一次，当他弟弟准备到别家走动时，刚好杰塔米、乔达拉、塞伦尼奥和她的儿子达沃也先后走了进来。乔达拉没有招呼塞伦尼奥，而她也没有预料到他会进来的。

在他俩走向火炉前，他弯身轻轻地礼节性地吻她时，他看到她的眼睛闪闪发光。他从未探寻过她眼睛深处的秘密，但他对此激动不已，尽管他一直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她似乎比乔达拉本人更了解乔达拉，她似乎知道他不会像索诺兰那样，完全放纵自己，全身心地投入恋爱中去。她甚至似乎知道他对于自己缺乏感情深度的爱情会加以补偿，用他那会使她惊叹不已的高超做爱技艺进行补偿。她接受了他，就像接受他偶尔的悲观情绪一样，不让他留下丝毫的内疚之感。

确切地说，她并不是完全的含蓄——她从容安详地谈话，微笑——只是很安详，可给人留下些难以接近的感觉。只有当她低下头看她的儿子时，他才能在她的眼神中捕捉到更多的东西。

怎么会用这么长时间呢?″看到他们过来了,那个男孩松了一口气。″我们准备吃饭了,但大家一直都在等你们。

达沃早就看到乔达拉和他的母亲了,但他不想打扰他们,一开始时,他特别不情愿和别人在家中与他一起分享他母亲那难以割舍的注意力,但是后来他发现,与其说别人和他一起分享他母亲的时间,不如说现在又多了个关怀他的人。乔达拉和他聊天,给他讲自己的历险经历,讨论打猎的事,以及他所属部落的生活方式。他还以毫不做作的兴趣听达沃谈他自己的事,更让人激动的是,乔达拉还教给了他一些制造工具的技术,而小伙子在这些方面所显示的天赋使他们两个都吃了一惊。

当乔达拉的弟弟决定留下来和杰塔米成亲时,男孩更是欣喜若狂,因为他一厢情愿地认为这意味着乔达拉也会留下来娶他的妈妈。当他们两个在一起时,他有时就滞留在外面道路上,这是他自己不打扰他们关系的方法,他没有意识到,是他鼓励了他们的关系。

实际上,这个念头一整天都在乔达拉的脑子里转。他发现自己在品评塞伦尼奥。她的头发颜色比她儿子的淡,是黄褐色而不是棕色的。她不瘦,可她那高挑的身材使她显得有点瘦。她站在那儿有他下巴那么高,他碰到过的女人这么高的没几个,他发现这样高度的女人对他来说正好。这母子俩长得很像,特别是褐色的眼睛,可儿子的眼睛却缺少母亲眼中那种冷漠。也正是这一点使她显得更美丽。

“和她在一起我会幸福的。”他想。为什么我不问问她呢?有那么一会儿,他真想要她,想和她住在一起。

塞伦尼奥。

她看着他,陶醉在他那双蓝得令人吃惊的眼睛中。他的需要,他的渴望都在她身上了。他的魅力——虽然令人无法觉察,却无比强大——已经征服了她,攻破了她精心建立起来避免再遭痛苦的防线。她的心扉已经全部敞开,她现在是那么脆弱,已完全失去理智。

“乔达拉......”她的声音暗示出她接受了他。

“我......今天想得很多。”他表达起来有点费劲。他的口齿本来很伶俐,可现在他不知道怎么解释自己的想法。“索诺兰......,我的弟弟......一起走了这么远。现在他爱上了杰塔米,他想留下来。如果你......,我想......”。

你们俩,快来吧。人们都饿了,食物也都......″索诺兰一看见他们站的距离就打住了话头,他看见他们迷恋在彼此深深的眼波中。“啊......对不起,哥哥。我想我好像打断了什么。”

他们回过神来，那一刻已经过去了。“没什么，索诺兰。我们不该让别人都等着，我俩以后再谈吧。”乔达拉说。

在他看着塞伦尼奥时，她显得既惊奇又迷惑，好像不知道自己正遭遇了什么——她努力地试图重新修复自己的防线。

他们走到突出的沙岩下面，立刻感到了中间那个大火堆散出来的暖和气，索诺兰和杰塔米站在火堆后面的中心位置，人们都围着他们两个。承诺节标志着仪式时期的开始，整个时期在婚礼庆视仪式时达到顶点。在这期间，年轻恋人间的沟通和接触会越来越紧密。

人们围绕着这对恋人，形成了一个温暖的空间，透出一种群体社会的味道。这对小情人手拉着手，彼此融进对方的眼眸中，他们想告诉世人他们的快乐，他们想向世人宣布他们彼此相爱的誓言。沙穆德走出来，杰塔米和索诺兰跪在他旁边，让这个精神和肉体的拯救者给他们戴上新发芽的山栌枝编的花环。他们跟在沙穆德的后面，手拉着手，绕着火堆和人群走了三圈，最后又回到原来的位置，完成了一个用他们的爱包围沙拉穆多人的大圈。

沙穆德转过身来面对他们，举起手，然后说：″一个圆圈在同一处开始，同一处结束。生命就像这样一个圈，从大母亲河开始，又终结于大母亲河，第一位大地母亲独自创造出万物。″老人颤抖的声音轻易就盖过了喧嚣的人群和火堆的噼啪作响声。″神圣的穆多是我们的初始，也是我们的终结。我们从她那儿来，到她那儿去。她以一切方式帮助我们。我们是她的儿女，我们所有的后代都繁衍于她。她慷慨地赐予我们一切。我们从她的身体里得到必需的食物，水和住所。我们从她的灵魂里得到智慧和慰藉，得到技能，得到火和友谊。但我们得到的最伟大的礼物是包容一切的爱。

伟大的大地母亲以子女的幸福为乐。她乐吾辈之乐，她赋予我们以感受快乐的能力。我们赞美她，尊敬她，我们享受她给予我们的一切。她将她最神圣的礼物赐与我们中受祝福的人，赐与他们繁衍生命的能力。”沙穆德注视着这个年轻的女人。

杰塔米，你也同样受到祝福。如果你时刻向神灵祈祷，你也会被赋予生养的能力。但是，生命中的灵魂只来源于伟大的母亲。

索诺兰，如果你许诺要养育另一人的生命，那么你就和养育我们大家的大地母亲达成了一致。你祈祷和赞美她。她将赋予你生育的能力，所以你所爱的这个女人生出的孩子，或另一个被穆多祝福的女人将生出你的孩子，将会拥有你灵魂的一部分。″沙穆德注视着四周的人群。

我们中的每个人,如果相互爱慕,相互帮助,并且我们赞美大地母亲,我们就都会被赋予这种生儿育女的能力。

索诺兰和杰塔米对视而笑。这时沙穆德走回人群,坐在一个羊毛织的垫子上。那是节日开始的标志。人们把第一杯醇和温软的酒递给这对爱人,这酒是用蒲公英花朵和蜂蜜在上一个新月开始时酿制的。接着更多酒互相传递给每一个人。

诱人食欲的气味使大家意识到今天有多么的劳累。甚至连那些已回到高地上的人也忙了起来,在第一道热气腾腾的菜被端出来时,和他俩结伴的马肯诺和索莉夫妇把早晨用网捞的白鱼在火中烤好,端给了索诺兰和杰塔米。还有一种用水煮过的果子酿成的汁被用来和着鱼吃。

乔达拉头一次吃这些东西。他马上就喜欢上了这种味道,并且发现这种调味汁真的使鱼更鲜美了,一篮子小吃被传了过来,那是用来就鱼吃的,在索莉坐下时,他问她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掬子,去年秋天采的,″她说,并继续详细地解说她们是如何用锋利的小燧石刀片剥去它们那些坚韧的外皮,然后又怎样小心地把它们和热煤混在一起,放到一个平底的筐里荡来荡去将它们烤熟,并避免它们被煤烤焦,最后又怎样在海盐中滚上盐巴。

盐是索莉带来的,″杰塔米说,″那是她嫁妆的一部分。

住在海边的马穆塔人多吗,索莉?″乔达拉问。

不,我们部落是离贝郎海最近的一个。多数马穆塔人都住在较远的北边,马穆塔人都是猎猛犸的好手”,她充满自豪地说:″我们每年都去北方打猎。

你怎么娶到马穆塔女人的?″金发泽兰达尼人问马肯诺。

是我把她绑架来的,″他答道,向那个丰满的年轻女人眨了眨眼。

索莉笑了笑,″是真的,″她说,″当然一切都是有所预谋的。

我在去东边做生意时遇到了她,我们一起走到母亲河三角洲。那是我的第一次出外旅行。我一点不在乎她是沙拉穆多人,或是马穆塔人,没有她在一起我就不会回来。”

马肯诺和索莉告诉了他们成亲所遇到的种种困难。经过长期的谈判才定出了有关的内容安排,接着,根据她们的习俗,他得去“绑架”她。她十分乐意嫁他,如果没有她的同意,就不可能成亲。但是还是能找到先例的,尽管并不常见,但类似的婚礼以前也发生过。

由于人口稀少,分布得又很散,所以人们很少进入别人的领地。因而与偶尔闯进来的人打交道也是件很新鲜的事。如果开始时谨慎一点,人们通常是很友好的,受到欢迎也是很自然的。许多以打猎为生的人习

惯于长途旅行，他们经常跟踪随季节变换而有规律迁移的动物群，而且其中好多人习惯于一个人单独旅行。

摩擦往往起源于过于谙熟。敌意一般都是局限于社区内部——如果存在的话，火爆脾气有公共道德标准约束，并常常由一定的习俗来限定——尽管这些习俗还未完全的固定下来。沙拉穆多人和马穆塔人是很好的生意伙伴，在习俗和语言上也有类似之处，对于前者，穆多是他们的伟大大地的母亲，而对于后者，则是穆特。但她仍然是神，是始祖，是世上第一位母亲。

马穆塔人具有很好的自我形象，他们很开朗，对人也友好，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无所畏惧——毕竟，他们是以猎猛犸为生的。他们勇敢、自信，还有点天真。总之，他们在别人的眼里是不尽相同的，尽管有关婚礼的讨论对马肯诺来说是太长了。但安排有关迎亲事宜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　索莉本人是个典型的马穆塔人，开朗、友好、自信，大家都喜欢她。，实际上，很少有人能抗拒她那外露的情感。甚至当她问别人一些最隐私的问题时，也没有人会生气，因为很明显，她是毫无恶意的。她只是感兴趣而已，而且她并不知道为什么不该满足好奇心

一个女孩子把孩子抱了过来，"沙米奥醒了，索莉，我觉得她饿了。”

母亲点点头表示感谢，然后把孩子抱在胸前，一点也没有影响她不停地说和吃。又传过来一些别的小吃：在盐水中泡过的翅果以及新鲜的块茎，这种小块茎很像野生的萝卜，那种乔达拉以前很熟悉的地里长的甜果子。吃第一口的时候，是坚果的味道，但令人吃惊的是接着变为吃过萝卜之后的辣味。洞穴里的人都很喜欢这种刺激性的味道，但乔达拉连自己也搞不清是否喜欢这种味道，多兰多和罗莎里奥又给年轻新婚夫妇带来了新的吃食——喷香的火炖羚羊肉和深红色的覆盆子酒。

鱼挺好吃的，"乔达拉对他弟弟说。"但这肉的味道更妙

杰塔米说这是一道传统菜。用桃金娘的叶子作的调料。树皮被用来鞣羚羊皮——就是它使羊皮成为黄色。这种树长在沼泽里，尤其是母亲河与姊妹河交流的地方。咱们很幸运，他们去年秋天去采这种叶子了，否则他们就不会发现咱们了。

回忆起那段时间，乔达拉的前额出现了几道皱纹。"你说的对，我们很走运。我一直希望能找到报答这些人的办法。"想到自己的弟弟也成了这些人中的一员，乔达拉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这种酒，是杰塔米的新婚嫁妆，"塞伦尼奥说。

乔达拉伸手拿起酒杯，喝了口酒，然后点了点头，"好，是好。

该说很好,″索莉纠正他。″酒很好,″她毫不客气地纠正他的语言错误,尽管她自己也遇有许多语言问题,但她宁愿假设他应讲得更好。

很好,″他重复道,一边向那个正抱着孩子的矮胖女人笑了一下。他喜欢她直言不讳和爱说话的性格,因为这种性格可以轻易地使别人丢掉羞怯,打破沉默。他把头转向他弟弟,″她说的对,索诺兰。这酒非常好,连大地母亲都这么认为,玛索娜酿的酒最好。我想她也会称许杰塔米的。”

乔达拉突然意识到他说走了嘴,因为索诺兰绝不可能带他的媳妇去见母亲的,这也意味着他也永远不会再见到她了。

乔达拉,你应该讲沙拉穆多语。你说泽兰达尼话,别人都听不懂。如果你时时刻刻都说沙拉穆多话,你就进步得快。″索莉说,关怀地向前倾着身子。她是根据自己的经验说这番话的。

乔达拉有点不好意思了,但他却不能生气。索莉满怀诚意,何况他用一种别人都听不懂的语言讲话,这本身就是不礼貌的。他脸红了起来，但还是笑了。

索莉注意到了乔达拉的窘态，尽管她很直率,但她心很细。″我们干嘛不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呢?如果不常常地与别人讲我们自己的语言,我们也会把它忘掉的。泽兰达尼语的发声很像音乐,我很想学一学。″她冲乔达拉和索诺兰笑着,″我们每天用一点时间，”她说,好像别人都同意了似的。

“索莉，你可能想学泽兰达尼语，但他们或许并不想学马穆塔语，”马肯诺说。“你想到这一点了吗？”

这回该她脸红了。“不，我没想过，”她说。意识到了自己的冒失，她不禁又惊又恼。

“好，我想学马穆塔话和泽兰达尼话,我觉得这是个不错的点子，”杰塔米坚决地说。

“我……也……认为是个好主意，索莉，”乔达拉说。

我们在一起真是部落大融合。拉穆多的一半是部分马穆塔,而沙穆多的一半则是部分泽兰达尼，”马肯诺说,然后对他老婆温和地笑了笑。

这对夫妻之间的柔情蜜意是有目共睹的,这是很般配的一对,乔达拉想,一边忍俊不禁地笑了。马肯诺和他一般高,尽管没他壮,在这一对站到一起时,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索莉显得又矮又圆,而马肯诺则又高又瘦。

“别人可以参加吗?″塞伦尼奥间,″我也有兴趣学泽兰达尼语,如果达沃想出外做生意时,他也会觉得马穆塔话的用处的。

干嘛不?” 索诺兰大笑着说。″出外闯荡,多学一种语言总是好的。” 他看看他的哥哥。″但如果你不懂别的话,也不会妨碍你理解漂亮姑娘的,是不是,乔达拉?尤其是如果有一双蓝色的大眼睛，” 他咧着嘴笑着,他是用泽兰达尼语说这番话的。

乔达拉微笑着回答他弟弟的调侃。″应该说沙拉穆多语,索诺兰,″他向索莉眨了眨眼。他用吃饭的刀子从木碗里叉出一块蔬菜来,用左手使用刀子,他还是觉得不自然,尽管这是沙拉穆多人的习惯。″这是什么?″他问她,在″泽兰达尼语里,这叫蘑菇″。

索莉告诉了索诺兰,在沙拉穆多语和马穆塔语里叫伞状蘑菇。然后他又叉起一个绿块块,像提问似地把它举了起来。

这是嫩牛蒡草的梗。″杰塔米说。接着她意识到他也许根本就听不懂那个词的意思。她站起身,走到炉灶附近的废物堆前,拿来一些枯叶,那些叶子虽然枯,但仍能辨认得出是什么叶子。″牛蒡,″她说着,一边把那个从梗上揪下来的灰绿色的大软叶子指给他看。他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了,接着她又拿出一个又长又宽的绿叶子,那叶子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味道。

就是它!这种味道很熟悉,″他对他的兄弟说。″我不知道蒜的叶子是这样的。″然后又问杰塔米：″这是什么

赎罪草,″她说。索莉不知道在马穆塔语里该叫什么,但当杰塔米把干叶子递给她时,她明白了。

海草,″她说,″是我带来的,它长在海里,很有味的调料。″她尽力解释说,但不知道人家是否听明白了。她把植物放到了传统菜里,这不仅是因为这种植物有很好的味道和口感,也是由于她与新婚夫妇的亲密关系。″剩的不多了,这是我的部分嫁妆。″索莉系紧她的孩子并拍了拍她婴儿的后背,″你向赐福树献礼了吗,杰塔米

杰塔米低下头,害羞地笑了。这样的问题一般是不能如此直接问出来的,所以她觉得索莉是在故意逗她。″我希望大地母亲会赐给我一个像你的婴儿这样健康,快乐的孩子,索莉。沙米奥断奶了吗

她只是喜欢叼着奶头,如果我不阻止她,她会整天都这样的。你想抱抱她吗?我得出去一下。

索莉再回来时,谈话的内容就变了。食物已收拾走了,又上了好多酒,有人在跟着鼓点即席唱起歌来。她把孩子接了过去,索诺兰和杰塔米站起来,想偷偷地溜出去,这时突然他们听到了几声人们的笑声。

就要结婚的一对新人提前离开宴会,找机会最后的单独呆一会,这是很自然的。但因为他们是婚礼的主人,只要有人想和他们谈话,他们就不能离开,否则是不礼貌的。他们须在无人注意时偷偷溜掉,当然,大家都会看到的。因而这成了一个游戏,新娘新郎扮演着人们期望的角色——当人们假装看别处的时候,他们要突然向外冲去

但被捉住时,要提出礼貌的借口。人们捉弄、调笑一番,就会放他们出去的。

“你们不急着离开,是不是？”人们问索诺兰。

已经不早了。″索诺兰避而不答，只是笑。

还早着呢。再帮一下吧,杰塔米。”

“我再也吃不下去了。”

“再来一杯吧。索诺兰，你不会拒绝杰塔米做的美酒吧,是不是

好吧……一点。

“也要一点吗，杰塔米？”

她慢慢地挪近索诺兰，回头向他使了个眼色，″就一口。但得有人把杯子给我们拿来。杯子在那边呢。

“当然可以，你们就在这儿等着，好吗？”

有一个人去拿杯子了，其他的人则假装看着他们。索诺兰和杰塔米突然向火堆一侧的黑暗中冲去。

“索诺兰，杰塔米，你们不是要和我们共饮一杯吗？”

是的。但我们得先去外面呆一会儿。你们知道刚吃完那么多东西后的感觉。”杰塔米解释说。

站在塞伦尼奥旁边的乔达拉，特别想继续刚才的谈话。他们很欣赏这个借口。一当人们感到劳累,并让新婚夫妇离开后,他就向她靠过去,悄悄地让她也和他一起出去。如果他向她做出承诺的话,现在就是时候了,否则,他日益增强的爱慕之心就难以有机会表达了。

酒的度数很高——去年秋天的覆盆子特别甜,因而酒也比以往强烈。人们都聚在那里,逗着杰塔米和索诺兰,大笑着。有人开始对歌了。有人要求把食物再热一热;还有的人把最后一滴茶倒给别人后,又在炊具里加满了水。那些不困倦的孩子们正在一旁奔来跑去地玩耍,到处乱糟糟的。

突然一个孩子撞到了一个本来就东倒西歪的男人身上,他趔趄了一下,又撞在了另一个拿着热茶的女人身上,就在一片大嚷大叫声中,索诺兰和杰塔米往外冲去。

开始,人们没有听到喊声,但婴儿痛苦的大哭把人们震住了。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她烫着了。"索莉大哭起来。

天哪！"乔达拉大喊了起来，一边和塞伦尼奥一起朝抽泣的母亲和叫喊着的孩子跑去。

大家都想帮一把。但越帮越乱。

靠靠边，让沙穆德过去。"塞伦尼奥的声音使大家安静下来。沙穆德很快把孩子身上的东西拿开。凉水，塞伦尼奥，快点！不！等一下。达沃，你去弄水。塞伦尼奥，拿菩提树皮，——你知道哪有菩提树皮吗

知道，"她说着就跑开了。

罗莎里奥，有热水吗?我们需要给她敷一些菩提树皮，还得给她灌点清淡的树汁安安神，这都是治烫伤的。

达沃跑了回来，手里端着刚从池塘里打上来的水，"很好，孩子。这么快。" 沙穆德赞许地说，然后把冷水向红红的烫伤处撩着。烫伤已开始起水泡了。"我们需要一些布带，在菩提树汁弄好之前，得有一些止痛的东西。"她看到了地上的牛蒡叶子，想起了食物。

杰塔米，这是什么

牛蒡，是放在菜里的。

还有吗?叶子

我们只用梗，那边有一堆。

"拿来。"

杰塔米跑到树叶堆前，带回来两把干叶子，沙穆德把它们在水里蘸了一下，然后放在母女的伤口上。牛蒡叶开始起作用了，孩子的叫喊变成了抽泣声，只偶尔地还喊上几声。

"起作用了，" 索莉说。直到沙穆德提起来，她才发觉自己也烫伤了。她一直坐在那儿说话，孩子也一直安安静静地叼着她的奶头，当热茶溅到她们身上时，她想到的只是孩子。"沙米奥会好吗

"会起泡的，但不会留疤的。"

"噢，索莉，太惨了，" 杰塔米说。"太可怕了，可怜的沙米奥，还有你。"

索莉想再给孩子喂奶，但一动弹伤口就火烧火燎地疼。最后，还是母爱战胜了恐惧，沙米奥已经不哭了，这使得索莉也平静了下来。

你和索诺兰怎么还在这儿，杰塔米?"她问，这是你们在一起的最后一晚了。"

"我不能在你和沙米奥受伤时走开，我得帮点忙。

孩子又开始动起来了。虽然牛蒡草起了作用，但伤口仍很疼。

塞伦米奥,树汁好了吗?″沙穆德问道,一边把浸了凉水的树叶放在伤上。

“已经泡上了，但得等一会儿才能凉，我把它拿到外边去,那会凉得快一点。

凉了!凉了!″索诺兰喊道,一边冲出棚外。

“他去哪儿了？”杰塔米问乔达拉。

大个子耸耸肩，摇了摇头。当索诺兰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来时，答案就了然了。他手里拿着一个湿淋淋的冰柱,那是从河边的石头上弄到。

有用吗?″他问,一边把冰柱递了过来。

沙穆德看了看乔达拉。″这孩子好聪明!”他的话里有一种讽刺的味道，好像这样的天才大出他的预料。

菩提树皮对伤口起了麻醉作用，它的镇静作用也很有效。索莉和孩子都睡了，索诺兰和杰塔米终于可以出去单独呆一会儿了，但是原来的轻松心情全没了。大家都没有说出来，但这件事给他们的婚姻蒙上了一层不吉利的阴影。

乔达拉、塞伦尼奥、马肯诺和沙穆德坐在大火炉旁边一边啜着茶，一边安静地说着话。别的人都睡了，塞伦尼奥劝马肯诺也回去睡觉。

“没有什么要你做的了，马肯诺，你没有理由熬夜不睡，我和她们在一起，你去睡吧。”

“她说的很对，”沙穆德说，“她们会很好的，你也该歇歇了，塞伦尼奥。”

她站了起来走了几步，想让马肯诺放心而做个样子，其余的人也站了起来。塞伦尼奥把杯子放下来，将脸在乔达拉的颊上碰了一下，和马肯诺一起走向建筑物。“如果有什么事，我会叫醒你的，”她说。

大家走后，乔达拉把剩下的酒倒进了两个杯子，把一杯递给了等在黑暗中的沙穆德。他接了过去，他知道他们都有很多话要跟对方说。年轻人把最后几块煤攒到一起，又加了几块木头，生了一小堆火，他们坐了一会儿，静静地啜着酒，取着暖。

乔达拉抬起头来，那双在火光中显得有点黑的眼睛在审视着他，他感到了它们的力量和智慧，他也以同样的方式回看着对方，噼噼啪啪的火光在老人的脸上投下了跳动的影子，把老人弄得更模糊了，但

除了年龄外，即使在白天，乔达拉也不能把关于老人的事儿说出个一二来。甚至年龄也是一项秘密。

那张皱纹满布的脸上充满了力量，这使得老人充满了年轻人的活力，尽管他已头发雪白了。虽然宽大衣服下面的身躯很瘦弱，但走起路来却健步如飞，那双手无疑也已满是皱纹了。上面布满青筋，但当那只常年患关节炎的手把茶端起，送到嘴边时，却没有一丝的抖动。

老人喝茶的举动隔断了两的眼光的对视，乔达拉怀疑沙穆德是故意这样做的,因为这可以缓和因四目相对而产生的压力,他也喝了口茶。"沙穆德是好医生,有医术,"他说。

这是穆多神的礼物。

乔达拉极力想在沙穆德的声音里听出点什么特殊的东西来,这只是想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已,他现在还不清楚沙穆德到底是男还是女,但他有一个印象,即便性别是中性的,这个沙穆德也不会过独身生活,他在嘲讽别人时用的如珠妙语常常伴随着狡黠的笑容。他想问一下,但他不知道怎样得体的问这个问题。

医者的生活不容易,必须放弃许多东西。"乔达拉试探着,"您不想要个老婆吗

有一会儿功夫,那双神秘的眼睛瞪大了,接着,沙穆德迸发出了一阵嘲讽的大笑。乔达拉尴尬得脸都红了。

你让我娶谁呢?如果你在我年轻的时候出现,我大概会被你迷住的。啊,但是你会被我的魅力征服吗?如果我为赐福树献上一串珠子,我能指望你晚上到我的床上来吗?"说这话的时候,沙穆德微微地低下了头,显出很娴静的样子。有那么一会儿,乔达拉觉得他是在和一个年轻女人说话。

是否我该要特殊地小心一些呢?你的欲望很强,我能把你引向新欢吗

乔达拉的脸红了,确信是沙穆德弄错了,然而当看到沙穆德脸上那放荡的表情以及微晃的向前突出的身子,乔达拉又有点奇怪了。当然沙穆德是个男人,但有些女人的味道。许多像他这样的人身上既有男人的东西,又有女人的东西,因而他们身上有双重的力量,他又听到了那嘲讽的笑声。

如果一个医者的生活不容易,那么他老婆的日子则更难,一个男人首先应考虑老婆的需要。比如说,半夜三更离开像塞伦尼奥这样的老婆而去照顾病人是很难的一件事,再说长时间的禁欲也要求……"

沙穆德向前倾着身子，在与男人相对侃侃而谈。说到像塞伦尼奥那样漂亮的女人时，他的眼里闪着光，乔达拉迷惑不解地摇了摇脑袋。接着，耸了一下肩，男人的性格各有不同。可也没有像他那样的。

……我不知道我是否会让一帮贪馋的男人在她身边转来转去。

沙穆德也许是个女人，但不是那种对他有吸引力的女人，或者说，他对于她来说，只是一个朋友。确实，沙穆德的力量既来自男人，又来自女人，但却是那种有着男人味的女人。

沙穆德又笑了起来，声音里分不出属何种性别，带着一种需要理解的希冀表情，老人又继续说

告诉我，我是何种性别，乔达拉?你会要哪一个我?有人想找到一种关系，但很少有保持长久的。礼物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祝福。医者除了较为敏感外没有个性。他真正的名字会被淡忘，在某种意义上他超越自我，博采众长。这大有裨益，但是，他们通常是不结婚的。人年轻时，如果命定就要奉献终生不一定是好事，与别人不一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也许不想丢掉个性。但那不管用——你注定要那样，对于一个身体里既有男人又有女人的人来说，那也算是适得其所。

在火的微光中，沙穆德看起来就和地球一样苍老，他毫无表情地盯着煤火，就好像在看着别的时间和空间。乔达拉站起身又去弄了些木头，放入火堆，使它又旺了起来。当火苗升起时，沙穆德直起身子，讽刺的表情又回到了脸上。"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曾经有一种……补偿，发现人的才能和获得的知识已不算低了，大地母亲就召唤一个人作为她的臣仆，那可并非纯粹的牺牲。

并非所有在年轻时侍奉过大地母亲的泽兰达尼人都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并非都像沙穆德一样。我曾经想过要侍奉多尼神。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资格被她召唤的，"乔达拉说，此时，沙穆德很吃惊地注意到他的嘴唇紧绷着，眉头紧锁着，好像在诉说着痛苦似的。这个深受大家喜爱的高个子小伙子内心深处隐藏着巨大的创伤。

确实，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如愿以偿。也不是所有被神召唤的人都有同样的才能——或者是嗜好。如果不能肯定，那么有一些有效的方法，可以试验人的忠诚和意志。在被传授秘密之前，需要一个人独自呆一段时间。那可能很有启蒙意义，但你会比你所希望的更了解你自己，我经常劝戒那些想侍奉大地母亲的人独自一个人呆一段时间。如果办不到，那就决不能忍受更为严酷的试验。"

"什么样的试验？"沙穆德以前从未像现在这样的坦诚，乔达拉被吸引住了。

“禁欲期，一段时期我们必须摒弃全部的欢乐；静默期，在此期间我们不得与任何人说话；斋戒期，同时还要尽可能长时间地不睡觉，还有其他一些试验。我们学会用这些方法来寻求答案，寻求大地母亲的昭示，尤其是对那些正接受训练的人。一段时间后，人就可以学会任意地得出合适的推论。在以后的日子里，时而利用上这种方法，可就受益非浅了。”

接下来是长长的一段沉默。沙穆德竭力想使谈话避开实质问题——乔达拉想要的答案。乔达拉只得直问，"你知道什么是所需要的呢？沙穆德你会说明所有这一切的……都是什么意思吗？"张开了双臂，做了个表示“包含”的手势。

“是的，我知道你要什么。你关心的是今晚过后你弟弟会怎样，更确切地说，关心他，杰塔米和你自己。"乔达拉点了点头。"一切都不能肯定……你知道。"乔达拉又点了下头。沙穆德研究他，想决定到底应该说多少。接着他把脸转向火堆，又开始迷离地盯着前方。年轻人感到了距离，好像他们之间被放了一个什么东西，使得他俩的距离大增，尽管他们两个谁也未动一下。

“你对你弟弟的爱很强烈。”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空空的神兮兮的东西。好像是一种超脱尘世的声响。"你的担心也很强烈，你怕你会引导他的生活，而不是你自己的，你错了，是他引着你去你须去的地方，但你不想一个人去。你在沿着你自己的命运之途走，不是他的命运。你们只是一前一后地走着。”

“你的力量有一种不同的性质，当你的需求增强时，你的力量也会增强。当我们在圆木上发现你弟弟血迹斑驳的衬衫之前，在我们找到你之前，我就感到你对于我的需要了。

“我没有送圆木去找你，那只是机遇，是运气。”

我感到了你的需要，那可不是机遇。别人也感觉到了，你的要求是无法拒绝的，即使是大地母亲也不能拒绝你。那是你的天赋，但是要珍惜大地母亲给你的天赋。她是在对你放债。赐予你如此的天赋，她一定对你有所图。任何赐予都得有所回报，甚至她的赠予也不是慷慨的，它也是有所图的，不管我们知道与否……

记住：你要追随大地母亲的旨意。你不需要召唤，你命定如此。但是，她会对你进行考验的。你会有痛苦，你得忍受痛苦。

年轻人的眼睛因吃惊而睁大了。

“……你会受到伤害，你会寻求圆满，你也会遇到挫折；你将寻求确定的答案，但你得到的只是不确定的结果。但会有所补偿的，你在头脑

上和身体上都会得到大地母亲的特别关照。你会有特殊的技艺,独特的天赋,你天生就有超常的感受力,你的苦恼是由你的能力带来的。你拥有的太多了,你必须在不断的磨炼中成长。

还要记住:侍奉大地母亲并不全是牺牲,你会找到你所追求的,那是你的命运。

但是……,索诺兰呢

我感到了一种破碎;你命定要走另一条路。他必须走他自己的路。他是穆多神的宠儿。

乔达拉皱了皱眉头。泽兰达尼人也有类似的说法,但这并不一定是意味着幸运。据说大地母亲也会嫉妒她的宠儿,因而会过早地把他唤回去的。他在等待着,但沙穆德却没再说下去。他还不十分明白有关"需要"、"力量"和"大地母亲的目的"等谈话的内容——那些侍奉大地母亲的人的话总是隐隐约约的。他不喜欢这种感觉。

火灭时,乔达拉站起身走开了。他朝凸崖后的居住地走去,而沙穆德似乎还没完全回过神来。

不,不是那个母亲和孩子……"黑暗中,那个声音似乎在抗议着什么。

被这声音吓住了的乔达拉感到了一阵刺骨的寒冷。他怀疑索莉和她孩子的烫伤,要比他想象的厉害。他纳闷他并不冷,可为什么要发抖呢。

乔达拉!"马肯诺大声喊着。这个高个子金发男子在等另一位高个子赶上来。“找个法子耽搁一下，今儿晚上别去了！”马肯诺声音嘶哑地说。“索诺兰真是穷规矩多，现在也该轻松一下了。”他把饮水袋的塞子拧下，给了乔达拉一点越桔酒，然后狡黠地笑了一下。

乔达拉点了下头，也笑了笑。他所属的那个部落的人和沙穆多人是有区别的,然而某些习俗却是相同的,他有点纳闷,这个年轻人是不是想要他们自己的"规矩"。

这两个人都把脚步慢下来，并排走着。

“索莉和沙米奥怎么样？”

“索莉有点担心沙米奥脸上会落一个疤,但他们两个恢复得都挺快。塞伦尼奥说她不认为烫伤会留疤的，但连沙穆德也不敢肯定。”

说这些话的时候，讲话人和听话人的关心之情都溢于言表。接着，这两个人转了一个弯，来到了卡洛诺面前，后者正在研究一棵树。看到他俩，卡洛诺高兴地笑起来。当他笑的时候，他和马肯诺就

更像了。他没有他儿子高，但一样的瘦，一样的结实。他又看了看那棵树,然后摇了摇头。

不,不行。

“不行？”乔达拉问道。

“我看用这棵树造船不行，枝杈根本没有按着曲线走，即使修理一下也不行。”

“你怎么知道的，船还没造呢。”乔达拉说。

“他知道的，”马肯诺插了进来。“卡洛诺总是能找到适合造船的枝干的，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在这儿聊聊树，我要到那边去了。”

乔达拉看他走远了,就问卡洛诺：

你怎么知道什么样的树合适造船呢

得先有感觉——这需要多练习。此时你用不着找又高又直的树。得看树干的弯曲度。然后再想象用它们做船底和船帮的样子。最好找那些有足够生长空间的树木,也就是一大块空地里只有那么一棵,树跟人似的,有的适合成群地生长,但也有的需要自个儿长,两者都有价值。

卡洛诺转身走向一条很少有人问津的路,乔达拉跟在他身后。"有的时候,能找到两个长在一块的树,"那个拉穆多首领继续说道,"它们互相倾侧缠绕,就跟那两棵似的,"他用手指了一下不远处两棵缠在一起的树,"我们叫它情侣树。如果把一棵砍下来,另一棵就会死去。"听到卡洛诺这样说,乔达拉的眉毛绞在了一块。

他们来到一块空地,爬上一个阳光可直射得到的斜坡,那上边有一棵极大极茂的老橡树,在远处,乔达拉觉得树上好像有一些奇怪的果子,等到走近了,他吃惊地发现树上原来挂满了一些不同寻常的装饰品。上面有一些很精致的小篮子,里面插有五颜六色的羽毛。还有点缀着小珠子的皮袋子和编成很好看图形的绳子什么的。树身上还挂着一串长长的项链,由于时间的久远,已嵌入树身中。仔细一瞧,看出项链是珍珠串成的,间或夹杂着一些鱼的骨头,骨的眼儿是天然的,而珍珠的眼儿则是很小心地钻出来的。乔达拉还看到树枝上挂着一只刻出来的小船,以及用皮绳吊起来的鬣狗牙、鸟羽、松鼠尾巴之类的东西。他以前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

看到乔达拉那瞪大眼睛的样子,卡洛努笑道："这是赐福树,我想是杰塔米的一项礼物。女人们想要孩子时就这么办。女人们认为穆多神是女人的保护神,可很多男人也相信它。在男人们首次出猎,造一只新船或寻求幸福姻缘时就向它祈求。但不能总求它,只有特别的情况下它才灵。

多大的一棵树呀

是的，它是大地母亲的树，但这不是我带你到这儿来的目的。看到它是如何弯曲的了吧?即使它不是赐福树，它也足够大了吧。要造船，就得找这样的树。然后就可以琢磨它的干枝，看看哪些适合你要造的船的内部。

他们又走向一条通向造船场的路，在那儿，马肯诺和索诺兰正对着一个又粗又长的树干较劲呢，他们已用斧子在它上面砍了一条长长的槽。现在木头看起来更像制茶的槽子，但船底的轮廓大致出来了。要完全成船，还得做船头和船尾，但首先得先做底。

乔达拉对造船很着迷，"卡洛诺说。

没准我们得给他找个水上女人，这样他就能成为一个拉穆多了。这很公平，因为他兄弟将成为一个沙穆多人了，"马肯诺开起了玩笑。"我知道早就有几个小妞对他抛媚眼了。她们中也许有人会托人作媒的。”

“有塞伦尼奥在身旁，别的姑娘都是自费劲，，” 卡洛诺对乔达拉眨了眨眼。"一些最好的造船能手是拉穆多人。不是地上的船造就出好水手，而是水上的船哟。

你那么想学造船，干嘛不拿把斧头帮把手呢?"索诺兰说。"我觉得我这位大哥就是爱说不爱做。"他的两手黑乎乎的，一边的腮帮子也蹭上了同样的颜色。"我可以把我的借给你。"他把工具扔给了乔达拉，他灵巧地接住了。所谓的斧子是一个垂直安在把上的石刃，它立即在乔达拉的手上留下了一道黑印。

索诺兰跳了下来去检查不远处的火堆。它已经快熄灭了，只剩下一条条时而跳动的桔红色火舌。他捡了一块上面有好多小孔的木板断片，用树枝把滚烫的煤从火堆中拨到木板上。他把煤弄回到圆木处，并将它们倒在刚刚挖出来的像条槽的洞中，迸发出一阵阵的火花和一缕缕的轻烟。马肯诺又往火堆里添了些木头，然后带过来

一罐水。他们想让煤烧进圆木，而并非想燃起一堆火来。

索诺兰用一根木棍拨弄着煤，然后往上面浇了一些水，吱吱作响的蒸汽和木头燃烧的强烈气味表明了水与火的激烈交战。最后，水占了上风。索诺兰把湿淋淋的煤铲走，爬到船槽中，然后一点点地在槽上磨着，就这样将船槽加深和加宽。

让我来吧。"看了一会儿，乔达拉说道。

我正琢磨着你是不是打算就这样站一天呢?"索诺兰咧了咧嘴。兄弟俩谈话时，用的是他们本民族的语言。他们觉得这样才舒服。他们两

人都玩命地学新语言,但索诺兰说得好些。砍了几斧后,乔达拉停下来检查石斧的刃口,然后用另一角度试了试,再次查看锋口,经几次反复后,才找到了最佳的挥斧方法。三个年轻人开始了工作,他们很少说话,直至他们停下来休息才重新拾起话头。

我以前从没见过用火烧船槽。"在他们走向坡屋时乔达拉说。"我们总是用斧子凿的。

你能用的只是把斧子,可火却干得快多了。橡树是硬木,"马肯诺说。"有时我们用松树的顶端,它较软,容易凿。不过,火还是挺有用的。

做船要用很长时间吗?"乔达拉问。

那得看你有多卖力了,还得看船有多大,这个船不会用太长时间。它是索诺兰的聘礼,它得在他娶杰塔米之前做成。"马克诺笑道。"我从没见有人这么卖力过,他也比任何人都有耐心。凡事一旦开始做,就应坚持下去直到做完。别拖拖拉拉的。我们下午要去劈些板子做船的外板,你来吗

他最好来!"索诺兰说。

乔达拉帮着砍下来的那棵大橡树被扛到了场地的另一端,它上面的枝叶已经被砍掉了。搬它的时候,几乎所有能干活的人都加入行列之中,劈它的时候也是这样。

人们用鹿角做楔子,把它们沿着一条直线用石头槌钉进圆木的纹理中,楔子在圆木上挤出了裂缝,但开始裂缝开得很不情愿似的。当三角形的鹿角较厚的一端慢慢进入木头时,圆木渐渐裂开,直到一裂为二。

乔达拉惊奇得直摇脑袋,但这才不过是开始。楔子又被钉进半边圆木的中间,刚才的程序又被重复了一遍,木头又一分为二了。就这样一次一次地到天傍黑时,那棵大树已被劈成了一块块一头粗一头细的木板。因为树上有疙瘩,所以有的板子较短,但它们也自有用处。用劈出的木板做船帮绰绰有余,剩下的可在罗莎里奥和多兰多住处附近为那对新婚夫妇盖一个挡风遮雨的小房子。而且房子起码得在最冷的时候能把马肯诺、索莉和沙米奥也装进去。同一棵树上的木头既用来造船,又用来建房,这包含了人们想加强橡树与人的联系的意愿。

太阳落下去时,乔达拉看到有几个年轻人溜进树林中去了,而马肯诺却让索诺兰劝乔达拉继续完成独木舟的底部,直到别人都离开后再走。最后索诺兰不得不承认天已经黑得无法干活了。

天还挺亮呢,与" 索诺兰身后的一个声音说,"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黑。

索诺兰还没来得及回身看看是谁在说话,眼睛就被蒙住了,两臂也被人夹住了。"干什么呀?"他喊道,一边想挣出来。

唯一的回答是压抑不住的笑声。他被抱起来,扛到了较远的地方,等到被放下时,他感到衣服被扒下来了。

住手!你在干什么?太冷了

不会太长的,"马肯诺说,同时蒙在索诺兰眼上的布被拿了下来。索诺兰这时才看到有六七个人光着身子,朝他笑。这个地方有点陌生,尤其是在暗中,但他知道旁边有水。

在他周围,森林黑乎乎的一团,但对着淡紫色天空的那一边,由于树少的缘故,因而显得不那么黑。远处,一条开阔的路通往那反射着银色闪光的大母亲河,河面微波起伏。近处地上小小的矩形木建筑的缝隙中,微微弱弱地闪着些光亮。年轻人爬上屋顶,然后顺着搭在上面的一根有梯阶的倾斜圆木,钻进了小木屋。

小屋的中间生着火,火坑的上面有一些正在加热的石头。崖壁立在后面,屋子很大,地上堆了一些已经用沙石磨过的木条。当所有的人都进来后,房子的进口被关上了,但关得不太严,烟可以从缝中冒出去。滚烫的石头下露出了煤燃烧发出的光亮。很快索诺兰就承认马肯诺说对了。他不冷了。有人在火上浇了些水,激起了一阵水雾,这使得在昏暗的光亮中看人更难了。

你拿来了吗?"他旁边的一个人问道。

在这儿呢,查洛努,"他举起酒袋。

喂,给我来点,你真运气,索诺兰。找了个做得一手好洒的女人。"这话赢得了一阵赞同的笑声。查洛努把酒袋递过去,然后给大家看了一下系在口袋上的方皮子,狡黠地咧嘴笑道:"我找到了一些东西。

我还纳闷你今天怎么没来呢,"一个人说,"你肯定它是我们要找的吗

别担心,朗多。我认识蘑菇。至少我认识这些蘑菇,"查洛努保证说。

你应该认识。每次遇到你都得采一些。"听到这话,大家发出了笑声。

他大概是想当沙穆多人吧,索诺兰,"朗多嘲弄道。

这些可不是沙穆多人的蘑菇,不是吗?"马肯诺问道。"如果不经适当的处理,那些带自点的红蘑菇能把人毒死的。

不,他们没毒,吃了能补身体。我不愿意和沙穆多人打交道。我不愿女人进入我心中,"查洛努嘲笑道:"我宁愿进入女人体内。

谁拿着酒了?"塔卢努问。

我把它给乔达拉了。" ‘

快抢过来,不然他会全把它喝光的

我已把它给查洛努了,"乔达拉说。

我还没有见过那些蘑菇呢——你想把酒和蘑菇都扣在手里吗?"朗多问。

别逗弄我。没看我正在忙着开袋子吗?喂!索诺兰,你是我们的嘉宾。请先拿吧。

马肯诺,听说马穆塔人能用一种植物造出比酒和蘑菇还好的饮料,是真的吗?"索诺兰问。

我对此知道得不多,但我喝过一次。

再来点怎么样?"朗多说,一边把一杯水浇到石头上,似乎已得到了大家的同意。

西边的有些人往蒸汽里加东西。"乔达拉说。

有些人能从植物中吸出烟来,他们让人试着吸,但不说那是什么,"索诺兰附和说。

你们两个一定把什么都试遍了……在你们的旅途中,"查洛努说。"我也想把什么都试一试。

我听说克兰人喝一种东西……"塔卢努自告奋勇地说。

他们是野兽——他们什么都喝,"查洛努说。

你刚才不是说你啥都想试吗?"朗多笑着说。这话引起了哄堂大笑。

查洛努注意到朗多的话经常引起笑声——但有时是拿他作笑引子。出于想超过朗多的目的,查洛努开始讲一个以前总能逗人笑的故事。

你们知道吗?以前有一个老瞎子,他抓住了一个克兰人,以为他是个女的

知道,他的阳物掉了,太恶心了。查洛努,"朗多说。"再说什么样的人才会错把克兰人看作为女人呢

有些人不是搞混了,而是故意的,"索诺兰证实道。部落的男人们,包括西边的部落男人,他们都喜欢雌克兰人,所以总是惹麻烦。

你在说笑话

不是笑话。我们周围有那么多克兰人,"乔达拉肯定地说,"他们特生气。后来我们听说玩雌克兰人的人,他们都遇到了麻烦。

你是怎么逃掉的

他们允许的,"乔达拉说。"那帮人的头领很不一般,克兰人挺聪明的。

我听说有一个人大着胆子抓了一个雌克兰人。"查洛努说。

谁?你吗?"朗多嘲弄道。"你说过你什么都想试的。

查洛努想反驳,但笑声把他的话淹没了,当笑声停下来时,他才说道:"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说什么都想试试只是指酒或蘑菇之类的东西。"他觉得这话的效果不错,兴致又上来了。"但好多男孩子在说雌克兰人时，他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女人呢,我听说有一个人抓了一个克兰人。”

男孩子是什么话都说的。"马肯诺说。

那你觉得女孩子会说什么?"塔卢努问。

他们大概会说雄克兰人吧'"查洛努说。

“我不想再听到这样的话了,"朗多说。

“我们年轻时,你说得也挺起劲的,朗多'"查洛努说,他开始挑衅了。

“是的，我现在长大了。我希望你也长大了，我对你那些让人恶心的话已经讨厌了。”

查洛努感到受了侮辱，而且他有点醉了。如果人家说他恶心,他真得给他们点恶心的东西看看。

“真的感到恶心吗，郎多？好，我听说有一个女人特别喜欢找克兰人，大地母亲给了她一个杂......”

咦!"朗多噘起嘴,厌恶地耸耸肩。"查洛努,这可不是好开玩笑的。是谁请他来的？叫他从这滚出去。我觉得有人在往我脸上扔脏东西。开点小玩笑我不在乎。可他扯得太远了。”

朗多没说错，"塔卢努说。"你干嘛还不走呢,查洛努

“别这样，”乔达拉说。“外面太冷，又黑。别走了。说真的，杂种的事不是笑话，但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它们呢？”

“半人半兽的东西！”朗多嘟哝地说。"我不想再谈论他们了，这太热了。我要再不走就得生病了！”

这就算索诺兰的宴会暂停一会'"马肯诺说。"我们为什么不出去游泳呢？然后回来再重新开始。还有好多杰塔米的酒呢。我没告诉你们，我带了两袋哪。

我觉得石头还不够热,卡洛诺,"马肯诺说话的声音有点莫名其妙的紧张。

船浸在水里时间太长不好,泡软就行了,不能让它泡胀。索诺兰,撑杆准备好了吗?"卡洛诺有点担心地问。

好了。"索诺兰回答说,并用手指了一下堆在不远处地上的桤木树身制成的撑杆。

最好我们开始吧,马肯诺,希望石头已热了。

尽管乔达拉见过船是怎么成型的,但他还是很吃惊。橡树干不再是一段圆木了。它里面已被凿出了一个平滑的槽,外边也有了长长的独木舟形状。船帮的木板才不过一个人的脚腕那么厚,但船头和船尾要厚些。他曾经见过卡洛诺用凿形的石斧刮树皮,那些树皮的厚度与嫩枝的粗细差不多,可他也用同样的石斧就将船最终完成了。他试了试后,对人们的技术和技巧简直是五体投地了。船头有一个尖尖的船鼻,那是用来分水的,船的底部较为平坦,船尾渐渐变窄,和宽度相比,船身相当长。

四个人很快地把火堆中烧热的鹅卵石搬到载满了水的船上,水马上冒出蒸气并沸腾了起来。其过程和用石头烧水泡茶没什么两样,只是规模要大些。但目的却大不相同。热和蒸气不是用来烧东西,而是用于改变容器的形状。

隔船相对的马肯诺和卡洛诺正在试验船体的柔韧性了,他们小心地拉船板,使船变宽,但绝不能拉出裂缝来。如果有了裂缝,一切都前功尽弃了。这个时候真令人紧张。当船的中间部位被拉开时

他们的呼吸似乎都凝住了,在拉得足够宽时,撑杆被支在中间,看上去是稳固了。另外一些短的也顺着船身支了起来。他们把船里的热水舀了些出来,又拿出船里的石头,直至四个人能把船抬起来倒掉剩余的水为止。再就是等着船干了。

男人们回过头用爱慕的眼光再看着那条船时,他们的呼吸平稳多了。船将近 50 英尺长,中间宽度大于 8 英尺,宽度的增加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在中间部位较宽时,船的两头就稍稍上翘形成曲线,这样就显得特别美观。并且使船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容量,同时,如果遇到风浪,船里进水时,也容易把水清出去。

这不过是懒人的船,"卡洛诺说。

懒人!"索谱兰喊道,他想起了那些艰苦的工作。

得到了预期的反应,卡洛诺笑道。"说起来话长了,有一个懒人和他那爱唠叨的妻子把船放在外边整整一个冬天。当他再次找到它时,它里面全是水。冰雪已把它泡胀开了。大家都以为它完了,它可是那个人唯

一的船哪。等船干了以后，他把船放到水里，发现用起来更得心应手了。于是，大家以后就都那么造船了。

如果是真的话，倒是挺有意思的。"马肯诺说。

里面倒是有些真理。"卡洛诺加了一句。"如果是造小船，除了接头倒挺适合我们的。"一边说着话，大家一边走近那群正用骨钻给木板钻孔的人群旁边。钻孔是一个艰巨复杂的工作，但人多，自然好干活，并且还能解除寂寞。

我快要娶那位了，"在他看到杰塔米也在人群中时索诺兰说。"看你的脸上全是笑容，看来船不错啊，"那个年轻姑娘冲卡洛诺说，但眼睛却在找索诺兰。

等干了就知道了，"卡洛诺说，他留的余地很大。"外板怎么样

也做完了。现在准备建房的木料呢。"一个年龄大的女人说，她很像卡洛诺，和马肯诺一模一样，尤其是在笑的时候。"年轻夫妇需要的不只是船啊。生活中的东西多着呢，亲爱的兄弟。

你兄弟和你一样急着让他们成亲，卡洛利亚，"巴罗努说，他看到那年轻的一对虽然没有说话，但脸上的笑容却在传情达意，他不觉笑了。"但没有船要屋子有什么用

卡洛利亚委屈地看了他一眼。这是流传很久的一句拉穆多格言，本想显得聪明，但总重复就没劲了。

啊！"巴罗努叫了起来："又坏了。

他今天真够笨的，"卡洛利亚说。"他弄坏三个钻头了，我想他是不想继续钻孔了。

别对你那口子那么挑剔，"卡洛诺说。"人人都会弄坏钻头的。这是难免的。

她有一点是对的。我烦死钻孔了。再也找不到比这更烦人的事了，"巴罗努说着，并大大地咧了一下嘴。

他还以为他挺逗的，可实际上适得其反，"卡洛利亚向大家说道。人们都笑了。他们知道他俩的斗嘴只是掩饰彼此浓浓的感情罢了。

如果还有闲钻，我也试着钻吧，"乔达拉说。

这年轻人有毛病吧？还没人愿意钻孔呢！"巴洛利亚这样说着，但很快站了起来。

乔达拉特喜欢造船，"卡洛诺说，"他什么都想试一把。

咱们把他造就成一个拉穆多人吧！"巴洛利亚说，"我觉得他挺机灵的，不知道那个是不是也这样。"他朝索诺兰笑笑，但后者除了杰塔米

外，就根本没留意其它的任何事情。"现在有树砸在他身上，他都不会知道。他是不是也该干点活了吧

他可以为蒸箱收集木头，也可以剥柳条来系木板，"卡洛诺说，"船板一干我们就在船边钻孔，该成型的木料都准备好了。巴洛利亚，你觉得要用多长时间才能弄完呢?我们得让沙穆德知道，这对年轻人成亲的时间，而且还得给其他部落的人送个信去。

还需要做什么?"巴洛利亚问道，同时他们朝立着的桅杆走去。"还得安桅杆。并且…你过来吗，索诺兰?"马肯诺问。

什——噢，是，过来。

他们离开后，乔达拉捡起一支安了鹿角柄的钻，然后看着卡洛利亚是如何使用它的。"为什么要钻孔呢?"钻了几个之后，他问。

卡洛诺的双胞胎姐妹和她兄弟一样关心造船，并且在接头和紧固这两方面几乎是一个专家，就跟他在凿槽和造型方面很在行一样。她解释了原因，然后站起来，领着乔达拉去另一工作区，在那儿，一具船几乎被拆完了。

跟木排不同，木排依靠的是材料的浮力，而沙拉穆多人的造船原理则是在木壳中保留一些空间。这是个很重要的发明，这使得他们制出的船具有较大的机动性和载重力。用来将独木舟延伸而成为大船的木板在热和蒸气的作用下，弯曲成和凿成的船壳一致的形状，然后再用柳条穿过事先钻好的孔把板子捆到一起，最后再固定到船头和船尾。剩下的事就是在船的两边加几道支柱，加固船体和安排座位

做好的船不仅能防水，还能在若干年内不被拼命使用时产生的张力和应力所破坏。当然，最后，柳条的磨损和变质会使船只完全损坏，但只要重新更换一下就可以了。还得把腐烂的木板替换一下，船的使用寿命又可大大地延长了。

看，外板拿下来了，"卡洛利亚说，一边冲着乔达拉用手指指那条船，"船的上边缘有孔。"她又用手指着一块固定在船体上的带孤度的木板。"这是第一块外板。沿较薄一边的洞和船体上的孔完全一致。瞧，只要像这样叠在一起，然后用柳条缝在船体上，再在上边的木板和这个外板缝在一起。

他们走到没有拆下来的那边，卡洛利亚指着一些孔里面的烂柳条说："这只船不能再修了，不过你可以看看外板是怎么叠到一起的。至于小船，装一两个人的，可以不用外板，只需独木舟就可以了。但是遇到风浪就惨了！不知怎么的，它会一下子失去控制。

哪天我学一学,″乔达拉说。然后看着弯曲的外板,问:″这是怎么弄弯的

用蒸气加拉力跟船底一样。卡洛诺和你兄弟那边的木柱用来使小伙子们站成一行,在缝外板时将洞眼对齐。人一多,活就干得快,孔马上就会钻好的。钻孔是个挺大的难题,钻头已经很锋利了,可容易断。

傍晚,当所有的人都聚向场中高地时,索诺兰注意到他兄弟异常安静。″你在琢磨啥呢,乔达拉

造船啊。比我想象的难多了。以前我还没听到过这样的船呢,也没见过像拉穆多这些在水上这样得心应手的人。我想年轻人在小船上可比走路舒服多了。他们把工具使得多熟练啊......″索诺兰看到了他兄弟眼中发出的热情之火。″我一直在琢磨它们,我想我可以把卡洛诺用的斧子拽下一片来,留下一个光滑的凹内表面,这样会更好使。我保证我可以用燧石做一钻孔刀,这样钻孔就快了。

真是这样的!刚才我还真的认为你对造船感兴趣呢,老兄。我早该知道你注意的不是船,而是造船的工具啊。乔达拉,你一直是从心眼里爱做工具的

乔达拉笑了,他知道索诺兰说得对,造船过程是有意思,但还是工具激发了他的想象力,这里有好多敲石人,但都没有将其长处发挥出来。也没人能知道几处小改动会使工具加倍有效。他总是热衷于有目的地制造一种工具,而现在他那充满创造力的技术头脑已经预见到了改进沙拉穆多人所用工具的可能性,或许他可以用他独特的技术和知识来报答这些他受恩甚深的人们。

“妈!乔达拉!又来人了!已经有这么多帐篷了,我不知道他们得到哪儿去找地方。”达沃冲进屋的时候大喊大叫道。说完,又连忙跑了出去,他只是来报告消息的。他不能在屋子里呆,外面太热闹了。

比马肯诺和索莉结婚时来的人还要多,我觉得那场面就够大的了,″塞伦尼奥说。″不过那会儿,多数人只听说过马穆塔,虽说他们没见过。还没有人听说过泽兰达尼呢。

难道他们没觉得我们也和他们一样有两只眼睛,两支手,两条腿吗?″乔达拉说。

来了这么多人,他已经不知所措了。泽兰达尼人夏季盛会通常会有更多的人,可这里除多兰多家族和卡洛诺家族外全是陌生人,消息传得够快的,除了沙拉穆多人外,还来了好多别的人,索莉的至爱亲

朋们，以及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们，早早地到来了，住在母亲河和姐妹河的上下游的人都来了。

好多婚礼习俗都没见过，在泽兰达尼的盛会上所有的人都呆在一个预先安排好的位置上。乔达拉还没习惯一下子有这么多人到一家来参加一对新人的婚礼。作为索诺兰唯一的血亲,乔达拉在婚礼中的位置是引人注目的,对此,他感到十分紧张。

乔达拉,如果人们看到你不如往常一样有信心,人家会吃惊的,别担心,你会很好的,"塞伦尼奥靠近乔达拉,把双手围在她的脖子上,对他这样说道,"你总是最优秀的。

她做对了,她的亲昵举止很让他动心——她没有用命令和要求就使他解除了压力——她的话就让人宽心。他把她搂紧了些,将自己温热的嘴放在了她的唇上,这样在惧怕回来之前,他将瞬间感受到一种解脱的方法。

你觉得我看上去可以吗?这些旅行穿的衣服,不适合特殊场合。"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穿的是泽兰达尼人的服装。

没人会知道的,它很独特,挺适合这种场合的。如果你也穿我们都熟悉的衣服,那也太平常了。人家是来看你和索诺兰的。这是他们来的目的。如果在远处就能见到你,有些人就不一定会靠拢过来了,你知道你穿这些服装感觉也不错。挺好看的,它适合你穿。

他放开了她,通过裂缝瞧了瞧外面的人群,很高兴现在还不必去面对他们。他向后面走去,直到碰到了倾斜的房顶,才转过身来,又往外看了看。

乔达拉,我给你沏点茶吧,我从沙穆德那学到了一种特殊的沏法,它会帮你镇定下来的。

我看起来紧张吗

不,但你也不必介意。时间不会太长的。"她往一个长方形的厨具里倒了些水,加了些热石头。他拿起一把木凳坐了下来,原先的那把太矮了。他开始走神了,眼睛漫不经心地盯着厨具上刻的图案,那是几条互相交叉的斜线,看起来跟鲸鱼骨似的。

煮水的盒子是用一整块木料制成的,上面有一些刻痕,木头被蒸气熏软后,可以在有刻痕的地方折过来,形成棱角,然后再与上一个棱角固定在一起靠近。盒的底部有一条槽,盒底就固定在这条槽中。这样的盒子是不漏水的,尤其是装满水涨起来时。它上面往往有可以单独拿下来的盖子,这样的盒子用处很广,饮用和贮藏食物都可以。

那个盒子让他想起了他的兄弟，他特别希望能在成亲前的这段时间和他兄弟在一起。他想到索诺兰的聪明，他很快就了解了沙拉穆多人把木头弄弯、造型的方法。他把热和蒸气用到了造梭镖上，他用它们把镖杆拉直，他还用这个原理弄弯雪地鞋的鞋帮。想到雪地鞋，乔达拉又想到了他们刚开始旅行时的日子，不知怎么的，他突然有些想家，他不知道他是否还能再见到他的家了，自从穿上自己的衣服，他就总是尽力把想家的念头赶走，可每每当他最不希望想家时，它却总是伴随些生动的回忆或难忘的记忆悄悄地滋生出来，这次是塞伦尼奥那个煮水的盒子把他引起来的。

他很快站了起来，碰翻了凳子，心里想着端着一杯热茶而来的塞伦尼奥，一下子，思绪又把他带回到了允诺节那天发生的那个不幸事件。索莉和沙米奥似乎都没事了，他们的烧伤也痊愈了，但一想到他后来和沙穆德的谈话，他就隐隐约约地感到一丝不快。

乔达拉，喝茶吧。我肯定它会有用的。

他几乎忘了手中的茶杯，他笑了笑，吸了一口。茶的味道不错，茶的温香果然有一种镇静作用。过了一会儿，他觉得他的压力解除了不少。

你很对，塞伦尼奥，好多了。可还不知道哪出了问题。

并不是每天都有兄弟娶亲的。有点紧张是可以理解的。"他又把她搂了过来，充满激情地吻着她，以致于他都不希望这么早就离开。

晚上见，塞伦尼奥，"他在她耳边喃喃地说。

乔达拉，今晚有一个祭祀大地母亲的仪式"，她提醒他。"我觉得有这么多客人时咱俩不应该有约会。我们可以再找时间约会。

我忘了，"他点头同意，但不知为什么，他有一点挫败的感觉。这很奇怪，以前他可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实际上，他总是觉得在节日里他应该是自由的。为什么觉得受到伤害了呢?是因为塞伦尼奥轻易地拒绝了他吗?一想到这，他就决定今晚一定要和她在一起——不管有没有母亲节。

乔达拉，"达沃又闯了进来，"他们让我来找你，他们要见你。"被委以如此的重任，他几乎激动得上气不接下气了。他不耐烦地跳来跳去道："快点，乔达拉，他们要见你。

安静点，达沃，"乔达拉向那个小伙子笑了笑："我就来，我没忘掉兄弟的婚礼。

达沃腼腆地笑了，他知道没有乔达拉婚礼是不会开始的，但他还是急急忙忙地冲了出来，乔达拉吸了一口气，跟在了他后面。

他一出现,立即引起了一阵耳语,他高兴地注意到有两个女人在注视着他,罗莎里奥和索莉把他引向高高耸起的土丘上,在那儿,大家都在等着呢,站在土丘的最高处,显得比别人高出许多的白头的老者,他的脸几乎被一个上面刻有鸟类图案的木制面罩遮住了。

走到近前,索诺兰向他紧张地笑了一下,乔达拉向他回笑了一下,力图把理解传过去,如果他都感到紧张,索诺兰的感觉就可想而知了。沙拉穆多人的习俗把他俩给分开了,他对此特别难过。当他注意到他兄弟和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很和谐时,他更是感到一阵刺人的难受。在旅途中,他们两个是最亲密的人",可现在他们要走不同的路了,乔达拉感到了一种撕心裂肺的痛楚。有一会儿,他几乎被这未曾预知的悲哀压垮了。

他闭上眼睛,握紧双拳,以使自己镇静些。他听到了人群中传来的声音,依稀的分辨出"高"、"衣服"几个词,当他再睁开眼时,他突然意识到索诺兰看起来很漂亮的原因是他穿的完全是沙穆多人服装。

难怪人们对他的衣服指指点点,他想,有一会儿,他为自己穿了这样一身奇异的服饰感到难过。但是,索诺兰已是他们中的一员了,他已经被接纳下来做女婿了,而乔达拉还仍然是个泽兰达尼人。

这个大个子加入到他兄弟的新亲中去了。尽管他还不能正式算沙拉穆多人,可他们也是他的亲威。是他们和杰塔米的亲戚们,为婚礼提供了食物和礼品,人越多,拿出的东西也就越多，大量的宾客是新人的骄傲,但如果他们不满而去,那也是很丢脸的事。

一阵突然的安静使得大家转过头去,望着正向他们走来的队伍。"你看见她了吗?"索诺兰踮起脚来问道。

没有,不过她正在走来,你知道的,"乔达拉回答说。

当人们走到索诺兰和他的亲戚旁边时,密密的队伍突然向两边散开,在向人们展示里面所藏的财宝。当索诺兰看到那个头上插满鲜花,正向他灿烂微笑的美人时,他的嗓子都干了。他的幸福感如此明显,乔达拉也颇感好玩地笑了。跟蜂蝶被花所吸引一样,索诺兰立即领着他的迎亲队伍向所爱的人走去,一会儿杰塔米的亲戚就把他们包围了。

两股人流合到了一起,但当沙穆德开始用竖笛吹起迎亲曲时,队伍又分开了。一个戴着鸟形面具的人敲起了一个大的单面鼓,合上了乐曲的节拍,这是另一个沙穆德,乔达拉猜测着。女人对他还是陌生人,但也有一个熟悉的方面,那就是给了他一个家的概念,这恐怕是普天之下所有男人所拥有的共同感觉吧。

当两边的队伍分分合合,合合分分,不断变化着简单的花样,组合出变化莫测的复杂队伍的时候,那个白头发的长者吹起了短笛,那是一根

又长又直的筒子，上面用热煤烫出几个小眼，通过它们可以吹奏出不同的音符。笛的一端刻有一个张着嘴的鸟头，这种乐器模仿鸟的声音是很像的。

最后，两股队伍排成了彼此相对的两排，他们双手握在一起高高举起，形成一道长长的穹。当新人穿过时，后面的人一直跟着他们，直到高地的尽头。杰塔米和索诺兰紧跟在吹笛人的后面，随后是马肯诺和索莉，乔达拉和罗莎尼奥，他们都是那对新人的近亲。其余的亲戚跟在他们身后，队伍的最后边是部落中的成员以及宾客。

那个白发沙穆德把人们领向造船场的路，但在中间转了个弯，人们来到了赐福树前。大家围成一个圈子，老者安详的向那对新人说了些维持和谐关系的建议，然后又向大地母亲祈了福。只有近亲和刚好能听见老者声音的人参加了这部分仪式。其余的人则自发地聊起了天，直到他们注意到老人在安静地等着他们时才停了下来

在极度的寂静中，人们只能听到乌鸦的叫声和啄木鸟啄树的声音，最后，一只云雀飞向天空，嘹亮地唱了起来。

好像等的就是这个暗示，戴鸟形面具的人立即请新人往前走几步，沙穆德拿出一条长线，用手打了个结，做成了一个圆环。彼此深情凝视，无暇顾及他人的索诺兰和杰塔米手拉着手，伸进了环里。

杰塔米和索诺兰，索诺兰和杰塔米，我把你们绑在一起了。"那个沙穆德说着，又把绳子紧了紧，在他们的手腕上打了个结。

当我打这个结时，你们就开始结合在一起了，并通过彼此，也与双方的亲友和部落结合在一起了。是你们充实了由马肯诺和索莉开始创建的家。"当说到他俩名字时，另一对新人往前走了几步，四双手握在了一起。"作为沙穆多人可以享有陆地上的一切，作为拉穆多人，则享有水中的一切，现在你们已成了沙拉穆多人，我祝你们能永远互相帮助。

沙穆德吹起了笛子，索莉和马肯诺退了回去。索诺兰和杰塔米围绕着老橡树慢慢地转了起来，转第二圆时，周围的人开始大声说起祝福的话，一边向新娘新郎抛掷鲜花。

转第三圈时，围观的人们加了进来，开始又说又笑，有人唱起了传统的歌谣，更多的笛子加入了伴奏。还有人敲起了鼓，甚至敲起了空管子。后来一个马穆塔客人弄了一个猛犸肩骨。她用木槌来敲它，人们停了一会。很惊奇于它发出的声音，当她继续敲下去时，大家更加吃惊了。击骨者在敲不同的部位时，那个骨头居然能具有不同的音色和音阶，并且还能和上唱歌人和笛子的调子。第三圈结束后，沙穆德又站到了前面，他要把人们引向河边的空地。

乔达拉心中惦记着见见船的最后面貌,尽管造船的每一阶段他都参加了,可成品仍然让人感到赏心悦目。它好像比他记忆中的要大,一开始船就不小,但现在那 50 英尺长的船在弯曲的两侧木板和高大的尾杆衬映下更加高大了。但引起人们惊叹的还是船的前边部分,弯曲的船头已被雕刻成了一个长脖子的水鸟。

船体被漆成深赫红、精黄、黑和白色,这样能使人看得见水中的东西,并能避免危险、船弓和船屋还画有几何图案。成排的座位把船显得更宽了,一个长把手,宽叶面的新梢摆在那里备用,一个黄色的鹿皮船篷撑在中部,用来遮雪避雨。船上到处都缀满了鲜花和羽毛。

真太棒了,太令人惊叹了。想到自己也曾为它尽了力,乔达拉不由得一阵骄傲,嗓子也哽咽了。

新的也好,旧的也罢,船是婚礼的一部分,但是,并非每个婚礼都有这样大的规格和如此富丽堂皇的船。　　只有部落决定确实需要一只新的大船,而新人又申明他们的愿望时,才可以造这样的船,这可是机遇啊,现在,这条船显得特别地露脸,尤其是当着这么多的客人面。部落的人和新婚夫妇对此都特感自豪。

新郎新娘登上船,因为手腕还系在一起,所以有点笨拙,他们在船篷下面居中的位子上坐了下来。一些手中持有橡树枝的近亲也跟着上了船,船系在水边的两根圆木上才稳稳地停靠在岸边的,人们围上来,把船推向水面,在一片喧笑声中,新船启航了。

船回来后一直停靠在岸边,直到检查后告知没有明显的漏水处时,它又开始了另一次航行,他们要去新娘的娘家拉穆多码头。大大小小的船只像小鸭似的,跟在那只新水鸟的后面向前驶去。

不能上船的人赶快往回跑,他们要在新郎新娘到达之前赶到。码头上,一群人正在准备那个曾经提升过乔达拉和索诺兰的大篮子,这次,里面装的将是手腕仍连在一起的索诺兰和杰塔米。是他们自己同意将彼此拴在一起的,至少是这一天内他们是不会被分开的。

婚礼准备了大量的食物和新酿制的蒲公英酒,每位来宾都得到一份礼物,这一切都使婚礼赢得了很好的声誉。黄昏时分,客人们悄悄地走进专为新人搭建的新房,给新人留下了一点″小东西″作为他们的祝福。礼物是暗中赠送的,这样是为了不致于有和主人比富的意思。实际上,婚礼所收到的礼物确实比发出去的东西要好,再就是,每份礼物下都拴一些小树皮,上面写些祝福的话,这样一来,礼物也不是匿名的了。

礼物的形状、图案、颜色无不明明白白地宣布着送礼人的名字。甚至是哪个家庭,群体或部落的名字,就是通过这种心照不宣的方式,收

送双方显示了自己的财富、声望和地位。这种竞争虽不是明争暗斗,却也是够激烈的。

他当然是引人注目的,索诺兰,″看到好多姑娘留连、徘徊于那个此刻正漫不经心地倚在一棵树上的金发男子面前时,杰塔米这样说道。

总是那样的。他的蓝色大眼睛总使女人对他就像飞峨扑火 一样趋之若莺。″索诺兰说,他在帮杰塔米把一箱酒抬给狂欢的来客。

没注意到吗?你没被吸引过

是你先对我笑的,″她说,这个漂亮的回答使他不由咧嘴笑了一下。″不过我明白。不只是他的眼睛。他站在那,尤其是穿那些衣服。他显得很帅气。但还不止这些。我想女人们被他吸引是由于他那……在搜寻。在寻找什么人。并且他是这么机灵,……敏感……个子又高,身材又好。真的很英俊。他眼睛里也好像有些特殊。你没注意到在篝火前,他的眼睛会变成紫罗兰一样的颜色吗?″她问道。

我以为你不被他吸引……″索诺兰有点不高兴,直到杰塔米顽皮地向他眨了眨眼睛,温柔地问:″你嫉妒他吗

索诺兰停了一下。″不,从来没有。不知为什么,许多男人都爱嫉妒。看看他,你认为他拥有一切。像你说的,他魁梧、英俊,你瞧所有那些个漂亮姑娘都围着他。还有更多的吸引人处呢!手很巧,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凿石人;脑子快,还不爱吹牛。人们喜欢他,男人,女人都喜欢他。他应该幸福,但他并不幸福,他需要找一个你这样的人,杰塔米。

不,不要像我。一个别的什么人吧。我喜欢你哥哥,索诺兰。可我希望他能得到他所寻找的。或许她正在这些姑娘中呢

不,我不这样想。我以前见过这种情景。他大概喜欢过一、两个,但没有找到他想要的。″他们往酒袋里吸了些酒,把其余的留给了狂欢的人们,然后向乔达拉走去。

塞伦尼奥怎么样?他好像挺喜欢她的,我知道她对他也是情有独钟,只是不承认罢了。

他喜欢她,也喜欢这沃,但是…说不定谁都不适合他。他在寻找一个梦,在找一个神仙般的女人。″索诺兰开心地笑了。″第一次你朝我笑时,我觉得你就是我的仙女″。

我们都说大地母亲的魂变成了一只鸟。她唤醒了太阳,把春天从南方带来。秋天,剩下的鸟向我们提醒她的存在。……每一种鸟都代表着穆多神。″一群正在奔跑的孩子过来挡住了她们的去路。″小孩子可不像鸟,尤其是调皮的时候。他们知道大地母亲在看着他们,而她什么都知道。是他们的母亲告诉他们的。我听说过一些成年人看到有些鸟,就

会把所做过的坏事全坦白出来,还有人说如果迷了路,它会给人指路的。

我们说大地母亲的灵魂变成了精灵在空中飞翔。她看上去像只鸟。我以前没想过这个,"他说着,并用力握了一下杰塔米的手,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情,盯着她低声道:"我从没想到我会找到你。"他伸手想抱她,但发现两个人都是手腕相连的,便皱起了眉头。"我很高兴我们系到一起,可什么时候解下来呢?我想抱你,杰塔米。

大概人家就是想让我们知道彼此紧紧拴在一起了。"她大笑着说:"我们很快就能离开这里的。在酒喝完之前,我们还是给你哥哥送点去吧。

他大概不想要酒。他只是假装着在喝酒,不能多喝。他不喜欢失态,做傻事。

在他们走出屋顶的阴影时,突然被人发现了。

你们在这儿啊!我一直想祝福你呢,杰塔米,"二个年轻女人说。她是另一个家族的拉穆多人,年轻而富有朝气。"你太幸运了,我们可从来没有过这么漂亮的客人们和我们一起过冬呢。"她笑了一下,希望能博得高个子的欢心,可他此刻正吃惊地注视着另一个年轻姑娘呢。。

你说对了。我是运气不错,"杰塔米说,并向索诺兰温情脉脉地一笑。

那个年轻姑娘看着索诺兰,叹了口气。

他们两个都这么漂亮,我是没戏了

你不能两个都想要,彻露妮,"另一个姑娘说:"如果你想结婚,找那一个嘛。

这话引起一阵笑声,那个姑娘因受到大家的注意而得意万分。

我还没遇到一个我想嫁的男人呢。"她冲着乔达拉笑了起来。

彻露妮是人群中最矮的姑娘,乔达拉刚才还真没看见她呢。现在他看到了。尽管不高,但完全长成了。这个姑娘身上有一种很吸引人的生机,她和塞伦尼奥刚好相反。她眼里露出了感兴趣的神情,彻露妮快乐得几乎要发抖了。这时,突然有人喊她,她回过了头。

我听到鼓点了——他们要去跳成对舞了。"她说,"来吧,乔达拉。

我不会跳,"他说。

我教你,一点不难,"彻露妮说着,一边急切地向有音乐的方向走去。他服从了她的邀请。

等等,我们也去,"杰塔米说。

彻露妮这么快就引起了乔达拉的注意,这使得另一个女孩子不太高兴,他听到拉多妮说,″这不难……不难！″然后是一阵笑声。因为四个人已向舞场走去,所以他没听到后边的嘀咕声。

这是最后一点淡酒了,乔达拉,″索诺兰说。″杰塔米说我们要跳舞了,可我们不想来在这儿,我们想尽快溜走。

你想把酒带走吗?私下庆祝一下

索诺兰朝他的配偶笑着,″噢,这不是最后的一点,我们藏起了一些。我们不需要它了,和杰塔米在一起就什么都可以了。

他的话真动听。是不,杰塔米?″彻露妮说：″你能听懂吗?″″一点点,但我会学的,还有马穆塔语。这是索莉的主意,我们大家都应学习别部落的语言。

索莉说学沙拉穆多语的最好办法就是不停地说话。她说得对,对不起,彻露妮,刚才说了泽兰达尼语真是失礼了″乔达拉表示道歉。

喔,没关系。″彻露妮说道,尽管她很在意。她不喜欢被排斥在谈话外边。但道歉给了她安慰,再说,能和新夫新妇,还有那又高又帅的泽兰达尼人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一种补偿。她当然感觉到了其他姑娘的嫉妒表情。

在场地的后面燃起了一堆篝火。他们走过去,把酒袋递给别人,然后,组成一个小圈,两个姑娘向那两个男人示范起了基本舞步。笛、鼓以及拨鼓一起奏响了一首好听的舞曲,这只曲子是由那个猛犸骨演奏者挑的,听起来很像木琴的声音,但又多一种独特的韵味。

舞一开始,乔达拉就注意到基本舞步可以根据个人的想象和技术充分发挥,不时地,有一个或一对舞者展示一下额外的激情,以致于大家都停下来为他们叫好或用脚点地打拍子。跳舞的人周围聚集了一小群人,他们不跳舞,但却一刻不停地摇着身子唱着歌谣不知不觉地音乐变换了速度,并一直继续了下去。音乐和舞蹈从没停过,但人们志愿地加入了又不断地离去,音乐师、舞蹈家和歌唱者创造出了变幻无穷的音调,节拍以及步伐。这些会继续不断,直至所有的人离开为止。

彻露妮是个很可爱的舞伴,比平日多喝了点酒的乔达拉立刻和周围的气氛融为一体。有人一唱一和地对起了歌,很快他就发现那首歌的歌词是为婚礼而作的,目的是为了博得大声的欢笑,因而夹杂着许多谐谑的调侃,表演的人还不时做些鬼脸以期得到预期的效果,后来一个人走到场地中间,指挥着唱起赞歌来。

年轻小伙乔达拉,健壮、漂亮个又高,这里的姑娘随他挑。漂亮的彻露妮个太小。乔达拉定会弯断腰,也许摔一跤。

这个男人的赞歌带来他想要的效果:人们哄堂大笑起来。

你想怎么办呢?乔达拉,"有人大喊道,"要去亲她就得摔一跤啊

不会的。"乔达拉向年轻姑娘咧嘴一笑,然后把她抱起来吻她,这一举动又引起人们的大笑大跳。彻露妮双臂缠着乔达拉的脖子,双脚离地,充满感情地回吻着。他已注意到有几对年轻人已经离开舞场进入帐篷里或是没人的角落里去了,或许他也可以加入他们的行列。

彻露妮亲吻的特殊热情使他觉得她会同意的。但他们不能马上离开,那会招来更多笑声的,但他们可以溜走。又有人加进来唱歌跳舞了,舞步也变了。他们可以趁此大好时机溜进阴影里去。

正当乔达拉拥着彻露妮向边上走去时,拉多妮突然出现在他俩面前。

整个晚上你都和他在一起,彻露妮,你不觉得别人也该分享一下他了吗?毕竟,这是母亲节,我们都有权利分享她的礼物。

拉多妮拦在他俩中间,开始吻乔达拉。然后另一个姑娘拥抱了他,再后来是几个一起。他被年轻姑娘们包围了,开始时还接受她们的亲吻和爱抚。但到后来当几双手同时对他做一些亲昵的动作时,他不知道他是否喜欢这些。欢乐是该有选择的。突然有几双手要解他的裤子,想伸进里面去,他赶紧挡住了,这太过分了。

他把她们推开,样子一点也不温柔。当她们明白他不想让任何人碰时,便站在一边傻笑。突然他发现有人不见了。

彻露妮哪儿去了?"他问。

姑娘们互相看看,然后尖声笑了起来。

彻露妮到底在哪呢?"他又问。但他得到的回答仍是咯咯的笑声,他走上前几步,抓住了拉多妮,他弄疼了她的胳膊,但她不想承认。

我们觉得她应该和我们分享你了,"拉多妮说,并勉强地笑了一下,"每个人都想要又高又帅的泽兰达尼人。

但泽兰达尼人并不想要每个人。彻露妮到底在哪呢?"拉多妮把头避开,拒绝回答。

你是说你想要大个子的泽兰达尼人,是不是?"他生气了,他的声音表明了这一点。"你得到大个子的泽兰达尼人了!"他强迫她跪了下来。

你弄疼我了!你们干嘛都不帮我呢?"但其他姑娘并不敢走向前来。按着她的肩膀乔达拉把拉多妮推

到篝火前的空地上。音乐停了下来,人们转来转去的,不知道是否该干涉。她挣扎着想起来,但他用身体把她按住了。

你想要大个子泽兰达尼人。你得到了,现在告诉我彻露妮在哪儿呢

我在这儿呢, 乔达拉。他们把我的嘴捂住, 劫到一边去了, 他们说只是想开个玩笑。

该死的玩笑,″他说着站了起来, 并把拉多妮拽了起来, 拉多妮眼里噙着泪在揉她的胳膊。

你弄疼我了,″她哭了起来。

突然他意识到这本来是个玩笑, 但他却把这弄得一团糟。他没有受伤, 彻露妮也没有。他不该弄伤拉多妮的。他的气全烟消云散了, 替而代之的是懊悔。″我……我不想弄疼你。…我…

你没弄疼她, 乔达拉, 没那么严重!″一直在观看的一个男人说。″是她惹的。她总是惹事生非的。

你就是希望她能惹你,″一个姑娘替拉多妮辩护, 现在她们又 站到一边了。

你们都认为他和别的男人一样喜欢那样, 但他不是的。

那不是真的,″拉多妮说。″你以为我们没有听过你们自以为没人的时候开的那些玩笑, 关于这个姑娘, 那个姑娘的?我听到你们说想一下子拥有所有的女人。我还听说你想要得到所有处女的童贞呢, 虽然你知道她们是不能碰的, 是大地母亲造就的处女。

那个男人脸红了, 拉多妮又紧迫不舍：

你们还说过雌印地安人呢

突然人群中出现了一个胖女人。她太胖了, 宽度已经超过了高度, 她眼睑上的皱褶，以及脸的形状都说明了她的外族血统, 虽然她穿的是一种沙穆多的束腰皮外衣。

拉多妮, 母亲节时不要胡说。″她说道。现在乔达拉知道她是谁了。

对不起, 沙穆德,″拉多妮低下了头, 她的脸羞红了, 她是真的后悔了。这使乔达拉认识到她还很小。她们还几乎没长成人呢。他今天的行为真是太糟了。

我亲爱的,″那个女人对拉多妮温和地说。″男人喜欢被刺激, 但不喜欢被侵犯。

乔达拉崇敬地看着她；他也是这样想的。

可是我们没有想伤他嘛。我们以为他喜欢那样呢……毕竟就那

么一会儿嘛。

他也许会喜欢的, 如果你们再温柔一点的话。没有人愿意受强迫。如果你觉得别人是在强迫你, 你也不会喜欢的, 是不是

他把我弄疼了

是吗?还是他让你做了违反你意愿的事?我觉得那对你的伤害才更大。彻露妮怎么样了?你们想到会伤害到她吗?你们不能强迫别人享受乐趣。这是对大地母亲的冒犯,也是糟踏了她的礼物。

沙穆德,该您押赌了……

我在玩游戏呢,过来吧,拉多妮,现在是节日,每个人都该开心一番的。刚才不过是小事一桩,别让它搅了你们的兴致。舞又开始了,去跳吧,亲爱的。

当那个女人回到她的赌场去时,乔达拉握着拉多妮的双手。

″我......对不起。我不是想……伤害你。我感到真丢脸。能原谅我吗

当看到他那诚恳的脸和深蓝色的眼睛时,拉多妮的愤怒马上就烟消云散了,她原本是想抽回双手的。″这真是一个愚蠢的,……孩子气的玩笑″她说,站在他身旁高兴地几乎支持不住了,向他靠去,他搂住她,低头靠近她,给了她一个长长的富有经验的吻。

谢谢你,拉多妮,″他说,然后就转身离去了。

乔达拉,″彻露妮在后面喊他。″你要去哪儿

我把她给忘了,他内疚地想,然后大步向那个漂亮,小巧而活泼的姑娘走去,无疑,她是很吸引人的,他把她抱起来,带着热情和懊悔,亲了她一下。

彻露妮,我保证,这样的事不会再发生了,我会遵守诺言的,请把这事忘了吧。我希望......另找时间。别生气了。″乔达拉说着,然后大步向篷屋走去。

盯着他远去的身影,彻露妮对拉多妮说:″你干嘛要和别人一样使坏呢

他和塞伦尼奥共住的那间房子的活板门掉下来了,但却没有横七竖八的木板子挡路。他松了口气。至少她没在里边。他把房门推到一边,天很黑,或许她不在那儿。她大概和别人在一起了。他突然想起他一晚上都没有看见她,不仅仅是仪式开始后没有看到她的影子了。是她不想和他幽会的;他只是答应要和她一起过夜的。她大概有别的打算,或者她看到他和彻露妮在一起了。

他向房子的后面走去,那有一个用羽毛和毛皮覆盖着的平台。墙边达沃的床空空如也。这是可以估计到的。这个地方不常有客人来,尤其是他那个年龄的客人。他当然愿意和男孩子们在一起闹个通宵达旦的了。

走到后边时,他支楞起了耳朵,他听到的是呼吸声吗?他伸手在床上扫了一遍,摸到了一只胳膊,同时他看到了一张笑脸。

他走出去，从火堆中捡出一块热煤，用一块木条擎着它，快步回到原来的地方。他点着了石灯的地衣制的灯芯，然后把两块木板交叉着放在门上，这表示"请勿打搅。"他提起石灯，悄悄地走到床边，看着上面睡着的女人。要把她弄醒吗?是的，他决定了，但要温柔而缓慢地。

这个念头让他兴奋起来。他脱掉衣服，躺在了她的旁边，分享着她那温暖的身体。她嘟哝了一声，把脸转向墙里。他温存地慢慢抚摸着她，感受着手下的温热，呼吸着她女性的温香。他的手在她全身移动着，体会着她的曲线，从臂膀摸到指尖，从尖尖的肩脚骨摸到性感的后背和耸起的丰臀，然后又抚摸着她的腰，膝以及脚腕。

当他把手伸向她的脚部时，她把脚挪开了。他伸开双臂去摸她的胸，手掌感觉到了乳头的收缩和乳房的坚挺。他特别想去亲吻它们，但是却用自己的身体拥住了她的后背，然后开始吻她的肩和颈。

他喜欢摸她的身体，喜欢不断地探索和重新发现某些新的东西。不只是她的身体，他知道。他喜欢所有女人的身体，以及那种由于抚摸而在他体内引起的感觉。那种感觉已经开始悸动、迫切，但仍然可以控制，如果他不那么快就屈服，结果会更好的。

乔达拉吗?"那个昏沉沉的声音问。

是的，"他说。

她转过身来，睁开眼睛。"早晨了吗

没有。"他用一只胳膊支起身来，看着她，一边用手摸着她的一只乳房，然后低下头去用嘴亲吻着乳头，先让嘴享受个够。"我要你，我想今天晚上和你过母亲节。

你得给我时间让我醒醒神，"她说，嘴角露出一丝笑来。"有冷茶吗?我想漱漱口，酒味难闻死了。

我去看看，"他说着站起了身。

当他带着一个杯子回来时，塞伦尼奥懒祥洋地朝他笑着。有时她只喜欢看着他——他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男人；他走路的时候，背上的肌肉会一动一动的，他强壮的胸脯，坚实的肚子和有力的腿都是那么令人陶醉。他的脸几乎是完美的，强壮的方下领，直直的鼻子，肉感的嘴——她知道他的嘴是多么的肉感。他的脸形非常精致，非常成比例，如果他不具有太多的男子气的话，他简直可以称为美丽的了。他的手也很强劲灵巧，而他的眼睛——那双会说话的，使人难以抗拒的蓝眼睛，它只瞥一眼就可以使女人心跳不止。

第一次见他的那个样子，她有点害怕，那时她还不知道他的本事有多么的好。但他从不强迫她，却总是让她也一样的尽兴。如果说到强迫，

那也是她强迫她自己把它全部拥有,希望自己把一切带走。她很高兴他把自己弄醒。当他把杯子递给她时,她坐了起来,但却没有喝，而是俯下身子,亲吻他的每个地方。他闭上眼睛,让快感在他全身激荡。

她又坐起来,喝了一口茶，然后站起身。

我得出去一下,"她说,"外面人还多吗?我不想穿衣服了。

人们还在跳舞呢,时间还早,可以用袍子嘛。

她走回床边时,他注视着她。噢,母亲啊!她可真够漂亮的,体

形那么棒,头发那么软。她的体形仍和少女的一样,肚子上的几道印记是她作为母亲的唯一标志,而她眼角的几道鱼尾纹则是说明她年龄的唯一标记。

我以为你会很晚才回来呢--今天是节日啊'"她说。

那你为什么在这儿?你不是说不约会的吗

我没有见到有意思的人,并且还挺累的。

你就有意思……我一点都不累,"他笑着说。把她搂在怀里,吻她那温热的嘴,他的舌头在搜寻着,他把她抱得紧紧的,一股热流传遍了她的全身……

他们静静地躺着,大口地喘着气,腿仍然缠在一起。他又向她靠去。他搂住了她,她仍然静静地躺着,但他知道她并未睡着。他的思绪开始走神了,突然他发现自己在想彻露妮和拉多妮,以及其他的年轻姑娘们……

他看看旁边的女人,想着到底得花多长时间才能再次燃起她的热情来。然后往她耳朵里吹了口气。她向着他笑了一下。他开始吻她的脖子,然后是嘴。这次要慢一些,他得从容点了。她是个漂亮,有魅力的女人......我为什么不能爱她呢

到达山谷时,艾拉遇到了一个问题。她本来想在河滩把那家伙宰了,把肉晾干,在这一切弄妥前,再像以往一样睡在外边。但是那个受伤的穴狮幼仔,只能在洞里好好地呆着。它只比狐狸大点,但却比狐狸肥得多,不过她还能背得动它。那只成年的鹿就是另一回事了。那支撑拖车的二根梭镖,尖朝下拖在威尼的后面,二者的间距很大,而通往山洞的路则又非常的窄,她真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她那只难得猎到的鹿弄到洞里去,可她也不敢把它独自扔在河滩上,因为后面跟着那么多的鬣狗呢。

她想的很周全。就在她将小狮子扛到洞里的那点儿工夫里,鬣狗就开始在身上还盖着草垫子的小鹿前徘徊了,尽管旁边还有威尼在紧张不安地走来走去。还在半路上时,艾拉就开始使用弹石带了,一块石头打中了一只鬣狗。虽然她不愿碰那只野兽,她还是抓住鬣狗的一只后腿,

把它拖过岩壁扔进了草地里。它有一种烂肉的味道,在小溪里洗完了手,她才回过头去照料她的马。

威尼全身汗淋淋的,却在不停地发抖,尾巴也不安地荡来荡去。如此近距离地闻着穴狮的气味使它实在无法忍受。甚至比拦在路上的鬣狗味更加可怕。当鬣狗对艾拉的猎物虎视眈眈时,它就想冲上去,但它的身上那拖车的一条腿却被挂在了岩石上,它都快要疯了。

今天对你来说可真够难过的,是不是,威尼? ″艾拉说道,然后把手围在马的脖子上,抱了抱它,那个样子真像安慰一个受惊的小孩子。威尼把头靠在艾拉身上,摇了摇头,使劲地喘着气,但是年轻女人的亲近最终使它安静了下来。如果用爱和耐心来对待马,那么它也会以信任和努力来回报的。

艾拉开始卸那个临时的拖车,仍然不知该如何把鹿弄回洞里去。但是当一个柱子松开时,它向另一支晃去。于是二支梭镖的尖端便挨得很近了。问题迎刃而解了。她把梭镖杆又拴在一起，然后把威尼领上了路。上面的东西虽然不稳,但好在路不远。

这对威尼可是够重的,驯鹿的重量几乎和它的一样,而路又特别的陡。这使得艾拉不由得欣赏起马的力量和自己凭借马力的远见卓识了。当到达石门时,艾拉搬下了所有的东西,然后充满感激地抱了一下威尼。她走进洞去,以为威尼也会跟进来,但是,马那不安的嘶鸣声却让她转过头来。

怎么啦?″她做着手势。

小狮子还留在原地。是它!艾拉想。威尼闯到它的味道了。她又走了出去。

没关系。威尼。那个小家伙不会伤你的。″她刮了一下威尼的软鼻子,然后把手搭在它壮实的脖子上,温柔地劝它进洞去。对这个女人的信任又战胜了恐惧。艾拉领着那匹马走向小狮子。威尼小心地闻了闻,后退了几步,然后叫了一声,又低下头去闻了闻那只一动不动的小狮子。仍然有食肉动物的气味,但狮子却没有伤它的意思。威尼又嗅了嗅小狮子,最后好像做出了决定,接受洞穴中的这个不速之客。它走到自己的地盘,吃起了草。

艾拉把注意力转向了受伤的小兽。它是个毛茸茸的小东西,淡黄色的身上带几个棕色的小点。它看起来很小,但艾拉无法肯定。狮子是平原上靠捕食动物而活的,她以前只研究过部落附近森林地区里的食草动物,她还没在平原上打过猎呢。

她竭力回忆猎人们有关狮子的说法。这只狮子的毛色似乎比她以前见到的要淡些。她又想起猎人们曾说过女人是不容易看到狮子的。它们和干草及土地是一样的颜色,甚至把人绊倒了人还不知道呢。躺在草丛中,纯然一个庞然大物,而藏在洞穴附近的石层中时,则又像一堆堆圆石,——从近处看也像。

想着这些时,再看看眼前,这个地区的平原确实是米黄色调,而旁边的小狮子也的确和周围融成了一体。她以前可没想过这些,不过它们比南方的狮子颜色淡些,也是很符合逻辑的。或许她着实应该花些时间研究一下这里的穴狮。

只摸了一下,这个女人就发现了小幼狮的受伤范围。一条肋骨折了,但还不致于影响到别处。一阵阵的抽搐和呜呜的叫声诉说着它伤口的疼痛。它大概还有内伤。最可怕的是它头上有一个绽开的伤口,很显然是被鹿蹄踩的。

火早就灭了,不过关系不大。这都取决于火石,只要她有好的火种,很快就可以生起一堆火来。她开始烧水,然后仔细地在小幼狮的肋骨上紧紧地缠上了一个皮带子。她把从路上采回来的雏菊根的深褐色皮剥下时,里面冒出了一股粘粘的浆体。她在开水中放了些金盏花,当水变成黄色时,她用一块吸水的兽皮在水中蘸了蘸,然后开始给小幼狮洗伤口。

已经凝固的伤口被水一泡又开始流血了,她看到小幼狮的头骨裂开了,但尚未破碎。她把雏菊根弄烂,然后把里面的浆子直接涂到伤口上,这种东西可以止血,而且还能帮助骨头愈合。她用更软的皮子把伤口缠起来。她以前加工那些被她杀死的动物皮子时,还不知道该怎么用它们呢,但即使她有丰富的想象,她也想不到会有今天这种用途。

布仑见到我不会吃惊吧,她想,不觉地笑了起来。他从来不容许养猎物,他甚至不让我把小狼崽带回来。看看我现在吧!竟然和小狮子在一起!如果小穴狮能活下去的话,我得赶快了解穴狮的生活习性了。

她又放了些水煮茶和雏菊叶,虽然现在她还不知道怎样才能把治内伤的药给小狮子灌进去,她离开它,去剥驯鹿的皮。当第一批薄薄的像舌头似的肉准备好要挂起来时,她突然慌了起来。石头凸台上面没有土层,她用来支绳的棍子根本无法立在地上。她一心只想着怎么把鹿搬回洞来,竟一点也没考虑到这一点。为什么总是小事干扰她呢?妨碍她呢?任何事都不能想当然的。

她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她太累了,太紧张了,只想着把小狮子带回家的事。她不知道如何对付它?她扔掉棍子,站了起来。她走到石门另

一端，往山谷里望了一下，外面的风扑面而来。她能做什么呢——当她应该准备好离去寻找部落中的其他人时，却带回了需要照顾的小狮子。或许她现在应该把它送回平原去，让它和野外的弱兽一样自生自灭。是不是一个人生活使她的思维方式走入歧途呢?无论怎么说，她根本不知道该如何照顾它。她怎么喂它?它恢复后会怎样?她可不能把它送回平原去，它妈妈是再也不会把它取回去的，它会死掉的。如果她把它留下来，她就得生活在山谷里了。要想继续她的搜索，她就得把它送回平原去。

她走回洞里，站在小幼狮的旁边。它还是不能动。她摸摸它的胸口。它的胸口是温暖的，还有热气。它那毛茸茸的软毛使她想起小时候的威尼。它很漂亮，脑袋上缠着绷带，它显得很滑稽，她不由地笑了。但这个漂亮的小狮子是会长成一个巨大狮子的，她提醒自己。她站起来，再次向下瞧着它。这没关系。把它送到平原上等死，那可连门都没有。

她走出去盯着那些肉。如果她继续呆在河谷里，她就得再次考虑储藏食物了。尤其是她还得养活另一张嘴呢。她捡起棍子，琢磨着怎样把它立起来。她看到沿着墙有一堆落下来的碎石，她试着把棍子插在里面。棍子能在碎石中立住，但却支持不住肉的重量。但毕竟给了她一个主意。她走进洞里，抓住一个篮子，向河滩跑去。

经过一系列实验，她终于发现金字塔形的石头堆可以支持一根长棍子。她来来回回运了好几次石头，然后又砍了些合适的木条以备晾肉时用，然后她又在棍子上拉起几条绳子，把肉切成薄片。她在工作的地方生了一小堆火，并烤了一块肉作晚餐，一边干活一边想着如何喂小幼狮，如何给它上药。现在她需要的是小狮吃的食物。

小兽和大兽应该吃一样的食物，她想起来了，但得软些，得容易咀嚼和吞咽。碎肉汤大概可以，她以前为杜尔克做过，那么为什么不能喂小幼狮呢?实际上，为什么不在药茶里煮肉呢

她马上开始了工作，把鹿肉切成了小块。她把肉放到了木制的炊具里，然后又决定再在里面加些剩下的雏菊根。小幼狮没动，她知道它在好好休息。

过了一会儿，她听到一点动静，她走过去又瞧了瞧它。它已醒了，低低地叫着，但起不了身，但当她走过来帮它时，它咆哮着往后躲。艾拉笑了笑，在它身边蹲了下来。

被吓坏了的小东西，她想。我不怪你。带着伤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醒来，见到的不是自己的妈妈和同类。她伸出一只手。喂，我不会伤你的。噢!你的小牙这么尖!来吧，小东西。舔舔我的手，闻闻我的气味。

这会让你很容易就熟悉我的。我现在就是你妈妈了。即使我知道你家在哪儿,你妈妈把你取回去,她也不知道怎么照顾你。我对狮子了解的不多,但我对马了解得也不多。但是婴儿就是婴儿。你饿吗?我不能给你奶。我希望你会喜欢碎肉汤。里面的草药会使你好受些的。

她站起来去看煮肉的碗。她吃惊地看到冷却后的汤已经变稠了,当她用一根骨头搅汤时,她发现肉在碗内凝成了一团。最后她用一个很尖的杆子扎入肉中挑了上来,弄得肉汤滴的哪儿都是。突然她明白过来,放声大笑了起来,小狮子吓坏了,几乎挣扎着站起来逃开了。

雏菊根的治疗作用是不容置疑的。要是它能把撕裂的肌肉粘在一起就像把汤中的肉胶在一起那样,那它肯定能治好伤口。

宝贝,你想喝点肉汤吗?″她向幼狮示意。她在一个较小的白桦树皮盘子上倒了些冷汤。小狮子在草垫子上不安地动来动去,挣扎着想起来。她把盘子放在它鼻子底下。但它却滋滋叫着往后躲。

艾拉听到马蹄的得得声,过了一会儿,威尼就走了进来。它看到了小狮子醒了,也能动了,就走过去研究起来。它把头低下去闻着那毛茸茸的小东西。如果是一个大狮子,它会把马吓个半死的,可这个小幼狮却被身边陌生的庞然大物吓坏了。它低叫着往后躲,几乎退到艾拉身上了。它感受到了她腿的温热,闯到了略微熟悉点的气味,便向那里缩去。在这地方陌生的新鲜东西太多了。

艾拉把幼狮抱到腿上,拥着它,嘴里还哼哼着什么,那样子就跟哄孩子似的。就跟哄她自己的孩子似的。

好了。你已熟悉我们了。威尼摇摇头,嘶叫了一声。艾拉怀里的小狮子好像没什么威胁,尽管本能告诉威尼那种气味会伤害它的。为了艾拉,为了能和她住在一起,它只得改变自己以前的生活习性。也许这只小狮子是可以忍受的。

在艾拉的轻拍和拥抱中,小幼狮舒舒服服地伸着脑袋找奶吃。你饿了,是不是,宝贝?她伸出手,把那盘子冷肉举到小家伙鼻子底下。它闻了闻,不知道该怎么办。她把两根手指在碗中点了点,然后把手放到它嘴里。接着它知道该怎么做了。和婴儿一样,它吮了起来。

就这样坐在洞里,怀中抱着幼狮摇来摇去,一边让小家伙吮着她的手指,艾拉沉浸在对儿子的回忆中,不知不觉中,眼泪从她脸上流下来,滴到小狮子的茸毛上。

在最初的几天里,这个孤独的年轻女人和小幼狮之间形成了一种关系——夜晚,她把小家伙带到她床上偎着它,让它吮她的手指;而这种关系在小狮子和它母亲之间都不曾有过。大自然是严峻的,尤其是对于

小食肉动物。母狮子只在小狮刚出生的那段日子里喂它，大概有 6 个月的时间吧——从它们睁开眼睛算起，然后小狮子就开始吃肉了。并且，狮子傲慢的遗传天性是容不得缠缠绵绵的。

和别的动物不一样，在狮子家族中，是由母狮子猎取食物的，它们通常采取合作的方式。由三头或四头母狮子组成一个庞大的打猎队；它们能带回来健壮的大鹿，或是肥硕的公牛。只有长成的猛犸是不能进攻的，而小猛犸和老猛犸则是相当脆弱的。但母狮子猎取食物不是为了幼狮却是为了公狮。对于猎物，领带的公狮总是当仁不让的。公狮一出现，母狮就会退开，只有公狮大吃大嚼之后，母狮才能享用它们的那一份，然后是半成年的狮子，最后才轮到幼兽，如果还剩下一些残渣余肉的话。

如果饿得发了疯的幼狮胆敢不按顺序冲出去撕咬猎物，那么它将得到致命的一击。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危险，尽管它们饿得要命，母狮子也会把幼兽领到远离猎物的地方。九个月后，幼兽就享受不到母爱了，它们会被赶出去，而被赶出去流浪的狮子，尤其是公狮是到处都不受欢迎的。母狮子境遇还好些。如果狮群中缺少猎手的话，它们或许可以呆在狮群的外围。

雄狮赢得尊敬的唯一方法是战斗，这常常以牺牲生命为代价。如果狮群的统治者年老了，或是受伤了，群中的年轻狮子，也可能是外面的流浪者，会把它逐出群外，取而代之的。雄狮的作用是保护狮群的领土——以它的汗腺和领头母狮的尿液作标识的——以及保证狮群繁衍子孙后代。

偶尔地，流浪的雄狮和母狮会结合起来形成新的狮群，但它们得自己打出一条路来，那是很危险的。

而艾拉不是个母狮子，而是个人。人类双亲不仅保护其后代，还为他们提供食物。这只被艾拉称之为贝贝的幼狮因而得到了与其它幼狮不同的待遇。它不用与和它一样大的狮子抢剩肉，也不必担心会受到大狮子的攻击。艾拉为它提供了食物，她为它猎食。尽管她给了它一份食物，她也改变已养成的习惯，只要它需要，她就把手伸给它吮，她还常常把它带上床，并且给它起了一个"贝贝"的名字。

它特别爱干净，总是到洞外去拉屎撒尿，只有刚开始那几天它还不能动的时候除外。即使是那时，当它把自己弄得脏兮兮时，它就会作出厌恶的表情来，以致于艾拉忍不住笑了。那还不是唯一使她发笑的时刻，贝贝的滑稽动作总能引起开怀大笑的。它喜欢悄悄地走近她——如果她假装看不见，它就更高兴了——然后把爪子放在她的后背上，想吓她

一跳，但结果却是她把它吓了一跳。她会在最后的一刻转过身去，把它抓住。

部族里的孩子总是娇生惯养的，偶而受罚只不过是他们想要获得注意的一种方式。在他们稍稍长大一点后，孩子们就开始拒绝被当成孩子，并且一再地模仿大人们的一举一动。如果得到赞许的话，他们就会一直继续下去。

艾拉以同样的方式娇惯着小幼狮，尤其是开始时，但是随着它的渐渐长大，它的游戏有时会引起她的痛苦。当它在玩闹中把她划伤，或是扑倒时，她通常的反应是停止嬉闹，并做出"停"的手势。小幼狮能看懂她的表情。如果拒绝玩棍子和绳子的拔河游戏时，它就会做出各种动作来逗她笑，不然它就想吮她的手指头。

它能对她"停"的手势做出相应的反应。艾拉以她对动作和手势的敏感，开始注意幼狮的行为，并开始在它行动的中间使用"停"的信号，对于不能相互沟通的双方来说，这种训练可不容易，但它学得很快。根据她的手势，它会停住走动，或停止游戏性的跳跃。当她强制性地发出"停"的手势时，它往往需要吮她的手指以求安慰，仿佛它知道自己做了惹她不高兴的事。

另一方面，她对它的情绪也很敏感，所以她没有给它栓起来。它与马及艾拉一样可以自由走动。她从没想过把和她在一起生活的伙伴关起来或捡起来。它们是她的部落中的一员，和她共同生活的生灵，在她孤寂的世界中，它们是她仅有的朋友。

很快她就把部族的人对于她和动物住在一起会感到奇怪这件事忘掉了，但让她奇怪的是马和狮子之间的关系。它们是天敌，一个是食肉动物，一个是食草动物。如果在发现受伤的小狮子时想到这点，她就不会把它带回到她与马共同生活的洞穴中来了。连她也没想到它们会在一起相安无事的。

开始时，威尼只是在容忍着小狮的存在，但是一旦和它接近，就难以离开它了。当它看到艾拉拽住皮绳的一端，而小狮子用牙咬住另一端摇头晃脑地叫着时，那匹马天生的好奇心就占了上风。它得瞧瞧到底发生什么事了。闻了闻皮子后，它也经常用牙叼住绳子，这样一来，就成了三方拉绳了。艾拉走后，就成了马和狮子之间的游戏了。渐渐地，幼狮养成了拖皮子的习惯，将皮绳拖在二条前腿间的身体下方，就像以后拖猎物那样，来逗马和它玩。威尼常常欣然接受它的邀请。没有别的狮子和它玩这样的游戏，小幼狮只好和身边的生灵玩了。

另一个游戏——威尼不太喜欢, 可小狮子却乐此不疲, ——是抓尾巴的游戏。尤其是抓威尼的尾巴。小幼狮悄悄地跟着它。看着它的尾巴摇来荡去, 像是对自己招手, 于是就偷偷地潜过去, 一边不由自主地因兴奋而发抖。最后, 它猛一下扑上去, 兴高采烈地咬下一嘴的毛。有时, 艾拉知道威尼在和狮子玩, 威尼知道它的尾巴是一种强烈欲望的目标, 但也假装没注意到这一点。小马也挺爱玩的。以前它只是没有玩伴。艾拉可不会发明游戏, 她也没学过。

但是不久, 当威尼玩腻了时, 它就转而为带尾巴的进攻者。它把小狮子叼上它的后背。尽管它比较宽容, 但它不愿放弃自己的统治权。小东西会长成一个大狮子, 但它现在还是个小东西。如果艾拉是它的妈妈, 那威尼就是它的保姆。随着游戏的展开, 从容忍到爱护这一转换的原因却是一件特殊的事由: 小狮子喜欢粪便。

食肉动物的排泄物没意思, 它只喜欢食草动物的粪便。当它还在平原上时, 它一见到粪就会在上面打滚。和别的游戏一样, 这也是为将来的狩猎作准备的。动物的粪便可以盖住狮子的气味，它发现粪便时的样子也让艾拉觉得忍俊不禁, 猛犸的粪最理想。它会把那些像大球的东西抱起来。弄碎, 然后在上面躺着。

但什么粪便都比不上威尼的。当它第一次看到那些艾拉用以烧火的干粪时, 就呆不住了, 它把它们弄了出来, 在上面打滚, 在上面玩。威尼回来后, 在它身上闻到了自己的气味。威尼似乎觉得那些味道把它变成了自己的一部分。从那时起, 威尼就完全抛却了紧张, 而把自己看成了它的照料者。立指引着它, 保护着它, 即使有时它的反应令威尼迷惑不解, 可那也丝毫没有减少威尼对它的关心。

那个夏天, 是艾拉离开部族后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威尼已成为一个伴侣, 更甚于朋友；在那些漫长孤独的冬日里, 如果没有威尼, 艾拉不知道她会怎样。但是小狮子的到来则带来了新的一页。它带来了欢笑。在可爱的小狮子和自充为保护者的母马之间, 总有一些可笑的事发生。

仲夏的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她在草地上, 看着狮子和马在玩一个新游戏。它们在绕着一个大圈互相追赶着。开始, 小狮子跑得较慢, 让威尼追上它, 后来便使劲跑起来, 威尼又慢了下来, 直到小狮子跑过大半圈快追上来时, 它又向前窜去。这回狮子又调整了速度, 等着威尼追上来。艾拉觉得这是她所见到的最有趣的一幕, 她大笑起来, 直到一棵树倒下来碰到她的肚子。

笑声渐渐消失了, 不知为什么, 她有点不自在起来。有东西逗她发笑时, 她发出的是什么声音啊?她干嘛发出这样的声音?虽然并没人提醒

她那样笑不合适,为什么不合适呢?除了她儿子外,她记不得部族里的人是否微笑或大笑过。但是他们能明白幽默、有趣的故事可以带来赞同的点头和快乐的眼神。部落里的人也做一些和她的笑类似的鬼脸,她回忆起来了。但那是用来传达恐惧或敌意的,而不是她感到的开心。

但是如果笑声使她感觉很好,并且又是自然而然发出来的,那有什么错呢?像她一样的同部落人也笑吗?同部落人,她的开心一下子消失殆尽。她不愿意想到其他的人,这使她想起她已经停止了寻找他们,并给她一种百感交集的感觉。伊扎告诉过她去找他们,自己一个人生活太危险了。如果她生了病,或遇到意外,谁来帮她呢

可她在河谷里和她的两个动物在一起也挺快活的。当她失态地跑起来时,威尼和贝贝都没有不满地看着她。它们从没告诉她别笑,别哭,什么是可以猎杀的,什么时间,用什么武器等等。她可以自己选择,这使她觉得很自由。她也不必考虑什么时候储存食物和燃料,什么时候盖房子,尽管她大部分时间都忙着干活,可这也限制不了她的自由。而恰恰相反,她有一种自己可以照顾自己的自信。

随着时间的流逝,尤其是贝贝来了以后,她想人的痛苦减轻了。空虚,与人交流的需要是一种长期的痛苦,因而现在已习以为常了。痛苦的减轻就是一种快乐,那两个动物填补了她的空虚,除了她和威尼照料贝贝的时间外,她总是爱回忆她小时候和伊扎、克莱伯玩闹的情景。而晚上当她把小狮哄上床,那小东西用头拱着她,用前爪抓着她的样子,又几乎使她觉得它就是杜尔克。

她不愿意离开这里,去寻找那些陌生的其他人,以及那些未知的习俗和规矩;那些可能从她那夺走笑声的人。也许他们不会的,她对自己说。我不会再和不让我笑的人生活在一起了。

两个动物玩够了游戏,威尼在吃草,贝贝在旁边歇着,把舌头从嘴里伸出来喘着气,艾拉吹了声口哨,威尼走了过来,后面跟着狮子。

我得打猎去了,威尼,"她示意着。"那狮子吃得那么多,它正在不断地长大。

小狮子伤一好,就总是跟着艾拉或威尼。在狮群中小幼狮从不会单独呆着,部落里的婴儿也不会一人呆着,所以它的行为很正常。但是却带来一个问题。后面跟着一个狮子让她怎么打猎?但威尼的保护本能显现出来时,这个问题就自行解决了。狮子小时候,总是由妈妈和一个年轻的雌狮带养的,小母狮在大母狮打猎时照料小幼狮。所以贝贝就把威尼当成小母狮了。艾拉知道,鬣狗或类似的动物不敢对有威尼保护的贝

贝怎么样,但这却意味着她又得步行打猎了。然而,在平原上住所附近徒步狩猎却给了她一个前所未料的机会。

她得避过那群在河谷东边游来荡去的狮子。但是当她首次看到有几个狮子在松树荫下歇息时,她决定利用这个机会了解一下这些体现了她的图腾的生灵们。

这可是一件难事,尽管她是个猎人,可她也会轻易地成为猎物,但她以前也观察过食肉动物,知道如何隐蔽自己。狮子知道她在旁边观看着,但几次之后,它们就决定不管她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危险解除了,它们可能随时把注意力转向她,也许什么原因也没有,只是由于一时的冲动。但是她对它们观察的时间越长,就越觉得它们有吸引力。

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休息或睡觉,但猎捕时,它们却异常的灵巧、机智。成群结队的狼能杀死一只大鹿,但一只母狮子完成得更快。只有饿了时,它们才狩猎,而它们几天才吃一次东西。它们不必像她一样储存食物,它们整年都在打猎。

她注意到夏天天热时,它们就夜里出来活动。而在冬天,它们身上的毛皮增厚,颜色也变成了象牙色,以和周围融成一体,这时,它们就在白天猎食。严寒使它们不致由于猎食过程中所迸发的巨大能量而变得过热。夜晚,它们睡在洞穴里,或是岩石下,也可能是峡谷的碎石砾中,因为这些石头在白天吸收的热量在夜晚会释放出来。

经过一天的观察回到洞里。年轻的女人对作为她图腾的动物有了更新的了解。她看到母狮子们带回来一个老猛犸,它的牙特别长,都卷起来了。整群的狮子都吃到了这个猎物。她五岁时,怎样居然能从这么大的家伙口中逃生而只留下几处伤疤呢?她在想,开始明白为什么当初部落里的人感到那么好笑了。为什么狮子要选中我呢?此时她有一种奇怪的预感。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让她想起了杜尔克。

她走进河谷时,用一块石头砸中了一头野兔,这是给贝贝吃的,想到它很快就会长成一个大狮子,她突然怀疑起把它带到洞里来是否明智了。但是等到幼狮向她跑来,急切地欢迎她的归来,找她的手指吮吸,并用粗糙的舌头舔她时,她的全部疑虑就烟消云散了。

晚上她把野兔的皮剥掉,然后将兔子剁成小块给小狮子吃;她为威尼打扫了一下环境,又为它带来些新鲜的干草,然后开始为自己做晚饭。只有当一切都做完,她才有时间坐下来啜着热茶,眼睛盯着火堆,想白天发生的事。小狮子已经在离火很远的地方睡着了。她的思绪转到了促使她接纳幼狮的外在因素,她把这归结为图腾的愿望。她不知道为什么,但她知道伟大的穴狮精灵给她送来了一个儿子让她喂养。

她伸手摸了摸脖子上挂的护身符，然后，用部落里的正式语言向她的图腾说："这个女人不知道狮子的强大。现在她看到了，她对此感激不尽。也许她不知道被选中的原因，但她将永远为她能拥有婴儿和母马而感激。"她停了停，然后加上一句，"有一天，伟大的洞狮，这个女人会明白拥有幼狮的原因……如果她的图腾想要告诉她的话。

艾拉通常在夏季就开始为寒冷的冬天作准备了，由于有了幼狮，艾拉储备食物的负担更加重了。它虽是食肉动物，但现在很单纯，又处于成长期，因而需要大量的食物。用弹石带猎取小动物用的时间太多了，她需要大家伙，为她自己，也为幼狮。但是，如果那样，她就得有威尼。

当艾拉拿出马具，向威尼吹声口哨让她过来并设法让它能拖二根结实的木棍时，幼狮知道艾拉在做一件特殊的事不能打扰。已经证明爬犁是有效的工具，但艾拉还想进一步改进它，使她仍能使用筐子。她还想保持一根木棍是可调节的，以便将货物拖到山洞来。在洞口平台上晾晒肉食比较方便。

她不知道贝贝能做点啥，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和贝贝一起去打猎，不过她得试一试。当一切都就绪后，她爬上了马背，准备出发了。贝贝跟在后面，像跟在妈妈后面一样，除了几次冒险性的旅行外，河流东岸走起来就容易得多了，她从未往西去过。西边的断崖绵延好几英里，直至一陡峭的碎石斜坡，最终才是通往高地的道路。由于她无法骑在马背上走得太远，她就变得只熟悉东面，也只在东边打猎了。

她对平原上动物知道得较多，她知道它们迁移的方式，习惯路线以及过河的渡口。她仍只能在动物熟悉的路上挖陷阱，由于旁边有了幼狮，这项工作就变得不那么容易了，因为那个可爱的小东西以为年轻女人是在发明一项专为它玩耍的游戏呢！所以总是不停地打扰她。

它爬到洞中，用爪子拨弄洞边的土屑，在里面跳着，闹着，然后又伶俐地蹦了出来，她在一个旧帐篷上倾倒了一些脏东西，它就在上面打起滚来，当她把旧帐篷拖走时，它也决定以它自己的方式拖了起来。这简直又成了一场拉绳的游戏，把脏物弄得到处都是。

贝贝，你让我怎么挖坑啊，"她恼怒地说，但却带着笑声，而它以为这是对它的鼓励。"过来，拉别的东西。"她找到一块下雨时用的鹿皮。"拉这个，贝贝。"她示意着，把鹿皮拖到它面前。它高兴了。它无法抗拒拖皮子的乐趣。它是那么高兴，开始将皮子拽在两腿之间，艾拉不由地笑了。

尽管有狮子捣乱，艾拉还是把坑挖出来了，她在上面卷了层早已准备好的皮子，又洒了些土，她用丁四个木桩把皮子固定在上面，她刚一完

成, 幼狮就想检查一下, 它跳进了坑里, 但又惊又气地跳了出来, 从那以后, 就离得远远的了。

干完活后, 艾拉把威尼叫了过来, 绕了个大圈骑到野驴群的背后。她不能再猎马了, 野驴也让她不舒服。那种东西看起来太像马了, 但是野驴所处的位置正好有利于将它们赶入陷坑, 她不想错过机会。

幼狮在洞旁玩时, 她一直在想它在打猎时一定会碍手碍脚的, 但是当她们来到驴群后面时, 它马上就变得威风凛凛了, 它向野驴追去, 就跟抓威尼的尾巴一样, 好像它真能扑倒一个似的, 可实际上, 它还太小。她突然意识到它玩的游戏都是大狮子狩猎技术的翻版, 它天生就是个猎手, 它生来就懂得悄悄靠近的必要

艾拉吃惊地发现幼狮实际上是个帮手, 当驴群靠近陷阱时, 人和狮的气味使它们突然掉转方向, 她打马向前, 又喊又叫的, 想把驴群惊散。幼狮明白了她的用意, 也在后面跑了起来。狮子的吼声加剧了野驴的恐慌。它们径直朝陷坑奔去。

艾拉从马背上跳下来, 手里拿着梭镖, 用力朝一匹尖叫着想从坑里跳上来的野驴跑去, 但幼狮赶到了她的前面。它跳上驴背, 用它的小乳牙使劲地去咬驴的脖子, 它现在还不知道扼住猎物的咽喉才是狮子的绝招。现在仅仅是它的早期狩猎生涯。

如果它现在仍和狮群在一起, 它是不会被允许加入打猎的。任何企图都将遇到致命的一击。因为狮子只是短跑健将, 而它们的猎物才是长跑运动员。如果在第一轮的较量中它们没把猎物扑倒, 那么它们就会失去机会。所以它们不会让小幼狮参加这样的活动, 长成前的小狮子只能在玩耍中进行这种技术的练习。

但艾拉是人。她的速度不如猎物, 也比不上食肉动物, 因为她没有爪子和利齿。她的武器是头脑, 正是用她的智慧, 她想出了克服缺乏天生狩猎优势的办法。陷阱——跑得慢身体弱的人类用以狩猎的工具——甚至给了幼狮一个试验的机会。

当艾拉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时, 野驴因恐惧而睁大了双眼, 它背上面的幼狮正试图用小乳牙把它咬死呢。艾拉给了它一梭镖, 野驴倒下去了。幼狮已把驴皮咬破了, 当野驴真的连一下也动不了时, 幼狮才放开咬着的牙齿。当幼狮在驴背上立起来, 充满骄傲和自信地大叫着时, 艾拉露出了母亲般的微笑, 那笑声里充满骄傲和鼓励。

艾拉也跳到了坑里, 用肘把狮子推到一旁。″动一下, 贝贝, 我得把绳子系在它的脖子上好让威尼把它拉出去。

在威尼倾着身子,准备把脖子上套着绳子的驴子拉出陷坑时,幼狮就有点按捺不住了。而当驴被拉到地面上时,它跳到了驴背上,然后又跳下来。它不知道该做什么好。狩猎的狮子通常是第一个吃肉的,而幼狮没有杀死野驴,按着常规,它应是最后吃肉的一个。

艾拉开始给野驴剖腹,从肛门一直切到喉咙。狮子通常也是这样把猎物咬开的,它们先得把里面的东西掏出去。幼狮在旁边贪馋地看着,艾拉先把下面的部分切开,然后把驴的四腿叉开,开始切别的部分。

幼狮再也等不得了。它冲过去盯着驴子打开的肚子,然后开始用爪子抓里面鲜血淋漓的东西,它尖尖的切齿不断地把驴肚里面的东西撕开,最后,它用爪子把它们拖了出来。

艾拉切完了驴,转过身来,不觉放声大笑起来,她笑得全身颤抖,直到眼里流出了泪。狮子正抓着一股肠子,当它向后退去时,却意外地没有遇到阻力,肠子不断地被拉出来,狮子也急切地往外拉着,直到长达几英尺的内脏全被拉出来。它那吃惊的样子真是令人忍俊不禁,以至艾拉根本无法控制自己。她笑弯了腰躺倒在地上,侧着身子,想恢复常态。

不知道艾拉在地上干什么,小幼狮丢下肠子赶快跑了过来视察一番,看到它向自己跑来,艾拉高兴地搂过它的脑袋,脸贴着它的茸毛。然后她在耳后摸了摸,又抚摸着它那沾着血的下颊,而它则一边舔着她的手,一边往她怀里拱,它找到了她的两根手指,吮了起来,一边在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呜咽声。

我不知道是什么使你来到这儿的,贝贝,艾拉想,有了你,我真高兴。

到了秋天,幼狮长得比狼还大了,它胖乎乎的样子已经变得结实有力了。但从整个体形来说,它仍是个小狮子,玩起来时,它偶尔也把艾拉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她从未打过它,它还是个孩子呢。她只是做一些"停"的手势,然后把它推开说,"够了,你也太粗鲁了!"就走开了。

那个后悔万分的小狮子会做出一些顺从的姿势来,就像狮群中的狮子对强壮的狮子做出的一样。它无论如何抗拒不了这些,得到她的原谅后,开心的小狮子那粗暴方式就会收敛许多。在跳起来前,它会把爪子缩回,它只轻轻地在她的肩上推着,然后用前腿把她搂住。它从来也没有把她扑倒过。她也就回拥着它,尽管把她的肩或臂放在嘴里叼着时,它的牙是赤裸着的,但它很温柔.从未咬过她的皮肤,那样子就跟对待一个雌狮子似的。

她接受了它爱慕的表示，并对此做出了回报，但是在狮子家族中，在第一次狩猎和成年之前，儿子要服从母亲的。艾拉也只能这样。幼狮把她当成了妈妈。很自然地她也应该统治它。

女人和母马是它的家族，她们是它的全部所有。和艾拉去平原上时，它也遇到过其他的狮子，但它的好奇心被毫不留情地打了回来，它鼻子上的伤疤可以证明这一点。经过那次使幼狮鼻破血流的混战后，带着幼狮的时候，艾拉总是回避其他狮子，但是当她一个人外出时，她仍然观察着狮群。

她把野狮群的小幼狮们和她的贝贝进行比较。她得出的一个观察结论是它长得比它的同龄狮要大。和那些狮子不一样，它从未尝过挨饿的滋味，也没有面对过由于饥饿而带来的死亡威胁，有艾拉对它的关心照料，它自然是可劲地长了。跟拥有一个健康婴儿的部落妇女一样，看到贝贝和别的幼狮相比又大又漂亮，艾拉感到说不出的骄傲。

她观察到她的贝贝还有一个占先的方面，她的贝贝是个早熟的猎手。自从那次加入追逐野驴的狩猎后，它就跟艾拉形影不离了。现在它是真的上猎场捕捉动物了，而并不是只和别的幼狮玩玩而已。母狮子会强制性地限制它参加这样的活动，而艾拉却鼓励它，事实上还欢迎它的帮助。它天生的狩猎方法和艾拉配合得很好，现在她们已组成一个打猎队了。

只有一次，它提前发起攻击，把一群野驴从陷坑前惊散了。艾拉做出了生气的表情，它马上就知道它已犯了个大错误。下一次，它就在旁边仔细地观察着她，控制着自己冲上去的欲望，一直到她先冲了出去。尽管在她到达之前，它还没有咬死过陷坑中的一只动物，可艾拉知道那个日子不会远了。

它发现和艾拉打猎不过是小游戏一桩，而她的弹石弹才是真正的有意思呢。如果艾拉搜寻的是它不感兴趣的东西，它就会在一边追逐任何能动的东西——如果它不睡觉的话。但当艾拉捕捉猎物时，它马上就一动不动地在旁边等着，看着艾拉拿出弹石弹和石块。等到她掷完了石块，它才离开。她常常发现它把猎物拖回来，但有时看到它正咬着猎物的喉咙。她不知道是她的石块打中了猎物，还是它咬断了猎物的气管，后来经过观察，她发现比它小的动物都是它自己咬死的。

幼狮一直在玩艾拉给它的肉块，后来觉得没劲儿，就去睡觉了。

在听到艾拉从洞顶的陡坡爬到草原上时，它醒了过来，感到有点饿。

威尼也不在周围。小狮子独自在外无人看管简直就是给鬣狗和其他捕食者准备好了盛餐。它早就知道这个教训。它向艾拉追过去，比她提前到达了坡上，然后在她身旁慢慢地走着。它比她先发现了个大仓鼠，便停了下来，仓鼠也看见了她们，在艾拉拿上石块之前，就开始逃跑。这一回艾拉也拿不准是否打中仓鼠了。说时迟，那时快，幼狮也立即窜了出去。当艾拉赶过去时，她看到幼狮正把嘴埋在血淋淋的一堆里，她想知道是谁杀死了猎物。她把幼狮推到一边，想看看能不能找到石块击中的印迹。幼狮抗拒了一下，但在她严厉的注视下，乖乖地走开了。她给过它充足的食物，所以它知道她会不断为它提供的。甚至在检查过仓鼠之后，她还是搞不清楚它怎么死的，但她把仓鼠还给了幼狮，作为奖励。自己撕咬着猎物吃，这对幼狮来说，充满着一种成就感。

她能肯定是它咬死的第一只动物是个野兔。这也是仅有的几次她的石头没打中目标。她知道她打得不好，石头只抛了几英尺远，但是投石这一动作已使幼狮明白应立即追击。她看到它把兔子的肠子咬了出来。

真棒，贝贝！"她表扬着它，一边用手打着手势，部族里的男孩子打到第一只猎物时，也会受到赞扬的。狮子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但明白自己讨了她的欢心。她的笑容、态度和姿势都说明了她的感情。虽然它还小，但它已能满足自己捕食的本能需要，并且它还从年轻女人那里获得了赞许。自己干得不错，它知道这一点。

冬天的第一股冷风带来了低温，溪水岸边也有了冰渣，给艾拉带来了忧虑。她为她自己储备了大量的蔬菜和肉食，也给幼狮准备了额外的干肉。但她知道那些食物不够幼狮一个冬天吃的。她为威尼准备了谷物和干草，但这些对马来说可是奢侈品了。马在冬天是不吃草的，尽管从雪下得很大到雪化那一段时间里它们会很饿，不是所有的马都能度过冬天的。

食肉动物冬天也不吃东西，但也是优胜劣汰的。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的数量周期性地增减，但总的来说是平衡的。如果有一年食草动物少了，那么就会有更多的食肉动物挨饿。冬天对于所有动物来说都是严酷的。

随着冬天的到来，艾拉的担忧越发加剧了，地面冻得硬梆梆的，她猎不到大动物了。她的方法是挖陷坑。多数小动物都冬眠，再不就是靠存在窝里的食物过活，这样，想找到它们就特别困难，尤其是人类没有分辨气味的能力。她怀疑是否能猎到足够的动物来喂那只正在生长期的幼狮。

冬天刚刚开始的那段时间里，天冷得能把肉冻住，艾拉就尽可能地多猎杀大动物，然后把它们放在石窖里存起来。但是由于她对动物冬天的活动规律不是很熟悉，所以她的努力并不如她所希望的那样有效果。尽管忧虑有时使她彻夜难眠，可她从来没对收留幼狮后悔过。有了幼狮和母马，艾拉很少感到漫长冬天所带来的寂寞。相反，她的洞里常常充满着笑声。

每当她走出去揭开一个新石窑时，幼狮总是想在她前面冲向那些冰冻的动物。

走开，贝贝！″她向它笑着，幼狮把硬梆梆的动物拖到洞里。好像它知道穴狮以前也是这么干的。它总是把洞后的一个小凹地当成它自己的地盘，把冻肉带到那里大吃大嚼。它喜欢先把冻肉咬下一块，然后有滋有味地嚼着。等到冻肉全部化开，艾拉才为自己砍下一小块来。

窖里的肉越来越少，艾拉不由地开始观察起气候来了。当一个干冷、清新的黎明来临时，她决定出去打猎——至少要试一下。她心里并没有具体的方案，甚至都懒得思索一下。她只是希望出去时会突然的福至心灵，或至少出去看一眼会给她打开些新思路，她得做点什么了，她不想等着储存的食物全被吃光。

她一把威尼的马具拿出来，幼狮就知道他们是要打猎去了，它兴奋地在洞里跑进跑出，跳来跳去。对此场面，威尼也颇感兴奋，它不觉地摇头摆尾嘶声叫着。当她们来到寒冷的阳光灿烂的平原上时，艾拉的紧张和忧虑一下子全没了，剩下的只是行动的希望和兴奋了。

平原上覆盖着薄薄的一层新雪，空气冷得似乎噼啪作响，除了光亮外，好像太阳根本就不存在一样。她们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威尼的嘴边还结起了一缕一缕的冰晶。身上穿着狩猎得来的皮衣、皮帽，艾拉心里充满了兴奋之感。

她向下瞥了一眼那位穿着皮毛大氅，仪表堂堂的随从，吃惊地发现它身体几乎和威尼一样长了，并已长得有一匹小马那么高了。身上已开始出现红色的鬃毛，艾拉很奇怪她以前怎么没有注意到这些。突然，幼狮现出警觉的样子，全身绷得紧紧的，尾巴在身后直直地翘了起来。

艾拉不习惯冬天在平原上跟踪动物，但即便在马背上，她也能看到雪地上一排排的狼迹，这些足迹又深又清晰，风和太阳还未对它们产生影响，显然是刚刚留下的。幼狮向前冲去，它们已经不远了。艾拉催促着威尼赶了上去，到了近前，她看到狼群正在包围一只落群的老羚羊。

幼狮也看到了这些，它控制不住自己的兴奋，向前冲了过去，惊散了羊群，扰乱了狼群的进攻。狼群惊慌失措的样子让艾拉感到可笑，但她

不想鼓励狮子。它有点兴奋过度了,她想,我们已那么长时间没打猎了。

受惊的羊群拼命向平原上奔去。狼群重新聚集起来,不紧不慢地跟在羊的后面,它们不想在再次赶上羊群之前把自己累垮,艾拉定了定神,严厉地瞪着幼狮。它跑回她身边,但仍是兴奋得忘了后悔。跟着狼群时,艾拉脑子中开始冒出一个新念头。她拿不准用弹石带是否能杀死一只羚羊,但她知道她能打死一只狼,她不喜欢狼肉的味道,但如果幼狮饿得不行了,它会吃的,就是为它才出来打猎的嘛。

狼群加快了步伐。老羚羊又落在了羊群的后面，它累得跟不上了。艾拉向前倾了倾身子,威尼也加快了速度。提防着被羊角羊蹄伤着,狼群小心翼翼地向老羊围过去。艾拉也向前渐渐地靠近，她把手伸到衣里摸石头,她选中了一只狼。等到威尼又向前更靠近狼群时,她投出了一块石头,然后又以极快的速度投出了第二块。

她投得很准,狼倒下了,她先是以为产生的一片混乱是她杀狼的结果。接着她就看到了真正的原因。幼狮把她的投石看成了是追踪的信号,但是它对狼并不感兴趣,尤其是当它看到那些美味的羚羊时。狼群把目标转向了威尼,以及它背上那手拿弹石带的女人和那个想要进攻的幼狮。

幼狮现在还不是个猎手,它的进攻缺少成年狮子的力量和策略。艾拉用了好一会儿时间才明白目前的局势。不,贝贝!你找错对象了,她想。但她很快又否定了自己。当然,它选对了目标,幼狮正在拼命地咬住羚羊不放,而那些羚羊则因极度的惊吓而力量剧增。

艾拉从马鞍后抓起一支梭镖。在她的催促下,威尼也加快了追击的脚步。羚羊的爆发力持续得很短。那只老羚羊的脚步慢了下来。马与羊间的距离很快就缩短了。当她们最终追上那只老羚羊时,艾拉举起梭镖大叫一声,接着掷了出去。

她调转马头,向回走,发现幼狮正站在老羚羊的旁边。得意地宣告着它的英勇善战。尽管它还缺少成年狮子吼声中那种雷霆万钧之力,但它那胜利的咆哮也显示了它的强大潜力。连威尼都被它的叫声吓着了。

艾拉从马背上溜下来。安慰般地拍了拍它的脖子。"没关系,威尼。它还是个孩子呢

丝毫没有考虑到狮子会反抗或给她带来重伤,艾拉把它推开去,她要在将羚羊带回去前将它的内脏掏出来,幼狮驯服地让开了。

她决定去找一只狼，然后把它的皮剥下来，狼皮特别保暖。在回去的路上，艾拉惊奇地发现幼狮在拖着羚羊，后来她明白了它是想把羊一直拖回家去。那只羊已成年了，而幼狮却还没有。这使得她更加欣赏它的气力了，而且它的力量还在增长。但是如果它真的把羊拖回家去的话，羊皮就完了，羚羊虽然分布得很广泛，小山和平原都有，但它们的数量并不多。她以前一只也没猎到过，所以它对她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羚羊是伊扎的图腾，艾拉想把皮留着。

她做了个"停"的手势，幼狮稍稍犹豫了一下，然后放开了它的猎物。但在回去的路上，它却寸步不离爬犁，仿佛在护卫着它的猎物。当艾拉把羊皮和羊角弄下来时，它则在旁边津津有味地注视着。艾拉把羊躯体扔给它，它则把羊拖到远远的角落里。大嚼一顿之后，它仍保持着警戒，最后，它就在剩肉的旁边睡着了。

艾拉感到很好玩，她知道它是在保卫它的猎物。它似乎觉得那只畜生有点不一般。艾拉也是的，但是为了别的一些理由。她现在仍然兴奋不已。速度、追击、以及打猎本身都够刺激的，但更重要的是，她找到了一个新的打猎方法，有威尼和幼狮的帮助，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她都可以打猎了，她感到特别强大，因而心里也充满感激，她又能为幼狮提供食物了。

接着，她不由自主地瞧了瞧威尼，马正躺在那里，虽然与一头狮子近在咫尺，仍坦然安卧。当艾拉走近时，它抬起头来。艾拉大步向马走去，突然地想亲近它，便在它身边躺了下来，威尼轻轻吹了口气，心满意足地看着身边的女人。

再也不用辛辛苦苦地挖陷坑了，和威尼与幼狮在一起打猎就像是做游戏，就像是在进行运动。自从刚开始学会用弹石带，艾拉就爱上了打猎。每掌握一项新的技术——跟踪、一次投两块石头、挖陷坑和用梭镖——都能给她带来一种额外的满足，但是那些都比不上和威尼及幼狮一起打猎，它俩也似乎和她一样喜欢打猎。每次当艾拉作准备时，威尼就会摇头晃脑地跺着脚，并且还支楞着耳朵，翘着尾巴。而幼狮则在洞里跑进跑出，提前低低地吼叫着。

她们三个常常天一亮就出发。如果能早些看到猎物，她们通常在午前赶回家。它们常用的手段是跟踪一个看中的猎物，直到处于一个有利位置。然后艾拉开始以投石作信号，而迫不及待的幼狮则立即冲将出去，同时，受到艾拉催促的威尼紧随其后。幼狮冲到猎物跟前口爪并用，如果它没能把猎物咬死，艾拉马上会赶过来，补上一梭镖。

开始的时候,她们并不总是旗开得胜的。有时选中的猎物逃得太快,或者是幼狮行动迟缓了,未能给予致命的一扑。至于艾拉,在奔跑的马背上学会使用沉重的梭镖也需要时间。经常地她没有击中,或者击得不深,也有的时候是威尼靠得不够近。但即使是她们没有击中目标,那也是令人兴奋的运动,她们也还会再试一次的。

经过练习,她们都进步了。她们开始明白彼此的需要和能力,她们形成了一个颇为协调的打猎队,以致于当幼狮第二次独立咬死一头猎物时,被误认为是打猎队集体努力的结果。

骑着快马向前奔时,艾拉看到前面的鹿在踉踉跄跄地跑着,等她赶到时,鹿已经倒下了。威尼冲过头后放慢了脚步,艾拉跳下了马背向回跑了几步,她举起了梭镖,准备作最后的一击,可她发现幼狮已经把一切都做完了。

这件事给她的感触颇深,幼狮尽管还小,但已是个猎狮了!在部落里,这就标志着它已成年了。就像她在成为一个女人之前就被称作狩猎女人一样,幼狮在成熟前进入了成年。应为它举行个成年仪式,她想。但是什么样的仪式才对它有意义呢,她笑了起来。

她将鹿从爬犁上拿下来,把草垫和木棍放在马具上。这是贝贝的战利品,它有权利处理。一开始,幼狮没有明白。它在艾拉和鹿之间走来走去,后来艾拉走开后,它才用嘴叼着鹿的脖子,把它一路拖回了家里。

幼狮独立咬死猎物后,她没有立即发现情况已起了变化,她们仍然一起打猎。但是,渐渐地,威尼的奔跑只成了一种运动,而文拉的梭镖则根本就没用了。如果她需要肉,她就先割一点,如果需要皮,她就剥下来。尽管在野外,狮群里的雄狮总是先吃,多吃为快,但贝贝仍很年轻。它还从未挨过饿,尽管它的个子长大了,它仍然服从于艾拉的统治。

但是快到春天时,贝贝开始离开洞自己寻食了。它出去的时间不长,但却很频繁。有一次回来时,耳朵上沾满了血。她猜它遇到了别的狮子,这使得她意识到她并非一切,光有她是不够的,它开始找自己的同类了。她把它的耳朵擦干净,那一天它一直都紧紧地跟着她,以致于妨碍了她干活。晚上,它爬上她的床,找到她的两根指头吮了起来。

它就要离开了,她想,它想要一个自己的狮群,想要母狮子为它打猎,想要有自己的孩子来统治。它需要自己的同类。伊扎出现在她的脑子里。你还年轻,需要自己的男人,需要和你一样的人。找你自己的人去吧;找你自己的配偶去吧,她曾这样说过。马上就是春天了,我也要走了,但不是现在,贝贝要长大了,长成一个大狮子了。它已在个头上超过了其它的同龄狮子,但它还没真正长大,它现在还不能单独生存下去。

大雪过后,春天就临近了。洪水把她们都限制住了,尤其是威尼。艾拉可以爬到平原上去,幼狮可以轻而易举地跳上去,但那坡度对威尼来说太陡了。洪水最后退了下去,河滩与骨头堆又有了新轮廓,威尼也能再回到草地上了。但它特别的烦躁。

当幼狮因挨了威尼一蹄而痛得大叫时,艾拉注意到一些不寻常的东西。她特别吃惊。威尼从未对幼狮不耐烦过;咬它一下离它远点就可以了,当然不致于踢了它。她想这种不正常的行为大概是长期没有活动的结果,但是自从贝贝长大后,它就很少去威尼的领地,艾拉很奇怪什么促使它又去了那里。她走过去看了一下,闻到了一种她整个上午都隐隐约约闻到的气味。威尼耷拉着脑袋站着,后腿叉得很开,尾巴翘到了左边。肿着的阴道在一上一下地跳动着。它看看艾拉,叫了起来。

艾拉的情绪很快就变到了另一个极端,首先她松了一口气,原来是你的问题。艾拉知道动物有发情期。有些动物的交配次数很频繁,但对于食草动物来说,一年一度是很正常的。现在正是雄性动物求偶的季节,也是雄雌交合的时机,即使那些通常雄雌分开猎食或不生活在同一群中的动物也是如此。

交配季节是动物行为的一个神秘领域,艾拉始终对此感到迷惑不解,比如说鹿,每年这时候它们的角就会脱掉,然后长出一个更大的新角来。

她小时候常常就这些事情发问,而让克莱伯怪她问题太多。他也不知道动物为什么交配,尽管有一次他自告奋勇地说是雄性动物想显示它们对雌性动钩的支配权,不然,就是像人一样,是想满足它们的需要罢了。

前一个春天威尼已经经过一个交配期了,但在那会儿,尽管听到了平原上公马的走动声,威尼并没有去找它。这次年轻母马的需要似乎特别强烈。艾拉还没见过它像现在这样肿过这样叫过呢。在艾拉的轻抚和拥抱下,威尼变得温顺了,接着它垂下头,又叫了起来。

突然,艾拉感到肚子一阵绞痛,她靠在了马身上,就像威尼不高兴或害怕时靠在她身上一样。威尼也要离开她了,这可是始料不及的,艾拉还没有时间对此作好准备,尽管她早应该作准备。她一直在思索着幼狮的未来,以及她自己的。现在,威尼的交配期来了。它需要一匹公马作配偶。

极不情愿地,艾拉走出洞口,并示意威尼跟上来。当她们到达河滩下面的岩石时,艾拉向上爬去,贝贝也跟着她们往上爬,但艾拉用手势阻止了它。她现在不想让幼狮跟着她。她不是去打猎,可幼狮不知道这一

点。它又跟了上来，在艾拉严厉的注视下，它不得不呆在后面看着她们走开。

平原上的这个时间又冷又热的。正午的太阳在淡蓝的天空中发着晕光；而蓝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好像失去了色彩。因融雪而形成的雾气给万物罩上了一层朦胧的面纱，因而也使得眼前的一切变得柔和起来。远方的景物变得模糊不清，因而给人一种近在咫尺的亲近感觉。远处的物体似乎只有几步之遥，但却永不可及。

艾拉并没有给马指路，她让威尼带着她信步走着，但在有意识地记着路标和方向。她不关心到哪儿去，也并不知道眼泪给潮湿的空气增加了些盐分。她松松垮垮地坐在马上，随着身体的颠簸，思绪一下子走得好远好远。她想起了她第一次看见河谷，看到马群的样子。她想到了她是如何决定留下来，如何开始狩猎。她还记得她把威尼领到山洞里火堆旁的情景，她应该知道一切都不会长久的，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就和她自己一样，威尼总有一天要找自己同类去的。

马步的变化打断了她的沉思，威尼找到了它所求的，前边出现了一小群马。

太阳融化了山坡上的雪，地面露出了绿色的苗苗。吃够了去年的干草，想换换口味的野马们正低头啃着新长出的嫩草；看到有马在抬头看自己，威尼停下了脚步。艾拉听到了公马的嘶叫声，它站在一个小土丘上。这是一匹枣红色的马，鬃毛和尾巴是黑色的，腿很短。艾拉从未见过颜色这么深的马。大多数马都是深黄、米黄，或像威尼一样，是浅黄色的。

公马大叫了一声，抬起头，然后卷起了上唇。它向艾拉她们奔了过来，然后在不远处停下来，用蹄子踢着地面。它的脖子弓着，尾巴翘着，样子十分伟岸。

威尼回叫着，艾拉跳下了马背。她拥抱了一下威尼，然后往回走去。威尼转过头看着那个从小把它养大的女人。

找它去吧，威尼，″她说，″你已找到了伴侣，去吧。

威尼点点头，低低地叫了一声，然后面对着公马。那匹公马向威尼靠过来，低下头咬着它的后腿，把威尼向它的马群赶去，似乎威尼是个难对付的顽童似的。艾拉看着它走了，自己却久久不能离开。当公马骑上威尼时，艾拉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勃劳德以及可怕的疼痛。后来，虽然只是有些不舒服，但当勃劳德骑上她时，她总是特别痛恨，而当他最终厌倦了时，她总是特别高兴。

除了嘶叫外,威尼并没有拒绝公马的企图,在一旁观看的艾拉感到她身里有一种奇怪的骚动,她自己也解释不清那是什么感觉。她不能把眼睛从公马身上移开来。此刻,它正把前腿放在威尼的后部,抽动着,大叫着。她感到两腿之间一阵湿润,并感到某个部位在随着公马的抽动而有节奏地跳动,她发出了一声不可理解的呻吟。她呼吸急促起来，她觉得她的心脏砰砰地跳个不停,并因渴望某种她不能描述的东西而疼痛。

后来,当威尼心甘情愿地跟着公马离开,没有回头看一眼时,艾拉感到了一种极度的空虚,以致她觉得她都受不住了。她意识到她在山谷里为自己筑起的世界是多么的脆弱,她的幸福是多么的转瞬即逝,而她的生存环境是多么的不稳定。她猛地转过身向河谷跑去。她直跑得喉咙像要裂开,两肋痛不可当。她拼命地跑,像在希求着什么,好像快跑可以把痛心和孤寂丢在后边一样。

她在山坡上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人整个地摔在地上,顺着山坡滚了下来。一直滚到坡下的草地上才停了下来。像要窒息了一般,她拼命地大口喘着气。她就那样呆着,气顺了之后也没动一下。她不想动,她不想尝试,不想斗争,也不想活了。有什么用呢?她是被诅咒过的,不是吗

我为什么不死呢?就像人们诅咒的那样?为什么我要失掉我喜欢的所有东西呢?她感到了一阵温暖的呼吸,脸上的泪水也被粗糙的舌头舔干了。她睁开眼睛,看到一头庞大的狮子。

噢,贝贝!"她喊着,向它伸过手去,它爬到她身边,放起利爪,把前腿放在她身上。她滚过去,拥抱着它毛乎乎的脖子,把脸埋在它闪亮的鬃毛里。

当她最终振作起来,想要起身时,才感到了这一跤的后果。手擦破了,肩和膝也蹭掉了皮,臀和小腿摔得又红又肿,右脸也火辣辣地疼。她一瘸一拐地走回洞里。处理伤口时,她忍不住地想,如果我摔伤了骨头怎么办?没有人管,那可比死还要惨。

我没有摔断骨头。如果我的图腾想让我活下去，或许有他的理由。或许狮魂把贝贝送给我是因为它知道威尼有一天要离开我。

贝贝也会走的。它很快就会想要一个伴侣的。即使它不是在正规的狮群中长大的,它也会找到一个伴儿的,它长得这么大,足可以护住一个大地盘的。它还是个好猎手,它找狮群或母狮时是不会挨饿的。

艾拉苦笑了起来。你会觉得我是一个部族里的母亲,此刻正为自己的儿子成长为一个高大勇敢的猎手而操心呢。毕竟它不是我儿子。它

只是一个狮子，一个普通的狮子罢了。……不，它不是普通狮子，它已和有些成年狮子一边大了，它是个早熟的猎手。但它将要离我而去。

杜尔克现在一定长大了。尤拉也会长大的，当尤拉留下来成为杜尔克的妻子，和布仑部落的人生活在一起时，奥达会伤心的。不，现在是勃劳德的部落了。下一个部落集会将在什么时候

她把手伸到床后拿出一捆有标记的木棍子。她每晚都做一个记号。这是一个习惯，一个仪式。她把棍子散在地上，想数一下从发现河谷到现在有多少日子了。她把手放到棍子上，可是上面的刻度太多了，数不清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她特别想把所有的刻痕都加起来，那样她就知道在这儿到底呆多久了。可是她不知怎样才能办得到，这太令人沮丧了。后来她觉得她并不需要这些木棍，数一数过了几个春天就知道过了几个年头了。杜尔克是在上个部落集会前的一个春天出生的，她想。到第二个春天他就满了一岁。她在土里做了个记号。接下来那一年他学会了走路，她又做了个记号，再接下来他就开始断奶了。她做了第三个记号。

然后是我离开的那年，——她咽了口口水，眨了眨眼，就是那个夏天我发现河谷和威尼的。接下来的春天，我找到了贝贝，她做了第四个记号。而这个春天……她不想把失去威尼当作这年的纪念，但这是事实，她又做了第五个记号。

五个手指全满了，她举起了左手，杜尔克现在有这么大了。她伸出拇指和右手的食指——这是下个部落集会所需要的时间。他们回来时，为了杜尔克，尤拉会和他们在一起的。当然，他们还不到成亲的年龄。一看到她，他们就知道她是杜尔克的。他还记得我吗？他会有部落的回忆吗？他到底有多少像我，有多少像勃劳德……部落

艾拉把木棍收拢在一起，这时她注意到当她的灵魂在作战，躯体在流血时，她做的那些额外的槽间分布的刻痕是有规律的。在这里，什么样男人的图腾精灵能和我的进行交战呢？即使我的图腾是个老鼠，我也不会怀孕的。那得有一个男人，和他的器官才能生一个孩子，我觉得是这样的。

威尼！是那匹公马干的那种事吗？它会在你身上留下一个孩子吗？或许有一天我看见你和那群马在一起时会找到答案的。噢，威尼，那可就太棒了。

想到威尼和那匹马，她不禁发起抖来，呼吸也加快了不少。接着她又想到了勃劳德，那种愉快的感觉马上就消失了。不过是他的器官使她怀上杜尔克的，如果他知道会给我带来一个孩子，他就不会做那件事

了。杜尔克会有尤拉的。她也没有怀孕。我想是另一个男人强迫奥达时怀上尤拉的,尤拉是为杜尔克而生的。她是部落的一分子,是那个男人的一部分。一个男人……

艾拉失眠了。幼狮走了,她想起来动一动。她走到外边,在小溪旁边大步走着,尽管她骑过好长一段时间的马,可她走得还是比以前快。她又得习惯走路了。还得习惯在背上背个篮子。她顺着溪流一直走到河谷最远的一端,此时溪流绕过一个高高的悬崖折向南去。就在转弯处在一排岩石上溅起了花,它们是特意放进去用于往来过河的,因而放得很是整齐。悬崖比周围高出许多。艾拉爬了上去,向西极目望去。除了地形略为粗糙一些外,西部和东部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她对西部了解得不多。她就是知道如果她决定离开河谷时,她会往西去。她转过身,跳过小溪,顺着长长的峡谷向住的山洞走去。

她回到家时天几乎黑了,而幼狮还没有回来。火己灭了,洞里显得寒冷而寂寞。它现在似乎比她刚开始在这儿安家时还要空。她生着了火,煮了点水泡茶,她不想做饭了。她拿出一小块干肉和一些草莓干,然后坐在床上。她好长时间没有独自一人呆在洞里了。她走到放旧背篓的地方,把手放进篓里乱翻着,最后找到了杜尔克的斗篷。打开斗篷,她连忙把它塞到肚子上,然后盯着火出神,后来躺下时,她把斗篷紧紧地裹在了身上。

她一次一次地被梦惊醒,她梦见杜尔克和尤拉都长大了,成了亲。她梦见威尼在一个她没去过的地方,身边跟着一匹小马。她一下子被惊醒了,全身都是汗。还没等她完全醒过来,她又做起了令人紧张恐惧的恶梦,她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呢

她起身生了堆火,把冷茶热了热,然后慢慢地喝着。幼狮还没有回来,她拿起杜尔克的斗篷,又想起了一个男人强迫奥达的故事。奥达说他长得像我,一个像我的,男人会是什么样子呢

艾拉竭力想象着。她竭力回忆着她在水塘中映出来的形象,但她所能记起的就是脸庞四周的头发,她那时留着长发,没有因怕碍事而结起这么多的辫子,她的头发是黄色的,很像威尼的毛,但是深一些,是那种金黄色。

但是每当她想象男人的面容时,她眼前总是浮现出勃劳德那洋洋得意冷笑着的形象。她想不出别的男人会有什么样的脸,她感到眼睛有点累,便又躺了下来。她梦到了威尼和一匹公马,后来又梦到一个男人。他的形象很模糊,是在一个阴影里。只有一件事情是清晰的,他长着一头黄头发。

干得不错，乔达拉！你已经是个好水手了。"卡洛诺说，"在大船中，少划一下没多大关系，因为你不是唯一的划手，最差劲的也不过是跟不上别人的节奏罢了，但像这样的小船，就必须得控制住，少划一下会带来危险，或致命的害处。一定要记住河就是河，千万不要忘了它是很难预料的。有的地方看起来很平静，实际却很深。你只能用桨去探知它的深浅。你得准备对付急流。

卡洛诺和乔达拉在拉穆多人的码头旁边驾着独木舟，卡洛诺唠唠叨叨不停地评评点点，而乔达拉则是用一只耳朵听着。他正全神贯注地划着桨，想把船导向他想去的地方。但是从他两臂的疼痛肌肉中，他明白了卡洛诺说的话的意义。

你大概会以为顺水时候好行船，因为你不必与逆流搏击。但这才是问题所在呢。逆水行船时，人的注意力时时刻刻都放在水上，放在船上，因为人人都知道稍一分神就会前功尽弃，所以呢，人就能够提前避免危险。

顺水走时划桨特容易，所以人就爱走神，就爱让水带着自己走。河的中间往往有许多埋得很深的岩石，急流会在不知不觉中把你向岩石推去，再不就是撞上沉在水中的圆木。永远不要麻痹大意，这是应牢牢记住的古训。河里全是让人吃惊的东西。但是只有当你认为有所预计，并想当然时，它才会出乎意外。

老人坐了下来，把桨从河中抽出来。他若有所思全神贯注地审视着乔达拉。乔达拉的金发现在都被拢到了后边，在脖子后系了一条皮绳，这是个很好的预防措施。他穿的是拉穆多服装，是专为适应水上生活而从沙穆多的服装改过来的。

干嘛不划回码头让我下去呢？乔达拉，我想你现在可以自己试一下了，一个人在河上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你觉得我已经可以了

对于不是生来就会行船的人来说，你学得挺快的。"乔达拉急切地想自个儿在水上试一番，拉穆多的男孩子常常在成人之前就拥有自己的小船了，他也曾在泽兰达尼人中证明过自己的本事。当他还没有达沃大时，甚至在还不会自行谋生或成年之前，他就已经单独杀死过一头鹿了。现在他投梭镖比任何人都投得远。但是，尽管他能打猎，他在这儿并没有平等的感觉。只有叉上来一只大鲟时，一个水边的人才算是成人了，就跟陆上的沙穆多人要猎到一只山里的羚羊一样。

他决定只有证明自己既是一个沙穆多又是一个拉穆多后，再娶塞伦尼奥。多兰多曾试图说服他不必在成亲前做那两件事，没有人会怀疑他

的能力。如果有人想要明证的话,那犀牛就足够了。乔达拉了解到以前还没有人猎到过犀牛呢。犀牛一般不到平原上来。

乔达拉并不想说明他为什么一定非得比别人强,尽管他以前并不觉得他打猎比别人强是理所应当的事。他最感兴趣的事, 也是他唯一想超过别人的技术就是敲火石。他并不是争强好胜,而只是想在技术的完善中获取一种自我满足。沙穆德曾私下对多兰多说那个高个子泽兰达尼人需要自己认可自己。

他和塞伦尼奥在一起住的时间已经很长了,他觉得应该把他们的关系敲定了。她几乎是他的妻子了,多数人都认可了他们的关系。他也对她倾注了全部的感情,而对于达沃,他是家里的男主人。但是自从索莉和沙米奥被烧的那个晚上起,总好像有什么事在骚扰着他,他的情绪一直不大对头。和她成亲是很容易的事,但那管用吗?他不禁问自己。

塞伦尼奥没有催他,她没有对他提过任何要求,相反地还保持着一段距离。但是最近,他吃惊地发现她常常若有所思地盯着他,这使他感到很不自在,因而总是他先掉过头去。他决定先完成证明他是个沙拉穆多男人这个任务,于是他宣布了他的决定。这个决定被有些人当成了一项承诺,尽管没有举行承诺仪式。

此时别走得太远,"卡洛诺说,一边从小船中跳出来,"这是你学会自个儿驾船的好机会。

我要拿鱼叉。我在船上时不会影响我投鱼叉的。"乔达拉说着

伸手去拿码头上的武器。他把长叉放在座位下的船底部位,卷起了旁边的绳子,将有倒刺的骨制矛尖放在船帮处拴紧。鱼叉的工作端长着尖尖的头和倒钩可不是好玩的,在船上时一定要拴紧。不然发生意外,从人身上拨出叉子来跟从鱼身上拔出来一样难,更不用说用石制工具矫形后的骨叉了。

由卡洛诺在岸上控制着船,乔达拉坐到了后面的座位上。把鱼叉安好后,他拿起了一只双面桨划了起来。因为船的前边少了个人,所以船头高高地翘起。驾船是很难的。但是经过对浮力变化的适应后,他轻快地顺水向下划去,手中的桨就好像是船尾的舵一样。接着他决定把船逆流划回去,他现在精力很旺盛,所以逆水划船也不难,水流可以把他载回原地。

他往下游划得比预想得要远,当他看到前面的码头时,他几乎把船头朝着码头调过去了,接着他又改变了主意,从码头旁边划了过去。他决心要掌握自己能学到的所有技术,但要学的太多了,所以他没能及时

回到码头上，可这是无可厚非的。他朝着正向他招手的卡洛诺笑了起来，但并没有让他上船。

河的上游很宽，而水的力量则减了不少，这使得划起桨来更为容易。他看到河的对岸可以靠拢，便向那边划了过去。那是一个很僻静的小河滩，河边垂着些柳条。他划到近前，让轻舟顺着岸边轻轻地荡着。他已停止了划桨，他想歇一会，于是只用桨控制着方向。他有一搭没一搭地朝水中看着，突然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水下一个不动的大黑影上面。

现在不会有鲟出现，它们常常在夏天到上游来，而现在只是洪水泛滥的早春。他往近瞧了瞧，看到了一群大鱼在静静地游着。它们是在迁移！乔达拉的机会来了。他将会是本季度第一个打到鲟鱼的人。

他把桨放在船上，伸手去拿鱼叉。小船自动调过头来，侧着船身对着那群鱼，等到乔达拉把绳子拴到鱼叉上时，小船刚好与水流形成一个角度，但小船还算稳，乔达拉已急不可待了。他注视着下一条鱼。没有令他失望，一个大黑影向他游来，现在他知道这些鱼是从哪儿来的了。可此刻在他面前的全是这么大的鱼。

他从拉穆多那里知道水会改变鱼的真正位置。它看起来像是在那儿，实际上并不在那儿，这是大地母亲庇护生灵的方式，直至有人发现秘密为止。鱼游近了时，他调整了一下目标，来补偿水的折射。他靠在船边，等待着，然后把鱼叉向外抛了出去。由于相等的反作用力，小船沿着斜线向相反的方向，向河中心漂去。但他投得很准，矛尖深深地插进了鲟的身体里——但没多大作用，鲟鱼还很有劲。它向上游的深水中游去，绳子被很快地拉开去，随着猛地一紧，松垂的绳子绷直了。

小船猛地一抖，差点把乔达拉掀到水里去。他连忙抓住船帮，但船桨却掉到水里去了。他伸手去抓桨，拼命往前够。小船翻了。他向船伸出手。就在这时，那条正在向上游游去的鲟不可思议地把船碰翻了过来，并把乔达拉掀到船里。乔达拉坐了起来，揉了揉碰肿的下巴，小船向上游驶去，速度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快。

乔达拉抓住船帮慢慢向前移动，眼睛因吃惊和害怕而睁得溜圆。他默默地注视着向后急退而去的河岸。他伸手去抓水中的绳子，然后使劲一拉，心想大概会把鱼叉捞出来。由于船头沉得过低，船中进了很多水。鲟躲闪着，把小船弄得一会儿往前倾，一会儿向后倒。乔达拉手抓绳子东倒西歪。

他没有注意到他已过了造船场，也没有看到岸上的人。他正忙着双手拉绳，想把鱼叉拽出来呢。

你们看见了吗?″索诺兰问。″我哥哥抓了一条会逃跑的鱼呢!我现在有好戏看了。″他大笑起来,″你们看见了吗?他正拉着绳子,想让大鱼拉着跑吗?″他双手叉着腰,纵声大笑。″不是他抓到了鱼,而是鱼抓到了他呀

索诺兰,那可不是好玩的,″马肯诺说,脸上也挂不住地笑,″你哥哥遇到麻烦了。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你看到他了吗?是被鱼往上游拖着吧?可没告诉我那不好玩

索诺兰又笑了起来,但是他帮着马肯诺和巴洛诺把一只船送到了水里。多兰多和卡洛诺也爬了上去。他们把船推开,然后尽快地向上游划去。乔达拉遇到麻烦了,他是真正遇到麻烦了。

鲟快不行了。鱼叉正把它的精力一点点地耗尽,船和人的拖拽更加快了它的死亡。船速慢了下来,这给了乔达拉思考的时间,他仍旧无法控制船驶向要去的地方。他现在已到达很远的上游,他真没有想到已经到了他在风雪中第一次划船时到过的地方。他突然觉得应该把绳子砍断。被拖得太远是没有好处的。

他放开抓着船帮的手去找刀。但是当他把有着鹿角把手的石刀从鞘中拔出时,想要作最后一次挣扎的鲟正竭力想把身子从可怕的叉尖中挣出来。它用的力太大了,每挣一次,船头都会往水里沉一次。如果翻了,船还会水上漂,但如果里面浸满了水,不久就会沉底的。船还在一沉一浮,东倒西歪的,而乔达拉则在拼命地想把绳子割断。他没有看到一个被水浸涨的圆木正顺着急流向他冲来,圆木撞到了船上,乔达拉手中的刀掉了下去。

他很快恢复了镇静,竭力想拉住绳子,好给小船一个缓冲力,不让它由于冲力而突然下沉。拼尽最后一点气力,鲟向河边挣去,最终它将身体从鱼叉中挣了出来。但是太迟了,半边躯体已被撕裂,它真的是魂飞魄散了。那个巨大的水上生物向河底扎下去,然后又升了起来,肚子朝天地漂在河面上,时而抽动一下,以示它曾经经历过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长而蜿蜒的河流在鲟牺牲的地方转了个小弯,形成了一个旋涡,而鲟最后的冲刺又在岸边激起了一股回流。后面拖着长长的绳子,小船就在游涡和回流中撞击着圆木和鲟上下起伏,颠簸着。

在这个当口,乔达拉意识到他幸亏没有把绳子割断,没有了桨,在向下游行驶时,他就无法对船进行控制。河岸离得很近,窄窄的满布砾石的河滩向后飞去,在拐弯处,是一个很陡的河岸,岸上密密麻麻长了许多

树，裸露的树根在空中拼命地往上拔着高度。或许他可以在那儿找到替代桨的东西，他深吸了一口气，准备跳入冰冷的河水中，然而，他只是沿着船边滑到了河里。

河水比他估计得要深，他潜到了水里。由于受到了干扰，小船向水流移去，那条鲟也向岸边靠近。乔达拉跟在船的后边往前游着，想要把绳子抓住，但是船太轻了，它几乎在水面上停不住，早就在乔达拉够得着之前溜开了。

冰凉的河水把他都冻木了。他向岸边游去，鲟撞到了岸上。乔达拉向鲟游过去，抓着它张开的嘴，拖在自己的身后。现在不能再把鱼丢了。他把鱼向岸边拽去，可它太重了。他希望鱼能停住不动。

他爬上了岸，既然没有了船，现在也不需要桨了，他想，或许我能找到些木头生起堆火来。他现在又湿又冷。

他伸手去拿刀，但发现刀鞘是空的。他忘记刀已经丢了，他只有一把刀，没有别的刀了。他通常在腰上的袋子里多放一把刀，但那是他穿泽兰达尼服装时才有的。他一开始穿拉穆多服装时就不带那个袋子了。或许他可以找一些钻火的东西来生火，但是没有刀，就不能砍木头，他对自己说，也不能削火种。他打了个寒颤，至少我可以捡一些木头。

他向四周看了看，听到灌木丛中有急促的奔跑声，地面上盖满了潮湿的朽木、树叶和苔藓，连一个干木棍都没有。可以找些小的干木头，他想。一边想在绿枝杈下面找一些针叶树的枯枝。但是，这可不是他家附近的针叶林。这个地区的气候不很严酷，受北边冰川的影响也不大。这里很凉，也可能很冷，但湿度很大。这里都是温带森林，而非北方的针叶林。生长的树木也是那种可以用来造船的硬木。

在他身边是一些橡树，山毛榉，鹅耳枥和柳树。粗一点的树长着深褐色的大干，细一点的则长着光滑的灰白色树皮。只是没有干爽的"小木头。"现在正是春天，连枝条都嫩得能掐出水来。他知道砍这些硬木是怎么一回事，即使有一把飞快的石斧，那也不是容易做的事。他又发起抖来，牙齿咯咯直响。他搓了搓手，拍了拍胳膊，又在原地跑了几步——他想使自己暖和起来，他又听到了灌木中的走动声，他以为一定是他把一些动物打扰了。

他开始意识到了环境的残酷性。索诺兰一定会惦记着他，会来找他的。索诺兰会发现他不在了，他会吗?他们现在的共同之处越来越少了，尤其是当他越来越拉穆多化，而他的兄弟则已成了个沙穆多人了。他甚至不知道那天他兄弟在哪儿，或许在猎羚羊吧。

对了,还有卡洛诺。他不会来找我吗?他看着我驾着船向上游驶去的,乔达拉又感到了一阵刺骨的寒冷。船,那只船!它已经走了。如果他们发现一只空船,他们会以为你已经淹死了呢,他想。如

果认为你已淹死了,那他们干嘛还要找你呢?这个高个子男人又活动了起来,跳、跑,拍打胳膊,但他还是忍不住打颤,并且,他很快就感到累了。寒冷影响了他的思维,但他不能一直蹦个不停。

上气不接下气地,他摔在了地上,缩成一团,想保存点热量,但是他还是冷得牙齿直抖。他又听到了悉悉索索的声音,这回更近了,但他并不想查看一下。接着有什么东西走进了他的视野:两只脚——两只赤裸着的,脏兮兮的人脚。

他惊愕地抬起头,几乎呆住了。只有一臂之远,在他前面站着一个孩子,此刻他正用两只褐色的大眼睛盯着他瞧呢。克兰人,乔达拉想,一个小克兰人。

他惊讶地等待着,有点希望那只"小动物"会钻进丛林中去。但他并没有动。他站在那里,经过几秒的互相凝视后,做了个招呼的手势。至少乔达拉认为那是打招呼的意思。尽管有点牵强。那个克兰人又做了次那个手势,然后往后退了一步。

他想要什么?要我跟他走吗?当那个年轻人又做了次手势时,乔达拉跟着他往前走了一步。他以为对方会跑开的。但那个孩子只是往后退了一步,又做了遍那个手势。乔达拉开始跟他走了,刚开始有点慢,但渐渐地加快了脚步,虽然仍在发抖,但心里充满了好奇。

不一会,他们就来到了一块林间空地。空地中间生着一小堆几乎无烟的火。一个女人惊讶地抬起头来,当乔达拉向着温暖的火堆走过去时,她受惊般地向后退着。乔达拉万分感激地在火堆前蹲了下来,他意识到那个克兰孩子和女人正挥着手,发出奇奇怪怪的声音。他知道他们想和他做些交流,但此刻他更关心的是赶快暖和起来,他希望能有一件衣服或一块毛皮。

他没有注意到女人从他后边消失了,但当他感觉到有块毛皮落在肩上时,他不禁大吃一惊。在她低下头走开之前他看到了一双黑褐色的大眼睛。他感觉到了她很怕他。

虽然是湿的,但乔达拉穿着的柔软羚羊皮衣服仍还有点保暖作用。有了火和毛皮,乔达拉最后暖和过来了,不再发抖了。只有在这会儿,他才意识到了自己身在何处。天哪!这是克兰人的住地。他一直把手伸在火上取暖,但是当他突然意识到火时,他才把手猛地缩了回来,就像是被烧到了一样。

火!他们也用火?他又犹犹豫豫地把手伸向了火舌,好像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而不得不用其他感觉去确认似的。接着他注意到了搭在肩上的羊皮。他拉了一下羊皮,又在食指和拇指间搓了一下,狼皮,处理得很好。他得出这样的结论。皮很软,里面尤其软。我怀疑沙拉穆多人是否会弄得更好些。皮子没有被裁剪过,它只是一大整张狼皮。

火的灼热最后使他受不了了,他转过身,背对着火堆。他看到那个孩子在注视着他。他也说不清怎么会认为那是个男孩的。身上裹着皮,长长的头发被梳成一束,性别不是很明显的。尽管很小心,但他的表情不像那个女人那么害怕。乔达拉记起拉杜尼曾说过克兰女人不会作战。不经反抗,她们就会屈服。为什么人人都想要克兰女人呢

又看了看那个克兰男孩,乔达拉确定他并不年轻,已经是个少年了。矮小的个子很有欺骗性,但他发育得很好的肌肉显示了力量。再仔细地瞧了瞧,他看到了毛茸茸的胡子。

男孩子嘟哝了一声,那个女人很快走到一个小木堆前,带回了几块木头。乔达拉以前从没有这么近地瞧过一个女克兰人。他把头转向她。她年龄比较大,大概是那个少年的母亲,他想。她看上去不太自在,不想被人盯着看。她低下头退了回去,一直走出空她的尽头,走出乔达拉的视线。她是一步一步走出他的视线的,当他后来意识到时,脖子都几乎扭过来了。他把头转了回来,当他再回头看时,她已经几乎看不见了,如果他不知道她在哪,可就根本不会发现她了。

她害怕了。我很奇怪她居然没有逃跑,而是听从了他的吩咐拿了些木头回来。

吩咐她!他是怎样吩咐她的呢?克兰人是不会说话的,他是无法告诉她把木头拿来的。寒冷把我的头都弄晕了,我现在无法清醒地思考问题了。

尽管不想承认,但乔达拉知道那个少年确实是告诉女人拿点木头来的。他是用某种方式进行交流的。他把注意力又转向少年,这回明显地感到了少年的敌意。他弄不清到底为什么,但他清楚年轻

人不喜欢他观察克兰女人。他特别清楚,如果现在向他走一步的话,他就会遇到大麻烦的。向克兰女人倾注太多的注意是不明智的,他得出结论,尤其是当身边还有一个男人的时候——不管这个男人的年龄有多大。

乔达拉没有做出明显的举动,并不再看那个女人时,紧张的气氛缓解了。和一个克兰人面对面地站着,他感到他们正彼此估量着对方,这更使他觉得不安。他感到他正和一个男人面对面地站着,但是这个男人

和他了解的那些男人不一祥。在他以往的旅行中，他遇到的人们都明显地是人类。他们讲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习俗，住在不同的房子里——但他们都是人。

这一个却不同，但他是动物吗?他很矮，很壮实，但他赤着的双脚和乔达拉的没有什么不同。他的腿有点罗圈，但也是直立着走路，和人是一样的。他的毛比普通人多一些，尤其是胳膊和肩膀上，乔达拉想。但那不是动物那样的长毛。他认识一些多毛的男子。这个克兰人胸部很宽，肌肉很结实，尽管他还小，但一般人不是他的对手。但是乔达拉见过的成年克兰人也都具有人的体形。面部和头部就有点区别了。但是什么样的区别呢?他的眉毛较重，前额不够高，有点向后倾，可脑袋却很大。脖子很短，没有下巴，下颌往前突，鼻梁很高。那是一张人的脸，和我所认识的任何人不一样，但的确是人的脸。他们还使用火。

但他们不会说话，而人都会说话。我奇怪......他们也交流吗?天哪!他都和我交流过了。他怎么知道我需要火的?克兰人为什么要帮一个人呢?乔达拉迷惑了，但那小克兰人确实救过他的命。

那小克兰人似乎做出了什么决定。他突然又做出了叫乔达拉跟着他走到火堆旁的那种手势，然后走出空地，回到了来时的那条路上，他似乎知道这个人会跟着他走，而乔达拉确实跟着他走了。离开火堆时身上的衣服还湿着，所以乔达拉很高兴肩上还有狼皮可以披着。走近河边时，那个克兰人跑了起来，一边挥着手臂一边发出很尖的声音。一个小动物被吓跑了，但是鲟被吃掉了一部分。很明显，尽管个子很大，但现已无自卫能力的鲟是只得听任宰割了。

那个克兰人对于吃掉鲟的动物的愤怒使乔达拉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那条鱼会是克兰人给他帮助的原因吗?他是想要鱼吗

克兰人把手伸进裹在身上的皮里，拿出一个很尖利的燧石，在鲟上划了一下，好像要割下来一部分似的。接着他又做着手势，表示一部分鱼给自己，另一部分留给高个子，然后就静静地等待着。事情已经很明显了，毫无疑问，那个克兰人是想要鱼，可是接着乔达拉的脑子里又冒出了一大堆问题来。

克兰人是从哪儿搞到工具的呢?他想仔细瞧一下，但他知道那个工具决不会有他做的那么精制，它是一块很厚的石块制成的，而不是一个薄边，但它也可以充当利器了。它是人造的，上面有一些很明显的图案。除了工具外，还有好多问题困扰着他。小克兰人不会讲话，但无疑他可以进行交流，乔达拉想知道他是否能简捷地表达他的想法。

克兰人满怀希望地等待着。乔达拉点丁点头,但他不知道这个姿势能否被理解。克兰人明白了他的意思,没有丝毫的犹豫,克兰人立即投入了割鱼的工作。

泽兰达尼人在一边看着,脑子里突然迸出一个足以推翻成见的怪念头。到底什么才算动物?动物会对着鱼体乱啃乱咬的。聪明的动物会觉得人有危险,会等着人离开或死掉。动物不会明白人会怕冷,会需要火,也不会生火,不会把人带到火堆旁的,也不会要求分享一份食物。这些都是人的行为,或者说是属于人性的东西。

他的全部信仰——那些自从他出生就被灌输,现已深入骨髓的信仰开始动摇了。克兰人是动物,人人都这么说。不是很明显吗?他们不会说话。就这些吗?这就是差别吗

乔达拉不在乎他是否拥有整条鱼,但他很好奇。克兰人会拿多少?无论如何得把鱼割开,不然太沉了,搬不动的。四个人想把鱼抬起来都很困难。

突然克兰人不动了。他的心跳加快了。他听到什么了吗

乔达拉!乔达拉

克兰人惊讶地看着,乔达拉拨开岸上的树,往河上望去。

这儿哪!我在这儿哪!索诺兰!″他兄弟找他来了。他看到河中间的船上有好多人,便又喊了起来。他们也看到了他,挥舞着手臂,向他划来。

一阵咕哝声把他的注意力引回到克兰人,他看到河滩上的鱼从头到尾已被一分为二,那个克兰人正把他那半条大鱼挪到铺在旁边的一块兽皮上。在高个子男人的注视下,他把兽皮的几个边聚拢在一起,然后把重物扛到了背上。接着便消失在树林中。

等一下!″乔达拉叫道,一边向他追去。他在那片空地处追上了那个克兰人。当他靠近时,那个女人,身上背着个大篮子,钻进了阴影中。地上丝毫没有留下有人来过的证据,连火的痕迹都没有。

如果他不是曾经感受过火的温暖的话,他都会怀疑他是否在那儿呆过。

他从肩上把狼皮拿下来递过去。那个克兰人嘟哝了些什么,女克兰人便把狼皮接了过去,然后,两个人静静地向树林中走去,不见了。

往河边走的时候,潮湿的衣服又使乔达拉冷得受不了。他到达河边时,船正在靠岸。他的兄弟从船里爬了出来。乔达拉朝他笑着。接着,他们投入彼此的怀抱,热烈地拥抱起来。

索诺兰!真高兴能再见到你!我怕你们发现空船后会放弃寻找我的努力呢

大哥,我们一起过了多少条河了?我不知道你会游泳吗?我们一发现那只船,就知道你在上游,并且离我们不远。

谁把那半条鱼拿走了?″多兰多问。

我给人了。

给人了?你给谁了?″马肯诺问。

你能给谁呢?″卡洛利亚追问。

给一个克兰人了。

克兰人?!″许多声音同时问道,″你为什么把一半鱼给克兰人呢?″多兰多问。

他帮了我,他向我要的。

什么样的胡说八道啊?克兰怎么能要东西呢?″多兰多说。他生气了,这使乔达拉很吃惊。这个沙拉穆多人的首领是很少发怒的。″他在哪儿

他现在走了,走到树林里去了。我全身湿透,我觉得快要冻死了。后来那个小克兰出现了,他把我领到一堆火前…

火?他们什么时候开始用火的?″索诺兰问。

我见过克兰用火。″巴洛诺说。

我以前也在河这一边见过他们,……离得远。″卡洛利亚说道。″我不知道他们回来了,有几个人?″多兰多问。

一个小一点的,还有一个年龄大些的女人,大概是他妈。″乔达拉回答说。

如果有女人跟着,那还会有人的,″那个魁梧的沙拉穆多首领往树林里瞥了一眼,″或许我们应该组一个猎克兰队,把他们连根铲,,除。

多兰多的声音带着明显的恶意,这惹得乔达拉朝他看了二次。他以前也从这个首领的言谈中知道他对克兰的厌恶情绪,但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恶毒。

当沙拉穆多人的首领是需要才能和说服力的。多兰多被公认为首领,不仅是因为他样样都比别人强,也是因为他的能力,他的那种把众人聚拢在自己身边以及处理各种问题的能力。他从不发布命令,他连骗带哄的,有时也作出让步,总的说来,他能提供平息众人磨擦的润滑油。他具有政治家的精明,做起事来也颇有效率,他的决定常常被大家接受,但他并不要求众人服从他。争论总显得吵吵嚷嚷的。

当他觉得他在某些方面是正确的时,他有足够的自信把他的判断加以推广。如果有必要,他也会遵从某一特殊方面比他更强,经验更丰富

的人。他从无意干涉个人间的纠纷,除非是局面变得无法收拾?并且有人来请他。尽管他平时喜怒不形于色,但是如果残忍、愚蠢或疏忽给部落或无自卫能力的人带来危险和伤害时,他就会变得怒不可遏。至于克兰人,他恨他们。对于他,他们不只是动物,他们是应该被斩草除根的危险而邪恶的动物。

我被冻僵了,"乔达拉反驳说,"而那个小克兰人帮了我。他把我带到火堆旁,他们还给了我一块狼皮。对于我来说,他完全可以把整条鱼都拿走,但他只拿了一半。我不参加猎克兰队。

他们一般不会引起太大麻烦的。"巴洛诺说。"但如果他们就在周围,我很高兴能知道这一点。他们是很精明的。让一群人出其不意地把你俘获可不是好主意

他们是凶恶的畜生……"多兰多说。巴洛诺没有理会多兰多的话,继续说了下去。"你很幸运,只遇到了一个女的和一个孩子。他们的女人是不会打仗的。

索诺兰不想让这样的谈话继续下去了,"我们怎么把这么大的家伙弄回我哥哥家去?"他想起大鱼给乔达拉带来的旅行,脸上绽开了笑容,"和鱼进行了那么一场搏斗之后,我很吃惊你居然把一半让给人家了。"笑声也感染了其余的人,大家都松了口气。

这是不是说他只是半个拉穆多人呢?"马肯诺问。

等我们带他去打猎时,他大概会打到半只羚羊的,"索诺兰说道,"则另一半就成为沙穆多人了。

塞伦尼奥想要哪一半?"巴洛诺眨了眨眼。

他的一半就比多数人要多了。"卡洛利亚嘲笑道,很明显,她指的不是他的身高。在部落里,他打猎的技术也是众所周知的。乔达拉脸红了起来。但随之而来的哄堂大笑却把刚才紧张的气氛完全缓解下来了。把大家从对他的担心和多兰多对克兰的反应中解脱了出来。

他们拿来一只由耐水的植物纤维编成的网,把它铺在血淋淋的鲟旁边,然后一齐用力,把鱼身推到网上,又推进水里,最后把网系到了船头上。

大家都在对付那条鱼时,卡洛利亚转过身来静静地对乔达拉说,"罗莎里奥的儿子是被克兰杀的。他只是个年轻人,还未完全成人,可很有意思,胆子也大。他是多兰多的骄傲。没人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多兰多把全部落的人都发动起来去杀他们。几个克兰人被杀后,他们就消声匿迹了。他原来对他们不大在意,但自从那时起

乔达拉点了点头,终于明白了。

那个克兰人怎么把那半条鱼弄走的?"上船时,索诺兰问道。"他把它扛到了背上。"乔达拉说。

他?他扛着它走

一个人,他甚至还没有成年呢。

索诺兰去找他哥哥,走进塞伦尼奥和达沃共住的木房子。房子是由木板钉成的,支撑在一根柱子上。它很像是由木头制成的帐篷,前面的三角形墙比后面的高而宽,整个看起来是个不规则的四边形,木板跟船板一样,是把较薄的一边搭在另一块上较厚的一边上,然后缝起来的。

这些木制结构很结实,很暖和,也很严密,只有在旧房子里才可以通过木头干裂后的缝隙看见阳光。房子上面压着一些石块,那是用来防止恶劣天气造成的危害。住房不必像船似的进行保养和堵漏。照明主要是靠里面的石炉,或者在房子前面开一个窗口。

年轻人往里瞧了瞧,想知道他哥哥是不是还在睡觉。

进来吧,"乔达拉抽着鼻子说。他正坐在铺着兽皮的睡台上,身旁围着一堆兽皮,手里拿着的杯子里仍在冒着热气。

感冒怎么样了?"坐到床边后,索诺兰问。

很严重,但现在好多了。

大家都忘了你仍穿着湿衣服,回来时河上的风真够大的。

我很高兴你们找到了我。

嗯,我真的很高兴你现在好点了,"索诺兰似乎有点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他烦躁地站了起来,向窗口走去,然后又走了回来,"我让你烦了吧

乔达拉摇了摇头,等待着,有什么事在烦扰着他弟弟,他正等着他说出来。他只是需要时间罢了。

乔达拉......"索诺兰终于开了口,接着顿了顿,"你到现在已和塞伦尼奥及她的儿子住了很久了。"有一阵,乔达拉以为他指的是他们之间那非正式的关系,但他错了。当家的男主人感觉怎样

你也是成了亲的男人,你也是家里的主人。

我知道,但是,有一个自己的孩子是不是就有所不同了呢?杰塔米一直拼命想要个孩子,而现在……她又丢了一个,乔达拉。

我很遗憾……

我不在乎她是否有孩子。我只是不想失去她。"索诺兰喊道,他的声音嘶哑了。"我希望她不要再试了。

我不认为她能自行选择。大地母亲会……

那么大地母亲为什么不让她有一个啊!″索诺兰喊了起来,他擦着塞伦尼奥跑了出去。

他告诉你关于杰塔米......″塞伦尼奥问。乔达拉点点头。″她已怀孕好久了,失去这一个她很伤心。我很高兴她与索诺兰一起是如此地幸福。她真该享有这份幸福。她不会有问题吧

这可不是头一次有女人流产了,乔达拉。不要为她担心,她会好的。我想你已找到了茶。这是胡椒薄荷,琉璃苣和熏衣草混合成的。沙穆德说过这对你的感冒是有益的。你感觉好些了吗

我还不错,″他说。他笑了起来,竭力显得健康快乐。

那么我想得去看看杰塔米了。

在她走后,乔达拉把杯子放到一边,再次躺了下来。他的鼻子堵得死死的,而他的头也疼得很。他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感觉,但塞伦尼奥的话惊扰了他。他不想再去想这该死的感冒了,他的肚子也疼得要命。这大概也是因为感冒,他想。

春天过去了,大地上的果实也随着夏天的到来而成熟了。艾拉采集回这些日渐成熟的果实。她本不必这样做:她已经有了足够的食物,而且上一年还有些剩余。但闲暇无聊,她实在不知道如何打发时间。

虽然她加工处理了几乎所有她们所猎动物的皮子,有些做成了毛皮,有些去毛之后,制成了皮革。但这些冬猎的收尾工作,并没能使她觉得忙。她曾不间断地编篮子、席子或做些带花纹的碗具。她已经有了很多工具和洞内用品,这些东西足以供一整个部族使用的。她一直盼望着夏天收集食物。

她也盼望着夏猎的到来,她发现自己跟贝贝一起打猎的方法也很有效,这头雄狮日益精湛的猎技弥补了她没有马的缺憾。如果愿意,她可以不去狩猎。这不仅仅是因为她尚有剩余的肉干,而且要是贝贝独自出猎顺利的话——而情形往往都是这样——她毫不犹豫地与它分享猎物。这位妇人与狮子之间有着某种微妙的关系。她是母亲,因而也是主宰,她又是狮子的狩猎伙伴,因而也是平等的;它是她的全部所爱。

通过观看那些野狮,艾拉敏锐地觉察到它们的一些狩猎习惯,而这些又都在贝贝的身上得到了证实。穴狮在温暖的季节里昼伏夜出,而在冬天则是白天活动的。虽说毛在春季里已脱了不少,但贝贝依然长着一层厚厚的毛,使它太热,而无法在炎热的夏天去狩猎。贝贝只想去睡觉,它尤其喜欢睡在凉爽的洞穴幽深处。冬天里,北风呼啸,冰川开始南下,夜间气温低得简直可以冻死人。虽然穴狮在冬季里都已换上了厚厚的冬装,它们却宁愿蜷缩在无风的洞里。它们这些食肉动物善于适应环境,

皮毛的厚薄和颜色都随着气候而变。只要有足够的猎物，它们的狩猎习惯可以随条件而变。

威尼离开后的第二天早上，当她醒来发现贝贝叼着一只幼鹿睡在自己身旁时，她做出了一个决定。一定得走，对这点已确定无疑，但不能在这个夏天。这头幼狮还需要她。它太小了，还不能把它单独留下来。没有一头母狮会要它的。而那些单个的雄狮则会杀了它。在它长大到足以寻找配偶，并开始有自己的狮群之前，它就如同她一样需要这座洞的保护。

伊扎曾叫她寻找自己的同族人，并找个配偶。有一天，她会接着寻找的。使她感到快慰的是，她暂时不会因为与不知如何相处的人类在一起而放弃自己的自由。不过她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这一点她却不想承认。她不愿在确信威尼不会再回来之前就离开这儿，她非常怀念那匹马。威尼打一开始就同她在一起，艾拉爱它。

起来，你这个懒虫，"艾拉说道，"我们出去走走，看能不能打点什么回来。昨晚儿你就没出去。"她捅了那狮子一下，然后就离开了洞，并示意它跟后。它抬起头，打了个大大的呵欠，露出了锋利的牙齿，接着爬起来，极不情愿地跟在她身后。和她一样，贝贝并不饿，它宁愿去睡觉。

前天她去采集药用植物。她喜欢这项工作，这使她产生了许多美好的联想。年幼时住在部落中，同伊扎一起采集药物，使她有机会避开那些总想挑剔她的眼睛。这样她就有了自己的空间，按照自己的天性生活。后来，她采集药用植物是想获得医药妇女的技能，而现在这方面的知识，已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

她觉得，药物的属性同每一种植物的外形有着紧密的联系。她可以根据植物的外形区别不同的用法。在那温暖漆黑的洞里，倒挂着一束束龙首草，它那高高细细长在陀螺状茎上的齿状叶子和小黄花，能够治疗内伤。

款冬，正如其名，叶子在网状的快要干枯的茎上延伸出去，它可以减轻哮喘病的痛苦。哮喘病患者闻到款冬叶子燃烧时产生的烟，哮喘就会减轻。同其它一些东西泡在茶里，又可以治咳嗽。它用来调味，更是爽人口鼻。也看见毛绒绒的紫草叶暴露在阳光下，被烘干时，就会想起接骨和伤愈。色彩鲜艳的金盏花可以使开裂的伤口、溃荡愈合，使皮肤病痛消失、甘菊有助于消化，同时又是柔和的伤口清洗剂。野玫瑰的花瓣飘在阳光下的一碗水中，就是上好止血护肤液。

她采集这些药草，只是想用新的来替代那些没有用过的过时药草。虽说这么多的药物对她自己并没什么用处，但她喜欢这样做，这使她的

技能日益精湛。但当各种药草到处都是的时候，就再也没有理由采集更多的了——已经没有地方放置了。这时她便无事可做，显得烦闷不堪。

她漫步走向河滩，转过那处突出的山崖，沿着溪流旁边的树丛走去。那头巨大的穴狮拖着脚步跟在后面。它一边走，一边发出那种"嗯格"、"嗯格"的咕哝声。艾拉知道，这是它通常的语言，其他狮子也发类似的声音，但每一头都略有不同。她打老远就可以听出贝贝的声音，就像她能够分辨出它的吼声一样，叫声首先从胸中发出，起初是一些咕噜声，然后便到达最高点，犹如霹雳一样。如果她离得太近，就会耳鸣不止。

她来到一块巨石旁，停了下来。她通常都在那儿休息。她其实不是对打猎感兴趣，，而是实在不知道她要做什么。贝贝拱了拱她，以引起她的注意。她挠挠它的耳朵，又把手伸进它的鬃毛里。它的毛色比冬天时显得深了，虽然仍是淡淡的黄褐色，但鬃毛已是赤褐色了，这是一种铁锈般的深棕褐色，像红蒲石的颜色。它抬起头来，这样她就可以够着它的下巴了。它发出低低的满足的嘟哝声。她伸手去够另一边，这时再看它时，又有了新的发现。它的背脊正好与她的肩一般高。它差不多有威尼那么高了，不过显得更加庞大，她还一直未曾意识到它居然已长到这么大了。

穴狮出没在那块被冰川覆盖的寒冷平原地区。这样的环境对它们的狩猎方式来说是再理想不过了。这块草地拥有大量食物以及多种猎物。许多动物都体格高大，——有穴狮一半大的野牛、身长十一英尺的巨鹿，以及长毛猛犸。这种条件，至少会使其中的一种食肉动物发育到足以把这些身形高大的动物作为捕捉对象。而穴狮正是这种动物，而且相当出色。它以后各代的狮子体形只有其一半大，未免相形见绌了。穴狮是迄今为止最大的猫科动物。

贝贝又是这种优良食肉动物最好的样本——体格高大、强壮、光滑的皮毛散发着健康的青春活力。它在这位少妇的抓挠下显得十分温顺，如果它要攻击她的话，她就只能束手待毙。不过她从未想过它会是危险的，它只不过是只长得太大了点的小猫——贝贝对她就是这种印象。

她对它的控制是下意识的。这一点它也承认，贝贝抬起或转动它的头，以让她知道该抓哪里。它明显地沉浸于她的抓挠带给它的无比兴奋之中，也为此感到高兴。她登上巨石，以便抓挠它的另一侧，她身子斜靠在它的身上，这时她头脑中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她根本未加思索，只是把腿跨了上去，就像过去经常骑威尼那样骑在了贝贝的背上。

这太出乎意料了！但是抱着它脖子的胳膊是熟悉的，而且它的体重对它并算不了什么。有一会儿时间，谁也没动。艾拉突然挥了挥胳膊，并喊了声"走

她感觉到贝贝背上的肌肉绷紧了，便抓住了它的鬃毛。这时贝贝跳跃起来了，它以它同类强健的脚步，驮着这位少妇驰下了山谷。风拂在她的脸上，她眯起了眼睛。未曾扎入辫子的发丝在脑后飘逸。

她并没有控制贝贝，她对贝贝不像对威尼那样——她只是兴之所至，随着它往哪儿走。她觉得在她的记忆中，从来也没有这样高兴过。

同在进攻中一样，贝贝的爆发速度是很短暂的。它速度慢了下来，转了个大圈，慢慢跑回洞去，背上驮着少妇，爬上了陡峭的小径，在洞中少妇的位置上停了下来。她溜下来，抱了抱它，她知道没有其他途径来表达她难以名状的情感。她松开后，它甩着尾巴，向洞的深处走去。它找到自己最喜爱的地方，四肢平伸，躺了下来，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她微笑地看着它。你让我骑了你，现在你的一天已经结束了，是吗？贝贝，从此以后，只要想睡，你就去睡个够吧。

随着夏天濒临结束，贝贝狩猎外出的时间也越来越长。第一次，它离开了一天多，艾拉真是急坏了，她晚上无法入睡。第二天早上它终于出现了，显得同她一样地疲惫不堪。它没有带回猎物来，当她拿储存的肉干给它吃时，它就一头扎进了肉里。而通常，它则撕成小条，摆弄着玩。虽然自己很累，但她依然拿了弹石带出去，打回了两只野兔。它从睡梦中醒来，跑到洞口去接她，把一只兔子叼到洞里去。她把另一只也拿到后面去，然后走到了自己睡的地方。

有一次，它离开了三天，她也不像以前那样担心了——但当日子一天天过去时，她的心情也变得越来越沉重了。它回来时带着满身的伤痕，她知道它是跟其他狮子发生了冲突，她怀疑它是否已成熟到想寻找异性了。不像马，狮子没有特别的交配季节，它们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都可能发情。

随着秋天的推进，这头青年狮子离开的时间越来越长了，而且益发频繁，它偶而回来。只是为了睡觉，她肯定它也在其他地方睡觉，但不觉得像在她那儿那样安全。她从来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从哪个方向来，它只是会出现；或者从河滩那边的小道上走来，或者更突然的，猛地从她的洞上边的平原上一下跳到前面的山岩上。

她看到它时总是很高兴。它问候她的方式也总是很亲热——有时还有点亲热得过了火。它跳起来，前爪搭上她的双肩，将她扑倒在地。要是它由于见到她而过于兴奋的话，她就立即做出"停"的手势。

通常，它都会呆上几天，有时他们会一块去打猎。它也会不时地带回一个猎物，然后，就又闲不住了。她确信贝贝是在为它自己猎食，并且保护自己的猎物，以免被鬣狗、狼群或食腐肉的鸟给偷去。她觉察到它一旦开始踱步，那就意味着它很快就要离开了。狮子走了，洞中就显得空荡荡的。她开始有点惧怕冬天的到来，她怕这将是一个寂寞的冬天。

今年的秋天有些不大寻常——天气又热又干。叶子变黄了，又变成了褐色，霜后树叶的五颜六色的景色却没有出现。干枯了的黄褐色树叶一簇簇的挂在树上，在风中瑟瑟发抖。平常时节，树叶早就落光了。现在这种反常的天气实在令人不安——秋天本该是温润而凉爽的，而现在总是大风呼啸，暴雨阵阵。艾拉心中油然升起一种恐惧，夏天似乎要推迟季节的转换而直到冬天来临一样。

每天早上，她都走出去，希望能看到某种突然的变化。但几乎总是失望地看见一轮红日升起在万里晴空中，傍晚她呆在外面的山

岩上，看着太阳落入地平线，没有展现在饱含水分的云层上那壮观的色彩，代之而来的，只是尘土在太阳的余晖里散发着淡淡的红光。接下来就是满天星光。黑暗中的星星使天空显得支离破碎。

她已经呆在山谷附近好些天了。当温暖而晴朗的又一天来临时，她觉得自己有些愚蠢，竟然不出去享受这种美好的天气，而让它白白溜走；冬天很快就会来临，到那时，她将被堵在洞里哪儿也去不了。

太糟糕了，贝贝不在这儿，她想，这样的天气，打猎是再好不过了，或许我可以自己去。她拿起一根梭镖。不，没有了贝贝和威尼，我必须采取一种新的狩猎方式。我只需带着弹石带了，是否该带件皮衣呢?天太热了，穿着皮衣也只会流汗。本来我可以拎着皮衣的，或是带个采集的篮子。但是我什么也不需要，我什么都有。我所需要的只是进行一次远距离散步。去散步就不必扛着篮子，我也

不必拿着皮衣。只是走路就会让我够暖和的。

艾拉开始沿着陡峭的小径往下走，心中异常轻松。她没有什么东西要拿，也没有动物要她照顾。她有的，只是一座洞，洞里什么也不缺。除自己外，没有什么可让她担忧，但她却希望有些事让她挂念，整日里无所事事，让她心里好烦，这使人不习惯的自由，真是难以忍受

她走过草地，爬上一座小山坡，到了东边的平原。然后就加快了脚步。她并没有固定的目的地，只是信马由缰地到处走。秋季的干旱在平原尤其明显，草都枯萎焦干了，她手里攥住一片草叶一捏，就成了粉末，风刮过来，粉末从手中被吹掉了。

脚下的土地板结得坚硬异常,张着条条裂纹,她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挪动脚步,以免被土丘拌倒或是让洞、小渠等崴了脚脖子。她还从未见过大地如此干燥,空气似乎要从她的呼吸中汲取水分。她身边只带了一个小水袋,本想在自己知道的几条小溪或山泉里灌满,可是好多都干涸了。早上刚过去一半,她的水袋就已有一半多空了。

她来到一条自以为肯定有水的小溪旁,看见的只是泥洼,这时她决定要回去了,为了灌满水袋,她又沿着河床走了一会儿,来到了一个全是泥浆的水坑旁——一个深水眼就成了这样。她弯腰下去,想尝尝这水能不能喝,这时,她注意到了一些刚留下的马蹄印。很明显,一队马群不久前经过这儿,而其中的一个蹄印让她更靠前看了看,她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追捕者。虽然她自己没有意识到是为什么,她看得出威尼的蹄印在轮廓和压力上有些特别。她太熟悉威尼的蹄印了,一看就知道,威尼来过这儿,而且是不久之前,她肯定它还在附近。艾拉的心跳加速了。

要跟踪,并非难事。马群离开泥滩时,蹄子滑进裂纹碰掉一边泥土,新落的尘土、压倒的草,这一切都标示着马群的去向。艾拉心情无比激动地寻着马踪,四周的空气也似乎因为期望而凝固了。已这么长时间了,威尼还记得她吗?能知道它还活着就已足够了。

马群比她料想的要走得远,大概受到了惊吓,于是驰过了平原。她听到一阵骚动和狼嗥声,接着便看到正在争食的狼群，她本应该退回去了,但她还不得不走得更近一些,以确定落入狼口的不是威尼,看见了深褐色的毛色,她才松了一口气。这与那匹种马一样，毛色不同寻常,使她确信,这匹马也是从那同一个马群掉队的。

她一边跟踪,一边想着这些生活在野外的马群。它们是多么容易受到攻击啊。威尼虽年轻又强健,但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呢?她想把这匹年轻的母马领回去。

临近中午时,她终于发现了马群。他们受到刚才的攻击,仍是心有余悸。艾拉在上风处,它们一闻到她的气息,立即就开始移动了。她只好绕了个大弯来到下风向。她走近了些,能看清每匹马的时候,一眼就认出了威尼。她的心猛烈地跳动起来。几次忍住欲作泉涌的泪水。

它看起来还算健康,艾拉想。胖了,不,它不是胖,我看它是怀孕了。哦,威尼,太好了!艾拉高兴得简直无法自制,接着她又受不了了。她想知道它是否依然记得她,她打了一声口哨。

威尼的头立即抬了起来,向艾拉这边张望,艾拉又吹了声口哨,马开始向她走了过来。艾拉无法再等了,她跑上前去,迎接这匹草色的马。突然,一匹米色的母马从她们中间跑过,咬着威尼的跗关节,把它赶开

了。然后头马就将其它的马圈到一起, 统统赶走, 离开了这个不熟悉而又可能有危险的女人。

艾拉的心都碎了。她不能再跟着马群走了, 她已经走得比预想的要远得多了。马群又走得比她快得多。因此, 要是她想在天黑之前赶回去的话, 她就得赶快点了。她又一次打了声口哨, 响亮的, 拉得长长的口哨。但她也知道, 已为时太晚。她转过身, 心都碎了。她拉起皮披肩裹住肩膀, 低头钻进嗖嗖的冷风里。

她是如此沮丧, 除了她的悲伤与失望之外, 什么也没有留意。突然一声狼嗥让她猛醒过来, 她误入了狼群, 它们的嘴拱入血里, 大口大口地吃着那匹深褐色的马。

一边往回退, 她一边想, 我最好还是看看该往哪边走。都是我的错。要是我不是那样没有耐心的话, 那母马可能不会把马群赶开, 她绕过去, 再看了一眼那匹落群的马, 深褐色是马的毛色中的较深的, 它看上去同威尼马群的种马一个颜色。她更仔细地看了一下。那毛色、还有那形态!她心中一颤!这是那匹栗色的种马!正值壮年的马怎么会落入狼口呢

它弯曲得有些不正常的左前腿说明了一切。即使是多么好的马, 都有可能在这崎岖的地面上把腿弄折, 这干燥的土地上一个深深的裂口使这群狼尝到了一匹正值壮年的种马肉, 艾拉摇了摇头。太糟了, 她想。它本可以好好地活很多年呢, 当她转身离开狼群的时候, 才注意到了自己的危险处境。

早上还是万里无云的天空, 现在却阴云密布, 一直阻止冬天到来的反气旋已经让步了, 处于观望状态的冷风开始逼进, 干草在风中东倒西歪, 一节节的干草屑满天飞舞, 气温在急剧下降, 她可以感觉到大雪就要来临, 而自己还离家很远。她环顾四周, 认准方向, 开始跑了起来, 看来, 这将是一场竞赛, 看她能否在暴风雪之前赶回去。

她是输定了。她离开山谷, 已走了多半天的路, 而冬天又被推迟得如此之久, 等她到了那条干溪旁, 大片湿漉漉的雪花开始飘了。风又吹起来时, 雪片变成了刺骨的冰针, 继而又下起更干燥的雪粒。雪开始在坚实的湿雪上堆积起来。

狂风夹着雪花, 将她刮得东倒西歪。

她知道, 自己的唯一希望就是不停地走, 但却无法确定自己没有走错路。界标的影子模模糊糊。她停了下来, 试图确定一下自己的位置, 并努力压制着心中不断升起的恐慌。她多么愚蠢, 竟然没带皮衣就出发了。她本可以在篮子里带着帐篷的, 那样, 她至少有个地方可以避一避,

耳朵快冻僵了,双脚麻木,牙齿冻得打颤,她冷得要命,只听得耳边狂风呼啸。

她侧耳细听,那不是风声,又来了一声。她双手撮成杯状,置于嘴边,用尽全身力气,打了声口哨,然后又仔细听着。尖利的马嘶声越来越近。她又打了声口哨,当那匹草黄马幽灵般地出现在风雪中时,艾拉脸上挂着结成冰的泪水跑了上去。

威尼!哦,威尼"她一遍遍地呼唤着马的名字,双手环抱着威尼那坚实有力的脖子,脸深深地埋在马长长的冬毛里。然后,她爬上马背,低头靠近马的脖子,以尽量摄取点热量。

马按着自己的直觉,向山洞跑去。她本来就是往那个方向去的。种马意外的死,让马群全乱了套。头马尽量把它们拢在一起,因为它知道最终会再找到一匹种马的。本来,它也会留住这草黄马的——要不是因为那熟悉的口哨声,以及有关那女人和安定生活的回忆的话。对不在一个马群中长大的马,头马的影响要相对小一些。大风雪来临时,威尼又想起了那座可以避开刺骨寒风和迷眼大雪的洞穴和一个女人的爱抚。

终于回到了洞中。艾拉实在冻得厉害,她全身抖得几乎都生不起火来,火生好之后,她并未呆在火边,而是抱起睡皮,来到威尼身边,蜷缩在温暖的马身旁。

但她却无法享受久别重逢的喜悦。第二天一起身,就觉得发烧得厉害,而且咳嗽不止。只要她还能爬起来去煮茶,她就喝些热的药茶。威尼虽然救了她的命,却对她的肺炎无能为力。

她身子很虚,几乎总是昏迷不醒。但贝贝回到洞里引起一阵骚动时,她醒了过来。它从洞顶的平原上跳下来,进来时却被威尼明显的挑战神气吓住了。由于恐惧而发出的防御性尖叫声把艾拉从沉睡中惊起。她看到马儿气势汹汹地双耳倒竖,然而害怕而又紧张,似乎就要一跃而起。穴狮露出牙齿,喉咙里发着低沉的吼声,作欲扑之势,她从床上蹦下来,冲到了他们中间。

别这样,贝贝,你会吓坏威尼的!它回来了,你应当高兴才对。"艾拉又转向马道:"威尼,它就是贝贝呀!你不必怕它的,你俩都快别给我闹了。"她训斥道。她相信不会再有危险了。他们两个曾在洞中一起长大,都在这儿住过。

这洞里的气味,对这两头动物来说都是熟悉的,尤其是女人的气味。贝贝跑上去和艾拉亲热,在她的身上蹭,威尼也来到跟前,用嘴拱她,以引起她的注意。威尼突然一声嘶鸣,这回可不是出于恐惧或愤怒,而是对她曾照看过的小狮子常用的声音,穴狮也认出了它的保姆。

我不是告诉过你，它就是贝贝嘛！"她对马说道，接着又咳嗽不止。

艾拉拨亮灯，拿起水袋，发现里边已经空了。她用睡皮把自己包起来，走到外边舀起一碗雪来，她尽力压制着胸中抽搐引起的喉咙上撕裂般的痛苦，一边等待水开。最后，由于用土木香和野樱桃熬的汁的作用，咳嗽渐渐平复了。她回到床上躺下来，贝贝已在远远的角落里舒舒服服地睡着了。威尼也在墙边它的地方休息了。终于，本身的生命力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使艾拉战胜了疾病。不过，完全康复还得花很长时间。动物都回到了她这个特殊家庭，她真是高兴极了，虽然它们都已今非昔比。威尼还怀着沉沉的身孕，还曾生存于一群了解食肉动物危险的马群中。它同曾一起玩耍过的狮子在一起时，也显得拘谨多了。贝贝也已经不再是一只可爱的小狮子了。风雪之后不久，它很快就离开了洞。随着冬天的到来，它回来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

过度劳累常使她一阵阵地咳嗽，直到过了仲冬，情形才有所好转，艾拉精心地照料自己。她也对威尼关怀备至，喂它吃自己采摘的谷物，自己吹掉糠，也吃上一些，偶而骑马出去走走。但有一天，天气晴朗，她醒来时精力充沛，心想锻炼一下对她们两个都有好处。

她把背篓缚在马背上，带上镖枪和爬犁杆、应急食物、额外的水袋和衣物、篮子、帐篷——所有能想起来的应急物品。她不想再次遇险，那一次的疏忽几乎致命。骑马之前，她先在马背上垫了一块软皮，这是威尼回来之后才有的，她已经好久未曾骑马了，现在再骑，大腿容易生疮，而垫上一块皮子则就不大一样。

咳嗽已经停止，又能到野外去了，艾拉真是高兴。马一到平原，她就让它信马由缰地走去。她舒舒服服地骑在马上，想着冬天即将结束，突然，她感觉到威尼的肌肉猛地一紧，她不由注意起来，有什么东西正在朝她们的方向移动，像是只欲捕取猎物的野兽，威尼现在更脆弱了——她已快临产了，艾拉伸手拿起了镖枪，尽管她还从未想过捕杀一头穴狮。

等那野兽靠近时，她看到了赤褐色的鬃毛和鼻子上那块熟悉的伤疤。她从马上滑下来，冲着那头高大的牲畜跑去。

贝贝，你都到哪儿去了？你知不知道你这么长时间不回来，我有多担心。

见到她，它似乎也跟她一般兴奋，它亲热地蹭着艾拉，几乎将她撞倒。她双手抱着它的脖颈，用它喜欢的方式在耳朵后及下巴底下抓挠，而它则满足地低声叫着。

接着她便听到不远处另一头狮子低沉的吼声，贝贝停止了叫声，紧张地作出了一种她从未见它作过的姿势。从它肩上望过去，可以看到一头母狮正小心翼翼地靠近，它听到贝贝的叫声时，就停了下来。

你找到配偶了?我就知道你会的——我知道你终于有一天会拥有自己的狮群的。"艾拉看看四周，是否还有更多母狮。"到目前为止，还只有一个，恐怕是头落单的。你还得为占有一块领地而战，不过这是个良好的开端。你最终会有一个美好的大家庭的，贝贝。

狮子放松了许多，又向她走过来，用头推她。她挠挠它的头，最后很快地抱了抱它，她注意到威尼异常紧张。贝贝的气味可能是熟悉的，但那头陌生的母狮则不然，艾拉骑上马背，当贝贝想再次走近时，她做出"别过来"的手势。它站了一会，就"嗯格"、"嗯格"地叫着走开了，后面跟着它的配偶。

回去的路上，她想，它现在走了，去跟它的同类生活了。它或许会偶而来一次，却永远也不会像威尼那样回家来。女人弯下腰，喜爱地拍拍母马。我真高兴你能回来，她想道。

看见贝贝和它的母狮在一起，使艾拉想起了自己未来的前程。贝贝现在已有了配偶，威尼，你也有过一个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也会有一位

乔达拉从那块突出的沙岩下走出来，站在这块白雪覆盖、边缘陡峭的平台上往下看。河对岸高高的山崖把被水冲蚀的山勾画出白色的浑圆的轮廓。已经等在那儿的达沃招手叫他。达沃在他的另一头，站在靠近悬崖的一个树墩上，乔达拉曾选择那儿加工他的打火石，那是一片开阔地，光线好，又避开了正道，所以很少会有人踩上这尖锐的碎片，他朝那个男孩走去。

乔达拉，等一下

索诺兰。"他微笑着说道，等着他弟弟赶上来。他们一起走过坚实的雪地。"我向达沃保证过今天早上让他见识一些特别技艺的。沙米奥怎么样了

她很好，伤寒快好了。她让我们担惊受怕——她又有点咳嗽，弄得杰塔米睡不好觉。我们正商量，赶在明年冬天之前，多弄出些住的地方来。

乔达拉赞许地看着索诺兰，心里寻思着。有了妻子之后，这个扩大了的家庭会不会给他这个无忧无虑的弟弟过重的压力呢?但是索诺兰周身透着一种平静而满足的神气。突然，他自得地咧嘴笑了。

大哥,我有事告诉你。你有没有注意到杰塔米开始变得稍稍丰满点了呢?我还当她只是气色好了些呢。其实我错了。她是有了

那太好了,我可知道她是多么希望有个孩子啊。

她已知道好长时间了,但是一直不想告诉我,怕我会担心。这回她会怀住的,乔达拉。沙穆德说不要指望任何事情,但只要一切顺利,她会在明年春天生产的,她说她肯定那孩子会具有我的气魄。

她的肯定是对的。你想想,我自由自在的小弟——一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男人和她快要生产的妻子

索诺兰笑得更快活了。他的幸福感是如此之明显,乔达拉不由得跟着笑了。他看上去那样高兴,你会以为他已经有了孩子呢,乔达拉想道。

那儿,往左点。"多兰多手指着挡在他们面前的那座犬牙交错的山顶侧面伸出来的一块岩石轻声说道。

乔达拉看着,但除了眼前这整个景色之外,什么也无法让他集中精力。他们正在树木分界线上,身后是刚刚从中穿过的森林。海拔低处长着橡树,往上些山毛榉就居多了。再往上,就是那些他更熟悉的针叶林——松树、枞树和云杉,他曾从远处望见过更加壮观的山峰,但当他们把森林整个甩在身后时,他的呼吸不禁为这难以预料的壮丽景色而阻塞!虽然他已多次看到过这景象了,但它依然同样地令他激动。

与高山靠得这样近使他惊愕,使他有种一伸手就可以触着的感觉,在可怕的静寂中,它似乎诉说着大地的隆起,诉说着怀孕的大地生出那光秃秃的岩石。没有森林遮拦的大母亲河那原始河床显露在倾斜的地面之上。远方无垠的天空闪烁着神秘的蓝光,平淡无奇的背景衬托着冰川上的冰晶反射的阳光,令人眼花缭乱。

我看见它了!"索诺兰喊道。"再稍向右点,乔达拉。看见了吗?在那块露头上。

高个男人收回视线,就看见了那只立在悬崖顶上娇小而优雅的羚羊。腰窝上还残留着冬天的毛,一块块厚厚的毛,而黄褐色的夏日毛色则与岩石溶为一体。两只小角直直地立在那长得很像山羊的羚羊前额上,只是在尖上稍向后弯曲。

我现在看到它了。"乔达拉说道。

那可能不是个雄的,雄的也长角呢。"多兰多纠正道。

它们确实跟野山羊很像,是吧,索诺兰!只是个头小点,角也是。但从远处…

泽兰达尼人是怎么猎野山羊的，乔达拉?"一位年轻的妇女问道。她的眼中闪烁着好奇、激动和爱慕的光芒。

她只不过比达沃大几岁，并且已经迷恋上了这位金发的高个男人。她是沙穆多人，当她母亲第二次结婚，嫁给一个拉穆多后，她也就在河上长大了。这种关系破裂后，她又搬回到这里。不像其他沙穆多的青年，她原本不习惯这些山岩，也不喜欢打猎，直到最近，她发现乔达拉赞成女人打猎时才喜欢上了狩猎。使她惊讶的是，她发现这很令人激动。

我对这个了解得不多，萝卡瑞。"乔达拉温柔地笑着答道。他以前曾在年轻的女孩身上看到过这样的暗示。虽然他不禁要回应，但不想鼓励她这样做。"在我们南边的山里有野山羊，东边的山里更多，但我们不去山里打猎，那儿太远了。偶而会在夏天大会上集结起一些人来，安排一次捕猎活动。但我只是因为好玩才一道去的，我只是跟着那些知道如何打猎的人。我也在学，萝卡瑞，多兰多才是山间狩猎方面的专家呢。

那羚羊从悬崖跳到一块尖石上，然后在它的新位置上静静地观察着形势。

你怎么能猎到能那样跳的动物的?"萝卡瑞看到羚羊毫不费力稳稳当当地站在那儿，简直难以相信。"它们怎么能牢牢地站在那么小的地方

我们猎得一只后，萝卡瑞，看一看那蹄子。"多兰多说道："只有外部边缘是硬的，中间部分是可以伸展的，就跟我们的手掌一样。这就是他们不滑倒或跌交的原因。软的部分可以抓牢，而硬的部分用来支撑。要猎它们，最重要的是记住，它们总是往下看，它们总是看着走的方向，知道在它们下面都有什么。它们的眼睛在头两侧的后部，所以，它们看得见两边，却看不到身后的上方。这样，你就占便宜了。要是从上方向它们摸过去，你可以从后面抓住它们，如果你足够仔细而且不失去耐心的话，可以靠近得摸着它们。

要是它们在你到那儿之前就走了呢?"她问道。

瞅那儿，看见草原上那块微绿的地方了吗?那块青草可实在是很大的诱惑。那边的只是放哨的，其它的那些——雄的、雌的还有幼崽——都散落在岩石间或草丛里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如果草好，只要它们觉得安全，就不会走得太远。

我们干吗站在这儿说话?走吧!"达沃说道。

他不耐烦萝卡瑞总缠着乔达拉，他已迫不及待地要去打猎了。以前他曾跟猎手一道出去过——乔达拉开始同沙穆多人一块打猎时，就总带着他，虽然只是让他跟着学，观察并学习打猎的方法。这次，他被允许试

着自己猎取猎物了。如果成功了,这将是他的第一个猎物,他将受到特别的注意。但他却没有什么压力，他并非必须要在这次打到猎物的,他可以在别的时候再试一试的。在它们完全适应的环境中猎取这样灵敏的动物是最困难不过了,只有摸得足够近的人才会试着做,这就要求细心和敏捷的身手。因为它们一旦受惊,从岩石跳上悬崖,穿行于深谷之中,是没有人能追得上的。

多兰多开始绕着一块大岩石往上爬去。它那平行的地层在一个角上倾斜了,暴露出的软一些的沉积已被风雨侵蚀掉了,留下来一些阶梯状的凸起可供立足。到羚羊后面和四周去的路虽陡峭,费力,但没什么危险,并不需要真正爬山。

其他的狩猎人都跟在领头的后面。乔达拉等殿后。当几乎所有的人都爬上那块阶梯状的岩石时,突然听到塞伦尼奥叫他。他吃惊地转过身来。塞伦尼奥不是那种喜好打猎的女人,她几乎从不离开住处四周,他根本猜不出她走这么远来干什么,她走近时的脸色却使他倒吸一口凉气。她一直在着急地赶路,说话之前不得不喘了好一会儿气。″真高兴……赶上了你。需要索诺兰……杰塔米……生小孩″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吃力地挤出几个字来。

他双手形成喇叭状撮在嘴前,大声喊道:″索诺兰,索诺兰!″在前面移动的一个身影转过身来。乔达拉向他招手,让他回来。等待时的沉默真让人不舒服,他想问杰塔米是否没事,但又忍住没问。

她什么时候开始生产的?″他最后问道。

昨晚她觉得背部疼痛,但对索诺兰什么也没说。他一直都在盼望着这次猎羚羊的活动,她怕告诉他,他就不去了。她说她不敢确定是否要生产。但我想她是打算在他回来之后,让孩子给他一个惊喜,″塞伦尼奥说道,″她不想在生产时,让他担忧或者紧张地等待。

这是杰塔米的作法,他想道,她不想让他受累。索诺兰是那么爱她,突然乔达拉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如果说杰塔米想给索诺兰一个惊喜,那么塞伦尼奥又何必跑到山上来找他呢

出什么事了,是不是″…

塞伦尼奥看了看地面,闭上了眼睛,回答之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孩子生不下来了,她身子太窄,生不出来。沙穆德认为是中风后遗症,他让我来找索诺兰,还有你……为了他。

哦,不!大地母亲!哦,不

不!不!不!她怎么能!为什么?为什么大地母亲赐给她一个孩子,却又将她们都带走呢

索诺兰在他曾与杰塔米同居的洞内疯狂地来回走动,以拳击掌。乔达拉无助地站在一边,除了这个,他无法给予更多的安慰,而其他人根本连这个都无法做到。悲痛欲绝的索诺兰冲着每一个人大声喊叫,让他们走开。

乔达拉,为什么偏偏是她?大地母亲为什么要带走她?她拥有的如此之少,却又忍受了这么多的苦难。有点要求难道过份吗?一个孩子?一个自己的血肉

我不知道,索诺兰,即使泽兰达尼人也无法回答。

为什么会这样?有那么多的痛苦?"索诺兰站在他哥哥面前,求助地望着他。"我回来时,她几乎认不出我了,乔达拉。她在忍受巨痛,从她的眼神我看得出来,她为什么得死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大地母亲给人以生命而又把它带走。

母亲!母亲!她根本不在乎。杰塔米崇拜她,我崇拜她,可这又管什么用?怎么说她还是带走了杰塔米,我恨大地母亲。"他又开始来回走动起来。

乔达拉,"罗莎里奥在洞口叫道,迟疑着不知道是否该进来。

乔达拉走了出去。"什么事

她......以后,沙穆德剖开她,想把孩子取出来,"她眨眨眼睛,止住泪水。"他以为还能保住孩子——有时真能的。可太晚了。不过,是个男孩,不知道你是不是要告诉他。

谢谢你,罗莎里奥。

看得出,她一直痛苦不堪。杰塔米就像是她的女儿。罗莎里奥养育了她,在她中风瘫痪及恢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又一直照顾她,在她难产的过程中自始至终罗莎里奥都跟她在一起。索诺兰突然推开他们走了也去,背上他的背篓,朝围绕岩石的山道走去。

我想现在还不是时候。以后我会告诉他的。"乔达拉说完,就跑上去追他弟弟。

你去哪儿?"追上后,他问道。

我要走了,我本就不该停的。我还没到行程的终点呢。

现在你不能走。"乔达拉说着,双手紧紧抓住他的胳膊,索诺兰猛地甩掉他。

为什么不能?什么还能让我呆在这儿?"索诺兰哽咽了。乔达拉又挡住了他。把他身子扳过来,看着那张由于痛苦而变形的脸,几乎认不出来了。痛苦太深了。自己的心里也感到一阵阵的灼痛,他还曾多次因为

索诺兰沉浸在对杰塔米的爱中而妒嫉过,想着由于自己性格中的缺陷,使他无法了解这种爱情。这值吗?爱值得如此痛苦吗?如此的凄凉

你难道能让杰塔米和他的儿子在你不在时埋掉吗

她的儿子?你怎么知道是个儿子

沙穆德把他取出来了。他以为至少可以保住孩子。不过太晚了。

我不想见置她于死地的什么儿子。

索诺兰,索诺兰,是她要的孩子。她想怀孕,而且她对此又是那么高兴。你能剥夺她这种幸福吗?你难道宁愿让她痛苦地活一生?没有孩子,而且永远也不会有了。她有过爱和幸福,第一次是有了你,第二次是有了孩子。虽然是很短的一段时间,但她告诉我说她做梦也想不到能如此地幸福。她说再也不会有什么比你和知道有了孩子更使她幸福了。她说‘你的孩子’,索诺兰具有你的灵魂的孩子,或许大地母亲知道不是选这个,就是另一个,所以就选择给她。

乔达拉,她都认不出我了……″索诺兰的声音都哑了。

沙穆德最后让她舒服多了,索诺兰,她根本没希望生孩子,但她可没受多大罪。她知道你在那儿。

大地母亲带走了杰塔米,就带走了一切。我本来如此地充满爱,而现在就全空了,乔达拉我一无所有了,她怎么可以走?″索诺兰痛不欲生。乔达拉伸手扶住他,让他靠在自己的肩膀上哭个够。

为什么不回家,索诺兰?如果现在出发,冬天我们就可以到达冰川,明年春天就可以到家了。你为什么要到东边去?″乔达拉的声音是充满了期待。

你先回家去,乔达拉,你早就该回家了。我说过,你是泽兰达尼人,而且永远是,我要到东边去。

你说要旅行到母亲河的尽头去,一旦到达,你准备干什么

谁知道呢,或许会沿着海边走下去,或许会到东边和索莉的族人一起去猎猛犸。马穆塔人说远在东北,还有一条山脉,家对我已没有什么意义了,乔达拉。我宁愿去寻找一些新的东西,到我们走各自的路的时候了,哥哥。你向西,我向东。

如果不想回去,为什么不呆在这儿

对啊,为什么不留在这儿,索诺兰。″多兰多说着也过来了。

还有你,乔达拉,无论是沙穆多或拉穆多都毫无关系,你属于这儿。这儿有个家,又有朋友。看到你们任何一位离开,我们都会伤心的。

多兰多，你知道我本打算在这儿住一辈子的。可现在不能了。一切都有她的影子，我还期望着见到她。但只要在这儿一天，我就会想起再也不会看到她了。我伤心透了。我会想念你们的，不过我还是得走。

多兰多点点头，他不想强迫他们留下来，但是他想让他们明白他们是一家人。"什么时候走

很快就走，最多几天时间。"索诺兰答道，"我想安排一次交易，多兰多，除了旅行时的包裹和衣物之外，我什么也不拿。不过，我还想要条小船。

一切肯定会安排就绪的。这么说，你是顺流而下了。向东去?不回到泽兰达尼人那儿去了

我去东边。"索诺兰说道。

你呢，乔达拉

我不知道，这儿还有塞伦尼奥和达沃…

多兰多点点头。乔达拉虽然没有正式挑明那种关系，但他知道这个问题决不会因此而显得简单。这位高个泽兰达尼人有权利去西边或留下来，或去东边。到底他怎么决定，谁都不知道。

罗莎里奥一整天都在做饭。我想她是想让自己忙个不停，这样就没有时间去想了，"多兰多说道，"如果你们能去跟我们吃饭，她会高兴的，乔达拉，她也希望塞伦尼奥和达沃一起去。如果你能吃些东西，索诺兰，她会更高兴的。她为你担忧呢。

乔达拉意识到，这也够让多兰多为难的了。他一直非常担心索诺兰，以致于没有想到整个部落里人的悲痛。这儿曾是杰塔米的家。多兰多一定像对其他孩子一样地喜欢她、关心她。索莉和马肯诺都是她的族人，他也知道塞伦尼奥一直在哭，达沃也很不安，不想同他说话。

我会叫上塞伦尼奥的，"乔达拉说道，"达沃肯定会去，或许你可以留住他，我想跟塞伦尼奥谈谈。

把他送过来吧!"多兰多说道，一边提醒自己一定要把孩子留下来过夜，让她母亲和乔达拉有时间做出最后的决定。

三个人一起走回沙岩去，然后在中央的火炉旁站了一会儿。他们说得很少，但都由于对方的存在而高兴——苦中寻乐——他们心中都很清楚，情况变了，很快他们就要分开，永远都不可能再站在一块了。

平台周围的悬崖带来了傍晚时的冷风，尽管在前沿，还可看见日光依然撒在河上。他们站在火边，几乎不觉得有什么变化，几乎忘记了这骇人的悲剧。他们一直呆到黄昏时分，想要留住这时光，心中想着各自的心事。如果交换一下想法，就会发现他们想的居然如此相似!每个人

都在想着使这两个泽兰达尼人来到部落的情形，都想知道是否还能再见到两人中的任何一个。

你们怎么不进来？"罗莎里奥问道。她终于等不及了。她觉得出他们需要这种无言的交流，所以并未想打扰他们。接着沙穆德和塞伦尼奥从一处走出来。-达沃也从一群年轻人中跑了过来，其他人也来到了中心火炉旁。那种气氛不会再重现了。罗莎里奥把所有人领向自己的住处。包括乔达拉和塞伦尼奥，但很快他们就离开了。

他们无言地走向地边，然后沿着悬崖走向一根伐倒的木头。坐在木头上可以舒舒服服地欣赏河上的日落，大自然想用美丽的落日让他们保持沉默；整个大自然就如一幅散发着金属光泽的五颜六色的风景画。随着那颗溶化了的红宝石的坠落，铅灰色的积云变成了银白色，接着又金光四射。落在波光那熬的河面上。大红色也参加进来，金色变成了闪闪发光的黄铜，黄铜又变成了青铜色。然后颜色又淡了下来，又成了银色。

当银色慢慢变成铅灰色，又成了更暗的颜色时，乔达拉终于做出了决定，他转过身来，看着塞伦尼奥。她真漂亮，他想道，跟她相处不会困难，她会使他过得很舒坦，他张嘴想说。

我们回去吧，乔达拉，"她先说了。

塞伦尼奥，……我……我们已经住了......"他开口说道。她伸出一根手指捂住他的嘴，不让他出声。

现在别说话，我们回去吧。

这次，从她的语气中，他听到了一种急切，从她的眼中，看到一种渴望。他伸手拉着她的手，将其送到唇边，然后把她的手翻过来，掰开手掌，吻她的掌心。他的嘴移到她的手腕，然后顺着胳膊往上，分开袖口，吻她的肘内侧。

她叹了口气，闭上了眼睛，将头翘了起来，等待着他。他托住她的后颈，以支撑她的头，吻着她的喉咙、她的耳朵、她的嘴。她在饥渴地等待着，他慢慢地充满爱意地亲吻着她，品尝着她那柔软的舌头，触摸着她的上鄂，把她的舌头含在嘴里。他们分开时，她重重地喘息着，她的手也让他知道，她在热烈地投入。

我们回去吧！"她又一次说道，声音有点沙哑。

为什么要回去？为什么不在这儿？"他说。

要是在这儿，很快就会过去。我需要火和皮毛的温暖，这样我们就不会太匆忙。

最近他们的做爱变得有些草率但不乏味。他们知道如何让对方满足,所以总是容易形成一种定式,只是偶尔才寻求点新的刺激。他知道,今晚她不会满足于一般的日常方式,他也急于配合。他将她的头捧在手里,吻她的眼睛,鼻尖和软软的面颊。鼻息吹进她的耳朵,他轻轻地咬着她的耳垂,然后再次摸向她的喉咙。当他再一次找到她的嘴时,他疯了似地亲吻着。将她紧紧地抱在怀里。

我看我们该回去了,塞伦尼奥。"他在她的耳边说道。"我不一直都这么说嘛

他们绕着那块突出的山岩往回走,肩并着肩,他的手搭在她的肩上,她的手搂着他的腰。他第一次没有在转弯时后退一步让她先过。她甚至根本没有注意到陡峭的山崖。

天已经黑了,四下里夜色茫茫,月影斑驳。月光被高高的山崖阻隔,只有寥落的几颗星辰隐现于头顶上的云层间。他们回到沙岩的时候,要比他们意料到的晚。大火炉里的木头依然冒着火苗,但火炉旁已经没有人了。他们看到罗莎里奥,多兰多还有其他几个人都在他们的洞里。经过洞口时,看见达沃正在和索诺兰掷骨片。乔达拉笑了。他和弟弟在漫长的冬夜,常玩这种游戏。这样,半个晚上就一晃而过了,而且它可以吸引人的注意力,让遗忘变得容易些。

乔达拉和塞伦尼奥进去时,他们同居的洞里一片漆黑。他在石壁的火炉里搁上木头,又从大火炉里拿来一块燃着的木条,点着了火。他在洞口将两块木板斜靠在一起,然后挂上皮帘子,做了一个安乐、舒适而温暖的窝。

他抖落外套。塞伦尼奥拿来水杯,乔达拉拿出发酵的越桔汁,给两人各倒了一杯。他的热情已经退去,回来的路人,他抽空思考了一下。她是我所见到的最可爱最多情的女人,他喝着热乎乎的桔汁心里想道,我早就该同她结合了,或许她会跟我回去的,还有达沃也会的,不过,不管留在这儿,还是回去,我都要她嫁给我。

做出了决定,就轻松多了,其实这并不难决定,他觉得这事不错,于是非常高兴,这事没错,我为什么要拖得这么久

塞伦尼奥,我决定好了。不知道是否告诉过你,你对我是多么重要……

现在别说",她说着,放下水杯,伸出双臂抱住他的脖子,让他的嘴唇紧紧地贴到自己的唇上,这是一次悠长缓慢而缠绵的吻,它很快激起了他的情欲。她是对的,他想,我们可以以后再说。

随着心中欲火的上升,他把她引到了铺着兽皮的睡台上,被遗忘在一旁的火堆半死不活地燃烧着。他摸索着又一次找到她的身子。塞伦尼奥从来都是积极配合的,但这次却比任何时候都放开一些。虽说她一次又一次地得到满足,但她似乎还要从他那儿得到更多。高潮接着高潮。当他认为自己已经不行了的时候,她试着用新的方法,慢慢地使他再次振作起来。随着最后一次狂喜,他们都高兴地松弛下来,精疲力尽地躺在一起,相拥着睡去。

他们就这样赤裸着在兽皮上睡了一会儿。火灭了,黎明前的冷风将他们冻醒了。她在仅剩的几颗火星上又生起一堆火来,而他则披上一件袍子,钻出去灌水袋。他回来时,这里已是温暖宜人了,他在冷水池里泡了一下。他感到又有了活力,朝气蓬勃,他觉得满意极了,干什么都不怕了。塞伦尼奥让火烧起来之后,也钻出去放松自己。回来时,跟他一样浑身湿漉漉的。

你在哆嗦。″乔达拉说着,用一块皮子把她包了起来。

我看你那么喜欢泡冷水,就也想试试。可太冷了。″她大笑着。″茶差不多好了。我给你弄一杯来,你坐在这儿。″他说着,催促她回到睡台上去,在她身边堆满了兽皮,最后只能看见她的脸了。同塞伦尼奥这样的女人过一辈子多好,他想。不知道我能否劝她跟我一块回去?一个不愉快的念头跳入了他的脑海:要是我能让索诺兰跟我回家,该有多好,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到东边去。他拿给塞伦尼奥一杯热酥茶,自己也端了一杯,坐在睡台边上。

塞伦尼奥,你有没有想过要旅行一次

你是说到一个我从没有去过的地方,去见一些我听不懂话的人?不,乔达拉,我从来没想过要去旅行。

不过你确实懂得泽兰达尼语啊,而且非常不错,我们决定和索莉及其他一些人学习不同的语言时,我还惊奇你学得快呢,这又不像你要去学一种新语言。

你到底想说什么,乔达拉

他笑了。″我想劝你在我们结婚后跟我回家去,你会喜欢泽兰达尼人的……

你说什么?‘我们结婚以后’?你怎么会认为我们要结婚

他羞愧难当。他当然应当先问问她的意见,而不是一开始就说些什么旅行的话。女人都喜欢被问的,而不是被想当然。他睡眼朦胧地看着她笑了。

我想该是正式挑明我们关系的时候了。我早就该这样做了。你是个美丽可爱的女人，塞伦尼奥。达沃是个好孩子，让我成为他真正的父亲吧，我会感到骄傲的。我希望你能考虑跟我回家的事…?回到泽兰达尼去。当然，要是你不…

乔达拉，你不能就这样决定我们的关系，我不准备嫁给你，我早就决定了。

他的脸红了。真是难堪极了。他绝没想到她竟会不愿嫁给他，他只是考虑自己的想法，以他认为的方式，而没有想到她会认为不值得嫁给他。"对……对不起，塞伦尼奥，我还以为你喜欢我呢，我不该自作主张的，你本该赶我走的……我可以另找个地方住。"他站起来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

乔达拉，你干什么

收拾东西，好搬出去住。

你怎么想搬出去住

我不想，可你这儿不要我…

经过了今天晚上的缠绵，你怎么还说我不要你?这又与不嫁给你有什么相干

他回来坐在睡台边上，看着她那双神秘的眼睛，"你为什么不愿意嫁给我?对你，难道我不够男人味

不够男人味……"她的声音哽咽了。她闭上眼睛，又眨了好几下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哦，大地母亲啊，乔达拉!不够男人味!如果你不够，那这世界上就没有人够男人味了。而这恰恰是问题的关键。你太有男人味了，太优秀了，叫我无法忍受。

这我就不懂了，我想同你结合，而你又说我对你是太好了

你真的不明白吗?乔达拉，你给我的……要比任何……任何男人都多。如果同你结婚，我就会拥有太多，比我知道的所有女人都多。她们会妒忌的，她们会希望自己的丈夫同你一样大方、体贴、一样的好。她们都已经知道，你的一举一动都让任何一个女人感到更有活力，更加地……乔达拉，每个女人都渴望得到你。

如果我……完全如你所说，那你为什么不嫁给我

因为你并不爱我。

塞伦尼奥…我爱你……

是的，在你看来，你爱我，你在乎我，你决不会伤害我，你会对我非常的好，但我心中依然清楚，即使我让自己相信你爱我，可心中依然知道你并不爱我。不知道我怎么啦。我缺少了什么，才让你不能爱我。

乔达拉低下了头。"塞伦尼奥,人们互不相爱也可以结婚。"他热切地望着她,"如果他们有共同的东西,如果他们互相关心,他们就可以在一起过得很好。

是的,有些人是这样,有一天我可能再嫁,如果我们有共同的东西,我不一定非得爱对方。但不是和你,乔达拉。

为什么不是我?"他问道。他眼中痛苦的神情几乎让她改变主意。

因为我会爱上你的,我情不自禁,我会爱上你的。知道你不爱我,我会一点点地死去。没有一个女人会不爱你的,乔达拉,每次我们做爱,像今晚这样,我的心就衰老了许多。向你要求这么多,爱你这么深,知道你虽然尽力,却无法回报我以同样的爱,不久,我就会干枯,变成一个空壳,然后想方设法地让你的生活同我一样悲惨。你会依然是优秀、体贴、大方的你,因为你知道我为什么变成那个样子。但你会因此而恨自己,每个人都会问你怎么忍受这样一位喜欢吹毛求疵,又爱抱怨的老女人的。我不会让你那样的,乔达拉,我也不会让自己那样的。

他站起来,走到洞口,又转身走了回来,"塞伦尼奥,我为什么不能爱?别的人可以恋爱,而我到底造了什么孽?"他看着她时是那样的痛苦,她不禁为他而心痛,也更爱他,真希望能让他爱上自己。

我不知道,乔达拉,或许你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女人。或许大地母亲特地为你准备了一个女人。她没有创造出几个像你这样的人。你确实不是多数女人所能承受得了的。如果你的爱全部集中到一个女人身上,就会淹没她,除非她有大地母亲赋予的同样的品质。即使你真的爱我,我也会怀疑是否承受得了。如果你像爱你弟弟那样爱一个女人,她得十分强壮才行。

我不能恋爱,但如果能的话,又没有女人能承受得了,"他笑着说道,笑声里充满了冷冷的嘲弄与辛酸,"小心大地母亲给你的礼物,"他那双在红红的火光中显得深紫色的眼中充满了焦虑。"你说什么?'如果像爱我弟弟那样爱一个女人?'如果没有女人足够强壮以'承受'我的爱,你是不是认为我需要一个……男人

塞伦尼奥笑了。"我不是说你像女人一样爱你的弟弟。你不像沙穆德,有一种性别的身体,却有另一性别的欲望?你现在应该知道,并响应神的感召了,像沙穆德一样,你会在某处找到爱人的。不,"她说道,一想起就有些脸红,"你太喜欢女人的身子了。但你爱你弟弟胜过爱任何女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今晚向你要求得这么多的原因。他一走,你也会走的,我将永远也不会再看到你了。

她这么一说,他就知道,她是对的,不管他如何决定,到时候,他一定会同索诺兰一起离开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塞伦尼奥?我都没有意识到呢。来这里时,我只想着要同你结婚,如果不能劝你跟我回去,我就打算在这儿扎根儿。

我想每个人都知道,无论他往哪儿走,你都会跟去的。沙穆德说这是你的命。

乔达拉对沙穆德的好奇心从未减弱。他不由地问道,"告诉我,沙穆德是男人还是女人

她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你真的想知道

他迟疑了一下。"不,我看这无关紧要。沙穆德不想告诉我。——或许这秘密对于……沙穆德挺重要。

接下来便是沉默。乔达拉紧紧地盯着塞伦尼奥,想把她这时的模样印在脑中。她的头发仍是湿漉漉、乱蓬蓬的,她已暖和起来了,把大部分皮子推开了。"你呢,塞伦尼奥?你怎么办呢

我爱你,乔达拉,"这只是一个简单的陈述。"要忘掉你并非易事,可你给了我许多。原先,我害怕去爱,我已失去了太多的爱,于是将所有爱的感觉拒在门外。我知道会失去你,可我爱你。现在我知道又可以去爱了。即使失去,也不会带走未来的爱。你给了我爱,或许更多,"女人特有的神秘感进入了她的微笑,"或许很快就会有人进入我的生活让我去爱。现在要确定还为时尚早,不过我想,大地母亲会赐福给我的。刚失去一次,我想不会再失去了——毕竟我已多年没得到大地母亲的恩嘱了。它可能会有你的气魄,如果他有同你一样的眼睛,我就会知道的。

熟悉的小沟爬上他的额头。"塞伦尼奥,这么说,我必须留下来了。你的家中没有人能照顾你和孩子。"他说道。

乔达拉,你不必担心,母亲或孩子不会永远没人关心的。穆多神说过,大地母亲赐予的,她不会撒手不管。这就是为什么她创造男人,要他们给妇女们带来大地母亲的礼物。部落会照顾他的,就像对它的所有孩子一样。你得服从你的命运,而我,则顺从我的。我不会忘记你的。如果我有一个具有你的体魄的孩子,我就会想起你的。就像我想起达沃出生时我所爱的那个男人一样。

塞伦尼奥变了,但她还是没有要求什么,没有给他增加任何负担。他伸出双臂抱住她。她看着他那双令人爱慕的蓝眼睛。她眼中一览无余,充满了对他的爱,失去他的悲伤以及她希望怀有孩子的喜悦。透过缝隙,可以看见新的一天开始时的一丝微光。他站起身

来。

你去哪儿,乔达拉

外面,我茶喝得太多了。"他笑了,一直笑到眼睛里。"不过让床温着,今晚没结束呢,"他弯下腰,吻吻她,"塞伦尼奥,"他的声音因感情而沙哑,"你对我比我所认识的所有女人都重要。

这不够。他要走了,她知道,如果她求他留下来,他会的。但她没有说。他已给了她所能给的一切。这是多数女人所无望企及的。

妈妈说你在找我。

乔达拉看得出达沃那僵硬的肩膀,和眼中警惕的神情。他知道这孩子一直在躲着他,原因他也能猜出个大概。这位高个男人微笑着,尽量表现得随便,轻松。他对达沃一向的热爱中所表现出的犹豫,更让达沃紧张,他不愿心中的疑惧被证实。乔达拉也一直不想告诉这孩子。他从架子上取下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外套,把它抖开。

我看,你差不多够高了,可以穿这件衣服了,达沃。我想把它送给你。

孩子的眼里为这装饰精美,奇异的泽兰达尼衣服而闪过一瞬兴奋的光彩,接着他又警觉了起来。"你要走了,是吗?"他质问道。

索诺兰是我的弟弟,达沃…

我什么也不是。

不是这样的。你知道我多么地疼你。不过索诺兰那么悲伤,他现在还没完全恢复理智。我真替他担心。我不能让他自己走,如果我不照顾他谁还会呢?请理解我,我往东不会走得太远的。

你还会回来吗

乔达拉顿了顿。"不知道。我没法保证。不知道我们将往哪儿走,得花多少时间。"他拿起衣服。"这就是为什么我要送你这件衣服的原因。这样就有点东西让你想起那个'泽兰达尼男人'了。达沃,听我说,你将永远是我的家庭中的第一个儿子。

孩子望着镶满珠子的袍子,泪水就将涌出。"我永远不会做你家庭的儿子的!"他大声喊着,转身跑了出去。

乔达拉没有追过去,而是把衣服放在达沃的睡台上,-慢慢地走了出去。

卡洛诺眉头紧蹙,望着那越压越低的积云。"我想天气会一直这样的。"他说,"要是天气真变得糟糕起来,你们就让船靠岸。不过在大峡谷内,是不会有很多靠岸的地方的。过了峡谷之后,母亲河就在平原上分做几支。记住,要走靠左边的河道。母亲河会在入海之前折向北而后向东。转弯不久,就会有一条大河汇入。这是她的最后一条主要支流。

再过一段，就到三角洲地带了，也就是河流入海的地方，不过你们还得走很长一段。开阔的三角洲充满了危险，洲上有众多的沼泽、泥沼和沙洲，母亲河在这儿又分叉了，通常是分作四支主要河道，有时更多，还有许多小河道。要沿左边的河道走，靠北的那条，靠近入海口的北岸，有一个马穆塔人的寨子。

这位经验丰富的水手以前曾在这条河上航行过。他甚至还在地上画了个地图，以帮助他们到达大母亲河入海口。他相信重复会让他们记得更清楚，尤其在要他们很快做出决定时，这会更有用的。他不放心这两位年轻人没有经验丰富的向导陪同就去一条不熟悉的河上航行；但他们坚持要去，或者说是索诺兰坚持要去，而乔达拉又不愿让他一个人独自去，至少他还算懂得一点驾船的技术。

他们站在木码头上，一切用品俱已摆在小船上。但他们的出发却没有这种冒险活动通常所有的激动。索诺兰要去，仅仅是由于他没法呆下去，而乔达拉则宁愿去相反的方向。

索诺兰似乎已经没有了生气。他往日外露的友好消失得无影无踪，代之而来的只有阴郁，他平时的坏脾气现在变得更加火爆了——经常乱发脾气而不顾后果。两兄弟第一次真正吵架后没有打起来，只不过是因为乔达拉不愿打架。索诺兰抱怨他哥哥把他当婴儿一样看待，他要求有权自己生活，而不是总被跟着。当索诺兰得知塞伦尼奥可能已怀孕的消息时，他简直要气疯了。乔达拉居然要离开一位可能怀着具有自己灵魂的孩子的女人，而跟着弟弟到一个未知的地方。他坚持要乔达拉像每一个正直的男人那样，留下来照顾她。

尽管塞伦尼奥拒绝嫁给他，乔达拉还是禁不住地认为，索诺兰是对的。打从出生起，他就牢牢记住了一个男人的职责，也是他唯一的目标，那就是帮助母亲和孩子们，尤其是由于某种神秘力量而可能吸取了自己灵魂的孩子的女人。但是索诺兰不愿意留下来，而乔达拉又怕他弟弟会做出些不理智的危险事来，坚持要陪他一起去。他们两人间的关系还是那么紧张而沉闷。

乔达拉不知道如何向塞伦尼奥告别，他几乎不敢看她。但他弯腰去吻她时，她脸上带着微笑，虽说眼睛有些红肿，但她没有让眼睛流露出一点感情。他想见见达沃，但令他失望的是在那些来码头送行的人中并不见那孩子的影子，而其他人差不多都来了。索诺兰已经登上了小船，乔达拉也爬了进去，坐在后面，拿起自己的桨。卡洛诺解开缆绳。乔达拉抬起头向着那块高处的平地望了最后一眼，一个男孩站在那里，他穿的衣服得过些年才能撑起来，不过很明显是泽兰达尼的样式。乔达拉笑了，

举起木桨,向他示意。达沃也在向他招手。这位金发的高个泽兰达尼人将双面桨伸进水里。

两兄弟将船划到江心,回头看着站满码头的人们——他们都是自己的朋友。顺流而下时,乔达拉问自己今生今世是否还能再回到沙拉穆多来,再见到他所认识的人。这貌似探险的远行,已经丧失了那一点令人激动的情趣,而他还得被拖着,违背自己的意愿,离家愈来愈远。索诺兰要往东去,希望找到什么?那个方向对他可能意味着什么呢

大河谷上空一片灰色;阴云密布,似乎预示着一场大风暴的到来。裸露的岩石从水的深处高耸而起,堡垒一样立于大河两岸。左岸上,一排排奇形怪状的山岩一直蜿蜒延伸到远处冰川覆盖的山顶;右岸上,被侵蚀的圆形山顶只是些模模糊糊的影子,看起来像山,而它们的高度同这条小船比起来,也不是很大。巨石耸立于水面之上,把急流激起白色的浪花。

他们也成了这河的一部分,如飘浮于其上的碎石和水深处的淤泥一样,被水流驱使着。他们没有控制船速或是航向,只是驾着船避开障碍而已。在河西达一英里宽的地方,滚滚的波涛将这条小船掀起又抛下,就像在大海中航行。河面变窄时,他们可以感觉到水流力量的变化,相同的水流经过较小的峡谷时,水流更急。

他们已经顺流漂了四分之一强的路程,大约有二十五英里。这时大雨倾盆而下,激起层层波浪。他们真担心小船会被吞没,但船没法靠岸,两边都是湿漉漉的陡崖。

你舀水吧,我来掌船,索诺兰,″乔达拉说道,他们很少交谈,但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相互配合的驾船过程中渐渐缓和了。

索诺兰把桨放在船上,拿起一个勺状木容器,想把小船里的水舀干。″水灌得跟我舀得一般快。″他回头喊道。

我看这不会太久的,只要你坚持下去,我想我们很快就会没事的。″乔达拉一边说着,一边在汹涌的波涛中奋力支撑。

天气好转了。虽然还是阴云密布,他们没遇到什么意外就渡过了整个峡谷。

就像一条束紧河流的带子被解开了,波涛汹涌的泥河到达平原后水面变得开阔了。河水绕着一座小岛分开流进两条河道。岛上长满了柳树、芦苇、鹤和苍鹭,过路的天鹅和鸭子以及许多鸟类都栖息在这里。

第一天晚上他们在左岸平坦的草原上安了营。左岸山脚离河岸较远,而右岸环形的小山峰则使母亲河依然向东流去。

乔达拉和索诺兰很快熟悉了旅行中的琐碎事情，就像他们根本没有同沙拉穆多人一块呆了那么多年似的。探险的轻快感觉早已不见了，他们没有心思去享受探秘的快乐，而且索诺兰能继续走下去，只不过是他已绝望至极。

乔达拉曾试着劝他弟弟回去，可又惹起了一场激烈的争吵，他也就没有再提这事。他们只在必要时，才说上几句话。乔达拉只希望时间能抚平索诺兰心中的创伤，他决心一直跟着他，直到有一天他下决心回到家里，重新生活。

兄弟两人乘独木舟要远比在岸上走得快。顺着水流，他们想加快速度毫不费力。正如卡洛诺所说，河流果然在一处山峰前折而向北，这些山峰远比环绕母亲河的崎岖不平的山峰高，虽因年代久远而地面下陷，但它们依然横亘在母亲河和她要去的内海之间。

她毫无阻挡地调转了流向，一直顺利地向北流去，直到最后转而向东时，另一条大河带着大量的水和细沙加入这条本已不堪重负的河流。终于她的前方开阔了，她已无法保持为一条河道了。尚有数英里就可到尽头的母亲河，在这里分成许多条河道，呈扇形四散开来。

这块三角洲上布满了流沙、盐碱地和随时都可能消失的小岛。一些小岛可能在原地上呆上好几年，小树在岛上扎根，只是注定要被不时席卷而至的洪水冲去。四条主要河道——这也视季节和偶然情况而定——一直流入海洋，而它们的河道则总在变化之中，水流有时会无缘无故地掉转流向，进入一条新的河道，而将灌木连根拔起，留下一片软绵绵的沙滩。

全长一千八百多英里的大母亲河，流过两条冰川覆盖的山脉，到这里已经快到终点了。而这充满泥沙、淤泥和水流，占地达数百平方公英里的三角洲，则是整条河流中最危险的地段。

顺着最深的左边河道航行并不很难，水流转弯时，将小木船带着向北流去，甚至连最后的那条大支流，也只是将船推到了中流。但兄弟俩没料到大母亲河那么快就又分流。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晚了。他们已被水冲进了中间的一条河道。

乔达拉对驾船有相当的实力，而索诺兰也还可以，不过他们却远远不如拉穆多的那些技艺高超的船员，他们试图调转船头，逆流而上，回到正确的河道土去，其实他们只要转过身来划就行了——船尾和船头的形状并没有多大差别——但他们并未想到这一点。

他们横在水流中了，乔达拉大声喊着，让索诺兰把船头掉过来。索诺兰有些不耐烦了。一棵大树带着庞大的根系——注满了水的根部低

低地沉在水中——顺着水流疾冲而至。向四周伸开的根系将沿途的一切都一扫而光。他们看见时，已为时太晚。

大树被雷击后那凸凹不平的一端冲过来，砸在那薄薄的船舷上，船破了个洞，水从洞中喷涌而入，很快就将船灌满。当树干向他们冲过来时，一根长长的树根在水面下将乔达拉肋上打了一下，差点没让他背过气去，一根树根擦着眼睛过去，在索诺兰脸上留下了一条长长的伤痕。

突然浸入冷水中去，乔达拉和索诺兰只好紧紧抓住树干，眼睁睁地看着小船随着上升起的一串串水泡，带着他们所有的东西，沉到了水底。

索诺兰已听到了哥哥痛苦的呻吟。″你没事吧，乔达拉。

树根戳了我肋骨一下，有点痛，不过我看不碍事。

索诺兰开始绕着树干移动，乔达拉在后面慢慢地跟着。但是水流又将他们连同夹带的碎石一起，冲回到树旁。突然，树干被水下的沙洲阻住了，水流从树根的四周和空隙中，将夹带在树根中的东西冲出来。一个肿胀的驯鹿全尸从水中浮到乔达拉的面前。他避开它时，只觉肋下一阵剧痛。

他们扔开大树，游到了河道中间的一个窄岛上，岛上长着几棵幼柳，不过都不牢固，随时都可能被水冲走。水边的树已经部分淹在水中了，树枝上已看不到春天叶子的蓓蕾，一些树斜立在水流中，根已离了地面，整个地面完全是一片沼泽。

我看我们还是接着走吧！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干一点的地方。″乔达拉说道。

我知道你很痛，别说你不痛。

乔达拉承认是有些不舒服。″不过我们不能呆在这儿呀。″乔达拉又道。

他们穿过沙洲，钻入冰凉的水中。水流比他们预料的要急，到达对岸时，他们已被向下冲了好远。他们又累又冷，发现只是到了另一座窄窄的小岛上时，心情真是沮丧。这座岛宽一些，长一些，看起来要比河面高一些，不过，到处都是水泽，连一块干木头都没有。

我们没法在这儿生火的，″索诺兰说道，″我们得接着走，卡洛诺说的马穆塔寨在哪儿

在三角洲的北部，靠海的地方，″乔达拉说道，眼中含着期待的目光看着那个方向。肋部的疼痛更加剧烈了，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再游过一条河道。他眼前所见只是波涛起伏的水面，一块块席卷而来的碎石，几棵树木表明有座岛在那儿。″不好说有多远。

他们趟过泥地,、到达这块狭长地带的北侧,从那儿扎入了冰凉的水中。乔达拉看到下游有-些树,就朝那个方向游去。他们步履蹒跚地在河道很远的一侧登上了一片灰色的沙滩。水流像小溪般从他们的头发中流下来,浸透了他们的皮衣服。

黄昏的太阳从阴沉沉的天空中透过一条缝隙,撒下了一缕金光,却没有多大热量。骤然从北边吹来的一阵冷风带来一股寒气,很快便穿透了他们的湿衣服。他们活动的时候,还算够暖和的,可是这已让他们精疲力竭。他们在冷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一片稀疏的桤木林。

我们在这儿安营吧!"乔达拉说道。

天还亮着呢,我倒愿意接着走。

等到我们弄好一个草篷子,再生堆火,天就黑了。

如果接着走,我们可能在天黑之前找到马穆塔人的寨子。

索诺兰,我是没法走了。

有多严重?"索诺兰问道。乔达拉撩起袍子,肋上肿起的伤口已经变色,创口肯定流了不少血,只是被肿胀的组织所阻塞。他注意到那件衣服上有个洞,他心想,肋骨也许折断了

那就休息一下,生堆火吧

他们环视四周,宽广的水面上,浑浊的水在翻滚,沙洲出现又消失,大片乱糟糟的植物、死掉的树干上缠绕着的树枝被水流拉扯着,不情愿地向大海流去,随时准备在起伏的水底找到一个地方立足。远处,几片泛绿的灌木丛和树林长在比较坚实的岛上。

芦苇和沼泽上的草类能随便在任何地方生长,它们只要能生根就可以存活。附近,三英尺高的芦苇长着蔓延如草的叶子,看上去要比实际上结实得多;长得一般高,有着剑形叶子的菖蒲长在不足一英寸高的灯心草中间;在靠近水边的沼泽里,十英尺高的猫尾巴草比人高出许多的宽叶菖蒲,顶上长着紫色羽毛状叶子的一种芦苇则有十三英尺多高。

他们只有身上穿的几件衣服了。其他一切都随船沉入了水底,连从一开始就带着的背篮也未幸免于难。索诺兰穿着沙穆多人的衣服,而乔达拉则是一副拉穆多人的打扮。但是自从那次掉入水中碰到克兰人之后,乔达拉的腰带上就总有一套工具,他为此很是高兴。

我来试试看这些猫尾巴草的茎够不够干,能否用来取火。"乔达拉说道,试图忽视肋部的疼痛,"你去看看能不能找些干木头来。

这些猫尾巴草不仅提供了取火的材料,用桤木做架子,上面铺些猫尾巴草叶,就搭成了一间小棚子。这样,火的热量就不至于大量散失。

绿叶幼根,菖蒲的根茎以及宽叶香蒲的水下根茎一块煮好,他们就算有东西吃了。受着饥饿驱使的兄弟俩,用一根一头削得尖尖的桤木树苗,猎回两只鸭子。他们用菖蒲那巨大而柔软的茎,编成席子,将小棚加大了些。晾衣服时,他们把自己裹在席子里。后来,他们就睡在席子上了。

乔达拉睡得并不好,他的肋部一触即痛,他知道里面肯定出了点问题,但他暂时还不想待下来,他们还得继续跋涉,直到找到坚实的陆地为止。

早上,他们用猫尾巴草叶和桤木树枝以及树皮做成一个有网眼的篮子,从河里捞来些鱼,饱餐了一顿。然后把生火器材和可折叠的篮子,卷进席子里,用绳捆上,甩到背上,扛起梭镖,就出发了。虽然所谓的梭镖只是带尖的木棍,可这让他们解决了一顿饭——鱼篮让他们又吃了一顿,生存有时并不靠什么特殊的工具,而是靠知识。

两兄弟就去往何处产生了分歧。索诺兰认为他们已经穿过了三角洲,所以想向东到海边去。乔达拉则想往北,他肯定地说还得穿过二条河道。他们最后选了个折中的办法,朝东北方向走。还是乔达拉说对了,不过他却宁愿自己说错了,因为那样索诺兰会高兴些。

临近中午时分,他们来到了母亲河最北边的一条河道。

又得游泳了。"索诺兰说道,"你行吗

我还有选择的余地吗?"他们向水边走去。索诺兰突然地停了下来。"我们为什么不把衣服捆在一根木头上呢?我们过去常这样干。这样我们就不用再晾衣服了。

我不知道。"乔达拉道。即使是湿衣服,穿着它总比没穿要强些。但索诺兰极力想证明自己这样做是对的,虽然他的声音透露了他心中的迟疑和恼怒。"不过要是你坚持这样的话……"乔达拉耸耸肩,没有表示异议。

光着身子站在这潮湿的冷空气中,只感到阵阵刺骨般的寒冷。乔达拉本想仍把工具袋绑在腰间,但索诺兰已经把它包在自己的袍子里了——他正在把一切东西都捆在一根木头上。乔达拉光溜溜的脊背浸在水中,要比他记忆中的冷多了。跳入水中时,他不由得咬紧牙关,以免叫出声来,不过冷水却让他的伤口痛楚稍减了些。他照顾着自己的肋部,虽然索诺兰拖着木头,但他依然落在后面。

他们钻出水面,站在一块沙洲上时,他们原来的目的地——母亲河的尽头已经在望,从这儿可以看见海的水面,但这一刻早已失去了撼人心腑的兴奋,这次旅行已经没有了目标,河的尽头已不再是他们的目的

地。他们还未到达坚实的陆地,甚至还没有穿过三角洲,他们所在的这块沙洲以前曾在河中,后来河道改了,这样,他们就又得穿过一条干涸的河床。

对岸长着高高的树木,树根从岸边的断层上伸出来,一次急流曾从那儿冲过,这河道才露出不久。中间依然积着水,只有少数几棵植物在那儿扎根,但是虫子早已发现了这潭死水,一群蚊子也发现了这两个人。

索诺兰把衣服从木头上解下来。"我们还得趟过那边的泥洼呢,河的岸边看起来泥乎乎的,等过去了再穿衣服吧。

乔达拉点头表示同意,伤口的疼痛使他不想争辩。他想:准是在游泳时把哪儿伤着了,现在他想要站直都困难。

索诺兰一巴掌搧死一只蚊子,他开始沿一个缓坡走下去。那曾是河岸延伸向河道的一个坡。

常有人告诉他们,要仔细些,千万不要小看大母亲河,不要低估这条河。虽说她离开一段时间,可河道仍然是属于她的,即使她不在时,她也会留下一两件人们意料不到的事。每年有千万吨的淤泥被带向海洋,铺在这一千多平方英里的三角洲上。这空空的河道,受着海中潮汐的影响,成了一片水流不畅的盐碱滩。

两个人都滑倒了,滚下了山坡,落在一滩稀泥里,等他们到了平地上,泥已沾满了双脚,索诺兰在前面匆匆走着,忘记了乔达拉已跟不上他的步伐。他虽然能走,但滑溜溜的下坡路让他肋部生疼。他仔细地挪动着脚步,觉得光着身子在沼泽里行走,让饥饿的虫子在自己嫩嫩的皮肤上肆虐,真是太傻了。

索诺兰已经拉了他好远,乔达拉正准备喊他时,一抬头,正好听见弟弟的呼救声,眼看着他在往下沉,乔达拉忘了伤痛,向他跑去。看见索诺兰在沼泽里挣扎,他心头不由一紧。

索诺兰!我的天啊!"乔达拉喊着向他冲过去。

别过来!你也会掉下去的!"索诺兰正挣扎着想爬出来,却越陷越深。

乔达拉疯了一般地寻视四周,看能否找到可以帮索诺兰脱险的东西。他的衬衣!他可以给他扔过去一头让他拉着,他想道,接着又想起这已不可能,那捆衣服早都没了。他摇摇头,忽然看见沼泽里埋着一棵死树干,于是跑过去,想折下一根树枝来,可是所有易于折断的树枝,都早已被激流冲走了。

索诺兰,那捆衣服在哪儿?我得有些什么东西好救你出来啊

乔达达声音中的绝望在索诺兰身上产生了他不愿看到的效果。

这使得索诺兰忘记了恐惧，而想起了自己的苦痛，他突然想平静地接受下来。″乔达拉，既然大地母亲要这样，就让她带走我好了。

不！索诺兰，不！你不能就那样放弃！你不能去死！哦，大地母亲啊，大地母亲，可别让他那样死去。″乔达拉跌跪在地上，四肢平伸爬在那儿，伸出了手。″抓住我的手，索诺兰，请抓住我的手好吗？″他恳求道。

索诺兰看到哥哥脸上的悲伤、痛苦之情及有些他以前只是偶而瞥见的东西使他惊异。那一刹那间，他明白了，哥哥真的爱他，就像他爱杰塔米那样爱他，虽不是同一种爱，却同样强烈。他凭着直觉和本能明白了这些。伸手够向哥哥的手时，他心里清楚，即使出不了这沼泽，他也得抓住哥哥的手。

索诺兰虽不知道，但当他停止挣扎时，不像以前坠得那样快了。把手伸向哥哥时，他的身体趋于水平，全身重量均匀地落在这块充满水的软软的沼泽上，就像游泳一样。他的手向前伸着，直到他们的指尖碰在一起，乔达拉一寸寸地往前爬，终于紧紧地抓住了。

就那样！抓住他！我们来了！″一个人说着马穆塔语。乔达拉松了一口气，紧张烟消云散。他发现自己抖得很利害，不过还是紧紧地抓着索诺兰。过了一会儿，来人递给他一根绳子，叫他绑在索诺兰的手上。

现在放松点，″来人告诉索诺兰，″四肢伸开，像游泳一样。你知道如何游泳吧

知道。

好！好！你放松些，我们要拉了。″有人用手把乔达拉从沼泽上拽回去，很快索诺兰也被救了出来。然后，他们跟着一个女人往前走。那女人手拿一根长杆子，在地上戳戳点点，以避开其他水坑。只是到了坚实的陆地后，人们才注意到他们俩一丝不挂。

那个曾指挥营救的女人站在稍远处，审视着他俩。她身形高大，但不显得太胖，而且让人肃然起敬。″你们为什么啥也没穿？″最后她问道，″你们两个男人为什么光着身子行走

乔达拉和索诺兰低下头，看着自己脏乎乎的身体。

我们走错了河道，一根木头撞沉了我们的船，″乔达拉开口说道，他感到不太舒服，直不起腰来。

我们不得不弄干衣服。我想我们可以脱掉衣服，游过那河道，再穿过泥沼，我扛着它们走在前面，因为乔达拉受了伤……

受伤了，你们中间有人受了伤？″女人问道。

我哥哥″，索诺兰说道。这么一说，乔达拉又觉得一阵阵的刺痛。

女人看见了他惨白的脸色。"得让马穆特给他看看,"她对其中一个人说道,"你们不是马穆塔人,从哪儿学会我们的话

跟-个亲威学的,她是一个马穆塔人,跟沙拉穆多人住在一起。"索诺兰说道。

索莉吗

是的,你认识她

她也是我的亲戚。一个堂兄的女儿,你是她的亲戚,那也就是我的亲戚,"她道,"我叫布瑞茜,马穆塔人,柳树寨首领，欢迎你们二位。

我叫索诺兰,沙拉穆多人,这是我哥哥,泽兰达尼人。

泽—兰—达—尼—人?"布瑞茜念着这个不太熟悉的词,"我从未听说过这些人,你们是兄弟,怎么你是沙拉穆多人,而他是....泽兰达尼人?他看上去不太好,"她说道,"等以后有机会再说。"接着她对其中一个人道,"帮着他点,我看他不怎么能走。

我还行。"乔达拉说道,突然觉得头有些晕眩，"只要不太远就行。

索诺兰扶着乔达拉的一只胳膊。乔达拉非常感激有一个马穆塔人扶着他的另一只胳膊。

乔达拉,要不是已答应你一直等到你好了的时候,我早就走了。现在我要走了。我看你该回家去了。不过,我不会跟你吵的。

你为什么要去东边,索诺兰?你已经到了大母亲河尽头,大海就在眼前。现在为什么还不回家

我不是向东,差不多是向北去。布瑞茜说他们很快就要去东北边猎猛犸了。我先走,到另外一个马穆塔大的寨子去。我不准备回家了,乔达拉,我想一直走下去,直到大地母亲把我带走。

别这样说!听起来你总想去送死啊!"乔达拉喊道。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怕这样会弄假成真。

我就想又怎么样?"索诺兰也喊道,"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没有了杰塔米"…?"他哽咽了,说出她的名字,他已泣不成声了。

在你遇见她之前你是为什么而活着?你还年轻,索诺兰,你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到新的地方走走,看看新的事物,给你自己一个机会吧!你会再遇到一个像杰塔米的女人的!"乔达拉恳求道。

你不会明白的,你又没恋爱过,根本没有女人会同杰塔米一样的。

所以你就要跟她到那个世界去,不惜把我也拖下去。"他并不想这样说,但如果让他有一种负罪感就能救他,他也顾不得许多了。

没有谁要你跟着我!你为什么不回家去?让我一个人去吧

索诺兰, 谁失去深爱的人, 都会悲伤, 可他们也并没有都跟着到另一个世界去啊。

有一天你也会这样的, 乔达拉, 有一天你会爱上一个女人, 爱得那么深, 你甚至不愿独自活在这个世上, 那时你就想跟着她到阴间去的

要是换了我, 你会扔下我独自走吗?如果我失去了一个我爱得愿意为她而死的人, 你会抛下我不顾吗?告诉我你会的, 弟弟, 告诉我, 如果我痛不欲生, 你会回家去吗

索诺兰低下头, 而后看着哥哥那烦乱的蓝眼睛, ″不, 如果我认为你痛不欲生的话, 我不会离开你的。不过, 你知道, 大哥, ″他想笑笑, 但只是在他痛苦不堪的脸上僵死的一颤, ″如果我决定要漂流一生, 你没必要永远跟着我。你烦透了整日行走。有一天你会回家去的。告诉我, 如果我想回家, 而你不想, 你也会让我回去是不是

是的, 我会让你走, 现在我想叫你回家去, 不是说你想或是我想。索诺兰你需要有一个自己的部落, 自己的家庭, 还有你所认识的爱你的人。

你不明白, 这是你我之间的一个不同之处。泽兰达尼第九洞是你的家, 而且永远是。而我则以四海为家。现在我是一个沙拉穆多久, 就跟曾经是泽兰达尼人一样, 不久前我离开我的洞和我爱之如泽兰达尼家人一样的人们。并不是说我不想知道乔哈拉是否有了孩子, 或者弗拉拉是不是已经长得像我预料的那样漂亮。我想告诉威洛马有关我们的旅行, 弄清楚他下一站准备去哪里。我依然记得他每次回来时, 我是多么激动地去听他讲述旅行的见闻和梦想。记不记得他总是带给每个人一些东西?给我, 弗拉拉和你。而且总给母亲带点美好的东西。乔达拉你回去时, 也带些好东西给她。

提起这些熟悉的名字, 他让乔达拉辛酸地回忆起诸多往事。″你为什么不自己带给她些好东西呢, 索诺兰?你不认为妈想再见到你吗

妈知道我不会回去了, 我们离家时, 她说‘旅途愉快, ’而不是说‘等你们回来’, 肯定是你让妈担心了。

为什么我比你更让她担心

我是威洛马的儿子。我想她知道我会去旅行的。她可能对此不高兴, 但她理解。她理解她所有的儿子——这就是她为什么要让乔哈兰接替她成为头人的原因。她知道乔达拉是个泽兰达尼人, 你如果去旅行, 她知道你会回来的——但是, 你是跟我一起走的, 而我又不准备回去。离家时, 我并不知道这点, 但我认为她知道。她想叫你回来, 你是达拉那的儿子。

这又有什么不同?他们之间早就解了怨, 在夏猎大会上他们是朋友了。

他们现在可能是朋友, 但人们依然对玛索娜和达拉那议论节纷。他们之间的爱情被人们谈论得如此之久, 必定有不寻常之处, 有你才能让她想起他的爱, 因为你是他的儿子, 又有他的灵魂。谁都知道, 你很像他。你得回去, 你是属于那儿的。她明白这一点, 你也明白, 答应我你会回去的, 哥哥。

乔达拉对做这样的保证很是不安, 不管他跟着弟弟继续旅行, 还是决定离开他回家去, 他都要放弃他所不愿失去的东西, 只要不做任何承诺, 他就觉得可以两者皆不失去。保证回去就意味着弟弟将不跟他在一起了。

答应我, 乔达拉。

他能有什么合理的借口呢?"我答应,"他表示同意, 我会回家的——终于有一天我会的。

大哥"' 索诺兰微笑着说,"毕竟得有个人告诉他们, 我们已经到了大母亲河的尽头。我不会回去了, 所以就只好由你去说了。

你为什么不能到那儿?你可以跟我回去的。

我看大地母亲本要在河上把我带走的——要不是你求她的话, 我知道没法让你明白, 不过我知道她很快就会来带我走的。而且我也想去。

你想去送死, 是吗

不, 大哥, "索诺兰笑了,"我不是想去送死, 我只是肯定大地母亲会来的, 我想让你明白, 我已经准备好了。

乔达拉觉得他的心猛地收紧了。自从那次沼泽事件以后, 索诺兰就认定他会很快死去, 他的笑不像以前了, 乔达拉宁愿他发怒而不是这样平静地等死。他的心中已经丧失了斗志, 没有了生存下去的希望。

乔达拉发现自己上了当, 他的保证使弟弟了结了最后的一个心愿。

你不认为我们还欠布瑞茜和柳树寨人的情吗?她们给了我们吃的, 穿的, 武器和一切。你只想接受而不思报答?"乔达拉想让弟弟生气, 让他知道还有许多没有办完的事。"你这么肯定大地母亲给你的命运, 所以你就不为别人而只是考虑自己了, 只有索诺兰对不对?其他人根本无关紧要。

索诺兰笑了。他理解乔达拉为什么发火, 他不能怨他, 要是杰塔米知道她要死去并且告诉了他, 他会是什么感觉

乔达拉, 我想告诉你, 我们曾经很亲近

还这样吗

当然是,因为你跟我在一起时很轻松。你没必要总是那么完美,那么体贴…

对,我好得很,好得塞伦尼奥都不愿嫁给我。"他的声音里充满了辛酸的讽刺。

她知道你要走,所以并不想让你受到更深的伤害。你如果早向她求婚,她会答应嫁给你的,甚至在当时,只要你再加把劲,她也会——即使她知道你并不爱她。你不需要她,乔达拉。

那么你又为什么说我如此完美?神圣的多尼,索诺兰,我想去爱她。

这我知道。我从杰塔米那儿学了点东西,我想让你也知道,如果恋爱,就不能考虑得太多,你必须想得开,并要去冒险,有时你可能会受到伤害,不过如果不这样,你就不会幸福,你所发现的女人可能不是你所期望的女人,不过,这没关系,你会就为她而爱她的。

我还以为你们在哪儿呢,"布瑞茜走过来,说道,"既然你们要走了,我就安排了一次小小的饯行宴会。

我感到欠你们的情,布瑞茜。"乔达拉说,"你照顾我们,又给了我们所需的一切,我看不报答你们就离开可不太对吧

你弟弟已经做得够多了。在你康复的那段时间里,他每天都去打猎,他冒了不少险,不过,他可是个好猎手。你们并不欠我们什么。

乔达拉看了一眼他弟弟,他正冲着他笑呢。

山谷里的春天,万物争奇斗艳,到处一片葱绿,但春天的过早到来,倒使艾拉感到害怕,她对春天的热情也随之消失。晚来的冬天,会带来比平常更多的雪。可早春的洪水,将伴着融化的雪水咆哮而至

激流穿过上游的狭窄山谷,冲到那块山崖上,震得连洞也颤抖起来。水面几乎淹过了那块突岩。艾拉真替威尼感到担心。如果需要,她可以爬到上面的平原去,但这坡对马来说太陡了,尤其现在威尼又怀着马驹,一连好几天,少妇都焦虑不安地望着奔腾的洪水沿着山崖越爬越高,在外沿打着旋涡;下游,大半个山谷都已淹在水里,沿小河河道的灌木丛被水完全淹没了。

在山洪咆哮最凶的一段时间里,有一天半夜,艾拉被一声沉闷的断裂声自梦中惊醒,像是来自地下的雷声。她吓坏了,直到洪水退了,她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一块巨石同山崖相撞,冲击波通过岩石传到了洞中。一块山岩经不起冲击,破裂之后,横在溪流中。

受到阻挡,小河就绕过障碍物,从而改变了河道。山崖上的裂口成了便利的通道,只不过河岸变得窄了。堆积起来的很大一部分骨头、浮木和卵石都被水冲走。那块巨石,就停留在离山崖不远处。

不过,尽管山崖易位,树木被连根拔起,却只有最脆弱的才肯屈服。许多植物又从旧根上复现,到处都是新生的幼芽,植被很快就盖住了新近裸露的岩石和土壤。这块刚刚改变过的土地好像原本就是这样。

艾拉适应了这种变迁。那些有特别用途的巨石和浮木,她都找到了替代的。但这件事也影响了艾拉。她的洞和山谷,对她来说已经失去了安全感。每个春天她都犹豫不决——如果离开山谷,去找其他人的话,就必须在春天出发。她得有时间去旅行,而且一旦找不到任何人,她还得有个地方过冬。

要在今年春天做出决定却更难,自从她生过病以来,她就一直怕在晚秋或早冬时间会出点岔子,但她的洞却不像以前那样安全了,生病不仅使她对独自生活的危险更加敏锐,而且她也明白,现在需要有个人做伴。即使在她的动物朋友回来后,也没能弥补这份空虚。

虽然它们对她既热情,又听话。但她只能同它们进行一些简单的交流。她不能对它们诉说郁结在心中的坎坷经历,她也得不到有了一个新的发现或成就之后的赞许目光。没有人可以减轻她的恐惧感,没有谁来抚慰她心中的忧伤。但她怎么能为此而拿自己的独立和自由作交换呢

直到尝到自由的滋味,她才知道自己的生活原来是多么的闭塞。她喜欢自己做出决定,在被部落收养之前,她对生她的人没有一点了解。她不知道那些其他的同族人会向她要求多少;她只是心里清楚,有些东西她不愿给出去。威尼就是其中之一,她不准备再次失去这匹马了,她不知道自己是否愿意放弃打猎,不过要是他们不让她笑又如何办呢

还有一个她不愿承认的更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却使其他的问题都显得逊色。如果找到了她的同族人,而他们根本不要她,她怎么办?一群陌生人可能不会愿意收留一个坚持以一匹马为伴,又想打猎,又想大笑的女人。不过,要是她答应放弃一切,而他们还是不要她,又怎么办?在找到他们之前,她还可以有所期望。但如果她不得不一个人生活一辈子又怎么办

这些想法自从积雪开始融化时起,就不断侵扰着她,不过由于环境不允许她立即做出决定,问题就算解决了。她不会在威尼产驹之前带它离开这座熟悉的河谷的。她知道马通常是在春天下驹,但是她作为医者的本能,又告诉她马随时都可能临产,因为很多人的生产就是这样的。所以,她一直都留意着马的情况。她没有去打猎,只是偶然骑马出去溜溜,做些运动。

我看我们已经错过了两个马穆塔人的寨子,索诺兰.我们太偏东了。″乔达拉说道,他们当时正在跟踪一群巨鹿,以弥补食物的不足。

我不……看!″他们突然面对一只长着十一个枝叉的手掌状鹿角的雄鹿,索诺兰用手指着那只受惊的鹿。乔达拉心想这头鹿准是感觉到了危险,他本以为会听到报警声,可就在雄鹿发出警告之前,一头母鹿突然撞了过来,索诺兰掷出了那根石尖梭镖,这是他从马穆塔人那儿学来的,这样又宽又扁的石片就会扎在肋骨之间。他射中了,母鹿几乎就倒在他们的脚下。

他们还没来得及拿猎物,就发现了那头巨鹿的极度紧张和那头母鹿撞向梭镖的原因。他们心情紧张地看着一头母穴狮向自己走来。它似乎对母鹿倒下去感到迷惑不解。它不习惯于自己的猎物在被攻击之前就死去。它没有犹豫多久,嗅了嗅,证实母鹿确实死了以后,母狮紧紧咬住鹿的脖子,将鹿拽在身下,拖走了。

索诺兰愤怒了。″那头母狮偷走了我们的猎物。

它也在追踪那头鹿。要是它认为那是它的猎物,我可不愿同它争。

我要去争。

别荒唐了!″乔达拉不屑地道,″你不至于想从一头穴狮那儿抢回一头鹿来吧

我可不准备试也不试就放弃。

让它拿去吧,索诺兰。我们可以另外再找一头。″乔达拉一边说着,一边随着跟在母狮身后的弟弟。

我只想看看它要将死鹿带到哪儿去。我看它不会是狮群中的一头——否则其他狮子早就在吞食鹿肉了。我看这是一只落了单的,她把鹿拖走,只是想藏起来,以免让别的狮子发现。我们可以发现它到底将鹿带往何处,它迟早会离开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给自己弄些鲜肉了。

我可不想要穴狮猎物身上的肉。

那不是它的猎物,是我的!那头母鹿身上还带着我们的梭镖呢

再吵也没有用了。他们跟着母狮,来到一个死谷。谷里到处都是岩石。他们等在那儿观察着,果然不出索诺兰所料,很快就看到母狮离开了。它开始往谷中走去。

索诺兰,别下去!你不知道母狮什么时候会回来的。

我只想把梭镖拿回来,或许还可以弄一点儿肉呢。″索诺兰说着话,爬上那块突岩,踩着碎石,下到了谷中。乔达拉只好不情愿地跟在他后面。

艾拉对山谷的东边太熟悉了,她甚至有些厌烦那地方。特别是由于她不去打猎时。经过好几天连绵阴雨之后,突然一轮艳阳驱散了早晨的乌云。正准备骑马出游的她,一点也不想到同一地方去了。

她把背架和爬犁杆绑好，就骑马下了陡坡，转过矮崖走了下去。她决定走向长长的狭谷，再也不去平原了。峡谷的尽头，小溪掉头南去。在西望之前她注意到了那座她曾爬上去过的满是砾石的陡坡，可她认为那儿不稳固，马可能会站不住脚。不过，这反倒鼓励了她接着向前骑去，寻找一个向西去的更好的路径。她一边向南走，一边惊奇地左顾右盼。她到了一个全新的地方。她奇怪自己为什么以前不到这儿来，高高的山崖渐趋缓和，最后形成一道缓坡。她看到一个十字路口，就拨转马头，穿了过去。

这一带也是广阔的草原，但细微处却有不同，这就更加有趣。她骑着马，不知不觉间就来到一个更加高低不平的地方，那儿到处都是多岩的山谷和突兀的高地。她本没打算骑这么远的，来到一座谷口后，她就想回去了。

可这时，她听到一只穴狮雷鸣般的吼声和一声人的尖叫，这几乎让她的热血凝固，她的心猛烈地跳动起来。

艾拉停了下来，只觉得两耳轰轰作响。她已经好久没有听到人声了。不过她知道，那是人的声音，而且还猜测，那是她同一族的人。她惊呆了，几乎思考都已停顿。尖叫声让人撕心裂肺——那是求救的喊声，但她却不能去面对一头穴狮，也不能让威尼去。

马感觉到了她的极度不安，开始朝着山谷走去，尽管艾拉没有给她任何指示。艾拉慢慢地靠近山谷，下了马，向里张望，这是个死谷，在另一端，有一座山崖。她又听到了狮子的低吼，看到了它那红红的鬣毛，这时她突然意识到威尼并没有紧张。她知道为什么了。

那是贝贝，威尼，是贝贝

她冲进峡谷，忘记了附近可能会有别的穴狮，甚至也未考虑贝贝已不再是她的小伙伴了，而是一头成年狮子了。那是贝贝——这一点最重要。她对这头穴狮一点也不怕，她爬过岩突，向它走去。它转过身来，向她低吼着。

别那样，贝贝″，她一边打着手势，一边喊道。它只停了一下，但她已来到了它的身旁，一把将它推开，这时，她看到了它爪下的猎物。这女人对它来说是太熟悉了，她的态度又是那么肯定，它根本没法反抗。就像以前看到它带着猎物时，她若想要张完整的皮子或是要给自己留些肉时那样，它站到了一旁。再说，它也不饿，它已吃过母狮带给它的巨鹿了。它出击只是要保卫它的领地——那时它也迟疑过，人类不是它的狩猎目标，他们的气味太像那个曾养育了它的女人，那是一种母亲和狩猎伙伴的气味。

艾拉看到，这儿有两个人。她跪下去，给他们做了检查，这是她这个医药妇女的本能，不过她也感到惊奇，并且怀着一份好奇心，她知道，他们是男人，虽然在她的记忆中，这是她第一次见到同族的男人。她未曾想像过他们会是什么样子，不过，在看到他俩的一刹那，她就明白了奥达为什么说其他的男人长得像她。

一看就知道，那个黑发男人已经没有希望了，他躺倒的姿势极不自然，脖子也断了。咽喉上的齿印说明了一切。虽然以前从未见过他，他的死还是令她不安，双眼涌上了悲伤的泪水：并不是她爱他，只是感到来不及欣赏，就失去了一个无价之物。她异常悲痛，第一次看到同类的人，却是个死人。

她想，他的人格应该受到尊重，把他埋掉，但是仔细检查了一下另外那个人后，她意识到，必须先放弃这个念头。黄头发男人仍在呼吸，但他的腿上有个大口子，血正在不停涌出。他能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就是把他尽快弄回洞去，给他治疗。没有时间埋人了。

她用弹石带和一块平滑的石头，做成了止血带给那人腿上止血。这时，贝贝嗅着那个黑发男人，她推开了狮子。我知道他死了，贝贝，不过，你不能吃他，她想道。穴狮跳下岩石，去看他的鹿是否还在那个岩缝里。熟悉的低吼声告诉艾拉，它准备进食了。

血已不再喷涌，只是一点点地渗出来。艾拉朝威尼吻哨一声，跳下去，支好了爬犁，威尼突然显得有些紧张。艾拉想了起来，贝贝还有个配偶。她拍拍威尼，搂了搂它让它放心。她查看了拖在马后绑在两根杆子之间的那块坚实的席子，肯定一下是否能承受住那个男人的体重。可她却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另外那个，她不想把他留给狮子。

她爬回去，注意到了峡谷后部那些松散的岩石。它们看上去很不牢固——很多只是靠在一块并不稳固的大石后面。她猛地想起了伊扎的葬礼。那位老医药妇女被小心翼翼地放入洞中的一个浅坑，然后一块块的石头堆在她身上。这让艾拉有了主意。她把那个死去的男人拖到峡谷后边，靠近那些松散岩石的地方。

贝贝回来看她在干什么，嘴上还带着鹿的血。它跟着她回到另外那个男人的身旁。在艾拉把那人拖到岩石边上时，它嗅着那个男人，岩石下边是那匹受惊的马和爬犁。

让开点，贝贝。

她把那人拖向爬犁时，他的眼险闪了闪，痛苦地呻吟了几声，就闭上了眼睛。她很高兴，他已失去了知觉，他很沉，搬动他会让他很疼的。把

他在爬犁上裹好之后,她拿起一支长而坚固的梭镖回到石沿上,走向深处。她低头看着那死去的男人,为他的死感到难过。

然后,她把梭镖靠在岩石上,开始用部族的那种正式的无声动作来为他祈祷。

她曾见过克莱伯用他流利的动作为伊扎的亡灵做祈祷,地震后在洞中找到克莱伯的尸体后,她也重复了同样的动作。虽然她并不完全知道这些神圣手势的涵义,但这并不重要——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她流着热泪,为这位不知姓名的人做着这美丽而庄严的仪式,把他送上黄泉路。

然后,她用梭镖当杠杆,就像用棍子撬起一根木头或挖出一块根茎那样,将松动的大石撬起来,然后跳到一边,看着纷纷堕落的石块将他埋葬。

尘土还在飞扬,可她已牵着威尼走出了峡谷。艾拉爬上马背,开始了回洞的漫长路途。她曾几次停下来照顾那人,一次是挖一些紫草。她很为难,一方面想尽快把他弄回洞去,一方面为了威尼,又不得不慢一些。她们趟过小溪,转过弯,看到远处那块突岩时, 她才松了口气。不过,直到爬坡之前她停下来调整爬犁时,她才相信已把那人活着带回了洞。

她牵着威尼,把爬犁拉进洞去,生了一堆火准备烧水用。然后把那个仍然昏迷不醒的人解下来,拖到自己的睡处,拆下马具,感激地抱抱它,然后,在她储存的大量药用植物中搜寻着,把她需要的都拿出来。在开始准备活动之前,她拿起了护身符。

她心里太乱,不知道要向自己的神灵乞求什么——她心中充满了难忘的焦虑和朦胧的希望——但她需要帮助,她想让神赐予她力量,让她医好这个男人。她必须救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不过没有什么事比这更重要了。无论如何,这个人不能死

她加了些木头,检查了一下挂在火上的皮锅里水的温度。当看到水蒸汽冒出来时,就将金盏花瓣撒进锅里,然后,她转过身去,看着那个失去知觉的男人。从他衣服的裂口,她知道,除了右大腿上的创口外,他身上肯定还有其他伤口。得把他的衣服脱掉。可他穿的并非是用带子扎起的外衣。

在她仔细查看,以弄清楚如何给他脱掉外衣时,她发现,皮子是被割开弄成一条一条后,用绳子穿起来,包在胳膊,腿和身体上的。她仔细查看了接头。为了给他治腿,她已经把他的裤子割开了,她觉得这还不失为最好的办法。她割开外衣时,发现了又一个她从未见过的东西,她更

惊奇了。一些贝壳, 骨头, 兽齿和五彩羽毛有秩序地粘在上面。这也是一种护身符吧, 她想道, 她不想割坏它, 不过又没有其他办法将它取下来。她很仔细地割着, 试图顺着图案, 尽可能地将破坏降低到最小程度。

这件布满装饰的衣服下面, 又是一件罩住下身的衣服, 它分别裹住两条腿, 中间用线连在一起, 又在腰部接起来, 像带子一般在腰前挽个结。她把这件衣服割开, 并且顺便扫了一眼。这人无疑是个男人。她轻轻地把已经粘满血而僵硬的止血带从那条伤腿上拿下来。一路上她也曾多次松动止血带, 并用手按压, 一来帮助止血, 二来让腿上加强血液循环。使用止血带, 如果不知道正确的使用方法, 那可能就意味着让这条腿废掉。

碰到他脚上穿的东西时, 她又停了下来。这东西是按脚的形状做成的。她割断带子和皮条, 并把它们拉掉, 他腿上的伤口又在不断往外渗血, 不过这回不是很厉害, 她很快地检查着, 以弄清他到底受了哪些伤, 其他的破口和挠伤只是皮外伤, 不过也有感染的危险, 狮爪抓出的伤口特别容易化脓; 甚至贝贝在她身上轻轻的抓伤也经常溃烂。但她最关心的并不是这些, 而是他的脸。她几乎忽视了另一处伤: 他的头侧肿起一大块, 可能是受到攻击时跌倒摔伤的。她没法确定到底有多严重, 不过她没有时间去弄清这一点。血又从创口流出来了。

她一边用蘸了金盏花瓣热溶液的兔皮按住伤口, 一边用力按着腹股沟, 兔皮是经过处理的, 去毛后, 抻了又抻, 直到皮子又软又能吸水, 这种金盏花溶液既能止血, 又防感染。过一会儿, 她还要用它来防止其他伤口流血。她清理得很彻底, 伤口内外都冲洗了。深深的伤口内, 他的大腿肌肉有一部分被割裂了, 她将很多天竺葵根研成的粉末撒在伤口上, 血立刻开始凝固了。

艾拉抓着一头, 将一棵紫草根放入水中洗干净, 嚼碎之后, 吐到热乎乎的金盏花溶液里。她要把这些熬成药膏, 直接涂在伤口上。她把裂开的伤口挤在一起, 调整了撕裂的肌肉。但她的手一松开, 伤口就又裂开了, 肌肉又恢复了原位。

她又一次把肌肉挤到一块, 但心里也明白, 这样不管用。她并不认为将腿紧紧地包起来会让肌肉复位, 她不想让这个男人的腿伤愈后成个瘸子。如果她能一直坐在那儿按着, 直到伤口愈合那就好了, 她心里想道, 要是伊扎能在这儿就好了，她肯定这位老医药妇女会知道如何去做的, 虽然她并不记得她曾说起过如何处理这种情况。

不过,接着她又想起了另一件事。当她询问伊扎她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像她那样出色的医药妇女时,伊扎告诉了她一些有关她的事。"你其实不是我的女儿。"她记得她说过。

我没有你的记忆力,我实在不明白妈妈的记忆力为什么这样好。

伊扎向她解释说,她的血统也许是最高贵的,因为他们是最好的,每位母亲都传给她女儿所知道的和所学的，而她,是由伊扎训练出来的。伊扎教会了艾拉所有她所能教的东西,也许不是尽她所知,不过已经是够多了,因为艾拉还有些其它的东西。一种天赋,伊扎曾说,"你记住的东西不多,孩子,但你会思考,能理解…又知道如何去做。

要是我能想出个什么办法帮助这人就好了,艾拉想道。然后她又看到了那堆她割开的衣服,忽然灵机一动。她放开他的腿,拿起那件裹下身的衣服。一条条地割开,又用牛皮筋做成的细线缝起来。

她检查了他们缝衣服的方法后,把它们撕开来。线穿过一边的孔后,又穿过另一边的孔,然后结在一起。

她像做桦树皮碟子那样,钻些洞,然后又把两头对在一起,打个结。她能不能像那样,把这人的腿伤缝合在一起,直到伤愈呢

她站起来很快就拿来一个像根褐色棍子的东西。这是一块又干又硬的鹿筋。艾拉拿起一块光滑的圆木头,、很快就把它砸成一条条白色的胶质纤维,她将这些纤维扯开,理出一束坚韧的结缔组织,伸进金盏花溶液里。就像皮子一样,筋在打湿时就具有弹性了,如果不经处理,变干后就绷紧了起来。她弄好几条之后,查看了一下刀具和钻孔工具,以便从中找出一个能在这条腿上钻出小孔来的最好的工具。她想起了从遭雷击的大树上捡来的碎片来。伊扎曾用这样的碎片刺破水泡、血泡以及肿块之类的东西。这肯定对她有用。

她洗掉流出的血,却不大清楚应该如何开始。她用一个碎片扎了个眼,那人动了动,口里呻吟着,她准备快些结束,她把坚韧的鹿筋从碎片钻成的小孔中穿过去,再穿过对面的孔,然后仔细地拉紧,打了个结。

她不想打太多的结,因为她不敢肯定这些东西,以后还能不能弄出来。她沿着伤口打了四个结,另用三个结来使撕开的肌肉复位。一切都做完之后,她看着这些缚住他肌肉的结感到可笑,但这种方法居然有效!伤口不再开裂,肌肉也不再移位,如果伤口不感染,他的腿可能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或者说至少好的机率很大。

她做了一块紫草根药膏,将他的腿包在松软的皮子里,接着清洗了其他的抓伤和创口,这些大部分在右肩和胸前.他头上的肿块让她心里

不安,不过皮肤未破，只是肿起来罢了。她用清水做了些山金车花溶液,接着做了一个湿湿的敷布贴在肿块上,用一块皮条绑紧。

直到这时,她才有空坐下来,他醒来后,她还有药给他吃,但现在,她已为他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她将裹着他小腿的皮子上的一条皱折抚平后,第一次真正地看着他。

他不像部族的男人们那么强壮,但肌肉丰满,而且腿出奇地长。金色的头发,卷曲着垂在胸前,在胳膊上形成一圈毛茸茸的光环。他肤色白皙,体毛要比她所认识的男人轻,他身体长而瘦,不过没多大不同,他的生殖器软软地搭拉,在卷曲的黄毛里。她伸子去摸,但又缩了回来，她注意到,他的肋上有块新愈的彷疤,还未曾消退。他肯定受过伤,而且最近才痊愈。

是谁照顾他的?他又从哪儿来的？

她向前靠靠，看着他的脸。他的脸同部族的男人相比平淡无奇。嘴放松着,嘴唇丰满,但他的下巴又不是太突出。他有个大下巴,下巴中间有一条沟，她摸摸自己的下巴,记得儿子也有这样的一条沟,。但部族的其他人却都没有。这人的鼻子同部族男人的鼻子相差无儿——窄窄的高鼻梁——但小一些,他的眼睛分得很开.,看上去很显眼。她意识到他双目上边没有高高的额骨,分布着一些皱纹的前额又直又高,在她看来,他的前额确有些突出，这是因为她只见过部族的人,她将手放在他的额头上.,又摸摸自己的,的确是一样的。在那些部族人看来,自己该有多么的怪啊

他那金色的头发又长又直,.——一部分被一条皮带束在背后,但大部分仍乱糟糟地纠缠在一起。她想,这头发像她的,只是颜色淡些。不知怎么的,她觉得有些熟悉。她猛地想起来了,梦!她有关其他人的一个梦,她看不见他的脸,但他的头发是黄色的

她把那男人盖起来,快步走了出去。居然还是白天!从太阳看得出,虽是下午但仍很早。发生了这么多事,如此紧张,花了这么多精神、体力、感情,居然还这么早。她试图把自己的思绪理一理,但仍是一片混乱。

那天她为什么决定向西走?他呼叫时,她为什么正好在那儿?而且,有那么多的狮子,她在谷中遇到的狮子又为什么偏偏是贝贝!肯定是她的神在暗中指引。那么,她关于那个人的梦又如何?那是这个人吗?他为什么会来这儿?她不清楚他会给她的生活带来什么,但她心里清楚,以后定会有变化,她已经见到同族人的脸了。

她觉得威尼在背后拱她的手，转过头去，马头正搁在女人的肩上，艾拉抬起手抱住威尼的脖子，把头靠在上面，她站在那儿，抱着马头，心里怀念着她所熟悉的舒适的生活方式。真有些担心将来，她抚摸着马，拍拍它，又抱抱它，觉得出它肚里的小马驹在动。

不会太久了，威尼，真高兴你能帮我把那个男人弄回来，我一个人怎么也不能扛他回来。

我最好还是回去看看，确保他没事才行，她想道，她担心哪怕离开一会儿，他也会出点什么事的。他没有动过，她呆在他身边，看着他呼吸，实在没法把眼睛移开。这时，她发现了一个异常——他没胡子！部族里所有的男人都有浓密的棕色胡子。难道同族的其他男人都没有胡子吗

她摸摸他的下巴，碰到新长出的胡茬。他有胡子，只是短一些。她不解地摇摇头。他看上去这么年轻。虽然他体格高大而强健，但他突然显得像个孩子，而不像是个男人。

他转转头，呻吟着，说了句什么。他的话她没听明白，不过她隐隐觉得她应该懂的。她把手放在他的额上又摸摸面颊，觉得出他在发烧。我看最好还是能让他吃些柳树皮，她想着，就站了起来。

她从储存的药草中找出柳树皮，她从未想过，只有自己一个人为什么要保存这么多的药物，这只是一种习惯，现在她可高兴了。虽然有好多在山谷里或是平原上难以找到的植物，她在洞附近却找到了，不过她所有的已经足够了，何况她又从南边弄来许多不太熟悉的药草，伊扎曾教她如何自己尝试不知名的植物，但她还不太满足，只怕没有足够的药用在这个男人身上。

除了柳树皮，她又取下另外一种植物，她很清楚如何用它。毛茸茸的茎，没有叶子，就像从宽阔的双尖叶子中间长出来的。摘的时候，它上面还有一些白花，而现在，都枯萎成了棕色，长得很像龙首草，所以她认为，这可能是它的一个变种，但是在部族的狩猎会上一位医药妇女称它作″固骨草″，而且用它来固定骨折。艾拉用它来退烧，但必须熬成汁状，不过这要费些时间。它可以使人大量出汗，但由于药性太强，她不想用在这个人身上——他因流血而身体虚弱——除非不得已。不过，最好还是先准备好。

她想起来了苜蓿叶。浸在热水中的新鲜苜蓿叶可以促进血液凝固，她曾在野外见过的。再弄些肉汤让他恢复体力，她的医药妇女的本能又开始思考了，她先前心中的疑惑已烟消云散。从一开始起，心中就一直有个念头，现在变得越发强烈了：这个人必得活下去

她把他的头枕在自己的大腿上,设法让他咽下一点柳树皮茶。他的眼睛眨动了几下,嘴里咕哝着谁也不明白的话,但还是毫无知觉。他的伤口已开始发炎,腿已明显肿胀。她换了一块热毛巾重新敷在他的头上,这也许对他有所帮助。天渐渐暗下来了,她更加担心了,她真希望克莱伯能在这儿,他会像帮助伊扎那样使她振作精神。

天全黑下来了,他痛苦的挣扎着,嘴里一遍遍地重复着一个名字,语调急促,像是在提醒什么,她猜想那也许是另一个男人的名字。午夜时分,她用一根尾部掏空了的鹿肋骨做成的小勺,喂了他一点茶,他的眼睛慢慢睁开了,但还是黯然无神,也许是茶的苦味起了作用,这种茶具有镇痛催眠作用,她真庆幸能在峡谷中找到它。

她整个晚上都看护着他,希望他的高烧能很快退去,但直到凌晨,高烧才渐渐退去,她用冷水给他擦了身子并给他换了一块被褥,重新铺在他身下,他再次静静地睡着了。这时,她困极了,靠在身边的皮褥上打了一个盹。突然,从洞口射进来的阳光照到了她的眼睛上,她猛地睁开眼睛,昨晚的情景快速地在她脑中闪过,她翻过身来看那人睡得很香,便又躺了下去。这时,她听到了威尼沉重的呼吸声,她迅速起来,走到洞的另一侧,"威尼,到时候了吗?"她激动地问,马并不能回答她的问话。艾拉以前曾帮助接生过孩子,自己也生过一个,但给马接生还是第一次。威尼似乎知道怎么做,但对于艾拉的出现,它好像很高兴,分娩已近尾声,小马的头已经出来了,艾拉帮它把剩下的部分拉出来。当威尼舔着小家伙那棕色发亮的软毛时,艾拉高兴地笑了。

我还是头一次看到为马接生的接生婆。"听到声音,艾拉猛地转过身来,看见那男人用肘支撑着身子正望着她。

艾拉盯着那男人,她知道这是不礼貌的,但她不能控制自己。这与在他熟睡时观察他大不一样。她看到他有一双蓝眼睛,她知道自己的眼睛也是蓝色的,她在水塘的倒影中已见过多次,可洞熊家族中人们的眼睛都是棕色的,她从未见过其他人有蓝眼睛,尤其是蓝得如此深邃,她简直不敢相信那是真的。

她被这双蓝眼睛深深地吸引住了,要不是发觉自己在发抖,她几乎不想移开目光。当她意识到自己正直盯着那男人时,血一下子涌到头上,她赶紧窘迫地移开目光。对女人来说,不要说盯着看,就是直视一个男人也是不礼貌的,况且他还是一个陌生人。可她好久没与人接触了,她不想把第一印象搞糟,特别是一个对她有好感的人。"对不起,我不是想使你难堪!"他说,心里想是否他冒犯了她,还是她本来就害羞。看到她

没有回答,他苦笑了一下,想到自己在说泽兰达尼语,于是他换成马穆塔语,还是没有回答,就试着说沙拉穆多语。

她一直在偷眼瞧着他,这是女人等待男人靠近的信号,他的话她听不懂,这些话没有一句听起来像洞熊家族人发出的声音,它不是喉咙里发出的,也没有明显的音节,它们全连成一串,她甚至听不出其中的每一个词,她很失望,她努力想理解他的话,但却做不到。

她一直在等待他打出手势,直到这种等待变得很难堪,后来她想起刚开始与家族人在一起克莱伯教她如何正确交谈时的情景。最后当她意识到他不可能打手势时,她想用另一种方式与他交流,但愿这能使他服下为他准备的药。乔达拉也失望了,他所说的一切根本得不到任何回答,他猜想是不是她听觉有毛病,但他马上想起当他第一次说话时她是那么迅速地转过身看他,多么奇怪的女人啊!他想知道,她的同伴在哪;他环视一下小洞,看到的只有母马和小马,他奇怪为什么让一个女人给马接生,他以前从未见过马产仔,难道她有什么魔力吗?整个事情开始变得像做梦一样不可思议,他想她也许是一个乐于助人的精灵。她的穿着也很怪,看起来只不过是用一根绳子捆着一张毛皮来遮住身体,他想不起来以前在哪曾见过类似的装束。她的头发也很别致,头发在头顶整齐的分成两部分并编成辫子,他曾见过各式辫子,但从未见过这种式样的,这样式有点不同寻常,他见到她的第一眼就认为她很漂亮,眼中透着天真无邪,但她有着成熟女人的身体。她似乎一直在回避他的目光,他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她是一个谜。

直到她给他端来肉汤,他才觉得自己很饿,他试图坐起来,但右腿钻心的疼痛,使他意识到自己浑身是伤,然后他第一次想到自己这是在哪儿?又是怎么到这来的?突然他想起进入峡谷的索诺兰及怒吼的狮子。"索诺兰",他喊道,惊恐地环视着山洞,"索诺兰在哪?",洞中除了她没有别人,也许索诺兰在附近的山洞中。"我兄弟在哪?索诺兰在哪?"这个词对于艾拉很熟悉,这是他在睡梦中反复喊叫的名字,她猜想这个名字是他伙伴的,她低下头表示对死去的年轻人的敬意。"我兄弟在哪?你说,"乔达拉喊道,抓住她的胳膊使劲摇着,"索诺兰在哪?"艾拉被他的情感震惊了,从他的语调和动作中艾拉可以感到他的愤怒、失望以及不可遏制的情感,所有这些都使她不安,家族的男人从不如此开放地流露感情,因为自制力是男子汉气概的标志。

他眼中流露着悲伤,尽管他极力抗拒接受这一事实,但她可以从他僵直的臂膀和紧绷的腮帮中猜出几分,她生长在靠简单的手势和动作来交流感情的人们中间,站姿、态度、表情、脸色都可以表达意思,它们

是词汇的一部分，甚至肌肉的放松也可以表达一种细微的变化，艾拉已习惯于理解身体语言。艾拉理解失去亲人的痛苦，她的目光中充满悲伤和同情，她摇摇头然后又低下了头，他放开了她，肩膀突然松弛下来，默认了这一切。

索诺兰，索诺兰……你为什么非得走呢？噢，大地母亲呀，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带走我的兄弟。"他大喊起来，声音紧迫，他从未这样的绝望过，"为什么你非得带走他，扔下我一个人呢？你知道他是唯一我曾爱过的人，大地母亲！我的兄弟，索诺兰，索诺兰……

艾拉能理解他的悲伤，她自己也还没有从创伤中解脱出来。她同情他，为他难过，她希望安慰他。她发现自己正抓着他。伴随着他痛苦的喊叫轻轻地摇晃着他，他不认识这女人，但是她富于同情心，当他倒向她时，他感到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在内心升起，像火山喷发一样，一旦释放，不可阻挡。他大声抽泣，身体随着抽搐剧烈地摇晃着，他喉咙里剧烈地哽噎着，每次呼吸都要花费巨大的努力，在他是孩子时就一直没有这样放任过自己，暴露自己的内心感受并不是他的本性，这次感情太强烈了，索诺兰的死彻底冲垮了埋藏在他内心深处的防线。

塞伦尼奥一直是正确的，他的爱太强烈，多数人无法忍受，他的愤怒一旦爆发，便无法控制。一次由于打抱不平，他把一个人打成重伤，这些甚至他的母亲也说服不了他。母亲满怀同情地注视着朋友们纷纷离他而去，只因为他对他们的依恋过于强烈，爱的太深，要求得太多，在他身上，她看到了另一个男人的性格，一个曾是她丈夫的男人，就是在丈夫家她生下了乔达拉，只有他的这个兄弟似乎能够承受他的爱，安闲地接受它，常常一笑而冲淡了由此引发的紧张空气。在他长大成人，更难以控制的时候，他母亲只好把他送去与达兰那同住，事实证明这是明智之举，当乔达拉回来时，他不仅学会了生存的本领，也学会了控制感情，他长成了一个高大健壮，非常英俊的男人，有着一双敏锐的眼睛和不随意流露感情的领袖气质。

女人们感到他有很多事情不愿表露出来，无论人们怎样做都了解不到他心灵深处的感情，他能很快知道与每个人相处到何种程度。他生活中唯一适合他的女人也投入了他人怀抱，他们看来不般配吗

他看上去非常悲伤，但扶着他的女人深深地理解他，她已不止一次地失去一切，不止一次地感受到地狱般的冰冷，然而她坚持住了，她感到他这次悲伤不同寻常，但同她相比，这一切显得并无特殊之处。当他的抽泣慢慢停下来后，她发现自己正低声哼唱着，她以前曾这样哄过伊扎的女儿尤芭，哼唱着哄她入睡，也曾哼唱着看着儿子渐渐熟睡，更曾用不

成调的哼唱来抚平自己的悲伤和孤独。这种方法很有效，最后由于精疲力尽，他终于放开了手，仰面躺着，注视着洞穴内的石头墙壁，当她用凉水替他洗去眼泪时，他闭上了眼睛，他不愿也不能再看着她了，不久他身体开始放松，她知道他又睡着了。

她走过去看了看威尼和刚出生的小马驹，然后走到外面，这时她也感到精疲力尽，然而解脱了许多，站在山梁的尽头，她俯视着河谷，回想起自己带着这个躺在爬犁上的男人骑马回来时的焦虑情景。她真不希望他死去，一想起这个她就浑身紧张，甚至比希望他活下去时更紧张。她匆匆忙忙返回山洞，看他还在熟睡，这才放了心。她把凉了的肉汤重新热好，又把他醒来后要服用的药准备好，忙碌之后，她安静地坐在他身边的毛毯上。

他真让人看不够，她仔细观察着他的脸，像要一次满足自己多年来想要看到另一个人的渴望。她把他的脸看做是一个整体，而不仅仅是身体的一部分。她想触摸他，触摸他的两腮和下巴，感觉一下他柔软的眉毛，突然她吃了一惊，他的眼睛里有泪水，他的双眉还在为此而颤抖。不仅仅我是这样，，她想克莱伯怎么也不理解为什么我悲伤时眼睛会湿润，其他人都不这样，所以他一直认为我眼睛有病，但这个人悲伤时眼睛是湿润的，她想同族中其他人的眼睛也会流泪的。一夜的紧张劳累一起向艾拉袭来，尽管还是下午，她还是在他身边的毛皮上睡着了。

乔达拉黄昏时分醒了过来，他感觉很渴，想找一些解渴的东西，他并不想吵醒艾拉，他听到母马和小马的叫声，但他只能看清马儿黄色的皮毛，母马和小马正躺在洞口另一边的墙边。

然后他望着那女人。她仰身躺着，脸冲着另一个方向。他只能看到她脖子和两腮的轮廓以及鼻子的侧影。他想起刚才自己的表现，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但疼痛马上冲淡了一切。他又想起了索诺兰，眼睛模糊了，他努力忘掉这一切，一直到午夜，他的呻吟声惊醒了艾拉，天漆黑一片，火也灭了，艾拉摸索着来到火堆旁，并从贮藏室里取来火种和火石。

乔达拉的高烧又加重了，但他是清醒的，他想他一定昏迷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不相信这女人这么快就把火点着，他醒来时甚至没有看到一点火的闪光。

她给他拿来一些准备好的柳树皮茶。他坐起来弯腰捧起茶杯，尽管味道很苦，他还是喝了下去。他并不想喝柳树皮茶，只是想喝点水。他感到要小便，但他不知道怎样表达这种要求。他端起盛柳树皮茶的杯子，倒过来表示它是空的，然后把它放到嘴边，她立刻就明白了，拿来水袋，把他的杯子倒满，然后放回到他身边。水缓解了他的干渴，但也带来了

另一件麻烦事，他感到肚子胀的难受。他的举动使艾拉意识到他要干什么。她从火堆里拣起一根木棒当火把，然后走到洞内的贮藏室。她想找能盛水的容器，但很快她发现了另一些有用的东西。这是一盏石头灯，在一块石头上刻出一个石槽，里面能盛化开的油和灯芯，可她很少用它，因为燃烧的火堆已足够亮了。她拿起灯，找到一些灯芯，然后又找到装凝固油的皮囊，看到旁边还有一只空皮囊，也随手拣了起来。她把盛油的一只放到火堆旁化开，把空的一只递给乔达拉，但她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它的用途，于是她把盖子打开给他看开口，他还是不明白，她没有其它办法了，就掀开被单，把皮囊放到他两腿之间，他立刻明白了，从她手中接过皮囊。他感到平躺着而不是站着，小便有些不习惯，艾拉看出来了就转身走到火堆旁给灯加油，同时偷偷地笑了。他以前没受过伤，至少没受过这么重的伤以至不能走动。看着她把皮囊拿出去倒掉，他不好意思地笑了。她回来后又把空皮囊递给他以便随时使用，然后把灯油填满，点燃了灯，把灯拿到他身边，并把他的腿重新盖好。

他试图坐起来，但疼得很厉害，她把皮褥叠起来，垫在他背后，扶他坐了起来，当他看到自己前胸和胳膊上的伤口时，明白了为什么身体右边疼的厉害，他更担心腿上的伤，不知道艾拉的医术有多高，但柳树皮茶并没起什么作用。

当她除去带血的树根擦剂时，他借着石灯微弱的光亮，看到了腿肿胀，出血，并且有肉翻露出来，毫无疑问伤得很厉害。他凑近了仔细看，看到破损的肌肉被结扎在一起，他并不精通医术，直到最近他还像许多健康的年轻人一样对医药毫无兴趣，但他还是情不自禁地想泽兰达尼人是否也这样把受伤的筋肉绑在一起来治疗呢

当她准备用一种叶子作新擦剂时，他仔细端详着那东西，想问她那些叶子是什么，并和她谈谈，看看她的医术水平。但他会的语言她一种也听不懂，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有听过她讲话，她不讲话怎么能给人治伤?但她好像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不管放在他腿上的东西是什么，它确实减轻了疼痛。他尽力使自己放松，他看着她在自己的前胸和胳膊上擦药水，直到她掀开他头上软皮的包扎带时，他才发现头部也受了伤，并且发了炎。

她重新回到火堆旁热汤，他望着她，"嗅起来不错!"当肉香飘过来时他说。艾拉毫无反应，就像他的声音根本不存在似的，他觉得这比自己不被理解更糟糕。

当他初次见到沙拉穆多人时，双方的语言几乎没有一个词可以沟通，然而双方努力交流，但这个女人根本不想交流，对他的话只是报以满脸

迷惑,她不但对他的语言缺乏理解,而且根本没有交流的愿望;不,他想,这不对,他们已经交流了,当他需要水时她给了他,并且给了他一个皮囊让他撒尿,尽管他不能肯定她是怎样知道他的要求的,并在他发泄痛苦时,能理解他的感情。尽管伤口还很疼,他还是想弄懂这一切。"我知道你听不懂我的话,"他小心地尝试着说,他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但他感觉到有说点什么的必要,一说起来,就有点滔滔不绝了,"你是谁?还有什么人和你在一起?"除了火光与灯光映出的光环外,他看不见别的东西,也没有其他人存在的迹象,"为什么你不想说话?"她望着他一句话也不说。

他脑海中突然生出一种奇特的想法,他回忆起黑暗中与医者坐在火堆旁的情景,记起了沙穆德讲过的那些忠心于大地母亲并为她服务的人所必须经受的特殊考验,这考验也许类似于单独生活一段时间,这段时间要保持沉默,不与任何人讲话,要保持节制与忍耐。

你一个人住在这里,是不是?"艾拉又瞟了他一眼,惊奇地看见他脸上有一种询问的神情——就好像是他第一次看见她,这使她又一次意识到自己的不礼貌,她赶快低下头盯着肉汤,他好像没有意识到她的慌乱,一边说着一边环视着山洞。

她盛了一碗汤,端给他并坐在他面前低下头,这使他有机会拍一下她的肩膀确认她的存在。她并没有感到有人拍她,当她抬头看时,他正直盯着她,嘴里还不停地说着什么。

他不懂!他一点也看不出我在发问。他根本不明白我们的信号语言。如果他真一点不懂我的话,我也不明白他的话,那怎么交流呢

她猛然想起克莱伯教自己谈话时的情景,她不知道他在用手交谈,她不知道人可以用手交谈,她只是用语言交谈。使用洞熊家族的语言这么长时间以至她对词汇的含义都想不起来了。

但我再也不是家族的人了,我已经死了,已经被咒死了,我再也不能回去了,我现在必须和其他人生活在一起,我必须像他们那样谈话,我必须再次学习理解词汇,必须重新学会说话,否则我将不能同人交流。即使我再遇到家族里的人,我将不能与他们交谈,他们也不会知道我在说什么,那就是为什么大地母亲让我呆在这儿直到这个男人出现的原因。看来他可以再次教我说话了,她突然打了个寒战,感觉很冷,但洞内并没有一丝风。

乔达拉在断断续续地说着,问一些根本得不到答案的问题,他只管自己说,艾拉根本没有反应,他想艾拉肯定是被训练成了这样,或者在效忠大地母亲,这样一来很多问题都有了答案:她的医术,她的骑马本领和

为什么她单独生活不对他讲话。他想知道自己在哪,但此刻他想这并不重要,他庆幸自己还活着,尽管遇到了麻烦。

他现在意识到,假如他留意白发老医师所说的话,他就会知道索诺兰在走向死亡——但那老人不是也告诉过让他跟着他兄弟走吗?因为他会引他到一个不曾去过的地方。可为什么他被领到这来了

艾拉一直在考虑怎样开始学他的话,后来她想起克莱伯是如何教她的,要从单词学起。她集中了一下精力,直视着他的眼睛,拍着自己的胸膛说"艾拉",乔达拉瞪大了眼睛,"你终于决定说话了!那是你的名字吗?"他指着她再说一遍"艾拉"。她的口音很奇特,词的两部分断开了,音好像是从喉咙里发出的,像是被她吞掉了。他听到过很多语言,可没有一种发音像她的一样,他说不太好,但还是试着说出最接近的声音:"艾——拉",她几乎听不出他发出的声音是她的名字,一些家族的人发音有困难,但没有一个像他那样发音,他把音节连在一起,调整语调使第一个音发升调,第两个音发降调,她不记得有人这样叫过她的名字,然而她觉得这样似乎更正确。她指着他,身体前倾,满怀期待。"乔达拉",他说,"我叫乔达拉,是泽兰达尼家族的。"这太长了,她记不住,她摇摇头,又指着他,他看出她有点迷惑不解。"乔达拉",他说,然后放慢速度"乔一达一拉,"艾拉使劲让嘴形像他那样,"杜一达"这就是她所能模仿的了。

他本想说她的发音不正确,但想到她确实已尽力了。他想也许她的嘴有点变形,使她不能讲话,也许这就是她不讲话的原因吧?因为她讲不好。他又重复一遍自己的名字,说得很慢,尽量把每个音发清楚,就像在对一个孩子或一个智力不健全的人讲话"乔——达——拉……,乔——达——拉……""唐——达——拉",她又试了一遍,"好多了!"他说,笑着点点头,这次她确实费了好大劲。他不敢保证自己关于她在为大地母亲服务的判断是否正确,她似乎不够聪明。他不断微笑点头,他的脸显出快乐的表情,除杜尔克外,家族中没人这样笑,然而这对他来说很自然。她吃惊的样子非常滑稽,乔达拉不得不强忍住没有大声笑出来。

他的微笑更甜了,眼里闪动着欢愉,这表情很具有感染力,艾拉的嘴角也向上翘起,受到他微笑的影响,艾拉也报以由衷快乐的微笑。"噢!艾拉",乔达拉说,"你可以不说话,可你笑起来挺可爱的!"作为一个强壮的男人,他把她看成一个女人,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女人。情形同刚才有点不同,他的微笑虽没有变,可他的眼睛……,艾拉注意到在火光映照下他眼里有一种强烈的欲望,那不仅仅是欢愉,她不知道那欲望是什么,不过她的身体已有所感觉并报以相应的姿势:那是一种邀请。她感到内心

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只有当她看威尼和它的新生儿时才有这种感觉。他的目光如此强烈使她不得不转过头向别处看去,她的眼睛在他的床单上毫无目的地搜索着,然后端起碗,站起身来躲开他的眼睛,"我知道你很害羞,"他说,强烈的目光有所缓和,她使他想起一个少女在她成人典礼前的表情,在那次仪式上他对那女人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想到这他感觉自己那里要勃起了,紧接着右腿开始疼痛"它还管用,"他咧嘴笑着说"我现在可不能干。

他躺下来放松自己,把她给他垫的皮褥弄平推到一边,他感到很累,想到受伤时的情景,他的伤口疼得更厉害了,他不能回忆或思考,他想闭上眼睛忘掉一切,在忘却中淹没全部的痛苦。

他感到一只手扶在肩膀上,睁开眼睛看到艾拉端着一杯液体站在跟前,他一口气喝了下去,不久他感到疼痛减轻了,但有一股倦意袭来。是她给他喝的东西起了作用,他很感激,但弄不懂他没说一句话艾拉是怎样了解他的需要的。

艾拉看到他由于痛苦而扭曲的脸,知道他的伤很重,她是有经验的医药师,在他醒来之前就准备好了曼陀罗。她看到他额头上的皱纹舒展开了,身体也放松了,就熄了灯,封上火堆,她在他身边铺好皮褥,但根本不想睡。

借助封住的火堆发出的微弱光亮,她起身向洞口走去,听到威尼在低声嘶叫,便顺着声音过去。她很高兴马正躺在地上,分娩后,洞内男人的陌生气味使它紧张,如果它能够放松地躺下,就说明它正在接受男人的出现。艾拉在威尼的胸前坐下,紧挨着它的脖子,这样她可以抚摸它的脸和耳朵。一直躺在母亲乳头旁的小马感到好奇,用鼻子在她俩之间擦来擦去。艾拉也开始抚摸小马,又伸出手指,她感到它在吸吮她的手指,当它发现从她手上什么也吸不到时,还是继续吸,因为它已经在妈妈那吃饱了。

它是个了不起的小家伙,威尼,它会像你一样长得健康强壮,你现在有伴了,和你一样,我也有了。这真令人难以置信,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一个人呆在这了。她眼里不知不觉充满了泪水。自从我被咒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从那时起我没见过任何人,现在这有人了,威尼,一个男人,一个同一部落的男人,我想他能活下去,她用手背擦去泪水,他的眼睛也是这样流泪的,他冲我微笑,我也对他微笑。

像克莱伯所讲的,我是另一部落的成员,伊扎告诉我去找我的同类,去找一个配偶,威尼,他是我的配偶吗?他被带到这是给我的吗?是我的图腾带他来的吗?贝贝!是贝贝把他送给我的!他被选中,就像我被选中

一样。经过贝贝,经过穴狮家族的考验和认定,我的图腾把他给了我。而现在他的图腾也是穴狮了。这说明他可以成为我的配偶,一个有穴狮家族图腾标记的男子对于一个有同样标记的女子来说将是强有力的,我将会有很多孩子。

艾拉皱了皱眉头,但孩子事实上不是由图腾产生的,我知道勃劳德把他的器官放到我体内产生了杜尔克,是男子创造了孩子,不是图腾。唐——达——拉是男子……突然艾拉想到他的器官,直挺着要排泄,她想起他忧郁的蓝眼睛,她感到有一种使她不安的冲动。为什么会有这样奇怪的感觉呢?当她看到威尼和那匹棕黑色的公马时就已经开始有了……

一匹棕黑色的马!现在她也有了一匹棕黑色的马驹,那公马的确在威尼体内创造了一匹小马,唐达拉也可以为我创造个孩子,他会是我的配偶。如果他不喜欢我怎么办?伊扎说男人做那种事是因为他喜欢一个女人。可勃劳德不喜欢我。我不会怨恨的,如果唐达拉……她的脸一下就红了,我又高又丑,为什么他应该和我做那件事呢?他怎么能做我的配偶呢?他可能已经有配偶了,如果他要离开怎么办呢?他不能走,他得教我再次学会说话,如果我听不懂他的话,他能留下吗

我会学的,我能学会他所有的话,那么他就可能留下来,即使我长得又高又丑,他现在可不能走,我已经独自一个人生活如此长时间了。艾拉跳起来,惊慌失措地跑出山洞,黑色的夜幕正渐渐呈现出深蓝色,如同天鹅绒一般,黑夜即将过去了。她站在那凝视了一阵树木的阴影以及那熟悉的路标,她迫切地想进去看看那男人。又想到应该为他准备一顿新鲜的早餐,她想去拿狩猎用的弹石带,可能他不会喜欢我打猎,她记起自己已经决定不让任何人阻止她这么做,但她还是没有进去拿她的弹石带,而是向河滩走去,脱去外衣,跳下水去晨泳,这感觉太舒服了,似乎能洗去她感情上的烦恼。春天的洪水过后,她常去钓鱼的地方已不复存在了,但她在下游又发现了另一个地点,就一直向那里走去。

蒸食物时发出的香味使乔达拉醒来,这香味使他想起自己已经饥肠辘辘了。他用皮囊接完尿,试着坐起来四下望望。女人走了,马和小马驹也走了。但这个洞里只有它们呆的地方,远远望去,像是另外一处可以睡觉的地方。这儿只有一个火炉,这女人的确是一个人住,那些马不能算是人类。

然而,和她一起的人在哪?这附近还有山洞吗?他们是出去狩猎了吗?贮藏室里琳琅满目,有各种毛皮和皮革,架子上挂着各种植物,肉类、食物贮备足够支撑一个大洞穴了。这些只是她一个人用的吗?如果她一个

人住,用得了这么多东西吗?是谁把她弄到这来的?也许是另一些人把她带来并留给她的。一定是这样的,她是他们的医者,他们带我来这儿让她来照顾。她年轻正好适合干这个——至少她看上去挺年轻,但她能胜任许多事情,毫无疑问,她来这是为了考验自己,学会一些特殊技巧——可能是如何与动物相处,这时她的人发现了我,在此又没有别的什么人,所以她就让他们把我留下,她一定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医者,并且能够控制动物。

艾拉走进洞来,手里端着一个风干漂白过的骨质托盘,上面放着一条烤熟了的大鳟鱼。艾拉看到他醒来很惊奇,她冲他微笑起来,她把鱼放下,然后重新整理一下毛皮褥子和塞满秸杆的皮垫子,以使他更舒服一些。她给了他一杯柳树皮茶用以退烧和减轻疼痛。并把盘子放在他身边,又出去端回来一碗熟谷粒,里面有新鲜去皮的麦茎、欧芹以及野草莓。

乔达拉这时已是饥不择食了,但只是大嚼了几口后,他就慢下来仔细品评食物的味道了。艾拉学会了伊扎处理草药的技术,它们不仅可以做药,而且是很好的调味品。

鳟鱼和食物经她一双灵巧的手调制,味道好极了。新鲜根茎略微有点脆,正是口感极好的时候;野草莓虽然不多,但由于阳光的作用味道特别甘甜。他很感动,他母亲是位出色的厨师,尽管味道有所不同,但他深谙美味食品的精妙之处。

看到他细细品尝她做的饭,艾拉很高兴。他吃完之后,她给了他一杯薄荷茶,准备给他换药。她解开他头上的绷带,肿胀已经消退了,只是还有点炎症。他胸前和手臂上的划伤也快好了,这可能会留下几道轻轻的疤痕,但无大碍。主要是他的腿伤,不知它怎么样了,会不会完全康复?部分康复会使他成为残废吗?她剥去敷在他腿上的药,看到草药已经像她期望的那样减轻了化脓,她一下子轻松了许多。确实是好多了,尽管还不能肯定他的腿能恢复到什么程度,把肌键与受伤的地方捆在一起看起来很起作用,与刚刚受伤时相比,这条腿已基本恢复到原来的形状了,尽管会留下大伤疤,也许会有点变形,但这已经令她十分满意了。

这是乔达拉第一次真正看到自己受伤的腿,他感到不妙,这比他想像的要糟很多,他脸色苍白,有些哽咽。他知道她用绳结做什么,那可能与过去有点不一样,但他想知道他是否还能走路。

他与她交谈,问她是在哪学会疗伤的,他并不指望她回答,她只听懂自己的名字,除此之外什么也没听懂。她想要学会他说的那些词的含义,

但她不知道该怎样表达, 她感到很失望, 走出去拿木头给火堆添柴。她非常渴望学讲话, 但他们该怎样开始呢

他想到刚刚吃过的饭, 不管是谁给她提供食物, 但她显然知道如何照顾自己。草莓、根茎和鳟鱼都非常新鲜, 这些都是上个秋季收获的, 也就是说是冬天结余的, 这说明她计划得很好, 这样在深冬和初春就都不会挨饿了。这说明她已在此住很久了, 很多迹象可以证明这一点, 如烟筒周围的黑色痕迹, 尤其是洞内坚实的地面。洞内有许多摆设和工具, 仔细看可以发现它们都没有经过精雕细刻, 初看显得很粗糙。他低头看着自己喝茶的木杯, 然而它并不粗糙, 甚至做得非常精致, 它是用木节按照木纹的形状刻成的, 当乔达拉再仔细研究木杯时, 发现木杯的造型充分利用了木纹显示的图案, 在结子和弯曲处可以想像出小动物的形象。她是有意这么做的吗?他说不清, 但比起他曾见过的夸张的雕刻品来他更喜欢这一件。这杯子很深, 边缘对称且磨得很光滑, 即使里边也没有凿过的痕迹, 木节通常很难加工, 做这个杯子一定花费了很长时间, 他越仔细观察, 就越相信这是一个手工艺人的作品。玛索娜肯定会喜欢它的, 他回忆起母亲能够使一些最普通的工具和器皿变得精巧细致, 干这个她很有窍门。

当艾拉拿着一大块木头进来时, 他抬头看了一看, 并冲她简易的皮围裙摇了摇头, 然后他看了看她躺过的垫子, 与她的围裙一样, 它只是一块皮, 未经裁剪, 他拉过一角仔细看。外边缘有些硬, 靠边上的一些鹿毛还直立着, 但总的来说还算柔软, 皮子内外的粒面也都刮过, 这样使皮革质地柔软。但她的毛皮给他留下了更深的印象，抻拉去掉粒面的皮子使其柔软, 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对于毛皮来说要困难得多, 因为通常只能除去里面的粒面, 所以毛皮制品总是较硬, 然而床上的这块却同皮子一样柔软。

不知为什么, 他对这些有种非常熟悉的感觉, 他想这些物件未经精雕细刻, 但却出自最精细的工匠之手；花费了很大的精力, 加工皮革和毛皮却没有进行修饰剪裁、没有缝制成衣服、没有任何东西进行过印染装饰, 然而她却能把他受伤的腿部肌肉捆在一起, 这些相当不协调, 这女人太神秘了

在艾拉引火时, 乔达拉一直看着她, 但并不是全神贯注, 他已多次看过她引火了。他过去一直想为什么她不从做饭的火堆中拨出一块木炭呢?后来他想可能是烧光了。他看见但没有看清艾拉如何把引火物收集在一起, 又拣起两块石头敲打它们, 瞬间便打起了火苗。这些动作她做得如此之快, 以致于火已经完全燃烧了, 他还没有看清她干了什么。

大地母亲啊!你怎么这么快就把火引着了?"他隐约想起午夜时分她也是这么快就把火引着了,当时他以为是错觉就没在意。艾拉回过头疑惑地望着他。

你是怎样引火的?"他又问了一遍,身子向前探了探。

噢,大地母亲呀!我说的话她一句也听不懂。"他恼怒地举起手。"你知道你都做了些什么吗?到这来,艾拉。"他冲她点头,示意她过来。

她马上向他走去,这是她第一次看见他有目的地使用手势,他好像对某些事特别关心,她皱着眉,集中精力听他的每一个单词,希望能理解点什么。"你是怎样引火的?"他又问道,说得很慢,很小心,就好像这样做能使她明白似的,他又冲着火堆举起手,"货…?"她试探着重复他的最后一个词。这件事很重要,她努力集中精力想听懂他在说什么。"火!火!是的,火!"他喊道,用手指着燃烧的火焰,"你知道那么快把火引着意味着什么吗?""火……?""是的,就在那燃烧着"他说着,手指着火堆,"你是怎样引着的?"她站起来,走到火堆旁指着它说:"火?"他重重地点了一下头,斜倚在毛皮上,他突然意识到他在强迫她理解她听不懂的话,"对不起,艾拉,我太笨了,你不知道我在问什么,又怎么能告诉我你做了些什么呢?"紧张过去了,乔达拉闭上眼睛,觉得很累也很失望。但艾拉却很激动,她知道一个词了,虽只有一个,但这是开始。现在她怎样才能让他教更多的词呢?,她多么想学会更多的词啊

唐——达——拉……"他睁开眼睛,她指着火堆,又一次说"火………?""火,是的,那是火。"他肯定地点了点头,又一次闭上了眼睛,他感到累,并觉得她如此激动有点可笑。

他不太感兴趣,怎样才能让他理解呢?她感到灰心并很生气,她不能想出办法同他交流,她又试了一次,"唐达拉!"她等着他睁开眼睛,"火……?"她眼中充满期望地问道。她想干什么?乔达拉想。他变得好奇起来,"火怎么啦,艾拉?"从他肩部的动作和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得出他在问问题。他在注意。她四下环顾,想找出办法告诉他,她看到火堆旁的一块木头,便拣了起来,拿到他面前,充满期望地望着他,他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结,而当他理解了她的意思后又舒展开了。"你想知道它叫什么吗?"他问,心想为什么她现在这么想学语言,从前却对说话没有丝毫兴趣呢

她还一直未与他进行过语言交流,她在试图说话。难道那是她沉默的原因吗?因为她不知道怎样讲话。

他摸着她手中的木块,说"木头。"她长出了一口气,没有意识到自己一直在屏住呼吸。"木…头…"她试着说。"木头",他说得很慢,为了

把音发清楚，口型有些夸张。"木头"，她说道，努力让自己的口型和他的一样。

这回好多了，"他点点头。她的心脏在剧烈地跳着，她不顾一切地寻找着什么东西好让这对话继续下去，她的目光落到杯子上，便拿了起来。

你在让我教你学说话吗?"她听不懂，摇了摇头，手里仍拿着茶杯。"你是谁，艾拉?你从哪儿来，你是如何学会做那些事的，不会讲话，你是个谜，但如果我想了解这一切就必须教会你说话。"她坐在他身边的毛皮上，焦急地等待着，手中仍端着茶杯。她害怕说了这么多话，他会忘记她所问的那个词，她又一次把茶杯举向他，"你想学什么?是'喝'还是'杯子'?我想这并不重要。"他摸着她手中握着的杯子，说道"杯子"。"杯……"她重复着，放松地微笑了。

乔达拉趁热打铁，抓起水袋，把她给他的新鲜水倒进杯中一点，说"水"，"灰"，再来一遍"水"，他鼓励道，"水……"，乔达拉点点头，然后把茶杯端到嘴边，喝了一小口，说"喝，喝水。""喝……"，她努力学着，虽有点吞音，可非常清楚"喝水。

艾拉，我不能忍受再呆在洞里了，看外面的阳光多明媚!我知道我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可以活动一下了，至少到洞外去。"艾拉不能理解乔达拉所说的每一句话，但她清楚地知道他在抱怨，对此她很同情，"结"她说，抚摸着其中一个结子，"把结子切断，早晨看一看腿。"他笑了，好像是赢得了一场胜利，"你准备除去结子了，那么明早我可以到洞外去了。

也可能是语言问题，艾拉不准备违背自己的本意，"看"，她加强语气重复着，"艾拉看……，"她努力用有限的能力表达自己的意思，"腿没好，唐-达-拉不能出去。"乔达拉又笑了，他知道他是有意改动了她的意思，希望她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但他也很高兴艾拉没有被他的小花招蒙蔽，依然坚持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他明天大概不能出洞去了，但这也意味着她会学习得更快。

教她说话变成了一种挑战，她的进步令他满意，尽管不是很稳定。她的学习方式使他惊奇，她掌握词汇的能力几乎是惊人的，她几乎能记住他教的每一个词。他花了大半个下午教她所能想起的物品的名称，一遍过后，她把每个词都正确地重复一遍，但发音对她来说很困难，她的确非常努力，但无论如何努力她都不能准确地发出它们。

他喜欢她讲话的方式，她声音低而悦耳，她奇特的发音使她听起来像外族人。他决定先不教她怎样造句，她真正的困难是在学完事物和动作的名称之后，理解即使是最简单的抽象概念也会成问题。要找到词分

别描述着一种颜色的深浅是困难的, 她不能理解松树的深绿和柳树的浅绿而是统统用一个"绿"字来描述, 当她确实理解了一个抽象事物时, 那似乎是一个新发现或是一段已忘却了的记忆。

他有一次称赞她的形象记忆能力, 但她却很难理解, 并表示不相信, "不, 唐达拉, 艾拉记得不好, 艾拉在努力, 小时候艾拉想有一个好记忆力, 不好, 在努力，时刻都在努力。

乔达拉摇了摇头, 希望自己的记忆力也像她的一样好或求知欲也像她一样强烈, 她从不满足, 他每天都能看到她的进步。然而随着他们之间交流能力的增强, 感到她越来越神秘了。对她了解得越多, 也就有更多的问题要问。在某些方面她的技巧和知识令人难以置信, 可在其它方面却又完全是天真无知。他弄不懂这是怎么回事, 她的一些能力, 像引火要远远强于他所见过的任何人, 可有些能力却原始得无法置信。

有一件事不容置疑, 不管她部族的人是否在附近, 她具有足够的能力照顾自己, 也包括他。

艾拉已经准备好一个消毒措施, 但当要解开把他的肉捆在一起的结子时她有些紧张, 她并不认为伤口会迸开——它看起来恢复得很好, 但她以前从未用过这种技术, 有些担心。几天前她就一直在考虑着除去结子, 但她想这样做乔达拉会很疼, 艾拉弯过他的腿, 仔细看过那些结子。她小心地拉起一个鹿筋结, 皮肤已经与它长在了一起, 也被拉了起来, 她想是否应再等一段时间, 但现在担心已经晚了。她用手指钳住绳结, 用从未使过的最快的刀尽可能沿着靠近结子的一边切去, 试验着拉了几下, 感到很难拉出来, 最后她用牙咬住结子, 快速一拉, 把它拉了出来。

乔达拉有些畏缩, 她感到了他的不舒服, 很过意不去。但伤口并没有裂开, 流了一点血, 表明皮肤有点拉裂了, 但肌肉已经长在一起。她尽可能快地把剩余的捆扎结弄了出来, 每当艾拉拉出一个结子来, 乔达拉就咬紧牙关, 攥紧拳头, 使自己不叫出声来。都拉出来后, 他俩同时伏下身去看, 艾拉决定如果没有变形的话, 就让他到洞外去走走。她拿起刀和盛消毒布的碗, 准备站起来, 乔达拉叫住了她"让我看看你的刀, "乔达拉手指着刀说, 她把刀递给他, 他仔细看着, "这刀只是个薄片! 它甚至连刃都没有, 做成它需要点技术, 但做工又是那么的原始, 连刀把都没有, 只是刀背上有点装饰, 你是从哪弄来的, 艾拉?这是谁做的?""艾拉做的。"她知道他在评论刀的质量和做工, 她要说她不如德路盖手巧, 这技术是从家族中手艺最高的工匠那学来的。乔达拉仔细地研究着这把刀, 似乎很惊讶。她想介绍一下这刀的优点以及燧石的质地, 可她不能, 因为她找不到适当的词汇, 也不知该如何表达概念, 这太遗憾了。

她渴望同他交流，谈所有的事情，已经好长时间没与人交流了。只有在乔达拉来后，她才知道自己多么需要交流，她感到现在就像饥饿时身边有一桌丰盛的宴席，想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却不行，只能一点点地品尝。

乔达拉把刀还给她，不解地摇摇头，刀很锋利，这加重了他的好奇心。她像每一个泽兰达尼一样受过良好的训练，懂得使用先进的技术，例如捆扎伤口——但却用这么一把原始的刀。也许他能问问她并让她明白，但愿她能告诉他，为什么她不能讲话，她现在学得很快，为什么以前她不学呢?学习讲话已经成为连结两人的纽带。

乔达拉醒得早些，山洞还很黑，但洞门以及洞顶已呈现出黎明前的深蓝色，等他再抬头看时，深蓝色已明显变亮了，映照出石墙上的凹凸不平，他闭上眼睛也能感觉到这些，它们已经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中。他想出去看看周围的景物。他感到一阵激动，今天就出去，他不能再等待了，于是准备过去叫醒睡在身边的女人，在推醒她之前，他突然改变了主意。她侧身躺着，毛皮被子裹着她卷曲的身体，她的皮褥放在她身边的垫子上，而不是在堆满杂草的地沟里，她没有脱掉围裙，以便随时起来，她翻了一个身，他仔细地观察着她，希望能找到证明她身份的东西。与泽兰达尼的妇女比较，她的骨骼结构，脸的形状以及面颊骨的形状有点外族人的味道，但除她惊人的漂亮之外，她再也没有什么异乎寻常的特点，这不仅仅是漂亮，他边想边仔细观察，无论以任何人的标准来衡量，她都是非常美丽的。她的头发被编成普通的辫子，脑后及两侧的很长，额前呈卷曲状，他不太熟悉这种式样，但以前他曾见到过更特殊的式样。几股长发辫已经松了，有的被拢到耳后，有的则随意散着，她一侧的面颊上有一颗黑痣。他突然想起自从自己清醒以后，她从未离开过，可能在此之前也是这样，她照顾病人无可挑剔……

艾拉睁开眼后的惊叫声打断了他的思路，她不习惯睁开眼就看见一张脸，尤其是一张长有蓝眼睛和络腮胡子的脸，她坐起来时动作太快，以至于头晕了好一阵，但不久她就恢复了镇定，起床准备点火。火堆已经燃烬了，她昨晚忘记了把它封起来，只好再拾柴来引一堆火。

艾拉，能告诉我你是怎样点火的吗?″看见她拣起石头，乔达拉问道，这次她听明白了。

不难，″她说，把打火石和引火物移到床跟前，″艾拉做给你看。

她用手比划着把石头撞在一起，再把粗树皮和火绒捆成一堆，然后把燧石和硫磺石递给他。他立刻认出了燧石，另一块石头以前好像见过，但从未想到过把它们放在一起使用，更没有想要用它们生火，他学着她

的样子把两块石头撞在一起, 只闪了一下光, 但他已看到了小火苗。又试了一次, 但他还是不相信这样做能点着火。随着两块冰冷的石头的撞击声, 一大团火苗窜了出来, 他先是吃了一惊, 随后便兴奋起来。在艾拉的帮助下又试了几次, 他就在床边燃起了一小堆火。

他又看了一眼那两块石头, ″是谁教你这样点火的?″她在考虑他的问题, 但不知怎样回答他。″艾拉做的, ″她说。″是的, 我知道是你干的, 但是谁教你这么做的呢?″″艾拉…教的。″她又怎么能告诉他真实情况呢?那天火烧烬了, 她的斧子落在地上断了, 她偶尔发现了那种火石。她把手放在头上想了一会, 设法给他解释, 随后又摇了摇头, 说:″艾拉话讲得不好。

他看出她有些灰心, 就说:″你能讲好, 不会太久你会告诉我的, 你是个神秘的女人!″他又笑了笑, ″今天我出去走走好吗

艾拉看......″, 她掀起他的被子察看他的腿, 绑结子的地方已经长出了疤痕, 腿正逐步痊愈。该让他出去走走了, 这样可以检测一下恢复的程度, ″是的, 乔达拉可以出去了。

她第一次看到他这样快乐地笑了。他感到自己像一个小男孩在经过寒冬后要出去参加夏日聚会一样高兴, ″好吧!咱们走。″他掀掉毛皮, 急切地要站起来出去, 他孩子似的热情感染了她, 她也笑了, 但还是提醒了一句″乔达拉先吃东西。

准备早餐并不费事, 食物是昨晚剩的, 只是加了一杯早茶。她给威尼送去一些谷物, 用起绒草给威尼梳刷了一会, 同时也给小马挠了一会, 乔达拉望着她, 他以前也看到过她做同样的事, 但他这是第一次看见她学马的嘶叫声, 那些断断续续的喉音模仿得维妙维肖。她手上的动作他一无所知, 他理解不了这是一种用来与马交流的语言, 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她能同马交谈, 可同样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马居然能听懂她的话。

看到她爱抚马和马驹, 他要问她是用什么魔法驯服动物的, 他感到自己好像也被驯服了。但当她领着母马和小马向他走来时, 他又惊又喜, 他还从来没有抚摸过这样活蹦乱跳的马呢, 也从未这样近地看到过一个毛绒绒的小马驹, 它们不怕生的样子反倒让他有点犹豫, 特别是那匹小马驹好像尤其愿意接近他, 因为他头一次小心翼翼的抚摸就摸到了它最舒服的部位。

他想起她还没有告诉他这动物的名字, 就指着马儿说:″马!″可威尼有名字, 名字是根据它的叫声起的, 就像他俩的名字一样, 艾拉摇摇头, 说:″不, 威尼。

对他来说，她发出的声音根本不是名字，而是一声模仿得极像的马的嘶叫声。他吃了一惊，她不会说任何人类的语言，可却能说马的话。对马讲话，他有些敬畏，那是巨大的魔力。

她错误地理解了他迷惑不解的表情，想解释一下，她拍着自己的胸脯说她的名字，然后又指着他说他的名字，再指着马发出柔和的嘶叫声。"那是马的名字吗?艾拉，我可不能发出那种声音，我不知道该怎样对马讲话。"经过一次次耐心的解释，他尝试着叫了一声

但更像是一个词，只不过听起来像马叫。这使她很满意。她把马牵回洞去:"他在教我词汇，威尼我要学会他所有的词，但我得告诉他你的名字，我们会考虑给你的小家伙起个名字的，我想他会给你的孩子起名字的。

乔达拉听说过某些泽兰达尼人具有为猎人引诱动物的能力，一些猎人甚至能很好地模仿野兽的叫声，以便接近它们。但他从未听说有人能和野兽交谈，并说服它和他住在一起。可她能让一匹母马在她眼前产下小马，而自己还能抚摸那小马驹。一种恐惧心理向他袭来，这女人做了些什么?她到底是什么人?又具有怎样的魔法呢?但当看到她面带幸福的微笑走回来时，她似乎又成了一名普通妇女，一名能与马而不是人类交谈的普通妇女。

唐达拉出去

他几乎忘了，经她提醒他的脸上又重新出现了急切的表情，在她扶他之前，他想试着自己站起来，但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他太虚弱了，每动一下都很痛苦，一阵阵眩晕恶心不断涌上来，艾拉看到他的表情从微笑到痛苦最后变得脸色惨白。"我需要点帮助，"他说，他的笑有点僵硬，但仍充满渴望。

艾拉帮助，"她说，用肩膀支撑他的身子，伸出手扶他，开始他不想过分依靠她，但当他看出她很强壮而且知道怎样扶他起来时，就听凭她摆布了。他最后凭一条好腿站了起来，背靠一根支柱。艾拉仰头看他，她嘴巴张开，眼睛瞪大了，她的个头还不到他的下巴呢!她知道他的躯体比部族中男人要长，但她还没有把那长度想像成高度，预先不知道他站起来会是什么样子，她还从未见过这么高的人。

从孩提时代起她就不记得仰头看过任何人了，即使在成为成年人之前，她也比家族中的任何人都高，包括那些男人。她总被认为是又大又丑，太高太白，脸又太扁平了。没有男人愿意要她，即使她强大的图腾被打败并使她怀了孕，他们也只是认为是他们全体的图腾打败了她的洞狮;甚至当他们知道她不与人同居就生下孩子，那孩子的命运将很不幸时也

不要她。杜尔克是不幸的,他们不想让他活下去,他们说他是畸形,但不管怎样布仑收留了他。她儿子虽避免了一场厄运,但还要忍受失去母亲的不幸。他会长得很高——这在她离开前就已知道了——但不会像乔达拉这样高。

眼前的男人使她感到自己很渺小,他给她的第一个印象是年轻。她用新的眼光再看那男人时注意到他的胡须已很长很长,她不知道为什么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没有胡须,但现在看到他下巴上长满又粗又密的金色胡须,她不再认为他是孩子了,他是一个男人,一个高大健壮成熟的男人。

她吃惊的神情把他逗乐了,尽管他不知道为什么。她比想像的要高,她站立和走动的姿势好像是受到一些很矮小人的影响,事实上她相当高,他喜欢高个子的女人,她们经常能打动他,″都走到这儿了,咱们出去吧。″他说。

艾拉意识到他离自己很近而且光着身子,″唐达拉需要……衣服…″她用他教的词指着自己的围裙说,尽管她知道那应该是一件男人穿的衣服,″需要遮住。″她指着他的生殖器说,他还没告诉她那东西叫什么,一种不可名状的原因使她的脸一下子红了。

说实话她曾见过不少裸体的男男女女,这并不令她难堪,她是想他需要受到保护,不是要避免物体的伤害,而是恶毒精神的伤害。尽管她不属于洞熊家族,但她知道家族中男人外出时从不把生殖器露在外面。她不知道为什么这想法让她不安,为什么脸有些发烧,心里感到紧张冲动。

乔达拉低头看了看自己,对自己的生殖器官他也很迷信,倒不是说要保护它不受邪恶精灵的伤害,如果说邪恶的敌人诱导一个泽兰达尼人去伤害他,或者说一名妇女用恶毒的语言咒骂他,那远远不是一件衣服所能保护得了的。

但他知道当一个陌生人可能犯大错要想被宽恕时,留意每一个细微的暗示是明智之举,因为这样可以避免犯更大的错误。他看到她所指的地方以及她的不安,他认为她不想让他就这样把生殖器露在外面走出洞去。任何情况下光着身子坐在光秃的岩石上都很不舒服,这使他不能太自由地活动。想到自己一条腿站着,背靠着墙,裸露着身体,却一个劲要往外冲,突然感到自己很可笑,于是他禁不住由衷地笑出声来。

乔达拉永远也不会知道他的笑会对艾拉产生怎样的影响,笑对他来说就像喘口气一样自然,而艾拉是和一群不会笑的人一起长大的,这些人用怀疑的目光看待笑声,所以为了合群她不得不克制自己发笑。这也

是她为求生存而付出的代价,只是当儿子降生时她才又重新发现笑的乐趣,这是儿子从她祖先那继承来的品质,她知道鼓励他笑是不允许的,但当他俩单独待在一起时,她简直无法抗拒逗他咯咯笑时产生的乐趣。

对她来说,笑不仅仅是一种自然反应,它象征着她与儿子唯一不可分割的关系,象征着儿子身上所具有的母亲的一部分,他是她生命的延续,是她身份的表现。笑受到她所热爱的洞狮图腾的鼓励,她不会放弃它的。放弃它不仅仅意味着放弃对儿子的思念,也等于放弃了她对自己的认识。但她一直认为除了她和杜尔克外,其他人可能不会笑,她想不起来以前曾听到过笑声。乔达拉笑声的独特魅力——那由衷的，兴高采烈的表情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他自嘲的笑声中充满了欢快,毫无顾忌,从听到这笑声时起她便爱上了他。与家族中男人的责备不同,乔达拉的每一声笑都显示出赞许,那不仅仅是在笑,简直是在邀请,不可抗拒的邀请。　　艾拉没有拒绝这邀请,她先是愣了一下,随后跟着微笑起来,一直笑个不停。

她不知道什么事这样可笑,她笑是因为乔达拉在笑,″唐达拉,″笑过后艾拉问″哈一哈一哈,叫什么?″″发笑!笑?″″哪个词是对的

两个都对,当我们哈一哈一哈时,你可以说‘我们笑了’,当你谈论它时,你可以说‘大笑’,″他解释道。

艾拉想了一会,他所讲的要比如何使用这个词复杂得多。讲话要比学词汇复杂很多,她已经学会很多词了,可每次她要表达自己思想时都失败了,她掌握不了把这些词组合在一起的方法,其实词汇有时只提供一种暗示,她主要是靠观察乔达拉不经意的身体动作来理解他的意思。尽管她基本上能理解他要干什么,但她感到他们之间的对话缺乏准确和深度。

更糟糕的是,她深深地知道这种感觉,无论什么时候一想到它,就有一种难以忍受的紧张感,好像一道伤痕要从中间裂开一样痛苦。

唐达拉,笑

对,很对。

艾拉笑,艾拉喜欢笑。

现在,乔达拉喜欢出去。″他回答道。″我的衣服在哪儿。″艾拉拿来从他身上扒下的一堆衣服,它们已被狮爪子抓成碎片,而且已经褪色了,一些装饰用的小珠于都已脱落了。　　乔达拉清晰地记得它们,″我一定伤得很重!″他说着,拿起沾着自己血的裤子说:″这不能再穿了。

艾拉也这么想,她走到贮藏室拿回来一块未用过的皮子和一根绳子,按照洞熊家族中男人的式样在他腰间围起来。

让我来，艾拉。"他把柔软的皮子夹在两腿之间，前后一拉形成兜状，他一边用绳子使劲在腰间系住它，一边说："我需要点帮助。

她帮他系好绳子，然后让他扶住她肩膀，示意他腿上用点力，他把脚使劲放下去，小心翼翼地向前倾斜着，这比他想象的要痛苦得多，他开始怀疑自己能否受得了。但又坚定了一下信念，靠着艾拉的帮助，他向前挪动了一小步，接着又一小步。当他们到达洞口时，他瞧了她一眼后向外看去，只见一片石壁和生长在对面的高大的松树林。她让他停在这，手把住洞壁上坚硬的岩石，她去拿来一条草编的席子和一块毛皮把它们铺在洞口的最边缘，在这儿观看峡谷可以一览无遗，然后回过头再帮助他坐下。他很累，也很痛，但当他终于坐在毛皮上可以四下环顾时，他变得很兴奋。

威尼和她的小马驹在田野里，它们是在艾拉带它们见过乔达拉不久后离开的。峡谷本身像一座郁郁葱葱的天堂，镶嵌在荒芜的草原上，他没想到这里竟有这样一块宝地。他的眼睛转向上游狭窄的山谷及山石点缀着的河滩。但过了一会儿就又被这绿色的峡谷吸引住了，它一直蜿蜒到下游，直至那遥远的海湾处。

他得出的第一个结论便是艾拉一个人住在这儿，这里没有任何其他人居住的迹象。她陪他坐了一会儿，就转身回到洞里拿来一把谷粒。她拢起嘴吹出优美的口哨，然后把谷粒散在山梁附近。乔达拉开始有些迷惑不解，后来看到一只鸟落下来开始啄那些谷粒，不一会一大群各式各样的鸟纷纷落在她周围，一边扑打翅膀，一边迅速啄食那些谷粒。鸟儿的叫声像歌儿在空中飘荡。它们的羽毛使大地陡增鲜艳。乔达拉不得不仔细辨别，他发现很多叫声是艾拉发出的！她能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每当她发出一种特定的叫声后，就有一只特别的鸟落在她手指上。随着她手指的动作与她对唱，有几次她把一只鸟送到乔达拉面前，在它飞走之前乔达拉甚至还抚摸了它。谷粒吃完后，大多数鸟都飞走了，但有一只黑色的鸟却留下来与艾拉对唱。她把鸟儿婉转的鸣叫声模仿得维妙维肖。

当那只鸟飞走以后，乔达拉深深地出了一口气，他一直在屏住呼吸，生怕打搅了艾拉与鸟儿的表演。"你是在哪儿学会这个的？这

简直太妙了，艾拉，离那些活蹦乱跳的鸟如此近我还从未经历过！"她冲他笑了笑，虽不敢肯定他在说什么，但知道他被打动了。她发出另一种鸟的叫声，希望他能告诉她那鸟的名字。

但他只是对她的技巧报以赞许的微笑。她又换了几种鸟的叫声。他不知道她想干什么，但一种念头使他皱起了眉头，她学鸟的叫声比沙

穆德用笛子吹出的还像呢!她是在用鸟儿的方式与大地母亲交谈吗?一只鸟俯冲下来落在她脚上,他担心地注视着,这瞬间的担心很快便消逝了,她正与鸟亲密交谈呢

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在阵阵微风中观察着绿色的山谷,太令人心旷神怡了。有他陪伴,艾拉也沉浸在快乐当中。他就坐在她旁边的岩石上,这太令人难以置信了,以至于她不想闭上眼睛,生怕再睁开眼时他会走远了。当她最后确定他坐在那以后,她闭上眼睛——想多拖一会儿——再睁开眼能看到他还在那该多有趣啊!闭上眼睛听着他断断续续地与她谈话,真有说不出的快乐。

太阳完全升起后,天有些热了,下面闪闪发光的溪流引起了艾拉的注意。她本想放弃通常的晨泳,因为不能把乔达拉一个人扔在

这,以免发生意外。可他现在好多了,如果有事他可以叫她。

艾拉去水里,"她边说边做游泳状。

游泳",他说着做起同样的动作,"这个叫'游泳',我希望能和你一起去。

游……泳,"她慢慢地说道。

游泳,"他纠正她。

游泳,"她又试了几遍,看到他点头了,她便向下走去,她想,要走这段路他还得一段时间,我会给他带来点水的,他的腿就要好了,可能会有点瘸,但我希望不会妨碍他的行动。

当她走到河边解开系围裙的带子时,她决定也洗洗头。她下到溪流中冲洗身体,她抬头望见乔达拉,向他招了招手,然后又回到河边,走出了他的视野。她坐在一块巨石边缘,松开头发。岩石重新定位后形成的新的水塘已成为她洗澡的地方,这儿的水很深,岩石附近是盆状洼地,从那里可以捣出搓澡用的泥皂。

乔达拉在她潜入水中向上游游去时再次看到了她,心里很羡慕她那有力的划水动作。她悠闲地游回到岩石旁,坐在上边一面让太阳把自己晒干,一面把头发散开用梳子梳理。当浓密的头发完全干了时,她感到有些热。尽管乔达拉没有叫她,但她开始担心起来,她想他一定累了。看了一眼自己的围裙,她决定换件新的,于是便拿着它起身往回返。

乔达拉比艾拉更能体会到阳光的温暖,他脸色苍白,至少在他出来晒太阳之前还是这样。

当他感到不舒服,像是要被阳光灼伤时,艾拉已经走了。他想不去管它,因为他不想破坏那女人的兴致,紧张忙碌了那么长时间能有片刻

的闲暇太难得了。他开始担心是什么使她耽搁了这么长的时间。他希望她快点,不停地冲着小路及上下游张望,心想她可能又去游泳了。

艾拉走到石墙上边时他正看着另一个方向,看到他被晒得通红的脊背使艾拉很羞愧。他被灼伤了,我算什么医生,把他一个人搁在这儿这么长时间。她急步向他走去,他听到动静转过头,很感激她回来了,但心中仍有一丝不快,因为她回来的晚了点。但当他看到她时,他几乎忘记了灼伤,张大嘴巴吃惊地看着裸体的女人在灿烂的阳光中朝自己走来。

她的皮肤是黄褐色的,随着她强有力的步伐抖动着。她的双腿修长,只是左大腿上四道平行的伤疤有些碍眼。从他的角度能看到她那丰满结实的臀部,暗亚麻色的阴毛,以及腹部的轮廓,那上面有一道怀孕时留下的皱褶,怀孕?她的胸部丰满,但形状仍很好,乳晕呈粉红色,乳头挺立着,她的胳膊修长显示出她的健壮。

艾拉生长在一群天生强壮的男人和女人中间,为了完成一些任务如提拉重物,扛猎物,制作皮革,砍伐树木等,家族的妇女们练就了强壮的身体,而对艾拉来说,打猎和单独生活使她变得更加机警强壮。

乔达拉想艾拉可能是他见过的最强壮的女人了,难怪她能把他拉起来并支撑住他的身体。　　他毫不怀疑他从未见过别的女人有这么漂亮的身材,而且漂亮的还不仅仅是她的身材。从一开始他就认为她相当美丽,可这是第一次在白天看到她的全身。

她颈部修长,喉咙上有一道小伤疤,下巴的轮廓优美,嘴巴丰满,鼻梁挺直,还有一对灰蓝色的大眼睛。

她像一座精心修凿过的雕像,充满了匀称与和谐。她长长的眉毛是浅棕色的,被她松散飘落下来的金色长发映照得更深了。

伟大美丽的母亲啊!他屏住呼吸。

他努力想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她;他感到眩晕,她可爱,使人眼晕,她光彩照人。他还从未见过如此令人惊叹的漂亮女人。为什么她把如此好的身材掩盖在破围裙下呢?把这么飘逸的长发编成辫子呢?他以前只是认为她漂亮,可从未真正欣赏过。直到她穿过石梁走近他时,他才发觉自己开始勃起了,随后这种反应越来越强烈,他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冲动:想抚摸她的身体,抚摸那神秘的部位;他渴望得到她。当她走近他时,他嗅到了她皮肤的清香,他要占有她,他不能克制自己了,如果身体行的话,他立刻就能这么做。

但他感到她不会轻易屈服于他的。

唐达拉!后背有……火……″,艾拉想找个合适的词来描绘他越来越严重的灼伤,然而他像磁力般的眼光使她不知所措。他那深邃的蓝眼睛

把她深深地吸引住了。她心跳加快,双膝无力,脸上发烧,身体也开始颤抖,最后两腿之间突然涌出一股水来。

她不知道自己究竟怎么了,转过头把目光从他脸上移开,又落到他下身,看到兜布下他的阳具竖了起来,这使她有了一种抑制不住的渴望,她要得到它。她闭上眼睛,做了几次深呼吸想使自己镇定下来,再睁开眼时,她有意避开了他。

艾拉帮唐达拉回山洞,"她说道。

他的灼伤很痛,在外面这段时间使他感到累,但当他斜靠着艾拉往回挪动时,她裸露的身体离他如此之近,以至于使他的欲望更加强烈了。

她把他放到床上,环顾了一下药库,随后又匆匆忙忙跑了出去。

他不知她去哪了,当她双手捧着一大把灰绿色牛蒡叶子回来时他明白了。她从藤茎上摘下叶子,撕成碎片放到碗里,加上点冷水,然后用石头把它们捣碎。

他一直感到后背上火辣辣地不舒服,当凉丝丝的叶子粉末敷到后背上时,他再次惊叹她的医术。

啊,好受多了!"他说。

后来随着她的手温柔地把粉末在他背上摊开时,他意识到她还没有穿上围裙。当她跪在他身边时,他感到自己离她那么近,皮肤的清香以及女性神秘的气味使他不由自主地抓住了她,他的手从膝盖开始,沿着大腿一直摸到她的屁股。

艾拉钉在那里,手中的动作也停止了,她感到他的手在爱抚自己。她一直愣着,不知他究竟要干什么,但她不想他停下来。当他向上摸到她的乳头时,一种从未想到过的震动传遍她全身,使她气喘嘘嘘。乔达拉吃惊地看着她惊愕的表情,难道一个男人想抚摸一个漂亮女人有什么不对吗?尤其是她离自己这么近,几乎快要挨上了。

他把手挪开,不知该如何是好,他想她的反应好像是从未被人抚摸过。可她是一个女人,不是年轻姑娘,从她身上的印迹看她生过孩子,尽管没有看到在附近有小孩。她不是第一个失去孩子的妇女,可她一定在成人仪式上就已做好准备接受大地母亲的保佑了。

艾拉还在抖动,她不知道他为什么停下来,而且有些迷惑不解,她站起身走开了。

可能她不喜欢我,乔达拉想。但她为什么离自己这么近,而且是在明显地意识到他强烈的欲望之后。她并不是在挑逗他,她一直在为他治疗灼伤,她的行为中没有丝毫暗示。事实上,她似乎淡忘了她对他的影

响,难道她对这种反应习以为常了吗?她并没有像一个有经验的妇女那样表现得漫不经心若即若离,但那种女人又怎能不了解她们对男人的影响呢

乔达拉拾起一片从背上落下来的叶子,沙拉穆多的医师也用牛蒡治疗灼伤。她医术很高,这很显然,乔达拉,你太笨了,他对自己说。沙穆德不是告诉过你那些准备为大地母亲服务的人要经受考验吗?她一定是已放弃快乐了。难怪她用那件破围裙来掩盖自己的美丽。你要是不被太阳灼伤,她是不会靠你那么近的,而你却像一个无知少年那样自作多情。

他的腿抽动了一下,尽管药物已经起了作用,可那灼伤还是使他不舒服。他放松一下,试着侧身躺下,闭上了眼睛。他有些渴,但不想翻身去找水袋,因为这样躺着比较舒服。他感到难受,不仅是因为他的伤,而且是感到自己做错了事,很内疚。

他有好长时间没有因犯大错而感到羞愧了,自从他还是孩子起就没有这种感觉了。他一直在学着自我克制,并使之成为艺术。这次他又没能控制住自己而遭到了拒绝。这个漂亮女人,这个他刚才无比渴望的女人拒绝了他。他知道从这以后她会怎样,她会装做什么事也没发生,但她会想尽一切办法躲避自己。当她迫不得已要接近他时,她也会保持一段距离;她会变得冷漠,不愿接近自己;她的嘴可能在勉强微笑,可她的眼睛会说明一切。他们间不会再有温情,更糟一点可能只会有遗憾。

艾拉已经换上了一件干净的围裙,正在梳理头发,让乔达拉被阳光灼伤她感到很内疚。这是她的错,乔达拉自己不能躲避阳光的照射,而她却一直在只顾自己游泳,洗澡取乐,她本应留意他才对。我自称是医药师,伊扎手下的医药师,在家族中享有盛誉,伊扎会怎样看待我的粗心呢?这是对病人缺乏关心。艾拉感到羞辱。他伤得这么厉害,忍受这么大的痛苦,可我却在给他添加痛苦。

但还有一件事使她感到窘迫,他抚摸了她。她仿佛还能感到他温暖的手放在她腿上。她清楚地知道他的手到了哪里,错过了哪里,就好像是他温柔的爱抚在她腿上留下了印记……

勃劳德曾对她这样干过,她颤抖了一下,那时她讨厌看到它勃起。

但现在她却不这样认为,如果乔达拉给她信号的话她会喜欢的……

不要傻了,他不能,他的腿还没好,根本不能用力。但当她游泳回来时,他确实勃起了,还有他的眼睛……想到他的眼睛她又抖了一下,那双眼睛太蓝了,充满了渴望和……

她表达不清楚,但她停下手,闭上眼睛,回味着他的爱抚。可他后来停了下来。她又坐直了身子。他是给她信号了吗?他停下来是因为她没接受吗?一个女人任何时候都应满足男人的要求,每一个家族的女人都是被这样教导的,从她们第一次月经来潮开始,她们就被传授一些细微的手势和体姿,以吸引男人与她们交欢。她以前不懂为什么一个女人要这么做,现在她突然明白了,她就是这样做的。

她希望这男人与她交欢,可她不知道他的信号。如果我不知道他的信号,那么他也不会知道我的。如果我因为不了解信号而拒绝了他,他可能不会再试了,可他真喜欢我吗?我长得又大又丑。

艾拉梳完最后一根辫子,就起来去生火为乔达拉准备镇痛药。当她端着药走近他时,他正侧身躺着。给他点镇痛药他会休息得更好,但艾拉不想打扰他,因为他似乎找到了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她盘腿坐在他身边等着他睁开眼睛。她知道他没有睡着,他的呼吸不均匀,而且由于身体不适而皱着眉头,熟睡的人是不会这样的。

乔达拉已经听到她走过来了,他闭上眼睛装睡,他肌肉紧绷着,心里斗争着是否该睁眼看看她。她为什么这样安静?为什么她不走开呢?他的一条胳膊被枕得有些酸痛,如果再不动的话就麻木了。他伸了一下腿,想活动活动,以缓解一下紧张,他的胡须把脸弄得很痒,他的后背也很痛。也许她走了我没听见。也许她还坐在那盯着我。

她一直在盯着他看,她从未这样仔细地看过一个男人。对于家族的女人来说这样看一个男人是不合适的,但她不能克制自己。难道她忘记了伊扎教她的举止行为和对待病人的方式了吗

她低头看见盘子里装蔓陀罗汁的杯子。对于女人来说如果她想接近男人,她最好低着头坐在地上,等待着他拍一下她的肩膀,以示接受她的请求。她想也许该试一下。

乔达拉的眼睛睁开一条缝,想看看她是否还在那,但并不想让她看出他醒了。看到她的脚后他立刻又闭上了眼睛。她在那儿,她为什么还坐在那儿呢?她在等什么?她为什么不扔下他而走开,让他继续自责呢

他又偷眼看了看,她的脚没有动,她盘着腿,手里端着一杯液体。噢!天啊!他正渴着,那是给他的吗?她一直在等他醒来好给他一点药吗?她可以摇醒他,不必这么等。他睁开眼睛看见艾拉低头坐在那,眼望着地,她又穿了一件围裙,头发编成了好几股辫子,一派清新的感觉,她脸上的污迹已洗干净,那围裙是一块从未用过的皮子,很干净。她低头坐在那,一副真诚的样子,没有一点装腔作势或是矫柔造作的姿态,而且目不斜视。

她头上编得很紧的辫子,还有那围裙,它上面的裙褶和凸起把她装扮得很漂亮。这些都巧妙地掩饰了她成熟女性的身体和富有光泽的长发。她的脸虽没被掩盖起来,可她老是望着地面的习惯也容易使人分散对她的注意力。她为什么要掩盖自己呢?这一定是她正接受某种考验。他认识的大多数女人都毫无顾忌地展示她们那婀娜的身材,炫耀漂亮的脸蛋。

他一动不动地看着她,忘记了疼痛,她为什么还一动不动?可能她不想看见他,他想着,窘迫和伤痛又一起袭来,他不能忍受了,他必须活动一下。

当他活动胳膊时,艾拉抬头看了一眼。不论她的行为怎样规范,他都不会拍一下她的肩膀,以示接受,他不知道信号。

乔达拉很奇怪地看到她脸上有一种悔悟后的羞涩,眼里闪着真诚邀请的目光,没有责备,没有拒绝,也没有怜悯,而且相当羞涩,她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

用她递给他杯子,他喝了一小口,冲着这苦药皱了皱眉,一饮而尽,又抓过水袋喝了一大口,冲淡口中的苦味。然后他躺下了,但并不感到舒服,她示意他坐起来,重新为他整理了一下毛皮和皮革,他没有立刻躺下。

艾拉,你有很多事情我不了解,我不知道你在哪儿学会了治病,也不知道我是怎样到这来的,我只知道是你救了我的命,更重要的是你治好了我的腿,没有这条腿,我就是活着也回不了家。

对不起,我干了件蠢事,但你太美了,艾拉,我不知道--你把它藏得这么严。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做,但你一定有原因, 你学得很快,可能当你能讲更多话的时候你会告诉我的,当然得你愿意,如果你不愿意,我也不会强迫你。我知道你不能听懂我说的每一句话,但我想说,我不会再麻烦你了,艾拉,我起誓。

瞧我说得对吗…‘唐得——拉’。

你说得很好。

不,艾拉说错了。"她使劲地摇着头。

纠正我。

乔达拉,乔一达一拉。

朱……

乔",他一字一句地说给她"乔达拉

朱……唐……"她努力模仿着这个不熟悉的声音。

乔-达-拉,"她终于说了出来,最后一个音还有点打卷。

太棒了!太棒了!″他说。成功使艾拉微笑了,随后她的微笑变得诡秘起来″泽兰达尼的乔达拉。″他说自己家族名字的次数比说自己名字的次数更频繁,她一直在偷着练习。

说得对!″乔达拉显得兴奋而且有点吃惊,虽然她说得不是很准,但也只有泽兰达尼人才能听得出来。他的高兴证明她的努力没有白费,艾拉笑得更开心了。

泽兰达尼,是什么意思?″″是我的家族。生活在西南方的伟大母亲的孩子们。多尼是指伟大的大地母亲。大地的孩子,我想这是最简单的说法了。但所有的人都用自己的语言称他们自己是大地之子,这只不过是家族的意思。

他们面对面,各自靠在一棵桦树的枝干上,它的主茎也已长成为高大的树干了。尽管他得靠拐杖走路,而且明显地有点瘸,但能够站在峡谷中这片绿色的草地上,乔达拉还是很开心的。从第一天试着走路开始,乔达拉每天都在给自己加油。当他第一次沿着草地小路走下来后,那简直是一场战斗的胜利。而沿着那小路往回走却比向下走还容易些。

他还不清楚一开始没有别人的帮助她是如何把他弄到这儿来的。如果有其他人帮忙,那他们又在哪儿呢?这个问题他早就想问,可刚开始她听不懂,后来又好像不太合适,因为这么做好像只是要满足他的好奇心。他已经等了好长时间,现在似乎是时候了。

你家族的人是谁?艾拉,他们在哪儿?″她脸上的微笑消失了;他有点后悔不该这么问。沉默了好一会儿,他开始认为她没有理解自己的意思。

没有家族,艾拉没有家族,″她终于开口了,离开树干,向前走去。乔达拉抓起拐杖,一瘸一拐地跟在后面。″可你一定有家族,你总得有母亲。是谁把你带大的?是谁教你治伤的,你的部落在哪儿?艾拉?你为什么一个人

艾拉在前面慢慢地走着,一直低着头。她并不是想回避他的提问——她必须回答他。洞熊家族的女人从不拒绝回答男人的直接提问。乔达拉的问题勾起了很多回忆,但有一些她不知道答案,一些她不知该怎样回答。

如果你不想告诉我……″。″不,″她望着他,摇了摇头,″艾拉说,″她的眼中充满了困惑。″不过不知道用什么词。″乔达拉再次感到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应该,但他是认真的,而她似乎愿意回答。他们在一块凹凸不平的巨石旁停下,这巨石被石壁挡住才没有滚落到田野中。乔达拉在一块椅子状的岩石边缘坐下,这形状正好可以把背靠上去,很舒服。

你的人怎样称呼自己?"他问道。艾拉想了一会儿,说"人,男人……女人……孩子。"她又摇了摇头,不知该如何解释。"家族"她同时打了个手势帮助表达那个概念。

像家族一样?一个家庭有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他们的孩子,通常生活在同一居住地。"她点点头,"家庭……还有……

一个小团体?几个家庭合住在一起叫洞族,"他说,"也可能不在同一洞中。

是的,"她说,"小家族,还有更多的,家族包括所有的人。"她第一次说这个词时他没太听清,也不理解她手势的含意。这个词被她说得很重,像是从喉咙里发出的,他只能把这解释为吞音。他原本不认为这是一个词,但除了从他那儿学到的外,她没说过任何词,所以他很感兴趣。"家……族"他试着模仿她,说得不很对,但非常接近。"艾拉说不好乔达拉的话,乔达拉也说不好艾拉的话,但乔达拉能说得很像。""我不知道你会说一些自己的词,艾拉,我从未听你讲过自己的语言。""不知道很多词,家族的人不讲话。"乔达拉有些不解,"如果不用词,他们用什么讲话?""他们用……手讲,"她说,知道这么说不很准确。她注意到自己在不经意地用手势帮助表达意思,看到乔达拉满脸疑惑,她便抓起他的手比划,重复自己刚才的动作。"家族的人不讲话,他们用手交谈。"理解逐渐代替了疑惑,他的眉头舒展开了。

艾拉,你是说你们的人用手交谈吗?!做给我看,用你们的语言说点什么。

艾拉沉思了片刻,随后便开始了。"我要对你说的太多了,但我必须学会你的语言,用你的方式交流,目前对我来说是唯一的选择。我怎样才能让你明白谁是我家族的人呢?我再也不是家族中的女人了;我怎样才能解释清楚我已经死了,没有家族了,对于家族的人们来说,我已经走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就像和你一同旅行的那个人一样,我想那是你的兄弟。

我想告诉你我在那坟前做了记号,以便日后你能找到他,这样做也许会减轻一下悲痛;我想告诉你我也为他感到悲痛,尽管我不认识他。

我不知道自己是在哪出生的,我一定有过母亲和一个家庭,她长得一定像我和……你。但我只知道他们是另外一群人。伊扎是我记忆中的唯一母亲,她教我医术,把我培养成一名医药师,但现在她死了,克莱伯也死了。

乔达拉,我多么想告诉你关于伊扎,克莱伯,还有杜尔克……的事啊。"她不得不停下来,深深地喘口气。"我儿子也离我而去了,可他还

活着。这是我的一切;现在穴狮把你带来了。我曾害怕其他部落的男人像勃劳德一样,可你却更像克莱伯,温柔而耐心。我想过你将成为我的配偶,你刚来的时候,我认为那就是你被带来的原因。我曾相信你来了是因为我如此孤独,需要人做伴。你是我记忆中见过的第一个外部落的男人,你是谁并不重要,我只是需要一个配偶,一个配偶。

现在不一样了,你每天都在这儿,我对你的感情越来越强烈了。我知道附近一定有其他部落,一定有其他男人可以成为配偶,但我不想其他任何人。我害怕一旦你的腿好了你就会离开我,我害怕失去你,我希望能对你说:我太感激你能留在这儿了。"她停了下来,说不下去了,但感到有些话还没说完。

他望着她,她的话并非完全是对牛弹琴。她的动作,不仅仅是她的手,还有她的表情,她的眼神以及整个身体——都如此富有表现力,深深打动了他。她使他想起一个沉默的舞蹈者,只发出一些粗糙的声音正好配合着那些优雅的动作。他只能用情感去感知它,他不能肯定自己所感觉到的就是她所要表达的——但当她停下来时,他知道她说完了。他也明白了她的身体语言并不是他有时为强调语气而做出的动作,相反,她时而发出的声音倒像是为加强她动作的含义而加进去的。

她站在那里沉思了片刻,然后突然坐在他脚边,低头望着地。他等了一会儿,看到她一动不动,他开始感到不舒服,她似乎在等着他做什么,这样子好像在向他致意,这种敬意本来应该给她呀

他弯腰抚了一下她的胳膊"起来,艾拉,你在做什么?"这一摸虽不同于在肩膀上轻轻一拍,但也接近于家族人所发出的信号,那意思是让她说话。她抬起头看看坐着的男人,"家族的女人坐着,想谈话,艾拉想和乔达拉谈话。""你不必坐在地上和我讲话。"他向她伸出手,想拉她起来,"你如果想讲话就讲吧。"她坚持坐在那,"这是家族的方式",她的眼光在乞求他理解,"艾拉想说……"失望的泪水又涌了出来,她接着说道"艾拉讲得不好,艾拉想说,乔达拉帮艾拉说……。

你是想说谢谢吗?""谢谢你是什么意思?"他沉吟片刻,"你救了我的命,你照顾了我,给我治伤,给我吃的,就为这我应该说谢谢你,我应该说不胜感谢。"艾拉皱了皱眉,"不一样,男人受了伤,艾拉照顾,艾拉照顾所有的男人,乔达拉教艾拉说话,是更重要的,艾拉说更多的谢谢你,"她急切地望着他,希望他能理解。"你话说得虽然不太好,但你很会交谈,起来,艾拉,不然我就坐到你身边,我知道你是个医师,照顾病人是你的职责,你可能认为救了我的话不算什么,但我却很感激,对我来说教你学习我的语言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我明白这对你来说很重要,所以你很感

激。用任何语言都难以表达感激之情，我的方式是说谢谢你，我想你的方式会更美丽，现在请站起来吧。

她感到他理解了。她的微笑传达了更多的感激；她所表达的是一种很难但很重要的概念，她站起身，感到一种成功后的喜悦。她努力想找到表达快乐的方式，当她看到威尼和她的小马时，便大声吹起了口哨，马先是竖起耳朵，随后向她疾驰过来，当它跑到近前，艾拉飞身一跃，便轻轻落在马背上。

她们在草地上飞驰了一大圈，小马驹紧紧跟在后面。自从发现乔达拉以来，艾拉就一直守候着他，几乎很少骑马，策马奔驰带给她一种自由后的振奋感，当她们回到岩石旁时，乔达拉正站在那等候着她们。他的嘴已不像看到她刚开始骑马时那样吃惊地张大了。过了一会儿，他倒吸了一口凉气，他想这女人是超乎自然的，也许是大地母亲的化身，他模糊地记得曾梦见一个大地母亲化做一个年轻的女人伏在一头狮子旁。

后来他回忆起艾拉苦于不能交谈时的无奈，大地母亲的化身是不会这样困惑的。还有，她天生能与动物打交道，鸟儿在她的召唤下过来吃她手上的东西，正在哺乳的母马听到她的口哨就立刻跑过来并让她骑在背上。这些不用语言而用动作交谈的人们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呢?这一天艾拉让他想了很多，他一边抚摸着小马驹一边琢磨，想得越多，越觉得她神秘莫测。

他能理解为什么她不说话，这是因为她们的人都不说话，但这些人是谁?他们现在在哪儿?她说她没有家族，她确实一个人住在峡谷里，但是谁教会了她治伤的本领以及驯服动物的魔法?她在哪儿找到的火石?她是一个如此年轻的天才的泽兰达尼人，通常要具有像她这样的本领需要苦心修炼多年才行。她家族的人会是怎样的人呢?他知道有一群愿为大地母亲尽忠的人，他们为达到看破红尘的境界而苦心修行。这些人很受尊敬；泽兰达尼人就与这样一群人呆过多年，沙穆德还讲述过一些为获得洞察力和技巧而自己强加的考验方法。艾拉一直是和这样一群只做动作而不说话的人生活的吗?而现在她单独生活为的是进一步提高能力吗?可你却想着与她分享快乐，乔达拉难怪她那样反应，这多可耻啊。放弃快乐，这愿望像她本人一样美丽无瑕，你肯定会尊重她的愿望的。乔达拉，你是否也这样纯洁无瑕呢

棕色的小马驹在男人的身上擦来擦去，希望他用那双敏感的手再给它搔搔痒。乔达拉很高兴马驹亲近他，以前马对他来说只不过是食物而已，他从未想过它们会如此喜欢他的爱抚，而且反应的如此强烈。

艾拉笑了,很高兴看到乔达拉与威尼的小马驹间发展起来的依依不舍的关系,突然她想起点什么,随口说了出来,″乔达拉给小马驹起个名字吧!″″给马驹起名字,你让我给马驹起名字?″他不太肯定,但很高兴,″我不知道该怎么做,艾拉,我从未想过要给什么东西起名字,更何况马了,你是怎样给马起名的

艾拉知道他有点灰心,但她并没有立刻放弃。名字通常都充满意义,它们让人更容易识别一种事物。从马的概念中识别出威尼很重要,她已不再只是在草原上游荡的兽群中的一只动物了,她与人类休戚相关,受到人类的保护并相信人类。在它的种群中它是唯一的,它有一个名字。

但它也加强了这女人的责任感,驯服动物需要很大的努力和耐心。马总是按照她的思路去行动,她们已经难舍难分了。艾拉逐渐认识到这种关系,尤其是当威尼回来以后。现在她有一种愿望要乔达拉给小马驹起个名字,尽管这不是有意安排的。她要他与自己呆在一起,如果他舍不得离开小马了,那他就更有理由与他的小马驹呆在该呆的地方了——至少是呆上一段时间——在峡谷里,与她和威尼在一起。现在还不必催他给马起名字,他的腿痊愈以前哪儿也去不了。

艾拉一觉醒来,看到洞里一片漆黑。她仰面躺着,眼前伸手不见五指,她想再睡一会儿,可终于还是悄悄爬起来,迈过自己挖的地沟,摸索着向洞口走去,当她经过威尼住的地方时,马儿打了一个响鼻。

火又熄灭了,我还是没把它封好,她边想边沿着墙向外摸去,我比乔达拉更熟悉这山洞,如果是他半夜起来,非得有光亮不可。

走出山洞,她在外面站了一会儿。西方天空中挂着一钩弯月,它已非常接近蜿蜒至上游的山梁的顶部,眼看就要消失在它后面了。天快亮了。向下看则是漆黑一片,只有沙沙流动的水面上映出点点星光。

夜晚的天空不知不觉地从黑色变成深蓝色,不知为什么,艾拉决定不回去睡觉了。她看到月亮在被对面山梁吞没前颜色变深了。当那最后一缕光亮也不见了时,她感到一种不祥之兆。

天慢慢亮了起来,星光在蓝色的天空中黯然失色。在山谷的另一端,她看到血红色的太阳正慢慢地从地平线上升起,一束火红色的光投射到山峡当中,而地平线则呈紫红色。

东方一定有草原大火,″乔达拉说。艾拉猛地转过头。男人的身影笼罩在火环当中,那青色的光亮把他的双眼弄得模糊不清。″是的,大火,很多烟,我不知道你起来了。″,″我醒来有一会了,希望你回来。你却没有,我想我也该起来了,火堆已经灭了。″″我知道,我粗心,没能让它整

夜燃烧。""封住，把柴火封住就不会灭了。""封住，"她重复着，"我去再生起来。

他跟在她后面来到洞内，通过洞口时他缩了缩头，洞口虽然足够高，但他还是有些担心。艾拉找到硫磺石和火石以及其它引火物。"你说过是在河边找到这种火石的，那还有吗?""是的，不太多，水来冲走了。""洪水?洪水冲走了火石?也许我们得去多收集一些来。"艾拉心不在焉地点点头，她白天还有别的计划，但她希望乔达拉能帮她一把，可不知该怎样说。肉差不多吃光了，她不知他是否会同意她去打猎。她偶尔带着弹石带出去，他也没有问过那些跳鼠、野兔及大仓鼠是哪来的。可即使是家族的男人也允许她用她的弹石带打一些小动物。她现在要搞一次大狩猎，就是说带着威尼出去挖一个陷阱。

她并不急于这样做，她以前愿意带着贝贝一同打猎，但他已不在了。然而缺少狩猎伙伴她并不担心。她知道乔达拉很关心她。即使他反对也不能阻止我。她不是他家族的成员——这是她的山洞，再说他还没有痊愈。可他似乎很喜欢这峡谷，威尼，还有小马驹，他也好像喜欢她。她不希望改变这一切。按她的经验男人不喜欢女人打猎，可她别无选择。她不仅希望他理解，更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他的帮助。她不愿带着小马驹出去打猎，她害怕它被惊慌的兽群卷走或是受伤。她和威尼走后，它得呆在这，如果乔达拉能照看它就好了，这样她可以放心地去跟踪兽群，挖下陷阱，第二天再去猎取它们。

但该怎样对他说她出去打猎而要他留下来陪伴小马驹呢?虽然他自己还不能打猎，可这样做他会同意吗

早晨她做了一碗肉汤当早饭，逐渐减少的干肉贮备使她确信得赶快做出决定。她想先让他知道她对打猎的兴趣，然后再向他展示她使用自己最心爱武器的技巧，看看他有何反应，最后再决定是否要求他帮助。

他们已养成清晨一同散步的习惯，沿着溪流边的灌木丛走一走对他来说是很好的锻炼，她也很喜欢。那天早晨他们出去时她把弹石带别在腰间。就看天公是否作美了，能否有动物在他们散步的区域出现。

她的希望完全得到了满足，当他们离开小溪向田野走去时惊动了树上的一对松鸡。她取下弹石带装上石头瞄准第一只。一松手就把它打落了，第二只扑动了一下翅膀正要逃走，她的第二块石头也击中了目标。她没有马上去拣那两只鸡，而是回头盯着乔达拉，她看到了惊愕，但更重要的是她看到了微笑。

太棒了!你就是这样捕捉那些动物的吗?我一直以为你是靠挖陷阱捕获它们的。那武器是什么?"她把中间突起的皮带子递给他，然后转身

去捺松鸡。"我想这东西叫弹石带,"她回来时听到他说。"威洛玛对我讲过这样一种武器,我想象不出他说的东西是什么样子,但这一定是它。你使得很好,艾拉,这需要练很长时间吧,即使有天赋。""你不反对我打猎?""如果你不打,那谁来打呢?""家族中的男人不喜欢女人打猎。"乔达拉仔细端详她,她样子很焦急,也许是男人不喜欢打猎的女人而她是偷着学会的。为什么她选择今天向他展示技巧?她好像是在寻求他的认可。

大多数泽兰达尼妇女都打猎,至少在她们年轻时是这样的。我母亲追踪兽群的本领在家族中家喻户晓。我看不出为什么妇女不该狩猎,我喜欢会狩猎的妇女,艾拉。

他看到她的紧张消除了,他明确地说出了她想听到的话;而他所说的也是事实,他不理解为什么这对她会如此地重要。

我得去打猎,"她说"需要帮助。""我也想去,可不知自己能不能行。""不是要你帮着打猎,我带走威尼,你来照顾小马驹。""那好吧,"他说,"你出去打猎时要我留在这儿照看小马?"他暗自好笑。"这同以往有些不同,通常女人有了孩子,男人应该出去打猎,而女人留下来照看孩子。现在我留下,别人去打猎,我不希望这小家伙受到伤害。"她放心地笑了,他不介意,他真的不介意。"实施计划以前你可以去东边着火的地方察看一下,那么大的火可能会对你狩猎有所帮助。""火能狩猎?"她问道。

整个兽群都会被烟熏死。有些时候你会发现肉已为你准备好了!有一则古老的寓言说的是一个人在草原大火后找到了烧熟的肉,带回洞去让大家品尝时说是自己有意做熟的,可大家都不相信。"她脸上露出了理解的微笑,那么大面积的火灾可能会吞没整个兽群,我也许根本就不用挖陷阱了。

当艾拉把篮子、马具等一整套装备搬出来时,乔达拉又迷惑不解了,不知道这复杂的装备是干什么用的。"威尼会把肉驮回来,"她解释道,一边给他看爬犁,一边调整马的肚带。"是威尼把你驮回洞的,"她补充道。"我就是被那样弄回来的吗?我已经想了很长时间,不相信你一个人能把我弄回来。我一直认为是其他人发现我后把我带来的。""没有……其他人,我发现了你……还有……另一个男人。

乔达拉的表情变得僵硬了,对索诺兰的怀念一下子又涌了上来,他再一次陷入失去亲人的悲痛之中。"你把他扔在哪儿了?你为什么不把他一起带来?"他走近了她。"那人死了,乔达拉,你受了伤,伤得很厉害,"她说道,内心涌出一股委屈感,她想告诉他那人已被埋掉了,她也感

到伤心,可她不知该如何解释。她可以同他交流信息,可她不能表达思想。她想说出她的想法,但不知这能否用语言表达,她感到压抑。第一天他已经向她发泄了他的悲愤,而现在她还不能

分担他的忧伤。

她希望像他那样用语言,用他精确驾驭句子的本领表达感情。但她知道有一道无形的障碍使她不能逾越,语言的匮乏使她经常有一种难以忍受的困惑。直觉告诉她应该能做到这一点,可她的知识被无形地束缚住了,但愿她能找到开启的钥匙。

对不起,艾拉,我不应该那样冲你大叫大嚷,可索诺兰是我的兄弟啊……″最后一个词几乎是哭出来的。

兄弟,你和那个人……同一个母亲?″″是的,我俩是同一个母亲。″她点点头,回头看了看马,希望她能告诉他对这种血缘关系的理解。克莱伯和布仑就是兄弟。

她把篮子系好,然后拾起梭镖扛在肩上,牵着马走出洞去。看到她收拾停当之后,他意识到马不仅是这女人的伴侣,而且还会帮她的大忙,他现在还未完全弄清楚这匹马是多么地有用。但他又被她身上的矛盾现象所迷惑了。她用马帮她打猎,驮猎物,这无疑是先进的,然而她使用的梭镖却非常原始,他从未见过。

他和很多人一起打过猎,见过各种各样的梭镖,但没有一种像她的那样原始。她的梭镖矛尖锋利,镖杆直而光滑,显然是经过处理,只是很笨重。毫无疑问它不是用来投掷的,它比他猎犀牛的梭镖还要大。她怎么使用它呢?如何接近那些野兽呢?她回来后一定得问问她,可能要费点劲,她虽然在学习语言,但交谈仍有困难。

艾拉和威尼离开之前,乔达拉领着小马回到洞里。他拍打抚摸着它,和它交谈直到他确信艾拉她们已经走远了。知道女人得去一整天,他感到孤独,呆在洞里有些不自然。他靠拐杖撑起身子,好奇心驱使他四处翻看。他找到一盏灯,把它点亮,把拐杖扔到一边——在洞里他不需要它;他一只手拿着石灯沿着洞壁搜寻着,想看看它到底有多大,通向哪里。洞与他想像的差不多大,除了小壁龛外,边上没有通道。但壁龛却令人吃惊:那里有最近穴狮呆过的痕迹,还有一个大脚印。

看完洞的其余部分,他确信艾拉在这生活已有几年了。他想自己对穴狮踪迹的判断可能是错的,但当他回过身来仔细研究过那壁龛后,他肯定有只穴狮一年前的某个时候在那个角落待过。这又是一个谜,他何时才能解开这种种谜团呢?他拣起一只还未用过的篮子,决定去河边拣

一些火石,他也该干点什么了。小马在前面跑,乔达拉拄着拐杖走上了通往河边的小路,靠拐杖行走很吃力。什么时候能丢掉它就好了。

他停下来,爱抚地拍打着正在吮他手指的小马驹,看到它快乐地在泥沼中打起滚来,他开心地大笑起来。小马驹由于兴奋,身体不停地在软软的泥土中蠕动。他弯腰拾起一把泥土撒向空中,然后找到一块遮荫的地方,坐下来歇歇脚。

乔达拉慢慢地走在堆满石子的河滩上,弯腰注视着每块石头,"我找到了一个!"他兴奋地喊了起来。小马吓了一跳。他感到自己有点可笑。"又一个!"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但当他拣起一块灰色的黄铜石时,他停住了,又看到一块更大的,"这还有燧石!"她是在这拣到燧石制造工具的!如果你能找到手锤石,就可以做成一个冲子……你可以做一些工具,乔达拉!一把锋利的刀片、錾刀……他照直走过去开始鉴定那堆被溪流冲到墙角的骨头和碎石。看起来这些骨头也不错,还有鹿角;你甚至可以为她做一把像样的梭镖。她可能不喜欢这种"像样的梭镖",乔达拉想,她用那只原始的梭镖可能有特殊原因,但这不等于说你不可以为自己做一把。这总比整天坐在那强,你还可以做些雕刻,你扔下这手艺前曾有一双灵巧的手。

他在墙边的骨堆和浮木堆中搜寻着,又转到另一头,在灌木丛中寻找关节断离的骨头,头盖骨和鹿角。在寻找一块合适的燧石时,他发现好几块火石。刮去燧石上的一层浮藻后他笑了,他不知自己的手艺能否重新捡起来。既然有了燧石,他就可以开始琢磨能干的事情。他想做一把好刀,一只带把的斧子。他还想做一只梭镖,现在他也可以制一些好针,把衣服缝好。艾拉也许会喜欢他做的工具,至少他可以向她显示一下。

白天像他所担心的那样过得很快,在用皮子把他做的新燧石工具包好之前,天色已开始接近黄昏了。他回到洞里时,小马驹正叫着以唤起他的注意,他想这小东西可能是饿了。但一开始它不吃艾拉准备的谷物粥,后来还是吃了。已过了大半天了,她在哪儿呢

天黑下来时,他更担心了。小马驹需要威尼,艾拉应该回来了。他站在山梁的尽头向远处张望,随后决定点一堆火以防她迷路。可她是不会迷路的,他对自己说,但还是点燃了一堆火。当她终于回来时,天已经很晚了,他听到威尼的叫声就走下小路迎接她们,可小马驹却跑在了他前面,艾拉在河边下了马,把一具动物尸体从爬犁上拽下来,调整支杆以适合狭窄的山间小路,乔达拉走到山底时闪在一旁,让马和艾拉先走上去。她回来时手里拿着一根木棍,是从火堆中抽出来的,当做火炬用。

乔达拉接过火把，艾拉往爬犁上装第二具尸体，他想过去帮忙，但她已经把它放好了。看到她能不太费劲地摆布那只死鹿，他很羡慕她的强壮，也了解了她为什么强壮。可她毕竟是一个女人，马和爬犁很有用，也许是必不可少的。马驹急切地要得到它母亲的关怀，艾拉却总是把它推到一边，直到他们到达洞口。

你是对的，乔达拉，"当他走上山梁时，她说，"大火，我从未见过如此大的火，很远，有很多动物。"她说话的声音使他不得不凑近了仔细看她，从她凹陷无神的双眼中可以看出她已精疲力竭了。她双手都黑了，脸上和围裙上满是烟灰和血污。她把马具和拖架松开，一手搂着马的脖子，疲倦地把头靠在上面，马低头站在那儿，前腿刨着地面，小马一直在和它亲近，它看起来也累坏了。

着火的地方一定离这很远吧，天晚了，你整天都在奔波吗?"乔达拉问，她无力地抬起头转向他，她几乎忘了他还在那儿。"是的，整天，"她说，然后深深地出了一口气。她一点力气也没有，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好多动物死了，很多动物来找食吃，狼，鬣狗，狮子，

还有一种我以前从没见过的动物，有一对大牙。"她张开嘴，用两个食指向下伸出比划着像两只突出的大牙。"你看到了一只剑齿虎!我一直认为那东西不是真的，一位老人经常在夏日聚会上给年轻人讲他年轻时曾见过的这种动物，可不是每个人都相信。你真的见着它了吗?"他真希望能和她一起去，她点点头，浑身颤动了一下，闭上了眼睛"威尼很害怕，我用弹石带把它赶跑了，然后与威尼一起逃了回来。"乔达拉睁大眼睛听她的奇遇。"你用你的弹石带赶走了一只剑齿虎?大地母亲啊，艾拉!""有很多肉，虎不需要威尼，用弹石带把它赶走了。"她想再说点什么，描绘这次奇遇，表达她的害怕，使他能分担自己的感受，但她找不到合适的词，她得先构思出一串动作，然后再找出相对应的词来，她太累了，不愿费力去做了。

难怪她累，乔达拉想，也许不该叫她去察看着火的地方，但她的确弄回两只鹿来。面对一只剑齿虎太可怕了，她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

艾拉看了看自己的手，然后又走上通往河边的小路，她拿起乔达拉插在地上的火把，走到小溪旁，把它举起来四下察看着。她从藜树枝上搞下一把树叶和根茎在手中碾碎，又加上了一点沙子，用它来擦洗双手及脸上的灰尘。

乔达拉已把做饭用的石头烧热了，她很感激。一杯热茶对她来说再好不过了。她已经把食物留给他了，他不必等她来做饭。她现在已不用担心食物了。她得把两只鹿剥皮，把肉切成块晾干。

她一直在寻找没被烧焦的动物，因为她需要兽皮。然而当她开始剥皮时，她才想起需要做一把新刀。刀的刃都已崩齿了，通常很容易做一把新刀，旧的可以干别的，例如用做刮刀。

用钝刀干活太费劲了，当她削鹿皮时疲倦和泄气使她流出了眼泪。"艾拉，怎么啦?"乔达拉问。她只是发狂地乱砍那只鹿，不说一句话。他从她手中夺过那把刀，把她拉起来。"你累了，为什么不躺下休息一会呢?"她摇摇头，虽然她很想照他说的去做。"把鹿剥皮，把肉晾干，不能等了，鬣狗会来的。"他不想费力向她解释可以先把鹿弄到洞里去，她思维已不太清楚了，"我会照看它的，"他说，"你需要休息，去躺着吧，艾拉。"她无比感激，他会照看的!她没想到要他帮助，她不习惯求别人帮忙。她蹒跚地走进洞去，一头栽倒在毛皮上，她想告诉乔达拉她有多感激，她感到泪水又涌了上来，她知道自己的企图是徒劳的，她不能讲话。

乔达拉整个晚上洞里洞外跑了好几趟，偶尔站在床前看看睡着的女人，他很关心她。她睡得很不安稳，胳膊乱动，嘴里说着梦话。

艾拉在这雾中走着，嘴里喊着救命。雾气笼罩着一个高个子的女人，她的脸不太清楚，她伸手抓住艾拉的胳膊。"我说过会小心的，妈妈，可你去哪儿丁?"艾拉咕哝着，"我喊你时你为什么不来，我喊了又喊，可你就是不来!你去哪儿了?妈妈，不要走了，呆在这，不要离开我

高个子女人的形像递渐模糊了，雾气又上来了。在她呆过的地方站着另一个女人，长得矮胖粗壮，她粗壮的双腿有点弯曲，但她走起路来却昂首挺胸。她长着大鹰钩鼻子，高鼻梁，她的下颌突出，下巴显得很小。她前额很低向前斜着突出，可头却很大。她的脖子短而粗。浓眉毛下有一双机灵的深褐色的大眼睛，眼中充满了爱和忧伤。

她认出来了，"伊扎!"艾拉喊出声来，"伊扎，救救我!请救救我!"可伊扎只是迷惑地望着她。"伊扎，你听不见吗?你为什么听不懂?""如果你用不恰当的方式讲话就没人能听得懂，"另一个声音说道。她看见一个拄着拐杖走路的人，他又老又瘸，一条胳膊从肘部截断了，左脸上是丑陋的疤痕，左眼已经瞎了，但那只完好的右眼却充满丁坚定、智慧和同情的目光，"你必须学会讲话，艾拉，"克莱伯用他的一只手打着手势，可艾拉却能听见他的声音，他在用乔达拉的声音讲话。"我怎样才能讲话，我记不住，帮帮我，克莱伯!""你的图腾是穴狮，艾拉，"老人说。突然黄光一闪，一头巨猫扑向一头野牛，两只动物在怒吼声中搏斗着。艾拉吓得气喘嘘嘘，一只剑齿虎张着血盆大口向她嗥叫。它向她逼近，它的长牙越变越长，越变越尖，她被逼到一个小洞里，恨不得钻进背后的石缝里。这时一只穴狮吼叫起来。"不!不!"她尖叫着，一只锋利的爪子伸了

过来在她左大腿上抓了一把，留下四道血痕。"不！不！"她喊道"我不能，我记不住。"她被雾气团团裹住了。

那个高个子女人抓住她肩膀说"我来帮你……"就在那一刻，这雾散尽了，艾拉看到一张和她长得很像的脸。她感到一阵恶心，一股潮湿发酶的酸臭气味从裂开的地缝中涌了出来。"妈妈！妈妈

艾拉！艾拉！出什么事了？"乔达拉摇晃着她，他一直站在外面的山梁上，当听到她在洞里用陌生的语言大声尖叫时，他跛着脚快步冲进洞来。她坐了起来，他一把搂住她，"噢，乔达拉，我在做梦，是一个恶梦"，她抽泣着说。"好了，艾拉，现在好了。""是地震，她死于地震。""谁死于地震？""我妈妈，后来还有克莱伯，噢， 乔达拉，我恨地震！"她在他怀里颤抖着。乔达拉推开她，望着她说，"告诉我你的梦，艾拉。""从我记事起就一直做类似的梦，梦中的事总来折磨我，一件事是梦到我在一个小山洞里，一只利爪伸进来，我想这可能就是我的图腾在为我做标记。还有一件事总记不清，一到那里我就被惊醒了，这次却不同了，我看到她了，乔达拉，我看到我母亲了！""艾拉，你听到自己的声音了吗？""你是什么意思？""你在谈话，艾拉，你在和我交谈

艾拉本来知道怎样讲话，尽管不是同一种语言，可她已经掌握了语感，语言的节奏。在她的生存环境里人们用另一种方式交谈，这使她忘记了怎样用嘴讲话。与乔达拉在一起时，她每天听到的不仅仅是他语言中的词汇，那些语法，语流，重音等也做为声音的一部分不知不觉地传到她耳朵里。

像小孩最初学说话一样，她天生就有这种悟性和愿望，她需要的只是不断地接触语言。但她的学习动力比孩子的要强，记忆力也更好，所以她学得很快。尽管她不能完全准确地重复出他的语音语调来，但在不知不觉中他的语言已融合为她的语言。

我行了！乔达拉，我能用词汇思维了！"他们都意识到了正在抓着对方，乔达拉放开了手。"天已经亮了吧？"艾拉说着，看到从洞口射进来的光线。她把被子掀到一边："我不知道自己会睡这么长时间，大地母亲啊！我得把肉晾干。"她连他的口头语都学会了，他会心地笑了。看到她突然会讲话了，的确令人鼓舞，但听到自己的口头语被她用奇特的声音说出来，感觉有点滑稽。

她急急忙忙跑到洞口，向外看时一下子愣住了。她揉揉眼睛，再看，只见肉被整齐地切成舌头状，一块块地穿好从石洞口的一端挂到另一端，每串肉下面都有一堆火。她还在做梦吗？是家族中所有的妇女突然出现

帮她干的吗?"有一些腿肉正在火堆上烧着呢,你饿了的话可以去吃"乔达拉说道,装着不在意,可脸上却挂着得意的微笑。

你?是你干的?""是的,我干的。"他更加得意了,她对他玩的小把戏比他预料的反应要强烈得多。他也许还不能打猎,但他至少可以把她猎回来的动物剥去皮,剔下肉来晾干,尤其是用他新做的刀具。"可……你是男人!"她怔怔地说。家族中的人们是靠从他们的记忆中获取知识和技巧来生存的。对于他们来说,直觉已经得到发展,他们可以记住祖先的技巧,再把它们传给子孙后代。这些都贮藏在他们的大脑中。由于几代来男女的分工不同,所以家族中男人和女人有着不同的记忆,一种性别的人不能从事另一性别的劳动,因为他或她的头脑中没有贮存那种记忆。一个家族的男人可以猎取一只鹿并把它带回来。他甚至可以剥去鹿皮,尽管不如一名妇女那样迅速。如果情况紧急,他还可以把肉切成大块。但他从未想过把肉切成小块晾干,即使想过也不知该怎么做。他肯定不会像艾拉现在看到的那样,把肉整齐地分割成小块,每块都有合适的形状。

他们允许男人把肉分割成小块吗?"乔达拉问道。他知道某些风俗习惯要求男女之间有不同的分工,但他只想帮助她,他不认为这会冒犯她。"家族中女人不会打猎,男人不会做饭。"她想解释。"可你会打猎。"他的话猛然提醒了她,她几乎忘了她和他都做了家族中不能做的事。"我……不是家族中的女人,"艾拉为难地说,"我……"她不知该如何解释,"我像你一样,乔达拉,是外族人。

艾拉从威尼背上跳下来,把湿淋淋的水袋递给乔达拉,他伸手接过来,大口大口地喝着。他们已经远离山谷了,几乎到了草原边上,离开小河也有一段距离了。

金色的牧草在微风的吹拂下在他们周围荡起层层波浪。近来他们一直在这块作物混种的田地里收割谷粒。这里有黍子、黑麦以及尚未成熟的双排穗的大麦和小麦。不停地用手把麦杆上坚硬的谷粒撸下来是种乏味的劳动,但并不轻松。他们各自把两只篮子用粗绳子穿起来,一头一个拴在脖子上,这样好空出双手来干活。一只篮子里放的是黍子,它的小圆粒很容易撸下来,但事后还得簸一簸;另一只篮子里放的是黑麦粒,它们倒是用不着去皮的。

艾拉在脖子上挂好篮子,开始干活,乔达拉随后也跟着干了起来。他们肩并肩地采摘了一会,他转过脸问,"骑马是什么滋味,艾拉

这很难解释,"她说。又想了一会,"当你策马奔驰时,非常激动人心,但慢下来时,感觉也同样令人激动,骑着威尼给我的感觉好极了。"她又

接着干活,突然停下来问道"你想试试吗?""试什么?""骑威尼呀!"他望着她,揣测着她是否在认真地考虑这件事。他想骑威尼已经有些时候了,但她与威尼之间似乎有着一种特殊的私人关系,他不知怎样问更策略一些,"是的,我想。但威尼会让我骑吗

我不知道。"她仰头看看太阳的位置判断一下时间,然后把篮子拽到背后,说:"我们可以试试。""现在?"他问道,她点点头,开始往回走。"我想你要是去弄些水来,我们还可以采更多的谷粒。""确实,我忘了,两只手忙着采谷粒,眼睛只顾盯着篮子看——我不习惯给别人打下手。"这男人干活的技巧总是使她吃惊,他不仅仅是有强烈的愿望,而且能干她会的每件事,至少他可以学会干,他对什么都好奇,尤其是愿意干一些新鲜事,在他身上她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这使她不禁想到在家族人眼里,自己一定是极其不同寻常的,然而他们毕竟接受了她,并且把她溶进了他们的生活。

乔达拉把篮子拽到背后,跟上了她并说:"我想今天就干到这吧,你已经采了足够多的谷粒,艾拉,大麦和小麦都还没有熟。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需要那么多。""是给威尼和它的孩子准备的。它们也需要草,威尼冬天可以在外面找到吃的,但当雪很深时,许多马都会饿死的。"这解释使他无话可说。他们穿过高高的牧草丛,享受着阳光晒在皮肤上时暖洋洋的感觉。

乔得拉只穿着他的兜裆布,他的皮肤晒得和她一样黑。艾拉已换上一件夏天的短围裙,裹住了她的腰和大腿,但更重要的是上面有许多小兜和扣鼻,可以装一些工具,弹石带和其它什么东西。除此之外,她身上唯一的一件装饰品就是围在脖子上的小皮袋。乔达拉发觉自己不止一次地渴望摸到她那丰满的身体,但他并没有做出非份之举,她也没有任何挑逗的意思。

他一直在盘算骑马的事,威尼会有何反应呢?除了有点瘸以外,他的腿已经恢复得相当好了,他想总有一天会完全康复的。艾拉为给他治伤花费了很大精力,他不知该怎样感谢她。他曾考虑要离开——他没有理由再呆下去了——但她似乎并不急着让他走,这事也就一直推迟下去。他想帮她准备过冬,他至少欠她这份情。

她还得照顾马过冬,他以前没想到这些,"给马备料得费好多事吧?""不太多。"她说。"我只是在想,你说它们也需要草,可你为什么不把整个麦杆割下来,然后把它们挪到洞里?这样就不用往篮子里采谷粒了。"他指指手里的篮子。"你可以把种子撸下来放到篮子里,然后把草留给马。"她皱着眉想了一会,"也许…如果把割下来的麦杆晾干,上面

的种子能很容易摇下来,这样会省些力,还有那些小麦和大麦…这值得一试。"她脸上绽出欣喜的笑容。"乔达拉,我想这能行。"她像孩子一样天真的欢乐表情使他也不由地笑了,他对她的赞许,他的魅力以及对她的爱怜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他那双充满诱惑力的大眼睛中,这使她感到更加无拘无束了。

乔达拉,我太喜欢你对我笑时的样子了,你的嘴,你的眼睛是那样的迷人。

他笑了起来,笑得是那样爽朗,那样豪放,那样无所顾忌,她太诚实了,他想他还从未见过如此坦率的女人,这太少有了。

艾拉被他热烈奔放的感情感染了,也跟着格格笑起来,随后便无法控制,哈哈大笑起来。

当他俩稳定住自己时,都已是气喘嘘嘘了,随后都感到有些过份,赶紧一面做深呼吸,一面擦去眼泪,两个人都说不清究竟什么事如此可笑;他们的笑是不由自主地发出来的。但这大大地缓解了郁积已久的紧张感。

当他们重新上路时,乔达拉用一只胳膊搂住了艾拉的腰,这是一种共同分享快乐,表示亲昵的举动。但他感到她身体僵直了,而且马上把他的胳膊甩到一边。他已经保证,即使她不能理解他,他也不会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她。如果她已发誓与快乐隔绝的话,他决不会把自己置身于让她拒绝的尴尬境地,他一直非常尊重她的人品。

但他嗅到了她皮肤散发出的女性特有的气息,感到了她丰满的胸脯就在身边。他突然记起自己已有好长时间未与女人同床共枕了,他兜裆布下面隆起的部分已经说明了一切。他转过身企图掩饰自己的勃起,这是他唯一能做的,否则他会抑制不住冲动而撕下她的围裙。他先是大踏步向前走,随后便跑了起来。

天哪!我是多么需要那女人!"他喘着粗气自言自语道。

看到他在前面狂奔,艾拉的眼泪夺眶而出,我究竟什么事做错了?他为什么丢下我?他为什么不给我信号呢?我能看到他的要求,为什么他不与我一起满足那要求呢?是我长得太丑了?想到他的胳膊搂着自己时她颤抖了一下;她鼻孔里充满了他身上的阳刚气味。她放慢了脚步,不想面对他,她这时有一种小时候做错了事时的感觉,可那时她知道什么事做错了,而这次她却一点也不知道。

乔达拉已经跑到小河边的树荫下。他的冲动如此强烈,以致于不能自控,隐藏在一片稠密的树叶下面,只片刻光景,一股白色粘稠的液体便喷射到地上,他把头顶在树干上,身子还在不停地抽动着。这只是一种

发泄,至少现在可以面对那女人了,不必再强迫她做些什么了。他找到一根树枝掘出一些松土来,把他向大地之母发泄出的精髓掩盖住。

泽兰达尼人曾告诉他随意喷撒大地母亲的礼物是一种浪费,但这是必须的,必须还给她,喷撒在地上然后盖住。泽兰达尼是对的,这是浪费,这里面没有任何快乐可言。

他沿着河边走着,不好意思走出树林。他看到她在一块大圆石旁边等着他,一手搂着小马驹,前额靠在威尼的脖子上。她看上去如此脆弱,倚靠着马以求得支持和安慰。她本应该投入他的怀抱以获得支持,他想,他应该给她以安慰。他肯定自己已使她不安,他感到羞愧,就好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最后他犹豫着走出树林。"男人憋不住要撒尿时往往需要很长时间,"他撒了个谎,脸上勉强笑着。艾拉吃了一惊,他为什么不说真话呢?她知道他干了什么,他已经发泄完了。

家族中的男人自我发泄之前,先向首领提出交配的要求,如果他不能忍耐了,而且身边又没有别的女人时,即使是她,或者像她一样丑陋的女人也会得到他发出的信号,没有成年的男子会去自我发泄。只有青少年,身体已经发育成熟,但还没有杀过生,有时会自我发泄一番。但乔达拉宁愿自我满足也不肯向她发出信号,她被深深地伤害了,她感到羞耻。

她没理睬他的话,也没正眼看他。"如果你想骑威尼,就站到石头上,然后把腿放上去,我会牵住它的,我会告诉威尼你要骑他,它也许会让你骑的。"这正是他们停止采摘的原因,他如此激动原本是因为要学骑马,可为什么从田地的一头走到另一头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为了表明一切正常,他爬上了巨石,站在它锯齿形的缺口上,艾拉把马牵了过来,但他还是回避了她的目光。

你怎样要它去你想去的地方呢?"他问。

艾拉不得不回答他"我不用赶它走,它自己会去我想去的地方。""但它怎么知道你要去哪儿呢?""我不知道……"她不知道,她还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乔达拉决定不去管它,随它把自己带到哪去都行,当然首先它得让他骑。他把一只手放在它的肩胛骨上,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小心翼翼地骑上去。威尼的耳朵向后竖起,它知道这不是艾拉,份量比往常重,也没有立刻感觉到艾拉大小腿绷紧的肌肉给它的指示。但艾拉就在身旁,手扶着它的头,这男人它也很熟悉,马先是不安地跳了一阵,然后就平静下来。

我现在该干什么?″乔达拉问,骑在马上他的两条腿几乎能触到地面,两只手却无所适从。

艾拉轻轻地拍着威尼,消除它的疑虑,然后对它讲话,所用的语言一部分是手势,一部分是家族的词汇,还有一部分是泽兰达尼语,″乔达拉想骑你一会,威尼。″她的声调急促,手也慢慢地施加着压力,这暗示使威尼按照她的指示向前走去。

你如果要抓住什么的话,就搂住威尼的脖子。″艾拉建议道。

威尼已经习惯了背上驮一个人。它不跳也不尥蹶子,但没有指示,它走起来有些犹豫不决,乔达拉欠身拍了拍马脖子,和马一样他需要镇定一下,但这动作与艾拉要它快跑时的指示很相似。马突然向前一窜,这时乔达拉只得以艾拉的忠告,他身体尽力前倾,双手搂住马的脖子,可对于威尼来说这是要它加快速度的信号,这匹马四蹄蹬开,向前飞奔,穿过了田地,乔达拉伏在马背上,长发飘在脑后,他能感觉到风在耳边呼啸,当他最后敢睁开眼看时,只见身边的土地飞速掠过。

这太惊险,太刺激了!他明白了为什么艾拉说不出这种感受,这有点像冬天里从冰山顶上滑下,还有点像被大鲟鱼拖着在河里游戈,但比那些还要激动人心。他用眼角瞥向左侧,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原来是小马跑在母马身旁,它能跟上它的速度。他听到远处传来一声尖啸的口哨,马突然来了个急转弯,向回奔去。

坐起来!″当他们接近时她喊道。当马慢下来接近那女人时,他坐直了身子,马慢跑了几步停在石头旁。乔达拉下马时身子摇晃了一下,但眼中却闪着兴奋的光芒。艾拉拍拍马儿汗水淋漓的肋部,然后牵着它慢步向洞旁的河边走去。

你知道小马驹一直在跟着它母亲跑,它真是不错的赛手

从乔达拉的措词艾拉判断这里面包含更多的含意。″什么是‘赛手’?″″在夏日聚会上,有各种各样的竞争和比赛,但最激动人心的就属赛跑了,″他解释道。″我们把参加赛跑的人叫赛手,这个词已经用来形容一些想通过努力获胜或达到一定目标的人。这个词对他们来说是赞同和鼓励。

小马是赛手;它喜欢赛跑。

他们继续慢步走着,脚步变得越来越沉重,″你为什么告诉我坐起来?″为了打破沉默,乔达拉终于开口了,″我想你说过你不知道怎样告诉威尼你要干什么,但当我坐起来时,它就放慢了速度。

我从来未想过这个问题,但当看到你过来时,我脱口说出‘坐起来’,一开始我不知该如何教你,但当你需要减速时,我就知道该如何做了。

你的确给马一些信号，不知道小马能否学会这些信号，"他低声叨咕着。

他们来到那堵延伸到水中的石墙边，欣赏着威尼在小溪边的泥塘中打滚儿，嘴里发出快活的呻吟声。小马驹在它身旁不停地蹦来蹦去。乔达拉微笑着停下来观看，可艾拉却只顾低头向前走。

他急忙从后面赶上她。"艾拉……"她转过头，他却不知道说什么好，"我……我……我想说谢谢你。"这几个字她还不十分理解。在家族的语言中找不到同义词，生活在小部落中的人们往往相互依赖，相互之间帮帮忙是理所当然的事。就像孩子不必对母亲说谢谢她养育了他，而母亲也不指望受到感激一样，他们常常不乐意接受一些为表示感谢的特殊礼物和恩惠，如果说家族中存在感谢的话，那就是地位低的人从地位高的人那里获得某些优惠后，要向他表示感恩，通常是女人对男人有这种表示。但现在她理解乔达拉好像是在感谢她让他骑了一阵威尼。

乔达拉，是威尼让你骑在她背上的，你为什么要谢我?""你要教我学骑马，艾拉，但除此之外我还有很多事要谢你，你为我做得太多了，照顾得也非常周到。

小马驹会对威尼说‘谢谢你照顾了我吗’?你需要帮助，我照顾了你，谈不上说‘谢谢你

但是你救了我的命。

我是个女医师，乔达拉。"她试图解释当一个人救了另一个人的命以后，也索取了他的一小块灵魂，作为补偿也必须负起保护那个人的责任，结果是两个人的关系比亲骨肉还亲。可她是个女医师，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一小块灵魂化做一片黑色的矿石给了她，她把它放在自己的护身符里，人们从此便不欠她什么了。"说谢谢没有必要，"她说。"我知道这没必要，我知道你是个女医师，但对我来说这很重要，人们因别人帮助了自己而说谢谢，这是有礼貌，是一种风俗。

他们登上了狭窄的小路，她没有回答他，但他的话使她想起克莱伯曾告诫过她透过围墙看一个男人的住所是不礼貌的，她花费在学习家族风俗习惯上的精力比学习语言大得多。乔达拉说人们相互表示感谢是他们的一种风俗，但这使她更加迷惑了。为什么他刚刚羞辱过她又要说谢谢呢?如果是一个家族中的男人这样对待她，她会忍受的。她知道他的风俗不一样，但这并没有使她感到好受。

他企图消除他们间产生的隔阂，在她进洞之前叫住了她，"艾拉，对不起，我对你有些冒犯?"，"冒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想我使你生气了，使你感到难堪。""没有生气，但你确实让我感到难堪。

他大吃一惊,″对不起,″他说。

对不起,这是礼貌,对吗?是风俗?乔达拉,这些词多漂亮啊!可它改变不了事实,也不会使我感到好受。″他用手搔着头,她是对的,他知道自己干了什么,说声对不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想避免更加窘迫而回避事实也是不可能的。她走进洞去,摘下篮子放在地上,点着火准备晚饭,他跟着走了进来,把自己的篮子挨着她的放下,把地褥拉到火堆旁,坐在上面望着她。她使用一些他给的工具,用它们切过鹿肉,但有一些活她还是愿意用旧工具,因为那更合手。

他看到她使用那种笨重刀的技巧,一点也不比他见过的使用轻便带柄小刀的人差。

他一直用石匠的眼光判断着两种刀具的优缺点,他想问题不仅仅是一种比另一种容易使用。任何锋利的刀都可以切东西,但要为每一个人都做那样一把刀要用多少燧石啊!光是搬运这些石头就很成问题。

艾拉很紧张,他坐得离自己这么近,而且一直望着她。最后,她站起来拿一些甘菊沏茶,希望能分散他的注意力,也使自己平静下来。但这只能使他认为要解决的问题被推迟了。他鼓起勇气,决定直截了当地和她谈谈。

你是对的,艾拉,说对不起表达不了什么,但我不知该说什么,我不知道所做的事冒犯了你,请告诉我,为什么你感到难堪。″她想他又在言不由衷,他怎么会不知道?然而他似乎很迷惑。她低下头,希望他不再问,忍受羞辱又不能讲出来实在太难受了。但他已经提问了。

我感到难堪是因为……我不被接受。″她眼望着手中的茶杯说道。

你说自己不被接受是什么意思?我听不懂。

他为什么这样说?他想使她更加难堪吗?艾拉瞥了他一眼,他身体向前倾着,从他的眼睛和姿势可以看出他是真着急了。″没有一个家族中的男人会在周围有可接受的女人的情况下,去自己发泄的。她为自己说的话感到脸红,赶忙低下头去盯着双手看。

你需要满足,但你却从我身边跑开了,我不被你接受能不感到脸红吗

你是说自己被冒犯了是因为我没有…″他坐回原处,″噢!天哪!你怎么这么笨,乔达拉?″他冲着洞口大声问。

他吃惊地望着她,″我原以为你不想我打扰你,艾拉,我一直尊重你的愿望,我多么需要你啊,我简直不能忍受了,但我每次摸到你时,你都反对,你怎么知道自己不被接受呢?″她内心升起一股理解的暖流,溶解了心中的痛苦。他需要她,他一直认为她不需要他。

这又是风俗，不同的风俗。″乔达拉，你只要给出信号就行，为什么在意我怎么想呢?″″当然要在意你怎么想的，难道你…?″″他脸一下子红了，″你需要我吗?″他眼中流露出犹豫不决，以及害怕被拒绝的神情。她懂得这种感觉，在男人身上看到这种表情使她很惊奇。但这打消了一切疑虑，使她变得温柔起来。″我需要你，乔达拉，当我第一次看见你时就需要你，你伤得这么重，我不知你能否活下去，一看到你内心便有这种感觉，可你从来也没给我打过手势……″她又低下头。她本不想说这么多，家族中的女人在这方面往往表现得比较含蓄。

我一直在想你所讲的‘信号’究竟是什么

在家族中，当一个男人需要一个女人时，就向她发出信号。

做给我看。

她红着脸做了一下那动作。女人往往不做这样的手势。

就这些?你让我那样做?然后你做什么呢

当她站起来跪在地上时，他有点不知所措。

你是说男人做了那个手势后，女人就这样回答他?他们准备好了吗

如果男人没准备好，他不会打手势的，你今天准备好了吗

这回该他脸红了，他几乎忘了他今天准备得有多充分。但他想进一步弄清这手势的含义。″如果一个女人不喜欢那男人，或者她没准备好，怎么办?″″如果男人做了手势，女人必须顺从他。″她想到了勃劳德，脸上流露出痛苦的表情。

任何时候，艾拉?″他看出了她的痛苦与不安。″即使是她的第一次?″她点点头，″你就遇到过这事对吧?一些男人向你做了手势?″她闭上眼睛忍住泪水，又点了点头。

乔达拉感到震惊和愤慨，″你是说那里没有初夜仪式?没人管男人是否伤害了你?他们是些什么人啊!他们难道不管一个年轻女人的初夜。他们把权利交给男人，不管男人什么时候需要都可以向女人打手势，而不考虑她是否愿意?不管那是否会伤害她?这太粗鲁了!这不是人!岂有此理!他们难道没有同情心，难道不考虑考虑?″他的突然发作是艾拉始料不及的，她只得瞪大眼睛坐在那看他大发雷霆。但当他的话越来越粗，最后转为谩骂时，她开始摇头，最后忍不住大声说:″不!″为表示异议她提高了声音″这不对，乔达拉，他们确实管了!伊扎发现并照看了我，他们收养了我，使我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尽管我是异族人。他们本可以不收留我。

克莱伯不知道勃劳德伤害了我，他从未有过配偶。他不了解女人的秘密，认为那是勃劳德的权利。当我怀孕后，伊扎一直照顾我。为了让

我保住孩子,她专门为我配药,自己都累病了。没有她,生杜尔克时我肯定死了。

尽管每个人都认为杜尔克是畸形,可布仑还是接受了他。可他不是畸形,他健康强壮…"艾拉停了下来,她注意到乔达拉正盯着她看。"你有个儿子?他在哪?"这么长时间了,艾拉一直没提到过她的儿子,那是一段痛苦的回忆。尽管最终一定要讲出来,但她知道不管怎么说都会有问题。

是的,我有个儿子,他还在家族里。当勃劳德撵我走时我把他交给了尤芭。""撵你走?"他身子坐下去,她有个儿子,他估计的不错,她确实怀过孕。"为什么有人要母亲离开孩子,谁是……勃劳德?"她怎么解释呢?她闭上眼睛想了一会说:"他是头人。他们发现我时布仑是头人,他让克莱伯把我培养成家族的一员,但后来他老了,只好让位于勃劳德,他一直恨我,从我还是个小姑娘时就开始了。""他就是曾强暴过你的那个人,是不是

当我长大成人时,伊扎告诉我那个手势,但她说男人通常要他喜欢的女人来满足他的要求。勃劳德这么做是因为看到我痛苦他才快乐。但我想是我的图腾要他做的,穴狮的精灵知道我是多么想要个孩子。

这个勃劳德能对孩子怎么样,伟大的大地之母保佑她选择的一切生灵,你的儿子不也是他的一部分吗

克莱伯说是灵魂产生了孩子,他说一个女人吞下男人图腾的灵魂,如果这灵魂很强大,它就会战胜她的图腾,夺取它的生命力,在她体内再开始一个新的生命。

这说法很荒唐,是大地母亲当她保佑一个女人时,就选择一个男人的灵魂与她的灵魂相混合。

我不认为是灵魂创造了孩子,既不是图腾的灵魂,也不是你所谓的被大地母亲所混和在一起的灵魂。我认为当一个男人的器官涨大了,并把它放入一个女人的体内,这时新的生命就开始了,这就是为什么男人有如此强的欲望,而女人又如此渴望男人。

这不对,艾拉,你知道一个男人能够多少次把阳具放入女人的体内吗?一个女人却不能有那么多个孩子。一个男人用大地母亲给予的快乐礼物去打开一个女人,好让灵魂钻进去,但这代表生命的最神圣的礼物只能给女人。她们收到灵魂,创造生命,最后也像她一样成为母亲。如果一个男人尊重她,感激她的礼物,并且要尽义务照顾他的女人和孩子,大地母亲就会选择他的灵魂生成他的孩子。

什么是快乐的礼物?""这就对了,你从来不懂得快乐,对吧

他说，一想到这便激动起来，"难怪你不知道当我……你是一个没有经过初夜仪式便被保佑有一个孩子的女人。你的家族一定很特别。我在路上遇到的每个人都知道大地母亲和她的礼物，快乐的礼物是指男女之间相互渴望，互相奉献自己时的那种感觉。

是指当一个男人充满了欲望必须向一个女人发泄时的感觉吗?"艾拉问，"是当他把器官放到孩子出生的地方时的感觉吗?那就是快乐的礼物吗

是这样，但还包括很多。

也许，但所有人都对我说，我永远也不会有孩子，因为我的图腾太强大了，他们都很惊奇，认为杜尔克是畸形，其实不是，他只是长得一半像我，一半像他们。但这只是在勃劳德不断向我发出信号之后我才怀的孕。没人想要我，我长得又大又丑，即使是在家族聚会上，也没有男人愿意要我，虽然他们接受我成为伊扎的女儿，我有她那样的地位。

她讲的一些事对乔达拉来说有些似懂非懂，不着边际。

你说是女医师发现了你——她叫什么?伊扎?她是在哪儿发现你的?你从哪儿来

我不知道，伊扎说我生在其他部落，那个部落的人长得和你我一样，乔达拉，我记不得与家族的人一起生活之前的任何事情——我甚至记不清我母亲的脸，你是我看到的唯一一个长得像我的人。

听她讲话时，乔达拉感到胃部有些不舒服，"我是在家族聚会上从一个女人那得知还有另外的部落，遇到你之前，我有点怕他们。她有一个孩子，是女孩，长得与杜尔克像极了，她本可以成为我的孩子。

尤芭想让她的女儿和我儿子交配，他们说她的孩子也是畸形，但我认为是那个异族的男人强暴了她以后才有了那孩子。

一个男人强暴了她

并且杀死了她的第一个女儿，当时尤芭正和另外两名妇女呆在一起，突然一群异族男人闯了进来，当其中一个男人抓住尤芭时，她的第一个孩子落到地上，头刚好撞在石头上。

乔达拉突然想起一群年轻人，他们来自距西部很远的一个山洞。他想否认逐渐得出的结论。然而如果那帮家伙中有一个干了那事，谁能说没有第二个呢?"艾拉，你总是说自己长得不像家族的人，他们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他们的个子较矮——这就是为什么你刚站起来时使我大吃一惊。我比其他人都高，也包括男人，这也是他们不喜欢我的原因，我长得

太高太丑。""还有什么？"他不想再问下去，但他控制不住，他要弄明白。

他们的眼睛是棕褐色的，伊扎一直认为我的眼睛有毛病，因为它们是天蓝色的，杜尔克的眼睛和他们的一样，还有……我不知道该如何说，粗眉毛，但他们的前额和我一样，他们的头更平一些……""克兰！"他厌恶地咧着嘴，"大地母亲啊，艾拉！你一直在和这些动物生活在一起！你还让其中的一只雄性......"他抖动了一下，"你生了一个讨厌的混合精灵，一半是人，一半是兽！"就好像摸到了什么脏东西一样，乔达拉跳了起来，并向后退去，这反映出一种毫无道理的偏见，一种粗糙的、未加思索的假设，他认识的大多数人都不会对这些持有异议。

艾拉开始没有听清楚，她疑惑地注视着他，但他的言语中充满了憎恶，就像她对鬣狗的感觉一样。

动物！他把她所爱的人称为动物，讨厌的鬣狗！慈祥的克莱伯，家族中德高望重的圣人——他是动物？伊扎，像母亲一样照料我，教我医术——她是讨厌的鬣狗？还有杜尔克，她的儿子！

你说动物是什么意思？"艾拉喊了起来，站起来直视他。

她以前从未因生气而如此大声说过话，她对自己的声音和愤恨感到吃惊。

克莱伯和伊扎是动物？我的儿子，半人半兽？家族的人与讨厌的鬣狗一样?动物会收留一个受伤的小姑娘吗?他们会让她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吗?他们会照看她养活她吗?你认为我是在那学会找食物并做熟它的?你又认为我在那儿学会治伤的?如果没有这些动物我就活不到今天,你也一样,乔达拉!你说家族的人是动物,而异族的人是人?好,那看看这些,家族的人救活了异族的孩子,而异族的人却杀死了他们的一个孩子,如果让我在动物和人之间作出择,我宁愿选择那些讨厌的鬣狗!"她像旋风一样冲出洞去,走下小路,打了个呼哨叫来威尼。

乔达拉被惊得目瞪口呆,他追出洞外,站在山梁上看着她飞身跨上威尼,向峡谷飞驰而去。艾拉在他的印像中一直是温和柔顺的,从不发火。这次暴怒与先前的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一直认为自己对克兰人的态度是开明大度的,他想人们不应该去打扰它们,诱捕它们,应该让它们安静地生活,他自己是决不会有意杀害它们的。但克兰人终究是动物,这在他的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

但与他在沙穆多听到几个浪荡少年讲述一个男人竟然要用一只雌性克兰人来满足他的欲望的粗俗故事时,他敏感的自尊心被刺伤了。

他曾是如此渴望得到的艾拉,竟被一只雄性克兰人站污,感觉自己一下变得阳萎了,仿佛陷入了冰窖之中。

而更糟糕的是她还生下一个讨厌的杂种,一个邪恶精灵的产物,这在任何体面的场合都令人难以启齿。一些人对这类事情的存在深恶痛绝,议论纷纷。

艾拉肯定不会否定它。她公开地接受了它,站在那为她的孩子辩护,…像任何孩子受到别人中伤的母亲一样义正词严。她感到屈辱,对他的贬低话语而愤愤不平。她真是由那群克兰人带大的吗?他在旅途中曾遇到过一些克兰人。他也问过自己他们是不是动物?他回忆起与一个年轻的雄性和一个年长的雌性不期而遇的情景,那年轻的不是用一把和艾拉一样的厚石片做成的刀把一条鱼切为两半的吗?他母亲的遮羞围裙不也和艾拉的一样吗?一些行为也很相似,他们都爱低头看地面使自己不被注意。他们给他的狼皮与艾拉床上的毛皮具有同样柔软的质地。还有她的梭镖!那原始的梭镖不也和克兰人抗在肩上的一模一样吗?如果仔细看看,那些东西就在他眼前。她的医术与任何医师一样精湛,甚至更高,她真是从克兰人那学来的吗

他看到她跑出去很远,她正处于盛怒之中。他知道不少女人稍微受点委屈便高声尖叫。他想到爱发脾气,动不动就大惊小怪的玛洛娜,他曾对这个女人有过许诺。但他更喜欢意志坚强的女人,她们颇具挑战性。当她们偶尔争论时,她们往往有自己的主张,不会轻易为他的意愿所征服。他现在认识到,艾拉除了冷静之外,还具有岩石般坚定的意志。看着她骑在马上,他想她真是个了不起的美人儿。

突然像是被迎头泼了一盆冰水,他清醒地意识到他干了些什么。他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她曾救过他的命,而他却像躲避瘟神一样疏远她。她悉心照料他,可他却恶语相报。他称她的孩子是讨厌的杂种,而她是那样地爱她的孩子,他为自己的愚蠢而深感内疚。

他跑回山洞,一头栽倒在床上,这是她的床,他一直睡在他刚刚蔑视过的女人的床上。"噢,天啊!"他喊出声来,"你怎能让我那么做呢?你为什么不帮助我,为什么不阻止我

他把头埋在毛皮下。从年轻时开始,他还没有如此垂头丧气过。他一直以为这种感觉对他来说已经结束了。而他现在的行为又一次缺乏考虑。他怎么就学不会控制自己呢?他本来就要走了，他的腿已经痊愈了,为什么不能再忍耐几天呢

事实是,他为什么还呆在这?为什么不谢谢她然后离开?没有什么可阻止他。为什么要留下来强迫她回答一些与他毫无关系的问题呢?他可

以永远记住她，一个美丽而神秘的女人，一个单独住在峡谷中可以驯服动物并救过他命的女人。因为你舍不得离开这样一个美丽而神秘的女人，乔达拉！这你是知道的。为什么那件事让你如此烦恼，她和克兰人生活过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因为你渴望得到她，所以当得知她曾经让一个克兰人…以后，对你来说她就不是十全十美的了。

你这白痴！你难道没听到吗?她并不愿意，是他强迫她的，连初夜仪式都没有，而你却责备她。她真诚地、无保留地向你诉说她受到的伤害，可你又做了些什么呢

你甚至比那个家伙还坏，乔达拉。至少她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他恨她，他想伤害她。可你呢！她信任你，她向你倾诉衷情。你是那么想得到她，乔达拉，你本来可以拥有她，但你却害怕损害自己的自尊心。如果你对她再多加留意，而不是只想着自己的话，你会发现她的行为举止并不像一个深知男女之事的女人，她更像是一个受过伤害的年轻姑娘。这些凭你的经验难道看不出来吗

但她看起来并不像一个受伤害的姑娘，不，她只是你所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如此美丽，如此知识渊博，如此自信坚定，你害怕她，害怕她拒绝你。你，伟大的乔达拉！一个所有女人都梦寐以求的男人，现在可以肯定，她不想再见到你了

你只是认为她很自信，她甚至不知道她的美丽。她的确认为自己长得又大又丑，谁能认为她丑陋呢

别忘了，她是在克兰人中长大的，谁能想象他们会收留一个陌生的小姑娘?我们的人能这样对待他们当中的某一个人吗

克兰人″为她治好了伤。一个克兰人如何会治伤呢?但她是从他们那儿学会的医术，她的医术很高，高得足以让你认为她是在为大地母亲服务。你不想面对事实，现在你知道了，那会有什么不同吗?因为她从克兰人那学会的医术，这使你有丝毫不适的感觉吗?她因为生下了一个杂种，就使得她的美丽有丝毫退色吗?是什么使她的孩子成为讨厌的杂种的呢

你还想拥有她，乔达拉。

现在太晚了，她不会再相信你了，永远不会了。他心中又升起一股羞辱感。他握紧拳头，使劲砸着床上的毛皮。你这白痴！你这蠢货，是你自己把这一切毁掉的。

你为什么不走呢

不，你不能走，你必须面对她，乔达拉。你没有衣服，没有食物，你不能两手空空地离开这里。

你还能从别的地方得到物资供应吗?这是艾拉的地方——你必须从她那得到这些东西。你必须求她,至少要一些燧石。有了工具你可以做梭镖,然后你可以打猎获取食物和毛皮。用皮子可以做衣服,睡袋和护背。想准备好得费很长时间,回到家得一年或者更长时间,没有索诺兰作伴旅途会很孤独的。

乔达拉深深地扎在毛皮里,为什么索诺兰非死不可呢?为什么那狮子不把我咬死?他眼角流出泪水。索诺兰决不会干这样的蠢事。他想找到那峡谷,可怜的小兄弟,但愿有一个泽兰达尼能帮你找到通向另一个世界的路,我不想你的尸骨让那些野兽叼去。

马蹄声从河边由远而近传来,可能是艾拉回来了,但却是小马驹。他爬起来,走出去站在山梁上向下眺望,可根本就没有艾拉的影子。

出什么事了,小家伙?他们把你甩下了吗?这是我的错,但愿他们会回来的……但愿是为了你。还有,艾拉一个人住在这……我想知道她住这多久了,我想知道我能不能像她那样单独生活呢

你在这儿为自己的愚蠢行为而哭泣,看看她会怎样,她是不会为此哭泣的。她是如此了不起的女人,美丽、高尚。而你已经失去了这一切,乔达拉,你这白痴!噢,大地母亲呀,我希望能找到补救的办法。

乔达拉又错了:艾拉在哭,从来没有哭得这么伤心过,但这并没有削弱她的坚强意志。她一直在催促威尼,直到把峡谷远远抛到后面。然后在一条弓形河弯旁停了下来,这里的小河是她洞穴附近那条河的支流,河弯内的陆地经常被洪水淹没,这使得这块土地变得特别肥沃,水草繁茂。她经常来这里猎取松鸡、雷鸟以及各种各样的动物,从土拨鼠到巨鹿,它们也抵挡不住这绿色土地的诱惑。

她从威尼背上跳下来,喝了口水,又把满脸的泪水洗了洗,她感觉好像是做了场恶梦,这一天过得真是起伏迭宕,令人头晕目眩。她想再也经不住任何大起大落了。

艾拉陷入了回想之中。

早晨刚开始还比较顺利。乔达拉一直在帮她采谷粒,他学习这项技术的速度之快使她吃惊。她敢肯定他以前从未学过这技术,但她刚刚给他演示完,他就能很快地干起活来。这不仅仅是多出一双手来帮助她,他是一个伙伴,不论她们之间谈话与否,能有个人陪在身边一直是艾拉所盼望的。

随后出了点小问题,不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当水袋空了时,她想继续干,可他却想停下来。但当她从河边回来知道他想学骑马时,她想

这样也许会让他留下来。他喜欢小马驹，如果再喜欢上骑马，就会留下来等马长大。当她答应他时，他高兴得差点跳起来。

这使得她俩的心情都很好，并由此引发了一阵大笑。自从孩子离开后，她还从未如此开心地笑过。她爱看乔达拉笑——听到这笑声使她内心充满了温暖。

然后他抚摸了她。她想家族中可没有人这样相互抚摸，至少不能站在石墙外面这样干。谁知道一个男人和他的配偶晚上躺在毛皮被子下面都干了些什么呢?也许他们会那样相互抚摸。异族的人都这样站在住所外面抚摸过对方吗?我喜欢他抚摸我，可为什么他跑掉了呢

当他自我满足的时候，艾拉简直要羞愧死了，她认为自己一定是世界上最最丑陋的女人。然后回到洞里，他说他一直想拥有她，但却认为她不喜欢自己，她听后高兴得差点哭了。从他看自己的眼神中，她可以感觉到他内心的温情。当他听到有关勃劳德的事后，他是如此愤怒，她敢肯定他喜欢自己，可能下次他会准备好的。

但她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像看一块臭肉一样看着自己时的样子，他甚至有些发抖。

伊扎和克莱伯不是动物!他们是人，是照看我爱护我的人!他为什么要恨他们?这里原是他们的土地，而乔达拉他们也即我的同类是后来的。我的种族的人会是这样的吗

我庆幸自己把杜尔克留给了家族的人。他们也许会认为他是畸形，勃劳德也许会因为他是我的儿子而恨他，但我的儿子不是动物……不是讨厌的杂种，这些词都是他说的，他用不着解释。

泪水又涌了上来，我的孩子，我的儿子……他不是畸形——他健康强壮，他不是动物，不是讨厌的精灵。

他怎么变得这么快?他一直在看着我，用他那双蓝眼睛，看着看着突然躲到一旁，好像我要把他吃掉，好像我是一个邪恶的鬼魂，这比被咒死还要难受。他们只是转过身，不再看我，认为我死了，属于另一个世界了。他不再看我是因为我令人讨厌……

随着太阳的西落，夜晚的寒冷渐渐袭来，即使是在最炎热的夏天，草原的夜晚也是很冷的。穿着夏天的短围裙使她有些瑟瑟发抖，如果我想着带毛皮和帐篷……不，威尼会惦记小马驹的，她得去照料他。

当艾拉从岸边站起来时，威尼在浓密的草丛中抬起头，小跑着向她奔来，惊飞了一对雷鸟。艾拉的反应几乎是下意识的，她从腰间取下弹石带，迅速弯腰拾起一块卵石，两只鸟还没飞起多高，便双双被击中，垂直落了下来。她把它们拣起来，要去搜寻鸟巢，又停住了。

我为什么要去找蛋?是准备为乔达拉做克莱伯最喜欢的菜吗?我为什么要给他做饭,而且是克莱伯最喜欢的?当她搜索鸟巢时,在坚硬地面上刨出的不太深的凹坑里有七只鸟蛋,她小心翼翼地把它们取出来。

她把蛋拿到小溪边放在死鸟旁,然后弄来几根长在水边的长长的芦苇。她编了一只简易的篮子,有点松,但只要运完蛋就扔掉。她用芦苇把两只雷鸟长着羽毛的腿捆在一起,仔细看那雷鸟,发现腿上浓密的防寒羽毛已经长出来了。

冬天,艾拉颤抖了一下,她不愿去想冬天,寒冷萧条,可冬天的阴影永远也摆脱不掉,过了夏天,冬天还会远吗

乔达拉要离开了!她知道,想让他和自己一起呆在峡谷里确实太傻了,他怎么会留下呢?如果你有家族你会留下吗?他离开后情况可能会更糟……

他为什么非得到这儿来

她对自己的声音有些吃惊,当她一个人时不习惯听到自己的声音。"但我可以像乔达拉那样谈话了,至少当我遇到别人时,可以和他们交谈。我知道有人生活在西方,伊扎是对的,那儿一定有很多人,很多外族人。

她把雷鸟套在马背上,把盛蛋的篮子放在两腿之间。我出生在异族……找一个配偶,伊扎告诉我,我一直认为乔达拉是我的图腾送给我的,但我图腾送来的人就这样对待我吗

他怎么能这样看待我?"她抽泣着喊道。"噢,穴狮,我再也不想一个人呆着了。"艾拉突然伏在马背上,泪水又一次吞没了她。威尼感到不知所措,但这并不要紧,它知道路。过了一会儿,艾拉坐了起来,谁也没让我呆在这儿。我早就应该出去寻找了,我现在能讲话了……

……我可以告诉他们,威尼不是匹可以随意猎取的马",她继续大声提醒着自己,"我会把一切都准备好的，明年春天我就离开。"她知道这事不能再拖下去了。

乔达拉不会马上就走的,他需要衣服和武器。也许是我的穴狮派他来教我说话的,所以我走之前必须学会所有的东西。我会望着他，问他问题,不管他怎样看我,我生活在家族的那些年里勃劳德一直恨我,我能忍受,如果乔达拉……如果他也恨我的话,她闭上眼睛不让泪水滚落下来。

她摸到她的护身符,记起了克莱伯曾告诉过她的话:当你发现了你图腾留给你的信号时,就把它放到你的护身符里,它将带给你幸运。艾

拉已经把它们都放到护身符里了。穴狮，我已经孤独地生活这么长时间了，赐予我幸运吧。

当她向小溪方向走去时，太阳已经落到上游峡谷的石壁后面去了。

黑暗通常很快就会降临，乔达拉看到她远远地走过来，就向河边跑去。

艾拉一直在催促威尼快跑，当她接近突出的石壁时，差点和他撞到一起。马吃了一惊，险些把她掀下来。乔达拉伸出一只有力的手，但当触到她皮肤时，便立刻收了回来，想她一定鄙视自己。

他讨厌我，艾拉想，他碰都不愿碰我一下。她强忍住伤心，示意威尼向前走。马儿穿过乱石林立的石滩，驮着她走上小路。她在洞口处下了马，快步走了进去，真希望能有别的什么地方可以去，她想躲起来。她把盛蛋的篮子放在壁炉边，弯腰抱起一大块毛皮，把它拿到贮藏室，这里堆放着可使用的篮子、地席和碗等杂物。艾拉把毛皮扔在地上，然后便一头栽上去，拉过一角蒙在头上。艾拉听到威尼嘶叫了一阵，然后是小马的声音，她颤抖了一下，强忍住泪水，敏锐地感觉到男人在洞里走动。她希望他能走开，这样她好大哭一场。

当他走近的时候，她并没有听到他的脚步声，但她知道他就站在那儿，想让她停止悲泣。

艾拉?"他说，她没有回答、"艾拉，我给你弄点茶。"她还是一动不动。"艾拉，你不必呆在这儿，我搬走，我搬到火堆的另一侧去。

他讨厌我!他不愿离我太近，她想着，止住抽泣。我希望他走，走得越远越好。

我知道这可能没什么用，但我必须得说，对不起，艾拉，我不知道如何向你道歉。你不该计较我做的一切，你不必回答我，但我得和你谈谈。你对我总是那样诚实——也该轮到我坦诚对你一次了。

你骑马走后，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那样做，但我想解释一下。受到狮子袭击，并在这醒来之后，我不知道自己在哪，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和我讲话。你一直是个谜。为什么你一个人呆在这儿?我一开始编了一个故事，认为你是个正在考验自己的泽兰多尼①，是一个神圣的，听从召唤而为大地母亲服务的女人。当你对我的企图毫无反应，不想与我分享快乐时，我认为这是考验的一部分。我想你生活在其中的家族一定是一个奇怪的泽兰达尼群体"艾拉这时已停止了抽泣，在听着，但还没有动。

我一心只想着自己，艾拉"他低下头，"我不敢肯定你是否相信，我……我一直被认为是个很有吸引力的男人。大多数女人都想得到

我的青睐,我有选择的余地。我一直认为你在拒绝我。我不习惯这样,这伤了我的自尊心,使我不能接受。我想那就是我为什么为你编了那样一个故事的原因,以便为自己找到你不愿意接受我的借口。

如果我稍加留意的话,就会发现你并不像一个深谙男女之事的女人那样拒绝我,你更像一个初夜仪式前的年轻姑娘——有点胆怯,羞羞嗒嗒,却又向往欢乐,如果说谁应该认识到这一点的话,那么应该是我——我……从来都不介意,这没有什么。

艾拉已经掀开了蒙在头上的毛皮被子,仔细地听着,甚至能听到他的心跳声。

我所看到的是艾拉,一个女人,相信我,你并不像一个小姑娘,当你称自己又大又丑时,我以为你在取笑我,你不是的,你真这么认为吗?可能对克……和你一起生活过的人们认为你高大,与众不同,但艾拉,你该知道,你并不是又大又丑,你很美,你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

她已翻身坐了起来。"美?我?"她说,显然不太相信,又躺下去,害怕再次受到伤害。"你是在取笑我。

他走过去扶着她,随后犹豫着慢慢把手收了回来。"我不能责备你不相信我,从今以后都不会了,也许我得面对它,并且向你解释。

很难想像你是怎样活过来的,被这样一群奇特的人收留并带大,有了一个孩子,又被人带走了,被迫离开你唯一的家,一个人住在这儿,面对一个陌生的世界,这比任何圣女梦寐以求的考验都要严峻得多。许多人会活不下去的,你不仅美丽,艾拉,你很坚强,你应该更坚强些。

你该知道人们怎样看待你称之为家族的那帮人,我也曾这样想——他们认为那是些动物……

他们不是动物

但我不知道,艾拉。有些人讨厌你们的家族,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我想到那些动物,真正的被猎取的动物,它们并不令人讨厌。也许这些人心里明白,克兰人和艾拉都是人。但他们太特殊了。令人恐惧,或者说是一种威胁,然而一些男人却强迫克兰的妇女去——我不能说是分享快乐,这么说不恰当,也许该照你的说法——发泄他们的欲望。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要把你的人当做动物来谈论,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是动物,是否灵魂可以混和,孩子可以出生……

你能肯定那是灵魂吗?"她问道。他似乎很坚决,她想他可能是对的。

不管那是什么,你不是唯一的一个与克兰人生过混血孩子的女人,艾拉,尽管人们不愿谈论……

他们是家族,他们是人类,″她解释道

你今后可能要经常听到那个词,艾拉,现在告诉你是合乎情理的,你应该知道如果一个男人强暴了一个‘克兰’的女人,这是一回事——可能不被接受,但会被忽视的。但如果一个女人与一个男性″克兰″分享了快乐……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饶恕的。

令人恶心的杂种?″艾拉问道。乔达拉脸色很难看,但加重了语气。″是的,艾拉,令人恶心的杂种。″″我不是杂种!″她又火了,″杜尔克也不是杂种!我不喜欢勃劳德对我所干的事,但那并不令人厌恶。如果另外什么男人做了这件事只是为了发泄欲望,而不是怀有恶意的话,我会像家族中其他女人一样接受他。做为家族中的一名妇女并不感到羞耻,如果能的话,我宁愿和他们呆在一起,即使是做勃劳德的第二个女人,这样就能守在我儿子身边。我不在乎有多少人不赞同!

他不得不佩服她,但这对她来说并不容易。″艾拉,我不是说你该感到羞耻,我只是告诉你要有思想准备,也许你可以说你是从另一个部落来的。

乔达拉,为什么你让我说假话呢?我不会说,家族中没人说假话,这会被识破的,即使一个人伪装得再好,也会暴露的。这有时也被允许,但只是出于客套,但大家都知道。当你不说真话时我能看出来的,你的脸,你的肩膀,你的手都在告诉我你撒谎了。

他的脸涨得通红,他的谎言就这么明显吗?他庆幸自己决定对她要万分坦诚,也许他能从她那里学到点东西,她的诚实,她的坦率,这些都是她坚强品质的一部分。

艾拉,你不必学着说谎,但我想在离开前我该向你交代这些事情。

艾拉感到胸口一阵发紧,喉咙又哽咽了。他准备离开了,她想再次一头栽回毛皮里,把头蒙住,″我想你会的,″她说,″但你什么也没有怎能走呢?你都需要些什么

如果能给我点燧石的话,我就可以做一些工具和梭镖,能否告诉我过去穿的衣服在哪儿,我可以把它们补好,背架应该是好的,如果你把它从山谷拣回来的话。

什么是背架

它有点像背袋,但挎在一只肩上,泽兰达尼语没有这个词,马穆塔语使用它,我过去穿的是马穆塔人的衣服……

艾拉摇摇头″为什么要用不同的词呢

马穆塔是另一种语言。

另一种语言?那你教我的是什么语

乔达拉有一种要被淹没的感觉,″我教你的是我的母语——泽兰达尼语,我不认为……

泽兰达尼人——他们住在西部吗?″艾拉感到不妙。

好吧,是的,但离西部很远,马穆塔住得很近。

乔达拉,你教我的是住在遥远地方人讲的语言,住在附近的人们都不说这种语言，为什么

我没想过,我只是教了你我的语言,″他说,突然感到很可怕,他做的每件事都是错的。

你是唯一能说这种语言的人吗

他点点头,她感到一阵剧烈的心跳，想他被派来教她讲话,可她却只能和他交谈。

乔达拉,你为什么不教我所有人都懂的语言呢

没有所有人都懂的语言。

我是说你用来和你的灵魂或你的大地母亲交谈的语言。

我们没有和他沟通的语言。

你怎么和那些不懂你语言的人交谈呢

我们互相学习对方语言,我懂三种语言,还有一些只懂少量的词。

艾拉又一次震惊了,她原本认为自己可以离开峡谷了,如果遇到人就可以同他们交谈。现在她该做什么?她站起来,他也站了起来:″我要学会你所有的语言,乔达拉,你得教我,你必须教我。

艾拉,我现在不能教你另两种语言,这要花很长时间,再说我自己掌握的也不很好——这不仅仅是词……

我们可以从词开始,火在马穆塔语里叫什么?″他告诉了她,并再次反对她学习新语言,但她坚持着,按照她刚开始学泽兰达尼语时的顺序一个词接一个词地问完一大串以后,他又打断了她。″艾拉,说这些词有什么用,你不能把它们全部记住的。

我知道自己的记忆力很好,告诉我哪个词错了。

她又从″火″字开始,用两种语言把刚才学过的全部重复一遍

说完之后,他吃惊地望着她,他回想起她刚开始学泽兰达尼语时,词汇根本不成问题,有问题的只是语法及概念。″你是怎么记住的

有漏掉的吗

一个也没漏。

她舒心地笑了,″我小的时候,比现在差多了,不得不把每件事重复很多遍。我不知道为什么伊扎和克莱伯对我如此耐心。我知道有些人

认为我智力不太健全, 我现在好多了, 不过练了好长时间, 家族中每个人记忆力都比我好。

家族中所有人的记忆力都比你刚才演示的还要强

他们不会忘记任何事, 可他们天生就知道该知道的所有事, 所以他们没有太多的东西要学。他们只要记住就行。他们有……记忆力——我不知道你管它叫什么。在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 他只被提醒一次。成年人就不需要再提醒了, 他们知道如何记忆, 我没有家族中人的记忆力, 这就是为什么伊扎必须重复每件事直到我准确无误地记住它们。

乔达拉被她们的记忆术弄得晕晕乎乎的。

他感到很难掌握家族记忆术这一概念。

一些人认为没有伊扎的记忆能力我就成不了女医师, 但伊扎说即使我记不住也能干得很好, 她说我有其它一些她不太理解的天赋, 能够判断出什么是错的, 并找到最佳途径去对付它。她告诉我怎样试新药, 所以我可以使用它们, 并不需记住哪些植物。

他们也有一种古老的语言, 没有声音, 只有动作。每个人都知道这种古老的语言。他们在仪式上或与灵魂讲话时使用它, 有时当不理解另一个人所讲的普通语言时也使用它, 我也学过这种语言。

因为我必须学每件事, 我全神贯注以使自己只经一次提示便能记住, 这样人们就不会对我不耐烦了。

这些……家族的人们都知道自己的语言。一些古老的语言大家都能听懂, 人们可以互相交流

我们是在谈这些人吗, 克兰人吗

如果你这么称家族的人, 我告诉过你他们长得什么样, ″艾拉说着低下了头, ″你称我为杂种时就这样说过。

她回忆起他那双曾是温柔的眼睛里发出的冰冷的光, 还有他眉眼的动作——那是歧视, 从她告诉他有关家族的事情后就开始了。当时她认为他们正在相互理解。他接受她所说的话似乎有困难, 突然感到不安。她一直在高兴地诉说着, 她快速朝火堆走去, 看到已被乔达拉放在装蛋的篮子旁的雷鸟, 就开始拔起羽毛来, 总得有点事做才好。乔达拉感到她又开始怀疑自己了, 他对她的伤害实在太严重了, 已不会得到她的信任了。他现在感到受歧视的是自己。

他拣起她的毛皮, 把它们放回她的床上, 然后抱起他一直在用的毛皮, 来到火堆的另一侧。

艾拉放下鸟, 她并不愿意拔毛, 所以快步朝自己的床奔去。她不愿意让他看到她眼里充满泪水。

乔达拉想把裹在身上的毛皮弄得更舒服一点。记忆力,她提到,克兰人有种特殊的记忆能力,还有一种大家都知道的语言,这可能吗?很难相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艾拉没说假话。

几年来艾拉已经习惯了安静和孤独,另一个人的出现使这变得热闹起来,但也需要一段时间适应。但今天的感情起伏已经使她精疲力尽了。对与她同住在洞里的男人她不愿去想,也不愿理睬,她只想休息。可是却睡不着,她一直对自己的会话能力充满信心。在这上面她花费了极大的努力和精力,现在她感到受了欺骗。为什么他要教她自己的母语?他要走了,她再也看不到他了。到春天她也将离开峡谷去找住在附近的部落,也许是另一些男人。可她不想要其他男人,她要乔达拉,要他的眼睛,他的抚摸,她记起了刚开始时自己的感觉。他是她见到的第一个同族男人,他们有着共同的特点,他并不很特殊,她不知道他是在何时变成一个独一无二的乔达拉的,她只知道她非常想听他呼吸的声音以及承受他的体温,她内心里要回避他的感觉根本弥补不了他搬走后留下的空白。

乔达拉也睡不着，他似乎不太舒服，他身边本来躺着她。可他现在感觉很冷,很内疚,他不知道错误是从哪天开始的,他甚至都没有教她正确的语言,她什么时候才能用上泽兰达尼语呢?他部落的住地离这有一年的路,这还得在路上不停留的走,他想到和兄弟走过的旅程,所有的事情都毫无意义,他们离开多长时间了?三年?这意味着要等到回去至少需四年。四年将在他生命中流逝,毫无意义地流逝。

他兄弟死了,杰塔米死了,就连索诺兰的灵魂也死了,还剩下什么呢

从年轻时开始,乔达拉就一直努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但他又不得不擦眼泪了。他的泪水不仅仅是为他的兄弟,还为自己:为他所失去的机会,这事本来是可以很美满的。

①泽兰达尼人对神职人员的称呼——编者

乔达拉睁开眼睛,他的思乡梦是那样的生动,以致于洞中粗糙的墙壁似乎都有些陌生了,就好像那梦是真实的,而艾拉的山洞倒成了虚构的景物。睡梦中残留的事物开始清晰起来,墙壁似乎有些错位。在他完全醒来后,才发觉自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从远离火堆的位置观察山洞的。

艾拉出去了。两只脱了毛的雷鸟和一只上面带盖用来盛羽毛的篮子丢在火炉旁;她起来已有一段时间了。他经常使用的杯子放在一旁,那是一只上面修饰着木纹的杯子,木纹的形状使人联想起一只小动物。杯子旁边是另一只编得很密的篮子,里面盛着她为他泡的早茶,还有一

根新鲜的去了皮的嫩桦树枝。她知道他喜欢把那嫩枝的一端咬成刷子状，用它来清理牙齿上堆积的垢物，她已经习惯了早晨起来为他准备好一根嫩枝。

他坐起来伸伸懒腰，还不习惯床的硬度，感到身体有些僵硬，他以前本来一直是睡在坚硬地面上的，但下面铺垫的稻草改变了这种差别，它闻起来新鲜清香，艾拉定期更换那些稻草，所以没有一点异味保留下来。

篮子里的茶还是热的，她离开的时间不会太久。他喝了一大口，闻到一股薄荷的清香，他想猜一猜每天她都是用哪些草药为他泡茶的。薄荷是他最喜欢的也是每天必有的一种成份。他小口品尝着，猜到这里面有木莓叶子，也许还有苜蓿。他端起杯子和嫩枝走了出去。

站在峡谷对面的一块扁平岩石的边缘，他一面嚼着树枝一面看着自己的尿哗哗流下来弄湿了峭立的石墙。他还没有彻底地醒过来，这些机械式的动作都出于习惯。撒完尿，他用嚼烂了的嫩枝刷牙，又用茶水嗽口。这已成为一种固定的仪式，每当这时候他总是感到很清醒，并且经常在这时考虑一天的计划。

直到喝完最后一口茶时他才感到自己有些脸红，自鸣得意的心情一下子消失了。这次和平时有些不同，要是在平常他早已扔掉了那嫩枝，这次他却收了回来，拿着它在拇指和食指间转动，心里思考着。

很容易养成要她关怀的习惯;她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他从来不必要求什么，她能预料到他想要什么。嫩树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显然，她比他早起床，到下面去找到一支，削去皮后放在那等他去用。她是什么时候开始这样做的呢?他回想起当他刚能走下山去的时候，一天早晨他替自己找到一支。第二天早晨当他发现一根嫩枝放在杯子旁时，他感到无比感激。那时沿着那条陡峭的山间小路行走还有困难。

还有那热茶。不论他何时醒来一看，茶早已准备好了。她是如何晓得、何时开始准备的呢?她第一次为他送上一杯早茶时他心里热乎乎的，非常感激。他已不记得最后一次说谢谢是在什么时候了。她毫不炫耀地为他做了多少意味深长的事啊?她对此从来都只字不提。玛索娜就像这样，他想，她所选的礼物和时刻总是那样适合，从不使人感到在被迫接受什么。不管什么时候他提出要求，艾拉总是感到惊奇而且万分感激——就好像她纯粹是在真心帮他而不希望任何回报。

我对她简直没有丝毫诚意，″他大声说道，″即使从昨天开始……″他举起树枝在手中转了一圈，然后丢向山谷中。

他看到威尼和小马驹在田野里正绕着大圈跑着，精神头都很足，看着奔跑的马儿，他也兴奋起来了，″看它跑的，那小马真能跑，他想它要是一时兴起，定能超过它妈妈

一时兴起的话是可以，可时间长了就不行了，″艾拉说着出现在小路的上头。乔达拉猛地回过头，他眨动的眼睛和微笑都充满了对小马驹的赞许。他的热烈情绪颇俱感染力，尽管她的话有些突然，但她还是笑了。她一直希望他能与小马驹建立起一种亲密关系——现在看没问题了。

我一直在想你去哪儿了?″他说，对她的出现感到有些尴尬，他的微笑渐渐消失了。

我早些时候为烧烤坑生了一堆火，准备烤雷鸟。我去看看它好了没有，″他好像不太高兴看到我，她想，转身向洞内走去，她的笑容也消失了。

艾拉。″他喊，急忙跟在她后面。她回过身时，他又不知该说什么。″我……噢，我想……，啊……我想做一些工具，当然，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不想把你的燧石都用光了。

我不介意。每年洪水都要冲走一些，但也会带来更多的。″她说。

一定是从上游的白垩沉淀处冲来的。如果我知道那不太远的话，我会从源头处弄一些回来的。新开采出来的一定会好些。达拉 那在他山洞附近的矿床采燧石，每个人都知道泽兰达尼燧石的质量。

热切的表情又回到他的脸上，一谈起他的手艺总是这样。德路盖也是这样，艾拉想道。他喜欢制造工具，以及任何与此有关的事。想到德路盖发现阿葛年轻的儿子时的表情，艾拉不禁笑了。那小家伙是德路盖与阿葛交配后生下的。德路盖非常骄傲，他甚至还给了他一把锤子。他喜欢教授别人技巧;他总是乐于做给我看的，即使我还是个小姑娘。

乔达拉注意到她出神的表情以及由此产生的微笑，就问″你在想什么，艾拉

德路盖，他是个工匠。如果我很安静，不打扰他的时候，他常让我看他工作。

你可以看我的，如果你愿意的话，″乔达拉说，″实际上，我一直希望你为我展示一下你的技巧。

我并不是专家。我可以制造自己需要的工具，可德路盖的比我的好多了。

你的工具非常适用。我想见识一下这种技术。

艾拉点点头走进洞去。乔达拉等待着，看到她没有马上出来，他想是否她要晚些时候做给他看。他起身往里走，差点迎面和她撞个满怀，他赶紧迅速向后闪，由于动作太快，险些跌倒。他不想冒犯她，即使是出于无意。

艾拉吃惊地喘着气，双肩僵直，嘴巴张开着。也许他不想离我太近，但她不想让他知道他的举动多使她伤心。艾拉拎着雷鸟，一篮子蛋以及一个用皮子包好上面系着细绳的大包裹沿着小路向下走去。

我来帮你拿一些，"乔达拉说着紧跟在她后面。她停了好一会儿等他赶上来递给他盛蛋的篮子。

得先把雷鸟弄好，"她说，把包裹扔在河边。虽然只是普通的一句话，但给乔达拉的感觉是她在等待着他同意，或至少是认可。他猜得不错。尽管她独立生活了很多年，但洞熊家族的思维方式还或多或少地支配着她的行为。当一个男人要求她或者说命令她为他做某件事时，她不习惯违背他的意愿而去做别的事。

当然，你干吧。加工燧石前我得先准备好我的工具，"他说。她拎着丰满的雷鸟绕过石墙来到事先挖好的坑旁，坑口用石头做了标记。坑底的火已经熄灭了，但当她把水滴撒在岩石上时，它们嗞嗞作响。她已找遍了整个峡谷，找到一些合适的绿色植物和草药，把它们放在石炉边。她收集了一些款冬用来增加一点点咸味；荨麻，藜和鲜嫩的酸模用来做绿色配料；野洋葱和鼠尾草用来提味。烟也能提味，木灰也可以增加咸味。

她把鸡、蛋和绿色配料混和在一起。一只鸡配三只蛋，另一只配四只蛋。把鸡放入坑底之前她通常用葡萄叶把它们包起来，但这山谷里不长葡萄。她记得以前烧鱼时曾用新鲜草类包鱼，于是决定这次也用草。把雷鸟放入坑底以后，她在上面又加了一些草和岩石，'然后用泥巴把它们都封起来。

乔达拉把一堆鹿角，骨头，敲打用的工具摊了开来，艾拉认识其中一些，而另一些则根本不熟悉。她打开自己的包把她的工具摆放好，然后坐下把皮子平铺在大腿上。它刚好起到保护作用，燧石可能崩成非常坚硬的碎片。她瞟了乔达拉一眼，他正怀着极大的兴趣盯着她罗列出来的一些骨头和石头。

他把几小块燧石往她跟前挪了挪。她眼盯着离她很近的两块，心里想着德路盖。她回忆起一个好工匠都是从挑选材料开始做起的。她要了一些质地细密的石头，看了一眼后她选择了较小的一块。乔达拉不禁

点头表示赞许。她想这年轻人可能在蹒跚走路之前就已对制造工具产生兴趣了,就问,"你早就知道你将以打石为生吗

有段时间我想自己可能是一个雕刻师,也许是为大地母亲服务的人,或者会与那些为她服务的人一起工作。"一种痛苦夹杂着强烈的怀念之情出现在他的脸上。"后来我被送去与达拉那生活在一起并转而开始学习打造石器，这是一个好选择——我喜欢它并且掌握了一些技巧。可我可能再也成不了一名伟大的雕刻师了。

什么是'雕刻师',乔达拉

就是它!这正是所缺少的。"艾拉惊愕地跳了起来。"那里没有雕刻,没有绘画,没有装饰用的珠子,根本没有装饰品,甚至没有颜色。

我不明白……

对不起,艾拉,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呢?雕刻师是用石头做出动物的人。

艾拉皱了皱眉,一个人怎能用石头做出动物来?动物是有血有肉的,它们是活生生的,并且可以呼吸。

我不是指真正的动物。我指的是形象,一种仪表。一个雕刻师可以用石头做出动物的形象来——使一块石头看起来像一只动物。

一些雕刻师在收到伟大的大地之母的信息后可以做出她的形像来。

一个形像?用石头做的

也可以用其它东西做。猛犸象的牙齿,骨头,木头,鹿角。我听说过有些人用泥巴做雕刻。我还看到过用雪做出的非常漂亮的肖像。

艾拉一直在摇头,努力去理解,直到他说到雪。她记起了冬天里的一天,她曾在山洞附近靠着墙堆起过一堆球形的雪堆。当时有一瞬间她不是曾想像过这堆雪很像布仑吗

用雪做成的肖像?是的,"她点点头说,"我想我明白了。

他不知她真的明白了没有,但手头没有雕刻品,他也找不出更通俗的方法向她解释。他想,和那些克兰人生活在一起,她以前的生活一定非常单调。甚至她的衣服也只是用作遮羞的,毫无美感可言。难道他们只知道打猎、吃饭和睡觉吗?他们不知道感谢圣母的礼物,没有美丽,没有神秘,也没有想象?不知她是否真的知道她缺少的是什么。

艾拉拾起那小块燧石,凑近了仔细研究它,好确定从哪儿开始干。她不想只作一把手斧,虽然很有用,可德路盖认为那是一些简单的工具。她认为那不是乔达拉想要见识的技巧。她找了些在乔达拉的工具箱中找不到的东西:猛犸象的脚骨,很有弹性,工作时可以用它来支撑燧

石,这样石头就不会崩碎了。她把它拉出来摆放在两腿间合适的位置上。

然后她拿起石锤,他俩的敲击石器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不过她的那只小一些更适合她的手。把燧石紧紧按在猛犸象骨做成的砧子上,艾拉开始用力打了起来。一块外皮剥落下来,露出了灰黑色的内部质地。她削下的这块石片在锤子落下的一端有一个球形凸起,而另一端则被削成很薄的片状。它可以用来做切砍类工具,第一批刀具的锋利程度就和这石片的边缘一样。但艾拉要做的工具需要更先进、更复杂的技巧。

她仔细察看被削去一片外皮的石块,研究外皮剥落后留下的痕迹,颜色是对的,组织也很平滑细密,简直像蜡一样;没有任何杂质嵌在里面。这块石头一定能做出好工具来。她又削下一片外皮来。

她一片片地往下削着,乔达拉看到随着外层的剥落她手中的石头开始成形了。当外皮都剥光了以后,艾拉继续东敲一下,西削一下直到那燧石变成一个偏蛋状为止。然后她把石锤换成一块坚硬的骨头,把剩下的石头侧过来从边缘向中心干了起来。她用骨头锤一点一点地削石头的上部。骨头比较富有弹性,所以切下来的切屑又薄又长。当她干完以后,那大石蛋便有了一个非常平的椭圆形顶部,就好像石蛋的尖被齐刷刷地切下去了一样。

然后她停下来,找到护身符挂在脖子上,她闭上眼睛,默默地向她的洞狮祷告着。德路盖这时也总是乞求他的图腾帮他完成下一步。幸运和技巧都是需要的,乔达拉如此仔细地看她干活使她感到紧张。她想干得漂亮一点,她感到制造这些工具的过程比工具本身更重要。如果她把这块石头弄得面目全非，就将招至对德路盖乃至整个家族的能力的怀疑,尽管她不止一次地声明这方面自己不是一个专家。

乔达拉以前曾见过她的护身符,可看到她双手握着它而且紧闭双眼,他想知道这会带来什么奇迹。她似乎很虔诚地握着它,那神态几乎和他握着多尼神像时一样。然而多尼是一个精心雕刻轮廓丰满的母亲的肖像,是缔造万物的伟大的大地之母的象征。凸凹不平的皮盒子肯定包含不了同样的含意。

艾拉又拿起了骨锤。为了从石头上切下一块与其椭圆型的平顶部一样大小、且边缘锋利的石片来，有一个预备工作很重要——打一个小平台。她必须切下一小片,以便在平坦的表面加工她最终想要的那块石片。

紧紧地抓住那块石头使它稳定,艾拉小心翼翼地干了起来。她必须调整好力量和位置：太轻了,切片的角度就不对了；太重了，又会弄碎

精心加工成形的石头边缘。她屏住呼吸抓住石头,然后小心地把骨锤的尖端压了下去。开头是很重要的,头开得好就会带来好运。一个小切片落了下来,当她查看压痕时,她又出了一口气。

转换一下石头的握持角度,她又加力砸了下去。骨锤笔直地嵌入压痕中,一块石片从预先加工好的石头上落了下来。它是长椭圆型的,一面是她已加工完的平面。另一面是球型的,受到打击的一端略厚且光滑,逐渐变薄最后形成剃刀般锋利的边缘。

乔达拉拾起它,"这技术很难掌握。既需要力量又需要精确。瞧那刀刃!这是件不错的工具。

艾拉如释重负并感到一种成功后的喜悦,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她没有让家族丢脸。事实上她更好地代表了他们,因为她生来本不是家族的人。眼前的男人手艺也非常好,他本来也可以试一下,但他刚才一直是在观看一个洞熊家族成员的表演,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艾拉身上。

艾拉看着他在手中不停地翻看着石片,突然内心产生了一种奇特的错觉。她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所控制,似乎她是从远处在观察她们两个人,而她自己却仿佛不在其中。

她从前曾有过同样的错觉,那鲜明生动的记忆在她脑海中涌现出来。她被一盏点亮的石灯引导着向一座山洞的深处走去,她看到自己手抓着潮湿的石壁,钟乳石柱上映出山中一小块闪光的地方,自己被莫明其妙地吸引着向它走去。

十个巫师坐在火堆旁,但却是巫师克莱伯先发现了她的出现。他自己的意志在一种神奇药水的作用下变得威力无穷,伊扎曾告诉过艾拉如何为魔术师配制这种药水。她自己也曾无意中喝下过这种神奇的药水,她的思想飞速旋转脱离了控制。是这个巫师把她从无底的深渊中拉了回来,带着她踏上了惊险神秘的通往原始起点的旅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家族中伟大的圣人,他的大脑在他周围的巫师当中也是首屈一指的,在她那一直在退化的大脑中开辟了一条新路。但当它达到与他相仿的程度时,她的大脑却不是完全一样的。她能随着他及他的记忆回到他们共同的起点,其间经历了各个发展阶段,但当她回到她自己的起点并向前走一步时,他就跟不上了。

艾拉不知是什么深深伤害了克莱伯,她只知道这改变了他以及他俩的关系。她也不知道他的变化究竟是什么,但有一瞬间她完全清楚地意识到她是被有目的地送到峡谷中来的,也包括见到这高个子黄头发的男人。

当她看到自己和乔达拉站在峡谷乱石丛生的河边时,异样的光线在浓重的空气中时隐时现,包围着他们,缠绕着他们。她对自己的命运有一种模糊不清的感觉,似从光线中看到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一股寒气向她袭来,她吃了一惊,猛地醒过神来,她看到一张关心的脸和一双紧锁的眉头。她打了个寒颤,想驱散那不真实的幻觉。

你没事吧,艾拉

是的,是的,我没事。

一连串寒战使他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脖颈后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他有一种要保护她的强烈愿望,但他不知道是什么在威胁着她。这感觉只持续了一瞬间,他试图摆脱掉它,但那种不自在的感觉仍在他心中回荡。

我想是要变天了,"他说。"我感到有冷风。"他们一起抬头望着没有一丝白云的晴朗天空。

这季节常有暴风雨——它们来得很快。

他点点头,又把话题引回到工具制造上来。

你下一步准备干什么,艾拉?"那女人弯下腰继续她的工作。集中精力干了一会,她又切下五片椭圆形带有锋利刃口的燧石片来,她把剩下的石块仔细研究了半天,看到不可能再削下有用的石片了,就把它扔在一边。

她随后转向六片灰色的燧石片,拾起其中最薄的一片。她用一块光滑压偏了的圆形石头修整它一侧的刃口,把它弄钝了变成刀背,并且在隆起一端的对面磨出一个尖来。自己满意以后,她把它平摊在手掌上递给乔达拉看。

他接过它,仔细检查着。它的截面相当厚,但沿着长度方向倾斜成薄而锋利的刀刃。它足够宽,可以很舒服地握在手里,刀背很钝,不会伤着使用者。它的某些地方有点像马穆塔人的梭镖头,但可以看出制造者根本就没想在它上面安把。这是握在手里使用的工具。他曾看艾拉使用过一把相同的,他知道它的效率高得惊人。

乔达拉把它放下,点头示意她继续干。她拣起另一块厚石片,用一枚动物的门牙从椭圆形石片的端部削下细小的切屑。这一工序只是略微钝化了一下端部,但却增强了刃口的强度,以致于用来刮毛皮上的毛和粗糙纹理时不会被挤碎。艾拉放下这块,又拿起另一块。

她把这块大石片放在猛犸象脚骨做成的砧子上。然后用一枚尖利的牙齿压那石头边缘,在一侧刀刃的中部压出一个 V 形槽来,这槽大得足以把梭镖杆的一端削尖。在一块稍大一点的椭圆形石片上她用相似

的技术又做出一把工具，它可以用来在皮子上刺孔，或是在木头、鹿角以及骨头上冲孔。

艾拉想不出自己还需要哪些工具，于是决定把最后两片石片当做毛坯留待以后备用。她把猛犸骨推到一边，抓起皮垫的四角把它拿到石墙边抖落。燧石的小切屑非常锋利，甚至能刺破脚掌。他对她的工具还未做任何评价，但她注意到他一直在手中摆弄着它们，有点跃跃欲试的架式。

我想用一下你的垫腿，"他说。

她把它递给他，自己的表演结束了，她悠然的等待着他的表演。

他把毛皮在大腿上摊开，然后闭上眼睛考虑着石头以及自己要用它做什么。然后他拾起一块燧石，拿到跟前仔细检验着。

这坚硬的硅质矿物是从白垩纪时形成的白垩沉积物中分离出来的。尽管经过波涛汹涌的洪水冲刷，从狭窄的峡谷上游冲落到这乱石滩的河边，但它依旧保留着某些原始风貌，即有一层白垩粉状的外皮。燧石这种自然形成的物质，是制造工具的最好材料。它很坚硬，然而由于具有微细的晶体结构，它又是可加工的；加工者的技巧可以保证它具有各种形状。

乔达拉在寻找品质出众的玉质燧石，它们最纯净。任何有裂纹的石头他都不要，也包括那些通过敲击发出的声音判断出其内部有裂纹和夹杂物的石头。最后他选择了一块。

把它放在腿上，用他的左手抓住它，用右手找到石锤，并在手中掂来掂去找感觉，因为锤子是新的，还不太合手。当找好感觉以后，他便握紧燧石凿了下去。一大块灰白色的外皮剥落下来。石头的里层是淡灰色的，颜色比艾拉的那块要浅，并闪着浅蓝色的光。它的颗粒非常细，是块好石头，看来势头不错。

他接着往下凿，这道工序艾拉很熟悉，因此立即看出了他的水平，他的技巧远远胜过自己。她曾见过的能如此信心十足地把一块石头修正成形的人只有德路盖。但乔达拉凿出的形状与家族中任何工匠的都不一样。她弯下腰仔细看着。

不是蛋状的，乔达拉的石心更接近圆柱体，但也不是严格的圆柱形。他从两侧向下削，逐渐形成一道贯穿整个圆柱的脊背。外皮刚剥去时，那条脊背还很粗糙，而且弯曲不直，他放下石锤拣起一只砍去分叉的鹿角来。

他用鹿角锤一点一点地削，把脊背修直。他也在准备他的坯料，对于艾拉来说这时应按照事先确定好的形状切下一厚片燧石来，但他并不

准备这样做。当他对那道脊背感到满意以后,他又拿起另一件工具,她一直对这件工具感兴趣。这也是由一只大鹿角的一部分做成的,比前一只要长,但并没有被砍去支叉,有两个支叉从中心节点向外支出去,而它的底部被削成尖状。

乔达拉站起身,用脚踩住燧石坯子。然后他把鹿角叉的下尖点正好放在他精心修正的脊背的顶部。他握住靠上的支叉,使靠下的支叉向前方伸出。然后,他用一根很重的长骨头轻轻敲打伸出的枝叉。

一片小薄片落了下来。它和圆柱形石坯一样长,但宽度只有长度的六分之一。他拿起它对着太阳给艾拉看。在阳光下它是半透明的。他精心修琢的那条脊背贯穿了它的整个表面形成了一条中心线,两侧是两道非常锋利的切削刃。

通过把鹿角冲的尖端直接放在燧石坯料上,他不用仔细的瞄准或是精心地控制距离,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打击的力量,由于打击力在两个弹性物体——骨锤和鹿角冲之间分散开,这样就不会留下冲击凸台。石片又细又长,而且厚薄均匀。不用小心控制力量,他就可以得到良好的结果。

乔达拉的石器加工手艺是一种革命性的改进,但与他制造的薄石片同样重要的是它断裂后在坯料上留下的痕迹。他做的脊背已经没有了。在它的位置上留下的是两侧带有新脊背的一道长槽。这就是他预先精心准备所要达到的目的。他移动了一下冲尖使它对准其中一条脊,然后再次用骨锤轻轻敲打。另一片石片落了下来,同时又留下两条脊背。他不断移动冲子对准其中一条脊,凿下一片石片,同时也产生更多的脊背。

当他最后把手中的材料都用完了以后,不是 6 片是 25 片石片连成了一排,他用同样数量的石头制造了多于 4 倍的可用切削刃,也就是 4 倍还多的毛坯。这些又长又薄带有利刃的石片可直接用作切削工具,但这些并不是他的最终产品。它们将被进一步成形用于多种用途,主要是制造各种工具。如果燧石块形状和质量都出色的话,用先进的技术在相同尺寸的石头上可以加工出不是 4 倍而是六七倍有用的毛坯来。这种新方法不仅使工匠更容易掌握，也代表着他的同族人具有无比先进的工艺水平。

乔达拉拾起其中一片递给艾拉。她用大拇指轻轻试着它的锋利程度,又稍加了一点压力试试它的强度,在手中翻来覆去地查看。它端部弯曲,这是材料本身固有的,但这在长而薄的石片上非常显眼。她把手掌伸平,看到它弓形的背部。这形状并不影响它的功能。

乔达拉，这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这太棒了……太重要了。你做了这么多……这还不算完，是吧

他微笑着说″不，我还没最后干完。

它们这么薄，这么好，太漂亮了。它们可能容易损坏，但我想如果重新修正一下端部，它们会成为结实的刮刀的。″她已经开始把这些毛坯想象成工具了。

是的，像你的一样，是不错的刀，但我还想在上面做一些柄脚好安上刀把。

我不知道什么是‘柄脚

他拿起一片石片解释道。″我可以把一侧弄钝形做成刀背并且削出一个尖来，这样我就有了一把刀。如果再在上面压一些石片，我甚至能把弯曲的部分弄直。现在的工作完成了一半，如果我用力削去一部分切削刃弄出一个突边，而在它的下端只留一个小尖，这就叫″柄脚″。

他拿起一小节鹿角。″如果我把柄脚嵌入一块石头，或是木头，或是这样一节鹿角，这刀就有了把，有把的刀使用起来更方便。如果你把鹿角在沸水中煮一会，它就会膨胀变软，然后你可以把柄脚用力插入它柔软的中心。等到那鹿角干了以后，它收缩并箍紧那柄脚。不用胶粘就可使用很长时间。

艾拉对这种新方法兴奋不已，她想亲自试一下，以前每当她看完德路盖表演后就是这样，但她担心这是否会违背乔达拉的风俗习惯。对他家族的行为方式越了解，那些陈规陋习就越没有意义。他似乎不介意她打猎，也许他也不会愿意她去制作工具。

我想试一下……你们反对妇女制造工具吗?″她的问题使他感到高兴。制作她的工具很需要技巧。他敢肯定即使是最棒的工匠也做不到完美无缺。但如果她一直试图证明她的方法的话，他也许就会明白其中的奥妙。不过她似乎认识到他的方法是一种巨大的改进，只是想试一试。他想知道如果有人在他面前做一番激进的技术改进他的感觉会怎样。

我得看一看，他对自己说，脸上露出诡秘的笑容。

妇女可以是非常好的石匠，我堂妹琼拉普雅就是其中之一。但她太爱戏弄别人了，所以我永远也不会告诉她的，不然她决不会放过我的。″他微笑着回忆往事。

在家族中，妇女可以制造工具，但不能制作武器。

妇女可以制作武器。泽兰达尼的妇女生过孩子以后很少出去打猎，但如果她们在年轻时学过的话，她们就知道如何使用武器。往往一次狩

猎结束后,很多工具和武器都丢失或损坏了。一个男人的配偶如果会制作新的工具和武器,那他就会得到赞扬。而且妇女与大地母亲的关系要更密切些。一些男人认为女人制造的武器会带来幸运,但如果一个男人不走运或是缺乏技巧——他也总会责备工匠,尤其是女工匠。

我能学会吗

任何能用你的方法制造工具的人都肯定能学会这种方法。″他的回答与她的提问并不十分吻合。她知道她能学会,但她一直想知道是不是允许她学,他的回答使她陷入了沉思。

不……我认为不是这样。

你当然可以学。

我知道我能学会,乔达拉,但不是每一个会制做工具的人都能学会用你的方式制做它们。一些人可以,我想德路盖可以,但每一种新事物对他们来说都很难。他们是通过记忆来学习的。

他一开始认为她是在开玩笑,但她是认真的。难道她是对的?如果给他们机会,那些克……家族的工匠不是不愿意,而是不能够学习

随后他想起不久以前他还认为他们根本就不能制造工具。但他们制做出了工具,他们交流感情,他们还收养了一个异族的孤儿。过去几天里他了解到了很多关于克兰人的事,除了艾拉以外比别的任何人都多,深入了解他们也许会有用的。他们有很多方面是一般人所不知的。

想到克兰人,突然使他回忆起昨天的事情,一股尴尬之情立刻涌了上来。他忘记了他们在讨论制造工具。他一直在盯着她看,但并不是真正看她那在阳光下闪着金光的辫子,这和地棕黄色的皮肤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也不是她那双浅蓝色的,像晶莹剔透的细燧石一样的明亮大眼睛。

噢,大地母亲啊,她太漂亮了!他敏锐地觉察到她坐得离自己如此近并感到下身有些骚动,如果他加以掩饰的话,就不会让自己兴趣的突然转变流露于双眼之中。

艾拉感到他的举动有些变化;它来得很突然,让她始料不及。有谁的眼睛会如此蓝?比天空,比家族附近山间草地上生长的龙胆紫还要深邃。她感到……自己被唤起了,浑身激动,渴望得到他的爱抚。她被他吸引着身体向前倾斜着,她费了好大劲才克制住自己,闭上眼睛向后躲去。

我是那样令他讨厌,他为什么还用那样的目光看我?可当他一触到我就好像手被烫了一样缩了回去。她的心突突地跳个不停,气喘吁吁就好像刚跑完一样,她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

睁开眼睛以前，她听到他站了起来，皮垫被丢在了一边，他精心制做的那些石片撒满一地。她看到他僵直着走向石墙，绕过石墙后瞬间他双肩耸了一下。他也让人捉摸不透，像她一样。

刚一绕过墙，乔达拉便跑了起来，他径直向田野冲去，直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伤腿开始疼起来，他才放慢了速度，最后停不来大口喘气。

你这白痴，怎么才能让你相信呢?她只是出于礼貌才让你储备一些生活必需品，这并不意味着她需要你，尤其是需要你的那一部分，昨天她受到了冒犯和伤害是因为你没有……那是在你自己把事情弄糟之前。

他不愿意去想这件事，他知道自己当时的感觉，而且她也一定看出来了，是反感，是憎恶。那么，现在又有何区别呢?她一直与克兰人们生活在一起，还记得吗?很多年来她已经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了，而且其中的一只雄性还……

他在有意使事情变得令人憎厌，让人恶心，这曾是他的一种行为方式。艾拉和他们一样!当他还是一个男孩的时候就和另外一些孩子躲在树丛后谈论着一些他们知道的，最下流的词语，雄克兰人就是其中之一；当他稍大一点，能够理解"女性创造者"的含意的时候，又曾和同龄的孩子们躲在山洞中黑暗的角落里，低声谈论着姑娘，并且讥笑着策划着去弄一只雌克兰人来，用可能产生的后果来互相吓唬。

即使在那时一个雄克兰人与一名妇女有关系也是不可想象的。只是当他成为一个年轻人时才有人提到过此事，但也不是每个人都听说过。当年轻人又一次像无知少年一样聚在一起谈论他们想到的粗俗下流的故事时，有时会谈到一个雄克兰人与一名妇女发生关系，以及如果一名男子后来再与那女人分享快乐会发生什么事，即使他压根就不知道。但那只是一个笑话而已。

但他们不拿那些半人半兽的杂种或是生他们的女人开玩笑。他们是被玷污了的灵魂的混和物，是散布在大地上的连生命的创造者——伟大的大地母亲都讨厌的罪恶精灵。而生它们的那些女人谁都不愿再拈惹了。

艾拉会是那样吗?她会被玷污吗?是肮脏的，令人恶心的罪恶精灵?说心里话，艾拉是那样的贤惠、温柔、美丽，一个如此美丽的女人会是不纯洁的吗

我想她可能还不理解这其中的含意!但那些不认识她的人会怎样想呢?如果她只告诉他们是谁带大了她，告诉他们关于……孩子的事，那会怎样呢?泽兰达尼人会怎样想?玛索娜会怎样想?她会告诉他们的。她会讲述关于她儿子的事，并且站出来为他辩护。我想艾拉敢于面对任何人，

甚至是泽兰达尼人。凭她治伤的技巧和驯兽的本领,她甚至也能成为一名泽兰达尼。

但如果艾拉不是罪恶的精灵,那么那些关于克兰人的说法都是不真实的了!没有人会相信的。

乔达拉没有在意自己是在朝哪个方向走,当他感到有一个软软的东西在舔他手指时,他吃了一惊,他没有注意到马一直在跟着他,他停下来抚摸拍打着小马驹。看到艾拉在那边,威尼开始慢慢向洞口走去,乔达拉最后拍了一下小马驹,它一下子便跳到他母亲前面了。乔达拉还不想急于见到艾拉。

但艾拉并不在洞里。她一直跟着他绕过石墙看着他向着峡谷方向跑了很长一段距离。她有时也喜欢跑一跑,但她弄不清他为什么突然跑得这样急。是因为她吗?她将手放到地坑边那热烘烘的余灰中,然后朝一块大石头走去。抬头看到两只动物围着艾拉,本来被自己的想法弄得心烦意乱的乔达拉吃了一惊。

对不起,艾拉,我不该那样跑开。

有时我也需要跑一跑。昨天我让威尼带着我跑了很远。""我说对不起也包括那件事。

她点点头。又是客套,这是风俗，她想。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沉默中她斜靠着威尼,马儿的头垂到她的肩膀上。乔达拉以前也曾看到过这情景,那是在艾拉不安的时候,他们似乎被拉到一起互相支持。他自己也从抚摸小马驹中得到过安慰。

但那小马驹却忍受不了这长时间的静止不动,它摇摇头,翘起尾巴,蹦跳着跑开了。随后它猛然跃起,转身又跑了回来,用头撞着那男人,好像是要拉他一同去玩。艾拉和乔达拉都笑了起来,这下紧张的气氛被缓解了。

你一直要给它起名字,"她说,语气平稳,并没有透着焦急。如果他不给小马起名字的话,她多半会起的。

我不知道给他起什么名字好?我以前从未想到过起名字。

在威尼之前。我也没有。

那你……儿子呢?是你给他起的名字吗

是克莱伯给他起的,杜尔克是传说中的一个年轻人的名字,那是所有传说和故事当中我最喜欢的一个,克莱伯知道这一点,我想他选择这个名字为的是让我高兴。

我不知道你的家族还有传说,没有语言,你们,怎样讲故事呢

和你们用语言讲述时一样，除了有些时候，这比语言更容易表现某些事物。

我想那是真的，"他说，心里想知道他们讲述的，或者更准确一点，展示的是那些故事。他原本认为他们没有想象故事的能力。

他们都注视着棕尾乱抖一直在奔跑的小马。他会长成一只多么强壮的雄马啊，乔达拉想着，多棒的赛跑手啊。

雷瑟！"他说道，"你认为这个名字怎么样？"一提到小马驹他就想到这个词来。

我喜欢，这是个好名字。但如果这名字是给它的话，应该用合适的方式来命名。

你怎样用合适的方式给马起名字

我不能肯定对马来说它是否合适，但我是按照家族中给孩子起名的方式来给威尼起名的。我做给你肴。

马跟在他们后面，她把他领到悬崖边的一个凹地旁，这以前曾是河床，但由于长期干燥一部分已被填平了。它的一侧被河水冲刷后露出了地层。让乔达拉感到吃惊的是她用一根’木棍把一层红褐土弄松，挖出一些红色的泥土捧在手中，回到溪流边，她用水把红土和成一团泥巴。

克莱伯把红色料与洞熊的脂肪和在一些，但我什么也没有，我想普通的泥土对马来说更适合。它干了以后会自然脱落的，这就算是一种命名方式吧，你得抓住它的头。

乔达拉点头表示同意。小马非常活泼好动，但它也理解手势。当乔达拉用胳膊搂住它脖子并抚摸它时，它站在那一动不动。艾拉用"古老的语言"做出一些动作以唤起神灵的注意。她不想太一本正经。

尽管给威尼起名字并没有招至什么不良后果，但她还是不敢肯定为马起名字是否会冒犯神明。随后她抓起一大把红泥。"这匹马的名字是雷瑟，"她说，同时做出一些手势。然后她把湿红泥巴涂抹在它的脸上，从它前额上的一束白毛开始一直抹到它长鼻子的下端。

这动作很快，在小马驹挣脱乔达拉的控制之前就已完成了。那马跃出很远，摇着头，试图摆脱掉这使它不舒服的湿漉漉的泥巴，随后它走回来用头撞着乔达拉，在他胸前留下一道红痕。

我想它在给我起名字，"他说，随即笑了起来。带着它的名字，雷瑟向田野奔去。乔达拉一面用手擦着胸前的红色印记，一面问，"你为什么用红色的泥土

这很特别，很神圣，是给灵魂用的，"她说。

祭祀用的？我们管这叫祭祀。大地母亲的鲜血。

鲜血,是的,克莱伯……那巫师在伊扎的灵魂离开以后用红土和洞熊脂肪做成的油膏在她尸体上涂抹。他称之为生命之血,这样伊扎就可以在下一个世界里得到再生。"这回忆依旧使她感到悲痛。

乔达拉的眼睛睁大了"克兰人……我是说你的家族用祭祀的泥土把一个灵魂送入另一个世界?你说的是真的吗

没有它掩埋一个人是不合适的。

艾拉,我们也使用红土。这是大地母亲的鲜血把它放在尸体和墓穴上,这样她就可以把灵魂带回她的子宫以便再生。"他眼中闪现出悲痛的神情"索诺兰没有红泥土。

我当时找不到,乔达拉,我不能花时间去找它。我必须把你弄回到这儿来,不然的话我就得建第二个坟墓。我确实请求过我的图腾,尤尔西斯的神灵,伟大的穴狮,帮助他找到他的路。

你把他埋起来了!?他的尸体没有留给那些食肉的野兽

我把他的尸体弄到墙边,松动了一块岩石,那些碎石落下来盖住了他,但我找不到红泥土。

乔达拉感到克兰人居然有葬礼,着实让人难以理解。动物不埋葬死去的同类。只有人类才去考虑他们从哪儿来,生命结束后又将回哪儿去。她家族的神灵能引导索诺兰上路吗

如果当时你不在那的话,死去的就不仅仅是我兄弟了,艾拉,我拥有的太多了——我拥有生命"。

艾拉,在我的记忆中还没吃过比这更好的美味了。你在哪学会这一手烹调手艺的呢?"乔达拉问,同时又抓了一块甘甜精美的时令雷鸟肉。

是伊扎教给我的。我还能在别的地方学会这一手吗?这可是克莱伯最喜欢的食品。"艾拉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问题令她不快。为啥她该知道如何烹调呢?"一个医药妇女懂得药物,乔达拉,作为调料这些药物和用于治疗有相同的效用。

从她的声音他感觉到她有些不耐烦,但不知是为了什么。他只是想赞扬她。食物是不错。事实上,应该说好极了。他认为她所制作的任何食品都极为可口。许多东西的口味对他来说有些特殊,不过追求新奇是外出旅游的原因之一,尽管口味有点不同,但质量高是显而易见的。

她包揽了一切事情。就像早晨的热茶,她做得如此自然,以至于他都想不起是谁沥的茶。她猎取、收集和烹调食物,她提供一切。你唯一要做的事是吃,乔达拉。你一点事情也不做。你享受一切,可一点也不回报…甚至比没有还要差。

现在你用词语赞扬她。你有权指责她的不满吗?她会高兴看到你离开的,你只是给她添麻烦。

你该去狩猎,提供一些食物,尽管这些与她为自己所做的一切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你能想出一些其它的事情吗?她本人就是个很好的猎手,打一点猎物对她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

虽然她那笨拙的梭镖用起来不称心,不过我想要是我给她做……她一定会认为是对她部族的侮辱。

艾拉……我,噢……我想说一些事,不过我不想惹你生气。""你现在为什么担心令我不快呢?要是你想说什么,你就说吧。

她的不耐烦仍能感觉到,她的懊恼几乎令他闭口。

你是对的。这有点晚。不过我真怀疑……噢……用那样的梭镖你如何狩猎呢

她被这个问题搞糊涂了。"我挖一个坑,然后跑动,不,也许该说扰动一群猎物靠近它。不过去年冬天…

一个陷坑!当然啰!你就能靠近到使用这样的梭镖。艾拉,你为我做了那么多事,在我离开前我想为你做点事,一些有用的事。不过我不想让你为我的建议而感到受了羞辱。要是你不喜欢,就当我没有说过,好吗

她点点头,有点犹豫,不过是认真的。

你是……你是一个好猎手,尤其当考虑到你的武器,不过我想我能告诉你一种较容易的方法,一种较好的狩猎武器,要是你愿意的话。

她的不耐烦立即就烟消云散了。"你想给我演示一种更好的武器吗

还有更容易的狩猎方法——除非你不愿意。这需要一段时间来实践……

她不相信地摇摇头。"部族的女人不打猎,没有人想我去打猎——就连使用弹石带都不行。布仑和克莱伯只有当需要满足我的图腾时才允许。穴狮是一个强有力的男性图腾,它让他们了解到是它选择我去打猎。他们可不敢违抗它的命令。"突然间她的回忆变得栩栩如生。"他们举行了一个特殊的仪式。"她伸手摸了摸喉咙处的一个小疤痕。"克莱伯抽出我的血作为祭品献给祖先,这样我就成了狩猎妇女。

在我发现这个河谷时,仅有的武器是我的弹石带。但光有它是不够的,因此我制作了像其他男人们一直使用的梭镖,我试着去使用它们,这就是我所能做的了。我从未想过会有男人给我演示一种新方法。"她停了下来并低头看自己的足尖,突然又回过神来。"我真是高兴极了,乔达拉,我无法表达到底有多高兴。

乔达拉前额上紧绷的皱纹消失了。他差点就要掉泪水了。这真对她那么重要吗?他真担心也许是她弄错了。自己能真正地了解她吗?他所知道的有关的事情越多,越觉得她扑朔迷离,难以琢磨。她竟能自己教会自己。

我需要做一些特殊的工具。一些骨头,我发现鹿的腿骨就很合适,不过我得把它们浸透。你有能用来浸泡鹿骨的容器吗

你到底要多大的容器呢?我有许多许多,"她说着并站了起来。"艾拉,等你吃完了再说,不着急。

她现在可不想吃了,她实在是太激动了。可他没有动地方。她重新坐了下来,拿起食物吃了起来,直至他认为她已吃够了为止。"现在你可愿意去看容器吗?"乔达拉问。

她跳了起来,引路直奔储藏室,可马上又返回来取石灯。洞的深处太黑了。她将石灯递给乔达拉,而自己去打开篮子,大碗和桦树皮容器的盖,它们都相互堆在一起。他举起石灯使能照亮更多的范围并四周看了看。真多啊!比她所需要的多得多了。

这都是你做的吗

是的,"她回答,在储藏物间来回走动。

这可得花上许多天……月……或许许多多季节啊。到底花去多少时间呢

艾拉试着想个办法告诉他。"季度,许多个季度。可大部分是在严寒季节做的。我没有别的事可做。这里有合适的吗

他看了一遍她摊开来的一堆容器,捡起几个来,与其说选择一个,不如说只想仔细看看手艺。真令人难以置信。不管她的手艺如何,也不管她干得多快,这些精美的编织篮子和光滑的碗得花费多大的心血啊!她到底单独在此有多久了呢

这一个就不错,"他说,并选了一个较深的槽形木碗。他拿着石灯,艾拉把其余的又码了回去。他想当她来到这儿时几乎还是个小姑娘呢！她还不老，到底有多大呢？这不太好说。她的生活很艰难，可在她那透着成熟妇女气息的身体上散发出诚实朴素的气质，我真吃不准她到底有多大？

他俩走下山道。乔达拉将碗装满水，并查看着一根从她的废弃物中捡来的鹿腿骨。"这根有一个裂缝，我从前没注意到，"他说，并指给她看，然后将其扔掉。他把其他的骨头放到水中，在他们返回山洞的途中，他试图估计一下她的年龄。她不可能太年轻——因为她是个熟练的医者。是否她与我一般大呢？

艾拉，你到底在这多久了？"在他们进洞时他按捺不住好奇地问。

她有些犹豫，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也不知道如何才能让他明白。她的计时棒出现在脑海中，不过虽然克莱伯教她如何做记号，她还是不太明白。而乔达拉也许无法接受这种方法。不过他是会离开的，她想。

她拿出一捆她每天做记号的棍子，解开绳子摊了开来。

这些是什么东西啊？"他问。

你想要知道我在这儿多久了。我不知道如何告诉你，不过自从我找到这个河谷起，每天晚上我都要在棍上做一个记号。我在这的天数与棍子上的标记一样多。"她说。

乔达拉饶有兴趣地拾起一根棍子。她不知道如何数数，可她对这个有直觉。就算泽兰多尼人也不是都能明白的。这些标记所具有的魔力并非所有人都明白的。泽兰多尼的圣人曾给他解释过一些。他也无法全部地理解这种数字魔法，不过他比大多数知道的多一些。艾拉又是从哪儿学会在棍子上做标记的呢？

你怎么学会这么做的呢

克莱伯教我的。好久以前。在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

克莱伯——你就住在他的家中吗?他懂得真正的含义吗?他是否只知道做记号呢

克莱伯……莫-格-乌……圣人。整个家族都得找他才能知道各种仪式的合适时间,如为日子命名或部族大会。这就是他所知道的。我不认为他相信我能明白——这对于许多莫格乌来说也不是件易事。他这样做只是让我少提些问题罢了。后来他告诫我再也不要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来。在我长大后,他抓住过我一次,当时我正在记月圆的日子,他非常地生气。

这……莫-格-乌。"乔达拉的发音有些困难。他是个圣人,就像泽兰多尼的……

我不知道。你说泽兰多尼是个医者。可莫-格-乌可不是个医者。伊扎懂得植物和药草——她是个医药妇女。莫-格-乌懂得灵魂。他帮助伊扎与灵魂交谈。

一个泽兰多尼可以是医者,也可以是别的。泽兰多尼是负责回答为大地母亲服务者的召唤的人。他们能同大地母亲交谈。

克莱伯还有一些其它的特殊能力。他是最高,最强有力的。他能……他……我不知道如何解释。

乔达拉点点头。要想解释泽兰多尼的特殊本领也不是件容易事，不过他们同时还是各种特殊知识的传播者。他又看了看那些木棍。"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指着一些不同的记号问。

艾拉脸红了。"这……这是我的……女人们特有的标记，"她在脑海中搜索着解释的方法后回答。

部族的妇女们在她们的经期内躲避男人，而男人也完全忽视她们。女人们承受着部分放逐之苦——妇女们的罪过——因为男人们害怕神秘的生命力量，这使女人们能生下新的生命。女人图腾的灵魂有时具有非凡的力量，能击败男人图腾的灵魂使她怀孕的企图。当一个女人出血时，即意味着她的图腾得胜了，挫伤了男性图腾的元气——把它击退了。没有任何男人想要他图腾的灵魂在女人经期内卷入这场战斗之中。

但在艾拉将乔达拉带回洞中之后，她就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由于他的生命仍处危险之中，需要精心的照料，以至当她月经来临时，无法将自己与他严格地隔离开来。她只好不顾规矩。后来，她也试着在经期内尽可能少地与他接触，但事实上极为困难，她无法在两人同住一个山洞的情况下不和他接触。她无法实现部族中女人们该回避的职责。没有别的女人来代替她。她得为男人打猎，做饭，他还希望她一起吃饭呢。

艾拉所能做的维护女人本能的事是避开一切有关的话题，尽可能地使与女人相关的问题变得不引人注目。她怎么来回答乔达拉的问题呢

不过他没有明显的疑虑就接受了她的说法。她一点也没有感觉到他的任何不安。

大部分的女人都保留一些类似的记忆。这是克莱伯或伊扎教给你的吗?"他问。

艾拉低下头来掩盖她的狼狈相。"不，我自己做的，以便能记住。我不想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离开山洞。

他表示理解的点头令她吃惊。"女人们告诉了一个关于计数的故事，"他继续说。"他们说月亮是伟大的大地之母的爱人。在多尼流血的日子里，她是不会与月亮分享快乐的。这使他生气并伤了他的自尊心。他离开了大地之母，掩藏起他的光辉。不过他无法离开太久。月亮太孤独了，他思念大地之母那温软的身体，又回来看望她。此时多尼有些失望，不去看月亮。但是当他转过身来，以他的全部光芒照射着她时，她就无法拒绝他了，她再次向月亮畅开了胸怀，彼此都感到幸福。

这就是为什么大地母亲的许多节日都在满月时举行的原因。女人们说她们与大地母亲是一致的,她们将自己的经期称之为月亮期,她们只要观察月亮就能说出准确的时间。她们说多尼教她们计数,所以她们甚至在月亮被云层遮蔽后也能知道准确的时间,不过现在她们可有许多办法记住它。

虽然她听到一个男人如此公开地谈论纯属女人的事感到不安,艾拉还是被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有时我观察月亮,"她说,"不过我还同时在棍子上做记号。什么是计数单词呢

它们是……是你那棍子上的标记的名字,记一件事,也可记另一件事。你可以记录所看到的鹿的数量或它们离开有多少天了。如果这是个大的兽群,就像秋天的犀牛,那么一个泽兰多尼必须监视兽群,用特殊的方式记录它们的行踪。

潜意识的预测困扰着艾拉;她几乎能猜到他的意思。她感到自己已处于解决问题的边缘,但这些问题的答案困扰着她。

金发男人发现了一堆圆形的烧食物用的石头,把它们拿在双手中。"让我来解释给你听,"他说。他把石头排成一行,按顺序指着它们并数着,"一,二,三,四,五,六,七……

艾拉兴高采烈地看着他。

在他结束后,立环顾着四周,试图找到一些可数的东西,他捡起几根艾拉做了标记的木棍。"一",他说,同时放下一根,"二", 把第二根放在第一根的旁边,"三,四,五……

艾拉清晰地记起克莱伯告诉她的计数方法,"出生年,行走年,小孩年……"当乔达拉伸开手指指给她看时,她也自言自语着。接着她举起手,看着乔达拉,她指着每个手指说,"一,二,三,四,五。

太好了!在我见到你的棍子时我就知道你很快就会掌握的。"她的笑容绽开了。她捡起一根木棍,开始数标记的数目。当她数到超过她已学过的数字时乔达拉就接着数下去,不过在超过第二个额外的不同标记后,他也不得不停下来。他的眉毛拧到了一起。"这就是你在这待的时间吗?"他指着几根她拿出来的木棍问道。

不,"她说着并将其余的全拿了出来。解开捆绳,她把所有的木棍摊了出来。

乔达拉靠近看了看,脸都变白了,肚子里也翻腾了起来。天哪!多少年啊!标记可有许多年啦!他把所有的木棍排起来以便能看到全部的标记,然后研究了一会。虽然泽兰多尼圣者解释过记录较大数目的方法,他还是得想一想。

后来他笑了。与其去数天数，还不如只查额外附加的记号，这代表着一个完整的月亮圆缺周期。指着每一个标记，当他大声地数出来时，他就在脏乱的地板上做个记号。在划到第十三个记号后，他就另起一行，不过就像泽兰多尼的圣者解释的那样，跳过第一个划的标记，只做十二个标记。月亮的周期与季节和年份有些不符。他一直查到第三排的最后一个标记才结束，他敬畏地看着艾拉。

三整年啊！你已在这里三整年了啊！这正与我的旅途一样长。你都是单独度过的吗

我有威尼，还有……

不过你没见过任何人吧

不，从我离开部族后就没见过。

她有记忆年头的特殊方法。首先，从她离开部族，发现河谷直到收养了小马，她称之为威尼年。下一个春天——万物生长期的开始——她发现了小狮子，把那定为贝贝年。从威尼年到贝贝年即乔达拉所谓的第一年。下一个是种马年，亦即第二年。第三年即乔达拉和小马年。她的记年法更为方便，不过她还是喜欢计数。这男人从她的标记能说出她已在此多长时间了，她想要学会这种方法。

你知道你有多大了吗?艾拉?你活了多少年了呢?"乔达拉突然地问了一句。

让我想一想，"她说。她五指分开地举起一只手。"克莱伯说伊扎认为是这么多年……五岁……当他们发现我时。"乔达拉在地上做了五个记号。"杜尔克生于我们参加家族聚会的那一年。我带着他。克莱伯说部族大会间隔这么许多年。"她又竖起二根指头加到一只手上。

那就是七年，"乔达拉说。

他们是在部族大会后的夏天发现我的。

那就是说年龄小于——噢！让我再想一想，"他说，在地上划了更多的记号。然后他摇着头。"你确信没错吗?这意味着你生儿子时才十一岁呢

肯定，乔达拉。

我只听过很少的女人在这个年纪就生小孩，可也不多。十三或十四岁较多，可还有人认为那也太年轻了。你生小孩时几乎自己还是个小孩呢。

不，我已不是小孩了。那时我早就不是小孩了。我作为小孩已长得太高了，比谁都高，包括部族中的所有男人，何况我已比部族中大部分姑娘变为妇女的年龄要大了。"带着神秘的笑容她的嘴角翘了起来。"我

已不想再等下去了。由于我的图腾太强大,很多人都认为我是不会成为妇女的。当我……伊扎真是高兴坏了,当月亮开始时……所以我怀了孕,直到……"她的笑容消失了。"那是勃劳德年。下一年是杜尔克年。

在你儿子出生前的一年你才十岁啊!在他强迫你时的确是十岁吗?他怎么能这么做呢

我是个女人,比别的女人都高的女人。比勃劳德还高。

不过没他们壮啊!我见过那些野兽!他们也许个不高,可很有力。连我都不愿与他们交手。

他们是男人,乔达拉,"她很自然地纠正了他的说法。"他们不是野兽-一他们是部族的男人。"这使他停了下来。虽然语气是柔和的,但态度是坚定的。

在这些事之后,你仍还坚持说他不是野兽吗

你可以说勃劳德像野兽似地强迫了我,不过,那你是如何称呼那些糟蹋部族中女人的男人们的呢

他还从未想过这个问题呢。

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像勃劳德的,乔达拉。大部分都不是的。克莱伯不是——他既有风度又仁慈,尽管他是个有权威的莫格乌。布仑也不是的,尽管他是首领,他是个独断专行的人,但比较公道。他接纳了我。有些事他必须去做——这是部族的行事方式——不过他感激我对他的信任。部族的男人在别人面前通常是不对女人表示谢意的。他允许我打猎;他接受杜尔克。在我离开时,他应允保护他。

你是何时离开的呢

她停下来思考。"出生年,行走年,小孩年。我离开时杜尔克才三岁,"她说。

乔达拉又划了三条线。"那你是十四岁吧?仅十四岁吗?"他数了一下所有的线说。"现在你是十七岁,艾拉。在你十七岁时你就经历了人生的全部磨难,"他说。

艾拉静静地坐了一会,然后她说道,"杜尔克现在六岁了。男人们将会带他去练习场。格洛德会为他做一支合乎他大小的梭镖,而布仑将教他如何使用。如果老佐格还活着就会教他如何使用弹石带。杜尔克将与他的朋友格雷夫一起练习猎杀小动物。杜尔克比格雷夫年轻,但长得比他高。他总比同年龄的孩子长得高——他继承了我的特点。他跑得很快,没人能超过他。他使用弹石带特别合适。尤芭爱他,就和我一样地爱他。

直到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艾拉才发觉眼泪已滚了下来，她在不知不觉中将头靠在乔达拉的肩上并进入了他的怀抱。

不要伤心，艾拉。″乔达拉说，并轻轻地抚摸着她。十一岁就成为母亲，十四岁就离开儿子。无法看到他长大，甚至无法知道他是否活着。她只知道有人爱着她的儿子，会照看他，教他打猎……就像其他的孩子一样。

当她从他的肩上抬起头来时，文拉感到心中的烦恼烟消云散了，而且也感到轻松了，似乎她的忧伤已大大地减轻了。这可是自她离开部族后，第一次有人与她分担忧伤。她感激地冲着他微笑。

他充满柔情和真切地回笑着，从他内心深处升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情感，明显地暴露在他那蓝而深沉的眼睛深处。艾拉的情绪也受到了影响。他们长时间地沉醉在亲密无声的眼神之中。

艾拉实在是太紧张了；她无法适应四目对视的情况。她避开了眼光，开始收集她的木棍。过了好一阵乔达拉才缓过神来，开始帮助她将木棍捆起来。在她身边干活使他对她那温热的身体和令人愉快的女性气息更加陶醉，甚至超过了她靠在他臂弯内的瞬间。艾拉对他俩身体的接触处仍有余味，仍能感觉他的手轻柔地抚摸着她，仍能体味到他皮肤和她的眼泪混和起来时的咸味。

他俩都意识到他们已相互倚靠在一起，都没感到不快，不过他们还是小心地避免直接对视或靠得太近而发生的偶然接触，担心那会干扰他们未经计划的亲切时刻。

艾拉捡起她那已捆好的木棍，然后转向乔达拉。″你有多大啦，乔达拉

在我开始旅行时是十八岁。索诺兰那时是十五岁……他死时才十八岁。太年轻了。″他的痛苦之情挂在脸上；接着他又说：″我现在是二十一岁……我没结过婚。对未婚男人来说我太老了。大多数男人比我年轻得多时就找到了一个女人并有了一个家。索诺兰也是。他十六岁时就结婚了。

我只找到两个男人，那索诺兰的配偶在哪儿呢

她死了。正当生小孩的时候。他的儿子也死了。″艾拉的眼睛中充满了同情。″这就是他重新开始旅行的原因。他无法再呆在家中了。一开始，就是他坚持要旅行的。他总是愿意冒险，毫无顾忌。他什么事都敢干，但大家都是他的朋友。我只是陪他旅行。索诺兰是我的弟弟，也是最要好的朋友。在杰塔米死了以后，我试着劝他跟我回家去，可他不愿意。他满腹悲哀，只想随着她去往另一个世界。

艾拉唤起了乔达拉一直深锁在内心的回忆,她发现痛苦仍滞留在他的脸上。"也许他是幸福的,因为那正是他所追求的。当失去了最心爱的人时是很难活下去的,"她轻轻地说。

乔达拉对他兄弟的无法缓解的遗憾现在由于理解有所减轻。也许艾拉是对的。她应该知道:她经受过极度的悲伤和痛苦。不过她选择了活下去。索诺兰有勇气,但轻率冲动,而艾拉则有勇气面对挫折。

艾拉睡得不好,从火炉另一侧传来的辗转反侧声音使她觉得乔达拉也没有睡着。她想要起来上他那去,但是她又担心在他们间刚建立起来的分担忧伤的柔情太脆弱,要是想得到比他所自愿给予的多,会破坏这种脆弱的关系。

在封好的火堆发出的暗红色光中,她能看出他那裹在毛皮里的身体轮廓,被晒成褐色的胳膊裸露在外,强壮的小腿和脚跟伸到地面上。在她闭上眼睛时,他的形象比她睁眼看他时更清晰。他那吸引人的眼睛所表达的东西比说话还要多,而他那灵敏的双手比眼睛更吸引人。艾拉的内心深深地感受到这一切。他的双手总能把事情干得很好,无论是拿着一块燧石或是抚摸小马驹。雷瑟,这是个好名字,是这个男人给它取的名。

一个男人怎么会如此高大,如此强壮和如此风度翩翩呢?她感受到了他那坚实的肌肉,及在他安慰她时那肌肉的颤动。他……常常表示出担心和遗憾。部族中的男人们与他相比,真是难以接近和冷漠。甚至连克莱伯也不会这样公开地暴露感情,尽管她知道克莱伯是爱她的。

他走了后该怎么办呢?她连想都不敢想。不过她必须面对这种情况,他是要走的。他说过在他走之前会给她留些东西的——归根结底他是要走的。

艾拉思绪万千,难以入睡,不时地看一眼他那裸露着的深褐色的肢体;后脑勺和宽阔的双肩及那带锯齿形伤疤,但无碍观瞻的右腿。为什么他被送到这儿呢?她学了一些新的单词——是为了教她说话吗?他将教给她一种新的打猎方法,一种更好的方法。谁能想象得到一个男人会自愿教她一种新的狩猎方法呢?乔达拉在这方面是与部族中的男人有些不同。也许我能做点特殊的事让他记住我。

艾拉神思恍惚,幻想着他两次抱着她,梦想着他的温情,和他肌肤相触。清晨她才从梦中醒来,她梦见他穿过冬天的草原,突然她明白了该为他做点啥。她要为他做一件贴近皮肤的东西,确切地说是为他保暖的东西。

她悄悄地起床,找出第一天晚上从他身上割下来的衣服,将它们拿到靠近火炉的地方。它们仍带着干结的血块,可要是将它们洗干净,她就能了解是如何缝制的。这件设计新颖的衬衣还能修复,她在思考着是否能将袖子重新缝回去。裤子得用新材料重新缝制了,但她还能修复风雪大衣。裹脚未被损坏,只需配上新的带子就可以了。

她倾身到烧红的煤炭上,检查线缝。沿皮子的边缘冲出一些小孔,然后用腱和细皮绳系在一起。她以前曾经见过,就在她将它们割下来时。她不知道能否将它们重新缝起来,但她总得试一试。

乔达拉微微地动了一下,她立即屏住了呼吸。她不想让他看到他受伤时的衣服，在这些衣服完成前她不想让他知道。他再次睡着了,发出沉睡时的鼾声。她再次将那些衣服包起来塞到睡垫下面。等以后从毛皮堆里选到好皮后再拿出来缝制。

微光开始从洞口透了进来,他睡姿和呼吸的变化提醒艾拉,他马上会醒了。她往火堆中加了些木柴和加热用的石头,然后去准备皮壶。水袋几乎空了,而且最好还是用新打来的水烧茶。威尼和小马驹正呆在洞内的另一边,在母马轻轻地呼气时?艾拉停了下来。

我有个绝妙的主意,"她微笑着以手语与马交谈。"我将为乔达拉做些衣服,他惯常穿的衣服。你认为他会喜欢吗?"然后她停止了微笑。她一只胳膊围在威尼的脖子上,另一只围着雷瑟,将前额靠在母马身上。以后他会离开我的,她想。我不能强迫他留下来。我只能帮助他离去。

借着第一抹晨曦她走下山道,试着忘掉没有乔达拉为伴的凄凉前景,想从为他做贴身衣服的想法中寻求点慰藉。她脱去裹身衣,进行令人愉悦的晨泳,然后找了一根合适的嫩枝并将水袋灌满。

她想,今天早晨我要尝些新的东西：甜草和甘菊。她将嫩枝剥去皮,将它放在杯子的旁边,然后开始沏茶。木莓已经成熟了,我得去捡一些。

她为乔达拉准备好热茶,选了一个篮子,走了出去。威尼和雷瑟跟着她来到靠近木莓丛的田野里。她同时还挖了些小小的淡黄色野萝卜和白色的富含淀粉的果实,她喜欢煮熟了吃,不过生吃也不错。

在她返回时,乔达拉已站在阳光照耀的山上了。在她洗块根时,先挥了挥手,然后将那些块根拿了回来,加到用干肉煮的汤里。她尝了尝,然后撒了些干草药,将木莓分成两份后,为自己倒了一杯凉茶。

甘菊,"乔达拉说,"我别的都不知道了。

我不知道它叫什么,有点像草,可有些甜。我会找时间告诉你一些植物。"她注意到他已将工具拿了出来,并将早些时候做的一些刀片也拿了出来。

我想该早点开始,"看到她很感兴趣后他说,"我得先制造些专用的工具。

该是出去打猎的时候了。干肉是太瘦了。在这个季节的晚些时候能长膘。我简直对鲜肉馋涎欲滴了。

他笑了。"你说的连我也流口水了。艾拉,我的意思是你真是个烹调好手。

她羞红了脸并将头低下去。他这么想真是太好了,但奇怪的是他应该注意到一些必然要发生的事。

我可不想使你不舒服啊。"乔达拉说。

伊扎总说赞扬会引起灵魂的忌妒。做好事情是我的本份。""我想玛索娜一定会喜欢你的伊扎的。她也不喜欢听赞扬。她总说,最好的赞扬是将活干好。所有的母亲都有点相似。

玛索娜是你的母亲吗

是的,我没告诉过你吗

我想她是的,不过我不能确定。除已经失去的那一个外还有兄弟吗

我还有个哥哥,乔哈兰。现在他是第九洞的首领。他生于乔肯南家中。在他死后,我的母亲与达拉那结了婚。我就生在他的家中。然后玛索娜与达拉那分手了,并与威洛马结了婚。生下了索诺兰及我的妹妹弗拉拉。

你是与达拉那住在一起的吗

是的,住了三年。是他教我手艺的,他是最棒的手艺人。我去与他生活时已经十二岁了,一年前就已成人了。对我来说成熟得较早,我比同龄人长得高。"一个奇怪而难以理解的表情出现在他的脸上。"我离开了一个最好的人。

然后他又笑了。"那是因为我遇到堂妹琼普拉雅时发生的。她是杰里卡的女儿,是她和达拉那结合后生下来的。她比我小两岁。达拉那同时教我俩加工燧石。我俩总在较劲——那就是我从来不承认她比我强的原因,虽然她也知道这一点。她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和一双灵巧的手,总有一天她会成为达拉那第二的。

艾拉沉默了一会。"有些事我不太明白,乔达拉。弗拉拉与你有同一个母亲,所以她是你的妹妹,对吗

是的。

你出生在达拉那的家中,琼普拉雅也生于达拉那的家中,她是你的堂妹。到底妹妹和堂妹间有什么区别。

姐妹和兄弟有相同的母亲。堂妹就不那么亲近了。我出生在达拉那的家中,我或许会有他的灵魂。人们说我们看上去像,我想琼普拉雅也有他的灵魂。她的母亲个子不高,可她却高,就像达拉那。我想她比你还高一点。无人能确切地知道大地母亲会选择谁的灵魂和女人的灵魂混合,所以琼普拉雅和我也许有达拉那的灵魂,可谁能知道呢?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是堂兄妹的原因。

艾拉点点头。"也许尤芭是我堂姐妹,可对我来说她就是亲姐妹。

亲姐妹

我们不是真的亲姐妹。尤芭是伊扎的女儿,在我被发现后才出生的。伊扎说我俩都是她的女儿。"艾拉的思想更具深度。"尤芭结婚了,但不是与她喜欢的人结合。有时男人只得与同胞姐妹结合,不过在部族中,与同胞姐妹结合是不鼓励的。

我们不与同胞手足结婚,"乔达拉说。"通常堂兄妹间也不通婚,尽管这并不是绝对禁止的。没人赞许这样的关系。有时堂兄妹间的结合比与别人容易些。

到底有多少不同类型的亲缘关系呢

那很多,有些比较密切。你母亲的姐妹生的孩子是表亲;你母亲的兄弟家出生的孩子是表亲;你父亲家出生的孩子是堂亲,还有……

艾拉摇着头。"这可弄不清啊!你怎么能知道谁是亲戚,谁又不是呢?几乎所有的人都可能是亲戚。那在洞族中还有谁会留下来与你结婚呢

大部分人不与本洞的人结合。通常是与一个在夏季大会上遇到的人结合。我认为与表亲结合是可以的,因为有时候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想与之结合的人到底是不是你的表亲,直到你列出你的家谱……你的亲戚来。人们通常知道与自己较近的亲戚,就算他们住在另一洞族中。

就像琼普拉雅吗

由于他嘴中塞满木莓,乔达拉只得点头表示同意。

乔达拉,要不是灵魂产生孩子,那到底是什么呢?那是因为男人吗?那不就意味着要想有孩子,则男人与女人一样重要吗

孩子孕育在女人的身体中,艾拉。孩子来自于女人。

那为什么男女要成双成对呢

那为什么大地母亲要送给我们欢乐的礼物呢?你得去问泽兰多尼的圣人才行。

干吗你总是说欢乐的礼物呢?有很多事情使人们感到幸福并给人们带来欢乐呀。欢乐的礼物是否就是男人将他的器官放入女人体内呢

不仅对男人,女人也……不过你不知道。你没有自己的初夜。一个男人使你变成了妇人,不过那有些不同。真有些见不得人呀!这些人怎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他们并不明白,只看着他干。他干的事没有见不得人的地方,只是他干事的方式不怎么样。这不是为了欢快——勃劳德是带着敌意干这件事的。我感到又痛又愤怒,不过没有感到羞辱。一点也没有欢快感。我不知道是勃劳德使我怀上孩子呢,还是他使我成为妇女后,我就能有孩子,乔达拉,不过我的儿子使我幸福。杜尔克才是我欢乐的源泉。

大地母亲的生命礼物是一种幸福,不过男人和女人的结合有更多的乐趣。那也是礼物,为了对她的尊敬必须带着极大的兴趣才行。

她想也许还有更多的连他也不知道。不过他看上去好像很自信。

他是对的吗?艾拉并非完全相信他,不过她有点犹豫。

饭后乔达拉去往山梁的开阔平坦处,他的工具放在那儿。艾拉紧跟着他并呆在他的身旁。他摊开已制作好的刀片以便于比较选择。微小的差别就会使得它们有不同的用处。他捡出一个刀片,迎着太阳举了起来,然后拿给艾拉看。

石刀片有四寸多长,不到一寸宽。刀背上缘中部是直的,从刀背到刀刃逐渐变薄,刃口处几乎能透过阳光。整个石刀向光滑的圆形内表面弯曲。仅当迎着阳光敲击很平的凸起才能发现那些细小的裂缝。二个长切削刃又长又锋利。乔达拉将一根胡子拉直来试验刀锋。一点不费劲就切断了。这是比可能做到的还要接近于理想的刀刃。

我要留下这一把来刮胡子,″他说。

艾拉并不知道他的意思,不过她从德路盖那学会了接受任何评论与解释的本领,而不提出任何问题,以免打断话头。他放下手中的刀片拿起另一片。他拿了一块光滑的河滩石,大约有他拳头的二倍大,把窄刃口放在石头上。然后用鹿角的钝尖端,他把端口轻轻地敲击成三角形。把三角形的刃口压在石砧上,他取下碎片,使刃口成为锋利的尖端。他拉紧皮短裤的一角,在它上打出一个小孔。″这是个钻头,″他说,并拿给艾拉看。″用这可钻出孔,把腱穿进去缝成衣服。

艾拉突然怀疑起来,他看见她检查衣服了吗?他好像已知道了她的计划。

我还要做一个钻头。有点像这个,但要大一些,结实些,用来在石头上,木头上和鹿角上钻孔。

她有点放心了,他只是在谈论工具。

我用过一个……钻头,来打孔,不过不像这一个精致。

你喜欢它吗?"他高兴地咧嘴笑了起来。"我可以为自己再做一个。

她拿了过来,然后低下头来,想以部族的习俗表达自己的谢意。

后来她想了起来。"谢谢你,"她说。

他高兴的脸都红了。然后他拾起另一个刀片将它放在石砧上。用钝的鹿角槌,将石刀片弄成直角。然后拿住直角这一端,使它立起来,把另一端敲尖。一个长片掉了下来,这是雕刻刀片,有个坚固,锋利的凿尖。

你熟悉这类工具吗?"他问。她看了看,然后摇了摇头并还给了他。

这是凿子,"他说。"切肉时使用它们,而雕刻师们用的有点不同。我要用这个做一个我告诉过你的武器。

凿,凿,"她说,开始熟悉这个词。

在又做了几件与他已制作的有些类似的工具后,他在岩缘上抖了抖铺在腿上的护皮,将槽形的碗拉近一些。他拿起一根长骨头,将它擦干净,然后在手中转动那根前腿骨来寻找合适的动手部位。坐下来后,他将骨头立于脚边,他用凿子顺着骨头划了一条线。然后他又划了第二条与其相交。第三条线连接成一个三角形的底。

他沿着第一条刻线刮下一片长而弯曲的骨片来,然后又用凿尖继续沿线条划下去,每一次都刻得更深些,直刻至骨头的中空部分,最后又划了一遍,以确保所有的小片都被刮下来了,他按下底边。三角形的长尖端翘了起来,然后把三角片取了出来。他把这个放到一边,又回到骨头上,划了另一条线,与刚划出来的边相交。

艾拉靠近前仔细瞧,不想漏过任何东西。不过看了一会后就发现是重复动作而已,她的思想又回到他俩早晨的谈话上。乔达拉的行为有所改变,她已意识到了。这并非他受到什么特殊的批评,而是他自我评价的变化。

她还记得他说过,"玛索娜会喜欢伊扎的,"一些有关母亲的东西都是相似的。他的母亲会喜欢克兰人吗?她们相像吗?而后来,连他都发怒了,他把勃劳德看成是男人,一个破坏了艾拉的童贞、使她怀孕的男人。他还说过那些人怎么能容忍他这么干呢?他注意到了，这使她高兴。他已经把部落成员看作为人了。不是动物,也不是克兰,不厌恶他们——是人

在他改变行为时，她的注意力又回到他的身上。他已经拿起一片骨头三角形和一个有锋利边缘的结实燧石划刀来，开始将骨片的锋利边刮光，去掉长的卷毛。不久他就举起一个倾斜成尖端的圆锥。

乔达拉，你在制作一个……梭镖吧?"她问。

他笑了。"骨头也能做成像木头那样的尖端，不过这要结实得多，又不会破碎，骨头还比较轻。

那只是一根很短的梭镖吗?"她问。

他笑了，一阵放声大笑。"它是的，要是只有这一个头。现在我只做了个头。有些人用燧石做头。马穆塔人就这么做，特别当猎杀猛犸时。燧石较脆，容易断裂，不过较锋利，较容易刺穿猛犸的厚皮。对大部分情况骨尖比较好。镖杆将用木头制作。

你怎么把它们弄到一起呢

看，"他说，并把尖端转过来让她看底部。我可以用凿与刀在底部挖个深孔，将木杆的一端削尖紧紧地插入深孔中。"他把一个食指放到另一只手的大拇指与食指间来向她解释。"然后再灌入一些胶，再用湿的腱或皮条捆起来。晾干后就抽紧了，二者就连在一起了。

那个尖是那么小，镖杆就得很细啰

它可以稍粗些，不过不会像你的梭镖那么沉。你要想投掷它，就不能太粗。

投掷它!投掷一支梭镖吗

你用弹石带发射石头，对吗?你同样也可用梭镖的。你不必去挖陷坑，一旦你有了技巧后，甚至可以在跑动时投掷梭镖猎杀动物。就像你用弹石带时一样准确，我认为你会学得很快的。

乔达拉!你知道我都梦想过多久，想用弹石带猎取驯鹿和犀牛了吗?可我从未想过用梭镖猎杀它们。"她皱起眉头。"你有足够的力量投掷它吗?我用弹石带比用手投掷得既快又有力得多。

你不必太用力，但你仍能投得很远。你是对的。你无法用弹石带来投掷梭镖真是太糟糕了，不过……"他说了半句话就停了下来。"我想……"他的眉毛由于一种令人吃惊的想法而紧锁在一起，并立即引起了艾拉的注意。"不，我不认为……上哪去找些镖杆呢

在小溪边。乔达拉，是否有任何原因不让我制作这些梭镖吗?要是你在离开前告诉我怎么做才对，我一定会学得很快的。

是的，那当然啰，"他说，不过在他下山时感到有些沉重。他怎么会忘了必须要离开的事，还得她提醒才行。

艾拉低低地弯下腰,通过被成熟的草穗压弯了的一片金黄色草丛,紧盯着动物的身影。她的右手握着一支随时可以发射的梭镖,而另一支也已在她的左手中。她稍稍移动镖杆以便找到平衡点,然后紧紧地握着它眯上眼睛进行瞄准。她突然地冲向前并将梭镖狠狠地扔出去。

喔,乔达拉!我根本无法正确地使用这种梭镖。″艾拉懊恼地说。她朝一棵悬挂着她那装满草的皮袋走去,并重新取回仍在乔达拉用炭笔画出来的野牛屁股上晃动的梭镖。

你对自己要求太高了,艾拉,″乔达拉满意地微笑着说,″你比你自己所认为的要好多了。你学的非常快,我很难想象竟然有人决心这么大。你利用全部的空闲时间进行练习。但我认为也许这正是症结所在。也就是说你是过分努力了。你需要休息。

我学习使用弹石带的办法只能是不断练习。

难道你认为一夜之间你就能提高使用这种武器的技巧吗?″″不,这需要几年的时间。但是我不想等待几年才能用这种梭镖打猎。

你不必等待,也许现在你就能打猎并打到一些猎物。你已经没有过去的那种冲动和速度了。而且你再也不会有了,艾拉。你必须找到你的新感觉。如果你还想继续练习的话,为何你不带着你的弹石带离开一会呢

我并不需要弹石带进行练习。

但是你需要休息,我想这会帮助你放松一下,请试一下吧

她的确感觉到她的紧张情绪随着她手中所熟悉的皮带及触动弹石带所产生的韵律和振动而消失。虽然学习用弹石带是艰苦的,但她仍沉醉于这种专长的得意之中。她能够击中所瞄准的目标,特别对于不移动的练习目标更是百发百中。乔达拉明显流露出来的钦佩目光更鼓足了她显示能力的勇气。

她在小溪旁捡起几把卵石,然后走到草地的远端,以便显示她的能力。她表演了快速发射两块石头的技巧,接着还显示了她快速连续发射石头的本领。

乔达拉为她摆好了用于检测她发射准确度的目标。他把四个石子成排地摆在一块大圆石上;她飞速地射出四块卵石把全部目标击倒。他将二块卵石一块接一块地扔向空中;她在半空中击中了它们。接着他干了一样使她吃惊的事。他站在草地的中间,把两块石块放在他的双肩上,咧嘴笑着并看着她。他明白她弹石带里射出的卵石要是击中他的要害之处,那将是致命的。这个考验证明了他是多么地相信她,但更多地是要证明她对自己技巧的自信心。

他听到了呼啸声和石头与石头的沉闷的撞击声,接着另一块石头也被击落了。他为这个危险的特技付出了代价。从一块石头上击碎的小石片扎到了他的脖子上。他没有退缩,但是当他把石头碎片拿出来时流出的血让艾拉看见了。

乔达拉!你受伤了!″当她看着他时喊道。

只是块小石片,啥事没有。你玩弹石带真了不起,我从来没见过谁能像你这样使用弹石带。

艾拉从来没有承受过他盯视着她的方式。他的眼睛中闪烁着敬意和赞许;他的声音中充满着热情。她激动得羞红了脸,不知不觉地淌了眼泪。

如果你能将梭镖扔得像……″他停顿了一下并闭上了眼睛,然后集中精神试图发现一些东西。″艾拉,我能用一下你的弹石带吗?″″你想要学习如何使用弹石带吗?″她问道,并把弹石带递给他。″不完全是。

他从地面上捡起一支梭镖,试着将其尾端固定于弹弓皮带中。但是他无法熟练地使用弹石带,经过几次笨拙的尝试后,他将弹石带与梭镖一起还给了她。

你认为你能用这个弹石带发射梭镖吗

她理解了他想要做的事,并作了一个不实用的安排——她同时握着弹石带的两端和梭镖杆,将梭镖的尾端顶在皮带中弹出去。当梭镖离开她的手时,虽然她不能在力量不足和长镖杆难以控制的情况下取得良好的平衡,但她还是成功地将它发射了出去。

我想弹石带应该长一点,而梭镖应短一点。　　″他试图想象出一些他从未见过的东西。″弹弓太软了，梭镖需要更多的支承。必须有东西支撑着它……也许是木头或骨头……来作为后部挡块,使梭镖不能滑出去。艾拉!我不能确信，但我想也许可以。我想我能制作一个……梭镖投掷器

艾拉被乔达拉的制作和试验,弄得神魂颠倒。她所接受的教育没有给她这样的创造性,而她也无法理解她已经创造了一种新的打猎方法。

他为自己的目的选用合适的材料和工具。他征求她的意见,吸取她多年来使用这种独特投掷武器的经验,但是很显然,虽然他正在制作的装置其初始概念来自于她的弹石带,但这是一种完全新型和独一无二的装置。

一旦他明白了基本原理后,他全身心地投入调整他的装置,以改善梭镖的性能。她无法使用梭镖进行精确瞄准,就像他难以使用弹弓一

样。乔达拉微笑着告诉她,一旦有了较理想的实用模型,他们二人都需要练习。

艾拉决定让他使用他最熟悉的工具来完成两种实用模型。她想要用他的另一种工具做试验,她为他所做的衣服还远没有完成。他们俩是如此形影不离,除了深夜和黎明前他睡着时,她根本无法找到时间。

当他正在精心地工作时,她拿着他的旧衣服和她的新材料走到了岩石的顶端。在日光下她能分辨出几块材料是如何缝在一起的。她对整个制作过程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外套是如此地迷人,她,决定为自己也照样做一件。她还没有着手把精心制作的串珠和外衣的羽毛饰品缝在一起，但她已经很仔细地观察过了,并且认为也许在一个漫长而宁静的冬天,这项工作将是一种挑战。

从她所在之处她能看到在海滨与原野上的乔达拉。在他回到洞中之前,有足够的时间把她的工作放下,但是当他跑过来骄傲地把两个已完成的梭镖投掷器拿给她看时,艾拉几乎来不及收拾正在缝制的外衣——看上去只是一堆皮料的模样。他是如此专注于他的工作,根本看不见任何其他的东西。

你看怎么样,艾拉!它会好用吗?″她从他手中拿过一个。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尽管简单,也是一个装置:一个平而窄的木制发射台大概有梭镖的一半长,而在它的中间有一条沟用来放置梭镖,后部挡板做成钩状。二个套手指用的皮带圈紧紧地捆在靠近梭镖投掷器前端的两侧。

首先得将二个手指插入前皮带圈将投掷器水平放置。握住投掷器和放置在中部长槽中的梭镖,并将其顶在后挡板上。当投掷时用皮带圈固定前部并迫使后部向上运动。而增长了投掷臂。附加的力量增加了梭镖离手时的速度和力度。

我想我们应该开始练习了,乔达拉。

他们日复一日地进行练习。由于不停地穿刺　　使缠在目标树上的皮垫破碎,不得不重新换一个。此时乔达拉画了一只鹿的外形。准确性不高提醒他们一定要不停地练,以提高熟练程度。他们两个都在借鉴本人最熟悉的投掷经验。他强劲的过肩投掷方式能产生更高的升力;而她的角度能产生更大的侧面力,形成水平的轨道。他们每人都在投掷器上做了一些改进,来适合各人的方式。

他俩之间开展了友好的竞赛。艾拉试图学会乔达拉的强有力的投掷,以达到更远的射程,但失败了;乔达拉也无法实现艾拉那非凡的准确度。他们都为新武器的巨大优越性所震撼。一旦完善了技巧,乔达拉将

能把梭镖投出二倍以上的距离。但是在与他一起练习的过程中，还有另一方面对艾拉的影响超过了武器本身。

过去她总是单独地进行练习和狩猎。首先必须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试验。然后在同样秘密的情况下充满热情地进行练习。当她被允许打猎时，从来没有人与她一起打过猎。而当她失败，或取得胜利时从没有人鼓励她。没有人与她讨论使用武器的最佳方式，没有人给她以劝告或倾听她的建议，也没有人与她逗趣和开玩笑。艾拉从来没有朋友之间的真诚友谊与欢笑的经验。

与乔达拉在一起练习所带来的缓和气氛并没有使他们之间的距离消除。他们交谈关于打猎和武器这样较一般的问题时，他们的谈话就变得活跃了，但是一旦涉及任何有关个人问题时就陷入令人不快的沉默之中。一个偶然的接触就像突然触电一样使他们跳开，紧接着是一段时间的生硬而彬彬有礼的应付。

明天!"正在取回梭镖的乔达拉说。

明天干什么?"艾拉问道。

明天我们去打猎。我们的试验已足够了。现在是我们付之实施的时候了。

好，明天!"艾拉表示同意。

他们捡起几个梭镖并开始返回。"艾拉，你了解这一带的情况，我们应该上哪去呢

我知道东边有一块最好的干而宽旷的草原，但是也许我应该先去看一下。"她抬头观察了一下太阳的方位然后说:"我能依靠威尼，现在时间还早。

好主意。你和你的马要比一小队步行侦察员好些。

你能将雷瑟带回去吗?如果我知道它没有跟着我就会感到舒服些。

明天我们去打猎时该怎么办呢

我们必须带着威尼。我们需要他将肉背回来。但雷瑟总是无法适应杀戮，而威尼则能够适应。它将会呆在我想要它呆的地方，但是如果它的小马驹受了惊并跑开时，也许它也会乱跑……我实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现在先不要担心，让我先想一想。"艾拉尖细的口哨声召回了母马和小驹。而当乔达拉把一只手臂放在雷瑟的脖子上，挠着它的敏感部分并与它交谈时，艾拉骑上威尼飞奔而去。小马更喜欢与男人呆在一起。在女人与母马走了之后 乔达拉捡起一大把梭镖和二个投掷器。

好,雷瑟,我们应该到山洞里去等她们回来。"他把梭镖放在大门外边,然后走进山洞。他没有休息,也不知道该干什么。他拨弄了一下火,把煤堆在一起,加上几根木柴,然后走出山洞,立在崖石的边缘朝下看着山谷。小马驹的鼻子能碰着他的手,而他则心不在焉地抚摸着毛茸茸的小马。当他的手指摸到动物厚厚的毛皮时,他想冬天已经来了。

此时,他才注意到自己仅戴着一块腰布。

我无法长出像你这样的冬季服装,小马驹。我应该马上为自己做一件保暖的东西。我把鞋钻给了艾拉而没有再做一个。也许那是我应该做的,即制造几件新工具。我需要想出一个办法以免你受伤。

他走回山洞,跨过他的皮褥子,把眼光投向火炉的艾拉一边。他翻遍了藏物处寻找一些皮和结实的绳子,此时发现了一些已经卷好放在一边的皮子。他想女人一定知道如何处理皮子使其具有天鹅绒般柔软织物的感觉。也许她会给我一些。但我不愿意问她。

如果这些梭镖投掷器能工作,我应该弄到足够的兽皮来做一些穿的东西。也许我能在皮子上刻一些装饰物来祈求幸运。这里有一卷皮子,也许我能用这些为雷瑟做一些东西。他是一个这样的骑马者——正等待雷瑟长成为一匹雄马。这样的马会让入骑吗?我能让它去我想要去的地方吗

你决不会知道的。当它长大时你不会还在这儿,你离去了。

乔达拉拾起卷曲的皮子,停下来收拾他敲碎火石的工具，然后沿小路走向河滨。小溪好像在欢迎他,他感到又热又烦躁;他面对水流解下了腰布。精神饱满地开始了游泳,顶着水流逆流而上。通常他在到达峡谷后就返回。而这一次他决定进一步探险。他淌过了第一个急流,绕过最后一个河湾后看到了像白练似的咆哮着的瀑布。然后他绕过源头返回。

游泳使他充满了活力。新的发现给了他勇气,使他改变了原来的主意。他把头发向后掠去并把它挤干,然后是他的络腮胡子,乔达拉,你为此已担心了整个夏天,现在基本已过去了,你不认为现在正是时候吗

首先我将刮一下胡子,然后为雷瑟上路做点准备。我不想仅仅用一根绳子勒住他的脖子。然后我要做一个鞋钻,一个整刃或二个

用它在投掷器上刻上图腾。今晚我会做一些食物。作为男人,我应该不依靠艾拉而自立生活。也许我无法达到艾拉的水平,但我想我仍能做出可吃的食物。母亲知道,我总是能为旅途准备好足够食物的。

我应该在梭镖投掷器上刻些什么呢?多尼神会带来佳运,但是我已将自己的给了诺利亚。我无法确定她是否会有一个蓝眼睛的孩子。当

然那只是艾拉的想象,孩子首先是由女人制造出来的。谁都会想那只是老哈度玛所想要的。初夜,艾拉没有过初夜。她已经历得很多了,她是个使用弹石带的天才。也能很好地使用梭镖投掷器,我想在她的投掷器上刻上一头野牛。到底这些投掷器能好用吗?我希望有一个多尼。也许我该做一个……

当黄昏降临时,乔达拉站在岩石的突缘上张望着艾拉的身影。当山谷变成一个黑色的无底深渊时,他在岩石突缘处生起一堆火,以指引她的归途。在朦胧中倾听她上山的声音。最后他做了个火炬并出发寻找艾拉。他沿着绕峭壁的小溪前进,要是没有听到马蹄的"得得"声临近,他会一直走下去的。

艾拉!干么你逗留了这么久?"她被他的命令式语气吃了一惊。"我去寻找兽群了,你知道这个

但是现在早已天黑了

我知道。在我返回前天几乎黑了。我认为我已经找到了地方,在东南方有一群野牛……

天几乎黑透了而你仍在追寻野牛!在黑幕下你是看不见它们的

艾拉无法理解他为何如此激动及他的命令式提问。"我并没有在夜色中观察野牛,干吗你站在这儿与我交谈

随着高音调的马嘶声,小马驹出现在火炬的光环中并向它的母亲靠近。威尼立即就有了反应,在艾拉面前小马驹舒服地躺在母马的后腿下面。此时乔达拉意识到他的行为好像他有什么权利来责问艾拉似的,他随即转过身去躲避火炬的光环,很高兴黑夜掩盖了羞红的脸。当她迈着沉重而缓慢的步伐向山上走去时,他紧跟在她的后面,为自己没有注意到她已精疲力尽而羞愧。

她抓过一块睡皮,把自己围起来并蹲在火堆附近。"我忘了晚上会有多冷。"她说道。"我应该带一件保暖的东西,但我并没有预计我会走这么长时间。

乔达拉看到她在颤抖就更后悔了。"你太冷了。我去弄一点热的东西给你喝。"他倒了一杯热的肉汤给她。

艾拉还从没有如此近地注意过他,同样地她也从没有如此渴望着烤火,尽管如此,当她抬头去接杯子时,她几乎失手。

你的脸到底怎么啦?"她以又惊又担心的声调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他焦急地说。

你的胡子……它没了

他反应出来的震惊变成了微笑。"我把它剃掉了。

剃了

是的。更靠近皮肤。通常我只在夏天刮胡子。但当我感到又热又烦时,满脸胡子使我不舒服。

艾拉元法抗拒自己的好奇心,伸手摸了摸他的脸,体会一下他脸颊的光滑程度,然后抚摸着他刚开始变粗的皮肤,有一种特殊的刺痒感。她回忆起当第一次见到他时他还没有胡子。但在后来她已经忘了他原先的模样。没有胡子的他,看上去是如此地年轻,就像一个可爱的小孩,而不像成人。她还难以接受一个不长胡子的成熟男人。她的手指沿着他强壮的领部和略呈"v"字形的结实的下巴摸索着。

她的抚摸使他呆若木鸡。他无法离开。他的每一根神经都感受到她指尖的轻轻滑动。虽然她毫无性爱的含义,而只是蠕动的好奇之心,他的反应可要强烈得多。他腹股沟部持续而紧张的悸动是如此迅速,如此强劲,使他惊奇不已。

尽管他的外貌很年轻,但他看着她的眼神暴露了一个成年男人的一阵冲动。他靠近她并把她的手拉过去放在自己的脸上,她挣扎着把手抽了回去,端起杯子一下喝干了。这已经比不自觉的抚摸他有了更多的含义。她突然清晰地回忆起最后一次他们在火堆旁面对面地坐在一起时,她从他的眼睛中也发现了这种眼神。而此时她在抚摸着他。她不敢正面地看着他,担心再次看到那种可怕的眼神。但是她的指尖仍能感觉到他既光滑又有点粗糙的脸和强烈的震颤。

乔达拉为对她的轻轻抚摸所产生的持久而近乎爆发的反应而苦恼。尽管她尽力地避开他的眼光,但他无法将眼光从她的身上离开。他俯视着她,她是如此的害羞,如此的脆弱,然而他知道她的内在力量。他将她看成为一把漂亮的燧石刀,刚刚从石头上碎裂下来时是完美的,它的薄薄的刀锋既精美又透亮,但它的坚硬和锋利足以一下子就切开最坚韧的皮革。

哦,母亲啊!她是多么的漂亮啊,他想。哦多尼,伟大的大地之母,我想要这个女人。我是如此地想得到她……

突然他跳了起来。仅仅看了她一眼就停住不动了。然后他想起了已经做好的食物。现在她是又冷又累,而我却坐着不动。他站起来去拿她用猛犸髋骨制成的大浅盘。

艾拉听到他站了起来。他的突然行动使她确信他已经在短暂的瞬间内再次克服了他的感情冲动。她开始发抖并试图咬紧牙关来控制颤抖。她无法再次平静地面对这种难堪的情景。她想要告诉他离开此地,

以免她见到他，见到他紧盯着她的眼神……令人不安。虽然她闭着眼睛，但她能感受到他每次来到她的面前时，他的呼吸都停止了。

艾拉?″他看到她在哆嗦，尽管她坐在火堆旁边裹着毛皮。当你往回返时，我认为是太晚了，我预先为我俩做了一些食物。如果你不是太疲劳的话，是否吃一点

她听到他的话了吗?但见她慢慢地睁开眼睛。他端着一个大浅盘。他把盘放在她的前面，然后他拉过一个衬垫挨着她坐下。他为她准备的食物有炙烤的野兔，风干肉煮的肉汤，还有些煮块根，甚至还有一些乌饭树的紫黑浆果。

你……为我……做的吗?″艾拉怀疑地说。

我知道这不如你做的好吃，但我希望还可以。我想使用梭镖投掷器的想法一定不好，我只习惯于梭镖。这需要不同的投掷技术，我还无法确定，所以这些用梭镖投掷器所进行的练习会不会破坏我的目的，但我猜想你是不会忘记的，继续干吧。

家族的男人是不做饭的。他们不能，他们的记忆中没有这种事。

她知道乔达拉是多才多艺的，但她从未见到他烹饪，特别当有女人在场时。在家族中，甚至在她被允许打猎之后，她仍旧期望着完成她通常的职责，他去烹饪是如此地不可思议……是如此地……周到。她的担忧完全地消失了，她不知道说什么好。她拿起他为她切下的一条兔子腿咬了一口。

好吃吗?″他带着一点忧虑问。

太好吃了，″她含着满嘴食物说道。

这是不错，但若烤得脆一点对她来说就更好了。她有一种想哭的感觉，他用勺子捞出一满勺长而薄的块根。他拿起一块咬了一口。″这是……三叶草的根吗?不错。

是的，″他不无满意地说。″用一些油把它们浸一下也许会更好。由于这种食物特别受欢迎，所以通常女人们在特殊的宴会上才为男人做这类食品。我在小溪上游发现了三叶草，我想你也许会喜欢它的。″他想也许烹饪一点食品会是个好主意，使她吃惊的好主意。

挖这么多块根是很费事的。每一棵树下都不多。我不知道会这么好吃。我只用这些块根来配制春天健身用的药物。

我们通常在春天吃它们。这是头一批新鲜的食物。

他们听到了一阵马蹄的″得得″声从岩洞顶端传来，威尼和雷瑟跑了进来。稍后，艾拉站起来去安顿它们。互相问候，表示爱心，新鲜的干草，

谷物，水是晚间礼仪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在长时间奔驰之后。艾拉注意到新鲜的干草、谷物和水已经放好了。

你也没忘了马，"当她坐下来完成她的紫黑浆果时她说道。就算她一点不饿她也要把食物吃下去。

他笑了笑说，"我并没有做太多。哦，我还有些东西给你看。"他站起来带着二个梭镖投掷器回来。我希望你不在意，这是靠运气的。

乔达拉！"她几乎不敢碰他的梭镖投掷器。"是你做的吗?她的声音中充满了敬意。当他在目标上画出一个动物的形状来时她就感到过惊奇，但这一次更厉害了。这是……就好像是图腾，是野牛的灵魂呆在那儿似的。

乔达拉咧嘴而笑。她显露出的惊奇真有意思。他的梭镖投掷器上刻有一个长着巨大的蹼状鹿角的巨鹿，她同样地表示惊奇。"我假设这能抓住动物的灵魂，我才把它画在武器上的。我并不是个好雕刻家，你应该看一些真正雕刻家和画圣墙的艺术家。

我确信你已经在这些投掷器上施以强有力的魔法。我没有看到鹿，但我在东南方见到了一群野牛。我想它们正向一起聚集。能在已经画有鹿的武器上再画一只野牛吗?我明天能再次出去寻找鹿群吗

这对野牛也会有用的。你的比较有运气，我很高兴刚好在你的武器上画了一只野牛。

艾拉不知说什么好。他是个男人，我还是很高兴地希望在打猎时他能有更好的运气。

我将去刻一个多尼以祈求好运气，但我没有时间刻完它。

乔达拉，我都糊涂了。‘多尼神’是什么?是否你的大地之母

伟大的大地之母是多尼，但她有时以不同的面孔出现，通称之为多尼神。当她乘着风作为绝世佳人出现在男人的梦中时，多尼神也就是她的灵魂。多尼神同样地是一个妇女的雕塑形象——通常是贤惠的母亲——妇女是神圣的。她使妇女们与她一样能创造生命，就像她创造了所有的生命一样。她很容易地保持着她的贤母形象。多尼神经常被派去引导男人进入她的精神世界——而有些人说妇人不需要导引，她们知道如何做。一些女人声称当她们不想总是接受男人的思想时，她们就能将自己变成为一个多尼神。生活在西方的沙拉穆多人说大地母亲能以一只鸟的形象出现。

艾拉点点头。"在家族里只有古老的神才是女性的灵魂。

你的图腾是什么呢?"他说。

所有的保护神都是男性，不管是男人或女人。只不过女人们的图腾通常为较小的动物。尤尔西斯——伟大的洞熊——是所有家族成员的伟大的保护者。尤尔西斯是克莱伯个人的图腾。他被选择，就像穴狮选择了我。你可以看到我的标记。″她叫他看大腿上的四个并排的疤痕。那是她五岁时被洞狮抓伤的。

我啥也不知道……你的家族完全了解精神世界，艾拉。真难令人相信——当然我相信你——但是对我来说是太难了，去认同我一直把他们看成为克兰人的那些人与你所谈论的人是同一类人。

艾拉低下她的头，然后偷偷地朝上看。她眼中充满了热情与关切。″我穴洞狮选择了你，乔达拉。我认为现在它也是你的图腾了。克莱伯告诉过我一个强有力的图腾并不容易相处。它在考验人时只要睁着一只眼睛，但他得到了极大的权力。除尤尔西斯之外，洞狮是最强有力的图腾，它并不简单。它的考验是严峻的，但一旦我明白了原因，我一点也不遗憾。我想你应该知道现在它也是你的图腾。″她低下视线，希望自己没有说的太多。

你的家族对你来说意味着很多，是不是

我想要成为家族的一员，但我不能。我无法使自己成为家族的一员。我不喜欢他们。我是另一族的。克莱伯知道这一点。伊扎告诉我离开这儿去找自己的一族。我不想离开，但是我必须离开而且决不能回去。我被咒死。我是个死人。

乔达拉无法确定她的意思，但她的话使他汗毛直竖。在她继续说之前他深深地抽了一口气。

我不知道是哪个女人生了我，甚至不知道家族之外的我的生活。我试图了解过，但我无法想象其他家族的男人，与我同族的男人。现在当我试着去想象时，我仅能看到你。你是我所见到的第一个同族，乔达拉。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不会忘记你的。″艾拉感到说的太多了，就停了下来。她站起来说，″如果我们早晨要去打猎，我想我们该去睡一会。

乔达拉只知道她是由克兰人带大并在她离开他们后独住在山谷里，但一直到她说出之前，他一直不能完全理解他是第一个男人的含义。而这又使他认为对她来说，他代表他家族的所有人，他不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骄傲。然而他知道别人对克兰人的想法。要是他将这种想法告诉她，这会产生相同的印象吗?她是否真正地清楚该期待什么吗

他带着既犹豫又矛盾的心情去睡觉。他躺下后眼睛盯着火堆在沉思。突然他有了一种不正常的感觉，就像并无头晕而又晕头转向一样。他好像看到了一块石头落入水中后所反映出来的女人身影，在水面扩散

的越来越大的圆形涟漪中摇动的影子。他不想让这个女人忘了他，被她思念是意味无穷的。

他感觉到面临一种歧异，一种岔路，一种抉择，没有人能引导他。一股温暖的气流吹动了他颈后的头发。他知道她正离开他。他从未有意识地忽视她的存在，但是他知道她的离去将留下寂寞的痛苦。它意味着一种终结的开始：冰川的融化，一个时代的结束，她提供营养品时候的结束。大地母亲留下她的孩子让她们自行寻找出路，去寻找自己的生活，去品尝自己行为的果实，这是时代的产物。这并不意味着在他的生命中或几代人中能得到结果，但不屈不挠的第一步已经迈出。她已部分地传送了大地母亲的礼物，她的知识。

乔达拉感到一种可怕而强烈的悲痛，他知道他听到了大地母亲的哭泣。

就像拉紧后释放的皮条，会真正地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但是它已经拉的太紧了，无法回复到初始的尺寸了。他感到总有些事情不对头。他的视线穿过火堆落在艾拉的身上，发现眼泪正顺着她的脸往下淌。

出什么事了，艾拉

我不知道。

你能确信我们能同时骑着它吗

不，我不能确信，″艾拉说道，牵着威尼把她　　的背兜放好。雷瑟尾随在后面，一条绳子缚在皮制的笼头上牵着它。这使它能自由的吃草和转动它的头，又不会绕着它的脖子而勒紧以致闷死它。

开头笼头打搅了小马驹，但它慢慢地变得习惯了。

如果我们俩人都能骑上，旅行会加快。如果它不愿意，它会表示出来的，那么我们可以轮流骑着它或一起步行。

当他们到达牧地中间的巨大砾石时，艾拉爬上了马，稍稍往前挪了挪，控制着母马不动让乔达拉也骑上去。威尼往后抽动它的耳朵。它觉察到背上的额外份量，感到不习惯，但它是一头强壮的马，在艾拉的鞭策下开始跑动。艾拉使它保持稳定的步法并注意着马步的变化以确定停顿和休息的时间。

在第二次出发时乔达拉就较放松了。没有了敏感的忧虑，他开始注意骑在他前面的女人。他能感觉到她的背紧靠着他，她的大腿挨着他的大腿，艾拉也变得比马还敏感了。一种温热强劲的压力来自她的背部，乔达拉无法控制住自己的身体，随着马的每一个动作，他们就撞到一起。她希望这种压力能够消失?——然而她又不愿意。

乔达拉开始感受到一种过去从未体验过的痛苦。他还从未强迫过自己压制如此强烈的欲望。从成年的第一天起,总能找到放松自己的办法,但现在这里除了艾拉就找不到其他女人。他不想放纵自己,只有极力地压制欲望。

艾拉,″他的声音都变了,″我想……我想该休息一会了,″他脱口而出地说。

她让马停了下来,尽可能快地跳了下来。″走得还不算远,″她说。″剩下的路我们可以步行。

是的,这也能让威尼休息一会。

艾拉没有争辩,尽管她知道这并不是步行的真正原因。他俩与马并肩而行,俩人分别走在马的两侧,边走边交谈。艾拉无法集中精力注意地物标志和方向,乔达拉带着腹股沟的疼痛行走,很高兴能有马挡在他俩之间。

一群野牛进入了他俩的视野,用梭镖投掷器进行真正狩猎的梦想激起了他俩令人窒息的热情,他们一直小心地避免站的太近,他们宁可让母马或小马站在他俩之间。

野牛绕着溪流转来转去。兽群比艾拉第一次看到时要大些。一些小群野牛已经加入它们的行列,而且还会有更多的加入。终于成千上万的野牛挤在一起,这些长着粗糙皮肤的黑色动物推挤着穿过山丘和河谷,就像地面上铺了一层廉价的色彩混杂的移动地毯。随着这样的兽群,单个动物就变得很渺小了,它们的遗传战略取决于数量。

甚至对那些聚集于溪流附近的小兽群,它们那集群的天性也是很难改变的。遗传的本能使离散的野牛重新加入集群,以求能在饥饿季节中生存下去。

艾拉将威尼牵到小溪旁的一棵被风吹弯的松树下。用部族的手语告知它呆在附近别动,在看到母马将小马驹召唤到身边后,艾拉知道现在不必为雷瑟担心了,威尼完全有能力照看小马驹躲避可能的危险。但乔达拉还没有找到艾拉所设想的问题的答案,她可是认真地想看看梭镖投掷器是如何工作的。

两人各拿一个梭镖投掷器和长梭镖保持架,开始步行向兽群靠拢。兽群坚硬的蹄子踩碎了草原干硬的表土,扬起一片灰尘,散落在野牛暗色的粗糙毛皮上。令人窒息的灰尘是兽群移动的标志,从草原大火飘过来的轻烟指出了大火的方向,也留下浩劫的痕迹。

乔达拉和艾拉绕到缓慢移动的兽群的下风处,细心寻找一些分散的动物,大风夹杂着野牛热腾腾的难闻气味和细小的砂子扑面而来。大声叫喊的小型食肉兽争着跟在一头驼背的母野牛后面。

一头老野牛在地上打滚,抬起它的腿。它那庞大的头低垂着,好像不堪承受巨大的黑色角的压力。乔达拉那六英尺六英时高的身材比野牛隆起的背脊高一些,但不多。那动物强壮,长满厚毛的身体从前腿逐渐向后腿倾斜。巨大的老野牛也许刚过它的壮年期,对他俩来说有点不太好对付,但他们知道要是它停下来看到他们那就可怕了。他们一直等到它离去。

在他们靠近兽群时,隆隆的噪音增大了,并分解成各种音调的叫声,乔达拉指出一头母野牛。它几乎已长成,已能生育了,夏天的牧草养肥了它。艾拉点头表示赞同。他俩均把梭镖放到投掷器上，乔达拉用手势告知艾拉他准备绕到目标的另一侧去。

由于一些未知的因素，也许是因为它看到了乔达拉的活动，她所选定的猎物警觉了起来。它不安地向兽群靠拢。另外一些野牛也在向它移动，乔达拉的注意力被它们干扰了。艾拉担心他们会失去攻击的目标。乔达拉正背对着她。她无法给他信号，猎物正向射程外走去。她不能高声叫喊，就算他能听到喊声，可这也会惊走兽群。

她决定立即瞄准。在她准备占据有利位置进行投掷时，他回过头来也开始准备投掷器。快速移动的猎物惊动了其他野牛。他俩都认为浓重的灰尘将会是一道掩蔽行动的屏障，但它们早就习惯了。那年轻的野牛差点就到达安全的地方，和其他的一起走开去。

乔达拉冲向它，将梭镖仍了过去。艾拉的梭镖也紧跟着，在他的梭镖击中它那柔软的下腹的同时，她的梭镖也刺中了野牛粗糙的脖子。它的惯性使它向前冲了一段，然后它的步伐就慢了下来。它抖颤着，摇晃着，最后猛然跪了下去，它倒下去时还折断了乔达拉的梭镖。牛群闻到了血腥味。有些还去闻了闻倒下的野牛，叫了几声。另外一些唱起了挽歌，互相推挤着，气氛紧张得像要爆炸。

艾拉和乔达拉从不同方向跑向猎物。突然他大喊起来，并向她挥舞着手臂。她不理解他的意思，只得遥遥头。

一个扮演首领角色的年轻野牛最终从老头领的身边冲了出来，跑向不安的母兽。然后它不知所措地跑了回来，不过它的逃跑行为被一头巨大的野牛拦住了。它不知道该转向何方，终于被移动的两条腿的形象所吸引，它低下头向身影冲去。

艾拉！注意！〞乔达拉大声喊着向她跑去。他手中的梭镖指着它。

艾拉回过头来看到年轻的野牛正向她冲来。她无意识的第一个行动是去取她的弹石带。它总是她防身时首先想起的武器。不过她立即就放弃了它，把一支梭镖安到投掷器上。

乔达拉正好在她之前用手掷出了梭镖，乔达拉的武器刺中了野牛的腰窝,它立即倒了下来。当他看到艾拉投出的梭镖时,它已经死了,只是它仍未倒下。

骚动、噪音和新的血腥味使团团转的动物无目的地挤向一个方向——远离骚动地带。最后一批落伍者跑过倒在地下的同伴,加入到狼狈逃窜的行列之中。在灰尘落定后仍能听到噪杂之声。

艾拉和乔达拉站在两个死尸之旁,看着空寂的高原,沉默了好一会。

一切都过去了,″艾拉说,有点感到头晕。″只想有这样的结果。

你怎么不跑呢?″乔达拉大声喊,在一切都过去后他倒为她担心起来了。他大步向她走去。″你也已被杀了吗

我不能转身来逃脱愤怒的野牛,″艾拉说。″那样它一定能撞伤我。″她又看了一下死兽。″不,我认为你的梭镖已结果了它……不过我不知道这一点。我以前从未与别人一起打过猎。我总得自己照应自己。要不然的话,没有人会的。

她的话最终得到了反响,突然她生活的情景清晰地出现在他的眼前。他从一个新的方面观察着她。他想这个女人,这个温柔、谨慎、可爱的女人,她的磨难比别人所能想象的还要多。不,她不能离开,不能让她离开你。

艾拉,你这个漂亮、热情、绝妙的女人,你是个多好的猎手啊!″他笑了。″看!我们干得多好呀！ 两头野牛。我们如何将它们弄回去呢

他们的成功使她很激动,她流露出满意、胜利和欣慰的笑容。乔达拉感到那真切的微笑永远也看不够。她真漂亮,一当她像刚才那样地笑起来,就仿佛在他的心中燃起一堆火。他不自觉地笑了——一种无拘无束的全身心投入的大笑。她也加了进来,她无法停下来。这是他们为胜利,为成功的呐喊。

看!你是个多棒的猎手啊,乔达拉!″她说。

那得归功于梭镖投掷器,是它们使事情变得容易了。我们进入兽群,在它们明白会发生什么之前……它们中的两头!想想那意味着什么啊

她知道对她来说这意味着什么。用新武器她就能单独狩猎。不管是夏天或冬天。不必再挖坑了。她能旅游和狩猎了。梭镖投掷器具有弹石带的全部优点,可还有更多的附加优点。

我知道它意味着什么。你说过要告诉我一种更好更容易的狩猎方法。你办到了,比我想象的还要多。我不知道如何告诉你……我是如此地……

在部族中她只学到一种方法来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她坐在他的脚旁低下脑袋。也许他不会轻拍她的肩膀以允许她说出来,不过她还是要试一试。

你在干什么呀?″他说,并急忙弯腰将她扶起来。″不要那样坐在那儿,艾拉。

当部族中的女人想将一些重要的事情告诉男人时,这是她引起他注意的方式,她说,一边朝上看。″对我来说告诉你这对我意味着什么,我对新武器是多么的欣赏是很重要的。同时也要感谢你教我词汇,为我做的一切。

求求你了,艾拉,起来吧!″他说,把她拉了起来。″不是我把这武器给了你,而是你把它给了我。要是我没有看到你使用弹石带,我决想不出来。我真感谢你为比这个武器要多得多的事情而感谢你。

他抓住她的手臂,感到她的身体正靠着他。她一直看着他的眼睛,不能也不愿离开他的眼睛。他靠得更近些,用他的嘴吻着她的嘴。

她惊奇地瞪大了眼睛。这太出乎意外了。不仅是他的行为,也因为她自己的反应,在她感到他的嘴吻在自己的嘴上时,震颤传遍了全身。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终于,他清醒了过来。他没有迫使她超过那个温情的亲吻——还没有到时候。

嘴对着嘴该怎么说啊

这是接吻,艾拉。这是你第一次接吻,对吗?我总是记不住,不过看着你和……那真是太困难了。艾拉,有时我是个很笨的男人。

为何这么说呢?你一点也不笨。

我很笨,我简直无法相信我一直都这么笨。″他放开她的手,″可眼下,我想最好是设法把猎物弄回洞去。可要是我老是这样站在你的身旁,我就无法帮你将这件事办好了。为你的第一次可一定得这么办。

什么事情非得办不可呢?″她说,真不想让他离去。

初夜,艾拉。如果你允许我的话。

我想要是不把它们的脑袋砍下来,威尼是无法把它们拖回去的,″艾拉说。″这可是个好主意。″她和乔达拉一起将死野牛从爬犁上挪下来放到岩石上。″肉真多啊!得花好久才能将这些肉切完。我们得赶快动手了。

先把这事耽搁一下吧, 艾拉!″他的微笑和眼神使她感到暖洋洋地。″我认为你的初夜是最重要的。我先帮你把马具从威尼身上卸下来一-然后我去游泳洗澡。我已浑身是汗和血污了。

乔达拉……″艾拉有点犹豫。她感到兴奋, 又有点害羞。″这是一种仪式吗, 这个初夜

是的, 是一种仪式。

伊扎教过我如何为仪式做准备, 这个仪式……也需要准备吗?″″通常是由年长的妇女为年轻的做准备。我不知道她们是怎么弄的。我想你干些力所能及的事就行了。

那么我去找一些洗澡用的块根来净一下身子, 这是伊扎教过我的, 等你游泳后我再去, 我得独自进行准备。″她的脸红了, 垂下了目光。

她看上去是那么年轻、羞涩, 他想。就像大部分面临初夜时刻的年轻姑娘一样。他感到一阵熟悉的温馨和兴奋。就连她的准备方式也是正确的。他伸手抬起她的下巴, 吻了吻她, 然后坚决地推开她, ″我也得要块洗澡用的块根。

我会帮你准备好的, ″她说。

他跟在艾拉后面沿小溪走着, 心中暗自欣喜。在她挖了些洗澡用的块根返回山洞后, 乔达拉一头扎进水里, 弄得水花四溅, 他感到了久未有过的舒畅。他将从洗澡用的块根中捶打出的泡沫擦在身上, 解下皮革, 用皂沫洗头, 通常也可用沙子, 但皂沫效果更好。

他跳下水中向上游游去, 几乎到达瀑布处。回来后, 他系好腰布, 急忙返回岩洞。艾拉正在洞里烤肉，香气四溢。他无法相信会有如此轻松和幸福的日子。

真高兴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得花好长时间才能好好地洗一下, 可我不想弄得太晚了。″她端起一盆掺有羊齿草的热汤, 准备用它洗头, 并挑了一张新处理过的兽皮做新头巾。

你只管好好准备吧, 多长都行。″他说, 并轻轻地吻着她。她往外走去, 可又停了下来转头对他说, ″我喜欢那种吻, 嘴对着嘴的, 乔达拉。那种亲吻。

我愿你也能喜欢其它的花样, ″在她走后乔达拉自言自语道。

他在洞中来回走动, 以一种新的目光审视着洞中的一切。他打量着正在火上烤的兽腿, 并将它翻了个身, 注意到艾拉已把一些植物根用叶子包好放在火堆旁, 又发现了她为他准备的热茶。他想, 我在游泳时她一定在挖这些树根。

他看了看放在火堆另一侧的他的睡垫，皱了皱眉头，然后满怀欢欣地将它和艾拉的放到一起，在抚平睡垫后，他回来取工具包，后来想起了他前一阵就开始雕刻的多尼。他坐在睡垫的软垫上，打开鹿皮包裹。

他查看了一下已经差不多雕成为女性形像的猛犸象牙，决定完成这项工作。或许他不是个好的雕刻师，可要是在大地之母的重要仪式上没有多尼神像的话，显然是不合适的。他挑出几把刻刀，把象牙摆放在旁边。

他坐下来，雕刻、成形、打磨，但他意识到象牙并没有变成为一位丰满的母亲形象，却是一位年轻妇人的形象。头发有点像古老多尼神像的样式——波浪形覆盖着前额和后脑，像一种发辫，除面部外，覆盖住了整个头部。脸部是一片空白。从没有人雕过多尼神的脸部，谁能看到大地母亲的脸呢?谁能知道她的脸呢?她代表所有的妇女，但又没有具体的形象。

他停下手来，目光顺着溪流，上下寻找着她的身影，尽管她说过想单独进行准备。他能带给她幸福吗?他有点疑虑。他从前在夏季大会上被指定为初夜执行人时，可从未怀疑过自己的能力，可那些年轻姑娘一直生活在部族中，她们了解什么是该期望的。成年妇女早就教她们那是怎么回事。

我是否得给她解释一下呢?不，你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乔达拉。只是做给她看就行了，她会让你知道她是否喜欢的，诚实正是她最吸引人之处。一点也不扭扭捏捏的，这令人神清气爽。

毫无矫饰地将大地母亲的快乐礼物给予一个妇人会是怎样的一种情景呢?谁能做到既不掩饰，又不装假呢

为什么她的初夜该与其他女人有所不同呢?因为她有着与众不同的经历，她曾被人痛苦地强迫过。要是一开始你就无法驱散她那可怕的回忆该怎么办呢?要是她对此不感到快乐怎么办呢?要是因为你无法使她快乐该怎么办呢?我得让她忘掉过去，要是我能吸引住她，让她克服掉抗拒心理，并能征服她的灵魂那就太好了。

征服她的灵魂吗

他看着手中的雕像，忽然间思绪万千。为什么人们将一只野兽的图形画在武器或圣墙上呢?是为了接近母性的灵魂，克服她的抗拒并征服其内心。

别太荒唐了，乔达拉。你不能用这种方法来对待艾拉的灵魂。那是不对的，没人往多尼神像上刻脸部的形状。人们从不画像——是因为这可能会导致灵魂被俘获。可会被谁俘获呢

没人该俘获别人的灵魂！只把多尼神给她吧！那么她就会占有自己的灵魂。要是你将它保留一会，然后再给她…

如果把她的脸雕在这个神像上，她会变成一个多尼吗？其实在你的心目中她几乎已经是了，她的医术，她和动物相处的神奇能力都说明了这一点。她要真是个多尼神，倒可能会俘获你的灵魂。那会很坏吗

你想留一块下来吗，乔达拉？总有一部分灵魂留在制作者手中的。你也想留下她的一部分灵魂，是吗

噢，伟大的母亲，告诉我，该不该做这种可怕的事情呢？把她的脸形刻在多尼神像上呢

他盯着手中自己刻出来的雕像，然后拿起刻刀开始雕刻脸部，一张熟悉的面孔。

刻好后，他把雕像举起来，慢慢地转动着。一个真正的雕刻师可能会刻得更好些，不过这也不坏。这很像艾拉，是他想像中的艾拉，而并非真实的艾拉。他回到洞中想找个合适的地方安置雕像。多尼神像应放在近旁，可他眼下还不想让她看到这个神像，他在她的床边发现了一捆皮带，于是就把雕像塞到中间。

他走出洞来，目光越过岩壁朝前看去。她怎么这么久了还不回来呢？他望着两头紧挨在一起的死野牛，它们该赶快贮存起来。梭镖投掷器靠在洞口的石墙上，他把它们拿进洞去，这时，他听见了一声沉重的石头敲击声，于是转过身来。

艾拉调整了新围裙上的带子，把护身符拴在脖子上，用起绒草将仍不太干的头发向后梳去。然后拾起她的脏衣裙，向洞口走去，她有些紧张，有点兴奋。

她对乔达拉所说的初夜已有所了解，不过这次她有点激动，这是由于他自愿为她做这一切，并与她分享快乐。她认为这个仪式一定会不错，即使与勃劳德干那种事多次后也就不疼了。　　如果男人对他们所喜爱的女人有所暗示？这不就说明乔达拉已有小心从事的准备了吗

在她快到达洞口时，一个黄褐色的影子一闪，使她惊呆了。

别过来！"乔达拉大声喊，"别过来！艾拉！那是一只穴狮

他就站在洞口正拿着一根梭镖准备投掷，一只巨大的狮子蹲在那里低沉地嘶吼着，准备扑过来。

不，乔达拉！"艾拉大叫一声，冲到两者之间。"不

别这样，艾拉！噢，大地母亲啊，请制止她！"乔达拉也大喊起来，可艾拉已挡在他和准备扑过来的穴狮之间。

长着赤褐色鬓毛的巨狮轻轻地一跳就躺在女人跟前。然后它那硕大的头贴着艾拉的腿磨擦，乔达拉像被雷击了似地惊呆了。

贝贝！噢，贝贝。你回来了，"艾拉柔声地对那野兽说，一点不厌烦，一点也不害怕，用两只胳膊抱着狮子的脖子。

贝贝尽可能轻地将她推倒，乔达拉目瞪口呆地注视着这头平生所见过的最巨大的狮子，它正用一种无法想象的拥抱回敬了艾拉。这只穴狮还用它的舌头舔去艾拉带咸味的泪水，这可弄疼了她。

行了，行了，"她说着坐了起来，"不然的话我的脸就要被你舔掉了。

她发觉它很愿意让她挠脑后和鬓毛，它翻过身来躺着让她抓挠，并发出一阵满足的低嗥。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贝贝，"她说，并停下手来，穴狮翻了个身。它比记忆中的要大些。尽管有点瘦，可看起来还挺强壮。它身上带着她以前未见过的疤痕。她想可能是为了争夺领地受的伤，可一定是赢了。这使她觉得很自豪。这时穴狮又注意到了乔达拉，再次低吼了起来。

别冲着他叫！这是你带给我的男人，你有个伴侣……我想现在你也许有很多伴侣。"狮子站了起来，背对着乔达拉，直朝死野牛走去。

给它一只好吗？"她对乔达拉说，"我们的肉的确太多了。"他手中仍拿着梭镖，愣愣地站在洞口。他想回答，可结果只发出一声尖叫，然后他的嗓子才恢复过来。"可以吗？你在问我可以吗？把两只都给它吧！只要它愿意，什么都给它吧

贝贝不需要两只。"艾拉称呼它的词对他来说从未听过，不过他猜到那也许是名字。"不，贝贝，别去动那只小的。"她用一种乔达拉无法分辨的声音和手势表达自己的意思。她把它从一只野牛处推向另一只，这使它发出了一声叹息，然后用巨大的爪子拖着野牛受了伤的脖子走向崖边。然后，它抓的更紧些，并顺着它所熟悉的道路走去。

我马上就回来，乔达拉，"她说。"威尼和雷瑟也许在那儿，我不想贝贝吓住小马驹。

乔达拉目送艾拉跟随着狮子走去，直到看不见了，后来她又出现在河谷中，小心翼翼跟在拖着野牛的狮子后面。

在她们到达巨石边时，艾拉又停下来抱了一下狮子，贝贝把野牛放下来。乔达拉摇着头，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看见艾拉爬到那凶猛的食肉动物背上。她抬起胳膊向前一扬，在巨狮向前跳跃前进时，她用手紧抓着黄褐色的鬓毛。它以极快的速度飞奔着，艾拉紧紧地抓着它，她的头发被风吹得直向后飘，接着它放慢了速度，又回到了石头边上。

它用爪子抓着野牛向河谷下游拖去。艾拉留在巨石边上，望着它远去。在远处的田野上，穴狮又一次放下野牛，发出一串类似说话的低嗥，最后变成一声震耳的狮吼，乔达拉连骨头都被震动了。

穴狮消失后，乔达拉才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在岩石突缘处探头张望。他感到虚弱，心中充满了敬畏，并有点惧怕。这是个怎样的女人啊！他想。她到底拥有多大的魔力呢?鸟，甚至于马还可理解，可一只穴狮呢?何况这是一只他所见过的最大的穴狮呢

难道她是……多尼吗?除了大地母亲外，还有谁能使唤动物呢

而她的医术又是怎么回事呢?还有她那非凡的语言天赋?尽管她的口音还不算纯正，可她已经掌握了大部分的马穆塔语。还有部分的沙拉穆多语单词。她难道是大地母亲的化身吗

他听到了她上山的脚步声，不禁有些畏惧。他甚至希望她会告诉他，她就是伟大的大地母亲的化身，他是会相信的。可他却看到了一个头发散乱且泪流满面的女人。

出什么事啦?"他问，温情克服了他心中的畏惧感。

我为什么非要失去我的孩子呢?"她啜泣着。　　　　他的脸色都变白了。她的孩子吗?那只穴狮是她的孩子吗?他被震动了，仿佛听到了大地母亲的哭泣声。

你的孩子们

首先是杜尔克，然后是贝贝。

那是穴狮的名字吗

贝贝，就是小孩的意思。"她试着解释。

小孩子!"他叫起来，"那可是我平生所见到过的最大的穴狮呀

我知道，"一种母性的自豪在她的泪花中闪烁着。"我总是保证它能有足够的食物，不像那些群落中的幼兽。在我发现它时，它只有一点点大。我管它叫贝贝。以后没换过名字。

你发现了它吗?"乔达拉还有点怀疑。

它躺在那儿奄奄一息。我想是一只鹿踩伤了它，我当时正把鹿群往陷阱里赶。布仑曾告诉过我要照料受伤的小动物，但并不包括食肉动物。我本不想管这只小穴狮的，可一群鬣狗盯上了它，我用弹石带把它们吓跑了，才把贝贝抱了回来。

艾拉向远方望了一眼，嘴角挤出一丝勉强的笑容。"贝贝小时候是很逗人的，总能把我逗乐。刚开始我得花费很多时间为它捕猎食物，直到第二年冬天它才学会和我一起去捕猎。我们大家一起，有威尼，贝贝。我一直没再见过贝贝，自从……"她忽然想起了那个时刻。

噢,乔达拉,我真遗憾。是贝贝杀了你的兄弟。可要换一头狮子的话,那就连你也救不活了。

你是个多尼呀!"乔达拉喊。"我在梦中见过你呀!我以为是多尼要将我带往另一个世界,可她却把穴狮打发走了。

你那时可能只苏醒了一点点,乔达拉，不然当我挪动你时,你会痛昏过去的。我必须将你赶快挪走,我知道贝贝是不会伤害我的,尽管它有时很粗暴,但它不是故意的,它有时无法控制自己。但我当时不知道它的母狮什么时候会回来。

乔达拉摇着头,感到疑惑和难以置信。"你真的和它一起打过猎吗

那是我能让它吃饱的唯一办法。起初它还不能杀死猎物,我就让它将猎物扑倒,我骑上威尼,用梭镖将猎物刺杀。我那时还不会投掷梭镖。在它长到能直接杀死猎物时,我就先去割一块肉或者剥下兽皮。

你就是像刚才那样将它推开吗?你是否知道将狮子从猎物前推开是很危险的呢?我曾见过一只狮子就因为此杀死了它的幼狮呀

我也见过,可贝贝不一样,乔达拉。它不是在兽群中长大的,它是在我这儿长大的,与我和威尼一起长大的。我们一起打猎,它已习惯了与我分享猎物。我很高兴它能找到一头母狮,这样它就又能像一头真正的狮子那样生活了。威尼也曾回到马群中去过,可它觉得不舒服,又回到了这儿……

艾拉摇着脑袋朝下望去。"那不是真的。可我愿意相信那是真的。我知道它与马群和它的公马过得很好。可我不愿意失去它。我很高兴它在公马死后又回来与我一起住。

艾拉捡起脏衣裙朝山洞走去。乔达拉这才发现自己手中还握着梭镖,于是将它靠在墙上,跟着进了山洞。艾拉陷入了沉思,贝贝的重新出现勾起了她无限的回忆。她看着正在烤的肉,把它翻了过来,将炭火拨旺。然后从柱子上取下用野驴的胃制作的大水袋,将煮食物的篮子注满水。再把几块热食物用的石头放到火中。

乔达拉只是注视着她,仍未从穴狮到来的震惊中恢复过来。看见一只穴狮从崖石上跳下来是够吓人的了,可艾拉却冲到了他的面前,挡住了巨大的食肉兽……没人会相信这一情景的。

他盯着她看时,他觉得她好像变了。马上他就注意到她的头发已披了下来。他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她时,她的头发飘散着,在阳光中闪着金光。她那时正从河滩上走过来,他看到了她,整个的她。头一次看到她那披散着头发,还有她那迷人的躯体。

……能再次见到贝贝真好啊!那些野牛也许正在它的领地内活动。它闻到了血腥味,就顺着我们的踪迹跟了来。它见到你后感到很奇怪,我不知道它是否还记得你?你是怎样陷入那条死谷的呢

什么……对不起,你刚才说什么了啊

我搞不清你和你的兄弟是怎样和贝贝一起进入那个死谷的。

她说着,抬头发现那发亮的蓝色眼睛正望着自己,不禁脸红了。

他努力集中注意力好回答她的问题。"我们在跟踪一只鹿,索诺兰杀死了它,可一只母狮也在跟踪,它把鹿拖走了,索诺兰紧迫不舍,我对他说算了,可他不干。我们看见那只母狮进了洞,然后又离开了。索诺兰想趁它返回前把他的梭镖弄回来,还想弄些野鹿肉。可狮子有自己的办法。

乔达拉闭上了双眼,"我不抱怨它,跟着一头母狮子是愚蠢的行为,可我无法阻止他。他总是那样地鲁莽,尤其是杰塔米死后,他甚至比鲁莽还可怕,他想死,我可不想跟着他去死。

艾拉觉察到他仍在为兄弟的死而悲伤,就转换了话题,"我在旷野上没看到威尼,它大概和雷瑟一起在草原上。近来它总去那儿。你在雷瑟脖子上系带子的办法很好,可我不知道是否有必要将它和威尼拴在一起。

绳子很长,不会绊在树丛上的,尽管它们拴在一起。要是你想让它们留在近旁的话,这种方法很有效,至少对雷瑟来说是这样。威尼平时听你的话吗

我想它还是比较听话的,不过这是它自愿的。它了解我的喜好,并能帮我。而贝贝只会把我带到它想去的地方,它跑得太快了。"她的眼中又闪烁着刚才骑狮子时的兴奋神采。

乔达拉又想起了她刚才骑在狮背上的情景。她那与红褐色的鬃毛相映衬的金色头发在风中飘扬。那情形曾使他感到敬畏和兴奋——像她一样。她是那样地富有野性,无拘无束,又那样地美丽……

你是个令人兴奋的女人,艾拉。"他说,他的目光表露了他的信服。

令人兴奋?令人兴奋的该是……梭镖、投掷器或骑着威尼飞奔……或是贝贝,对吗?"她有些不知所措。

没错,还有艾拉也是令人兴奋的,对我来说……还有美丽。

你在开玩笑,乔达拉,一朵花或是天边的斜阳是美丽的。我不美丽。

为什么一位女人不可以是美丽的呢

她转过身去躲避他那灼热的目光,"我……我不知道,可我并不美丽，我又高……又丑。

乔达拉站起身来,拉着她的手,把她拉了起来。"现在,谁更高呢

是你。"她柔声说。

你不算高,对吗?而且你也不丑,艾拉。"她从他的眼中看到了他内心的幸福。"这真滑稽,我见到过的最美丽的女人认为自己丑。

她虽然听到了,但她正深深地沉醉在他盯视着的目光中,陶醉在自身的反应中,没有注意到他话中的意思。她看到他俯下身来,嘴唇盖在她的唇上,并感受到他正用双臂搂着自己,把她朝身旁拉过去。

乔达拉,"她喘息着,"我喜欢……嘴对着嘴。

接吻。"他解释道,"我想是时候了,艾拉。"他拉着她的手把她引向睡铺。

是什么时候了啊

初夜的时刻。"他回答道。

他们在垫子上坐下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仪式呢

这是一种使姑娘变成妇人的仪式,我没法详尽地告诉你。通常是由一位年长的妇女告诉姑娘会发生什么事的,并且会有疼痛,可那是女人成年的必经之路呀。人们往往要选择一位男人来做这件事。男人们都愿意被选中,不过也有些令人害怕。

为什么他们会害怕呢

他们怕弄痛女人,怕自己太笨,太无能,也就是说他们的阳具不能勃起。

阳具是男人器官的意思吗?怎么有这么多的叫法呢?"于是他想起了众多的称呼,许多是粗俗而滑稽的,"的确名字不少。

到底哪一个是正式的叫法呢

我想是男性的。"他想了一下回答,"也就是对男人的总称,阳具是另一种叫法。

要是男性的不能勃起会怎样呢

那就只得另找个男人了,这是令人尴尬的事。不过多数男人还是乐意被选作初夜执行者的。

你愿意吗

愿意。

你经常被选中吗

是的。

为什么呢

乔达拉笑了，搞不清她这样问是因为好奇或是因为太紧张。"我想是因为我喜欢的缘故。一个女人的第一次对我来说是很特别的。

乔达拉，我们怎么还能进行初夜仪式呢?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此之前我已经破身了。

我知道，可初夜仪式有比那更重要的东西。

我真不明白，有什么更重要的呢

他再次微笑，并俯身吻她，她感到他的舌尖想伸到她的嘴里。她向后退去。

你在干什么?"她问。

你不喜欢吗?"他吃惊地皱起了眉头。

我不知道。

你不想再试一试吗?"慢一点，不要鲁莽，他在心中对自己说，"你为什么不放松些并躺下来呢

他轻轻地将她放倒，然后挨着她躺下，用一支胳膊肘支着，向下望着她，又将嘴唇覆了上去。他耐心地等到她的紧张消除后才开始轻轻地用舌尖在她的嘴唇间轻轻舔着。他撑起身来，看见她嘴角露出了笑容，她的眼睛闭上了。当她再睁开眼睛时，他又一次俯身吻她，她抬起身子来够他。这次他用了更大的力，并且张着嘴，当他再次试着将尖头伸入她的口中时，她分开双唇接受了。

是的，"她说，"我喜欢这样。

乔达拉又笑了，她还有疑问，仍在尝试体验，而他也很高兴，因为她没有发现他的急不可待。

下一步怎么样呢?"她问。

差不多了。

那好吧。

为什么这让我觉得像在发烧呢?并且有点颤抖呢?"她说，"不像生病时那样，而是舒服的颤抖。

你不用老想着自己能治病，这和生病完全是两码事，"他说，并停了一会，"要是你觉得热，为什么不解开你的衣裙呢

不必，我没那么热。

要是我替你解开呢

那又是为什么呀

因为我想这样做，"他再次吻她，试着想解开系着她衣裙的皮带。他没成功，只好等待着她提出更多的问题。

我来解开它。"她低声说，当他把嘴唇从她的嘴上移开后，她熟练地解开了绳结，然后支起上身，抛掉皮带，皮围裙滑到了一边，乔达拉不禁屏住了呼吸。

哦，女人！"他的声音因为渴求而沙哑了，他感到了下身的冲动，"艾拉，哦，多尼！你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啊！"他狂热地吻着她张开的嘴唇，然后把他的脸埋到她的脖子里舔着她那温暖的皮肤。他呼吸急促，抬起头正好看见他留下的红印，他深吸了一口气以控制自己。

有什么不对吗?"艾拉不安地皱着眉。

没什么，只不过我太想得到你了，我想马上为你继续下去，可我不知道是否能做好。你真是太……美了，太有女人味了。

她的不安变成了微笑，"你所做的一切都令我舒服，乔达拉。

这就是男人这样做的理由，男人可以这样来使女人有兴奋的感觉，也使自己兴奋起来，这是我触摸你的原因，是为了给你快乐，也为我自己带来快乐。这是大地母亲给她孩子的礼物。她把我们选出来分享快乐。我们接受了她的礼物就是对她的膜拜。你想让我带给你快乐吗，艾拉

他盯着她看，她的金发散在铺上，衬托出她的脸，她大睁着的双眼，散发着柔和而深沉的目光在炉火中闪烁着，好像充满了水珠，马上就会喷涌而出一样。她想回答，可她的嘴唇在颤抖，于是只点了点头。

他用吻合上了她的一只眼睛，接着又使她另一只眼睛也合上，他发现她在流泪。他用舌尖品尝着咸味的泪水。她睁开眼笑了。他吻着她的鼻尖，她的嘴以及双乳。然后他站了起来。

她看到他向火堆走去，把烤肉的架子取下来并挪走了放在炭火旁用叶子包着的植物块根。　　她等待着，无法思想，只是期待体验她所不了解的东西。他使她感受到了极为奇异的快感，唤醒了她难以言说的渴望。

他往一只杯子里倒满了水，并端了回来，"我并不想打断我们的事，"他说，"不过我想你大概想喝点水吧

她摇了摇头。他喝了一口后放下杯子，解开了他圈腰布的带子，站在那里望着她。她的目光中只有信任和期待，丝毫不像其他年轻姑娘那样对他感到害怕，甚至一些已经不年轻的妇女第一次见到时也感到有点害怕。

他躺在她的身旁，眼中只有她。她那柔软致密闪亮的头发；她那热情期待的眼神；她那迷人的躯体……这个美丽女人的一切，都在等待他的触摸，等待着他去唤醒那潜藏在她体内的热情。他想让她的第一次觉

醒持续得长些。他感到比以往同任何一个处女共度初夜时更为兴奋。艾拉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没人向她生动、详尽地描述过这件事,以前她只是被人蹂躏过。

哦,多尼啊!引导我做好这一次吧!他想,感到此刻自己与其说是快乐,不如说是在承担某种令人敬畏的职责。

艾拉仍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却浑身颤抖着。她感到自己仿佛在永久地等待某种无以名状,而他却能给予的东西。单是他的目光就足以穿透她的身体。她无法明白为什么他的手、嘴唇和舌头会带给她这种近乎疯狂的悸动和喜悦。她仍在焦急地等待着更多的给予。她感到还没有结束,还不够完满。在他给她带来这种感觉之前,她对自己的渴盼一无所知,可一旦被唤醒,就盼望能得到彻底的满足。

在他饱享眼福之后,开始闭上眼睛吻她,她的嘴唇微张着等待着他。她让他的舌头伸进嘴里,又用自己的舌头试着这样干。他支起身,用微笑鼓励她。他嘴里含着一给她那富有光泽的金发,又用她那厚而软的金色皇冠来摩擦自己的脸。他吻她的额头,她的眼睛,面颊,想得到她的全部。

很长一段时间,他俩只听到自己的喘息声。他们根本不能动弹,因为他们都已把自己的一切付给了对方,他们的每一根神经都分享了对方的快乐。再过一段时间,他们仍然不愿移动,不想就这样结束,尽管他们知道已经结束了。这是艾拉觉醒的开端,她从未想过男人会给予她这样的快乐。乔达拉知道自己的快乐来自对她的唤醒,不过她也给了他一个惊喜,给他带来了无边的快乐。

我肯定变得太沉了,"他说,用胳膊肘支起一点以减轻重量。"一点也不,"她柔声道,"你一点也不沉,别以为我想让你起来。

他俯身用鼻子去挨擦她的耳尖,又吻了吻她的脖子,"我也不想起来,可我想该起来了。"他慢慢地挪动身子,在她的旁边躺了下来,把一支胳膊伸到她身下,让她的脑袋能枕在他的肩膀上。

艾拉得到了如梦般地满足,完全放松了,突然又被乔达拉唤起了。她感到他的胳膊搂着自己,他的手指在轻轻地抚摸着,被她下巴枕着的胸肌在颤动;她能听到他的心跳,或许是自己的心跳;她闻到了他皮肤的温馨麝香味,她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被关怀娇宠的感觉…

乔达拉,"过了一会她说,"你是怎么学会这些的呢?我不知道自己体内会有这样的感觉。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有人告诉过我,教我怎样了解一个女人的需要。

是谁呢

她觉得他的肌肉有点僵硬, 并觉察到他话音中有点异常。

按照习俗应当由老一点的妇女, 她们富有经验, 由她们来教年轻的男人。

你是说像初夜这种事吗

不完全一样, 那是非正式的。当年轻男人到了有需求的年龄时, 妇女们是会知道的。于是一个或更多的了解他的紧张和缺乏信心的女人就会等在那里, 帮助他克服障碍。可这并不算是仪式。

在部族里, 当一个男孩完成他的第一次狩猎任务后——必须在真正的狩猎行为中, 而不是小动物——他就成了一个男人, 并举行男性仪式。到了冲动期并不起作用, 是狩猎才使他成为男人, 那是他必须负起成年人责任的时刻。

打猎是很重要的, 可有些男人可能终生都不参与。他们有其它方面的技巧。我认为我要是不想打猎也是可以的。我能制作工具, 用

它们来交换肉和毛皮, 或一切其它东西。尽管多数男人都参加打猎, 而且一个男孩子的第一次捕杀猎物也是很重要的。

乔达拉的话充满了回忆往事的温馨。"并没有什么仪式, 但他的捕获物是献给部族中每一个成员的, 他自己不能吃。当他在一旁走过时, 人们用他能听得到的声音与别人说这猎物是如何的大, 肉是如何的鲜嫩可口。成年男人则邀请他加入他们的谈话或游戏行列。妇女们也把他当成是男人, 而不再是个孩子了, 并与他开着善意的玩笑。几乎所有的妇女都愿意把自己给他, 如果他需要, 又长得足够大的话。第一次捕杀猎物使他觉得自己像个男人了。

但没有男性仪式吗

男人使一个少女成为女人, 开启她, 让生命之流进入她的体内, 他就在证明自己的男性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器官, 他的男性器官被称之为妇女制造器的原因。

也可能不仅仅是造就一个妇女, 有时还带来一个婴儿。

艾拉, 婴儿是大地母亲给女人的恩赐。是她把他们带到世上, 带到家中来的。多尼制造出男人来帮助女人, 在她怀着婴儿、身体沉重时照顾她, 并在婴儿出生后加以看护。我没法更好地解释了, 或许泽兰多尼能说清楚。

他或许是对的, 艾拉想, 偎依在他的身旁。可要是他说得不对, 那么我体内又要长出一个孩子了。她笑了, 一个像杜尔克的孩子, 由我来照管, 那将是乔达拉的一部分。

可要是他走了,谁来帮助我呢?她感到一阵刺痛,又想起了第一次怀孕时的种种磨难,分娩时几度濒于死亡,要不是伊扎,我早就死了,就算我真的独自完成了分娩,可我怎么能既打猎,又照顾小孩呢?要是我受了伤,或是死了,谁又能照看我的孩子呢?他会孤独地死去的。

我现在可不能怀上孩子,她坐了起来,可要是已经有了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伊扎的药?艾菊或是懈寄生,……懈寄生。不行,那是长在橡树上的,可附近一株橡树也没有。不过还有其它几种植物可以代替,我可得想一想。现在让孩子流产有些危险,不过总比出生以后留给鬣狗好。

有什么不对吗,艾拉?″乔达拉问,又用手捧住她的一只丰满的乳房,他觉得他能,而且也想再来一次。

她投入他的怀抱,又想起了他的触摸,″不,没什么!″他笑了,也想起了他的深深满足感,又感到了新的冲动,他想她简直有哈度玛的触摸魔力。

她看到了流露在他蓝眼睛中的温情和欲望。或许他想再次与我分享快乐,艾拉思忖着,用微笑回报着他。可她的笑容僵住了。要是现在还未怀上孩子,那么再来一次大概就要怀上了,也许我得用伊扎的密药了,这还从未对别人提及呢。

她想起伊扎对她讲述的那种植物——鼠尾草的金色根须——有种潜伏的魔力,可以增加妇女图腾的力量来对抗男人使女人受孕的能力,以阻止小生命的产生。艾拉刚知道她会怀孕的,伊扎以前从未对她谈起过这种药草,因为没人会想到她也会生孩子,她也从未受过类似的训练,不管图腾多么强大,我还是有过一个孩子,可能还会有一个。我不知道这是由于精灵,还是由于男人,可药草对伊扎来说是有效的,我想最好还是先服下去,不然就得另找一种办法来弄掉孩子。

我多想不这么做啊!我多想留住孩子啊。我很高兴有个源自乔达拉的孩子。他温柔地笑着支起身子把她拉倒在他身上。她挂在脖子上的护身符撞到他鼻子上。

哦!乔达拉,疼吗

你往这里面装了些什么,肯定全是石头!″他一边说一边坐起来揉鼻子。″到底是什么啊

这是……是我的图腾灵魂,这样它就可以找到我。这里装着他所了解的我的灵魂。当它给我提示物时,我就把它装在里面。部族中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克莱伯说过要是我把它丢了,我就会死的。

这是个符咒，或者叫护身符，"他说。"你的部族居然知道关于神秘的灵魂世界。我越了解他们，就越觉得他们像人类，尽管和我所知道的人类有所不同。"他的眼中充满了愧意，"艾拉，是我的无知，致使我在第一次听到你说的部族人时犯了过错，这很可耻，我很抱歉。

这的确是可耻的，不过我已不再觉得受伤害了，你使我觉得……我也想表示一下礼貌，为了今天，为了初夜，我想说……谢谢你。

他笑了，"我想以前从未有人谢过我。"笑容消失了，可嘴角依旧存留笑意，尽管他的眼神显得很严肃，"要是真有人该说谢谢的话，那该是我。谢谢你，艾拉，你不知道你是怎样的改变了我的生活。自从……我就从未这样满足过。"他停了一下，她看出他痛苦地皱了一下眉，"自从佐拉娜以来。

谁是佐拉娜啊

她已不存在了，她是我年轻时认识的一个女人。"他向后躺去，盯着天花板看了很久，以致艾拉都觉得他不会再开口了，然而他又开始说了下去，不过更多地是在自言自语。

她那时是很美丽的，所有的男人都在谈论她，所有的男孩子都仰慕她，可从未有一个人比我更甚，甚至在多尼神来到我梦中之前我就在想她了。我的多尼到来的那个夜晚，她的形象就像佐拉娜，我醒来时，我的睡毯上满是精液，我的头脑中尽是佐拉娜的形象。

我还记得是怎样地追踪她，或是预先躲在她要去的地方。我乞求母亲为我牵线。可当她真的来到我面前时，我却无法相信这是事实。这也许是别的女人吧！我只要佐拉娜。哦，我是多么地想得到她啊！而她终于来了。

刚开始，我只是从她那儿寻求快乐。甚至那时候，我在各方面都显得比实际年龄成熟。可她教我怎样控制住自己，怎样利用机遇，并且告诉我一个女人到底需要什么。我学会了当我无法完全进入时得到满足的方法。只要我能控制住自己，让她准备好，那样我就不用进入太深，而她也能更好地承受。

和佐拉娜在一起，我不用担心。她能让一位比她小的男人快乐满足，她也会控制，没有一个男人不想得到她，而她却选择了我。过了一阵子，她就永远地选择了我，而我那时比一个小男孩大不了多少。

可这时有个男人，尽管他知道她不喜欢他，却仍缠着她。这使我很恼火。因为每当他看见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劝她换个男人。他没有佐拉娜大，可他比我岁数大，尽管他的个子不高。

乔达拉闭上了眼睛,继续说,″那事真蠢,我不该这样,这只会招惹是非,可他让我们不得安宁。他让我火透了,有一天我揍了他,几乎无法停下来。

人们都说一个年轻男人总跟一个女人在一起不好,他应该多和别的女人在一起,以免固定化。应该多和年轻姑娘在一起,成年妇女只不过起着引导作用。当一个年轻男人对一个妇女过分依恋时,人们是要斥责女人的。不过他们不应责备佐拉娜,因为我对其他女人都不感兴趣,我只想着佐拉娜。

其他的女人们都显得粗鲁、冷漠、轻桃,没完没了地和男人调笑,尤其与年轻男人。可能我也很冷漠,我喊着她们的名字,将她们统统赶跑。

她们就是负责挑选男人来执行初夜的人。所有的男人都想被选中,他们总是谈论这事。这是一种荣誉,也令人兴奋。可他们也担心会太粗暴,太匆忙或更糟糕。要是一个男人没法开启一个女人,那么当他每次经过一群女人面前时都会被取笑的。

他用假嗓子模仿她们的声音,″这儿有个英俊的男人,你想让我教你一两件事吗?″或者″这次我没教成,谁愿再一次呢

他又恢复了自己的声音,″多数男人都学会了反唇相讥,并以此为乐,可年轻男人就不同了。每次碰到这种事时都会怀疑她们是否在嘲笑自己的能力。佐拉娜可不像她们,其他的女人也不太喜欢她,可能是因为男人们太喜欢她了吧。每次母亲节时她都被首选……

我将那男人的牙齿打落好几颗,年轻时就失去牙齿对男人来说是很严重的,他没法咀嚼了,而且女人们都不理会他了。我一直在为此事内疚。这太愚蠢了!我母亲为我进行赔偿,他又迁到另一洞去生活。可夏季大会时他还是要来的,每次看见他我就躲开去。

佐拉娜经常谈起服侍大地母亲这件事,我也想使自己成为一个雕刻师,以此来奉献大地母亲。于是玛索娜就以为我想学石刻而将我打发到达拉那处。佐拉娜也离开我去受特殊训练。达拉那带着我住在兰扎达尼。玛索娜是对的,这是最好的结局。三年后我回来时,佐拉娜已不在了。

她出什么事了吗?″艾拉几乎不敢开口问。

那些服侍大地母亲的人放弃了自我,而以他们为之乞求的人的面目出现。作为回报,大地母亲赐给她们的孩子一些难以知晓的礼物:魔法,技能,知识,还有力量。很多服侍大地母亲的人永远也不会超过举行仪

式时的助手职位。在她所召唤的人中，只有极少数是真有天赋的，她们在全体人员中升迁得很快。

就在我离开之前，佐拉娜已升为高级祭司，这是所有神职人员中的最高职位。

乔达拉突然跳了起来，望着洞外落日时的金色夕阳。"天还没黑，我想去游泳。"他说着，快步走出岩洞，艾拉拾起她的衣裙和长皮带跟了出去。她到河滩时，他已经在水中。她摘下护身符，走了几步 也跃入水中，此时他已游到上游很远的地方，在他返回时遇到了她。

你游了，多远啊?"她问。

到了瀑布那儿，"他说，"艾拉，我从未对人讲起过佐拉娜的事。

你以后还见过佐拉娜吗

乔达拉爆发出一种苦涩的笑声，"不是佐拉娜了，是泽兰多尼圣者。是的，我又见过她。我们是好朋友，我还与她分享过快乐，"他说，"不过她不再只挑选我了。"他开始用力向下游快速游去。

艾拉皱着眉摇着头，跟随着他回到了河滩。她一边跟着他向山洞爬去，一边戴好她的护身符，穿好衣服。她进洞时，他正站在火炉旁看着尚未燃尽的余火。她终于整理好衣服，往火堆里添了几块木头，他浑身湿透，她发现他在发抖，为他拿来了睡毯。

换季了。"她说，"夜晚有点凉，拿着，要不你会着凉的。"他尴尬地把毯子披在身上。这对他不太合适，她想，一件毛皮裹身布。他要是想离开就得在换季前出发。她走到她睡觉的地方捡起放在墙角的一个包裹。

乔达拉……？

他摇了摇头，把自己带回现实世界并冲着她微笑，可他的眼中却没有笑意，她打开包裹时，一件东西掉在地上，她捡了起来。

这是什么呀?"她有点疑惧地问。"怎么会到这儿来的呢

是个多尼像，"乔达拉看到小雕像后说。

一个多尼像吗

我为你做的，为你的初夜。在初夜时多尼总要伴随着的。"艾拉低下头掩饰涌上来的泪水，"我不知该说什么好，我从未见过这种东西，她很美丽，几乎和真人一样，很像我。

他伸手抬起她的下巴。"我特意把它雕成你的样子的，艾拉，一个真正的雕刻师会干得更好些……不，一个真正的匠人不会雕出这样的多尼像，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这样干。一个多尼像通常是不应该有脸的，大地母亲的脸无法知晓。把你的脸刻在多尼像上可能会把你的灵魂陷在

里面,这就是为什么她是你的,把她带在你的身上吧,作为我给你的礼物。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把它放在这儿,"艾拉解开包裹后说,"这是我为你做的。

他把包裹里的东西倒出来,看见了长袍,他的眼睛瞪大了。"艾拉!我不知道你还能做裁剪活,"他一边说一边打量着衣服。

我不会裁,我只是给你的衬衫加了一部分,我拆开别的衣服来量大小。我也观察了它们的缝制方式,这样就学会了。我用你给的钻子,不知是否做对了,不过总算完成了。

你做得太好了!"他说,把衬衫披在身上,然后试着穿裤子,又穿上了衬衫。"我一直想为自己做一件适合远游穿的衣服。裹腰布在这儿穿挺好,可……

终于证实了,他大声说了出来。就像克莱伯有一次说过的魔鬼,当它们的名字被大声说出来时才有力量。现在乔达拉的离去肯定会成为事实,再也不是一个可能到来的模糊念头了——它已经肯定了这个连想起来都觉得沉重的事实

乔达拉迅速脱下衣服,叠成一堆。"谢谢你,艾拉。我无法告诉你这些对我有多重要!一旦天气变冷,它们太有用了,不过暂时我还不需要它们。"说着他系上了裹腰布。

艾拉点点头,说不出话来。她觉得两眼发热,手中的象牙雕像变模糊了。她把它捧在胸前,她很喜欢它,因为这是他的双手做出来的。他称自己是个工具制造者,可他还能做那么多其它东西。他的双手能创造出一个让她充满柔情的雕像,就像刚才他使她认识到自己是个女人时所感到的柔情一样。

谢谢你,"她说,还没忘了礼貌。

他肃然说,"千万别弄丢了,你的脸在上面,很可能你的灵魂也在里面,要是被别人找到就不好了。

我的护身符里装了我的部分灵魂和我图腾的灵魂。而现在这个多尼像也有了我的部分灵魂和你的大地母亲的灵魂。这是否使它也成了我的护身符呢

他从未想到过这些。她现在已是大地母亲的一部分了吗?一个大地的孩子了吗?或许他不该揣摩自己所无法知道的事情。

我不知道,艾拉,"他答道,"可就是别弄丢了。

乔达拉,既然你认为有危险,又为什么把我的脸刻在多尼像上呢

他拉住她攥着雕像的手,″因为我想征服你的灵魂,艾拉,为了毫无保留,我才把它还给你,我想给你带来快乐。我不知道是否能办到,也不知道你是否能理解。在你成长的过程中并不知道有她存在。我觉得把你的脸刻在上面会使你与我靠得更拢些。

其实你大可不必将我的脸刻在那上面,只要你与我在一起使你快乐,我就很高兴了,甚至在我了解那种快乐之前就已如此了。

他把她搂进怀里,包括多尼像和其它一切,″不,艾拉,你或许早就准备好了,可我得确切知道那是你的第一次,不然会不顺利的。

她又一次被他的眼睛迷住了。他的胳膊紧紧搂着她,而她也向他迎了过去,直到她对其它的一切都毫无所察,只感到他的胳膊搂着她,他的嘴唇压着她,而他的身体也正对着她,只有让她心乱神迷的渴求。她甚至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把她抱到火炉边的……

艾拉翻了个身,还没完全醒过来,可感到有点不舒服。她想弄走身体下的土块,只得起身。她把那东西举到快要熄灭的火堆发出的微弱亮光中,认出了是多尼神像的侧影。就在这一瞬间,昨天发生的一切都生动地浮现在她的脑海里,她明白了躺在她身旁的温暖身体是乔达拉。

在我们作爱之后肯定是睡着了,″她想。在一阵幸福之流中,她靠近乔达拉的身子,闭上了眼睛。可她已经没有睡意了,种种迹象使她想起了发生的事情。打猎,贝贝的回归,初夜,而最突出的是乔达拉。她对他的感觉是语言所无法描述的,这种感觉令她的全身充溢着难以言说的快感,她躺在他的身旁回想着他的感受,直到她无以自制,然后她悄悄溜下床,手里拿着象牙雕像。

她走到洞口看见威尼和雷瑟在那里站着,靠在一起,母马冲她发出叫声,女人一直看着它们。

这和你有过的一样吗,威尼?″她柔声说,″你的雄马也给你带来快乐了吗?哦,威尼,我不知道这种事会是这样的。为什么和勃劳德在一起是那么可怕,而和乔达拉在一起却是那样美妙呢

威尼用嘶声表示在注意地听.她抚摸着它,拍打着它，然后抱着它的脖子说,″不管乔达拉说什么,威尼,我想是你的雄马给你带来了雷瑟。它们甚至连毛色都一样,而棕色的马可不多呀.我很愿意相信这是它的灵魂,可我又无法相信。

我希望能怀上个孩字,乔达拉的孩子.可我没法,要是他走了我该怎么办呢?″她为这种近乎恐惧的想法弄得脸色刷白,″走!哦,威尼,乔达拉要离开我了。

她飞奔出洞,一路走下陡坡。她的视线被泪水模糊了,凭着感觉跑着。她冲过河滩直至那块突出的石壁,然后靠在上面哭起来。乔达拉要走了,我该怎么办呢?我能受得了吗?可我该怎么办才能让他留下来呢,一点办法也没有。

她双臂环抱,蹲了下来,靠在石壁上,似乎正在承受着一种毁灭性的打击。他一走,自己又要独自一人了,这比过去独自一人时更糟。没有乔达拉我在这儿干什么呢?或许我也该离开这儿,去找另一些人?不,我不能。他们会问我从哪儿来,他们都憎恶部族的人,我会招致他们的厌恶,除非我编造些假话。

我不能。我不能给克莱伯或伊扎蒙羞。他们爱我,关心我。尤芭是我的妹妹,是她在照顾我的儿子。部族就是我的家。当我走投无路时,是部族收留了我,而现在别的人不会要我的。

乔达拉要走了。我只能孤独地待在这儿,终其余生。我还是死了的好。勃劳德咒我死,终于他要胜利了,没有乔达拉,我怎么活呀

艾拉一直哭到泪干,心中凄凉空旷一片。她用手背擦干泪痕,才发现自己仍握着多尼像。她把它翻过来,惊叹着将一块象牙变为一个小型女人像的想法。在月光下,这雕像更像她本人,头发雕成辫子,阴影下的眼睛、鼻子,以及脸颊的形状均使她想起在一个水塘中映出的形象。

为什么乔达拉将她的脸刻在人人敬畏的大地母亲的象征物上呢?她的灵魂真的被征服,被与他称之为多尼的神连系在一起了吗

克莱伯曾说过,她的灵魂通过护身符——部分地属穴狮所有,也通过洞熊——全部族的图腾被尤尔西斯部分地占有。在她成为医药妇女时,也就得到了部族中每一个成员的一小部分灵魂,她被咒死后仍保留着这部分灵魂。

部族的人和其他的人,图腾和大地母亲,都保有她那部分隐而不宣的另一半灵魂。"我的灵魂肯定会困惑的,"她只能想——我了解自己。

一阵冷风迫使她回到洞中。她把冷肉串放到一边,重新生起火。她尽量不去吵醒乔达拉,轻手轻脚地开始烧水、做饭来使自己放松。她还不想睡觉,在她等待水烧开时一直盯着火堆,想起她以往多次看火苗时所看到的情景。火苗在燃着的木头上窜跳着,蹦到一块未燃的木头上引起新的火苗,又跳了回来,直至吞没了一切。

多尼!是你!是你!"乔达拉在睡梦中喊出声来,艾拉跳起来向他奔去,他摇晃着身子,显然在梦中,她不知道是否该叫醒他。他却突然睁开了眼睛,露出一副吃惊的模样来。

你没事吧,乔达拉?"她问。

艾拉, 艾拉! 是你吗

是的, 是我。

他的眼睛又闭上了, 说了些莫名其妙的话。他还没醒, 她明白过来, 他是在做梦, 不过他安静下来了。她瞧着他, 直至他松弛下来, 然后回到火炉边, 饮着茶, 看着火熄灭, 后来她困了, 脱掉衣服在乔达拉身旁躺下, 用毯子裹住身体。睡眠中的男人的体温使她想到他离去时的寒冷, 泪水再一次从她空虚的身体中涌出, 她哭泣着睡去了。

乔达拉正在气喘吁吁地跑着，想要冲到前方的山洞洞口。他抬眼望见了穴狮，不！不！索诺兰！索诺兰！穴狮跟在他的后面，蹲下来，然后一跃。突然大地母亲出现了，一声令下，穴狮后退了。

“多尼！是你，是你！”

大地母亲转过身来，他看见了她的脸，那正和他所雕的艾拉的小雕像一样，他冲着她喊着，“艾拉？艾拉？是你吗？”

雕像复活了，她的头发是一轮闪着红光的金色光晕。

“是的，是我。”

像艾拉的多尼变了形，又变成了他所熟悉的古老的多尼形象，那曾在他的家族中被供奉了好几代。她是巨大的，与大地母亲一样，并且不断膨胀，直至成为一座大山。然后她开始生育。一阵水流从她的洞穴中涌出, 所有海中的生物诞生了, 接着所有的昆虫和鸟类成群结队的飞虫, 最后是陆生动物——野兔、鹿、野牛、猛犸和穴狮等等——在远方, 他看见了一大群雾蒙蒙的模糊人流。

雾散了, 他们越走越近, 忽然他看清了他们, 他们是克兰人, 在他们看到他后就跑开了。他跟在后面喊着, 一个女人转过身来, 她长着艾拉的脸。他向她跑去, 可浓雾圈住了她, 把他隔离开。

他摸索着穿过一团红色的雾, 听到了一声巨响, 像冲泻而下的瀑布之声, 越来越响, 震耳欲聋。他被从大地母亲宽大的子宫中涌出的人流淹没了, 一个大如山峰的大地母亲, 长着艾拉的脸。

他挤过人堆, 拼命地朝她走去, 终于到了大洞穴前——她的开口处。他进入了它, 直至它们把他包融在令他神魂颠倒的深处。

他如醉如痴, 毫无节制的快感涌遍全身, 然后他看见了她那淌着泪的脸部, 她的身子随着啜泣而抽动。他想安慰她, 想对她说别哭, 可他没法讲话, 他被推开了。

他在一大堆从洞穴中涌出的人流中, 看到所有的人都穿着串起来的衬衫, 他想回去, 可人流的巨大压刀, 就像倾泻而来的洪水卷走圆木似的将他卷走了, 一根穿着血染衬衣的圆木被大地母亲河带走了。

他伸长脖子回头张望，看见艾拉站在洞口，她的哭声在他的耳边回荡，然后，伴随着雷鸣般的巨大回响，山洞在一阵石雨中崩塌了，他独自一人站在那里，哭泣着。

乔达拉在黑暗中瞪大眼睛，艾拉生的火已燃烧尽，在一片漆黑之中，他无法相信自己真的醒了。洞壁没有任何痕迹，任何特殊的标记让他知道到底在何处。他的眼睛所能告诉他的只是他正处于一个无边的空洞之中。而他梦中的生动情景更为实在。它们的每个细节和片断都在他的脑海中闪现，加深了它们在他意识中的印象。

夜色渐逝，乔达拉开始能看清洞壁和岩石的形状了，开始回想梦中的情形，他平常总记不住梦的内容，可这一次的印象是如此之深，如此地萦绕着他，这只能是大地母亲给他传递的信息。她想告诉他什么呢?他多想能有个泽兰多尼的圣人来帮他释梦。

一缕微光射入洞中，使他看清了纷乱的金发衬托出的艾拉的睡脸，感到了她散发出的温馨体温。当一切渐渐变亮时，他静静地望着她，几乎忍不住地想亲吻她，可又怕将她弄醒。于是用嘴唇碰了碰她的一束长发就站起身来。他发现了尚温的茶，给自己倒了一杯，然后走到洞口的空地处。

他只穿着裹腰布，有点凉。不过他不在意，尽管他想起艾拉已为他准备了保暖的衣物。他望着被东升的旭日照亮了的河谷中的万物，又一次想起了梦境，试着想追随纷绕的形象去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为什么多尼神要在梦中告诉他万物是她所生的呢?他一直都知道这一点，这是他生活中的一个早就接受的事实。为什么在梦中会出现她生育鱼、鸟、动物，还有……的情形呢

克兰人！当然，她在告诉他部族中的人也是她的子孙。为什么在此之前没人知道这一点呢?没人曾问过他万物是否都源于她，为什么那些人如此地受歧视呢?他们被称之为动物，仿佛动物是某种丑恶的东西。是什么使人们认为克兰人是丑恶之物的呢

因为他们不是动物。他们也是人，一种不同类型的人，那就是艾拉一直在说的话。那就是为什么其中的一个会长着艾拉的脸的原因吗?他能明白为什么艾拉的脸会出现在他所刻的多尼神像上，她是在他的梦中阻止穴狮的人，没人会相信艾拉做过的这件事，它比梦还难以置信。可为什么艾拉的脸会出现在古老的多尼神上呢?为什么大地母亲也会有艾拉的面孔呢

他知道自己永远也不会明白梦的全部意义，不过他觉得他还遗漏了一个重要环节。他又回想了一遍梦境，于是想起艾拉站在即将倒塌的洞口，他几乎要喊出声来让她离开。

他望着地平线，心中感觉到梦中没有她作伴，单独一人时的凄凉、孤寂。泪水打湿了他的脸颊。为什么会感到如此绝望呢?在这之后又会发生什么呢

穿着串起来的衬衫的人们又出现在他的脑海，他们正从洞口涌出。她为他做了衣服，她以前根本不知道怎么做。这是他离开时可以穿的衣服。

离开?离开艾拉吗?火一样的光辉从天边升起，他闭上眼睛，隐约看到了一股金黄色的暖流。

大地母亲呀!你是多么蠢啊，乔达拉!离开艾拉吗?你怎么可以离开她呢?你爱她!为什么你会这么盲目无知呢?这么简单，甚至连小孩都能明白的事，竟需要大地母亲在梦中说明呢

一种如释重负之感，使他充满了获得自由的快乐，一种突如其来的光明。我爱她!最终明白了，我爱她!我原来以为这不可能，可我真的爱她

他的心中热情洋溢，他想对着世界大喊。我从未对一个女人说过我爱她，他想。他立即冲进岩洞，可艾拉仍在睡梦中。

他又走出山洞，拿了一些木头，用燧石和打火石迅速地生了一堆火，这方法至今仍让他惊喜。有一次他曾在她之前醒来，替她做好食物，她感到惊喜。他找到薄荷叶，很快就彻好了茶，可艾拉仍在睡觉。

他看着她呼吸，翻身，他喜欢她的头发又长又乱时的样子。他曾想过要叫醒她，不，她肯定是累了。天已亮了，可她还没醒。

他走到河滩上，找了一根树枝来清洁牙齿，进行了晨泳。这使他觉得精神振奋，充满活力，并感到有点饿。他一直没想过要吃东西，他笑了，想起了原因，这一念头又引起内心的一阵冲动。

他不禁大笑起来，你整个的夏天都剥夺了它的权力，乔达拉，你不能责怪你的阳具这般地饥渴，现在它终于觉醒了。可是先别碰她，她可能需要休息，她对此还不习惯。他迅速跑上陡坡，然后安静地走进山洞。马儿在外面吃草，它们一定是在我游泳时离开的，而她还没醒，她不会出事吧?或许我该叫醒她。她在梦中翻了个身，露出一只乳房来，这使他的冲动更加厉害了。

他忍住了冲动走到火炉边，又倒了些茶，等待着。他注意到她偶然作出的动作有点异常，接着发现她在找什么东西。

乔达拉?乔达拉?你在哪儿?"她喊叫着坐起身来。

我在这儿,"他说着向她冲去。

她抱着他,"哦,乔达拉,我以为你走了。

我在这儿呢,艾拉,我就在这儿呢。"他拥抱着她直至她安静下来,"现在好了吗?我给你倒些茶。

他倒好茶,将杯子递给她,她先吸了一口,接着又喝了一大口,"谁烧的呢?"她问道。

我烧的,我想用热茶使你惊喜,可现在已经不太热了。

你烧的?为了我吗

是的,是为了你,艾拉。我从来没对女人说过这种话,我爱你……

爱?"她问,她几乎不敢相信他的意思,"'爱'!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乔达拉,你这个浮夸的傻瓜!"他站起身来,"你,伟大的乔达拉啊!每个女人都想得到的男人,你坚信这一点,因此你总小心地不说出她们想听到的这个词,并为此而骄傲。你终于落入了情网,你自己还不承认,还要让多尼神托梦给你。乔达拉最终还是得说出这个词,承认他已爱上了一个女人。你还期望着她会因惊喜而眩晕,而她却根本不明白这个词的意思呢。

艾拉惊讶地望着他来回踱步,大声诉说着他的爱情,她得明白这个词的意思。

乔达拉,'爱'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她很严肃,声音中带点不耐烦。

他在她的面前跪了下来,"这是个我很早以前就该向你解释的词。爱就是你对某人特别在乎的意思,这可能是一个母亲对孩子,一个兄长对弟弟的感情。当爱发生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时,就意味着他们互相需要对方,以致于想长期生活在一起,永不分离。

听到这些话后,她闭上了眼睛。感觉到嘴唇在剧烈的颤抖。她没听错吧?她真的懂了吗

乔达拉,"她说,"我不知道那个词,但我知道了它的意思。自从你到来之后,我就懂得了这种感情。你在这儿的时间越长,我就越明白,那个早上我曾多次地想对你说这个词。"她再次闭上眼睛,可无法阻止欢乐和放松的泪水奔涌而出,"乔达拉,我……也爱你。

他站起来,抱着她,温柔地吻着她,像抱一件易碎或易失去的宝物似的抱着她。她用双手搂着他的胸部,好像他是一个梦中人,一松手就会消失似地。他吻她的嘴和她脸上略带咸味的泪水。当她将头埋入他怀中时,他也把脸埋在她纠结的金发中擦干双眼。

他说不出话, 只能抱着她, 赞叹着自己惊人的好运——得到了她。他本来得到大地的另一端去寻找一个值得爱的女人, 现在没什么东西能让她离开自己身边了。

为啥就不能只待在这儿呢?这个河谷什么都有。只有我们俩, 一切都足够了。我们有梭镖投掷器, 威尼能帮助我们。雷瑟也是个帮手,"艾拉说。

他俩毫无目的地穿过空地。他们已经把她想要的种子都收集起来了;猎取和晾干足以过冬的肉;采集和贮藏了成熟的水果, 块根和其它作为食物和药草的植物；收集了过冬用的各式各样的材料。艾拉想要做一些带饰物的衣服, 乔达拉想要雕一些游戏用的东西并教会艾拉玩耍。但真正使艾拉高兴的是乔达拉爱她, 她再也不会孤独了。

这是个漂亮的河谷,"乔达拉说。为什么不与她一起待在这儿呢?索诺兰曾志愿与杰塔米待在一起, 他想。不过那里不仅只是两个人。没有别人他能待多久呢?艾拉已一个人生活三年了。他们不会孤独的。看看达拉那。他建立了一个新的洞族, 可开头时他只有杰里卡, 和她母亲的配偶霍查马。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加了进去, 孩子们也出生了。他们已经在计划建立兰扎多尼的第二洞族了。为什么你就不能建立一个新洞族呢?也许你能的, 乔达拉, 不过不管你干什么, 决不能没有艾拉。

你得认识其他的人, 艾拉, 我想带你一起回我的家乡, 我知道这将是一次艰难的长途跋涉, 不过我想一年之内会到达的, 你会喜欢我母亲的, 玛索娜也会喜欢你的。我的兄长乔哈兰, 还有我的妹妹弗拉拉——她现在该是个年轻女人了——也会喜欢你的, 当然也包括达拉那。

艾拉低下头, 又抬了起来,"若他们发现我是部族中的一员时还会喜欢我吗?当他们知道我有个和克兰人生的儿子后还会欢迎我吗?他们都憎恶些什么呢

你不可能在你的余生中一直躲着人类的, 那个女……伊扎……没告诉过你去找你的同类吗?你知道她是对的。这将会是很难堪的, 我不想向你隐瞒真象。多数人的确不知道克兰也是人类, 可你使我懂得这一点, 其他的人仍会怀疑的。但多数人还是公平的, 一旦他们了解了你, 他们会喜欢你的。而且还有我会和你站在一起的。

我不知道。我们不想它好吗

当然行。"他说。春天到来之前我们是不能出发的, 他思索着

我们可以在冬天到来之前走到沙拉穆多, 不过这个冬天我们最好在这里过, 这能让她有适应这个想法的时间。

艾拉带着真正的放松之感笑了，又恢复了正常的步子，她刚才一直在拖着脚步慢慢走，犹如她的思绪一样。她知道他想念自己的家，那儿的人，要是他真的决定要走，她会跟随他走到天涯海角。不过她还是希望冬天过后他能和她一起留下来，一起在河谷中安家。

他们远离小溪，几乎爬上了通向草原的斜坡，这时艾拉停下来捡起了一件还模糊记得的东西。

是我的野牛角啊！″她对乔达拉说，擦掉上面的灰尘并注意到了里面的疤痕，″我用它来携带火种，这是我在离开部族后在旅途中发现的。″记忆如潮涌至，″我往里面装了块木炭来点火炬，去驱使马群落入我的第一个陷坑。威尼的妈妈被捉住了，鬣狗们盯着它的小马驹，我把它们赶走，把它带进洞中，从那以后，发生的事情真是太多了啊

许多人在旅途中都是带着火的，不过有了打火石就不用为此发愁了。″他的眉头皱了一下，艾拉知道他在想什么事，″我们已储备了足够的物品，没什么事要干的了，是吗

是的，什么都有了。

那我们为什么不出发作一次旅行呢?一次短途的旅行。″他发现她的不安后又加了一句，″你从未考察过西部地区。为什么我们不带上些食物，帐子和睡毯，去看一看呢?我们不必走得太远。

那威尼和雷瑟怎么办呢

带它俩一起走，威尼还可以驮我们一段路，还能驮食物和行李。这会更有趣的，艾拉。就我们俩个人，″他说。

光为好玩而旅行对她来说可是件新鲜事，不太好接受，不过她想不出任何反对意见。″只我们两个……为什么不呢?″多看一些西部地区绝不是件坏事，她想。

这儿的灰尘没有后部的厚，″艾拉说，″但对贮存东西来说是最好不过的了，我们还可以利用一下落下来的石头。

乔达拉高举着火炬，使微弱的火光照得更远些，″一部分贮藏品放这儿，你觉得怎么样呢

这样即使野兽进来，也不会全都弄走，真的是个好主意。

乔达拉举着火观察了山洞深处的角落，一些落下岗岩石上有爪痕，″我以前到这儿来过一次，我发现了穴狮的痕迹。

这是贝贝住过的地方。在我搬进这个山洞时，我也发现这里有很久前穴狮呆过的痕迹，可能是我的图腾停留过冬的地方。我那时没想到会在这儿逗留这么久。现在看来我是注定要留在这儿等着你的到来的，是穴狮的灵魂指引着你，选择你，你的图腾一定与我的一样强大。

我总认为多尼是我的导引神。

或许是她指引了你，可我还是认为是穴狮选中了你。

没准你是对的，万物的灵魂都是属于多尼的，穴狮也是的。大地母亲的办事方式总是神秘莫测的。

穴狮是个难以相处的图腾，乔达拉。它对你的考验是严峻的，并不是自己总能应付得了的，可它的礼物却使你觉得很值。我想它给我的最好礼物就是你了。″说到这儿，艾拉的声音变得轻柔了。

他把火炬塞入一个石缝中，然后用双手抱着他所爱的女人。她是如此地坦诚，并如此热烈地回报他的吻，这使他几乎无法抑制自己对她的渴求。

我们得到此为止了，″他说，把她的双肩推开一点，″要不然就再也无法为旅行做准备了。我想你简直具有哈度玛的触摸魔力。

什么是哈度玛的触摸魔力呢

哈度玛是我们遇到的一位老妇人，六代人之母！极受她的后代敬重。她具有许多大地母亲所具有的能力。男人们都相信自己的男性器官一经她触摸就可以随时随意地勃起，使任何一个女人满意，或者是许多个女入。大多数男人都渴望能得到她的触摸。有的女人知道如何刺激男人，昨晚和今早只要你靠近我，我就觉得行了，艾拉。昨天我们做爱有多少次呢?我从来不能或不想有这么多次。如果我们现在停下来不收拾，那今天早晨我们就无法把贮藏室弄好了。

他们一起清理了碎石，推开一些较大的砾石，并确定了建贮藏室的地方。这一天渐渐地过去了，乔达拉发现艾拉异常地沉静和安稳，他担心是由于他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不恰当的事，或许他不该显得这么着急。很难想象每当他想要她时，她都会愿意。

他知道许多女人常常会退缩并让男人自己解决欲望，尽管她们是喜欢他们的。这种事对他来说可从未遇到过，因为他学会了隐藏自己的欲望，一个男人要是能压制欲望，则女人们会觉得更有刺激性。

当他们开始将贮存的食物搬到洞的深处时，艾拉显得更加沉默寡言了，总是低着头，静静地屈膝拾起一卷包着的干肉或是一筐植物根茎。在他们去河滩捡更多的石头，以便堆成圈，将食物围起来时，文拉明显地流露出了不高兴的神色。乔达拉明白肯定是他的问题，可他不知道到底做错了什么。接近傍晚时，他发现艾拉正在生气地想搬动一块过重的烁石。

我们不需要那块石头，艾拉，我们该歇一会了，天气挺暖和的，我们累了一天，该去游泳洗澡了。

艾拉停住手,把飘进眼睛的发丝拽出来,解开皮带的扣子,脱下衣服又把护身符摘了下来。乔达拉感到了下体的一阵熟悉的冲动,每次当他看见她的裸体时都会这样的。她走起来像只狮子,他欣赏她入水时的矫健身姿。他脱去围腰布,跟在她后面游去。

她急速地向上游而去,乔达拉于是决定在下游等她回来,让她消消气再说。在他触到她时她正轻盈地在水流中飘浮着,看上去放松得多了。在她翻转身时,乔达拉用手抚摸着她背部的曲线,从她的肩膀,腰部直至她那浑圆而光滑的臀部。

她很快地游离他的身边。在他涉水上岸时,她已戴上了护身符并伸手去拿衣服了。

艾拉,我做错什么事了吗?"他问,浑身滴着水站在她的面前。

你没错,是我自己做错事了。"她说。

你未曾做任何错事。

不,是我错了,我整天都在试着鼓励你,不过你并不懂部族的手语。

在艾拉成为女人的时候,伊扎曾向她解释过在出血时如何照顾自己,与一个男人作爱后如何清洗自己,怎样用手势和姿势来鼓励男人向她求爱,尽管伊扎怀疑她是否需要这些信息。

我知道你以某种方式抚摸我,吻我时,即是你的信号,但我不知道鼓励你的方法,"她继续说。

艾拉,你待在这儿与我在一起就是对我的最大鼓励。

那不是我的意思,"她说。"在我想要与你作爱时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你。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你说过有些女人懂得鼓励男人的方式。

喔,艾拉,那就是使你烦恼的原因吗?你想要学会如何来鼓励我吗

她一边点头,一边将头低下去,深感窘迫,部族的女人是不这样直来直去的,她们一般用极其委婉的方式来向男人们表达她们的欲望,仿佛男人们不能忍受这种男子气式的女人。作为女人的正确态度是使用拘谨的眼神和纯真的手势,以让男人觉得自己是高不可攀的。

你看看你到底是如何鼓励了我的吧,女人,"他说,在和她交谈时他已然兴奋了。他既无法抑制又无法掩盖这一事实。看到他是如此明显地被自己所鼓励,艾拉的嘴角禁不住浮出了微笑。"艾拉,"他喊道,用双手抱住了她,"你难道不明白只要你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的面前就能刺激我吗

他抱着她穿过河滩走向小道。"你知道为什么我看看就感到受刺激吗?我第一次见到你,就想要你了。"他沿着小道向上走,怀中抱着惊讶

万分的艾拉,"你太有女人味了,根本不必去鼓励谁,你什么也不用学,你的每一个动作都会使我更加想要你。"他们到了洞口,"要是你想要我,你就直对我说好了,或者像这样做就行。"他吻着她。

他把她直抱进洞放在睡垫上,他用张开的双唇吻她,并渐渐将舌头伸入。他坐了起来,脸上带着嬉笑的表情:"你说你一整天都在试图鼓励我,是什么让你认为那没有成功呢?"他说,然后他做了一个出乎艾拉意料的手势。

她惊奇地睁大了双眼,"乔达拉!那是……那就是我的信号啊

如果你要对我做部族的手势,我想把它们送还给你才是公平的。

但是……我……"她不用手势,但找不出话来说。她站起身,转过来双膝跪地,分开腿,把自己呈现给他。

乔达拉本来是用这个信号来开玩笑的,没想到这么快就被刺激起来。在他还未意识到是怎么回事时,就已跪倒在她的身后。

在这一瞬间,有关勃劳德的回忆充塞着她的脑海,在第一次见到信号时,她本应拒绝乔达拉的,要是她真能做到的话。可尽管这种联想令人极为厌恶,她对这一信号的条件反射式的服从愿望还是占了上风。

他搂着她,把她拖向自己,她也弓起身来向后迎合他。这种姿势使她忽然想起了威尼和它的雄马,不禁产生了一阵醉人的温馨和缠绵的颤动。她配合着他,呻吟着,尖叫着……在狂喜的颤抖中,他俩融合成一体。

他们一起停留了一会儿,艾拉的头垂了下来。然后,乔达拉抱住艾拉一起滚倒在地上,躺在那儿一动不动,她用后背靠着他,他用双臂怀抱着她。

我得承认,"他停了一会儿说,"那个信号不错。"他抚摸着她的背部直至耳朵。

开始我还不敢确信,可和你在一起,乔达拉,一切都是对的,一切都是快乐的。"她说,蠕动着贴近他的身体。

乔达拉,你在找什么呀?"艾拉从崖石的边缘向下喊道。

我想找更多的打火石呀。

我一点也不珍惜我开头用的第一块打火石,它能用很长时间,我们并不需更多的打火石。"

我知道,可我找到了一块,还想看看到底能找到多少块。我们都准备好了吗

我想不起我们能需要些啥了。我们不能待太久，今年的这个时候天气变得太快了。早上可能很热，而晚上就有寒流。”她说着，沿小径走下去。

乔达拉将新找到的打火石放入袋中，又向四周打量了一遍，看了看天色，然后目光转向艾拉。

艾拉！你穿的什么呀

你不喜欢吗

我当然喜欢呀！哪儿弄来的呢

我做的，就在为你做衣服的同时做的。我按你那一件的样子做的，不知道是否合适。我觉得这好像只能给男人穿似的。而我又不懂怎么做衬衫，这还算可以吗

我想这不错。我记得女人们的外衣大体上与此相似。这件衬衫可能有点长了，也许装饰也有点不对。这可能是马穆塔的服装式样。我在到达大母亲河时把我的衣物全弄丢了。你穿着合适极了，并且，艾拉，你还有其它的理由喜欢它。天冷之后，你就会发现穿着它是非常暖和的，而且挺舒服。

真高兴你能喜欢它，我想穿得和你……一样。

和我一样……连我都不知道自己该穿成什么样子。看看咱们，一男一女加上两匹马！其中一匹驮着我们的帐篷、食物和备用的衣服。这样毫无拖累地踏上旅途，真让人有新奇的感觉，除了梭镖和一个梭镖投掷器之外，手中一无所有。我的袋中装满了打火石。我想若有人看见我们一定会觉得很奇怪的。但我更觉得自己滑稽可笑，我已不再是刚遇到你时的那个男人了。你改变了我，艾拉，我因此而爱你。

我也变了，乔达拉，我爱你。

好吧，那我们该走哪条路呢

他们顺着河谷向外走，后面跟着母马和小马驹。艾拉感到了一阵袭人的失落感。当她走到河谷尽头的转弯处时，不禁回头望去。

乔达拉！快看！马群又返回河谷了，我刚来时它们就在那儿。当我追逐它们并捕杀威尼的母亲时，它们就离开了。看见它们回来我多高兴呀！我常想这儿是它们的河谷。

是原先的那一群吗

我不知道。原来的那匹雄马是黄色的，像威尼一样。我没见到那头雄马或领头的母马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威尼也见到了这些马，它发出了一声长嘶，并得到了回应，雷瑟也兴致勃勃地支起了耳朵。然后母马和它的小马驹又继续跟着艾拉向前走去。

艾拉沿河向南走，当看到对岸的陆坡时她越过了河流。她在坡顶停下来，和乔达拉一起爬上马背。她找到了自己立的界标，然后朝西南方向走去。地面开始变得崎岖了，到处都参差不齐，随处可遇见多岩石的峡谷和通向高地的斜坡。当他们走近两堵凹凸不平的石壁间的通道开口处时，艾拉下马查看了一下地面。没有任何新近留下的动物足迹。她引领着他们进入一个封闭的峡谷，然后爬上一块从石墙上跌落的岩石。当她走向背面的岩石滑坡时，乔达拉跟在她的后面。

就在这儿，乔达拉。"她说，从紧身衣上解下一个一个袋子递给他。

他知道这个地方。"这是什么呢?"他问，拿起小皮袋。

红土，乔达拉，这是他的坟墓。

他点了点头，说不出话来。他泪水盈眶，捧起一些红土播撒在岩石和坟上，然后又撒了一把。

艾拉在一边等着，他一直用湿润的双眼望着石坡，当他转身准备离开时，她冲着索诺兰的坟墓做了个手势。

他们一起默默地骑了一会儿，然后乔达拉开口了，"他是大地母亲的宠儿，她想让他回到她的身边去。

他们又走了一会儿，乔达拉问，"你刚才的手势是什么意思呀

我在请求伟大的洞熊在他的旅途中保佑他，给他幸运，意思是与尤尔西斯神一起走。

艾拉，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它的深刻含义。我很感谢你埋葬了他，并请部族的图腾来帮助他。我想因为你，他会在灵魂世界中找到他自己的路的。

你说过他很勇敢。我可不认为勇士需要别人帮他引路。对于那些无畏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次令人兴奋的冒险。

他的确是勇敢的，而且喜欢冒险。他充满了生气，好像他想一下子就将自己的活力全迸发出来。要不是因为他，我是不会做这次旅行的。"他们骑在马背上，他用手臂搂着艾拉，他抱紧了她，接着说，"我也就不会得到你了。

那就是沙穆德所说的命运的含义呀！‘他将引导着你前行，别无它途。’这就是他说过的话。是索诺兰将我引向你的……然后他随着所爱的人去了另一个世界。我原来不想让他走，不过现在我理解他了。

他们继续往西走，平坦而开阔的草原再次代替了破碎的土地，在北方的大冰川上发源的河流，小溪在此纵横交错。这些水流在高耸的峡谷中奔流而出，或蜿蜒地流过缓坡。草原上几棵伶仃的树木由于对抗恶劣的自然环境而变得矮小，甚至连长在河边水源充足处的树木也是如此。它们的形状显示出它们饱经风霜，仿佛在凛冽的寒风中冻得弯下了腰。

他们一直在河谷中走，这样可以避风，也能有较多的树。只有在河谷中，桦树、柳树、柏树和落叶松得以充分生长。然而对于动物却不一样，草原才是野生动物的大宝库。两人可以用他们的新武器尽情捕猎，只要他们想吃肉就能在那儿得到。他们还经常把一些吃剩下的肉留给其它的食肉动物。

他们已经走了半个月亮周期的时间，这一天像往常一样，天气挺热，他们走了大半个早晨，当他们看到远方出现一点绿色时，爬上一处高坡。乔达拉被艾拉的温情和蜜意所刺激，开始将手伸到她的紧身衣下抚摸。他们登上了顶部，看着被大河润泽的河谷，在烈日当头时他们到达了河边。

我们向北还是向南走呢，乔达拉

我们什么也别做，就在这里宿营，"他说。

开始她反对，因为她不习惯这么早就毫无理由地停下不走。然而当乔达拉轻轻地咬她的脖子并挤压她的乳头时，她就觉得毫无理由再继续向前走了，绝对应该停下来。

好吧！我们就地扎营。"她说，一条腿举起来，身子滑下马背。他下马来帮她将背篮从威尼的背上解下来，让马休息和吃草。然后他用双臂搂着她，吻她，又一次伸手到她的衣服里面。

为什么不把它脱了呢？"她说。他微笑着看她将衣服从头上脱下来并解开系着围裙的带子，然后从衣服堆中跨出来。他把她的上衣套在自己的头上，听见她发出阵阵的咯咯笑声。他抬眼看时，她已经走开了，又一次笑起来并跳入河中。

我决定先游一会。"她说。

他笑了，脱下裤子随着她跳入水中。河水又深又冷，流速很快。

而她仍向上游快速游去，他几乎无法跟上。他终于抓住了她，站在水中吻她。她摆脱了他的搂抱笑着冲上了岸。

他向她追去，当他上岸时，她已跑上河谷，他又向她追去，可刚要够到她时，她又躲了开去。他使尽全身的力气来追她，最后终于抓住了她的腰肢。

这个时候你不该跑开，女人。"他说，并将她搂了过来，"追你会把我的力气耗尽的，那样我就无法与你做爱了。"他说，可对她的玩笑觉得很开心。

我不想让你给我快乐，"她说。

他的头垂下了，眉头皱了起来，"你不想与我……"他放开了她。

我想与你做爱。

他的心跳又加快了。"你已经给我带来快乐了，艾拉。"他说，又用手搂着她。

我知道你为能给我带来快乐而高兴，我并不是指做爱。"她的眼神是严肃的。"我也想学着使你快乐，乔达拉。

他觉得她是不可抗拒的，他疯狂地吻她，巴不得完全地占有她。她回吻着他，学着他的样子。他俩长久地接吻，互相品尝，触摸，探索对方

我来教你怎样让我快乐，艾拉。"他说着抓住她的胳膊把她带到一处碧草繁茂的河岸。他们一起坐了下来，他再次吻她，吻她的耳尖和脖子，把她向后推，他的手放到了她的胸部，在她坐起来时他开始用舌头去舔。

我想让你快乐，"她说。

艾拉，能让你快乐就是我的最大快乐，我不知道你为我做的是否会有此效果。

这给你的快乐会少些吗?"她问。

乔达拉仰起头，笑了，用手臂搂着她。她也笑了，可搞不清是什么使他俩这么高兴。

你所做的同时会给我带来极大的快乐的。"他用闪亮的蓝眼睛盯着她说，"我爱你，女人。

我也爱你，乔达拉。你这样的笑容使我感觉到爱，还有你的眼睛和你的笑声。部族里是没有人大笑的气并且也不喜欢我大笑。我再也不想和那些不让我笑的人们居住在一起了。

你应该大笑，艾拉，也要微笑。你的微笑很动人。"他说这话时她又禁不住微笑起来，"艾拉，哦，艾拉，"他喊着，把脸埋在她的脖子里并爱抚着她。

乔达拉，你触摸我的时候令我欢欣，我也喜欢你吻我的脖子。可我想知道你所喜欢的方式。

他笑了，"我都控制不住了，你过分地刺激了我。你到底想干什么呢，艾拉?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吧

试试看。

她把他推倒,然后俯身去吻他,张开双唇并用上了舌头。他回报着,可一直抱着被动的态度。接着她吻他的脖子,轻轻地用舌头舔着。她感到他颤抖了一下,于是看了他一眼,想验证一下。

这使你快乐吗

是的,艾拉,这真令我快乐。

成功了,她尝试着作出的动作使他得到了比预想的有着更多的刺激。她的轻吻穿透了他。她对自己还不够自信,她像一个身体发育良好却未经初夜的女孩子一样缺乏经验,然而却没人比她更渴望成功。这种温柔的吻往往比成熟女人的热烈触摸更具召唤力,因为她们的行动是被禁止的。

在一定程度上多数女人是可取的，她是不同的。年轻的女人可以驱使男人，不管是年轻的或是年老的，她们可以通过在洞中黑暗的角落里进行的偷偷触摸令男人疯狂。一位母亲最害怕的事就是她的女儿刚好在夏季大会后进入成熟，这样她就得等待一个漫长的冬季。多数经过初夜的姑娘对亲吻和抚摸取得一些经验，而乔达拉早就知道有一些在初夜时并非真的是第一次，尽管乔达拉不想披露这些事实而羞辱她们。

他知道那些年轻女人的魅力，初夜是他的快乐的组成部分，艾拉此刻散发着这样的魅力，她吻他的脖子，他颤抖着闭上了眼睛，任她摆布。

她向下移动，用温润的嘴吻他的身体，同时感觉到自己也已兴奋起来。这对他来说几乎是一种折磨，精巧的折磨，有些发痒，有点火烧般的刺激。当她吻到他的肚脐时，他几乎不能自主。她的呼吸变得急促了。她那跳动的舌头使他难以自控，她抬起头来看着他。

“乔达拉，你想要我......”

要是你愿意的话，艾拉。

这会令你快乐吗？

当然。

那我愿意。

他感到一阵潮湿和温暖，她吻遍了他全身，他呻吟起来。当她的动作引来了快乐的表示时，她变得更加自信了。她沉浸在自己的探索中并感到自己身体内部的冲动。

他感到她在吮吸，一阵温暖的潮湿上下移动着，哦，多尼啊！哦，女人啊！艾拉，艾拉！你怎么学会这样做的呢？

他的喊叫和呻吟鼓励着她一次次地试着，直至他抬起身来迎合她。

他抬起头来看她，感到眼花缭乱。她背后的太阳将她的头发映成一圈金色的光环。她的眼睛闭上了，嘴微张着，脸上充满了狂喜。她起伏的身体在太阳下闪光，她如醉如痴的神态正酝酿着他狂喜的爆发。

“我真想让你快乐，乔达拉。”

“没人给我的快乐超过你给的快乐，艾拉。”

“不过我看你更喜欢让我快乐。”

“确切地说，不一定更喜欢，但是......你怎么会这样了解我呢？”

“这是你先学会的东西，你的技巧像制造工具一样，”她微笑起来，接着笑出声来，“乔达拉有两种技能，他是个工具制造者兼妇女制造者。”她说着，为自己的话而高兴。

他大笑起来，“你在开玩笑，艾拉。”他说，斜着眼微笑着，“这倒有点接近事实，不过已是陈词滥调，但你是对的。我喜欢给你快乐，我喜欢你的身体，你整个的人。”

“你让我快乐时，我也很喜欢，你让我全身都充满了爱，使我高兴得难以自持，当然有时我也想让你快乐。”

他再次大笑起来，“我同意，既然你想学更多的东西，我可以教你。我们可以同时让对方快乐，你知道的。我本来想应由我来让你全身都充满爱，可你做得这么好，我想就算哈度玛的触摸也不会这样强烈地刺激我。”

艾拉沉默了一会儿，说道，“这没关系，乔达拉。”

“什么没关系呢？”

“即使你的男性器官再也不能勃起，你也会使我全身充满爱的。”

“再也别说这种话！”他微笑着却抖了一下。

“你的男性器官会再次勃起的。”她及其严肃地说，然后咯咯地笑了。

“是什么使你这样高兴呢？女人，有些东西是不能随便开玩笑的，”他带着假装出来的不悦神色说，接着又大笑起来，他对她的玩笑和幽默感到惊奇，然后也很愉快。

“我想使你大笑，和你一起大笑就和做爱一样使我高兴，我想让你和我一起经常地笑，这样我就觉得你永远不会停止爱我了。”

“停止爱你？”他说着坐起来看着她。“艾拉，我的一生一直在寻找着你，却像大海捞针，你就是我想得到的一切，我所梦想的女人应具有的一切你都有了，而且更多，你是个令人神迷的人，是一个无法猜透的谜。你是那样的诚实，清澈见底，可你又是我所见过的最神秘的女人。

你既强壮又独立，完全可以一个人照顾你和我，然而要是我要你的话，你会毫无羞愧，毫无怨言地坐在的我的脚旁。好像我对多尼神一样绝对地顺从。你是勇敢无畏的，你救我的命，照顾我恢复健康，为我猎取食物，给我以安慰。你并不必依靠我，然而你却表示出需要我的保护，让我觉得必须看着你，确保你不受伤害。

我会一生一世和你生活在一起而永远不能真正地了解你；你深邃莫测，不知何时才能探索明白。你和大地母亲一样的永久和聪慧，又和正值初夜的女人一样鲜艳而年轻。你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会如此幸运，会得到这么多。我想我再也不会去爱别人了；现在我才知道我一直在等待的就是你。我本以为自己永远不会有爱，可现在我爱你胜过了我的生命。

艾拉眼中的泪水迸涌而出。他吻着她的脸，把她拉近，仿佛怕再次失去她。

在他们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地上积了薄薄的一层雪。他们让帐篷的开口处封严，钻入睡毯中，却同时感到有点忧伤。

该回去了，乔达拉。

我想也是，″看着呼出的水蒸气凝成一缕白雾，他说：″季节还早，我们不会碰上大风雪的。

你永远也无法知晓的，天气经常是出人意外的。

终于他们起身拆除帐篷。艾拉用弹石带击中一只从地下巢穴中并着双腿跳出来的跳鼠。她揪着它的尾巴将它拎了起来，它的尾巴足有它身子的两倍长。然后抓住它那像蹄子一样的后爪把它甩到背上。艾拉在宿营地利索地将它剥皮，穿在烤肉的钎子上。

我对回去有点感到遗憾，″艾拉说，乔达拉则在一边生火，″这很……有趣，可随意到一处旅行或在一处停留。用不着考虑带回什么。中午宿营只是为了游泳或取乐，我真高兴你出了这个主意。

旅程结束了我也有些难过，艾拉，这是次令人愉快的旅行。

他站起身去拿更多的木头，朝着河边走去。艾拉帮着他一起搬。他们转过一个河湾，发现一堆腐烂的木头。突然，艾拉听到一声呼喊。她向上看着乔达拉并抓住他。

嘿哟！″一个声音喊道。

一小群人正朝他俩走来, 并向他们招手。艾拉靠在乔达拉身上, 他用双臂保护性地搂着她。

没事, 艾拉, 他们是马穆塔人。我不是告诉过你, 他们自称为猛犸猎人吗?他们以为我们也是马穆塔人呢。”乔达拉说。

人群走近了, 艾拉转向乔达拉, 她的脸上满是惊奇和疑惑。″那些人, 乔达拉, 他们在微笑。″她说, “他们在冲着我们微笑呢！”

（洪荒孤女——野马河谷全文完）